名著名译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上）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1.4/76+2
:1
2008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

（上）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周治淮　臧树林　方慧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hony Trollope

The Last Chronicle of Barset

根据 Everyman's Library,1978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英)特罗洛普著;周治淮,臧树林,方慧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978－7－02－006243－0

Ⅰ.巴… Ⅱ.①特…②周…③臧…④方… Ⅲ.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Ⅳ.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6314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上、下）
Ba Sai Te De Zui Hou Ji Shi
〔英〕特罗洛普　著
周治淮　臧树林　方慧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7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7.62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243－0
定价　46.00 元
（共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前　言

一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1815—1882)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大起大落,时扬时抑,这不仅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先例,即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倘若把有志者的奋斗与成功,比作在茫茫的大海上挥桨行舟,靠臂力、勇气和毅力划到彼岸,那么安东尼·特罗洛普正是这么一个当之无愧的有志者。他投身文学一开始就押的是大赌注。一八四三至一八五〇年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以爱尔兰为背景写了三部小说和一个剧本,近二百万字,均告失败。他的第二部小说《凯利一家和奥凯利一家》出版后,仅仅印行了一百五十本,他的经济损失为六十三镑十先令一个半便士。不仅如此,他的出版商还毫不客气地告诫他说:"读者显然不喜欢什么爱尔兰问题。你得不到半句鼓励你继续进行小说创作的话。"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甚至有点蓄意伤人的味道,但是它说出了实情。当时的爱尔兰不过是"《英国佬的另一个岛》"①,堂堂的"日不落"帝国文坛,怎么会屈尊对区区的爱尔兰问题产生兴趣?

一八五五年,他的《养老院院长》一书出版,一炮打响,从一八五五年起到一八八二年他去世,二十七年中他的代表性作品有:巴赛特郡系列小说《养老院院长》(1855)、《巴彻斯特钟楼》(1857)、《索恩医生》(1858)、《佛雷姆利牧师住宅》(1861)、《阿林顿的小庄园》(1864)和《巴赛特的最后纪事》(1867),以及另一组系列政治小说《你能原谅

① 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的一个剧本名,内容涉及爱尔兰在大英帝国版图上的地位问题。

她吗?》(1864)、《费尼斯·芬恩》(1867)、《尤丝塔斯的钻石》(1870)、《费尼斯回来》(1871)、《首相》(1874)和《勋爵的子女》(1876),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等。算上早期的那三部,特罗洛普一生共写了四十七部长篇,短篇、传记、游记、特写等十六部,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上的大红人,和他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狄更斯、萨特雷、乔治·爱略特并驾齐驱,甚至他往往还处于一马当先的地位,构成英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创作高潮。乔治·爱略特当时感叹说:"如果没有特罗洛普的启迪,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为《米德尔马契》做出那么广泛的研究计划,或者会通过所有的情节坚持把它写完。"特罗洛普当时在英国文坛上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他最走红运时,他的一部作品的收入,可高达三千镑;他去世前,靠写作收入累计共七万余镑!据一位特罗洛普学者称,这笔钱放在今天,至少不下数千万镑。

特罗洛普去世的第二年,他写的《自传》出版。在这部文情并茂的自传中,他把自己孜孜不倦的创作方法公布于众:早餐前,一定要写出二百五十个词来;并声明说,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灵感一说,它和其他营生一样是赚钱糊口为生的手段。某些批评家也许早已对特罗洛普竟能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大书大惑不解,这下可算找到了答案,因此"机械的写作"、"一个文字匠"、充其量不过"一个社会生活的记录者而已"等等批评纷至沓来!这点,加之英国文学本身发展的一些原因,使得特罗洛普的文学地位一时沉落下来。特罗洛普的声誉在英国文坛上跌落了近半个世纪后,英美年轻的一代批评家,勇敢地承认了批评界对特罗洛普的偏见和不公,并重新评价这位文学巨匠。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特罗洛普的文学地位不仅迅即回升到他生前的高度,甚至被抬高到了他的同辈作家狄更斯和萨克雷之上。特罗洛普是否当得起这个荣誉,我们先不必深究,不过他永远跻身于世界大文学家之列的两大法宝是无人可比的:一是他的多产;二是他的作品质量稳而高。后者尤其难能可贵。牛津大学编选的一套举世公认的"世界古典名著丛书"收入了特罗洛普的小说近三十余种,这一殊荣至今无第二人享受!有趣的是,英美评论家几十年对特罗洛普重新评价,对他的四十七部小说均有专著,却难以确定到底哪部小说是他的代表作,由此可见他的小说平均值之高。

二

然而，在特罗洛普本人心目中，他有自己的代表作，这就是他的长篇巨著《巴赛特的最后纪事》(以下简称《最后纪事》)。《最后纪事》出版七年他仍公开承认“我写过的最好的长篇小说是《巴赛特的最后纪事》”，后来他又两次在他的《自传》中评价《最后纪事》：“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部小说是我写出来的最好的小说。”“在下一个世纪还将作为英国散文小说作家而闻名于世的人物中，我不认为我的名字可能会留其中；但是如果我的名字留在他们之间，那这一成功的持久性也许将取决于普兰塔吉尼特·帕利泽、格伦康格夫人(《首相》中的男女主人公)和牧师克劳利先生(本书中的主人公)的特征。”

特罗洛普多次肯定和褒扬《最后纪事》，那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它到底写了些什么？克劳利先生又是个什么人物？它的主要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索姆斯先生，勒夫顿勋爵的代理人，丢了一个装有二十镑支票的皮夹子，相信自己丢在了克劳利先生的住宅。后来，克劳利先生把这张支票兑出来，还了他欠的几笔逼到家门上的账。在对证他从哪里得到这张支票时，他第一次说它是索姆斯先生付他的教俸。这个声明是错误的。第二次他说这张支票是阿拉宾教长的馈赠，但是这个说法又被当时正在耶路撒冷朝圣的阿拉宾教长在信中否认了。地方治安官对此事进行审理后，克劳利先生被交付即将到来的巡回审判接受判决，并被暂时保释出来。后来，克劳利先生因这个案子受到主教妻子普劳迪太太的迫害，被迫辞去教职。在克劳利先生遭受不幸时，副主教格兰特利的儿子格兰特利少校和他的女儿格雷丝陷入热恋之中，并坚持要同格雷丝订婚，但遭到了副主教的强烈反对，父子之间为此发生不和。就在巡回审判即将开庭时，这张支票的秘密揭开：它是阿拉宾太太临时装进阿拉宾教长送给克劳利先生的那个信封里，但教长不清楚这一事实。这张支票原来是一个仆人从索姆斯手中偷走，作为应付阿拉宾太太的租金给了她。克劳利先生的清白得到澄清，委以新的教职。他的女儿和格兰特少校结成良缘。

与这条主线同时发展的另有一条线索，写的是：布劳顿先生在商业区靠倒卖股票和放高利贷发了横财，成为新的暴发户。他的妻子靠这种财力过着一种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生活。布劳顿先生在商业区的生意不顺手，伙伴之间互相算计，因此整天借酒消愁。布劳顿太太则因夫妻没有爱情，生活乏味，精神空虚，借画家达尔林普尔先生在她家作画，和画家打情骂俏，但画家只是在和她逢场作戏，真心爱的是他的模特儿范·西弗小姐。后来，布劳顿先生因面临破产开枪自杀，布劳顿太太在丈夫尸骨未寒之时却和一直算计她丈夫的那个伙伴马塞尔波罗逃往国外，结为夫妻。画家达尔林普尔和他的模特儿范·西弗小姐终成眷属。

三

一个以拯救众生灵魂为职业的教区牧师，自己却偷了一张支票，犯了偷盗罪，这则消息会引起什么反响是可想而知的。世人不仅要对这件事的真相纷纷猜测，而且更要对犯罪的人的道德和为人品头论足，重新估量；法律要过问案情，宗教则要清除罪孽；周围的人用什么眼光和思想看待犯罪的，犯罪的又用什么眼光和思想对待周围的环境……各种事件的进展，本地区的舆论的转变，他同主教府邸及其使者表面上的抵触，还有他孤独的内心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比特罗洛普一般写作更具悬念的叙述。的确，这点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成功方面，但是特罗洛普在他的《自传》中却不完全这样认为：

> 我对情节的发展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这一情节包括一张支票的丢失、对偷它的牧师起诉以及牧师本人对那张支票如何到了手里的暧昧态度。我一点不能使自己相信，即使像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竟会忘记他是怎么得到它的；那个一心想提供帮助的慷慨朋友提供这些帮助，也不会通过第三者来支付那张支票。我承认这样的不足之处——同时还承认，一个情节所要求交代清楚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也没有能够写得十分成功，令人信服。但是虽然承认这些不足，我却认为我以很高的准

确度和灵敏性描绘出那个不幸之人的头脑。我觉得，克劳利先生的自尊心、谦卑的为人、自身的弱点、凛然的正气和激烈的偏见，是描写入微的，描写充分的。

特罗洛普这番话有相当部分是谦辞，但他所强调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表面事物，刻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我们顺着小说的情节看下去，最感兴趣、最为之所动的，也是克劳利先生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具有狂热的为宗教献身精神的牧师。为了医治教民灵魂，发扬耶稣光泽，他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教区工作做得头头是道，把书教得一丝不苟，经常到最贫穷的教民中发扬基督精神。他恪尽职守换来的却是一年一百二十镑的教俸，不能养家糊口，负债累累，但是如果不是那张二十镑把他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拉出来，也许他就要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了。"支票事件"把他推进了那个人心难测的社会的大漩涡中，照理说他应该想方设法使尽一切手段，哪怕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从这个大漩涡中挣脱出来。但是当亲人好友劝他请一名律师为他出庭作辩，尽快摆脱这一案子时，他却打着没钱雇佣律师的借口，断然拒绝，而且找到了振振有词的理由：

> 我不要任何向我提出来挡住正义的事业或欺骗陪审团的建议。我在许多法院呆过，知道那些受聘的先生们的工作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清白，或我自己的罪过，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一个清白的人，被投进大牢，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这只是因为我没有钱买通一个律师为我说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配不上我们习惯对它抱有的尊敬。
>
> 如果我是有罪的，那么我将不会罪上加罪，让任何人做假证明或反驳真理。

不管他的话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和哲理，对法律的缺陷的攻击多么切中要害，但从表面上看，他是和他所处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法律，发生了强烈的抵触。这样的行为在常人眼里是荒唐的、怪诞的、病态的、不负责任的，连他最亲近的人都认定他脑子"出了毛病"，这是极其可悲的。悲剧在于他的头脑实际上异常健全和清醒。克劳

利先生战胜加害于他的不可一世的普劳迪太太，其中很重要的手段不是他脑子里关于法律的博学知识吗？他一方面拒绝聘用律师，另一方面不是不辞劳顿跑到伦敦求助于大律师图古德先生，并直言他不相信周围的人吗？任何生命的存亡都首先取决于它周围的环境。克劳利先生的悲剧就在于周围世界不理解他，却硬要理解他，并逼着他去理解周围世界。这样一来，理解与不理解这一矛盾就越演越烈，其悲剧成分就越多。

如果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是小说的主题，那么克劳利先生如何想周围世界则应该是这个主题的主题。周围世界不理解他，他却理解周围世界。他密切甚至敏感地观察着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从学校的孩子的目光，制砖工人的语言，到他妻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至于外界人士，那就更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表面上他似乎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他的一行一动无不受着"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的约束。他拒绝聘请当地律师，那是因为他相信有比他们更高明的律师能调查清楚他是否犯了偷盗罪，所以他才有不为人理解的伦敦之行。他敢蔑视主教妻子普劳迪太太这个巴彻斯特宗教界炙手可热的女人，那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还不到触犯宗教法律的程度，所以他才拒绝让出他的布道坛。但是他看出来世人对他的看法在变化，周围的舆论在变化。他看出来他的同胞由不相信他会行窃转化成相信由于债主催逼便一时糊涂犯了偷盗罪。这让他受不了："一个偷过钱的人很难为人师表，教育别人不去行窃。"因此，当以坦佩斯特博士为首组成的牧师委员会对他的犯罪进行调查时，他认为周围世界的舆论完全变了风向。这在他的内心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像个铁面无私的法官，在对自己的良心从头审视，量刑判罪。他首先肯定自己的清白：

> 他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行窃，他心中从来没有偷盗的欲望。

这样的辩白只能在心里说给自己听，这样的证据没法拿到法庭上，这样的证词没法为世人接受。即使这样，他还忘不了为自己鸣不平：

> 然而，对他如此狂热地完成的工作，他效力的教会却付给他

如此令人心酸的微薄薪水，虽然能使他的生活和灵魂不分家，却不能保障理性，或者理性的碎片，一次次在混乱中从他身上跑开。正因为如此，这件灭顶之灾才降到了他头上啊！

如果真有法官在法庭上对他的良心审判，这是何等铿锵有力、不可辩驳的证词啊！它不仅说出了"民以食为天"的深刻道理，为乞丐行窃找到了犯罪的总根源，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界贫富悬殊的可怕现象。在贫困面前，他的理性成了若即若离的东西，他不禁叹道：

啊，比霍乱病还坏。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就是行尸走肉了。

因此他毅然决定：

我要在我听到的舆论前低头服输，自己剥夺自己的权利。

克劳利先生坐在暴风雨中，就是这样在洗刷他自己的良心的。这是触目惊心的一幕戏，读着这样的篇章，使人不禁会联想到莎士比亚《李尔王》一剧中那个在暴风雨里呼天喊地的李尔王。但是特罗洛普并没有就此中止对克劳利先生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他回到家中跟女儿读古诗时，又借古喻今，从古人身上找到了自身的不幸：

那位强壮的失明人儿的孩子[①]，对那种他受到的伤害一定会是十分敏感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和他的力量搅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无能为力的现实和对昔日的力量和抱负的记忆搅在一起，才是这种悲剧的根本所在！

由此，他又想到了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的著名长诗《力士参孙》中的那个大力士，"在迦萨和奴隶推磨！"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克劳利先生为参孙悲叹的真实含义，这里不妨再多引用一些这句话的上下文：

为什么当初要我按严格规程，

① 指失明后的弥尔顿。

学习磨炼，准备作一个献身
于神的人，为伟大事业而斗争，
如果我注定要这样了此一生——
被人出卖了，拘禁了，剜瞎了眼睛，
在敌人嘲弄之下，用天赐的臂力
每日扛着重枷给他们推磨？
光荣的体力呀，竟用来做畜牲的苦工，
连卖身的奴隶都不如！还在说什么
要从非力士枷锁中解放以色列？
谁现在要找这一位伟大的解放者，
会发现他瞎了，在迦萨和奴隶推磨，
连自己还都不免于敌人的枷锁！①

特罗洛普笔下的穷牧师克劳利先生，是一只勇猛地向社会申诉不平的困兽，还是一只缩头缩脑任人宰割的笼鸟？他具有的是一个理智、健全、丰富和高贵的头脑，还是一副明哲保身、不负责任和疯疯癫癫的神经？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克劳利这一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他那个社会的现实与变迁；看到了人在那个社会的存在价值和意识；看到了在社会上受到不公平对待后内心世界的阴影；但是，特罗洛普如此虔诚、炽热、苦心孤诣和别出心裁地塑造、肯定和赞扬这个人物形象，恐怕首先要阐明的是人的信仰、道德、情操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和爱这些精神力量，在任何一种社会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下不妨从另一条线索进一步阐述这点。

四

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布劳顿这个人物，在读者看过《最后纪事》后，对他产生的印象不一定很深。特罗洛普事实上在他身上费的笔墨也不多。这不能说成是特罗洛普不熟悉这种生活，不善于刻画这

① 引自弥尔顿的长诗《力士参孙》。

种满身铜臭的生意人。特罗洛普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对这种人不会没有深入的了解。把布劳顿这个形象写成模糊不清却令人难忘的影子似的人物，这可能是特罗洛普的一番苦心。这条次要线索总共用了不过二十万字，却把绝大多数词句用在描写、渲染布劳顿所处的那种现代城市生活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吃喝玩乐、唯利是图、浑浑噩噩、尔虞我诈。这种气氛渲染得十分成功。它不仅表现在布劳顿的妻子在百无聊赖中跟画家达尔林普调情，而且还表现在布劳顿、马塞尔波罗和范·西弗太太这三个伙伴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克罗斯比到伦敦商业区借钱那两章都是缺不得的笔墨。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布劳顿突然在某一天早上朝他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了此一生。这个模糊的生意人这一枪却又使读者欲忘不能了。他像影子一样在那种气氛中出现，又像影子一样在那种气氛中消逝。他的暴死没有在他那个圈子里引起丝毫同情和哀怜，甚至与他同床共寐多年的妻子也没有流一滴悼念的泪。唯一为他奔忙丧事的，是那个正直而有良心的画家达尔林普！

和这种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利先生的生活环境。克劳利先生大祸临头时，一个清白人受到不白之冤的特有现象，写得不胜凄凉，惊心动魄，充满悲剧色彩。他周围环境中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表现得淋漓尽致，扼杀他存在的条件写得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所幸的是，克劳利先生的环境是个还残存着古朴的田园生活的外省社会。这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和爱。阔佬儿勒夫顿夫人出于同情和爱，对克劳利一家伸出援助之手，罗巴茨先生和格兰特利少校是克劳利先生的保释人，大律师图古德先生无偿为克劳利一案奔波斡旋，约翰尼·埃姆斯为这一案子仗义疏财……如果说这些富人要人为克劳利先生操心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那么农场工人和制砖工人给予克劳利先生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则是十分纯洁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和爱。克劳利先生最后一次向他的教民布道和告别霍格尔斯托克教区那两个场面，确实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克劳利先生在“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这才是问题所在”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一个老制砖工人“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的生活观，这就更意味深长了。

就是这样，特罗洛普通过这样两个人物对待生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肯定他要肯定的东西，批评了他要批评的东西，而且留给了读者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读者在思考之余，也许不禁会问：特罗洛普是怎么想到去刻画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的头脑，而且刻画得如此深刻，如此细腻？有他本人的痕迹吗？

五

安东尼·特罗洛普一八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律师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父亲的业务开始倒退，而他的父亲却异想天开，怂恿他的母亲去美国做生意，结果中途败落，一塌糊涂。不久，这家人的生活便没有着落了。安东尼十岁被送到温彻斯特学习。他是这样叙述他在该地的学习生活的："我个头大，却又笨又丑。我一点不怀疑，走到哪里都完全不为人注意。不用说，我穿戴得衣冠不整，邋邋遢遢。可是，啊，我幼小心灵的一切烦恼，我记得多么清楚！我是不是应该总是孤独无伴，是不是就不能找到那高等院校塔楼的顶尖，从此一劳永逸，我想得是多么多啊！"

他的小学同窗威廉·格里戈利只是这样描写小特罗洛普的："他不仅衣着寒酸，不拘小节，他的学业也同样搞得一塌糊涂。他的各种作业做得乱七八糟，字迹难辨。这些怪癖造成了一种于他十分不利的偏见，这个可怜的人儿总是没有伙伴在一起……从哪方面看，他将来都不是个有出息的，在班上总是最次的那个部分，因此老师和学生们都认为他是一块不可雕刻的顽石。"

安东尼没有考取大学，在伦敦邮政总局谋得一个职员位置，在玛丽尔博恩街一所简陋的寄宿处居住，过了七年凄惨、忧郁、负债累累的日子；他曾因不能如期还债两次入狱，尝到了身置铁窗的痛苦和滋味！他的家庭，用他的话说："所有人都奄奄一息；唯有我母亲是个例外，夜复一夜地服侍那些奄奄一息的人，夜复一夜地写小说……"他在邮局的工作一点不顺利，常常挨上司的训，斥责他为"无用之人"；同事们对他也另眼相看，认定他是令人不愉快的职员。他当时丝毫不怀疑这个世界不要他了，深为自己的处境和贫困感到无地自容。

用他的话说："贫困使人精神贫乏，使手脚无力，使心灵疼痛——而且更常见的是良心呆钝。"

从特罗洛普自己的生活阴影不难看出，他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心血，把他对人类生活中辛酸苦辣的体会全部写进了字里行间，成功地塑造了穷苦牧师克劳利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独到之处在于克劳利先生更加全面体现了特罗洛普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伦理观。

六

特罗洛普写作《最后纪事》正值他的创作旺盛期，他把豪华的主教府邸和贫穷的牧师住宅、奢侈的伦敦公馆和破旧的乡村小土屋、恬静古朴的外省生活和唯利是图的伦敦商业区、虚构的英国巴塞特郡和真实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融于一书，使《最后纪事》成为他所有小说中刻画人物形象最多、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丰富的杰作。这点已经为历代批评家和读者所公认、所称道。他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已是一位多产作家，各种写作技巧已经驾轻就熟，运用自如；语言如行云流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他的创作最难得的有两点：

其一是他正面、直接描写人和生活的艺术。懂得文学创作和具备良好文学鉴赏力的人都明白，正面而直接地表现生活，远比使用夸张、对比及倒叙等技巧表现生活，要难得多；作者捕捉生活细节的手法、观察人物的敏锐、交代地点场景的笔触、再现生活的创造力和文学修养的深度，这时候最见功夫，最显本色。特罗洛普在这方面的才能和功夫简直令人望尘莫及。他的小说几乎没有使用过倒叙手法，没有用讲故事的形式；他不仅善于描写那些容易捕捉的场景，而且敢于处理常人不易察觉的生活。例如莉莉·戴尔在伦敦城和抛弃过自己的情人克罗斯比的两次不期而遇，特罗洛普写得是那么有分寸、那么到火候、那么入情入理，场景交代得细微清楚，笔墨十分讲究，多一点少一点都会成为败笔。最难得是这样的精彩场面在书中处处可见，像克劳利先生和主教夫人普劳迪太太的短兵相接，副主教格兰特

利博士遇见格雷丝小姐的一幕，以及约翰·埃姆斯在狡猾的马达利娜小姐家被困，等等。

其二是特罗洛普在表现人物上的时间差。他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写了十二年之久的跨度。这组小说主要表现英国宗教生活。上至阔主教，下到穷牧师，不仅塑造了一群深为英国人喜爱的牧师形象，写出了这些传达耶稣福音的圣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病老、七情六欲，而且以过人的胆识揭露教会内部的争权夺利、沽名钓誉、结党营私和勾心斗角。像哈丁先生、格兰特利副主教和普劳迪太太等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在特罗洛普的笔下生活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多年中，特罗洛普无论把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写进哪一本书中，哪一件事上，哪一段时间里，他（或她）的身份、容貌、语言，他（或她）的一举一动，哭也好，笑也罢，都能写得恰如其分。在特罗洛普眼里，时间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他要使这个工具为他的人物服务，为他的小说出力。上述那些活了许多个春秋的人物，特罗洛普竟能在《最后纪事》中，利用三四个月的时间为背景，为他们一一做出安排，在克劳利先生一案上各得归宿，群鸟归林。这一招在当时的读者和评论界，曾经引起过强烈反响，纷纷抱怨他们消逝得太突然，好像一致同意迁移到新西兰去了。这个出人意外的结尾，充分显示了特罗洛普是个放得开收得住的大手笔，具有高超的驾驭小说技巧的能力，能把时间利用得得心应手。这里着重说明的一点是，这组庞大的系列小说，作者并不是一本接一本连续写出来的。构思并写作这组小说的同时，他还写出来另外十几部小说。这中间，每天他脑子里有多少人物形象在或隐或现，有多少个情节需要或增或删，又有多少重结构要经过他的思维去安排和处理，这是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巨大的创造力是对那些攻击他为文字匠的低能儿们的无情回击，也是对他本人有关创作的理论的最好肯定：

> 构思一个故事远比写作更费脑子。作者可以拿着笔坐下来，在一定时间内比较轻松地写下若干字，不过要是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功夫还要靠随时随地。你躺在床上构思，或者散步时构思，或者舒服地坐在火炉旁构思，用脑子进行通盘的考虑，把题材安排得头头是道——这可得使出浑身解数煞费苦心地干一番。

七

安东尼·特罗洛普生前受到过他的同辈人萨克雷、乔治·爱略特，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以及评论界的高度赞扬，死后仍为弗吉尼亚·吴尔夫、亨利·詹姆斯、伊丽莎白·鲍温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交口称赞。一度受冷落后，他重新为人重视。半个世纪以来，英美文学界研究特罗洛普的学者和专家层出不穷，“特罗洛普热”的浪头高峰迭起，最热闹时一年出版专著多达六七种。他的传记少说有六七种，专著更多，至今每年仍有一两本专著问世。英国当代著名作家C.P.斯诺在七十年代后期还为他写了一本高质量的传记。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各方面的原因，如他的著作丰富、风格多样、艺术独到、语言简明而富于传神等，但主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他自觉不自觉地写出了社会变动时期的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人的心理。这些特点使他的作品更接近现代的小说创作，经得起现代评论家用新的批评标准来评价和剖析。《最后纪事》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范例。

苏 福 忠

二〇〇七年五月

目　录

前　言 …………………………………………………… 1

上　卷

第一章　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 3
第二章　天啊他最好别娶 ……………………………… 15
第三章　副主教的威胁 ………………………………… 24
第四章　牧师在霍格尔斯托克的住所 ………………… 30
第五章　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 ……………………… 38
第六章　格雷丝·克劳利 ……………………………… 44
第七章　普雷蒂曼小姐的密室 ………………………… 56
第八章　克劳利先生被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 ………… 67
第九章　格雷丝·克劳利去阿林顿 …………………… 82
第十章　弗雷姆利大院的宴会 ………………………… 93
第十一章　主教发出他的禁令 ………………………… 100
第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寻找同情 ……………………… 109
第十三章　主教的天使 ………………………………… 119
第十四章　格兰特利少校与朋友商量 ………………… 129
第十五章　伦敦城里的事 ……………………………… 136
第十六章　阿林顿的事 ………………………………… 148
第十七章　克劳利先生被传到巴彻斯特 ……………… 162
第十八章　巴彻斯特的主教受挫 ……………………… 173
第十九章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 184
第二十章　沃克先生怎么想它 ………………………… 190

第二十一章　罗巴茨先生出使 …… 198
第二十二章　格兰特利少校在家 …… 206
第二十三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决定 …… 217
第二十四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宴会 …… 229
第二十五章　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小姐 …… 245
第二十六章　那幅画儿 …… 256
第二十七章　英雄在家 …… 264
第二十八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怎么散步 …… 272
第二十九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逻辑 …… 280
第 三 十 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散步后做什么 …… 286
第三十一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如何返回格斯特韦克 …… 291
第三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 …… 299
第三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的狐狸 …… 317
第三十四章　普劳迪太太派人请她的律师 …… 326
第三十五章　莉莉·戴尔在她的书里写下两个字 …… 336
第三十六章　格雷丝·克劳利返家 …… 354
第三十七章　胡克院 …… 362
第三十八章　雅意 …… 371
第三十九章　一次新鲜的调情 …… 382
第 四 十 章　图古德先生对社会的看法 …… 391
第四十一章　格雷丝·克劳利在家 …… 400
第四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的职业性旅行 …… 412
第四十三章　克罗斯比先生走进伦敦商业区 …… 427

下　　卷

第四十四章　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 …… 441
第四十五章　莉莉·戴尔上伦敦 …… 446
第四十六章　贝斯沃特的浪漫事件 …… 458
第四十七章　坦佩斯特博士在主教府邸 …… 468
第四十八章　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软心肠 …… 485
第四十九章　在大教堂场院的周围 …… 494

第五十章　勒夫顿老夫人的建议……………………………… 509
第五十一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堆放柴火 ………………………… 519
第五十二章　你为什么不去为自己找一个"它"呢……………… 535
第五十三章　海德公园的骑马道上……………………………… 545
第五十四章　牧师的委员会……………………………………… 555
第五十五章　弗雷姆利牧师住宅………………………………… 565
第五十六章　副主教到弗雷姆利庄园…………………………… 571
第五十七章　双重的保证………………………………………… 586
第五十八章　男人们的牛脾气…………………………………… 596
第五十九章　一个女士向L.D.小姐表示问候 ………………… 609
第六十章　雅意和西西拉的终结………………………………… 621
第六十一章　天下无难事　只怕顽强人………………………… 635
第六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写给教长的信………………………… 647
第六十三章　来到霍格尔斯托克的两个客人…………………… 660
第六十四章　胡克院的悲剧……………………………………… 674
第六十五章　范·西弗小姐作出抉择 …………………………… 682
第六十六章　愿死者在天之灵安息吧…………………………… 690
第六十七章　悼念………………………………………………… 700
第六十八章　克劳利先生的固执………………………………… 710
第六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在他自己的布道坛上
最后一次露面…………………………………………………… 719
第七十章　阿拉宾太太被追上了………………………………… 726
第七十一章　图古德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 737
第七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在"万塔利龙"旅馆………………… 746
第七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有了舒服的日子…………………… 753
第七十四章　克劳利家得到消息………………………………… 761
第七十五章　马达利娜的心在流血……………………………… 770
第七十六章　我认为他是无忧无虑的…………………………… 780
第七十七章　被摧残过的树……………………………………… 788
第七十八章　阿拉宾夫妇返回巴彻斯特………………………… 796
第七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谈到他的外衣………………………… 807

第八十章　迪莫拉恩斯小姐渴望成为一个指路牌……………… 815
第八十一章　巴彻斯特的回廊…………………………………… 828
第八十二章　霍格尔斯托克的最后一场戏……………………… 834
第八十三章　克劳利先生就范了………………………………… 848
第八十四章　结束语……………………………………………… 855

上　　卷

第一章　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我也不能相信这事,约翰,"玛丽·沃克说;玛丽·沃克是西尔弗布里奇的代理人乔治·沃克的标致的女儿。"沃克和温思罗普"是这个事务所的名字,他们是有名望的头面人物,王国政府在巴赛特郡这一带必得有人去干的那种律师事务,都让他们包圆儿了;他们也受聘办理在那些地区十分显贵的奥莫尼乌姆公爵的地方事务,因此他们总是昂头叠肚,趾高气扬,全然一副外省的律师们的样子。他们——沃克家——住在这个市镇中间的一座大砖房里,经常宴请宾客,不过郡里的士绅却不怎么经常赏脸赴宴;在西尔弗布里奇,他们很有分寸地走在风尚的前面。"我是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事的,约翰,"沃克小姐又说。

"你不信也得信,"约翰搭着话,眼睛却没有离开他的书。

"一个牧师,——还是这样一个牧师!"

"我看这事没有什么值得费心嘀咕的。"约翰这次说话时,眼睛不再看书了。"一个牧师为什么就不能跟任何别人一样成为小偷呢?你们女孩子似乎总是忘记,牧师们不过也是常人罢了。"

"我觉得,他们的品行会比别的人更好些。"

"我根本不这样想,"约翰·沃克说。"我敢说,此时此刻,巴赛特郡负债的牧师远比律师和医生要多。这个人一向负债累累。自从他来到这个郡,我看他就从来不敢在西尔弗布里奇的海伊大街露露面。"

"约翰,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可没权利说这话。"沃克太太接话说。

"为什么,妈妈,得到这张支票的那个屠夫,几天前威胁说要把账单在全县张扬,把该还他的那笔债如实说明,要是不能马上还债的话。"

“弗莱彻先生更不知羞耻，”玛丽说。“他在西尔弗布里奇当居夫发了横财。”

“这有什么可非议的？一个人当然愿意把钱攥在手里，他已经给那位主教写过三次信，专派一个人接连六天去霍格尔斯托克解决他那笔小账。你看他到底要到这笔账了。当然，一个生意人一定要看紧自己的钱呀。”

“妈妈，你认为克劳利先生偷了那张支票了吗？”玛丽问这个问题的当儿，走过来站到她母亲跟前，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她。

“我还是不表态的好，亲爱的。”

“可人人都在议论这事，你总该有想法的，妈妈。”

“妈妈当然认为他偷了，”约翰说着，又要埋头看书。“妈要有别的想法才怪呢。”

“这话不公平，约翰，”沃克太太说：“你那些凭空想法不等于是我的，也不能硬让我从嘴里说出来。整个儿这事是非常令人心酸的，你爸爸又正在查这件事，我觉得在这家里还是越少议论越好。我敢肯定，这也会是你爸爸的心情。”

“我当然不会在爸爸面前说它的，”玛丽说。“我知道爸爸不愿意乱嚷嚷这事。可是，一个人怎么会压根儿不想它呢？它对我们所有在教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根本不这样看，”约翰说。“克劳利先生仅仅因为是个牧师，一点不会比别人特殊。我憎恨所有徒有虚名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在西尔弗布里奇，有不老少人认为，仅仅因为这个人身居一种会使这一罪行比犯在别人身上更深重的位置，这事就不应该追究下去了。”

“可是，我完全肯定克劳利先生根本没有犯罪行为，”玛丽说。

“我亲爱的，”沃克太太说。“我刚刚说过，我不愿意你再谈这事。爸爸马上就进屋来了。”

“我不说了，妈妈；——只是——”

“只是！是的；仅仅只是！”约翰说。“要是有人待在这儿听她说，她会一直说到摆餐桌的。”

“你比我一句也没少说，约翰。”但是，约翰还没听见他妹妹说出来最后这些词儿，早已离开屋子走了。

“你知道，妈妈，不想这事是做不到的，”玛丽说。

“我信这话，亲爱的。”

“不过你熟悉他们吗？我至今从来没有跟克劳利先生说过话，也不记得过去见过克劳利太太。”

“我很了解格雷丝，——她过去常到普雷蒂曼小姐的学校去。”

“可怜的姑娘呀。我真可怜她。”

“可怜她！可怜这个词不恰当，妈妈。我为他们感到痛苦。可是，我心里没有存过一会儿他偷了那张支票的念头。那怎么可能呢？虽然他们家穷得厉害，因此负了债，可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十分杰出的牧师呀。罗巴茨一家上次来这里做客，我听罗巴茨太太说，克劳利先生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她过去还几乎没有看见哪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呢。罗巴茨家当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

“人家说教长是他的好朋友。”

“多遗憾吧，正当他有麻烦时阿拉宾一家眼下都离开了。”就这样，虽然沃克太太先头说过不再对这件事说长论短，这时母女俩还是接着讨论起那个牧师的犯罪问题了。沃克太太，像别的做母亲的一样，和自己的女儿说起话来，比和儿子说话更觉得自由。就在她们这样说着话时，做父亲的从他的事务所回来了，于是这话题就中断了。他是个介于五十和六十岁之间的男人，头发斑白，留得很短，身体有点发胖，但地位舒适和受人尊敬这两点一般情况下将赐予那种个人的风度，仍然看得出来。一个人被世人捧起来，他自己是很少不识抬举的。

“我累坏了，亲爱的。”沃克先生说。

“你看上去是累了。过来坐一会儿好去换装吧。玛丽，拿你爸爸的拖鞋来。”玛丽连忙向门口跑去了。

“谢谢，我的宝贝。”父亲说。然后，一等玛丽走开听不见他们说话时，他便在妻子耳旁小声说：“恐怕那个倒运的人是有罪的。我担心他是这样的！我真的担心！”

“啾，天哪！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什么事吗？克劳利太太今天跟我说这事来了。”

“是吗，她？你能跟她说什么呢？”

“我开始告诉她，我还不能见她，请她别跟我说这件事。我极力想让她明白，她应该到别处去找人。但没有说服她。”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要她来找你，可她不同意。她说你帮不了她什么忙。”

“那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有罪吗？”

“不，当然不会的。她哪会认为他有罪！照我看，说破天说破地也没法儿让她想到那是可能的。她来找我，只是告诉我她丈夫有多么好。”

“我倒喜欢她这样做，”沃克太太说。

“我也一样。不过，喜欢她又有何益呢？谢谢你，我的宝贝。也许，我哪天会给你拿拖鞋的。”

全郡轰动了，都在谈论乔赛亚·克劳利牧师这件所谓罪过一事，——全郡，几乎全像西尔弗布里奇的沃克先生一家这样急切热烈。指责他的罪过，是说他偷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说他先从一个遗忘或丢在他家的皮夹里偷走，然后兑成现钱还到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屠夫弗莱彻手里，因为他欠人家的债。克劳利先生在那些日子里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副牧师；霍格尔斯托克是东巴赛特郡北端的一个教区，教区里谁都知道克劳利先生穷得家徒四壁，又是个不幸、忧郁、悲观失望的人，这个世界的种种苦难似乎总是以双倍重量压在他的身上。自从他的老朋友阿拉宾先生，巴赛特郡的教长，给他现在担任的这个小职务，他从来没有被人尊为牧师。尽管他不幸、忧郁、悲观失望，但他在那些与他同命运的穷人中间是个埋头苦干、自觉认真的牧师；因为在霍格尔斯托克教区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位农场主，其余都是地位卑微的农田工人、制砖工人，以及诸如此类的百姓。克劳利先生眼下在霍格尔斯托克已经打发走了他生命中的十八个年头；在过去的年月里，他十分努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坚持不懈地向他周围的人灌输了也许过多的玄义，但也演讲了一些有关舒适，有关宗教的东西。他在自己的教区变得为人爱戴，这点是他想不到的。他在哪方面都不是个能够使他自己受人欢迎的人。我前面说过，他是个忧郁寡欢、悲观失望的人。他实际上比这还糟糕；他一脸苦相，有时几乎到了神经不健全的地步。在以往的一些日子里，甚至他的妻子都

发现很难对付他，还不如对付一个明确的精神病患者容易。这点在农场主中间也是共所周知的，他们在自己人堆里议论他们的牧师，就像是谈论一个疯子。但是在赤贫的穷人中间，在霍格尔恩德的制砖工人中间——一批无法无天、一醉方休和极端粗野的人——他却受到极高的尊重；因为他们知道他生活得很艰难，和他们的日子相差无几；知道他干得很苦，和他们的工作大同小异；还知道外界世界对待他十分严酷，如同对待他们一样毫不客气；他们还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明显的神圣的忠诚品质，有一种不顾世界的虐待而恪尽职守的精神，这种精神即使在逆境中也毫不妥协；因此，克劳利先生尽管有那种不幸的怪癖性格，但在他的教区里却很受人尊敬。就是这个人，他现在被指控偷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

但是，在交待这桩所谓的偷窃公案的情况之前，关于克劳利先生的家庭是一定要说几句的。常言道，一个好妻子是她丈夫的一顶王冠，而克劳利太太对克劳利先生来说还远不止一顶王冠。对于这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他在讲坛布道或牧师执教以外的所有那部分生活——克劳利太太过去则集王冠、御座和御杖于一身。她同克劳利先生一起忍受并替克劳利先生忍受了贫穷带来的种种痛苦和没有微笑的生活酿造的各种烦恼，这点也许不能直接说成是她的贞操吧。她和他有福同享，有难共患，而把分担这样的东西看做她义不容辞的职责；做妻子的不得不承担这些东西，因为她们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理儿。克劳利先生本来也许是个主教的料子，克劳利太太嫁给他时也许认为那样才是他的运道。但是他没有当上主教，眼下在他年近五十时还是个终身副牧师，一年只有一百三十镑的收入——还有一个家。而这正是克劳利太太一生的运气，她也就心安理得地承受了它。但是她又远远不只承受这点。她过去竭尽全力表现得心满意足，或者贴切点讲，竭尽全力做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尤其在克劳利先生最背时和最阴沉的时候。她深信克劳利先生神经不够健全，却努力不让他知道这点，一如往常地对待他，一个父亲在一个家庭里的尊敬应有尽有，并且像对待一个任性的病孩子那样极有分寸地纵容他。在对待他们生活中所有那些可怕的烦恼时，她的勇气一贯超出克劳利先生。制作她的那块生铁已经百炼成钢，炉火纯青，只

是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克劳利先生熟视无睹，欣赏不了。克劳利先生经常跟她说，她没有自尊心，因为她过去总是替他或替孩子们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的东西，接受那些非常需要却购置不起的东西。他跟她说，她是个讨乞鬼，并说活人与其饿死也不行乞。她默然承受了这种斥责，事后仍旧为他乞讨，自己却忍受饥饿之苦。过去的多少年来，她从不为他们的穷困感到无脸见人；而对克劳利先生来说，他们的贫困带来的每件小事，过去是一种存在的耻辱，现在还是一种活生生的耻辱。

他们生过许多孩子，活下来的还有三个。关于老大，格雷丝·克劳利，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将多次听到她的名字。她这时十九岁，据那些人说，尽管她家很穷，外面的穿着寒酸，身材单薄，看上去不够成熟和丰满，身上的线条也不够匀称，可她仍是那一带最标致的姑娘。她现在住在西尔弗布里奇的一所学校里，最近这一年当上了教师；在西尔弗布里奇，有不少人说十分光明的前程就要在她面前展开了，——说科斯比洛奇的年轻的格兰特利少校在她那纤弱的脸上看到了美的光彩；格兰特利少校是个鳏夫，膝下有个小孩，但在西尔弗布里奇方圆一带的所有女人眼中仍是十分瞩目的男子，这似乎可以说，格雷丝·克劳利就要时来运转，和她家那无处不在的噩运进行对抗啰。鲍勃·克劳利比他姐姐小两岁，现在在马尔布罗上学，家里打算让他从那里接着上剑桥大学，并由他的教父阿拉宾教长出钱供他深造。在这方面，世人又看到了时来运转的兆头。不过到那时，克劳利先生也说不上什么走运。一点不假，鲍勃在学校成绩优异，到了剑桥也许混得不错，——也许在那里出类拔萃。但是，克劳利先生倒愿意这孩子在地里干活儿，不愿意让孩子靠这么刺眼的施舍方式上学。那时还有他的衣服问题呢！上学或进大学穿的那些衣服，他去哪儿弄钱给他置啊？但是，教长和克劳利太太促成了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征求克劳利先生的意见，这也是克劳利太太对付他的一贯办法了。这家还有一个小女儿，名字叫简，日子消磨在母亲的针黹案和父亲的希腊语之间，有时缝补内衣，有时学着往诗行上划格律——因为克劳利先生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通今博古的学者。

而眼下，这个灭顶之灾劈头盖脸地奔他们来了。可怜的克劳利

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渐渐债台高筑，而不能自拔，这在西尔弗布里奇和霍格尔斯托尔两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很大一部分人眼里，阿拉宾教长不顾他的强烈反对，一直在接济他，为此他跟教长吵过嘴，或者一直想和教长吵嘴，——尽管接济和钱有部分花在他自己手上，但他确是太想寻机争吵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屠夫弗莱彻是他的一个债权人，他最近一个时期对待可怜的克劳利特别苛刻。这个人过去做生意也不是不讲通融，只是听了关于主教的良好愿望的种种传说，便到处嚷嚷说，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位终身副牧师早该表现出一种更高的自尊心，主动向一个富有的教友借债承情，而不再总和一个屠夫在金钱上纠缠不清。就这样，一个流言就四下传开了。不久，这个屠夫给主教——巴彻斯特的普劳迪主教接连写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这位主教委托他的贴身牧师[①] 答复了来信，有些委婉地告诉了克劳利先生他对一个牧师吃肉而不付钱的具体看法。可是，这位主教说也好做也罢，却没办法让克劳利先生还那个屠夫的债。像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收到普劳迪主教这样一个人的那些信件，这事本身就够人难堪的了；可信毕竟来了，留下了一个个溃烂的创伤，不过后来这些信不了了之。最后，那个屠夫的肉店放风威胁说，如果欠的债在指定日期还不了，印好的账单就要在全郡四处张贴。西尔弗布里奇所有听说这事的人，无一不生弗莱彻先生的气，因为谁过去也没有听说过一个生意人竟会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弗莱彻发誓说他决不让步，并为自己辩护说，六七个月以前，就是这年春天，克劳利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还了一批账，可就是分文没还他——没还他这个不仅是克劳利先生最早而且是最持久的债主。"他三月从教长那儿得到一笔钱，"弗莱彻先生跟沃克先生说："他还了格林十二镑十先令，还了面包师格罗伯里十七镑。"就是还面包师格罗伯里这十七镑面粉钱，激起了这位面包师的牛性，决心对这位可怜的牧师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他还霍尔的钱，还霍尔特太太的钱，还更多人的钱，可就是不肯走近我的店铺半步。要是他哪怕来打个照面，我也不会对这事费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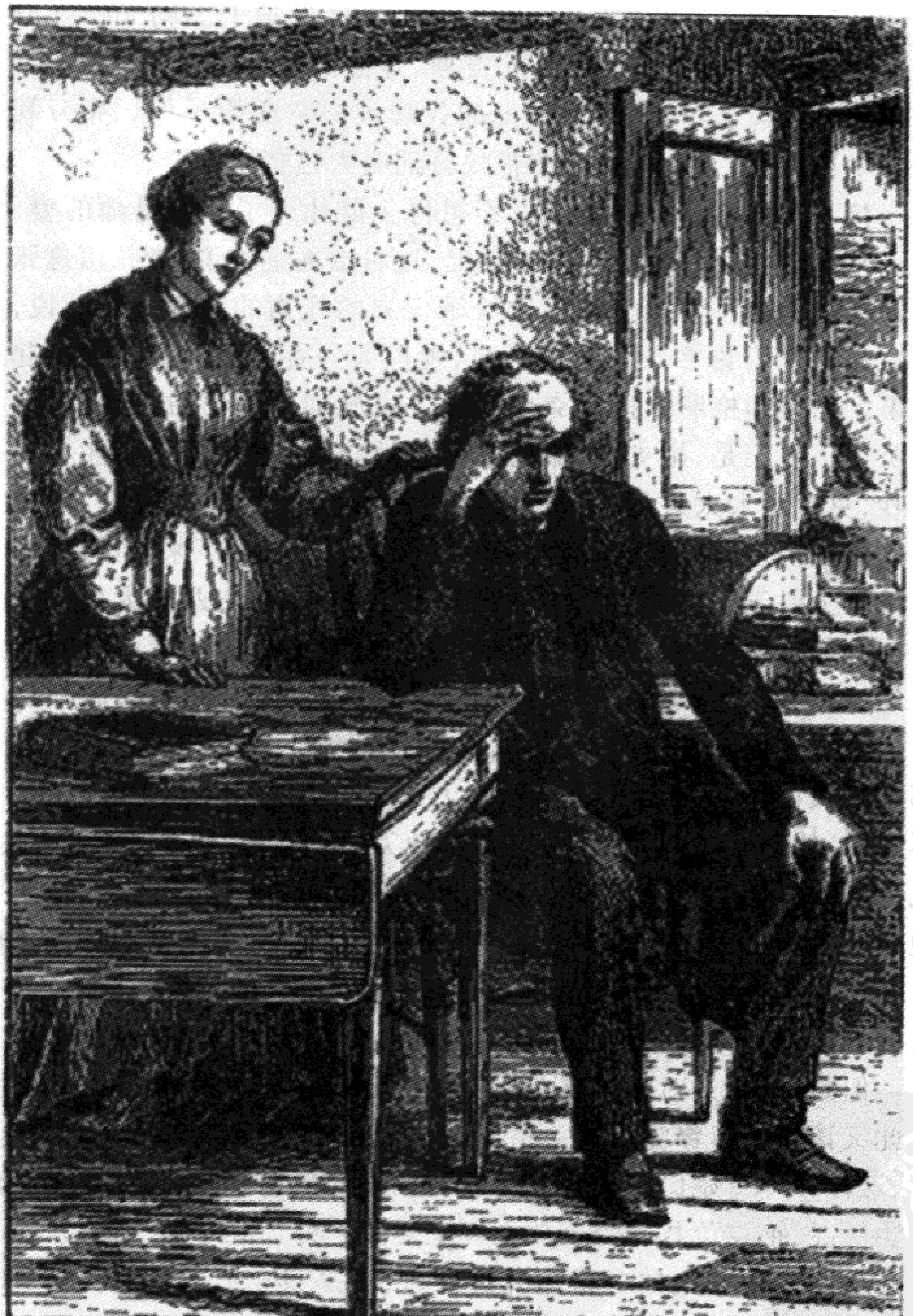
---

① 一个主教身边可以使唤一两名牧师做助手。这种牧师的职责有点类似私人秘书。

么多口舌的。"这样，就在那个指定的日期的前一天，克劳利太太来到了西尔弗布里奇，还了那个屠夫四张五镑钞票，共二十镑钱。到了这一步，屠夫弗莱彻算是一举成功了。

事隔约六星期后，人们开始调查勒夫顿勋爵从他在伦敦的银行家手里支来的一张特定的二十镑支票。这张支票是索姆斯先生春天早些时候丢失的。索姆斯先生是勒夫顿勋爵在巴赛特郡办理实务的人，他丢这张支票时还丢了一个皮夹子，支票就夹在这皮夹子里。索姆斯先生自信这个皮夹子是遗失在克劳利先生的家里，并竟然扬言说，甚至在丢失的这段时间里，他就完全相信他是这样丢掉它的。他定期替勒夫顿勋爵向克劳利先生交一笔税，每半年共计二十镑四先令。勒夫顿勋爵应交霍格尔斯托克大批的什一税，每年向这位教区牧师交纳四十镑八先令一笔税。这笔款子照例是由索姆斯先生按时通过邮局汇寄。上面提到的这一次，他因事来访霍格尔斯托克，顺便亲自把这笔钱交给了克劳利先生。事情发展到这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付这笔款是他从他自己在巴彻斯特的银行家那儿支取的一张支票，这张支票在第二天早上通过一般的手续兑成了现钱。在返回他巴彻斯特自己的家时，他丢失了他的皮夹子，于是写信给克劳利先生询问这事。皮夹子里没有钱，只有勒夫顿勋爵支取的那张二十镑支票。克劳利先生复信说，没有见什么皮夹子丢在他家里。这一切统统发生在三月里。

十月份，克劳利太太还了屠夫弗莱彻二十镑钱，到了十一月，勒夫顿勋爵的支票通过巴彻斯特银行追查到了克劳利先生的手中。克劳利先生十分喜爱的一个霍格尔恩德的制砖工人，曾经到这个巴彻斯特银行的柜台上兑换钱——如我们以后会明白的，不是支取那张支票的那家银行——并得到了它。最初，银行拒绝把这笔贷款交给这个制砖工人，但是第二天他拿来了那张支票，背面签署着克劳利先生的名字，还有克劳利先生亲自写的一张便条，这时这笔钱就兑换出来了；第二天，克劳利太太拿着这样兑换来的相同的钞票，还给了屠夫弗莱彻。调查到克劳利先生时，他说那张支票是索姆斯先生给他的。是勒夫顿勋爵应该给他的那笔税费。但是他的这一声明立即证明是错误的。索姆斯先生亲自签署的那张支票找出来了，款额也丝



克劳利牧师和妻子

毫不错——二十镑四先令。如同他自己声称，他一生中为勒夫顿勋爵付钱，从来没有用过一张是他的勋爵大人支取的。勒夫顿勋爵给的那张支票，也就是丢失的那张支票，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他的爵爷是想让他的口袋里有零用钱，他的代理人把它交给了他。克劳利先生声明说拥有这张支票，这事很快就证明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他变得郁郁寡欢，不想再争辩什么了。但是他的妻子，一点不知道他第一次声明时的情况，这时出面宣称说，她相信这张二十镑支票是四月阿拉宾教长送给她丈夫的礼物的一部分。她说，关于这份礼物有许多扯不清的不快，她过去一直没敢和她丈夫谈起这件事。面包师格罗伯里对克劳利先生家施加过威胁，这事让那位教长听说了。于是，她丈夫，那位教长和阿拉宾太太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争吵，克劳利太太只是事后从阿拉宾太太那里听说这些的。阿拉宾太太跟她说过，那笔钱已经给了——最后也被接受下来。的确，由于账单至少要五十镑的数目才付得清，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太多了。那位屠夫的威胁传到她丈夫的耳边时，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是难以忍受的。沃克先生，那个律师，进行多方调查时，克劳利太太和他讲了上述这些情况。她，可怜的女人，知道什么便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了。那个屠夫的威胁沉重地压迫着她丈夫的脑子时，她丈夫一天上午告诉她说，他手中还有钱，虽然这钱是他万不得已不想动用的钱；他跟她说话的口气十分风趣，她想进一步追问一下却不好开口。他给了她四张五镑钞票，叮嘱她到西尔弗布里奇满足那个逼债心切的人的心意。她这样做了，而且丝毫没有怀疑这笔救急的钱不是那位教长给的。这就是克劳利太太叙述的情况。

但是，她丈夫对那张支票所说的话证明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下她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这一情况全在沃克先生和克劳利太太之间发生，这位律师对她倒也仁至义尽。在调查的最初阶段，他只是想了解真实情况，把这位牧师完全放在怀疑对象之外。到了后一阶段，由于他不得不以中间人的身份追究这件事，于是只要能够摆脱克劳利太太的纠缠，他就尽量回避她。“沃克先生，”她后来说。“你是不了解我丈夫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了解他。要把我们的全部麻烦告诉你，也实在难以启齿。”“要是我能减少这些麻烦，请相信我会这样做

的。""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减少它们呀。"这位太太说。"实际情形是,先生,我丈夫经常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话。他说那钱是索姆斯先生给他的,十拿九稳定是他心里这样想的。不止一次,只要他沉入痛苦之中,他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这时会忘记一切。"

直到这个时期,沃克先生还没有怀疑克劳利先生有什么暧昧态度,对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信任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接受了那位教长的钱,却对这笔钱说了些假话,不愿意承认他拿了他那位阔朋友的钱,而且满以为这事也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追查了。他一贯有些呆头呆脑,以为事情到此就完了。岂不知索姆斯先生不是个温厚得完全相信他的主儿。"我的皮夹子怎么会跑到阿拉宾教长的手里?"索姆斯先生简直有些洋洋得意地问道。"那么,我有把握说,我当时肯定把皮夹子丢在克劳利的府上了!"

沃克先生给那个教长写了一封信;教长当时正在佛罗伦萨,在去罗马的路上,然后从那里继续向圣地[1]去。阿拉宾先生回了信,说三月十七日他给过克劳利先生一笔五十元钱,付款是五张十镑一张的英格兰银行钞票,这钱是在教长宅邸的藏书室他亲手交给他的朋友的。这封信十分简短,也许几乎可以说是草率的回答。沃克先生急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成全克劳利先生,在去信中只是直截了当询问一个这两位先生之间发生这码事的实质,说教长的回答无疑会揭开目前人们对那张二十镑支票发生怀疑的小小隐秘。教长的回信也只是如上所述,说明了事实而已;但他同时给克劳利先生写了信,打听这新冒出来的困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说他愿尽力量从中帮忙。他就记忆所及,把这笔钱的所有背景解释了一遍。这笔预付的钱确实是五十镑,也确实是五张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他当时把那些钞票装进一个信套,不过没封口,上面却也写了克劳利先生的姓名,并把这个信封摁到了他朋友的手中。他接着说,阿拉宾太太本该写信的,可她到巴黎和她儿子相聚去了。阿拉宾太太在阿拉宾先生朝拜圣地不在家期间要一直呆在巴黎,然后等他返回意大利时在那里会面。由于她离英国近得多,教长在信中希望克劳利太太还有什么麻烦的

---

[1] 指耶稣的故乡巴勒斯坦。

话，会写信找她帮忙。

写给沃克先生的信对教长那笔钱是有结论性的。克劳利先生没有从教长手里收到过勒夫顿勋爵的支票。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这位可怜的妻子受那位律师的托付，进一步从她丈夫口里问清这一情况。啊，当这位妻子绕着弯儿从她那苦难深重、头脑不健全的丈夫口中套实情时，谁也说不清这对可怜人儿之间发生的那些吓人的场面！她多么希望她丈夫自始至终是老老实实的，她压根儿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她相信，他那可怜的记忆虽然破碎，有缺陷，但只要能记起来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他至少会尽力跟她说实话的。这事的总结局是，做丈夫的声称说，他仍然相信那笔钱是那位教长给的。他一直把它留在身边，只要能对付过去，就不愿意动用它。他已经忘记它了——他多次这样说——因为从阿拉宾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他要得到五十镑钱，而拿到手的钱却不止这个数目。如果它不是教长给他的，那么它就是撒旦送给他去为非作歹的；有好多次，他似乎认为那张要命的支票真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落到了他手里。每逢这种场合，他都表现得极度混乱，自相矛盾，没有理智——说话时和一个疯子相差无几——等到临了总是嚷叫说，世上的残酷他遭受得太多了，大水淹没了他的头，祈求上帝开恩把他从这个世上除掉吧。不必多说，他那可怜的妻子在那些日子里忍辱负重，其分量是足以把任何女人压垮的。

她最后向沃克先生承认说，她找不出那二十镑钱的来龙去脉。她打算亲自再次给那位教长写信询问这笔钱，不过再写信是不是有助于事，她几乎没抱希望。“教长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沃克先生说。“他说他给了克劳利先生五张十镑钞票，这五张钞票我们已经在克劳利先生手里对上号了。”这时克劳利太太除了反复唠叨她丈夫的清白无辜，便再无言以对了。

第二章　天啊他最好别娶

我应该请求读者认识一下科斯比洛奇的格兰特利少校，然后再把他介绍到克劳利先生的家，霍格尔斯托克他们的牧师住所。前面已经说过，格兰特利少校已经垂青于格雷丝·克劳利——根据这一传言，这些区域的男男女女于是乘机放风说，克劳利这家人尽管心地虔诚，为人谦卑，倒也很会来事儿；说格兰特利家倒是出了一个——至少可以这样说——非常温厚、大度的人（当这事传遍全巴赛特郡时）；说这一带没有哪个家庭会比副主教格兰特利尊为一家之主的那个家庭，对今世同来世合起来的一般事态抱有更加清醒的意识了吧。沃克太太在西尔弗布里奇是有名的好心女人，早跟她的女儿承认说，她对这件事理解不了——就是说她在格雷丝·克劳利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沃克先生则耸了耸两肩，满有把握地说，格兰特利少校除了他那一半薪水和已故妻子那笔不过六千镑的遗产，也不趁什么。其他那些用心不良的人，公然说格雷丝·克劳利比一个乞丐强不到哪里，还说她这样出身的姑娘不可能有那种淑女的风韵。屠夫弗莱彻却纳闷儿这位少校会不会替他未来的老丈人偿还吃肉钱；坦佩斯特博士，这位西尔弗布里奇的老教区长，膝下有四个还未出嫁的女儿，不以为然地哼着鼻子暗示说，领一半薪水的少校们在婚姻上不会像这样就轻而易举地束手就范的。

诸如此类的议论构成了当时西尔弗布里奇的男男女女的看法。但是这件事不久就不止在西尔弗布里奇为人说长道短，而且硬是闯进了那位副教主的府上，成了这个家庭私下议论的一个极为不受欢迎的话题。对于那些至今还未从这个知名的人物身上以及这个人物的良好声誉上了解到真情的人，那只用记住副主教格兰特利如同他过去许多年来一样，现在还是巴彻斯特的副主教和普卢姆斯特德主教管区的教区长。他曾几何时是个一帆风顺的阔佬儿——尽管他如

同我们大家一样，也有过一些热辣辣的麻烦——他的平步青云就差在梦寐以求的那更高的教会晋级那一步啰[①]，而且他一生的整个趋向尤其适合他攀登这一步。眼下，到了他老当益壮的年岁，他说不上梦寐以求，却没有少为他的儿女梦寐以求；这样在他看来，像这样一桩婚姻要落在他儿子头上，几乎包含着致命的苦水。“我看这事会把我害死的，”他早已跟他妻子这么说。“天哪，我想这下离死期不远了吧！”

副主教的一个女儿已经联结了一门光闪闪的婚姻——光闪闪得耀眼，其艳史在当时全郡的名门望族中引人注目，而且至今还没有被那些在贵族爵位的细端末节上颇有造诣的人完全忘记。格里赛尔达·格兰特利嫁给了邓贝罗勋爵，哈特尔托普侯爵的长子——更有实力的贵族比他强不了多少，如果广袤的土地、大量的城堡、崇高的头衔、星和条是势力的象征的话——她现在，她本人，是哈特尔托普侯爵夫人，膝下有她自己的小邓贝罗勋爵。这个女儿到她父亲的牧师住宅来，不到不得已时很少光临，这样的“不得已”，则是根据她自己改变了的生活范围产生出来的。一个哈特尔托普侯爵夫人是有许多特殊礼数的，这些礼数不允许她一门心思频繁地到一个牧师父亲和母亲的乏味的社会来。这点没什么可说的，为父为母的既然把幸运的女儿送到了更高的社会，那他们会理解这个的。但是，自从她举行了庄重的婚礼，她却时不时把她那高贵的头枕在这老牧师住宅的枕头上睡一夜两夜，而每逢这种时刻，普卢姆斯特德全家大小都要惊叹她的屈尊俯就精神。事有凑巧，当这股恶风一而再再而三地吹到这宅邸时——就是关于格兰特利少校迷恋格雷丝·克劳利小姐的消息不断吹来的风，随这股风不断地吹，这风中似乎带着某些具体的东西——哦，碰巧这个时刻格里赛尔达，即哈特尔托普侯爵夫人，正大驾光临她父亲的住宅。几乎用不着多说，这位父亲不会慢吞吞地祈求这样一个女儿的意见和这样一个妹妹的帮助的。

我不敢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位母亲要是有权完全根据她自己的兴趣处理这件事，也同样会急不可待地征询她女儿的建议。格兰特

---

① 这里指主教这一职务，因格兰特利是个副主教。

利太太打心眼儿里爱过她的女儿，曾为格里赛尔达取得生活道路上那个了不起的成功深感骄傲；但是，在后来这些年里，这孩子如同一个女人一样和作母亲的疏远了，母女早些年那种亲密无间的信任也违背人情地遭到破坏。格里赛尔达，哈特尔托普侯爵夫人，对这位副主教来说却不止是个女儿了，哪怕他这辈子再看不见她。什么东西都不能抢去他生养了这样一个后人的荣誉——什么东西都不能的，尽管父女之间实际上早已关系疏远了。可是格兰特利太太就不是这样。格里赛尔达混得不错，格兰特利太太为她高兴过；可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眼下，这少校虽然不及女儿却也混得不错，仍然是她膝下的孩子，和她在一样的生活环境中生活，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父亲的慷慨接济；他是这郡里的一个邻居，是这牧师住宅的一个常客，而且是一个接待时不会遇上格里赛尔达，侯爵夫妇，冷不丁来她小时候的家小住会带来的那种麻烦。就为这个理由，格兰特利太太一想到她的儿子会娶像格雷丝·克劳利这样一个地位在世人眼里如此低贱的女子，心里就忐忑不安，如果按照她自己的意愿，是不会把这件事提到她女儿面前的。毫无疑问，一个侯爵夫人在一个家庭里是中流砥柱；然而这世上的许多顾问头衔儿太大，我们还不愿意完全对他们信任，深怕就在信任他们的当儿便会被他们的头衔儿把我们自己压垮。格兰特利太太现在就打心眼儿里不愿意把她的影响甩手扔到她这有头衔的女儿手中。

但是这个有头衔儿的女儿还是参与了意见，而且说出了她的看法。目前这次光临普卢姆斯特德，她已经同意把她的头放在这牧师宅邸的枕头上睡两夜，并等到第二天晚上，她哥哥，那个少校，将要从科斯比洛奇来和她会面。在他到来之前，一家人就开始讨论格雷丝·克劳利一事了。

“这事会伤透我的心的，格里赛尔达，”副主教说，一副可怜样儿——“还有你母亲的心。”

“这倒不是说这姑娘的品质有什么可指责的，”格兰特利太太接话说。“说法是她父母的出身也是高贵的；可是这样一桩婚姻对亨利总归是十分不体面的。”

“更糟糕的是，他眼下又闹出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副主教说道。

"我倒认为这中间有过头的话。"格兰特利太太说。

"我不能把话说死。到底不摸底细。在巴彻斯特我今天听说,索姆斯先生追得这案子很紧,不放他过头。"

"索姆斯是谁呀,爸爸?"侯爵夫人问道。

"他是为勒夫顿勋爵办理实务的,我亲爱的。"

"噉,勒夫顿勋爵的代理人呀!"这位少夫人提到勒夫顿勋爵的名字时,话音语调中有一种嘲笑的意思。

"我听说,"副主教接着说。"索姆斯声称说,那张支票是从一个他不慎丢在克劳利家的皮夹子里拿去的。"

"你的意思不是说,副主教,你以为克劳利先生——一个牧师——偷了那张支票了吧!"格兰特利太太说。

"我的话没有这个意思,我亲爱的。不过假使克劳利先生像太阳一样忠实,你也不会希望亨利娶他的女儿吧。"

"当然不会,"这位母亲说。"那总归是一桩很不相称的婚姻。那个可怜的姑娘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

"他甚至连他的面包师的账单都付不起。我总认为阿拉宾把那样一个人安置在霍格尔斯托克那样一个教区,实在是不妥当的。那家人当然在那里不好过日子。"这里说到的阿拉宾是阿拉宾博士,巴彻斯特的教长。这位教长和这位副主教有亲戚关系,两家来往甚密。

"目前终究只是一种谣传,"格兰特利太太说。

"福瑟吉尔昨天刚跟我讲,他几乎每天都看见她。"父亲说。"我们怎么办呢,格里赛尔达?你知道亨利是多么刚愎自用。"侯爵夫人静静地坐着;注视着炉火,没有对这番问话立即作答。

"这事倒也没什么,不过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母亲说。

"要是他的妹妹跟他说说,作用会大不相同的。"副主教说。对这点格兰特利太太也没话可说;但格兰特利太太的女儿心下却十分明白,她母亲不像她父亲那么信任她。哈特尔托普夫人没有说话,但仍旧坐着,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两眼注视着炉火。"我想你要是跟他说说,格里赛尔达,跟他说他会辱没他家的门庭,他也许会感到羞耻,不再坚持这桩婚事。"父亲说。"他会觉得,他和哈特尔托普勋爵有亲戚关系——"

“我不认为他会对这个有什么感觉，”格兰特利太太插话说。

“我说也不会有，”哈特尔托普夫人说。

“我相信他应该感觉到这点。”父亲说。他们都沉默无语，和炉火相视而坐。

“我想，爸爸，你接济着亨利吧。”哈特尔托普夫人过了一会儿说。

“一点不错，我是接济着——一年八百镑。”

“那么，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他，这钱全看他的行为怎么样了。妈妈，如果你不介意按按铃，我要叫塞西尔，到楼上穿戴一下。”然后，这位侯爵夫人便上楼穿戴去了，约一小时过后，这位少校坐着小马车来了。他也获得同意上楼换换衣服，接下来才要好好儿说说他犯下的大过失。

“格里赛尔达是对的，”副主教在他的化妆室跟妻子说。“她说话总是说在点子上。像格里赛尔达这样明辨曲直的年轻女人，我还真没遇上过。”

“不过你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真会停止接济亨利吧？”格兰特利太太也在穿戴，在她的卧室回答说。

“嗳，我也不知道。作为父亲，我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样一桩婚事的。”

“可是，要是他真的娶了她，不把这威胁放在眼里呢？他要是一旦这样说了，他就会做出来的。”

“那样的话，一个父亲的话等于白说，这父亲还会每年接济他儿子八百镑吗？如果他告诉那个姑娘他要是娶她就会毁掉，那她会阻止他的。”

“我亲爱的，他们和我一样弄不清楚，事隔三个月后你会让步的吧。”

“可我为什么应该让步呢？天哪——！”

“当然你会让步的，而且当然我们应该让那个年轻女人来这儿，还当然应该充分利用这点。”

接纳格雷丝·克劳利来普卢姆斯特德牧师宅邸作儿媳，这想法在这位副主教看来是荒谬透顶，他为此怒火满腔，声调里火药味儿十足，对他心爱的妻子差一点就是人身攻击了。由于他还没穿戴齐备，

便站在这两间屋子的过道里，在那里对他妻子大声嚷叫他的各种保证，说他永远不会让自己陷进像她建议的那样一种低贱的深坑中。“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点，如果她果真来了，我将躲得远远的。我永远不会在这里接待她。你乐意，你接待好了。”

“可这正是我不能做的。要我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早会立即阻止这事的。”

“我似乎觉得你要想给他鼓劲吧。一个不过十六岁的孩子呀！”

“我听说她十九岁了。”

“她要是五十九岁又怎么样呢？想一想是什么把她养大的吧。想想那样的话，克劳利一家就永远会是我们这家的常客，一齐来辱没我们！”

“我不知道他们有过什么辱没人的地方。”

“你以后会知道的。全郡都知道这二十镑钱的事情了。看楼上那个亲爱的姑娘，她一直是我们借以宽慰的。你认为她和她丈夫应该在我们的餐桌上碰上格雷丝·克劳利这样一个女子吗？”

“我想这不会对他们有一点危害的。”格兰特利太太说。“不过这样的机会也不会有，你没看格里赛尔达的丈夫从来没有来过咱这里。”

“他前年来过这里。”

“可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厌烦过一个男人呢。”

“那么你更喜欢克劳利一家，我看。这就是你从埃莉诺那儿学来的东西吧。”埃利诺是那位教长的妻子，是格兰特利太太的妹妹。“我把阿拉宾弄到这个教区来，这让我后悔无穷了。”

“我从来没有要你把他弄来，副主教。可是，他向埃莉诺求婚时，谁都没有你高兴。”

“够了，长短就是这样了，我今晚要告诉亨利，要是他不听劝阻非和这个姑娘结婚，他就别再打算我接济他了。他每年大约有自己那六百镑钱，要是他愿意自己闯荡，那他最好到法国南方去住，或者去加拿大，或者爱去哪儿去哪儿。他就是别到这儿来。”

“我打心眼儿里希望他别娶那个姑娘。”格兰特利太太说。

“他最好别娶。天啊，他最好别娶！”

“可是，如果他硬娶，你将是第一个原谅他的。”

听了这话，这位副主教砰然把门拉上，去盥洗了。此时此刻他很生他妻子的气，但他对这样的生气早已习以为常，也十分清楚这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他没有因此而不高兴。副主教和格兰特利太太现在为夫为妻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吵过架。他对妻子的判断顶礼膜拜，对妻子的品行心中信赖而嘴上不说。她至今从来没有冒犯过丈夫，或者让他后悔当初不该娶她做格兰特利太太。但是，她早已明白她可以靠使唤舌头来发挥一个女人的长处；她这样做了——结果也有让丈夫不舒服的时候。就眼下这事来说，他比往次更恼火，这是因为他觉得妻子兴许又是正确的。“这事到时确是丢脸的，我死也不会再看见他了。”他心里想。但就在他这样想的当儿，他知道自己没有这种气质和力量，驱使自己长久地跟儿子争吵下去。“我死也不会见她——死也不会，死也不会的！”他跟自己说。“就像他在他妹妹家会有的那样的开端一样。”

格兰特利少校在生活中曾是个一帆风顺的人——美中不足的是他孩子在婚后十二个月生下来几个小时后，孩子的母亲离开了人世。他早年在印度服过役，并光荣地佩戴上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①。后来，他娶了一个有些嫁资的小姐，并在他自己家和他妻子的一致建议下，脱离了军队的现役生活。他在自己父亲的郡里置了一块小地盘，然而他为了妻子生活舒适置办的这块地盘，妻子却没来得及看见就去世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在那里住下，打打猎，种点地，在那一带混出点名堂来，并十分成功地维护了格兰特利这个好姓名，直到——哎呀——他垂青于格雷丝·克劳利，这名声似乎也挺好。他妻子去世才两年，至今他还不满三十岁，他要是续弦，没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妥的。实际上也真的没人有什么非议。他父亲早已暗示过他应该再娶，还很大度地悄声说，要是少校目前的收入需要多少增加一些，他会尽力而为的。“攒它有什么好处?”主教酒足饭饱后慷慨地说。“我只是为你弟弟和你自己攒几个。”他弟弟是个牧师。

少校的母亲劝他尽早续弦的心情更强烈。“我亲爱的亨利，”她

① 一种授予有杰出功勋的军人的奖章。

说。"你只会岁数越拖越大,青春却是一去不复返的。至于这可爱的小伊迪丝,小姑娘家,她根本不能算作妨碍。你知道查尔迪科特斯那两个姑娘吗?"

"什么,索恩太太的侄女?"

"不,她们不是索恩太太的侄女,是她的堂妹。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相貌出众;——说到钱——!"

"可什么出身呀,妈?"

"一个人不能把什么都占全呀,我亲爱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倒喜欢什么都有或什么都没有。"少校说着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这时他想起了格雷丝·克劳利——想起格雷丝·克劳利没有钱,没有显贵的出身,甚至相貌也不出众——格兰特利太太说的最起码的一点——连一个贵小姐应有的普通教育都没有受到过,这可是太糟糕了。埃米莉的教育无可挑剔,有人算过一笔账,到她出嫁那天,她少说也趁两万镑钱了。

对做母亲的来说,这种失望是更加失望的,因为她早已作了打算,在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小姐身上下过功夫;按她的想法,她一开始就看准了她的成功之路——尽管她儿子一直跟她说那些看不起人的话。索恩太太的家在查尔迪科特斯——或者说那是索恩大夫的家也许更合适,因为索恩大夫是索恩太太的丈夫——在巴赛特郡那是当时最令人惬意的住宅。索恩大夫宾客盈门,花钱随心所欲,是为人少见的。郡里的名门望族,帕利泽家和德库西家,勒夫顿家和格雷沙姆家,无疑是更为阔气堂皇的,其中有的也比查尔迪科特斯的索恩家更趁钱——一如他们被人们区别于"乌拉索恩的索恩一家"那样;但是那些大门大户的人没有谁万事如意,广泛交际或生活得无拘无束,就像这位大夫和他妻子那样。当查尔迪科特斯这所非常古老的乡下别墅碰巧落入他们手中,进行重新布置,重新装饰,重新开辟花园,重新装上暖气和重新修建温室时,郡里许多人对这家另眼相看了。尊贵的勒夫顿老夫人先开了这种先例,事后感慨万分——不过当她的儿子和儿媳突然离去时,她没有把她的感慨说出来,并且心甘情愿地对大夫的妻子大加奉承。格兰特利家过去躲得远远的,这毫无疑问受了乌拉索恩的莫尼卡·索恩小姐这位亲密无间的朋友的部分影响;莫

尼卡·索恩小姐是那座十分古老的学校的一个女士,虽然人品高贵,心地慈善,却不能容忍一个硬闯进来的索恩太太在这个郡享受名誉和荣耀;她除了那点阔气什么都不是,压根儿连个祖先都没有。莫尼卡·索恩小姐坚持下来了,而格兰特利太太却往后退却;一旦往后退却,便发现索恩大夫,索恩太太,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和查尔迪科特斯别墅统统算在内,都是十分迷人的。少校随格兰特利太太曾经去过那里,并对那里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和邓斯特布尔小姐还有了一些爱情上的小小接触;索恩太太兵来将挡,应付裕如,似乎对这点感到十分满意。这是格兰特利太太跟她儿子提叙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的名字以后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前,她从未听说一丁点有关儿子对格雷丝·克劳利想入非非的传言;因此,她确实理所当然地希望——简直是盼望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会成为她的儿媳妇;又由于这层原因,当克劳利家这个吓人的危险信号最初在她眼跟前冒出来时,她就比别的人感到更加愤愤不平了。

第三章　副主教的威胁

在这牧师住宅的聚餐会上，除了格兰特利全家，没有外人。这位侯爵夫人事先写信说她喜欢这样。这位父亲曾建议说，乌拉索恩的索恩一家，是老朋友了，可以邀约来；还有格雷沙姆家；又由于老勒夫顿夫人是格里赛尔达早年的亲密朋友，他业已答应尽力把这位老夫人请到这牧师住宅来。然而，哈特尔托普夫人却更愿意安安静静地见见她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她哥哥亨利，她会高兴会会面，并希望和他约定好到哈特尔伯里，她丈夫在施罗普郡的住所，小住些日子——不过，至于后面暗示的这事，我们马上会知道，和克劳利联姻这事提起后，就没有进一步说起。这个女儿在和她父亲提出的要求里，还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她被叫回家来，可别碰上她外祖父，她母亲的父亲，哈丁先生，巴彻斯特的一个牧师，眼下已到了年老体弱的年纪。——"爸爸总是来不了，"格兰特利太太说。"可我想——我一直想——"说到这里她欲言又止了。

"你父亲有时行径古怪呀，我亲爱的。你知道我自己是多么喜欢他到这儿来的。"

"这没什么，"格兰特利太太说。"咱再别提这事了。当然，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我听说这孩子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极本分，我看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然后，格兰特利太太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哭了一鼻子。进餐前关于克劳利一家的话题没有跟少校提起，怕惹人扫兴。他在客厅里见到了自己的妹妹，还被允许在她那高贵的脸颊上吻了吻。"伊迪丝挺好吧，亨利，"妹妹说。"挺好挺好；小邓贝罗勋爵也挺好，我想？""谢谢，是挺好；挺好的。"接下来这兄妹俩好像没更多的话可说了。少校对那个高贵的家庭从来没有打听过什么，或者也许是要让人看上去他意识到一个侯爵夫人的光辉了。格里赛尔达听到的那种奉承话，全出自她父亲之口，因此，她不知不觉地开始认为，她父

亲比起这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要有教养得多，生来就更适合到本人已经高升上去的那个神圣的圈子里去。我们用不着多关心这顿晚餐，那是件枯燥的事情。格兰特利太太完全按照她女儿如果嫁给邻近某个大财主的儿子所举行的宴会的规格，尽力来操办；但是，她自己还是觉察到了那种努力，觉察到了一种产生过失败的努力这一事实。这位教区长的仆人们接待这个家的姑奶奶时有一种特别的惧怕，这位侯爵夫人自己走动，说话，吃也好喝也罢，都带出一种冷冰冰的高贵做派；我认为这做派已经成了她的第二种本性，不过正因为这样就更咄咄逼人。甚至这位副主教，本来能够享受他妻子极不喜欢的某些东西，这时看到餐后就剩他和儿子也不禁有了一种顿觉轻松的感觉。他看到儿子起身去给他母亲和妹妹开门时顿觉轻松，却同时意识到他面前摆着一个更难对付和很可能是最可怕的差事。他这亲爱的儿子亨利不是一个容易谈得来的主儿，说话的分寸过头或不够都会坏事。他有自己的意志，也正因为有意志，他才能在年轻时栽了年轻人容易栽的跟斗后仍是一帆风顺的——他父亲要为父的威严时，他从来吃他的——到现在还不会屈身俯就，甘拜下风。“亨利，”副主教说。“你在喝什么呀？那是三四年的葡萄酒，可那玩意儿徒有虚名。还要我叫人另取一瓶吗？”

“我喝它就成，老爷。我只喝一杯就够了。”

“我还要喝两三杯红葡萄酒呢。不过你们年轻人变得极注意节制饮酒了。”

“我进餐时还喝酒了，老爷。”

“你瞧瞧，格里赛尔达看上去多么称心如意哪。”

“是的，她是这样。女人阔气时总是容易称心如意的。”那么，格雷丝·克劳利穷得成了穷困的代名词，要是他儿子卖傻娶了她，仍旧摆脱不了穷困，她看上去又会如何呢？这就是这位副主教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念头。“我不多想阔气不阔气的，”他说。“不过，一个绅士的妻子或一个绅士的女儿，总得有足够的钱维持她生活中的地位才好吧。”

“你这话，老爷，对任何人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对的。”

“你知道我话中的意思吧，亨利。”

“这我可没太大把握，老爷。”

“也许我还是马上说明白了好吧。你母亲和我听到一个流言，我们听后有一阵子并不相信，可它哪怕是传闻，它还是让我们觉着不是味儿。人家说一个住在西尔弗布里奇的年轻女人，你越来越对她倾心了。”

“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应该向西尔弗布里奇的一个年轻女子倾心吗？——虽然我一心希望我可以倾心的任何年轻女人，多会儿也值得称为年轻的女士。”

“我也这样希望；我也这样希望。我真这样希望啊。”

“我以后就指望这么些，老爷；不过比这多了我也不敢指望呀。”

副主教朝他儿子的脸看去，心不由得直往下沉。他儿子的话音和眼睛似乎告诉他两件事情。它们似乎告诉他，首先，关于格雷丝·克劳利的传闻是真实的；其次，少校下决心不让别人谈论他的愚蠢行为。“不过你还没有跟任何人订婚，是吧？”副主教问道。这儿子最初什么话也没说，然后做父亲的又把这个问题重问了一遍。“考虑到咱们双方的身份，亨利，我觉得你要是订了婚，你应该跟我说一声。”

“我没有订婚。要是我订婚了，我自然应该首先找机会跟你或跟我母亲说的。”

“感谢上帝。现在，我亲爱的儿子，我可以把话说得明白点了。我听说其名字的那个年轻女人，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牧师克劳利先生的女儿。我早知这中间不该有什么事的。”

“可这中间还真有点事，老爷。”

“这中间有什么事呢？别老是跟我绕弯子说话，亨利。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这样的话题上用这种方式盘问下去，这真够让人作难。你听说那个流言没什么内容，谢天谢地不知怎么表达自己才好，我听了只好阻止你说下去，因为要不然，你以后很可能会说我欺骗你了。”

“不过你的意思不是说要娶她吧？”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保证自己不那样做。”

“你这话是要让我明白，亨利，你和克劳利小姐相爱了吗？”接着，

谈话又中断了，副主教这时一直在等待回话；但是少校却始终没有开口。“我可以猜想，你打算娶一个很可能没有受过一个女士教育的年轻女人为妻，不惜降低你自己的身份吗？且不说这件事的轻率之处；且不说她自己没有财产；且不说你不得不维持一个深陷贫困之中的大家庭；且不说那位做父亲的债务和人格，这个人，就我所知，这时正被人家非常严肃地怀疑犯有——犯有——犯有——恐怕我只好称为不折不扣的偷窃行为。”

“不折不扣的偷窃行为，的确，如果他犯了罪的话。”

“这一切都不在话下；可是，看看那个年轻的女人自己——”

“她根本是个受过最好教育的姑娘，我能碰上她是我三生有幸。”

“亨利，我要求你待我老实点儿，还有这个权利吧。”

“我是老老实实对待你的。”

“你有意思向这个姑娘求婚吗？”

“我想你没有任何权利向我提这个问题吧，老爷。”

“不过我有权利告诉你这点，如果你真要辱没你自己和我，那我自认为有必要从你那儿撤回由我——我——我的不断接济所转化的一切赞助。”

“你是要让我明白，你将中断给我的收入吗？”

“的确我应该中断。”

“那么，老爷，我认为那样的话你对我的行为再残忍不过了。你当初建议我放弃我的职业的呀。”

“可并不是为了你娶格雷丝·克劳利。”

“在这样的婚姻问题上，我说我有我这个年龄的行动自由的权利吧。克劳利小姐是个女士。她父亲是个牧师，和我的父亲一样。她父亲最亲密的朋友是我的姨父。除了她家境贫寒，她是绝对无可挑剔的。我认为，这样的残忍行为由做父亲的做出来，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说过呢。”

“够了够了，亨利。”

“我努力按你的教导尽本分，老爷，一贯这样；我母亲方面也一样。你要是高兴，你可以这样对待我，但这不会影响我的行为。你要是喜欢，明天就可以中断我的津贴。我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去向克

劳利小姐求婚,不过我明天上午就要这样做了。"

这下的确太糟糕,这位副主教扫兴极了。他内心深处实在不是个残忍的人。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儿女。如果这桩令人不快的婚姻真要成了,他毫无疑问完全会像他妻子早已断言的那样去做。他不会扣除他儿子的收入的半个子儿;而且,尽管他不断跟自己嘀咕说他要中断接济,可他知道他自己的心里没有力量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他在金钱问题上是个大手大脚的人——不喜欢贫困并不等于不能解囊相助——就是为了他自己起见,他也忍受不了见不到儿子的痛苦。但是他太想行施一下威胁付诸实践时会给他的那种权力了。"亨利,"他说。"你对待我太恶劣了,十分恶劣。我操心的事情总是为了我儿女的利益。你认为克劳利小姐配做楼上那个可爱的姑娘的兄弟媳妇吗?"

"我的确这样认为,她配做世界上任何别的可爱的姑娘的兄弟媳妇;美中不足的是,格里赛尔达不怎么聪明,她很难理解比她聪明的克劳利小姐的人品。"

"格里赛尔达不怎么聪明! 老天爷!"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由于少校没说话的意思,这位父亲又接他的话茬儿说下去。"请,请想想我的种种愿望吧,还有你母亲的。你目前还没有受什么约束。还有时间好好想想我们。如果我看到你娶了我们在这儿可以列举的任何女人,我会把你的收入增加一倍。"

"我有原来的就足够了,只要你让我听明白那笔收入没有被反复无常地抽掉的话。"主教心不在焉地把杯子添满,一门心思想着下一步说些什么的当儿,往口里呷着酒。也许此时此刻他最好什么也别再说了。然而,这位少校管不了那么多,硬是把问题提出来了。"我可以理解为,老爷,你的威胁已经收回,我的收入仍旧分文不少吗?"

"什么,条件是你仍跟那个姑娘结婚吗?"

"是的,老爷;如果我娶克劳利小姐为妻,我的收入还会继续归我吗?"

"不,那不会的。"接着,这位父亲猛然站起身,把手里的酒杯气呼呼地往后一推,二话没说便离开座位进了客厅。当天晚上,这教区长宅邸的气氛十分阴沉。这位副主教时不时跟他的女儿搭讪几句,他

的女儿极其简练地回答着他。少校郁郁不乐地独自坐着，没和任何人说话。格兰特利太太心下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知道此时此刻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恢复这家庭的和谐气氛；因此她坐在火炉边织毛线。十点钟整，他们都上床睡觉去了。

"亲爱的亨利，"这位母亲第二天早晨跟他儿子说：："多想想你自个儿，想想你孩子，也想想我们，然后再采取你生活中的任何重大行动。"

"我会的，妈妈，"他说道。然后他走出屋子，穿上他的晨衣，坐进他的小马车，驱车到西尔弗布里奇去了。自从昨天夜里爷儿俩在餐厅分手，他没有跟他父亲说过话。他起身走时，那位侯爵夫人还没有下楼来；但是到了十一点她用了早餐，十二点钟也被人接走了。可怜的格兰特利太太从她儿女的来访之中，真的没有感到多少快乐。

第四章　牧师在霍格尔斯托克的住所

克劳利太太这次拜访沃克先生，那位代理人，是从霍格尔斯托克步行到西尔弗布里奇去的，却破格儿被那位先生用他妻子的小敞篷马车送了回来。她回家带给丈夫的消息是非常严重的。那些治安官下星期四就要审理案件了——眼下已是星期五——克劳利先生最好届时到他们面前去回答索姆斯先生提出来的控告。他会接到传票，去不去由他自己来决定。沃克先生和克劳利太太十分亲密地商讨了许多要点，在谈起这些要点时沃克先生费了很大脑子来遣词造句，极有分寸地照顾到这位可怜的太太的感情，但同时又非常明白地向她转达了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克劳利先生自己去，还是一定派一名警察去叫他？那些治安官已经签发了传讯他的许可证。这已既成事实，但他们已和沃克先生达成协议，鉴于没有合适的理由预料那位牧师先生怀有任何逃跑的念头，这位律师可以使用他可以想到的种种温和的手段确保那个牧师出庭。克劳利太太敢保证说他到时会出庭吗？克劳利太太还真的大包大揽，保证她的丈夫到下星期四准时出庭，否则，她会在下个星期早些时候送过消息，声明她没办法保证他出庭。如果那样的话，这就是说警察必须出面了。然后，沃克先生建议说，克劳利先生最好请一个律师。说到这点，克劳利太太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沃克先生的脸，求他承担这个职责。他当然只好解释说，他已经被另一方雇用了。索姆斯先生已经说准要他帮忙，而且虽然他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减轻这个家庭的痛苦，可无奈他不能放弃他已经承诺的这一职责。但是，他提出了另一个代理人的名字，接着用他妻子的马车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送回家。“我担心那个不幸的人是有罪的啊。我担心他是这样的。”沃克先生打发走那个来访者后没过十分钟便跟他妻子说道。

克劳利太太没有让车把她送到自己家的花园门口，而是叫马车

停在门前那条路上百十码远地方，她从那里走回了家。这时天气漆黑一团。那是一个十二月夜晚的近六点钟的光景，空气很潮湿，尽管她穿了外套和披巾，但等她到了家还是感到浑身又湿又冷。在这个时候，虽说她很怕自己病倒会给全家增添麻烦，可她不跟自己的丈夫先说几句话，还是不能径直走回她的屋子去。丈夫坐在一进屋的过道的左侧那间起居室里，陪他的还有他们的女儿简，一个快满十六岁的姑娘。屋子里没有光亮，只有炉栅里的炉火闪动着的那点红星。那位父亲坐在炉子的一侧，在一把旧的扶手椅里至少坐了一个小时没有说话了。他的女儿走进走出时想尽力时不时说句话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他一直没有理睬她，甚至不去注意她的存在。克劳利太太的脚步声从门边传来时，简正跪在火炉前，一只手搭在他父亲的臂上。她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父亲的手里边，但他不曾觉察到女儿的这一用意，可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妈妈到底回来了，”简说道，在她母亲进屋的当儿站起身来。

“你们就一直待在黑地里吗？”克劳利太太问道，尽量不让话音带出愁闷的腔调。

“是呀，妈妈；我们一直待在黑地的。爸爸在这儿。啾，妈妈，瞧你身上湿成什么样子了！”

“可不是，亲爱的。天下起雨来了。从厨房拿灯来，我一会儿就到楼上去。”然后，等简一走开，这位妻子摸黑向她丈夫的身边走过去，和他说话，“乔赛亚，”她说。“你不打算理我了吗？”

“我说什么好呢？你到哪儿待着去了？”

“我一直在西尔弗布里奇待着的。我去找沃克先生去了。他，不管怎样说，倒是蛮和善的。”

“我不想要他的和善。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和善。我相信，沃克先生是个代理人吧。和善，没错儿！”

“我是说会体谅人。乔赛亚，遇上这种麻烦了，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吧。我们过去像这样深重的别的麻烦不都对付过来了。”

“可是，没有哪样麻烦像这个一样会把我压垮。罢了；我还有什么高招呢？我要去坐大牢——今晚吗？”这时，他的女儿拿着一枝蜡烛返回来了，这位母亲没有马上搭话。这是一间简陋、寒酸的屋子。

不知多会儿，地上的毯子就没影儿了，那是他们当初来霍格尔斯托克时铺上的，说来已有几十个年头了，不过即使那时它也不是全新的。眼下除了炉边还留着那条地毯的一块可怜的碎片，什么也没有了。屋子中央有一张曾是很大的桌子；但桌顶有一边完全没有了，另一边严重地向地面倾斜着，桌腿也露出一副十足的老相。屋里另有两三张比较小点的桌子，但它们都靠墙放着，以防它们自身的力量支撑不住而倒在地上。这屋子较远的一头摆着一件古色古香的家具，惯有"爸爸的秘书"之称，克劳利先生多少年来就一直坐在它旁边写他的布道，和从事所有他在这所住宅里做过的事情。远在上个世纪什么时候，那个制作它的人，意在把它当做保存家庭信件的物件使用，是这住所某个家长保存最隐秘物件的地方。但是到了克劳利先生的手中，它从来就没有上过锁；另有不同之处，便是他写字的那小片地方盖着一些折角的书籍，书皮十之有九都已经不见了。那里摆着欧里庇得斯的两卷珍本，一本希腊语《圣约书》，一本《奥德赛》，一本十二开的平达[1] 诗集，还有一个缩印本阿那克里翁[2] 诗集。有半本贺拉斯——卷首的前两卷《颂歌》尚存，《诗论》的卷末部分丢失。有西塞罗的一本小书和恺撒的两卷本《言论集》，装订得非常牢固，经住了时间和克劳利一家加在一起的折腾。这些书全堆放在那位"秘书"身上，另有些别的东西——许多卷奇怪的布道书和类似的书；但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放在顶部，看得出来是最常用的。整间屋子就有一把扶手椅——是把温莎椅，一如这样的椅子惯称的，椅背上为柔软起见垫了个旧垫子；当克劳利先生和妻子都待在这里时，他便坐在这把椅子上，他不在时，克劳利太太坐着它。屋子里有一只旧马鬃沙发——现在几乎全磨出马鬃来了——但就这个，如同那些桌子一样，需要一堵友好的墙壁作后盾。另外，屋里还有五六把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而它们构成了这屋子的全部家具。这样一间屋子，你真不希望会是一位领着牧师薪水的圣公会牧师居住的地方；然而那些知道钱会干什么和钱不会干什么的人们，却会明白一个养家活口

① 平达(？518—？438 B.C.)，古希腊抒情诗人。

② 阿那克里翁(？572—？488 B.C.)，古希腊抒情诗人。

而一年只有一百三十镑收入的人，除了住进这样的屋子，还真没别的去处。只要记住每天消费三磅肉，每磅肉折价九便士，一年下来的费用就要四十镑，你就不难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如此了。面对这样一个家庭，至少要破费二十五镑。五个人的衣服，其中一个无论如何必须穿着一个绅士的衣服，一年到头没有十镑钱置办不起。那么，剩下的十五镑，就得对付茶钱、糖钱、啤酒钱、雇佣人的工钱、教育费、娱乐费等等诸项开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绅士哪里付得起更新家具的钱啊！

克劳利太太在自己女儿面前不便回答丈夫的问题，因此只得另找借口把女儿支出这间屋子。“简，亲爱的，”她说。“去把我的东西拿到厨房，我要在火边换上它们。我一会儿就到那儿去，我还有几句话跟你爸爸说。”这姑娘转身走了，克劳利太太这才回答她丈夫的问题。“没有的事，我亲爱的，没有你进监狱那一说。”

“不过会有的。”

“我答应下来，你下星期四十二点到西尔弗布里奇的治安官面前对质去。你会去的吧？”

“会去！你是说，我推测，我一定得去那里吧。有人来叫我吗？”

“没有人来的。只要你一口答应你准时去那里就行。我已经替你答应下来了。你会去的；不会不去吧？”她探着身子站在他跟前，半拥抱着他，等待着回答；但是好一会儿他没有回话。“你会跟我说你将去做我已经替你承担下来的事吧，乔赛亚？”

“我想我更愿意让他们来带走我。我认为我自己不会去的。”

“要一个警察到这教区来带走你！沃克先生已经答应说，他会派他的四轮敞篷马车来接的。他今晚就是用这车送我回家的。”

“我不要任何人的马车。要去我走着去。如果路程远十倍，而我脚上没鞋穿，那我也要走着去。如果我到那里去全按我自己的意愿，我将走着到那里。”

“不过你会去的吧？”

“我在乎这教区干什么？谁看见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受辱受到这地步已到头了。谁都知道这个。”

“没有罪就说不上受辱，”他妻子说。

“谁都认为我有罪。我在他们眼里看出这个了。连孩子们都知道这点，我听见他们在学校里嘀咕了，‘克劳利先生偷钱了。’我亲自听见那个女孩儿说这个。”

“那女孩儿说什么有什么关系？”

“可你还让我坐一辆漂亮的敞篷马车去西弗尔布里奇，好像去参加一个婚礼似的。如果他们要让我去，那他们就像带别的人那样来带走我吧。我会为他们到那儿去的——除非我一命呜呼了。”

这时，简又来了，逼着她母亲去把身上的湿衣服脱掉，克劳利太太和女儿到厨房去了。他们家使唤的唯一女仆，那个小臂总是红红的姑娘被支开了，然后母女俩开始商量怎样才是她们说服那位一家之主的最好办法。“可是，妈妈，事情肯定会顺利的；不是吗？”

“我相信会的。我想也会的。可是目前我还看不出我们的出路哪。”

“爸爸不会做出任何坏事的。”

“不会，我亲爱的，他没有做坏任何事。他只是犯了个大错误，眼下却很难使人家明白，他不是有意讲出那些不真实的事实的。他多会儿也在想别的事情，关于学校的事，他的布道，他记不起来了呀。”

“还想我们家怎么穷困，妈妈。”

“他脑子要想的事情太多，总是忘掉记忆中跟别人打交道的事情。他说他曾经从索姆斯先生那儿得到了这笔钱，当然他就以为那支票准是这么来的。”

“那他到底是从哪儿得到它的，妈妈？”

“哎——我倒希望我知道呀。我可以说，我过去对这住所的每文钱进项都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这张支票的半点情况——它的来历。”

“不过，爸爸以后会跟你说吗？”

“他要是知道就会跟我说的。他以为它是教长给的。”

“你敢肯定它不是吗？”

“敢，十分肯定，这方面的把握还是有的。教长跟我说过他要给他五十镑，这五十镑就对上号了。我亲手掌管它们的。他写信说也是这么回事。”

“这钱不会是那五十镑的一部分吗?”

“不,亲爱的,不是。”

“那么爸爸从哪儿得到它的呢? 或许是他捡到它,事后忘了?”

对这个问题,克劳利太太没有回答。她丈夫发现了那张支票——像简说的捡了起来——这个念头也在简的母亲的脑子里冒出来过。索姆斯先生完全相信他把那个皮夹子丢在了这牧师住宅。克劳利太太始终厌恶索姆斯先生,认为他不近人情,心地残忍,人品卑劣。她倒是毫不犹豫地怀疑他犯了说假话的罪过,或甚至根本是个不老实的人,如果她这样相信就会在她自己的脑子里发现她丈夫拥有这张支票,并和他那方面说的绝对实情完全有办法对上号的话。然而她办不到这点哪。即使索姆斯居心不良,悄悄把那张支票塞进了她丈夫的口袋里,这情况也找不出她丈夫发现那支票就可以花掉的原因啊。她不得不为丈夫寻找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在她自己看来是正当的,到了别人眼里就不是正当的了。他说过索姆斯先生付给他那张支票是那位教长给的。而这点分明又是错误的。她知道,或认为她知道,他,照他那样的情形,像上面这些出尔反尔的事情会做出来的,不过不是有意的。她相信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疏忽,却不能说是说假话——她完全相信她丈夫的脑子不像别的男人的一样多会儿都是正常的。但是相信归相信,她还被迫同时相信,任何情况几乎都可能会有。索姆斯也许是对的,或者他也许丢掉的不是皮夹子,而是那张支票。她很容易假设她能更容易地为自己的丈夫找到开脱的话。如果索姆斯方面的恶劣手段对她的理论是必要的话,那么索姆斯便会马上在她跟前变成一个恶棍——穷凶极恶的。这张支票就这样落到了她丈夫的手中,过了不久,他便以为它是他的朋友,那位教长送他的,这种情况难道不可能吗?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这样能让别人也这样相信吗? 她很有把握,她容易说明她丈夫在各方面都头脑清醒,可是她又会因为他脑子的那种糊涂而无法自圆其说,这又会造成某种误解。不过,如果她自己被迫这样为她丈夫辩护的话,她就又不得不在这样辩护时说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没有能力处理他自己或家庭的事务。在她看起来,她会被迫去证明他要么是个小偷,要么是个疯子。而她心下明白,他两者都不是。他不是个贼,这

在她看来,如同中午的太阳一样清楚明白。她在这个男人胸脯上倚了二十多年,却会不知道胸脯下那颗心的种种隐秘吗?这个男人的整个脑子,如同她跟自己说的,全在她手中捏着。他也许拿了那二十镑钱;尽管这钱不是他的,他却也许拿上去花掉了;可这还不能说他是个贼。也不能说他是个疯子。能传播上帝的福音,能通俗易懂地向无知的人阐明救世主的诺言,能登上一个教区的布道坛,或在一个教区学校为人之师,没有人比这个人的脑子更健全的了。这个人的理智在所有事情上都像流水一样清澈透亮,唯有在对付他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时一塌糊涂。他很有逻辑性——逻辑性之强以至于给他妻子带来数不清的烦恼,而这妻子虽说能明辨是非曲直,却没有什么逻辑思维。他精通希腊语——他女儿深知这点。即使在今天,遇上漫长的冬季晚上他肩上的麻烦偶尔比平时轻松一些时,他仍会用一种甜润、低沉、阴郁的嗓音,给她们背诵英国诗歌,成行地背,成节地诵。用拉丁文和法文写的书,他读起来像念英语书一样流畅,而这是在他放下架子接受了教长家的接济时。这个人的心情也有轻松的时候。就在去年冬季那段时间,他把那首非常著名的民谣《贝特曼勋爵》翻译成了希腊语长短句诗,保持了韵脚和格律,并欣喜若狂地反复诵读,直到他女儿能把它全背下来。当做为上述译诗的酬报一张五镑的钞票从某赞赏的杂志编辑那里来到他手中时——仍是通过那位教长的手——他顿时心花怒放,一时间竟会以为这世界总还是会跟他微笑的。他妻子知道得很清楚,他没有得疯病;但她同时也知道他有心灰意懒的时刻,每逢这时,他的脑子便一塌糊涂,以致他根本不能被认为还分得清他记得什么和忘掉什么了。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向一个法官和陪审团解释清楚,而这样一来他们也许要么说他态度老实,要么说他头脑健全呢?"也许他捡起它,事后忘记了吧。"她女儿跟她说。也许事情真是这样,但她还不能在她孩子跟前承认这么多。

"这是个难解的问题,亲爱的,目前还是这样,有了上帝帮忙,这事以后会弄清楚的。不过有一件事至少是清楚的,那就是你爸爸没存心干过任何坏事。"

"当然我们对这点是蛮有把握的,妈妈。"

克劳利太太在接下来的四五天中遇上的烦恼是很多的，其中最要命的，也许，是星期天的礼拜式，因为这天正好夹在她走访西尔弗布里奇那天和那些治安官开庭之间。到了星期六，他应该准备他的布道；他在星期天要宣讲两篇，尽管他的听众不过是些农场主、制砖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他们还不愿意省掉第二篇。克劳利太太提议要罗巴茨，一个相邻的牧师，找个副牧师来代替一下。罗巴茨是克劳利家的一个热心的朋友，遇上这样紧急的情况，没准儿会自己来的；但是克劳利先生不听这个建议。星期六早上很早就商量这件事，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因为这位可怜的女人为丈夫的麻烦事没明没夜地想；这下倒产生了这种好效果：早餐刚完，他就坐到他的办公桌前，埋头干他的事情，好像他已经忘掉这世界上还发生过别的什么事。

到了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做礼拜那一时刻以前，他到学校里去了，这是他的习惯了；他在那里上课，仿佛他的一切一如往常。一部分孩子没有来，因为听说了他们的老师的不幸，也许还听人说他不会来上课了；对这些旷课的孩子，他十分生气地把他们叫来了。这些可怜的孩子是蹑手蹑脚走进来的，因为他这个人仅靠自己的规律就能让学生不顾他自己的贫穷而服从他的命令。星期天，他向他的教民讲了道，一如他惯有的作风一样：紧凑，明快，一种能抓住这样的听众的心的口才。在那个场合，没有人会从他的语调和姿势以至表情猜测到他会犯任何错误——除了有哪个观察者仔细辨别，才看得出他所使用的更大的注意力和特别紧凑的语言，恰恰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心境。

然后，当这些教堂的礼拜式结束时，他又坐回椅子上，直到那个痛苦的日子到来，就一直没有动一动。

第五章　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

西尔弗布里奇、巴彻斯特以及全郡的看法，分成了克劳利先生是有罪的还是清白的两大派别。到克劳利太太拜访西尔弗布里奇为止，这件事还没有得到过多的讨论。为索姆斯先生说句公道话，他过去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在这件事上向这位牧师施加压力；不过他身不由己，不得不奉陪到底了。那第一张支票找不到时，勒夫顿勋爵已经寄给他第二张支票，补上了这笔钱，这样这个损失就由这位勋爵大人掏了腰包。当然，那第一张支票还在追查，而且当然，克劳利先生到底占没占有这张支票也要调查。当那位老先生宣称说他从索姆斯先生那里接受了这张支票，索姆斯先生被迫进行反驳，并对这样一个声明大加生气。当克劳利先生没过多久又说，那笔钱是他从那位教长手里得到的，而那位教长又表明并非如此时，索姆斯先生则胸有成竹地说，他把皮夹子丢在了克劳利先生府上，不得不继续这一调查。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完全根据这种工作的实质所容许的范围保持沉默。然而，到了那些治安官们集首于西尔弗布里奇那天，这个问题便为全郡所共知，人们的脑子开始发生重大的分化。

全霍格尔斯托克都相信他们的牧师是清白的；可是不久全霍格尔斯托克都又相信他的神经出毛病了。在西尔弗布里奇呢，那些他同人家打过交道的生意人，他欠过人家的钱，至今仍还不清，都扬言说他会是清白的。他们知道这个人的一些人格，不能相信他会是个小偷。西尔弗布里奇的所有夫人太太也确信他的清白为人。在她们看来，这样一个人去偷二十镑钱是子虚乌有之事。“我亲爱的，”大普雷蒂曼小姐对可怜的格雷丝·克劳利说。“在英国这法律健全之邦，没有哪个先生绅士曾被枉加过罪名，只要他两袖清风；你爸爸，没说的，奉公廉洁。因此，你大可不必自寻烦恼呀。”“这事会把爸爸的心弄碎的。”格雷丝说，而且她真的在自寻烦恼。但是，西尔弗布里奇的

先生们却是用更狠心的材料制成的，相信这个人虽然又是牧师又是绅士，却会是有罪的。沃克先生，这位西尔弗布里奇的头面人物，是轻易不会和任何人议论这件事的；可不久，“任何人”构成的每个人全知道沃克先生相信这个人是有罪的。如果沃克先生相信他会是清白的，那么他的舌头是不会闲着的。约翰·沃克，一贯爱取笑他父亲的好脾气，因而对这档事没有什么疑惑。温思罗普先生，沃克先生的搭档，做起摇头派来。除了某些没有结婚的女士，人们轻易是想不到温思罗普先生的；因为温思罗普先生是个单身汉，挺趁钱的。但是凡事有例外，他对这件事却可以略知一二，而他做起摇头派来，明摆着，他这是在暗示犯罪了。坦佩斯特博士，这位西尔弗布里奇的教区长，毫不犹豫地声称他相信霍格尔斯托克的那位教区牧师罪责难逃。作为牧师，没人会像一个兄弟牧师那么对同行极不够尊敬了。在坦佩斯特博士看来，克劳利先生去偷二十镑钱，这事看起来一点不足为奇，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一个人看到他的儿女在忍饥挨饿，”他说，“他还会去干什么呢？他混到像眼下这样一种位置就压根儿不应该结婚成家。”克劳利先生，说什么好呢，早在他领到霍格尔斯托克这份教俸之前就结婚成家了。

勒夫顿夫人有两个——婆婆和儿媳妇——她们这时正一起住在弗雷姆利庄园，即勒夫顿勋爵在巴赛特郡的别墅；她们婆媳俩完全相信克劳利先生的廉洁人品。那位老夫人过去多在牧师中间生活，简直无法相信，我想，任何担任英国教会的牧师圣职的人会犯这种罪。她认识克劳利先生这个人也有些年头了，而且是属于这种女人：不能跟她本人承认任何过去接近过她自己的人会是卑鄙可耻的。她深深地相信那外界才是充满邪恶的，那个世界和她相距太远，她从来没有看见那个世界里的任何东西；但是，那些在她身边的，甚至曾变得跟她十分亲近、或者甚至受到过她尊敬的人，却仿佛在她的想象中是圣人的化身。他们既然被引进了这个核心集团，那么就不能随便被开除出去嘛。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认为凡是她不知道的就都是邪恶的，凡是她知道的就都是美好的；由于她确实知道克劳利先生其人，就十分有把握他没有偷走索姆斯先生的二十镑钱。她也认识索姆斯先生；这样一来，这下就凭空添了一个需要澄清的奥秘，这点正

是她非常着急的。那位小勒夫顿夫人也同样深信不疑，而且兴许对这样的深信不疑另有更充分的理由。事实上，她比这个郡的任何人都更熟悉克劳利先生这个人，也许只有那位教长除外。那位小勒夫顿夫人，现在的勒夫顿勋爵的妻子，曾经在克劳利先生的住宅住过，身置克劳利家的贫困之中，像他们生活的一样生活，在一场攸关克劳利太太性命的大病中护理她；那位小勒夫顿太太相信克劳利先生——一如克劳利先生同样相信她一样。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亲爱的，”那位老夫人跟她儿媳妇说。

“根本不可能，我的太太。”这位老孀妇总是被她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妇称呼“我的太太”，只有在她被孙男孙女叫“老祖宗”时，她女儿和儿媳才改改口。“想想我多么了解他吧。说什么证据也没用。没有证据会使我相信这事。”

“我也一样，我认为这样一种传说会被人四处张扬，是莫大羞耻的事。”

“我捉摸是索姆斯先生把握不住自己吧？”这位小夫人说道，她从个人角度来说是极不喜欢索姆斯先生的。

“勒多维克说他只是尽了他不得不尽的责任。”这里提到的勒多维克就是勒夫顿勋爵。

这场对话发生在早晨，但到了晚上，那件事又在这弗雷姆利庄园提叙起来。罗巴茨先生，本教区的牧师和小勒夫顿夫人的哥哥，和他妻子也在这大庄园用餐，于是这三位太太众口一辞说她们完全相信这传闻有讹。但是，等到三位太太离席只剩下勒夫顿勋爵和罗巴茨先生时，这种确信无疑的气氛就松弛了许多。“天哪，”勒夫顿勋爵说。“我真不知道对这件事作何感想。我倒打心眼儿里愿意索姆斯不曾对这事说过什么淡话，而且希望那支票成为过眼烟云。”

“那是不可能的。银行的人找到他头上，他只好把这事应承起来。”

“他当然只有这样，可我遗憾情况是这样子。我活了大半辈子，算没本事看出来那张支票是怎么到了克劳利手中的。”

“我估摸它一直失落在那住所，克劳利后来就以为它是他自己的了。”

“可是，我亲爱的马克，”勒夫顿勋爵说。“别怪我说这话是一派胡言。一个穷人会把另一个人的财物认作他自己的，这话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会因为犯了这个错误送他去坐牢呢。”

“我希望他们别把克劳利送到监狱去。”

“我也这么希望；可是陪审团是干什么吃的？”

“那么说，你认为这事会提交一个陪审团吗？”

“不错，”勒夫顿勋爵说。“我看不出来那些治安官会有什么法子阻止他们自己判他的刑。这案子，谁来参与都会希望，只要案件本身许可，则会放过去了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调查的情况，只要你看到了，就一定要说这定是个提交陪审团审议的案子。”

“我相信他一时糊涂了。”这位兄弟牧师说。

“就我所知，他脑子总是有毛病。”勋爵说。“我个人始终不熟悉他。你熟悉吧，我想？”

“欸，是的。我知道他。”接着，弗雷姆利的这位教区牧师沉默起来，一副心思忡忡的样子，他自己与克劳利先生的一次会面的印象在他脑海里泛起。那一次，大水就要淹过他的头顶，是克劳利先生帮了他的忙。当这两位先生又见到那三位太太时，他们把各自的疑虑装在肚里了；因为在弗雷姆利庄园，就像目前所居住的，女性的声音和影响左右着来自男性方面的声音和影响。

在巴彻斯特，那个克劳利一家生活于其中的郡的大教堂所在地，人们的看法对克劳利先生极为不利。在巴彻斯特镇，普劳迪太太，主教的妻子，是个左右舆论的人物，从根本上相信这个人是有罪的。她这一辈子可没有少和牧师打交道，这无疑是她身为一位主教之妻的结果；巴彻斯特的许许多多的夫人太太由于生性软弱，愚昧无知，满以为一个身负圣命的牧师不会成为一个贼，而普劳迪太太就没这种缺点。她打心眼儿里憎恨老勒夫顿夫人，老勒夫顿夫人恨她也恨到心眼儿里去了。普劳迪太太逢人就会说，勒夫顿夫人是个妄自尊大的老白痴，勒夫顿夫人则会见人就说普劳迪太太是个俗不可耐的悍妇。在巴彻斯特这所宅邸，上上下下谁都知道弗雷姆利庄园这家人对克劳利先生十分和善，仅此一点就足以促使普劳迪太太相信了，这位主教就必信无疑了。“这是本主教管区的莫大耻辱，”主教说，头摇

来摇去，坐在他书房的炉火旁拍打他的围裙。

“废话！”普劳迪太太说。

“可是，我亲爱的——一个领着教俸的牧师啊！”

“你一定要弄走他；没说的，不管他宣判无罪还是有罪，你一定要对他毫不徇情。”

“不过要是宣判他无罪，那我可不能弄走他，我亲爱的。”

“不，你能弄走他，要是你坚定不移的话。而且你一定要立场坚定。自打他来到这里，总是厚颜无耻地欠人家一屁股债，这事不是真的吗？那些从他那里讨不回账的生意人一直写信来打扰你，这事不是真的吗？”

“那是那是，我亲爱的，一点不假。”

“这种事还要继续下去吗？他不能像所有别的牧师那样到这宅邸来，这是因为他没有进这个门坎儿穿的衣服。我在那些小路上看见过他，我有生以来可从没有见过那样一个人物！约翰要是不跟我说，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人是牧师。他对这主教管区来说是个耻辱，他必须离开这里。我敢肯定他犯了罪，我希望他将被判罪。有罪人难逃法网，谁都有这样的愿望。不过，要是他漏网了，你一定以那些债务为理由扣押这份教俸。这笔收入足可以找到一个好样的牧师。瑟姆布尔就是个合适人选。”对这番长篇演说，主教没有再作回答，却一个劲地点头，轻轻拍打他的围裙。他知道他不能完全按他妻子所说的去做；但是，如果可怜的克劳利最终证明罪责难逃，那么，这事相对来说倒也没什么难办的。

“这事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我们应该当心脚下才是，我亲爱的，”主教说。

“这话听起来都好，”普劳迪太太说。“不过当心别人的脚下，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这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那是，我亲爱的，那是。”克劳利先生所谓犯罪一事，在这主教府邸讨论的调子，就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听过副主教格兰特利府上对这个问题的反响了。随着日子的流逝，随着别的消息传来，过去听到的那些传闻得以证实，这位副主教觉得他自己不能不相信这个人的罪名了。他儿子打算跟格

雷丝·克劳利结婚使他惴惴不安，这又加深了他的信念。格兰特利在这个世界上过去是万事如意的，他随时随地都能够向世人显示一个人功成名就时才会有的那种毫不掩饰的派头。但是他仍有软弱的一面，深怕有什么倒霉的事情轮到他头上，毁掉这万事如意的局面。他很富有。他心爱的妻子过去对他来说没说的，夫唱妇随。他的名誉在这牧师圈子里颇受尊重。他这大半生过得心顺，和身边那些最上层的绅士们平起平坐。他唯一的女儿结了一门光宗耀祖的婚姻。他的两个儿子目前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混得不错，这不光指他们的幸福，也包括婚姻，社会地位也不例外。然而，如果他儿子最后娶一个判刑的贼的女儿为妻，这下会一落千丈到何种程度！普劳迪一家会如何为他幸灾乐祸——那早已被哈特尔托普这桩婚事的成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普劳迪一家；那些云集在巴赛特郡的低教会派的副牧师们会如何眼看着他惊慌失措而交头接耳，津津乐道啊！“可是我们干吗要说他犯了罪呢？”格兰特利太太反问道。

“他在众人眼里是不是有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要紧的，”副主教说。“可要是亨利娶了那个姑娘，我的心准会操碎的。”

但是，除了克劳利这家人自己，这件事对谁也不像对这位副主教的儿子那样会招来无穷的焦灼不安。他跟他父亲说过他没向格雷丝·克劳利求婚，他说的是实话。不过，生活中常有的事情是，用直截了当的术语这样提议的情人，实际上已经说在先做在头，而这样的提议只不过是一笔成交生意必不可少的尾声而已。不管怎么说，格兰特利少校和克劳利小姐之间的情形是这样的，而且格兰特利少校也向自己承认，事情确是这样的。他同时还向自己承认，就格雷丝本人而言，他丝毫没有退缩反悔之意。他父亲和母亲在这事上会说的那些话，他当做了耳旁风。可是，非把自己系在一个判罪的小偷的家庭上，这能是他的职责吗？他由于结下这样一门亲事而辱没了他父亲、母亲和妹妹，这样做对吗？他有一颗凡人之心，克劳利家的穷困潦倒不会使他往心里去多想。然而，他在一个犯人的坏名声面前却踌躇不前了。

第六章　格雷丝·克劳利

前面早已说过，格雷丝·克劳利这时正和在西尔弗布里奇主持一所女子学校的两位普雷蒂曼小姐住在一起。比普雷蒂曼姊妹更宽厚的女士从来没有主持过这样一种学校。那位妹妹丰满，有朝气，漂亮，而且看起来总是一副与人为善的样子。另一位则长得非常单薄，非常瘦小，而且有点病病歪歪的样子——她视力也很弱，时常遭受头疼的痛苦，因而，人家一般认为她在教学生课方面不能承担很重的任务。但是，大家又一般认为她是动脑子出谋划策的，在巴赛特郡比任何别的女人都知道得多，普雷蒂曼氏教学计划全来自她的脑子。据那些非常了解她们的人说，她妹妹的好脾气在她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说她是女教师中最慈爱、最亲切和最富有良心的女子。这说的是安娜贝拉·普雷蒂曼小姐，那位做姐姐的；这话或许还有一层意思：她人品贤淑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没人看见她走出过她自己的住宅。她连教堂也不能去，因为室外的空气会带来神经痛。因此，她在世人眼里品格高尚，也许部分原因就是她的默默无闻。安妮·普雷蒂曼小姐，那位妹妹，倒是经常外出去参加茶会——只要向她发出邀请的聚会都一概参加；而且素以偏爱重油蛋糕和甜食而闻名。由于跟外界接触过多，她就变得平常了，她的人品受到的尊敬，远不如她姐姐的那么高。有些人用心极不良，放风说她想嫁给温思罗普先生；不过关于未婚女子进入交际界不尽是传递这样的故事吗？只不过在西尔弗布里奇，所有这样的故事都特别爱提及温思罗普先生罢了。

克劳利小姐目前和普雷蒂曼姊妹住在一起，在学校里帮他们的忙。自从按事情的正常趋势格雷丝应该离校那时起，这一安排已经过去十二个月了。这中间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也没有说清楚格雷丝就待下去不走了。她是应聘来顶替一个监督人的位置，最初说的是

一个月，然后又是一个月，然后又多出两个月来；当那位助理回校时，普雷蒂曼姊妹觉得多挽留格雷丝一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她们安排得非常精心，让西尔弗布里奇的上流社会明白，格雷丝·克劳利是她们的客人，而不是学校的教师。“我们不给她开工钱，这类东西一概没有，”安妮·普雷蒂曼小姐说；不过，这一声明根本是不真实的，因为在那四个月中，每月规定的薪金都如数付给她了；此后，安娜贝拉·普雷蒂曼小姐两次把格雷丝叫到她的小屋里——这位小姐处理着学校的所有金钱问题——简明扼要地说几句，把一个小纸包儿塞到格雷丝的手里。“我知道我不该要这个，”格雷丝曾经跟她的朋友安妮说。“要是我不在这里，我这位置也用不着别人来代替。”“胡扯什么呀，我亲爱的，”安妮·普雷蒂曼回答说。“这是我们在这世上办得最舒心的事。你应该把自己打扮得讨人喜欢，你知道，只是为他起见。所有的绅士都喜欢这点。”接着，格雷丝生起气来，发誓说她会把这钱再还回去的。然而，我想她还是按她自己所知道的把自己打扮得讨人喜欢了。从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出，普雷蒂曼姊妹一向是十分赞同格兰特利少校的殷勤的。

但是，关于那张丢失、找到并追查到克劳利先生手中的支票这件可怕的事件冒出来时，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再没有跟格雷丝·克劳利提叙格兰特利少校的任何情况。这倒不是她认为克劳利先生犯了罪，而是她深知这世界必将意识到这样的罪名被怀疑时，会强迫像格兰特利少校这样一个人改变初衷。“要是他突然采取行动，”安妮跟她姐姐说。“那事情就没说的。他从来不会自食其言的。”“我亲爱的，”安娜贝拉说。“我希望你别谈论什么‘突然采取行动’，这是一串吓人的词儿。”“除了你，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安妮说。

就在几个月前，一个年轻女士从邻郡阿林顿到西尔弗布里奇来拜访沃克太太，格雷丝·克劳利和这位女士由于种种情况建立了热烈的友谊。格雷丝在伦敦有个表兄——在政府机关供职，混得不错，又挺富有，是格雷丝母亲的表外甥——这位表兄为了这位年轻女士的爱情给折腾得晕头转向，而且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的。不过有关这位女士的流言过去一直是糟糕的，而且尽管她向这位表兄表示过最诚挚的友谊的情感，可她却不能使自己表示更多的情感了。格雷

丝·克劳利是在西尔弗布里奇遇上这位年轻女士的，谈话自然涉及到了这位表兄；虽然这位阿林顿的年轻女士比格雷丝大几岁，而友谊还是建立起来了；又由于年轻女士之间的友谊不同寻常，她们当时说好要互相通信，保持联系。这位女士的名字叫莉莉·戴尔小姐，那位在伦敦混事的阔表兄的名字为约翰·埃姆斯先生。

目前，莉莉·戴尔小姐和她母亲待在阿林顿的家，格雷丝·克劳利在她忧愁万分之际给她的朋友写了信，把一腔心事全倾诉出来。鉴于格雷丝的信和戴尔小姐的复信将有助于我们的故事，我不揣冒昧把两封信都公布如下：

"西尔弗布里奇——一八六一年十二月"

"最亲爱的莉莉——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实在是太可怕了呀。不过也许你早听说它了，因大家都在这里谈论着。这事已经登了报，因此它算不上是秘密了。我也不应该向你保守任何秘密；只是这事格外吓人，我真不知道如何写信告诉你。有人说——是一个叫索姆斯先生的吧，我相信是的——爸爸拿了一些属于他的钱，因而要被带到那些治安官跟前过堂。当然，爸爸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我不认为他竟会是这个世界上拿一文不属于他的钱的人哪。你知道他是多么穷困；他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而，我知道他宁愿眼看着妈妈挨饿；——我敢保证他宁愿自己饿死，他也甚至不会去借一个他还不起的先令。说他会拿人家的钱(她本想写"偷"这个词儿，可是她的钢笔就是不听使唤，写不进信里去)，这话是极其恶劣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些情况已使他完全陷入被动，人们说他一定要到这里的治安官跟前来定罪。我常想，这世界的所有人之中，就数爸爸最倒霉。一切事情好像都在跟他作对，然而他又是那么好啊！可怜的妈妈来过这里，她早已心神不安了。我过去从来没有见她这么可怜过。她是先去找你的朋友，沃克先生的，然后来我这里待了一会儿。沃克先生在调查这件事，尽管妈妈说她认为沃克先生对爸爸相当和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沃克先生弄清楚他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当然，妈妈知道爸爸没有干过任何坏事！可她说这件事太令人费解，她也不

知道怎么解释那笔钱。爸爸,你知道,和别的人不一样。他总爱忘事;而且总是在想事,想啊想,想他那种种天大的不幸。可怜的爸爸啊!当我想起所有他的忧愁烦恼,我的心就在流血,以至我恨自己总想着自己。

"妈妈离开我时——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爸爸真的不得不去受审过堂——我便去找安娜贝拉小姐,跟她说我要回家去。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是说出来会玷污她的住所的。她站起来把我搂在怀里,她那双亲切的眼睛里滚出了泪水,她说如果爸爸真的出了事——她不相信这点,因她知道他是个好人——她的住所不仅我,就是对妈妈和简来说也应该是个家的。她难道不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吗?当我想起她,我有时想她早该算作一个天使了。然后,她变得十分严肃起来——因这前不久,她还想透过她那泪水强作笑脸呢——跟我说要记住,所有的人不会全跟她一样,她除了为自己和妹妹操心,没有别人了;又说目前我别总让自己想那些我以前一直在想的事。她没有提起任何人的名字,可我当然十分明白她话中的意思指什么;我捉摸她是对的。我没有说什么话回答她,因为我说不出话来哪。她一直拉着我的手,我这时把她的手拉起来,吻它,向她表明,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知道她是对的;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话来。这样又过了十天,她极有分寸地亲自跟我说,她认为我应该拿定主意,我将如何回答他。接下来我又没说一句话;可是当然她心下明白。事后,安妮小姐却毫无顾及地说这事,这样我只得乞求她甚至在那些女孩子跟前也要保持沉默才好。你知道她是多么大大咧咧的。然而,现在这事谁都知道了。当然,安娜贝拉小姐是对的呀。他使许许多多的人都想到了;他父亲和母亲,他那宝贝的小伊迪丝,他把这小姑娘带到这里两次,有一次留在我们身边待了两天,因此她跟我很熟;而我又是那么爱她,真舍不得跟她分开了。然而,我有时想我们全家注定是不幸的,索性跟自己说今后再也不想入非非了。

"务请快快给我写信。我觉得仿佛世上没有什么能使我安慰,可我就喜欢收到你的来信。亲爱的,亲爱的莉莉,我悲痛归

悲痛,可你要是在信中告诉我你的好消息,我还是会高兴的。哪怕仅仅像约翰所希冀的那样!有什么理由不是那样呢?在我看来,除了我们,没有人有权利或理由感到不高兴。再会,最亲爱的莉莉——你真挚的朋友,

格雷丝·克劳利

"又及——如果那些治安官决定审查我爸爸,我想我拿定主意马上回霍格尔斯托克吧。我觉得要是我还待在这里,我就该危害到这所学校了。"

对这封信的复信,是在治安官们在那个星期四聚会之后才到克劳利小姐手里的,不过为了有利于叙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把它公布出来,倒比等到那次碰头会做出结果时再讲更好。戴尔小姐的复信如下:——

"阿林顿,——一八六一年十二月"

"亲爱的格雷丝——看了你的来信我难过万分。如果你知道妈妈和我双双同情你时会得到几分欣慰,那你在这点上怎么相信都不过分。可是,遇上这样的麻烦,没什么东西能让人欣慰哪。麻烦定会使人苦恼,直到不幸之火自焚自熄。

"我听说这件事,先于我接到你的信一两天。我们的牧师,博伊斯先生,告诉了我们这件事。不用说,我们都知道这起控诉定将是根本不成立的,妈妈还说真相肯定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可是,相信什么是一回事,这于瘉治中伤是无济于事的,我极能理解,你父亲无疑是痛苦万端的;我同情你父,更同情你母。

"至于格兰特利少校,如果他是我与他匆匆一见所得印象那样一个人,这一切对他不会有两样。我确信这事应该一如往常。这事于你是否会有两样则是另一码事。我想不会的;而且我认为你给他的回答是:你父亲处在如此难熬的苦恼中时,你甚至不予考虑任何那样的事情。我于你算老者矣,似乎已有过多这样的经验之谈吧,因而敢充老脸,如今后会目睹的,向你劈头盖脸地卖弄自己的大智大慧。

"说到你信中提及的另一问题,我宁愿只字不谈。我了解你



格雷丝·克劳利和女校长

表兄非一日半时，几乎可说是大半生的事；我待他仁至义尽，没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但是，一个人要想超越友谊，哪怕是他有此意愿，那也准会是障碍重重，克服不尽的！——你亲爱的朋友，

莉莉·戴尔

"妈妈要我告诉你，她任何时候见到你到这来，都会欣喜万分，这全看你的意思；在妈妈这番情义之上，我倒要恳求你马上动身来。你说你觉得应该暂时离开普雷蒂曼小姐那里。我能体会到你的心情；不过你妈有你妹妹相陪，无疑你还是来我们这里好——我的意思是刻不容缓。我敢毫不迟疑地告诉你，妈妈说了些什么，这是因为我知道你属悟性敏捷之人。她说因学校的利益可能会波及，又因你原无什么规定合同，她认为你应该离开西尔弗布里奇；但是她又说你到我们这里来要比你回家好得多。如果你回了家，人家准会说你是很不光彩地离去的。来我们这儿吧，等到这一切烟消云散，纳入常轨，你那时回西尔弗布里奇也成；到那时，如果有哪个人再提起话题，你可以见机作答。妈妈满以为你必来无疑；那么你就只用讨你妈妈一句话，旋即就来。"

这封信，如读者以后会明白的，是在那个事关重大的星期四以后才到格雷丝·克劳利手里的；但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格雷丝已经跟普雷蒂曼小姐——或说普雷蒂曼姊妹——说过，她决定离开她俩了。她做这个决定，甚至没有跟她母亲打招呼，完全迫于各种动机。她知道她父亲的行为在女学生中间议论纷纷，也知道关于他的那些传闻，只会对普雷蒂曼小姐产生不利，尽是些任何人都不敢议论她手下人员的话。她还觉得，她在西尔弗布里奇的那些日子抬不起头来，如果她维持现状，她就只会是这个样子。她勇猛地搏斗过，而且取得了她自己远远意识不到的成功。她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自己的样子，仿佛并没有把对自己父亲的谴责当回事。但是，关于这种搏斗，她却反常地更比别人意识不到，她心下想凭这一点她也一定得走开了。再有就是，因为格兰特利少校她也必走无疑。不管他在乎还是不太在乎

来跟她说句任何人都需要的话，她还是离开西尔弗布里奇的好。如果他提起它，她只能给他一个否定的回答；而如果他心里有病不提它，那么她让自己有权认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她不在而生，而不是由他本人的冷淡和疏远而生，这不是更好点吗？

因此，她请求和普雷蒂曼小姐面谈一次，于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十一点被叫到了那个姐姐的屋子。这位年长的普雷蒂曼小姐十二点钟才到学校里，不过在十点到十二点这两个小时内，她常和那些小女孩们谈谈话什么的——虽然有时会在她们的品性上看到非常污浊的东西。在这些谈话中，大量的事情迎刃而解，一些姑娘生活中的命运据说要么成全，要么受挫；举例说吧，当克里姆普顿小姐被劝说别跟着姐姐去印度而和她叔父留在英国的家时，这姊妹俩便于三个月内在她们博姆贝的楼梯平台上结成了亲事。在这样的情况中她提出自己的建议的方法是很管用的。普雷蒂曼小姐比谁都清楚，一只公鸡唯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打鸣才最有人听，因此所有想让人听的打鸣都由她在自己的特殊屋子的这片圣地一手演出来了。

“啾，我亲爱的，什么事呀？”她跟格雷丝说。“坐到那把扶手椅上去，我亲爱的，那样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谈下去了。”那些姑娘到套间来跟普雷蒂曼小姐待着时，她们都被让进了那把扶手椅里，而为那些年轻女孩儿备下的是一把直靠背、又小又不舒适的椅子。外面靠墙的地方，也备有一个悔悟用的凳子，那些行为举止缺少年轻女孩子应有的一般规矩的少女坐上去的确是十分不舒服的。

格雷丝就座，接着非常急速地开始说话。“普雷蒂曼小姐，”她说。“我已拿定主意，要是你乐意，我要回家去了。”

“为什么你要回家呢，格雷丝？我过去没跟你说过，你把这里当家看待吗？”普雷蒂曼小姐视力很弱，眼睛又很小，多会儿也没有理由让人家说她长得好看。她一点用不着因为修饰而装出威风凛凛的样子，或通过庄严的衣饰学习外界妇女的样子。没有观察力的人也许会说她长得寒碜，是个小老太太。和她打过交道的人，要不是因为她是自己学校里大权在握的女人，的确也不会从她身上发现令人惧怕的东西。不过在她自己的领地，她完全知道如何行施威严，让接近她的人全都感觉到这点。格雷丝·克劳利听见普雷蒂曼小姐问到这个

简单的问题时，不知不觉领略到了这个女人的态度与力量。她已经为提出一个如此令人扫兴、如此多此一举和如此缺乏明智的计划而受到了责备。

“我想目前我应该到妈妈身边去。”格雷丝说。

“你妈身边有你妹妹陪着嘛。”

“是的，普雷蒂曼小姐，简在那里。”

“要是没有别的理由，我看这个借口不成为一种理由嘛。你母亲当然多会儿都喜欢你在身边；除非你结婚成家——不过到那时为什么这事不应该这样办的理由也多的是。”

“当然多的是。”

“我不认为——也就是说要是我完全知道应该为人熟知的情况——我不认为，哦，你现在离开我们有任何足够的理由——就是现在。”

然后，格雷丝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鼓起勇气，想着要说的话；不一会儿，她说道，“这和爸爸有关系，与这次起诉也有——”

“然后，格雷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话，普雷蒂曼小姐；我是说，我以为我知道。”

“要是今后听我说话，你也许敢保证你知道。”

“可是我想让你先听我说几句。请原谅我，普雷蒂曼小姐；我真对不起，可我想在你接下去说话前把话说出来。我必须回家，我知道我应该回去。我们都抬不起头来，我不想待在这里连累这学校了。我知道爸爸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抬不起头来了。星期四警察要去把他带到这里来，西尔弗布里奇谁都会知道这事的。我要是还待在这学校教书，这是不合适的，因这事一直在发展；——我以后会待不住的。普雷蒂曼小姐，我不能教书的，确实不能了呀。我真不敢想象我正在做的任何事情。的确不敢想；而且，普雷蒂曼小姐，别的原因也是有的呀。”说到这时，格雷丝·克劳利的话儿乎就要被她的眼泪憋回去了。

“那些别的理由是什么，格雷丝？”

“我不知道，”格雷丝强忍着泪水把话说了出来。

“可我知道，”普雷蒂曼小姐说。“我全都知道。我全知道你的那

些原因，并且我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你应该留在你所在的地方，别离去。那些你看来要走的原因，在我看来正是你应该留下来的理由。”

“我不能留下啊。我走定了。我倒不在乎你和安妮，可我受不了那些女孩子看我的目光，——还有那些仆人。”

接着，普雷蒂曼小姐停顿了一会儿，盘算用什么充满智慧的话语，在目前这个时刻说出来最为合适。但是智慧的话语似乎却没有十分顺利地来到她嘴边，此时此刻完全被恻隐之心占住了。“过这儿来，我亲爱的。”她最后说道。“过这儿来，格雷丝。”慢吞吞的格雷丝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普里蒂曼的身边。普雷蒂曼小姐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拉了拉，向前探了探身子，伸出一只手来，用臂勾住了格雷丝的腰，用另一只手握住格雷丝的手，然后就这样把她拉弯身子，吻这姑娘的额头和嘴唇。接着，格雷丝索性跪在她朋友的脚边。“格雷丝，”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吗？你知道我打心眼里爱你吗？”对这话的回答是，格雷丝吻过那只她用自己的手握着的枯萎的手，热泪夺眶而出，落在普雷蒂曼小姐的指节上。“我爱你如同爱我自己，”这位女教师大声说。“我知道你怎么办最好，你难道信不过我吗？”

“我一定要回家。”格雷丝说。

“要是你最后认为回家是对的，当然你会回去的；可是咱们来谈谈这事吧。在这所住宅，你知道，没有人会丝毫怀疑你父亲做过任何丢面子的事。”

“我知道你不会怀疑。”

“不，安妮也是这样的。”普雷蒂曼说道，那口吻好像在这所住宅里除了她自己和她妹妹，别人在这件事上没有权利持有任何看法似的。

“我知道这个，”格雷丝说。

“这就是了，我亲爱的。如果我们都这样想——”

“可是还有别的什么人呀，普雷蒂曼小姐？”

“如果这住所任何什么人说了冒犯你的话，我将——我将——”

“她们没有说过什么，普雷蒂曼小姐，可从她们脸上看得出来。的确我还是回家好。的确我回定了。”

“你难道不想想你母亲操心的事太多，负担过重，少一张嘴吃饭是一张嘴，少一口人住宿是一个人吧。你没有想到这个，格雷丝！”

“是的，我想到这点了。”

“至于这工作问题，你这阵子心情不爽快，你就清净些日子，先不教课。我有些旧的报纸要抄写和整理，你就坐在这里，当个营生做做完了。安妮知道我很久以来一直想把这事办了，这下我会告诉她说，你欣然应承了这件事，了却我一桩心事。”

“不，不，不，”格雷丝嚷道：“我定要回家。”她仍然双膝跪在普雷蒂曼小姐的膝前，而且仍然握着普雷蒂曼的手。接下来，就在这当儿，门上传来嗒嗒的敲门声，轻稳而有力，从这敲门声中，可以听出敲门的人承认这屋里坐着的这位女士的最高权力，却仍在表明进这屋子是一种正当的权利。屋里的这两位一听这敲门声就知道是安妮小姐在门外。格雷丝马上站起来，普雷蒂曼小姐则在自己的椅子里镇定了一下情绪，那样子几乎像是要表明她刚才的姿势有几分失态。

“我捉摸我可以进来吧？”安妮小姐说道，一边打开门，伸进脑袋来。

“是的，你可以进来——要是你有话要说的话，”普雷蒂曼小姐说，那口吻似乎意在维护她的最高权力。但实际上，她只是理一理脑子，恢复一下由于她的恻隐之心而削弱了的威严。

“我不知道格雷丝·克劳利在这儿，”安妮小姐说。

“格雷丝·克劳利是在这儿的。”普雷蒂曼小姐说。

“怎么啦，格雷丝？”安妮小姐看见泪水时，问道。

“现在没事了。”普雷蒂曼小姐说。

“可怜的亲爱的，她就跟我自己的妹妹差不多，我心里的确不好受呀。”安妮说。“不过，安娜贝拉，我有话要专门跟你讲。”

“跟我吗，单独谈？”

“是的，跟你；单独谈谈，要是格雷丝不多心的话？”

这时格雷丝准备离去。但是就在她走的当儿，安妮小姐，一脸的严重表情，突然拦住她了。“格雷丝，我亲爱的，”她说道。“上楼到你的房间去吧，好吗？——别穿过大厅到学校去了。”

“为什么她不应该上课去？”普雷蒂曼小姐说。

安妮小姐停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不过样子很不情愿，仿佛被迫作出一种她知道极不妥当的回答似的。“因为大厅里有个人。”

“到你屋子去吧，亲爱的。”普雷蒂曼小姐说。格雷丝走回她的屋子去，始终没有朝大厅望上一眼。“来人是谁呀？”普雷蒂曼小姐问道。

“格兰特利少校在那里，要求见见你。”安妮小姐说。

第七章　普雷蒂曼小姐的密室

格兰特利少校，当听说如果他不惜降低身份去成全他已自作主张提出的那样一桩婚事，他父亲就会对他实行金钱上的制裁时，当下宣布说第二天早上他要去向克劳利小姐明确求婚。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去求婚。他没有去求婚，部分原因是他不太相信他父亲的威胁，部分原因是他觉得这种威胁简直毫无道理——尤其眼下这个时候——格雷丝·克劳利的父亲面临着那些情况。亨利·格兰特利转天早上在那教区长宅邸用过早餐驱车回家的路上，心下承认在他的婚姻事上，他的确欠家里的情不老少呢。如果他真要续弦，他就该娶个女士才对得起家里的人。格雷丝·克劳利——他跟自己这样讲——是个女士。他在这婚事上对家里人的报答，就是作为他的妻子要给他们中间带来一个在其教育、风韵或甚至个人长相方面不会辱没他或他们的女子。在所有这些方面，格雷丝·克劳利，在他看来，是无懈可击，他们完全可以对她心满意足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远远超出了他们一般最为赏识的那种女人类型。“如果谁都是公平地对待她，我妹妹都不配跟她相比呢。”他跟自己说。因此，实际情形是他的确跟格雷丝·克劳利发生了爱情；他一次又一次地跟自己宣称，他的家没有权利非强求他娶一个趁钱的女人。副主教的儿子绝不是小看了金钱。在普卢姆斯特德主教管区这样一所牧师住宅哺育出来的鸟儿，怎么会呢？早在他凭借自己的更好的本质和真正的判断力看出来格雷丝·克劳利是两位女性中更了不起的一位之前，他差一点儿欣然接受埃米莉·邓斯特布尔小姐那两万镑嫁资——欣然接受这笔嫁资、她的善性和健康的肤色。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阔父亲的有钱儿子。他唯一的孩子什么都不缺少；他觉得，涉及到金钱，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呀。在他父亲进行威胁之后，他反倒以加倍的力量感觉到了这点。

但是，他没有权利去促成一门会辱没他家门庭的婚事。假如说他要是娶一个犯罪的贼的女儿就会辱没他家的门庭，他这样看问题是对还是不对，这里大可不必讨论了。他跟自己说事情也许会是这样——还跟自己说，按这个世界的各种严酷的法则，做儿做女的必须为冒犯父亲和母亲付出代价。就是在穷苦人中间，有谁愿意娶一个被处以绞刑的人的女儿呢？但是，他撇开这点跟自己争辩，对这件事想了很多，不仅公正地费心想它，而且宽容地费心想它。如果对克劳利的起诉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这个人由于一起不公正的控诉而受了伤害——甚至如果他，格兰特利，能让自己认为这个姑娘的父亲没有偷那笔钱，那么他便会面对一切，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的争辩是善意的呢，还是他的脑子在这件事上的逻辑推理。他应该感觉到，关于这个人的罪过，他自己的判断比起那些身负其责并将在这件事情上形成和表达一种判断的人，很可能是不够正确的；至于格雷丝本人，不管她父亲是不是有罪，她都是清白无辜的。如果他因为对格雷丝父母的感情而受阻，不去向她求婚，那他便很难相信他自己有本事查明这桩所谓偷窃案的真相。但是他没有进行逻辑思考，这样一来，他要宽容大度，因而变得倒向一边了。

他发现，在西尔弗布里奇那些他估计对这样的事情最知内情的人中间，克劳利先生偷了那笔钱这一看法逐渐形成了。他和沃克全家都很熟悉，能够打听清楚沃克太太知道她丈夫相信这位牧师是有罪的。他仅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决不认为沃克先生的看法就是真实的看法。西尔弗布里奇，一般说来，是努力照着沃克先生的镜子穿着打扮的，也尽力相信沃克先生所相信的。西尔弗布里奇的太太小姐们，包括普雷蒂曼姊妹，十分明白沃克先生过去对待克劳利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从这点来看，沃克先生一定认为这个人是清白的。但是，亨利·格兰特利，不敢直接向那位律师提出问题，却要了个花招，走了沃克太太的后门儿——因为沃克太太十分清楚盘旋在格雷丝头顶上的那桩好运，那桩就要降落在她双肩上的好运。她本来应该按照这位少校的判断，主动粉饰一番克劳利先生。我们也一定不可认为，她用直截了当的话告诉少校说，她丈夫深信这个人是有罪的。用直截了当的话，他们之间没有提过任何问题，用直截了当的话，没有表达过

任何看法。然而，这个女人的目光中存在着忧愁，言谈话语中没有说过她丈夫敢保证这个人是清白的，行容举止流露出来的那种固定不变的愁绪，说明了她自己的信任程度；这位少校离开她走了，完全相信，沃克先生是相信克劳利先生有罪的。

然后，他起身到巴彻斯特去了；不过他没有见人就问，而是支起耳朵去听，他很快感觉到巴彻斯特的人似乎都是一样的脑子。巴彻斯特有一个郡立俱乐部，在这个郡立俱乐部里，十个人中间便有九个人在谈论克劳利先生。这话不是说你必须得在这个话题上提出许多问题。舆论无处不在，这样的提问是多余的；巴彻斯特的舆论——至少在郡立俱乐部——目前似乎是人心向一的。曾几何时，相信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这种倾向所向披靡。他当时被认为是清白的，甚至在他错误地说那张支票是索姆斯先生付给他的之后，情况亦如此；但是，他后来说他从阿拉宾教长手里得到了它，而这一说法被证明是假的。一个人有一张为他自己兑换的支票，至少无疑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它的吧。克劳利先生不仅没有做到这点，而且一再说错其来历。亨利·格兰特利，当他在星期天下午驱车回西尔弗布里奇的家时，把他脑子里掌握的证据汇总一下，结果是为他爱着的那个姑娘的父亲定了罪。

第二天早起，他步行走进西尔弗布里奇镇，登门拜访普雷蒂曼小姐的住所。一路上，他对格雷丝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炽热。他曾跟自己说过，为他父亲起见，他目前只得避免做那件他跟父亲说过他将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虽然他和克劳利小姐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可他到底说过一些让克劳利小姐期望他以后将承担某种义务的话哪。普雷蒂曼小姐也完全明白他过去有过什么目的、完全有权期望他现在应该把事挑明了。如果他是个明智的人，他此时此刻也许应该沉住气，什么话也不说——一个明智的人，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按世人的方法和感情行事。然而，因为世上有人允许他们自己在对待女人方面为所欲为，相信世人会尽量宽恕这种性质的错误，因而世上便另有些人，或说一层人，他们在这两者中为数更多，对这方面的指责的危险十分敏感——不仅害怕别人指责的危险，也害怕自己指责的危险。格兰特利少校过去有些行为使他认为

他当紧需要进一步做点什么，而且马上有所行动。

因此，那个星期一早上餐后他动身走到西尔弗布里奇，边走还边建构各种各样的空中楼阁。为什么他不应该娶格雷丝——如果她想嫁给他——带上她走到他父亲的讹诈达不到的地方去？为什么他不应该舍弃他自己的全家人，舍弃金钱、地位、社交，舍弃一切，自己为爱情而生活呢？如果他这样做了，人们也许会说他是傻瓜，但没谁能说他丢了面子。他气魄不凡，完全能让他想到，他在这方面做出这样的行为，其中会有一些壮举的成分；然而，这样不是他的目的啊。来找普雷蒂曼小姐，他的用意大致是要婉转表明他不做那具有壮举性质的事情。他的主意早已拿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建构那些空中楼阁。

就是这样，他在大厅碰巧就见到了作妹妹的普雷蒂曼小姐。不过，向她倾吐他来访的目的，或求她帮助他申明原因和接受他的辩解，这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在这西尔弗布里奇世界里是个非常普通的人物，不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安妮·普雷蒂曼小姐，的确，自己在他跟前表现得百依百顺，接待他时总带出那种对一个居高临下的人应有的客气劲儿。他因而干脆问她，他是不是能被允许见见她姐姐。

“没说的，格兰特利少校；——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时间还有点早，不过我想她能见你。”

“时间还早，我知道，可是因为我有正事要说几句——”

“啾，正事哪。我肯定她会跟你说正事的；她只会因此感到自豪。你进这里待一小会儿，这就看得起我们了。”接着，安妮小姐把少校让进小客厅后，跑到楼上给姐姐送话去了。“这不用说，只会是格雷丝·克劳利的事。”她边跑边跟自己说。“再不会是别的什么事。也不知他要说些什么话。要是他突然采取行动，那位父亲又陷进这般麻烦中，他可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人。”她心里这样活动着，敲开门，当着格雷丝的面通报说有人在大厅里等着。

“来人是格兰特利少校。”格雷丝出门刚把门带上，安妮就小声说道。

“你一跟她说别到大厅去，我估摸就是这么回事。他来有什么话

要说吗？”

“我怎么有本事告诉你这个，安娜贝拉？不过我看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他只有一件事情要说。他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为了那事他不会来找我的。他会要求见她本人的。”

“可是她目前从来没有到外面去，他见不到她。”

“要不他会到霍格尔斯托克见她家人去。”普雷蒂曼小姐说。“不过他现在在这儿，当然他应该上楼来的。你可以去跟他说一声吗？要不我摇摇铃？”

“我去告诉他。我们不到不得已别咋呼，让仆人们都知道了，你知道，我想我还是别跟他一起回来好吧？”

这位作妹妹的提出最后这层意思时，她的话音里有一种哀求的调子，按说应该软化这位姐姐的心；但它没有引起什么反应。“既然他要求见我，我想你还是别回来为好。”安娜贝拉说。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心下感到很不是滋味，可表面上挺温顺，没为这事再争辩，然后返回那个她把少校留在那里的小客厅，把少校领上楼，引进她姐姐的屋子，自己却没有再进去。

格兰特利少校跟安妮·普雷蒂尼小姐亲近的程度，同一个不满三十岁的男子跟一个年近五十的女士的关系差不离；这女人和他也没亲戚上的特殊关系；但是关于普雷蒂曼小姐这个人他知道得很少很少。普雷蒂曼小姐，一如前面说过的，不常到屋外去，因此在西尔弗布里奇居民的眼中是陌生的。她有时在她自己的住宅见见自己的朋友，格雷丝·克劳利的情人——正如这位少校早已被人称呼的，过去来过这里几次；不过他们之间个人的交往目前还不存在。他有生以来也许和她讲过十来句话。他眼下却不止有十几句要跟她讲了，可他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安娜贝拉小姐站起身，行过屈膝礼，接着同他握握手，请他坐下。“我妹妹跟我说你想见我，”她说道，嗓音极是轻柔，随和。

“是的，普雷蒂曼小姐。我想跟你说一件搅得我晕头转向的麻烦事情——麻烦得厉害呀。”

“任何我能办到的事，格兰特利少校——”

“谢谢，是的。我知道你大慈大悲呀，要不我就不会来找你的。

当然,现在我也不应该打扰你,要是只是我个人的事。我十分清楚,你和克劳利小姐是对什么样的好朋友。”

“是的,我是跟她挺好。我们这里都挺喜爱格雷丝。”

“我也如此,”少校不太自然地说。“我也十分爱她。”然后他停顿了话题,仿佛他以为普雷蒂曼小姐应该把话接过去似的。但是普雷蒂曼小姐似乎不以为然,他只好接着讲下去。“我不知你过去听说过它,或者注意到它,或者——或者——或——”他觉得他十分尴尬,脸不由得变红了。他虽说是少校,却会坐在一个上年纪女人跟前脸红,力图把他的话说出来,而又不知道如何讲。“实际情况是,普雷蒂曼小姐,我已经非常明白地请求她做我的妻子,而眼下冒出来关于她父亲这桩吓死人的事儿。”

“这是件挺吓人的事,格兰特利少校;十分吓人呀。”

“天哪,你可以这样说!”

“当然克劳利先生在那件事上是清白的,就像跟你我一样。”

“你这样认为吗,普雷蒂曼小姐?”

“这样认为!我觉得我敢打保票。成什么话吧,英国教会的一名牧师,一位虔诚、肯干的乡村牧师,我们多年来根据他的工作非常了解底细的人,突然变成了贼,变成了看重几镑钱的小偷小摸分子!这是不可能的,格兰特利少校。还是教养出这样一个女儿的父亲!这是不可能的。那些生意人可以这么认为,律师们及其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吃的就是捉贼要赃——一如他们称呼的——这碗饭;可是对我这脑子来说,这种想法是嫁祸于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它的,我也不在乎这个;但我敢担保,他没有偷它。谁听说过有人转眼就会完全变得这么卑鄙龌龊?”

这位少校被她的雄辩吓得不轻,那说这番话的愤愤不平的语言语调也使他吃惊不小。这似乎要告诉他,她不会对他来这里诉说的事情给予同情,而且已经对他没有准备做他那一直建构他的空中楼阁时所想到的壮举,进行了责备。为什么他不应该做那壮举呢?普雷蒂曼的雄辩无可辩驳,使他产生动摇,觉得巴彻斯特俱乐部和沃克先生做出了全然错误的结论。

“克劳利小姐对这事怎么想呢?”他问道,打算推迟一下再说他来

此的目的。

“她十分不高兴，当然。她也不认为她父亲动了什么邪念。”

“当然她不认为他是有罪的。”

“在这所住宅里谁也不认为他犯了罪，格兰特利少校，”这位矮小的女人十分傲慢地说。“但是格雷丝，自然而然地，感到十分悲哀——真的十分悲哀。我认为我不能让你今天见到她。”

“我不便强求。”少校说。

“可怜呀，多好的姑娘。这下可真够她受的。你希望我给她带什么话吗，格兰特利少校？”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到这里来要说的话得赶紧说出口了。这位矮小的女人在等回话，而他就在那里，仿佛完全被这个女人控制住了，他不说不行。我真怕他将说出口的话会遭到任何有独立见解的读者的反对。我真怕我这位情郎从此会被看做这样一个人：怯弱、无力，几乎没自己的见解可言——认为他是微不足道的人，一如穷苦人常说的。“普雷蒂曼小姐，你说我该捎给她什么话呢？”他问道。

“哎，格兰特利少校，我怎能告诉你这个？我怎么能把话塞到你嘴里去呢？”

“不是指话，”他说。“我的意思是说感情吧？”

“可我又怎么能说出你心里的感情呢？”

“嗷，至于这个，我知道我的感情是什么。我整颗心都真的在爱她——我真的爱她。两星期前我一个劲思忖要是向她求婚她会不会接受我——纳闷儿我对她来说是不是太老了些，纳闷儿她会不会照顾伊迪丝。”

“她非常喜欢伊迪丝——的确喜欢。”

“是吗，她？”少校说道，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他究竟为什么不应该做那种壮举呢？“不过对于一个结了婚的姑娘，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呢。”

“是个不轻的担子——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可你也该想想你是不是应该把如此重大的担子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姑娘嘛。”

“我对此倒是一点不害怕。”

“我也不该害怕吧——既然你问起我这事。我很了解格雷丝，完

全了解她，而且完全相信她对上帝为她安排的生活形式将会尽到职责的。”

少校听了这话，立即意识到他来找普雷蒂曼小姐并不是要了解他所爱的这位姑娘的人品；不过他了解到了也没生气。他不生气，也甚至并不是一点不关心。他简直是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人品，尽管他觉得他正被人家牵着鼻子偏离了他原来的目的。不管怎样，想到普雷蒂曼小姐正领着他走上的那条小径，是通向那种壮举，通向那些他到西尔弗布里奇镇一路上建构的令人欣喜的空中楼阁，他为此心安理得起来。“我完全相信她如你说的一模一样。”他答道。“的确，老早对这个我就拿定主意了。”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格兰特利少校？”

“你认为我应该不见她吗？”

“你要是乐意，我去问问她本人。我一贯相信她的判断，我应该毫无保留地让她自己斟酌着办。”

这种壮举不做不行了，少校随机应变地拿定了自己的主意。想到会有一个不光彩的、有辱人格的老丈人，想到他自己的父亲会伤心万分，他的心灵不免蒙上一层懊悔的阴影。但是对他来说眼下是逼上梁山。要他做的难道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情吗？早在这件倒霉的事情降到她头上之前他就爱这个姑娘了，难道他没有义务接受他的爱情带来的负担吗？“我要见见她，”他说。“马上见，要是你许可我的话，而且求她做我的妻子。不过我一定要单独见她。”

普雷蒂曼小姐犹豫了一下。在此之前，她毫无疑问小心翼翼地引逗着她的鱼儿，或确切地说她年轻朋友的鱼儿——也许我可以绕个弯儿说。她不惜屈尊为那位她喜爱的、仰慕的和怜悯的姑娘耍点手腕。她已经看出来这个男子的几分心思，部分地明白了他的来意——他那意志薄弱的来意，他那双重的来意。她十分明白，她说的话可以有利于格雷丝的机遇，在牵着这个男子的鼻子走，直到他不管怎样都向她以愿相许。在耍这花招时，她为抽象的原则而不是为友谊所驱使。然而现在，她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刻到来了，她却犹豫起来了。为了他们双方起见，一桩婚事在目前这样的时刻确定下来，这对吗？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这位少校承担下义务，那也许是件好事。

她看得出这位男子的一些灵魂，而且相信一旦发展到那步——把那种义务告诉他的情人，他便会从此回到他情人身边，听凭克劳利的审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可是，这时刻对寻情觅爱总是不尽适宜的呀。虽然格雷丝爱这个男子，普雷蒂曼小姐是深知这点的——虽然格雷丝爱那个女孩，以至长久以来把她当她自己的看待；尽管这样一桩婚事会给格雷丝带来运气——带来那些爱她的人很难希望带来的运气；但是如果少校现在向她求婚，她会断然拒绝的。她会拒绝他，然后这个男子就无拘无束了；——如果他认为合适，无拘无束到变心这一步。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狡猾地，依我看，过分狡黠地行使友谊之情来满足一种高尚道德的种种权利，她决定这位少校此时此刻还是不见克劳利小姐为好。普雷蒂曼小姐作出回答前思忖了片刻，当她就要说话时，格兰特利少校从椅子上站起来，背朝炉火站在那里。“格兰特利少校，”她说。“你要是愿意，你会见到她的，如果她也愿意的话；可是我弄不准她在这样的时刻会作出的回答，是不是你所一心希望得到的那种回答。”

“你认为她会拒绝我吧。”

“我认为她眼下不会接受你的要求。她会觉得——我肯定她会觉得，她父亲忧愁之时，不是爱情应该提出或接受之时。但是，要是你愿意，你可以见她。”

少校留给自己一会儿工夫进行思考；他想着，不禁感叹万分。格雷丝·克劳利在他眼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了；由于普雷蒂曼小姐这番话，格雷丝被赋予新的魅力和比他以前所看到的更高尚的道德。如果他现在不向她求婚，那就等到他有朝一日求她做他的妻子时才应该有的结果吧。在目前，也许，他还是由普雷蒂曼小姐牵着鼻子走为好。“那么，我就不见她了。”他说。

“我认为这是更明智的办法。”

“当然你过去知道在这之前我——就爱上她了吧？”

“我是这样想的，格兰特利少校。”

“也知道我打算请求她做我的妻子吗？”

“喔，既然你这么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我必须承认，作为格雷丝的朋友，我不应该听任事情继续朝它们初露端倪的方向

发展——虽然我一点不想干预任何如我所知道的那般纯洁和善良的姑娘的事情——可是我在听任事情继续朝它们初露端倪的方向发展时又很难说清自己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我不相信这样就是你的来意的话。"

"我原想来让你朝正确的方向指点指点，普雷蒂曼小姐。"

"我看你是正确的——十分正确；"她站起来，把手递给少校。"你是一个堂堂正正、心地高尚的绅士，我希望我们的格雷丝会成为你幸福的妻子而生活，成为你那宝贝女儿的母亲，成为别的孩子们的母亲。我看得出来，一个女人一生中不能会有比这更幸福的运气了。"

"你会转达我对格雷丝的爱吗？"

"我无论如何会告诉她的，说你来过这里，温情万端地询问她的一切。她自然会明白这没有爱情字眼的问候意味着什么。"

"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吗？——或为她父亲也行；我是说在——钱的事情上。我不介意跟你说到钱的事，普雷蒂曼小姐。"

"我将告诉她，你随时准备这样做，如果任何事情都能做出来的话。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那个秘密终有一天会被揭开的；那时，要是你来这儿，我们将十分高兴见到你——至少我是这样。"

然后，少校就这样走了，普雷蒂曼小姐本人实际上陪他下楼走到大厅，当着自己妹妹和两个出来开门的女仆，十分亲切地和他道别。安妮·普雷蒂曼小姐看见以这般亲切的友谊送少校出门，禁不住问了一些极为鲁莽的问题，虽说话声很低，但就其低的程度而言，任何耳朵灵敏的女仆都能听见并领会其含意。"事情解决了吧。"她姐姐刚上了第一节楼梯，她就发问道——"他突然采取行动了吧？"作姐姐的脸上那种回击妹妹并使她惊愕的表情，给我二十镑我也挂不在脸面上。她只是看了几眼，什么话也没说，径直上楼去了。她走回她的房间后，摇铃叫仆人请克劳利小姐辛苦一趟找她去。可怜的安妮小姐怏怏不快地退回楼下一间僻静的屋子，独自坐了多时，压压她姐姐一气之下带来的惊恐。"这么说，他没有突然采取行动哪，"她在回学校的一路上，跟自己嘀咕道。

此后，普雷蒂曼小姐和克劳利小姐在一起密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她们之间说了些什么话,这里就用不着再逐字重复一遍了;但我们可以放心,普雷蒂曼小姐绝没有说她不该说的话,而格雷丝则明白了她应该明白的一切。

“没有哪个男子会有比这更周全的友情,或比这更像个绅士的样子了,”普雷蒂曼小姐说。

“我相信他是很好的,我也很高兴他没有要求见我,”格雷丝说。然后,格雷丝离去了,普雷蒂曼小姐坐着想了一会儿,回顾着她所做过的事,倒真感到了几分良心上的谴责。

格兰特利少校回家的路上,心里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他自认为运用了某种我认为他受之有愧的外交手腕。他觉得普雷蒂曼小姐和这大众世界——如果这大众世界听说这事的话——会承认他表现得很好;承认他没有承担娶一个贼的女儿这种必要性便已得到了这种褒奖,如果有关那位做父亲的情况最后证明十分不妙的话。但是——这点却只是夺走了所有那种真正成功带来的喜悦——但是他却没有以爱情拥有的那种完美的大度胸怀对待格雷丝·克劳利,在某种程度上他为自己感到害臊。不过,他觉得他也许会偿还格雷丝的,如果等这件麻烦事过去他愿意找她的话。“我会的,”他跟自己说,这时他走进了自己小牧场的大门,看见他的孩子在那个保姆面前的童车里。“我会向她求婚的,迟早会求的,不管事情朝哪步发展。”然后他接过童车自己看了半个小时孩子,为使那位保姆满意,为使那孩子满意,也为使他自己满意。

第八章　克劳利先生被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

到了星期一早上时间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克劳利太太必须得从丈夫口里得到保证，说他会在星期四亲自到西尔弗布里奇的治安官面前去受审。她从别人嘴里得知那些治安官没有死照严格的法规办事，没有签发立即拘捕克劳利先生的许可证；得知他们接受沃克先生的诉讼时手续放得很宽——接受他的诉讼时他们会犯下一个英国治安官委员会可能犯的几乎所有过失，因为他们对他太信任了；她知道，她有责任把自己说过的话变成事实。她还有一个苦差要做——也就是说，说服他请一个律师为他辩护；她已记下了一个律师的名字，一个叫梅森的先生，也是西尔弗布里奇镇人，是沃克先生向她推荐的。然而，当她在星期一早晨履行这两项职责时，才发现她不能完成其中任何一项。克劳利先生一开始就宣称他跟任何律师都没有往来。对这点，他似乎事先就拿定主意了，她看出来自己毫无动摇他的希望。可是在她发现他在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同样固执时，发现他说除非别人强迫——除非警察来带他走，他不会到那些治安官跟前去时，她这下差一点在她面临的麻烦的重担下瘫倒下去，并有一小阵儿想任其事情发展下去。她怎么能挣扎着承受一种远非她的双肩可以挑起来的负荷呢？

在那个星期天，这位可怜的人竭尽全力去完成他星期天的职责，他干得非常成功。他大获成功，他妻子满以为他这下恢复了常态，以为他在这为时尚早时会记起来那张倒霉的小纸片儿的真实来历，以为他正在摆脱数月来折磨得他神经失去控制的状态。星期天晚上，他被自己的工作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想最好就别再跟他说关于治安官和星期四那码事了。但是到了星期一早上她开始她的差事，觉得她已应承了沃克先生不延误时间。他的行容举止十分坚决，这使她

明白他是不会为自己雇聘什么律师的。“为什么我要请律师？我没有做错事情。”他说。接着，她试图让他明白许多没有做错事情的人都要求律师的帮助。“那谁来付他钱呢？”他问道。对这个问题，她不幸地回答说，这还用不着马上考虑。“可我就要欠更多的债！”他说。“我是要通过负许多我知道我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在世人面前纠正自己的形象吗？当孩子们的吃饭成为问题时我是无能为力的，但在这样一种事情上我却不会听其自然。我不需要什么律师。”她没有把他那方面的否定当做实质性的回答，尽管如果她能够做到，是巴不得按沃克先生的建议去办的；但是，到了这天晚些时候，他扬言说警察应该来提讯他时，她的精神支持不住了。上午早些时候，他似乎已同意到西尔弗布里奇去的权宜办法。后来听说那个被推荐的律师时大生其气，他完全拒绝走这一趟路去。就这样，整整那一天里，他的状况都是几乎会伤透他妻子的心的样子。他不愿做任何事情。他不愿意到学校去，甚至不愿意动窝儿走出门去。他也不愿意打开书看。他不愿意吃饭，甚至当中午那顿简单的食物摆上餐桌时不愿意在桌边就座，念那习以为常的饭前祷文。“没什么会保佑我，”当他妻子催促他为他们的孩子念那些祷文时，他说道。“我心如死灰时还会说什么感谢上帝的千言万语吗？我能用谎言对待我的孩子吗？”接下来，他用同一种姿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坐在那把破旧的扶手椅里，一言不发地面朝炉火，不打瞌睡，一个劲地想着，如她十分清楚的，想着这个世界的不公平的对待。她简直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被惹急作答时，他的话语太令人心酸了。最后，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感觉到第二天一早给沃克先生送个信儿是她的责任，她万不得已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肩头，试探他的回答。“我可以跟沃克先生说你星期四会到那里去吗？”

“不，”他冲她嚷嚷说。“不。我不要这样的信送出去。”她吓得退了几步，浑身发抖。这不是她见他的举止时习惯的发抖，也不是要表明她害怕他发脾气，而是他的嗓音比她以往熟悉的高出了许多。“我不会在西尔弗布里奇为这事跟他们打交道的。你听见了我的话吗，玛丽？”

“我听见了，乔赛亚，可我必须跟沃克先生说话算数呀。我答应

我会给他送话过去的。”

“那么，告诉他，我到星期四将不会走出这住所一步，要是随我自己的意愿的话。星期四我就待在这里；在这里整整待一天——除非他们来这里强行把我带走。”

“可是，乔赛亚——”

“你是要按我的吩咐做呢，还是我应该亲自走到西尔弗布里奇告诉那个人，我将不到他们跟前去。”接着他便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摘他的帽子，仿佛他要马上动身上路到西尔弗布里奇去。这时夜色伸手不见五指，雨下个不停，在路上他会受到冬季的凛冽寒气的猛烈袭击。尽管如此，他真要出门去倒没准儿更好些呢。出去走走，吸吸新鲜空气，甚至挨挨雨淋，走走泥道，都会有利于他恢复理智常态。但是，为妻的想到走这程路的苦处，想到他身上单薄的衣服，想到他那穿破的靴子，还想到保护他穿着的这身衣服的必要性；她又记起来他在绝食——一大早到现在他没有进食，是很不适合一个人出门的。因此，她拦住了他，没让他走到屋门口。

“你的吩咐照办就是了，”她说。“当然的。”

“那么，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非要我去，他们就只得来这里找我了。”

“可是，乔赛亚，想到这教区的事——想到那些尊重你的人——为他们起见，咱还是别让人说你是被警察带走的。”

“圣保罗[1] 不也注定去坐大牢吗？他想过人们会看到什么吗？”

“如果有必要，我会一声不吭鼓励你承受它的。”

“有必要啊，不管你吭气儿，还是不吭气儿。吭气儿，确实！为什么你的声音不会带上对人类的残忍的大声哀求传到天上去呢？”然后，他走出屋门，走进过道对过的另一间空闲屋子；他妻子几分钟后跟着他走到那里去时，看见他跪在地上，额头抵在地板上，用两手紧紧攥着他头上那稀疏的毛发。过去不止一次，她看见过他这个样子，在同一块地板上，半趴着，半俯伏着进行祈祷，痛苦地咒骂他周围的所有事情——不，差不多全是他头顶上的事情——同时又低三下四

① 使徒，基督教《圣经》中期教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地进行忏悔，迫使自己唯上帝的意志是从。

也许让他现在这样子就好，只要他能让自己心灵软化的话。她轻轻地把门掩上，把蜡烛放在炉壁架上，轻轻地跪在他身旁，轻轻地用她的手触摸他。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不过似乎比刚才更加凶狠地揪他那绺稀薄的头发。然后，她跪在那里，出声地，但声音低沉地，把她那纤弱的手紧紧合在一起，说出来一串儿祷文，一个劲请求她的上帝消除她丈夫此刻遭受的万般痛苦。他一直听她祈祷完毕，然后才慢慢地站起身子。"没有半点用呀，"他说。"徒劳无益。徒劳无益。"接着他返回客厅，又坐进了那把扶手椅里，直到午夜过去没动也没讲一句话。最后，当她告诉他说她自己觉得浑身发冷，提醒他屋里已有一个小时没有火了，而他仍旧一言不发，站起来和她一同上床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她想着法儿让他知道，她要打发一个邻居的孩子去给沃克先生送信，一方面担心这会促使他进一步改变主意，而另一方面却希望他听说那封信要送出去时会因这样做说出他的意见来；但是他对妻子的话没有给予任何注意。这时刻，他正在和他的女儿念希腊语，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女儿没有专心致志地念希腊语正在责备她。

"啾，爸爸，"那个可怜的姑娘说。"别现在指责我。我正为眼下这一切深感不高兴呢。"

"我高兴吗？"他说着，把那本书合上了。"我的上帝，我怎么惹下您了，以致我这命运竟会落到这样可怕的境地？"

这封信送到了沃克先生那里。"他知道他自己定会是清白的，"这位可怜的妻子在信里说，写上了她所知道如何寻找的最好的借口，"认为在这样一件事上他自己不应该采用任何步骤。他将不聘请律师，而且说他倒更喜欢他让人来带走，如果法律要求他在星期四去西尔弗布里奇出庭的话。"她写这番话，仿佛她觉得自己应该使用一种高调来维护她丈夫的目的；但是她在写最后几个字时完全降调了。"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我已使出了全身解数哪！"沃克先生完全懂得这封信的含义，无论那种高调还是那最终的降调。

到了那个星期四的上午约十点钟的样子，一辆旅行马车停在霍

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的大门口，从车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个穿着平常的黑色衣服，从他的举止动作看上去是个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体面人物。而实际上他是西尔弗布里奇管区的警察局长。另一个是警察，名副其实的警察，戴着近来习以为常的警盔，平常的那种半副武装，还有一整套令人反感的职业用具。"威尔金斯，"那位警察局长说。"很有可能我用得着你，因为人们跟我说这位先生是个不寻常的怪人。不过要是不喊你，等我出来时，只用像仆人一样打开车门就行了，等我们坐进车里，你坐到驭手座上去。什么话别说，什么话也别说。"然后，这位高级警察走进了这所住宅。

他看见克劳利太太坐在客厅里，头戴帽子，披着披巾，克劳利先生则坐在那把扶手椅里，前倾着身子烤火。"我想我们还是跟你走为好吧。"克劳利太太见门打开立即说道；无疑她从窗子已看到那辆马车来到了。

"这位先生最好是劳驾跟我走一趟吧。"汤姆普森说。"我为他弄来一辆很严实的轻便马车。"

"不过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吗?"这位妻子说，话音中带出了惧怕的语调。"我应该陪我的丈夫去。他身体不好，先生，得有人照应。"

汤姆普森开口说话前思考了片刻。那马车只够坐两个人，如果坐进去三个，那他十分清楚他基本上只有和他的犯人，他犯人的妻子挤在一起。沃克先生特别关照过他要表现得十分客气。和赶车的坐在驭手座上的也只能有一个，如果这个要求答应下来，那么那个可怜的警察就必须走回去了。"好吧，夫人，"汤姆普森说；——"这就是说，如果这位先生要发誓他没有我的话不出车外来。"

"他不会出去的！他不会出车外的!"克劳利太太说。

"我没什么可发誓的。"克劳利先生说。

听了这话，汤姆普森顿时耷拉起大长脸，摇头晃脑，把目光先是移向那位丈夫，然后又移向那位妻子，耸耸双肩，绷紧嘴唇，吹了一口气，仿佛用这副样子他便会摆脱一些那位先生的话给他造成的忧愁和气愤。

克劳利太太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你听我的话好了，他不会乱动的。你确信我的话吧。他认为他自己不发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

觉得他自己受到了严酷的虐待。”

“我不知道什么是严酷哟，”汤姆普森气哼哼地说。“一辆严实的轻便马车赶来了，而——”

“我走着去，如果我迫不得已而去，我走着去好了。”克劳利先生嚷嚷说。

“我这话不是指你——或指沃克先生，”这位可怜的妻子说。“我知道你们一贯是最仁慈的。我的话是指世态炎凉的严酷。当然他是清白的，你也定要为他想想。”

“是的，我为他着想，也为你着想，夫人。”

“我这话就这个意思。他知道他自己的清白，因此他就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让步。”

“当然他最了解自己，这还用说。不过要是仅仅害怕脏土和烂泥，那么他最好快上车去吧。”

“他会去上车的；我跟他一起去。那里会有你的地儿的，先生。”

汤姆普森仰头看了看雨势，跟自己嘀咕说天气是很冷的。这时他记起沃克先生说过的话，认为克劳利太太除了她的贫困，算得上是个好太太。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她因她的贫穷倒应该得到某些东西。“我跟赶车的坐在一起走吧。”他说。“不过他要是企图跑出车外，他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的。”

“他不会的，他不会的，”克劳利太太说。“我打心眼儿里感激你。”

“那么，走吧，”汤姆普森说。

她走到自己丈夫身边，拿起帽子，环视一下没有人看她，便把帽子戴在丈夫的头上，然后扶他从扶手椅里站起来。他没有拒绝妻子的帮助，听任她把挂在过道里的那件旧外衣披在他的肩头，然后走出屋门，第一个坐进那辆西尔弗布里奇来的马车里。他的妻子随后也坐进去了，没有听见汤姆普森告诉他的下属在泥泞中步行跟车的那些话。他们慢吞吞地穿过了那些小巷，快到十二点时，那辆马车赶进了西尔弗布里奇的“乔治和武尔车”旅店大院。

西尔弗布里奇，尽管它有市长和自治机关，也有自己的一名议会会员，却不趁一座法庭。因此那些治安官不得不坐在“乔治和武尔

车"旅店大院的那个大屋子里;这里是郡办舞会举行的地方,也是西巴赛特互助会员联席会举行的地方。这一带地方,毫无疑问,深为这方面的落后状况感到无地自容,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动向来弥补这个严重的缺陷。汤姆普森和他的马车因而赶进了这个旅店的大院,克劳利夫妇由他领着进了一间小寝室;紧邻这小寝室的是那间大房间,那些治安官早已在这里聚齐了。"这里有一点火,"汤姆普森说。"你们可以烤烤火取个暖。"他自己也因天冷冻得浑身发抖。"等那些先生们在那里准备好,我就来叫你们。"

"我可以跟他一起进去吗?"克劳利太太说。

"我在那张桌子顶头给你备一把椅子,离他很近的。"汤姆普森说。"你可以溜进去,别和任何人说话就是了。"然后,他留下他们夫妇,来到那些治安官跟前。

自从跨进那辆马车,克劳利先生一直没有说话。克劳利太太也没有跟他搭话,只是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现在他跟她说话了——"我们这是在哪儿呀?"他发问道。

"西尔弗布里奇呀,我亲爱的。"

"可这寝室干什么用?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等那些治安官准备就绪。他们都在隔壁屋子里。"

"可这是那个旅店吗?"

"是的,亲爱的,这是那所旅店。"

"我看见成群的人在走动。"这里是有成群的人在走动。旅店院子里有人,另有一些站在那些楼梯上,而那酒吧间挤满了人,都满怀好奇地想看看这位偷了二十镑钱的牧师,听听这些治安官对这案子会审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一定会交付审判的;人人都说这是最起码的罪;不过这里会有保释问题。这些治安官会让他获得保释吗?谁会是保释人呢?"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呀?"克劳利先生问道。

"我推测治安官开庭时总有这种习惯吧。"他妻子说。

"他们来看一个牧师如何堕落吧。"他说:"那他们将不会感到失望的。"

"除了犯罪,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人堕落,"他妻子说。

"不,——倒霉能让人堕落,穷困也能让人堕落。人世的烦恼过

多过重地压在一个人头上使他无法站直身体时，这个人就算堕落到头了。他们来这里看我，好像我是一个被猎捕的野兽。”

“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总有这个习惯。”

“可他们眼前的罪犯不总是一个牧师呀。”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而她则一直在搓热他那双老手。“他们没有把我带到这里之前，我死了就好了。哦，我死了就好啦！”

“亲爱的，上帝赠送给我们的我们就应该都能承受得了，这难道不对吗？”

“我死了该多好啊！”他重复道。“这驮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死了就再好不过了！”

汤姆普森返回来请他们跟着他到那间大屋子之前，这段时间显得太长了。当他回来请他们跟他走时，克劳利先生紧紧抓住自己的椅子，仿佛他已下定决心不去似的。但是他妻子跟他悄悄说了些话，他服从了她。“他会跟我走的。”她对那位警察局长说。就这样，他们从这小屋子走进了那个大房间。汤姆普森第一个出去的；克劳利太太蒙上纱巾第二个跟出来；那个可怜的人跟着他的妻子，两只眼睛死盯着地，两只手紧紧扣在他的胸前。他最初什么也看不见，当人家给他备上一把椅子时他几乎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她，倒是有比丈夫更大的勇气，透过纱巾设法环视了几眼，看见这里有一张长案子或说桌子，用绿布盖着，还看见六七个绅士坐在这桌子的一头，桌子侧面和这屋子里似乎站了一群人。她丈夫坐在这桌子的另一头，离墙角不远，就在这墙角周围——这样她可以离他近一些——她的椅子也已经备下了。他的另一侧另备了一张椅子，眼下空着，是为任何一个他愿意聘请的专门人员使用的。

那里坐着五个治安官。弗雷姆利来的勒夫顿勋爵坐在主席位上——是一个漂亮的男子，还很年轻，此人在这郡里家喻户晓。那张追查过的支票上就有他的签名，他因此表示过不愿坐这把交椅的意思；但是沃克先生强烈要求他出席，否决了他的说法，并让他明白这种丢失不是他丢的。这张支票，如果是被偷的，也不是从他手里偷走的。他并不是追诉人。“不，天哪，”勒夫顿勋爵说。“如果我能撤销这整件事情，我会马上这样做！”


克劳利先生在治安法庭法官们面前

“你不能这样做，老爷，但你能在会议上帮我们的忙。”沃克先生说。

接下来是库西城堡来的乔治·德·库西先生，是德·库西勋爵的兄弟。德·库西勋爵并不住在这个郡，但他的弟弟住在这里，而且通过他的谨慎行为努力维护这个家族的荣誉。他也许算不上大贤大哲之辈，但他充当了一个很好的乡村治安官；他话说得少，眼睁得大，而在像目前这件事上，则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听沃克先生的。坦佩斯特博士也在这里，是本教区的教区长，既是治安官又是牧师。西尔弗布里奇的好多人都扬言说，既然是一位兄弟牧师这样被带到了法官前，那坦佩斯特博士就最好回避一下为好；但是坦佩斯特博士很久以来对西尔弗布里奇关于他的看法很感兴趣。他过着的那种深居简出生活为人喜欢，为人津津乐道，而他早过惯了。这样，当沃克先生贸然建议他说，他也许不愿意到这里来时，他对沃克先生嘲弄了几句。“当然我将到那里去，”他说。“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非常非常地感兴趣。当然我将出席法庭的。”如果勒夫顿勋爵没有出席，他还会让自己坐在主席位上，更加引人注目。福瑟吉尔先生是第四个治安官。福瑟吉尔先生是奥莫尼乌姆公爵的法律顾问，是这一带最活跃的治安官。他是一个很尖刻的人，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事先对一个牧师产生好感。第五个是查尔迪科特斯来的索恩医生，这位先生的名字我们在前几页早已提到过了。他多年来一直在这郡边远的一个小村子里行医；但到了他生命的晚些时候，他福星高照，娶了一个了不起的女继承人，并用这位女继承人的钱从索沃比家购置了那所古色古香的住宅和领地。自打那时起，索恩大夫就以一个乡下绅士的身份恪尽职守——不过，他和那位公爵的臣民也确有一点点摩擦。

查尔迪科特斯和那位公爵的领地是紧邻，那位公爵曾希望买下查尔迪科特斯。当查尔迪科特斯悄悄地从那位公爵的指缝间溜掉，落入索恩大夫的手中——或者说索恩大夫的妻子手中时，那位公爵很生福瑟吉尔的气。因此，那位公爵的臣民和查尔迪科特斯的人总是有些小摩擦，这已成了既成事实。据谣传说，索恩大夫打算代表这个郡争得下一次的空缺，这就使许多事情会遇上障碍了。勒夫顿勋爵的右边坐着乔治勋爵和福瑟吉尔先生，福瑟吉尔先生过去是沃克先生，沃克先生过去坐着沃克先生的秘书。在这位主席的左边，坐着

坦佩斯特博士和索恩大夫，再往下首一点是扎卡里·温思罗普先生，他占据了那些治安官的秘书的位置。西尔弗布里奇的许多人都说，由于温思罗普先生是沃克先生的合伙人，每逢要聘请律师，他就总是受聘于这些治安官眼前，这总会有极不妥当的地方。但是，对这种看法，沃克先生并没有多往心里去。他在西尔弗布里奇举足轻重，为所欲为，没人会指望他关心任何人的看法。

在这屋子里还有许多别的绅士，其中一些知道克劳利先生，不过亲近的程度疏密不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任何人，当一个非常了解他的朋友从身后赶上来探着身子跟他轻声说话时，这位可怜的人几乎认不出他的朋友。

“我肯定你丈夫不会忘掉我吧，”罗巴茨先生说；罗巴茨先生是弗雷姆利的牧师，他是在越过克劳利先生的椅子背后向克劳利太太伸手时，说这番话的。

“不，罗巴茨先生，他没有忘记你。可是他这时刻要是情绪反常，你就只好包涵点他了。这事对一个牧师来说，总是十分难熬的呀。”

“我完全知道这个；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才来的。我捉摸这次对质将会结束这桩事情，澄清无论来自哪方面的麻烦。可是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事情很可能是，克劳利太太，保释的事没准儿会提起的。我对这种事不十分在行，很可能你也不清楚；可是如果这里发生这类事情，让克劳利先生点我的名字好了。一个兄弟牧师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还可以找另一个先生跟我一起办。”紧接着，他离开了她，没有等待什么回答的话。

与此同时，沃克先生和站在他背后的另一名律师梅森先生，一直在交谈。“我得到他那里去一会儿，”沃克说。“想办法安排一下。”这样，沃克先生就坐进了克劳利先生身旁那把空椅子里，努力向这位可怜的人解释，他会尽力容许梅森先生替他辩护。克劳利先生看样子把他所说的话都听进去了，然后猛然冲着这位讲话的人嚷道：“我不会要任何人帮我的忙。”他说话的声音很高，这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我清白无辜。为什么我要人帮忙说话呢？我哪来钱偿付聘请金呀。”梅森先生疾步赶了过去，想解释说这种报偿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但克劳利先生的接下来的话把他堵回去了。“我用不着任

何人帮助我，"他说着，直愣愣站了起来，第一次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开始吧，干你们不得不干的事情去吧。"此后，他一直站到诉讼就要开始的时候，虽然这中间勒夫顿勋爵三番五次地请他坐下来。

我们用不着逐一叙述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词了。经过对质，这张支票兑出来的钱肯定给了克劳利先生的信使了。为表明克劳利先生签过字，送过那张支票并得到那笔钱，而进行必要的一系列对证时，时间多少拖得长了点，这时克劳利先生变得不耐烦起来。"你们为什么找那个人的麻烦呢?"他说。"我有那张支票，我让他去兑的；我又得到了那笔钱。有谁否认了这点，你非要这样逼着一个人往绝路上走吗?"然后，索姆斯先生和那家银行的经理说明了一下当那张支票从伦敦银行追回时马上作过一些什么调查；说明一开始他们如何认为克劳利先生当然能够解释这件事情，他又如何用一种后来证明不符合事实的声明解释这件事。接着，这里有证据证明这张支票不是索姆斯先生付给他的，当这点问到克劳利先生时，他摇了摇头，又变得不耐烦了。"我在这事上弄错了，"他高声嚷嚷说。"当然是我弄错了。仓促中我以为它是这样的，我在仓促中便这样说了。我点钱总是出错，也记不住钱数；可我还看得出我犯的错摆在我眼前时我是犯了错的，而且马上承认我过去是弄错了。"

发展到这一步，他表现得不仅很有精神，而且很有理智，他妻子于是开始希望这关键的时刻已经把他脑子的思路理清，他兴许当场就能够在查询继续进行时摆对他自己的位置。然后，这张支票证明不是索姆斯先生给他这事刚完，接下来就该解释克劳利先生曾声明说那支票是阿拉宾教长这点了。关于这点，沃克先生就只得交待写信给那位在国外的教长，以及那位教长信中声明他给过自己的朋友五十镑钱这整个过程。沃克先生还解释了这五十镑所包括的每张钞票都已在克劳利先生那里对上了号，而这些钞票和那张支票或那个银行兑换这张支票所付的钱毫无关系。

索姆斯先生声明说他丢那张支票时也丢了个皮夹子；说他肯定是在他访问霍格尔斯托克的克劳利先生那天丢失它的；还说他发觉他丢失了皮夹子是在从霍格尔斯托克去巴彻斯特的路上。发觉皮夹子丢失的时刻，他就记起来他曾经在克劳利先生的屋子里从自己的

口袋里掏出来过；事到这一步，他相信他只可能把它遗失在克劳利先生的住宅。他写了信并寄给克劳利先生询问情况，但得到的回复是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那个皮夹子里没有什么其他值钱的东西。——除了几张名片和一份备忘录什么也没有，因此他便通知伦敦银行支付那张支票，再没有多去想它。

克劳利先生这时被提问解释他是通过什么办法得到那张支票的。这个问题先是勒夫顿勋爵提出来的；但它很快就转到沃克先生的手中，不过他当然尽可能用这样的调查所允许的和善口吻来盘问了。克劳利先生能完全记起来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那张小纸条，又是怎样保存它的吗？他最后先回答了后半截儿问题。"它在他身边待了好几个月。"可为什么他要保存它呢？他冷冷地，近乎野蛮地环视了这屋子一遍，并在作出回答前差不多把周围的面孔挨个儿盯了片刻。然后他讲道："我受羞耻的驱使保存了它——后来又受羞耻的驱使使用了它。"这一声明是真实的，屋子里没有人表示怀疑。

然后，那另一个问题就向他提出来了；他抬起两手，提高嗓门儿，向他相信的救世主发誓，他真弄不清楚那笔钱是从哪里来到他手里的。那么，他过去为什么说它是那位教长的呢？他过去以为是的。那位教长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给他的，"这样的话，摸着信封里是硬币这点，就不会在接受他的施舍时增加我的耻辱哪。"这位倒霉的人说，就用这样的话公开地、随便地讲下去，他过去想着法儿一再隐瞒不说，眼下深为这点悔恨交加，羞愧难当。他以往没有过目过那位教长每次给他钱时的那些钱，他于是以为那支票和现钱放在一起。除此之外，他实在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接着，那些治安官中间开了个碰头会，沃克先生在会上认为，这些治安官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这位先生交付审判。对这个建议，勒夫顿勋爵表示异议，和他持有一样看法的还有索恩大夫。

"如同我正坐在这里一样，我相信，"勒夫顿勋爵说，"他刚才说的是实话，那张支票到底来自何处，他比我所知道的多不到哪里去。"

"我敢肯定他知道得不过如此，"索恩先生说道。

乔治勋爵发表意见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碰上的最奇怪的事情。"坦佩斯特只是摇了摇头。福瑟吉尔先生指出说，即使承认那位先生

的声明是正确的，那也决不能就这样证实这位先生是清白的。那张支票毕竟是追查到他手里了，这位先生就只好交待清楚它是怎么到了他的住所的。即使假说这位先生是在他的住宅发现那张支票的——这点是极为可能的，那么他也不能因此认为他拿上它去兑成现钱就是正确的，并让这场起诉为他自己的种种目的所用。沃克先生告诉那些治安官，福瑟吉尔先生是正确的，而克劳利先生能凭借的唯一借口是他的神志出了问题。

"我不明白这个，"勒夫顿勋爵说。"我有许多钞票，过去明明是亚当给的，事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可是要是有人向你调查，你就不得不交待清楚你是从哪儿得到它的，老爷，"福瑟吉尔先生说。

勒夫顿勋爵对福瑟吉尔先生一向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关于一个治安官的各种责任自然不愿意听他的指教，便立即把他的背扭向那位公爵的代理人；但是事隔三分钟，沃克先生还是把这些同样内容的指教告诉了他。

克劳利先生已经坐回位子上，在这碰头会举行期间他正趴在那张大桌子上，把脸埋在胳膊里。克劳利太太坐在他身边，一副全然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停用手抚摸他，在她的面纱后面眼巴巴等着弄明白那些治安官所作的判决的实质。这一判决终于由沃克先生悄声告诉了她——也告诉了克劳利先生。克劳利先生必定明白了他被判决在下次于四月份举行的巡回审判期间，到巴彻斯特接受审判，不过保释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他本人的保释金为五百镑，另外两个人的保释金各为二百五十镑。沃克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他和两名保释人都准备好了，保释保证书也拟出来了。保释人是牧师罗巴茨先生和格兰特利少校。五分钟后，保释保证书签上了名字，克劳利先生获得自由，可以离开法庭，是个自由人了——直到四月份巴彻斯特的巡回审判开庭。

这一切在进行中这段时间，克劳利先生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克劳利太太也知道得不多。她倒是对罗巴茨先生说了感谢的话，并恳求对——那另一位先生也说感谢的话。如果她听见了那位少校的名字，那她也没有记起这个名字来。然后他们被人领出来走回那间寝

室，沃克太太在这里忙手忙脚地想干点什么事情，如果她知道干什么的话，来安慰这可怜的丈夫和可怜的妻子。然而什么样的安慰和慰问是他们能做到的呢？为他们备下了茶，并从这旅店的贮藏食品里弄来了三明治。在这旅店的大酒罐里有雪利酒。然而像这类安慰对他们俩都是隔靴搔痒。

他们还乘坐那辆轻便马车回家，不过没有汤姆普森先生陪同了；他们起来走时，克劳利太太讲了几句话。“乔赛亚，”她说。“要是你挺起头来，信心百倍，即使现在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天无绝人之路，”他说。“是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啊。”他说这些话时，克劳利太太再没说话，但决心再也不让她的眼睛离开克劳利先生了，不，——一会儿也不离开了。然后，当她扶着他再次走进那个前客厅时，她伸开她的臂抱住他，吻他。

第九章　格雷丝·克劳利去阿林顿

那些治安官在他们的即决法庭所作的判决的消息，当天夜里就由普雷蒂曼小姐告诉格雷丝·克劳利了。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在签署那张保释保证书的五分钟内听到了这一消息，带着关于这件事的情况跑到了她姐姐那里。“他们找出他的罪来了；他们找出来了，真的。他们判了他的罪——或不管叫这什么好吧，因为他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弄到那支票的。”“你这话不是说他们把他关进牢里去吧?”“不；——没有送进牢里；目前还没有，这只是说。我可一点弄不懂这个；但是他在下次巡回审判时还要受审的。在这期间，他被保出来了。格兰特利出面作保——他和罗巴茨先生。这下，我想，他表现得够意思的。”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听说克劳利先生没有安然无恙地送走，而被判了罪，可以说，在下次巡回审判时接受一次公开的审判，这时她增加了一种感到欣慰的情绪。然而，她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出一些拯救格雷丝·克劳利，或甚至拯救她父亲的事情。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安妮·普雷蒂曼小姐被认为在教她的学生罗马史方面是特别有本领的，尽管她显然对她生活其中的这个国家的法律课程一窍不通。“把他交付审判了，”普雷蒂曼小姐用责备的口气纠正她妹妹，说。“他们还没有给他定罪。要是他们判了他的罪，这下就不存在什么保释的问题了。”“我不知这中间有什么名堂，安娜贝拉，不过格兰特利少校到底出面做了保释人，巴彻斯特还有一次审判在等着吧。”“一件犯罪案是不会有两次以上的审判的，”普雷蒂曼小姐说。“除非陪审团意见不一致，或诸如这类的事情。我推测他是要提交审判的，而这审判将在下次巡回审判时进行。”“正是这么回事——一点没错。”如果勒夫顿勋爵以侍从官的身份① 出现，如果汤

① 古罗马的一官称，通常手持捆斧头的束棒，随从执法官在公众场合露面，并执行对罪犯的处罚。

姆普森举着束棒[1]，那么安妮小姐便会对此知道得更多些。

这一可悲的消息直到晚上才告诉了格雷丝。当这次调查在那些治安官跟前告终时，克劳利太太，如果光她自己坐马车到普雷蒂曼小姐的学校，是非常愿意在那里见见她的女儿的；但是她觉得她丈夫离不开她的看护，这事是办不到的。如果这个建议提出来，那位做父亲的当然也会到他女儿那里去；不过这会惹出来另一种十分可怕的场面；这位做母亲的在脑子里再三斟酌一番，心想还是节制一下为好。普雷蒂曼小姐使出浑身解数让可怜的格雷丝明白，这件事的结局是出人意外的有利的——使尽浑身解数，这是说，没有说半句她的良心告诫她是虚假的话。"它会在四月份的巡回审判中解决的。"她说。

"可这段时间爸爸该怎么办呢？"

"你爸爸会待在家里，和平常完全一样。他得有人常劝解他。我看哪，这事要是你爸爸聘请一个律师现在没准早结束了。"

"可是律师一出面这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

"我亲爱的格雷丝，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难以忍受的。"

"可是对爸爸和妈妈来说，许多事情比对任何别的人都难以忍受哪。"回答这句话时，普雷蒂曼小姐说了几句又聪明又和善的话。格雷丝的两眼充满了泪水，没有马上回答普雷蒂曼小姐的话，却又重提她以前那个声明：她必须回家去。"我不能留在这里了，普雷蒂曼小姐；我心里太难受了。"

"你在家心里会好受点吗？"

"我在这里承受不住哪。"

这位可怜的姑娘从她周围的人的那些有意的安慰，从小学生的那些考虑不周的善意，和从仆人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语中，很快领悟到她父亲实际上是判了罪，判决结果是明摆的。"人们都说，小姐，这完全是因为他没有律师呀，"那位女管家说。如果像勒夫顿勋爵和沃克先生这么善良的人都认为他是有罪的，那么，一个对她可怜的父亲以及他那些怪癖全然无知的伦敦来的铁面法官，十二个也许是巴彻斯特的店主组成的陪审团，还指望他们会有什么善举呢。这会

---

[1] 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

把她父亲推进绝境，然后把她母亲逼上绝路；再往后就又会把她逼进死胡同。家里没有钱。她十分清楚这点。她在学校帮忙每月挣三个英镑，上两个月的钱都交给她母亲了。然而，尽管她极想尽自己的能力挣几文钱，可她知道她不能继续教书了。普雷蒂曼姊妹也知道她目前教书是做不到了。她得回家和家里人一起苦受煎熬。她面前没有希望的余地，对她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们已经把她父亲当一名普通的贼定了罪——她那知道人品那么诚实的父亲，她那相信完全属于上帝的仆人中最虔诚的父亲。他被指控为一个下贱的窃贼，而那些治安官、律师和警察也已经判决，世人的指控是真实的啊！这已既成事实，她可怎么看那些女孩子的面孔，或在那些教师中间立身啊！

第二天上午，莉莉·戴尔小姐的信正好来了，她于是带着它又去找普雷蒂曼小姐。她必须回家，她说。她无论怎样也得见见她母亲去。普雷蒂曼小姐倒是十分通情达理，愿送她回家。“我一文不名，什么事也办不了哪，”她说着，泪水直往外淌。“我又没有权利提这个要求。”接着，普雷蒂曼小姐急不可待地掩饰格雷丝后半句话里那种不幸时说的那些话，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学校欠格雷丝的钱多得是，她说，这事上欠她的钱，那事上欠她的钱，说不清的事情上都欠她钱！十镑钱都算不清这笔。“没有人欠我的钱；只要你肯借给我五先令就足够了！”格雷丝说，一副苦恼不安的样子。普雷蒂曼小姐在应付这一困难时，不由得想到格兰特利少校和他的情人。可远水不解近渴，她知道这个。如果她那个星期一把他们带到一起，格雷丝不会跟他说什么事的。的确，这样一种相见在这样一个时刻毕竟是不合适的。然而，她一贯把格兰特利看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因为那位副主教的财富是尽人皆知的——她觉得如果可怜的格雷丝开口去讨五个先令，那真是太令人寒心了。“你怎么也用不着为钱的事自寻烦恼，格雷丝。”普雷蒂曼小姐说道。“一两镑钱在你我之间算得了什么呢？你要是总想这事，那就显见你心里太搁不住事了。你手里那封信我可以看一眼吗，我亲爱的？”接下来，格雷丝解释说她原本不想让人看戴尔小姐的信的，可是戴尔小姐邀请她去阿林顿去。“你要去的，”普雷蒂曼小姐说。“这对你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哪，对你母亲来说

也是大好事。”

最后，事情定下来，格雷丝应该到阿林顿她朋友那里去，到阿林顿去。她回家住了一两天，她母亲也一个劲劝她接受她收到的这个邀请。就在她小住霍格尔斯托克期间，新的麻烦又来了，关于这些麻烦后面还要交待几句；但是它们偏是格雷丝帮不了她母亲什么忙的麻烦，而且，一点不假，它们尽管是实实在在的麻烦，可如同后文会看到的，却是因祸得福歪打正着，逼得她父亲采取了某种本身有益健康的行动。“我认为你要是离开一阵子会更好些，亲爱的。”这作母亲的说；这是她第一次听可怜的格雷丝直接提叙起格兰特利少校的情况；——在这之前，格雷丝只是闪烁其词地讲起过格兰特利少校，说他是她在弗雷姆利碰上的一个绅士，把他描述得“非常和蔼”。

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日子里，露西·罗巴茨，当今的勒夫顿夫人，弗雷姆利的教区牧师马克·罗巴茨牧师的妹妹，曾在霍格尔斯托克克劳利先生的住宅小住过一段时间。她的那次逗留是由一些特殊情况促成的，这里也许就不必再作交待了。她当时已经决定——因为在离开克劳利太太家前，她将来的命运她已经知道了——她有朝一日要好好地接济她的朋友家；可是“好好接济”做起来也不是十分容易的。在勒夫顿勋爵方面，通过某种轻率的行为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勒夫顿勋爵向克劳利先生提供过帮助，金钱上的帮助，结果克劳利先生气得要命，一口拒绝了。如果勒夫顿勋爵亲手拿上他那庸俗的钱到他跟前去，那这勋爵大人在他眼里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但是事隔不久，勒夫顿夫人通过施展一些聪明的办法来表达她的友情，劝她在弗雷姆利教区牧师住宅的嫂子叫格雷丝·克劳利以客人身份去住段时间——于是，早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她已在那里住了那个暑假。就是在那里，即弗雷姆利，她认识了在弗雷姆利大院和勒夫顿勋爵在一起待着的格兰特利少校。她当时跟她母亲说过关于格兰特利少校的话，说得含糊其词，不过是些有关这位少校“非常和蔼”的话；这位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也是“和蔼”的，可有钱人家的那些穿戴却一点不趁，心里不知为此抱了多大的遗憾。她当时没有多想这件事；而现在她觉得自己却不得不多想想了。“我还不十分理解为什么

他星期一要去找普雷蒂曼小姐，"格雷丝说，"因为他几乎不怎么了解她。"

"我捉摸他是因公事去的吧，"克劳利太太说。

"不是妈妈，不是因什么公事。"

"你怎么说得准呢，亲爱的？"

"因为普雷蒂曼小姐说他是——是——问起我的事。啾，妈妈，我应该告诉你啦。我知道他真的喜欢我。"

"他过去这样跟你说过吗，亲爱的？"

"是的，妈妈。"

"那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呢？"

"我跟他什么也没有说，妈妈。"

"他星期一要求见你了吗？"

"没有妈妈；我想他不会的。我觉得他完全明白这一切，因为我那时不能跟他说什么话。"

克劳利太太没有进一步追问下去，但心下已经拿定主意，她女儿在她的这段生活中最好先离开这倒霉的家吧。如果命运簿上已经写好，她的一个孩子应该免除这一系列似乎从空中纷纷降落的不幸，几乎像是家常便饭似的，先降在她丈夫身上，降在她身上，而且降在全家人身上；如果她的格雷丝有这样一桩洪福齐天的婚事，似乎很快就要向她求婚了，那么格雷丝尽可能少在家住也许是合适的。克劳利太太过去听到的只有关于格兰特利少校的好话；不过她知道格兰特利一家是傲气的富人——他们在这个郡高高挺着头过日子——副主教的儿子可能直接从霍格尔斯托克的教区牧师娶他的新娘，这事真难以让人相信。

事情已经定下来，格雷丝写走的短信一旦得到戴尔小姐的回复，格雷丝马上就去阿林顿，而且在她回家小住的第三天早上，她就起身走了。只有那些亲身做过穷绅士的人——穷得不知道如何筹集一个先令的绅士——才能体会到这样的穷困带来的种种苦恼的那种特别的辛酸。一般穷人的贫困还到不了这个份儿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样的贫穷带来的阵阵剧痛完全是另一类型的。忍饥挨饿，耐寒受冻，你家有几把椅子有被扣押的危险，你头上的屋顶有失掉的可能

——所有这些苦难，如果它们不是绝对地影响一般的穷人，那么也是相当频繁地影响他们，这些苦难毫无疑问是人类所遭受的苦难中最严酷的。它们威胁着生活——或者，如果不是生活，那么就是自由——使一个赤贫的人成了监禁和挨饿二者之间的选择对象。无论用什么办法，那穷绅士或穷太太——假定他们过去都当过穷人——都不太经常会落到进救济院这最后的绝境。这样的事例是有的，但大都是例外现象。克劳利太太打发走的苦难不少，却从来没有让她的食品柜一无所有过，也没有让那个面包盘空空如也过。但是，在这个时刻，饥饿本身倒比那些剧痛似乎还会好一些。赊账的生意人那一双气哼哼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凶光，你却知道这凶光凶得有理；可怜的仆人想把工钱要到手，常露出那种嘲笑；较早较好年头那种温情的抚养使之成了第二本能的许多习惯逐渐放弃了；疾病需要大补的妻子那苍白的面颊；在外做事需要体面的丈夫那褴褛的穿戴；那照顾不周的儿女们，他们正在懂得成不了有钱体面人家的孩子；比这一切更糟糕的是，还算慷慨的朋友的那些施舍和接济，那衰颓的自尊心，那不会收拢的自尊心，那渐渐增大的怀疑——怀疑点头哈腰是不是更好点，怀疑是不是向整个世界公开承认地位上的自尊心荡然不存，承认要伸开手接受东西并随时举手致谢，承认从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的败落已经完成——上述这些贫穷带来的痛苦，逼得这个世界的克劳利一家人每每抱有如坐针毡的念头。格雷丝应该到阿林顿一事已经定下来了；——可是她的衣服穿戴又怎么样呢？还有，她出门的盘缠从哪里来呢？

“我想他们不会在阿林顿对我这寒酸的服装挑眼。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安定。”

“可你说戴尔小姐各方面都很出色呀。”

“莉莉是很出色的，妈妈；不过我不会在意她的，她妈也一样，因为她什么都知道。我把一切都跟她讲了。”

“可是你把你的钱都给我了，亲爱的。”

“普雷蒂曼小姐跟我说过我到她那里去。”格雷丝说；格雷丝已经从那位女教师手里得到一笔钱，很快就进了她母亲的口袋，用在了家庭开销上。“她说过我定要到阿林顿，因为西尔弗布里奇是必要之

路，当然我应该去她那里一趟。”

“我倒愿意爸爸不会问起这件事。”克劳利太太说。幸亏这作爸爸的此时被别的思想和麻烦占住了，没有问起这件事，格雷丝于是顺利地返回西尔弗布里奇，从普雷蒂曼小姐那里拿取一些必需的物品，为了格雷丝不穿上原来那身寒酸的衣服到她朋友的住宅，这可怜的姑娘上路前那缝缝补补的劳作，那夜灯下熬得疲惫不堪、终于做完的针线活，有谁能说得清楚呢？而当这种劳作完成时，又有什么成绩鼓舞她呢？我认为，格雷丝常有的那“如坐针毡”的念头，从来没有在克劳利太太的脑子里闪现过——她是一个非常能忍耐的人；然而她一定想到过，坟地的长眠是甜美的，想到过死后会有一种平衡万事的时候的，这终将愈治所有她的祸害。

毫无疑问，格雷丝也盼望一种平衡万事的时候——或许盼望比这还更有前途的东西，在坟地这一边时便会成为她的安慰。她对自己未来的归宿，禁不住会有许多美好的希望。尽管，如同前文已经说过的，她听了普雷蒂曼小姐讲述跟格兰特利少校那次谈话后理解到了她应该理解的内容，但是，她单纯归单纯，她还是理解到了更多的东西。她知道那个男子爱慕她，也知道她爱慕那个男子。她心下完全明白，目前对她来说没有工夫去听爱情的言辞，或作出温情的回答；但是我仍旧认为，她确实巴望在坟地这一边的安慰。

“啧啧，啧啧，”普雷蒂曼小姐在她的小私斋见格雷丝徒然想隐藏她的泪水，说道。“你这次倒是真该认识认识我，看看我是明达事理的人哪。”这些刷刷往下淌的眼泪不是因为普雷蒂曼小姐塞到她手里的那五个金镑，而是因为那件任何姑娘见了都眼馋的精美、柔软的美利奴细羊毛灰色上衣。“我愿意看到多少姑娘出门拜访时我送她们衣服穿哩。啊呀，我亲爱的，她们拿走衣服，从我们这些老姑娘手里拿走许许多多的衣服，那差不多像是我们送她们衣服穿仅仅是在还清我们的债呢。”然后，安妮小姐送给她一件棉布外衣，厚实暖和，上边有精致的排扣和饰边——对任何想在众目睽睽下于一个圣诞节早上同格兰特利少校一起散步的姑娘，都是一件喜欢穿在身上的外衣。格雷丝·克劳利不敢奢望被人看见和格兰特利少校散步，但是不管怎样她是喜欢这件外衣的。大普雷蒂曼小姐依靠她那实用的意志的力

量，依靠她那由衷的同情，费了好一阵口舌才消除了格雷丝接受这些礼物时由于贫穷的意识所造成的那种烦恼；当安妮小姐用几分骄傲的音调说希望格雷丝会喜欢那件外套时，格雷丝用自己的胳膊欣喜地勾住她朋友的脖子，大声说那外套是非常精美的——是全世界最精美的外套！

格雷丝在格斯特韦克火车站见到了前来接应她的朋友莉莉·戴尔，坐上莉莲她伯父——本教区的乡绅的小马车到阿林顿去。我看哪，格雷丝穿上她的新外衣的理由，不只是因为天气冷，也有在戴尔太太面前为自己赢得最好印象的意思。然而，她知道戴尔太太准知道她贫穷的所有情况，并为这一既成的情况深感高兴。“我看到你来了别提多高兴了，亲爱的。”莉莉说。“这事多么深如人意吧。”

“我肯定你日子过得很舒心，”格雷丝说。

“妈妈这下可高兴坏了。我写信时和妈热烈地谈起这件事，你知道，我们当时就认定事情准像现在一样是这么回事。”

“我怕自己会给戴尔太太带来数不清楚的麻烦吧。”

“给妈妈的麻烦！你这心操到哪里去了。你除了对我，对谁都不会成为麻烦的。我这就去应付这个麻烦吧，这种我喜欢的劳动会治愈我的痛苦的。”

格雷丝·克劳利即使跟她的朋友莉莉一起在旅途上也没有像在家里一样轻松自在。她要到一个环境陌生的陌生住宅去。她父亲的确不曾过堂定罪，说他是个小偷，但是他被控告犯了偷窃罪，那些审断这起控告的治安官已经承认这种控告是真实的。格雷丝知道所有当地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件事，当然觉得戴尔太太会听说这件事的。她满脑子都是这件事，尽管怕讲起它，可她又不能一言不发。戴尔小姐十分理解这点，设法跟她的朋友把话说得随随便便；然而她又怕谈起这个话题，因而在这段路程走完之前，她们俩都冷得没多少话可交谈了。“那就是妈妈，”戴尔小姐说道，这时她们已经拐过村子的街道驾车来到戴尔太太的家门口。“我回家时她总能预感到。你一定要明白你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看看妈妈和我不像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倒像两个可爱的老夫人，平平和和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真的经常吵

嘴,——孩子们该不该被嘲笑和溺爱,总不过是这类话题。妈妈,格雷丝来了,饿得半死呢;她说你要是不给她杯茶喝,她就要马上返回去的。”

“我会给她备杯茶的。”戴尔太太说。

“我比她饿得还厉害,因为一路上都是我赶车的。伯特伦和格林先生这下是彻底完了。天气冷得不能再冷了,他们在拉皮兰德打猎会像在这里一样的。”

“他们会滑滑冰聊以自慰的。”戴尔太太说。

“你过去留意过吗,格雷丝,”戴尔小姐说。“绅士们是多么需要娱乐,而且当一种娱乐失败时,另一种娱乐又是多么必不可少吗?”

“没有特别留神过,”格雷丝说。

“啾,可这一点没错。说到女人,人们都认为她们能自寻乐趣或毫无乐趣地生活。一年中有那么一次两次,或许会为她们做点什么。举办一次射箭集会,或者舞会,或者郊游。可是为男人举行的娱乐活动一年到头没完没了,总是最最要紧的事情。可是当今这最得宠的娱乐却从来没有名副其实地进行过。在打石鸡的时候,石鸡野性发作,总是不往枪口上撞。在围猎的季节,那些狐狸又不爱跑直道道——一群小坏蛋。它们显得无精打采,转眼会钻进洞里,拯救它们的大尾巴。接着天气冷飕飕结了霜冻,溜冰又提到娱乐日程上;可是冰多会儿也是疙疙瘩瘩的,而山鹬已经离开了乡村。说到钓大马哈鱼——当夏季到来时,我完全相信他们又苦苦地跟大马哈鱼摽上了。我敢保证他们从来捉不住一条的。这样他们回到了他们的俱乐部,玩牌,玩弹子球,跟烹调闹脾气,跟朋友闹翻脸。是这么回事吧,妈妈;不对吗?”

“你对这比我懂得多,亲爱的。”

“这是因为我不得不听伯特伦的话,就像你永远不会听一样。我们请到这里这样一位格林先生,格雷丝。他是多么一个惹人爱的人儿——那样的长统马靴和别的什么。然而人们悄悄跟我说,他不总是骑马去追猎的。看看他打弹子球那才妙不可言,只是他从来打不住球。我希望你玩玩弹子球,格雷丝,因为伯父克利斯朵夫刚刚支起

一张新的球台来。"

"我还从来没见过弹子球台呢，"格雷丝说。

"那么，格林先生会教你的。你问他什么他教什么。如果你不喜欢弹子的颜色，他就会到伦敦给你另买一个。只是你一定在他面前要注意说你喜欢什么，因为他第二天就准会去为你弄到手的。妈妈偶尔说她想要一枚四便士的邮票，他便走到格斯特韦克，马上为她买了一枚，虽然那次正赶上吃午餐的时间。"

"他没有做这种事情，莉莉，"她母亲说。"他要去格斯特韦克，好心好意为我捎回来一张我要的邮票。"

"当然他是好心好意的，我知道这个。这里还有我表兄伯特伦。他叫戴尔上尉，你知道。可是他更喜欢人家叫他戴尔先生，因为他已经离开军队了，并在这个教区充当起小乡绅来。伯父克利斯朵夫是大乡绅；只不过伯特伦把所有差事都干了。你这个就把我们的老底都摸了吧。恐怕你会发现我们是枯燥无味的人，——除非你对格林先生还有点喜欢。"

"格林先生住在这里吗？"格雷丝问道。

"不，他不住这儿。可我从来没有听说他住哪儿。他过去曾是个什么人物，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我想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头衔儿了。不过他是伯特伦的好朋友，如你常会看见他们的，他和多数男人一样无所事事。格兰特利少校还在打他的国家的仗吗？"这最后一个问题是她悄悄发问的，为的是这话不让她母亲听见。但是，格雷丝顿时脸色红起来，回答说，——

"我想格兰特利少校已经离开军队了吧。"

"我们一两天内带她到处走走，妈妈。"莉莉·戴尔那天夜里跟她母亲说。"我相信最好的事情莫过于逼她说说她的烦恼。"

"我可一向不怎么会逼人，我亲爱的。"

"那些烦恼说出来会更好些。我相信还是说说它们的好。让她常说说格兰特利少校也是好事。听玛丽·沃克跟我说，他确实有那个意思。要是那样的话，她就不会为那事发生时感到不知所措了。"

"可别让她眼巴巴等待什么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哪。"

"不，妈妈；可是她眼下还是个十足的小孩子，压根儿不知道她自

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让她明白,即使一个格兰特利少校,要是甘心爱上她也是三生有幸,这事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如果我是你,那我还是把这一切留给自然吧。”戴尔太太说道。

第十章　弗雷姆利大院的宴会

勒夫顿勋爵，在西尔弗布里奇和那些治安官聚会后驱车回弗雷姆利的路上，跟他大舅兄马克·罗巴茨，那位牧师，讨论了这件事。勒夫顿勋爵赶着一辆单马车，每小时以十二英里的速度一路驶来。“听我说没错，马克，”他说。“那个人是清白的；可是如果他接受审判时不聘请律师，陪审团会找出他的罪名的。”

“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件事，”这位牧师说。

“他死活嚷叫说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那笔钱时，你在场吗？”

“我自始至终在场的。”

“他说那话时你难道不相信他吗？”

“是，——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是人就会相信他的，——除了老坦佩斯特，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还有福瑟吉尔，他总是怀疑每一个人。实际情况是，他发现那张支票并把它保存起来，以后就把这个碴儿忘记了。”

“可是，勒夫顿，实际上这就算是偷了这张支票了。”

“如果他不是那么一个穷困、痴呆、狂热人，他的头脑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你这话是成立的。我想索姆斯确实把钱夹子丢在他的住所了。我相信，索姆斯要是没有十分把握，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有人把它捡起来，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交给了克劳利。然后他把它锁起来，事后忘了个一干二净；当那个屠夫威胁他时，他拿出它来，以为或相信，它是索姆斯或那位教长给的，或者如果你愿意，说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当一个人狂热到这种程度，你不能像对别人那样来审判他。”

“可是陪审团却必须像审判别人一样对待他。”

“所以说，这就应该有个律师告诉陪审团怎么做。他们应该让那个教区的某个人站出来交待他有一半时间处于发狂状态。他妻子倒

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她的命运太艰难了。”

“非常艰难。他要脱身，最终只能靠人家说他是疯狂的行为。”

“他是狂热的。”

“普劳迪太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准会趁机整他，把他的教俸没收了。”

“他被定了小偷罪时，普劳迪太太还会袖手旁观吗？干脆剥夺他的职权，没收他的教俸了事。要是我进了陪审团，无论怎样都没法让我说他是有罪的。”

“可是你这不是把他提交审判了嘛。”

“是呀，——至少这么做我是其中一员哪。我完全是按沃克告诉我们所必须做的行事的。一个治安官不像一个陪审团团员那么自由哪。早在我参与定他的罪前，我在巴彻斯特就作了大难了。我说呀，马克，你一定要跟那个女人谈谈这事，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听露西说他们家很穷，说他们要是有面包吃，这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切。”

这天晚上，副主教格兰特利和妻子在弗雷姆利大院进餐和借宿，勒夫顿老夫人和格兰特利一家的友好往来由来已久；查尔迪科特斯来的索恩医生和妻子也在弗雷姆利用餐。在座的还有巴彻斯特来的一个牧师，钱皮恩先生，是大教堂的一个教委。自从教会委员会的各种紧缩措施开始实行以来，在城里眼下有住宅的只有三个人。这位钱皮恩先生和勒夫顿老夫人很有交情，这是因为他身先士卒地同那位主教进行着那场牧师的战争；这场战争自从普劳迪博士到来后就在巴彻斯特蔓延起来——这场战争，勒夫顿老夫人，就她善良、虔诚和仁慈的程度而言，认为她一定要坚持下去，哪怕动刀子也在所不惜，直到普劳迪博士及其喽啰完全消失在黑暗之中。由于普劳迪一家的光圈仍然十分耀眼，这位可怜的勒夫顿老夫人恐怕等不到她的战争停火就归天了。她经常说事情会是这样的，不过说这话时，总是表达一种这场斗争仍会在她死后继续下去的希望。“只要那个女人坐在你父亲的宅邸，”她有一次跟这位副主教讲。“我在自己的坟墓里就永远永远不会安眠。”因为这位副主教的父亲曾是普劳迪博士来之前巴彻斯特的主教。勒夫顿老夫人心下定好的摆脱那位主教和他

妻子的方式是什么，我是没法说清楚的；不过我认为她生活在各种希望中：这事总要有某种办法解决的；如果发现偷走支票的不是可怜的克劳利先生，而是那位主教，那勒夫顿老夫人准会，我想，称心如意的。

在这些战争进行中，弗雷姆利大院有时完全像个牧师活动的场所，——可以说，一种黑外衣[①]的颜色无处不在了；不过这点对勒夫顿勋爵可不怎么对胃口，免不了同自己的妻子和本身是牧师的马克·罗巴茨，为此抱怨一顿。“这过分了点，我可受不了，”他常会跟罗巴茨说。“这中间你本人喜欢的东西太少了，我知道。”

“这对我来说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这可是你母亲在这教区的一桩大事呢。”

“那没的可说；当然，她喜欢只管做去好了。她爱请谁到这里来都成，我不会干涉的。说成是她自己的住宅也是一回事嘛。可是我要带上露西上勒夫顿去。”近七年来，勒夫顿勋爵一直在勒夫顿大兴土木，至今还不曾完工，——或者说差不多完工了，如果他妻子和母亲都说这是真实情况的话。如果她们能一意孤行，这工程就永远没有竣工的时候。这样一来，为了勒夫顿勋爵不会被这种教会的明争暗夺的混乱劲儿赶走，那位年轻的勒夫顿夫人就会想方设法缓和一下那位老夫人的盛怒和热情，会同那些来到的牧师斗一斗。但是，在这一天，弗雷姆利的餐桌边坐了三个人，勒夫顿老夫人在向儿子提出正当理由时，声明这次邀请是她儿媳妇发出的。“你知道，我亲爱的，”老夫人跟勒夫顿勋爵说。“一定得为这可怜的克劳利一家做点什么；由于那位教长不在，露西想同那位副主教谈谈他们家的事。”

“没有钱皮恩支持他，那位副主教不能捐出十镑钱的钞票吗？”

“我亲爱的勒多维克，你不能这么提出问题呀。”

“别往心里去，妈妈。我对钱皮恩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喜欢；只是你麻烦一场，一年挣不来五千镑钱，那你在主教管区不折不扣地进行反对主教的活动，可就相当艰苦啰。”

他们所有在座的都觉得，——包括勒夫顿勋爵本人，因为他在这

---

① 指牧师。

个夜晚结束前已经对这件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对“黑外衣”也不特别反感了——都觉得克劳利先生提交审判一事是十分严重的，要求在座的人开足马力来对付。他们全都知道，那主教府邸的感情对克劳利先生来说是敌对的。“那个女撒旦因为他穷，恨他着呢，并且因为是阿拉宾把他带到这个主教管区来而耿耿于怀。”这位副主教说道，竟不惜用强烈的语言提到主教的妻子。这里必须为他交待一下的是，他使用那个称呼只是当着这个宴会的男客们面说的。我想他可以悄声地把那个词儿对着他的密友勒夫顿老夫人的耳朵说出去，也许不会触犯她呢；不过他不愿担风险在太太们面前使用这样的词儿。

“你忘了，副主教，”索恩大夫大笑着说。“那个女撒旦是我妻子的特殊朋友哪。”

“没有的事，”副主教说。“你妻子远比这了解得多。你回去告诉她我叫她什么了，如果她对这名字有抱怨的话，我今后就不用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索恩医生、索恩太太，和这位副主教，彼此关系亲密，在这些事情上熟悉对方的情感。

一点不假，那所主教府邸的人是对克劳利先生怀有敌意。克劳利先生毫无疑问是贫困的，却不像任何没有面包和鱼吃的牧师应有的那样，对主教的权威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他以往不止一次挺直脊梁骨违拗来自那所府邸的命令，那样子使主教妻子气得头发差不多都倒竖起来，并把他自己看得仿佛是每年的教俸应该是一千二百镑的人物。普劳迪太太和这位副主教一样说话出口不逊，称克劳利先生是一个行乞的终身牧师。“我们必须有一些终身牧师啊，我亲爱的。”那位主教说。那样他们才知道他们的位置。可是你能指望那个教长会找来什么样的人儿呢？这一切都应该变一变。教长在这主教管区不应该有庇护人的身份。这点荒谬透顶。教长阿拉宾，如果他还有几分觉悟，就应该亲自把霍格尔斯托克的事务一手包下来。这位主教如何用最温和的语辞努力劝导自己的妻子，到底什么是一个教长的职责，这位妻子却如何没有用最温和的语言劝导她丈夫，一个主教的职责应该是什么，我们就不在这里进一步打听了。这所主教府邸发生这样的对话这一事实，这里记录下来只是要说明，巴彻斯特

这所府邸的感情对克劳利先生是极端不利的。

这个理由，如果没有别的理由存在的话，就足以让弗雷姆利大院对克劳利先生怀有偏爱。但是，如前面已经部分解释过的，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比这点更强有力的背景和克劳利一案联系在一起。那位年轻的勒夫顿夫人早已对克劳利一家有亲密的了解，勒夫顿老夫人也早把这家人算在附近她认识的牧师家庭之中。这两位太太因此都处处护着克劳利先生。这位副主教自己呢，又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一些目前他宁愿完全装在他自己肚里的原因，——一心希望克劳利先生过去压根儿没有涉足这主教管区才好。这位终身牧师应该不应该被宣判为一个窃贼先不提，单说要喊这位终身牧师的女儿是自己的儿媳妇，这对他来说都是十分可怕的事。不过这一次他仍然忠于他的阶层，忠于这个主教管区的他的一派，忠于他对那所主教府邸的憎恨。

"我没一会儿相信这个。"当先生们喝完酒走进客厅，他在炉边的地毯上找位置坐下时，说。太太们马上明白他不相信的是指什么。克劳利先生眼下主宰了这个郡，人们除了他不会想起别的什么。

"那么，"索恩太太说。"勒夫顿勋爵，我丈夫，还有西尔弗布里奇那些别的大能人儿，怎么决定把他提交审判呢？"

"这是因为那位律师告诉我们这么做的。"索恩大夫说。

"太太们永远不会理解，治安官必须按照法律办事，"勒夫顿勋爵说。

"可是你们都说他没犯罪嘛。"罗巴茨太太说。

"实际情况是，这些治安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副主教说。"他们只是听取最初的证词。在这一案例中，我不相信，如果克劳利聘请一名代理人，而不是由他自己讲述，他会被判提交审判。"

"为什么没有人劝说他请一位代理人呢？"勒夫顿夫人问道。

"我认为，这世界上的任何一名代理人为他申辩都不会比他自己为自己申辩更好。"索恩大夫说。

"可是你们还是把他提交审判了呀。"他妻子说。"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我们难道不能付清那笔保释金，把他送到美国去吗？"

"陪审团决不会发现他有罪的。"勒夫顿勋爵说。

“这事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年轻的勒夫顿夫人发问道。

接着,这整件事又讨论了一遍,他们又一致得出结论说,克劳利先生毫无疑问挪用了那张支票,却暂时存了疑团,——即对这张支票的来历深感疑惑,也想不起来。“他在住所捡到了它,后来就以为它是他自己的。”勒夫顿勋爵说。如果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样一种挪用现款是那个主教府邸的一个牧师干的,是普劳迪党羽的一分子干的,那他们无疑会对这种挪用款项的不妥之处大声嚷叫,说尽刻薄话。他们会大谈那位主教的软弱无能,大谈那位主教妻子的居心不良,还会郑重声明,这个挪用者是个惯偷,曾经当过扒手,撬过保险柜;——但是他们在为克劳利先生定罪时却是众口一致的。他们说,他的意图不是要做贼,一个人应该根据其意图判罪。他们的目标现在肯定是诱导巴彻斯特的陪审团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当他们明白过来实际情况如何时,”那位副主教说,“他们都会作出正确判断的。巴彻斯特城没有一个生意人不恨那个女人,仿佛她是一个——”

“副主教,”他妻子说,提醒他压一压他的火力。

“他们家的账单全是由他们使唤的一名新牧师去偿还的,他受命对每条羊腿掂斤播两,锱铢必较。”副主教说。根据这一事实,——或根据这断言进行申辩,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巴彻斯特的陪审团不会发现克劳利先生的罪名的。

但是,在座的人都一致认为,对巴彻斯特的买卖人的无助的友谊完全信任是不够妥当的。克劳利先生必须得到合法的帮助,而这点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让他接受下来。要做到这点他们都知道会碰上困难。克劳利先生是个不易说服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有自己的主意,对那些他愿意当做他的行业,或他自己的职业身份的重要论点,简直是顽固不化,抱住不放。他已经在那些治安官面前申明他自己的理由,而等到了法官面前,他极可能还会坚持他说过的话。最后,罗巴茨先生,这位弗雷姆利的牧师,从聚集在勒夫顿夫人客厅这群“克劳利辩护士”中间被推举出来,承担下去见克劳利先生的责任,向他解释清楚,他的公正辩护事关这一带大部分牧师和绅士利益,仅为这部分牧师和绅士的利益,这种辩护当然须有人公正地讲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辩护的费用理所当然会由有关牧师和绅士来承担。他们认为,罗巴茨先生能把这事向克劳利先生摆出来,并以男子汉的友谊的力量和牧师劝导人的温情,二者兼而有之,去争取克服这项任务所面临的那些公认的困难。

第十一章　主教发出他的禁令

克劳利先生的命运的消息，在那些治安官把他提交审判的当天下午，就传到了巴彻斯特的主教府邸了。所有这样的消息，经过不易察觉的电报传播，再经和谣言有缘的勤快的信童们散发，都流传得非常迅速。巴彻斯特去西尔弗布里奇走公路二十英里，乘火车四十英里多。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受命通过实际的电报把这则新闻送出去了，然而普劳迪太太却在下午四点钟以前就知道了它。不过，她知道得还不十分准确。“主教，”她站在自己丈夫的书房门口，说。“他们把那个人送进大牢了。除非他们作伪证，他们这下算是爱莫能助了。”

“不是作伪证，我亲爱的。”这位主教，和通常一样，总是用温文尔雅却徒劳无益的词儿劝导他妻子：她有时会因火力旺盛而犯错误。他发现他劝导的话等于白说时，一如往常，他是从来不会坚持到底的。

“我偏说作伪证！”普劳迪太太说；“现在你的意思是要怎么办呢？这已是星期四了，当然一定不能让这个人主持星期天的礼拜仪式，亵渎霍格尔斯托克的教堂。”

“如果他被提交审判，我亲爱的，又在监狱里，——”

“我可没说什么监狱的话，主教。”

“大牢，我亲爱的。”

“我说他们把他关押进大牢了。我的消息灵通人士是这样跟我讲的。不过当然普卢姆斯特德和弗雷姆利的那帮同伙，会竭尽全力解救他脱身，这样一来这主教管区可就多了他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人。我真不知道那位教长听了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位教长，虽然是个无所事事的无用之人，不讲什么教堂的原则，缺乏真正的虔诚，可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我认为他是有良心

的。”

“我完全相信他是有的，我亲爱的。”

“好吧；——先让咱们这么希望吧。如果他有良心，那么听到他带到这个主教管区的这个人因重罪已被提交审判时，他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呢？”

“没有因为重罪，我亲爱的；至少我只能这样想。”

“我偏说因重罪！明火执仗他抢劫了二十镑，完全跟他抢劫了那家银行一样！不过他这样干的时候使用了狡猾的伎俩，而这种伎俩在这样的手中干出来，比用一根撬棍更恶劣。现在说说我们干点什么？这已是星期四了，星期天以前我们必须为霍格尔斯托克那些可怜而愚昧的人的灵魂做点事情。”普劳迪太太随时准备进行那场战争，甚至现在正闻着远处的血腥味。“我相信那是年薪一百五十镑钱吧。”主教还没来得及完全集中自己的思想作出回答，她又说。

“我想，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他是不是被关进了监狱，”主教说。

“姑且说他没有关进去吧。姑且说他们软弱无能，没有忠于他们的职守——根据以往我们所了解的巴赛特的治安官的情况，这里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假定他们；姑且说他们让他出来了，那么就听任他像一只狮子嗷嗷叫着到处乱窜——在那些人的灵魂中乱窜吗？”

主教两腿颤抖起来。普劳迪太太一说起人民的灵魂时，他总是两腿发抖。她扯起嗓门儿嚷嚷“灵魂”这个词的方式是极端富于表情的，足有资格使任何平民百姓两腿发抖。主教是个有良心的，深知可怜的克劳利先生，即使受不住可怕的引诱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也不会在霍格尔斯托克嗷嗷乱叫，危害什么人的灵魂。他心里清楚，这个可怜的牧师一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还十分清楚，尽管他也许会被那些治安官提交审判，然后得到保释，但是他在接受审判以前的这些日子还不能被认为是个定罪的小偷。然而，要把所有这些话解释给普劳迪太太听，他是没这个本事的。他深知她听不进去半句为克劳利先生那假定的犯罪开脱的话。克劳利先生属于那个对立派，而普劳迪太太是个彻头彻尾的党徒。我知道一个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朋友，身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反复表达过一种信念，即所有反对

他的政治家都是窃贼，是谋杀儿童的凶手，是弑父者，是乱伦老手，是人间恶魔。他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党徒，但是，我认为，他比起普劳迪太太是望尘莫及的。他说他相信他的对手的所有罪恶；而普劳迪太太则真的相信罪恶本身。那位副主教称呼普劳迪太太是个女撒旦；不过这话只是发泄一种不共戴天的憎恨而已。他相信她不过是个俗不可耐、无事生非、厚颜无耻的悍妇罢了。普劳迪太太则真的相信那位副主教是撒旦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孝子贤孙，是被派往那些地区去吞食灵魂的，——如同她会称呼的，——相信她自己则是另一类使徒，是从另一发源地被派到巴彻斯特，来阻止这样的吞食，完全像一股你死我活的力量所能阻止的那样。这位主教全知道这个，——也完全理解这个。他把那位副主教当做一个属于反对他的党派的一派的牧师看待，而且他不喜欢这个人。他一来这个主教管区就遇到了这位副主教和这位副主教的朋友投来的敌意，那时他就知道这些了。如果由着他自己的性子，那他能试探这样的敌意，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对这种敌意表示不满。但是他对自己妻子的物以类聚的学说不以为然。他对自己的妻子顶礼膜拜的许多事情都不以为然；——然而他不以为然又能如何呢？如果他稍有解释的意思，她便会在他还来不及说完半句话时就遏制住他。

“如果他保释出来——”主教开口说。

“当然他会给保释出来的。”

“那我认为他会觉得——”

“觉得！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感觉！你能指望一个定罪的小偷有什么感觉？”

“目前还没有定罪嘛，我亲爱的。”主教说。

“一个定罪的小偷，”普劳迪太太又说了一遍；她嚷嚷这几个字时口吻不逊，这位主教只得决定自己不再注意“定罪”这个词，为它放行。好在她只是根据她自己赋予的一种特殊的意义使用这个词儿。

“当然当然，他要主持礼拜仪式是不大合适的。”主教提议说。

“合适！那样的话这对整个主教管区都是一件丑闻。他宣读八戒时怎么往起抬他的头呢？这点起码必须防止住。”

这位主教，一直坐在椅子里，这时沉不住气，不安地挪着屁股。

他知道一种痛苦朝他袭来;就他的眼力所及,这种痛苦没准会变成一种巨大的痛苦,——一种朝他袭来的苦不堪言的溃疡。当这些痛苦向他袭来时,因为它们的袭击司空见惯,他总会无意识地把它们的深度和重量好好儿测一测掂一掂,然后拿出一些豪侠风度,决定承受到底,只要他发现它们的深度和重量还不至于把他淹死或压垮的话。他会卷起大衣的领子让凛冽刺骨的寒风飕飕从身边刮过,还会毫无怨言地顶住冬天的气候。他会不急不躁地头顶烈日,深知对那些不得不承受炎热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心静自然凉。然而当那暴风雨具有撂倒他的双腿的危险时,当他身下的土层热得烫他那可怜的细皮嫩肉的脚时,——那时他会做什么呢?这样的痛苦过去也没少袭击他,每逢这时他总会心里暗暗叫苦,跟自己坦白说,他怀里的这位妻子可真够他受的。现在,这场暴风雨似乎呜呜叫着袭来了。他不得不做的是,他应该行使某种他知道不属于他的主教权威了。眼下,这种主教权威是容许根据使用它的主教的性格或伸或收的。一位主教本人不总是十分容易弄清楚他可以干什么,他不可以干什么。他当然可以向他的主教管区的任何牧师提出建议,而且建议的方式也可以带出几分权威的口气。这样的建议是一位居高临下的主教向一位唯命是听的牧师提出的,它本身含有相当的权威成分。但是普劳迪主教知道克劳利先生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牧师,他十分担心,在克劳利先生的眼里,他本人恐怕也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主教。然而他不能仅凭建议办事哪。"我要给他写信,"主教说。"向他解释一下,鉴于他的情况他不应该出现在读经台前。"

"当然他根本不能出现在读经台前。这种丑闻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杜绝。"这位主教一点不喜欢使用"杜绝"这个词,十分明白普劳迪太太蓄意使用它就是要让他知道,反对使用它的某种主教命令是不准发出的;——但是他没有纠缠这个词儿。

"我要给他写信的,亲爱的,今天夜里动笔。"

"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让瑟姆布尔先生带上这封信过去。"

"寄出去不是更好吗?"

"不,主教;当然不好。"

"他会及时收到它的,我亲爱的,如果我今晚就写的话。"

"两种办法他都会在明天早上收到它的。迟到早到一两个小时没有多大意义,而如果瑟姆布尔先生本人带信去的话,我们将会知道一下他是怎么接受这封信的。鉴于瑟姆布尔先生想在那个教区得到住房,他亲自去那里跑一趟是件好事嘛。"

"可是,我亲爱的——"

"怎么啦,主教?"

"说什么住房?我可没有想到那个瑟姆布尔先生,要是我们决定瑟姆布尔先生承担那个职务——"

"我们说好瑟姆布尔担任那个职务了嘛。这是决定了的事情。"

"可是我不认为他应该去霍格尔斯托克折腾一趟找住房。他每逢星期天过去一下就行了。"

"那谁做教区的工作呢?你还要让那个人,一个定罪的小偷,看管那些学校,走访病人,并且或许守护弥留之际的人吗?"

"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的确不好办。"这位主教说,神情十分扫兴,并且感觉到他被各种情况逼得没有退路,要么维护自己的学识,要么教给他妻子一些有关他的主教身份的法律条文。"谁来付瑟姆吉尔的薪水呢?"

"那个教区的那份薪水应该给扣下来,原封不动付给他就得了。他在那里做事,当然他就应该领取那笔收入了。"

"可是,我亲爱的,我不能扣那个人的薪水。"

"我就不相信这个,主教。如果主教都不能扣,还有谁能?不过你总是蹑手蹑脚地使用那为各种圣明的目的交到你手中的权威。不能扣除一个被证明是个小偷的人的薪水!你把这事交给我们好了,我们来处理这件事。"她话中的"我们"是指普劳迪太太和主教的贴身牧师。

然后普劳迪太太留下这位主教一个人,花了一个小时写那封瑟姆布尔将带上去见克劳利先生的信,——过了少许他便动手写它了。但是,在他开始这件工作之前,他坐到离火炉边很近的那把扶手椅里待了几分钟,扪心自问他要在这件事上制服他的敌人,是不是不可能的。假如说他将不写这封信,让他的牧师去告诉普劳迪太太,说克劳利先生保释出来了,那个教区目前还是没主教的干涉为好,那么,他

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呢？她不能强迫他去干涉。她不会逼着他写这封信。这是起码的结局，他跟自己说。然而就在他说这话的当儿，他又完全想到：她能做出这些事情来。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她总是使用某种潜在的力量要手腕让她的意志生效。但是，即使现在，如果他造反了，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心里很明白，他会亲身领略不舒服的滋味，而他认为他又能承受了那种滋味。食物会变得不堪入口——牙齿咬的简直是灰烬，每日喝的那几口酒会淡如白开水，所有烟囱都会浓烟滚滚地往外冒，寒风会从东方吹来，仆人们会对铃声闻而不答。类似这样的种种痛苦会劈头盖脸地压在他身上。他生不逢时，赶上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痛苦给这样的人带来巨大痛苦的命运；但是他认为他能忍受它们。别的痛苦向他袭来的是什么呢？她会训斥他，——吓人地、大声地、蔑视地训斥他，而更糟糕的是没完没了地训斥他。不过关于这点，他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不管新添什么内容，他都能默然承受；——只要他能吃准这些训斥是在背地发展，吃准这主教府邸的世界听不见他遭受的这些谩骂训斥。但是要在公众面前挨骂挨训，则是他害怕一切祸害以外的最大的祸害。他充分意识到这主教府邸偏知道他的不幸，充分意识到从那个爱刨根问底的贴身牧师到这住宅的那个男仆，谁都十分清楚这点，而且放肆地讨论这事；——不，不，整个主教管区都知道这事哟；然而他能笑面相迎他周围的人，并且看起来仿佛他和其他男人一样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公开的激烈行动被人家看见。但是，当这所住宅的一条条走廊充满嚷叫的声音时，当那个女人大叫着她的主教，唯恐全巴彻斯特听不见它，催命似地招呼他时，当他听见招呼声从他的书房蔫蔫地走出来，耷拉着脸，哆嗦着手，迈着匆匆的碎步，——好像一个甚至会被教堂执事怜悯的人儿，——如果在楼梯上碰巧遇到一个保姆，他连主人的架子都拿不起来时，——那么，在像这样的时时刻刻里，他倒觉得任何形式的屈服顺从都比他遭受的那种痛苦要好得多。他深知，如果他现在奋起反抗，这整所住房便会陷入混乱。他会在这主教府邸的所有男男女女的眼前，这里充当主教，那里充当主教，到头来生活会成为他的负担。这样，他从火炉边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他的写字台前，写那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巴彻斯特,主教府邸,一八六一——十二月——"

"牧师先生,——(他撇开"亲爱的"一词没用,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它写进去还会被逼着重写这封信的。)

"我今天带着很不安的情绪听说你被带到了在西尔弗布里奇聚首的治安官们的法官席前,事先是由警察在你的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抓起来的;还听说西尔弗布里奇的治安官已经把你提交巴彻斯特的下次巡回审判,接受审讯,对质一起关于行窃的控告。

"我决不会过早判断这起案子。你会明白,牧师先生,我对于你在这件事上的罪过或清白不会表示任何看法。如果你犯了罪,上帝会恩泽高照,让你忏悔罪恶,并让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如果你清白无辜,上帝则会保护你,让你的清白品德在众人面前大放光彩。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上帝都会和你在一起,不让你再摔跟头。

"但身为你的主教我现在给你写信,要向你说明的是,就你所处的环境来看,你不能体体面面地在你的教区主持教堂的礼拜仪式了。我对你深信不疑的是,我认为你会在这点上同意我的看法,并为让你摆脱你的身份带来的一系列困惑而对我感激。因此,我已委托凯莱布·瑟姆布尔牧师在巴彻斯特的陪审团判决你的案子之前,前去履行霍格尔斯托克的教区牧师的各种职责;为了你可以马上结识瑟姆布尔先生,鉴于做到这点也十分方便,我托他明天把这封信亲自转交你手中,相信你会以兄弟般的精神接待他,因他正是以这种精神被派去完成这项令人心痛的使命的。

"关于瑟姆布尔先生到霍格尔斯托克教区暂时主持宗教仪式所应得报酬问题,我目前还不便下达任何严格的指令。不过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付给一位牧师一般情况下所应得的报酬。

"我再次表示我热切的希望:上帝会让你看到你自己灵魂的真实情况,他会让你得到充足的忏悔的恩泽,这样,目前这股苦水就不会漫过你的头顶,把你毁掉。——我十分荣幸成为,牧师

先生，你的忠实的基督的仆人，

"T. 巴纳姆"①

这位主教还没有写完他的信，普劳迪太太就返回书房了，身后还跟着凯莱布·瑟姆布尔牧师。瑟姆布尔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约四十岁，妻子和孩子都住在巴彻斯特，全仗着主教府邸的餐桌上偶尔掉落下来的牧师的面包末儿生存。巴彻斯特的人说瑟姆布尔太太是普劳迪太太的表妹；但是由于普劳迪太太矢口否认这层关系，这就只好说巴彻斯特的人弄错了。如果瑟姆布尔的妻子真的是个表妹，那普劳迪太太这么多年来一直掌握着这个主教管区，无疑会为他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样的一官半职没有谋下，而瑟姆布尔先生在这主教管区至今已住了三年，除了接受像眼下他将去霍格尔斯托克承担的这种偶然差使，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别的什么。他是个为人谦卑、说话温和的人，尤其在这主教府邸的圈子里，并已在这主教所在地的城里的同行中混得一帆风顺，常常有幸受雇补补小缺，唱唱周日的礼拜仪式，每唱一次可以得到约两先令六便士的酬报。

这位主教把他的信递给他妻子，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观察她会对所写的话里看见什么。"当然我要看看它的，"普劳迪太太说。这位主教因为瑟姆布尔先生在场眼见萎缩了几分。"太对了，"普劳迪太太说。"让他知道你已得知他被抓起来过是太对了——的的确确是被警察逮起来的。"

"因为那件丑闻，所以我想这样提一提是对的。"

"啾，那事在城里轰动了，"瑟姆布尔先生说。

"没关系，瑟姆布尔先生，"普劳迪太太说。"眼下别在意那个。"然后她接着看信。"这是什么话？忏悔！这词必须去掉，主教！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要是向什么人建议忏悔都是千万做不得的。"

"可是，我亲爱的——"

"这词必须去掉，主教。"

"老爷的意思不是指耳朵听的忏悔吧，"瑟姆布尔提议说。接着，

① 巴纳姆·卡斯特鲁姆系现代巴彻斯特引申的古代罗马名字，该主教管区的历届主教总是签巴纳姆代表他们自己。——作者原注

普劳迪太太转过身来看着瑟姆布尔先生，瑟姆布尔先生吓得差一点儿缩进那些桌子和椅子里面去。“请原谅，普劳迪太太，”他说。“我完全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这个词儿一定要去掉，主教，”普劳迪太太重复道。“对随时会倒下去的腿脚来说，绊跟头的石头是不会有的。”这个词儿到底还是去掉了。

“瑟姆布尔先生哪，”这位太太说，一边把这封信递给她的随员。“主教和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去霍格尔斯托克。你要在十点钟以前赶到那里，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她收住话，等待瑟姆布尔回答她提的要求。“我们要求你坚定不移地完成交托给你的这个使命，你当然看得出来，这实质上是个十分棘手而重要的使命。你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哟。”

“我将尽力而为，”瑟姆布尔先生说。

“主教和我都觉得，这桩控告案悬在那个最倒霉的人头顶上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允许去主持教堂的礼拜仪式的，——因为就这起控诉的实质来说，是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我看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瑟姆布尔先生说。

“因此，主教和我最为着急的是，你必须让克劳利先生马上明白——马上呀，”这位太太说这话时举起她的左手做了一个雄辩有力的动作，加深瑟姆布尔先生对她的话的印象。“马上明白他是被禁止，”——那位主教浑身哆嗦起来。——“被禁止主持任何一项他那些神圣职责的。”话说到这里，瑟姆布尔先生答应一切照办，然后离去了。

第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寻找同情

在霍格尔斯托克的这所牧师住宅里，事情发展得的确非常糟糕。到星期五早上，就是克劳利先生被提交审判的转天早上，他起得非常早，天不亮就起床，摸黑穿戴起来，摸索着走下了楼。他妻子白费了许多口舌劝他待着别起，也只好端上一根点着的蜡烛随后跟着他走进那个冷冰冰的屋子。她看见他戴上帽子，穿上那件旧外衣，站在那里，看样子他准备到外面去。“你这是要干什么？”她问道。“天这么冷，夜这么黑，你会把自己糟蹋病的；那时你，还有我，都会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更糟糕的。”

“我们不能坏到哪儿去了。你不会变得更糟糕，我呢，好坏都没有多大关系了。让我过去吧。”

“我不会放你过去的，乔赛亚。拿出个男子汉的样子来，顶住就得了。向上帝乞求力量，别一头扎进你自己的忧闷愁绪中不抬头。”

“一头扎进去！”

“是的，亲爱的；———一头扎进去。你是一头扎进去了。你的脑子里没有别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自己的冤屈。”

“别的我还能想什么呢？难道这整个世界不是在和我作对吗？”

“我也跟你作对了吗？”

“有时我想你是的。当你谴责我‘一头扎进去’时你就是在跟我作对，——跟我呀，一个别无他求的人，只希望有权利履行我的职责，有权利得到足够的面包维持生活，得到足够的衣服穿得体面些。”

“这样整日郁郁不乐愁眉不展，还不是一头扎进去了吗？谁还会比你更明白如何教导别人学会忍耐吗？来呀，亲爱的。把帽子摘下来。在这又湿又冷的大清早，你出门去是很不合适的。”

一时间他犹豫起来，但是当她举起手去脱他的外衣时他躲开她，不让她脱。“我去找找那些我想见的人，”他说。“我必须去走访我的

教民，大白天人家会追着我喊小偷，我不敢到教区走动。"

"在霍格尔斯托克没人会说一句侮辱你的话。"

"他们不会吗？学校里的那些孩子就在说我的悄悄话。让我过去，我说。目前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一点，我连进门出门都要受到限制。他们已经——把我保释出来；只要他们的保金还有效，我就可以爱去哪儿去哪儿。"

"啾，乔赛亚，你这是跟我说的什么话！我过去限制过你的自由吗？我还没搭上命来维护它吗？"

"那，让我走，现在。我跟你说我有正经事要做。"

"不过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我一会儿就准备好了。"

"你去！你为什么要去？家里没有孩子要你照顾吗？"

"只有简一个人。"

"那么，和她待在家里。你干嘛要到教区去乱窜呢？"她仍然抓着那件外衣，十分焦虑地看着他的脸。"妻子啊，"他提高嗓门儿，说。"你害怕什么呢？我要你告诉我你到底害怕什么？"他这时紧紧抓住她的膀子，轻轻从他跟前把她推开一点，借那唯一的蜡烛的弱光观察她的脸。"喂，说呀。你以为我要去干什么？"

"亲爱的，我知道你在家里待着最好，最好跟我在一起，总比在这样一个早晨去外面的湿冷空气里强得多。"

"就因为这个吗？"他死死地盯着她，而她也用一双哀求的、满含爱的眼睛看着他。"这背后没有想法吗，你告诉我呀？"

她停了一会儿没有回答。她过去从来没跟他撒过谎。她不能对他撒谎。"我希望你知道我为你操的心。"她说。"它把所有和每件事情都想到了。"

"我非常知道你的心，可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你要劝阻我到我的穷苦人中间走走呢？"

"因为在那些黑乎乎的小巷里一个人走动，在那烂泥和湿气里没完没了地悲哀，这对你来说是很糟糕的事。你会愁绪满腹，在极度的悲哀中丧失理智。你会站在寒冷的空气里，把周围的一切忘掉，把四脚冻得麻木过去，把血液都冻僵——"

"那么还有——？"

“啾，乔赛亚，别这样死死抓着我，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即使那时我还会承受我的担子，直到上帝大慈大悲，把我解救出来。即使那时我还会忍耐下去，尽管一根光滑的粗锥子或一片毒树叶就会结束一切。让我过去；你用不着害怕什么。”

她一句话没说放他过去了，而他径直走出屋子，悄没声地关上身后的门，又关上花园的边门。她在离身边最近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苦苦思索着她怎么才能好好地对付他目前的这种心境。至于这眼前的早晨，她的心倒是挺放心。她知道他现在不会做出任何她以往担心的事情。她相信他跟她说的话没有假的成分，虽然她以前不能相信他不会做出更为重大的罪过。如果真的从早到晚在那些穷人中间颠忙，那他倒是会更好一点，——他的烦恼会忍受得更容易点——总比他能采取的别的方式强一些。她最害怕的莫过于他无所事事地坐在火炉前了。他一坐在炉边她就能看见他在想什么，就像她看见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她责备他一头扎进愁闷中，这话是一点没错的。他悲伤过度，以至以此为奢侈，——一种奢侈，如果她不曾感觉到这种奢侈是一切奢侈中最有毒的话，她都不忍心拒绝他享受它。在这些漫长的时间里，他会一言不发地坐着，什么事也不做，每时每刻却跟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子民中受折磨最惨最重的，完全沉溺在他所受虐待的情绪中。他回忆着他生活中经历的所有事实，回忆他所受过的教育，这教育代价昂贵而在知识方面却又是十分成功的；回想起他对教会的献身精神，那时他年轻，蔑视发迹升迁或取悦于人，决心把一生交给他的救世主的服务之中；回想起他早年恋爱时那些短暂、甜蜜的日子，他在那些日子再次献身，心里想着她的一切，唯独没有他自己；回想起他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在他所处的教区里一贯兢兢业业，总是为那些最穷的人竭尽全力；回想起他过去的同事们的功成名就，而这些人，如同他经常跟自己说的，在智力上却远不如他；然后又想起他的孩子们，那些把他的爱带进教堂墓地的孩子们，——他本人曾站在他们的墓边，怀着一颗血淋淋的心，用坚定的声音念完葬礼上的那些哀婉动人的词句；然后又想起他的仍活着的孩子们，那些爱他们的母亲胜于爱他的孩子们。他还会回想他的贫穷带来的种种不幸，——他如何迫不得已接受接济，迫不得已逃避债主，迫不得已

躲藏起来，迫不得已眼见他的椅子和桌子当着那些他曾坐在他们跟前作神圣牧师的人的面被扣押。而这一切，我认为，对这个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是他在世人中作为教士身份的那种精神至上的贬值，而这种贬值只是他穷困的必然结果。圣保尔① 能身无分文，赤裸两脚，身着两件衣服出发传教，他的贫穷从来没有阻拦他传教的道路，或抵消信徒们对他的那种尊敬。一点没错，圣保尔被传去穿上囚衣，扔进了监狱里，面临过十分可怕的危险。但是，克劳利先生——他常跟自己这样说，——也能毫不畏缩地面对上述这一切。那囚衣和那些不讲信义的人的责骂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只要那些信徒，别看他穷成这样子，他们却会把他当富人那样相信他！即使他过去十分热爱过的人，他们也几乎以嘲笑的态度对待他，而这只是因为他眼下和他们有了差别。阿拉宾教长因为他坚持在烂泥里步行十多英里路，却不肯坐这位教长的车，曾狠狠取笑过他；然而，事后不久，他却迫不得已接受这位教长的施舍！谁都不尊敬他。谁都不啊！他身边的妻子都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现在，在公众人眼里又打上了贼的烙印；他的日子很可能在监狱里完结。每当他无所事事、沉默寡言、郁郁不乐地坐在火炉旁时，这些就是他的思想；他的妻子深知这些思想的脉络。他能找点事占住自己，这无疑是更好的办法，如果他能够胜任什么事情的话。

克劳利太太独自坐了几分钟，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厨房，点上那里的炉火，坐上水壶，开始为丈夫准备这所房子所能供得起的早餐。然后她叫醒那个爱睡的使女——一个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的姑娘，转身走进她自己的姑娘的屋子，躺到女儿的床上去了。

“我一直跟你爸爸待着的，亲爱的，我冻坏了。”

“啾，妈妈，可怜的妈妈！爸爸干吗起这么早？”

“他要赶在那些制砖工人出工前去走访几个人。他有事占住倒更好点。”

“可是，妈妈，这天黑得看不见路啊。”

“是的，亲爱的，天还很黑。再睡一会儿吧，我也再睡一会儿。我

---

① 《圣经》故事人物，使徒之一，也是早期教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想格雷丝今晚会来这儿的，那时这里就没有我的地儿了。”

克劳利先生出了门儿，急匆匆地朝离他的住房不到两英里远的那部分教区赶去；这一带有一条运河，以某种交错的方式同时为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提供水上交通。在这条运河的沿岸，突然冒出一批制砖工人，因为这一带的土质和这条运河结合起来为这一行当提供了方便。聚集在这里的这些工人，大部分都不是霍格尔斯托克本地人，也不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父母生养的。一如这样的阶层的劳动力为人需要那样，他们不知从什么地区就来到了这里。一些本教区和相邻的教区来的年轻人加入到这批人中间，是被薪水引诱来的；他们对附近那些农场主的威胁也不当回事；不过他们的衣着穿戴和生活方式却更接近民工那类人，不像一般的乡村劳力。他们在乡下名声不好；不过情况往往是名声比他们实际的人更坏。农场主们恨他们，结果他们也恨农场主。他们有个啤酒店，一个杂货店，还有一个为他们自己互通有无而设的商摊，惹得方圆那些小本经营的商贩说长道短。他们偶尔喝得酩酊大醉，不过我想他们比起集日的那些农场主自己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有时在自己人中间大打出手，但他们彼此会彻底谅解对方，似乎对鼻青脸肿的结果并不反对。恐怕他们对待自己的妻子不总是恩爱相处的，他们的妻子对他们也总是不讲客气；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穷人中间，尤其是当他们群居一起时，这样的不幸不像他们在那些更有钱人的亲属中间那样会掩而不露。他们干活儿卖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很少有人曾去领取公共救济金，这点也是确凿无疑的。老制砖工的处境如何，那是无人过问的。有谁经常看见过一个年老力衰的老民工吗？

克劳利先生自从首次来到霍格尔斯托克，一直在这些制砖工人中间忙碌，而且决不能说他没有取得成功。不用说，那些农场主过去没有少和他吵架，因为这些制砖工人在那窄小的教区教堂里成群结伙，给那些体面人物留下的地儿所剩无几。“他们这些人交什一税[1]

---

① 基督教会据《圣经》所说，农副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征收的一种税，税收所得归教区长。英国直到一八三六年才颁布《什一税减免法》，略有减轻（现已废除）。

吗？这正是我要他们告诉我的！”一位农场主争辩说，——这话不言而喻，他们相信克劳利先生挣的钱是从他们口袋里掏出来的什一税。但是克劳利先生神通广大，硬是使这些制砖工人在教堂受到欢迎，劝那些农场主在教堂任何还没有被占用的地方坐下或站着，因而也引起了他们的不快。他坚持不懈地亲自走访他们，并且觉得只有在他们中间而不是在他的左邻右舍中间，他才更像一个圣保尔。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昨晚的雨水已结了冰，空气尽管冷得袭人，却是干冷。脚下的地冻了层皮儿，无疑是寒风和冰冻的结果，不再是满地的烂泥了。就他目前的心境来说，这种行路对我们这位可怜的牧师是好事，令他欣慰；但是他行走的同时，他仍然在想对他的伤害。他自己的妻子相信他要去寻短见，他为这种想法很是生她的气了；然而，如他十分知道的，毁掉自己的念头何曾不止十次八次地在他脑子里闪现过呐。从他妻子那里，他不能得到真正的同情。他要看看和某个他认识的制砖工人在一起，他能做点什么。

“你在家吗，丹？”他问道，一边敲着离那条运河纤路很远的一座孤独的小屋的门；这小屋位于一个泥泞、多水、丑陋和紊乱的砖场的陋角里。时间现在刚过六点，男人们该起床了，因为在冬季他们都是七点开始干活儿的。这小屋是座极为平常却也整齐的砖房，乍一看像是一排建成第一号再没接着筑下去的房子的其中一所。屋里传出来回话的声音，问屋外来访的是谁，克劳利先生忙通报了姓名。接着钥匙在锁眼儿里旋转一下，丹·莫里斯，那个制砖工人，手里端着一根蜡烛探出身来。他刚才在对付着点炉火，准备做他自己的早餐。“你妻子去哪儿了，丹？”克劳利先生问道。那个人用手里拿着的一根短拨火棒指一指床以示回答；那张床是用一块破旧的帘布半遮着的；那旧帘布从天花板垂下来，离地还有一段距离。“达维尔兄妹在这里吗？”克劳利先生问道。然后莫里斯又用那根拨火棍向上戳了戳，告诉达维尔兄妹还在楼上指定给他们住的屋子里。

“你出门够早的，克劳利先生，”莫里斯说道，接着又侍弄他的火炉。“该死的柴火，要是不像那个老家伙自己那样潮湿就好了。起来，老女人，还是你来吧，我侍弄不了。无论怎样它们都跟我过不去。”但是那个老女人知道克劳利先生就在跟前，觉得还是原地待着



克劳利和丹

为好。

克劳利先生在那个不听话的火炉旁坐下，动手摆弄那些柴火。“丹哪，丹，”床上传来说话的声音。“你千万别让人家牧师亲自侍弄火炉啊。”

“他愿意，我怎么好不让他侍弄呢？我没有要求他做嘛。”莫里斯然后站在旁边观看，不一会儿克劳利先生果然成功了。

“你不给那小火星留着空隙进风帮助它，它怎么能燃烧起来呢？”克劳利先生说。

“当然着不了。”那个女人插话说。“可他就是这样一个笨蛋呀。”

这个做丈夫的对妻子的这番恭维话没有吭声表示赞同，对克劳利先生做的事也没有说句感谢的话，看样子仿佛也没有对克劳利先生给予特别的注意。他接着做他的事，这时克劳利先生又打断了他。

“你昨天是怎么从西尔弗布里奇回来的，丹？”

“走回来的，——一步路没少走。”

“不过八英里路呢。”

“我是走着去的，这下就够十六英里了。我花了一先令六便士喝啤酒和吃东西；千真万确，我花了一先令六便士。”

“丹！”床上传来话音，责备他说话不分场合。

“得了；请原谅，可我是这样的。他们给了我两个先令；——就两个破先令，是——”

“丹！”

“我在这里脱砖轻轻松松就挣三个先令六便士；这是咱的老本行。一个穷苦人怎么能靠那玩意生活下去？他们在巴彻斯特巡回审判时甭想用两个先令的价钱支使我了；他们别痴心妄想了。看看吧，——这就是我一天的收获。”他把手伸进裤子的兜里，掏出一枚六便士来。“一个人怎么靠这玩意填饱肚皮？该死的！”

“丹！”

“唉，我说什么话了？闭上你的嘴巴，闭上，别这样冲我嚷嚷叫喊行吗？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话，也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满以为他们付给你比这要多的东西呢。”克劳利说。

“我们清楚这个，”那个女人在床上说。“我们对这个是有把握

的，牧师。”

“六便士！”那个男人抱怨道。“要是他们什么也不给，只用到馆子里给我打打牙祭，我倒觉得更好点。可这是六便士！”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可他们给了我什么呢？”克劳利先生说；这时那个男人已对他的六便士发足了脾气，又能心平气静地忙他自己的事情了。

“是的，真是的；——是啊，真是啊。”那个女人说。“是啊，是啊，我们都体会到这点了；我们真的体会到了，克劳利先生。”

“听我说，先生；要是再给我六便士，我就发誓说你压根儿没有给过我那张票据；要是往死路上逼人，我现在就这样说；——管他六便士不六便士。我怕什么？那帮该死——”

“丹！”

“为吗我不呢？他们全没长脑子，连真假话也分辨不出来，——他们十之八九是这号主儿。我下回要当着法官的面起誓你根本没有给过我那张票据，要是这样做会带来任何好处的话。”

“朋友，即使那样能帮上我的忙，那我，你想想，能让你作伪证吗？你认为有谁靠谎话曾经得到过好处吗？”

“别太认真了，对他们那帮人就是不能告诉他们太多的实情。看看这个！”他又从裤兜里掏出来那枚六便士。“看看，牧师。就凭这个他们放你出来一会儿，他们对你就够狠心的，好像你是我们这样的人。”

“如果他们认为我偷了它，他们当时是对的。”克劳利先生说。

“这都是因为那个家伙，索姆斯。”那个女人说。“要按勋爵的意思，他会自己掏腰包出那笔钱，从来不会说什么话。”

“要是他们认为我做过小偷，他们算做对了，”克劳利先生又说。“可是他们是通过什么办法这样想的呢？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在他们中间生活得像个小偷吗？”

“说到这种事上，要是一个人做了工作，他的雇主不给够工钱，那他就只有自己动手了。我就是这么想问题的。看看这个呀！”那个男人说到这里又掏出那枚六便士，用他的手掌托着。

“这么说，你相信，”克劳利先生慢吞吞地说。“我真的偷了那笔

钱了吧。说出来,丹;我不会为此生气的。你这个人是个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你对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待的。”

“他对这类事从不过脑子,”那个女人说,急得差一点从床上走下来。“要是他脑子里对这种事想过一点,那我都敢夸下这样的海口:他从来没有第二次想想那个他打发走的最长的日子。”

“说出来呀,丹。”这位牧师说,没有多注意那位女人说的话。“你明白撒谎是决不会有好处的。”丹·莫里斯挠了挠他的头。“讲出来,伙计,我在跟你说话呢。”克劳利说。

“去它的。”丹说。“费这样的口舌有什么用呀?”

“说你知道先生他清白无辜,像没有出生的婴儿一样。”那位女人说。

“不,我不会说的,——这类话一句没有。”丹说。

“说出实话来。”克劳利说。

“在人们中间,他们都说,”丹说。“你捡起那张票据,后来你心不在焉,再记不起来它是在哪儿得到的。”然后他停了停。“过了一段时间,你把它给了我,要我去把它兑成现钱。你不是这样吗?”

“是的。”

“他们说,要是一个穷人这样做了,毫无疑问这算偷窃行为了。”

“而我就是个穷人呀,——霍格尔斯托克最穷的人;因此说,这理所当然是偷盗行为。当然我是个小偷。是的;当然我是个小偷。多会儿这世界不相信穷人是最坏的人?”说着这些话,克劳利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匆匆走出那所小屋子,没等丹·莫里斯和他妻子还会说些什么话。他慢吞吞往家走的一路上,连正道也没走,绕了个大弯儿,而且不断跟自己说,对他来说哪里都找不到同情。甚至丹·莫里斯,那个制砖工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贼啊。

“我真是一个小偷吗?”他站在路中间,两手托着他的额头,跟自己说道。

第十三章　主教的天使

快九点的时候克劳利先生才回到自己的家，见妻子和女儿正在等他吃早餐。“我估摸，格雷丝今天该来这里的。”克劳利太太说。“她还是待在她原来的地儿为好，”她说。这话说过，早餐间几乎再没有说起什么话来。早餐完毕，简得到她母亲的示意，走到她父亲跟前，问他还要不要跟他念书了。“现在不行，”他说。“现在还不行。我必须让自己的脑子休息一下，等到它能干活儿才行。”然后他坐进炉火旁边那把椅子里，他妻子这下又忐忑不安起来，生怕他会待在那里一整天不动窝儿。

但是这个上午没有过去多一会儿，这里来了一个打扰他的来访者，而且这一打扰还真给他找到事干了。时间刚到十点，这所住宅的那个小门前来了一个骑着矮脚马的人，简看见他站在那匹矮马的头前，四处找人把他手里的缰绳接过去照顾他的马。这人是瑟姆布尔先生，他骑着主教马厩里的一匹可怜的跛腿马来到霍格尔斯托克；这匹马曾经是那位主教的坐骑。现在，普劳迪太太在主教府邸发出的信，在巴彻斯特方圆二十英里跑跑颠颠，全由那辆马车来完成了；不过这位太太事无巨细，这匹可怜的牲口决不会有白吃草的时候。谒见主教并应承下去送那封信时，瑟姆布尔当时向普劳迪太太提议说，在从“万特利龙”店雇马车之前，他很高兴知道一下，——那样子一如他过去对“玛丽·安妮和那些孩子们”一贯表现的那样，——这马车费从哪里拿来归还他。普劳迪太太冲他皱了皱眉，——不是她肝火正旺时使用的那种至关重要的皱眉，而只是皱起眉来，赢得稍许思考的时间，如果经过思索认为有必要训斥，她好接着训斥一顿。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她倒是发现瑟姆布尔先生的谨慎不无道理。如果这位主教精力充沛，——或者甚至主教的那个贴身牧师像他应该的那样精力充沛，克劳利先生没准儿，如同普劳迪太太深信不疑的，没准儿会

为瑟姆布尔先生的运输工具付款。但是，这种精力充沛的劲头没有，而这租来的马车费，如果真的租下的话，无疑会最终落到这位主教的肩上。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哟。普劳迪太太过去没有少为主教监督的必要开支费心思，而且人们听说她宣布过自己的观点，说每一个主教管区应该设立一项为私人服务的慷慨的款项。基督教会的专员们克扣主教们的所有那些可观的收入，他们用来干什么更好呢？但是目前还没有设立这样一笔慷慨的款项，因此，普劳迪太太冲着瑟姆布尔皱了几秒钟眉头，这才要求他去牵那匹灰色的矮脚马了。由于瑟姆布尔先生以前骑过这匹灰色的小矮马，那他就更喜欢坐一辆马车啰。但是，即使这匹灰色的小矮马也比他自己花钱租辆马车更合算。

"妈妈，大门口有个人等着要进来，"简说。"我想是个牧师。"

克劳利先生立即抬起头来，不过他没有马上离开他的椅子。克劳利太太走到窗前，认出来那个可敬的来访者。"亲爱的，来人是瑟姆布尔先生，他和主教关系挺亲近的。"

"瑟姆布尔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谁知道，我亲爱的；他会亲自告诉你的。"但是，克劳利太太尽管有意用一种快活的声音回答他，心下却十分害怕这位主教府邸的不速之客的到来。她马上明白过来，主教这是要根据昨天治安官审理的结果干涉她丈夫的事了。

"妈妈，他不知道怎么安置他的小马儿，"简说。

"告诉他拴在围栏上吧。"克劳利先生说。"要是他指望在这里找到仆人，像他在主教府上使唤他们那样，那他可就弄错了。要是他想进这儿来，让他把那牲口拴在围栏上吧。"这样，简走出去，让那个使女给瑟姆布尔先生送了几句话，瑟姆布尔先生于是把那匹矮马拴在了围栏上，跟着那个使女走进屋来。这时，简从后门退出去到学校去了，留着克劳利太太原地待着。她留下没走开，不过她完全相信她丈夫倒愿意他独自守着这块阵地。因为瑟姆布尔先生没有马上进这屋，克劳利先生慢慢走到门口，用手打开门站在门边。虽然他知道瑟姆布尔这个人，但和他没有深交，因此他只是礼节性地冲他冷冷地点了一两下头，这下倒也没有完全把瑟姆布先生搞得不自在。"我是瑟姆布尔先生，"来者说，——"凯莱布·瑟姆布尔牧师。"接着他把主教

的信拿出来。克劳利先生似乎没有留意那封信，只是用手示意瑟姆布尔先生先进屋来。

“我猜你是早上从巴彻斯特来的吧？”克劳利太太说。

“是的，太太，——从主教府邸来。”瑟姆布尔先生，尽管是个在各方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谦卑之人，——如同他本人总是挂在嘴边的话，一个对他的上司低三下四的人，——但是他身上仍然带出几分那些属于巴彻斯特那所主教府邸的牧师们惯有的傲气。如果他被派去给普卢姆斯特德主教管区送信——巴彻斯特主教府邸如果可能发出这样的信件的话，他便会恰如其分地在那位副主教面前低三下四一气，或者被允许在格兰特利太太那威严的面孔前出现时对这位太太点头哈腰一番；但是他目前这个差使他明白大可不必唯唯诺诺；普劳迪太太曾明确谕示他要坚定不移，而他也有意思表现得坚定不移；因此，在向克劳利太太传达他从主教府邸而来这一事实时，他有意把他的语气填塞了威严的成分，而这在克劳利先生听来也许会当作愚昧无知的东西放过去。

“那‘主教府邸’找我有什么事呢？”克劳利先生说。克劳利太太马上知道一场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不，这战斗已经开始了。不过，她总的来说并不为此而遗憾；既然她对丈夫独自坐在火炉旁的扶手椅里深感忧虑，那她就只能对他跟任何别的牧师在任何问题上发生争执表示放心了。“那所主教府邸找我有什么事？”克劳利先生提这个问题时，他笔直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瑟姆布尔先生的脸。瑟姆布尔先生牢牢记住克劳利先生是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穷得欠这一带那些屠户和面包师一屁股债这一事实，又记住他，瑟姆布尔先生本人不欠任何人的钱，他妻子有幸还有自己的一笔小收入这另一事实；有这些记忆作后盾，他便能竭力拿出气魄来迎击克劳利先生的攻击。

“当然当然，克劳利先生，你心下明白西尔弗布里奇发生的那件不幸的事情——”

“我没工夫，先生，跟一个生人讨论西尔弗布里奇发生的那件不幸的事情。如果你是从巴彻斯特主教那里到我这里来送信的，那么你也许把信拿出来的好。”

“我带来一封信，”瑟姆布尔说。然后克劳利先生伸出手来，一句话没说，拿上那封信走到窗户前，慢条斯理地读起来。当他把信的内容全部吃透时，他把信叠起来，又装进信封里，返回瑟姆布尔先生站着的地方。“我会回答主教的信的。”他说：“我当然要回答的，因为这事很适合我干。我可以问一下，你是要等我的复信呢，还是我通过邮局寄去呢？”

“我想，克劳利先生，由于主教希望我承担那个职责——”

“你承担不了那个职责，瑟姆布尔先生。你用不着费这个劲了，因为我不会拱手把我的布道坛让给你的。”

“可是主教——”

“在这事上我心里可没有主教。”他这时很生气地说话了，然后又调整了他自己的情绪。“我十分渴望主教的原谅，还有他的信差你的原谅，如果由于我情绪冲动说了什么对他阁下的职务大为不敬的话。我尊敬他阁下在这个主教管区作为主教身份的这一崇高位置，而对他提出的所有合法的命令照办不误。然而对他那些非法的事情我可是一百个不会照办的，也肯定不会在上帝面前照他的吩咐放弃我的职责，除非他的吩咐是根据教会的法规和这块土地上的法律说出的。下星期天，领着我的教民在我的教区教堂里祈祷，并从我的布道台上向他们布道，这将是我的职责；有上帝的帮助，我将履行这一职责。我将不会容许任何牧师干涉我履行那些神圣的职务，——不，就是他主教本人为了加强他那非法的命令亲临现场也不行。”克劳利先生讲这番话时不仅没有半点犹豫，反倒说得雄辩有力，身体挺直，他那可怜的苍白的脸上闪烁着高贵而气愤的光芒；我想，就在讲这些话的当儿，他比这么多日子以来的情绪要愉快得多。

瑟姆布尔先生耐着性子听他讲话，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稍稍向前跨着，一只手搭在另一只手上，脑袋瓜儿向一边侧着，两只眼睛注视墙和天花板相交的那个角。普劳迪太太告诉他要表现得坚定不移，他一直在考虑如何才算表现得最为坚定不移。他想起他记得哪里有过两个牧师争夺一个布道坛的故事，认为他自己可不喜欢在本主教管区招惹出这样一桩丑闻。关于这件事情的法律条文，他本人一窍不通；但是他揣摸一个主教总会比一个终身牧师更精通法律吧。他

完全知道普劳迪太太是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如果这封信只是普劳迪太太独自撰写的，那么他可以认为冲着她也最好就此罢休得了。然而，由于那位太太的专断骄横得到了她丈夫那谨慎的行动和犹豫的语言的支持，瑟姆布尔先生心想他一定得让法律站在他这边。“我想你将会发现，克劳利先生，”他说。“主教的禁令是完全合法的。”他已经从普劳迪太太口边捡到了这个强有力的词儿，深为在完全达到自己的目标时用上了它而洋洋得意。

“禁令是非法的，”克劳利先生说，话音比刚才提高了一些。“而且将会是绝对无效的。由于你已向我申明，你本人和你自己的个人因素和这件事有关系，因此我已经把我的动机告诉了你，本来我只应该跟主教说明就是了。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将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可以理解，克劳利先生，你拒绝服从主教的命令吗?”

“主教给我写了信，先生；我将用书面形式向主教说明我的动机。由于你是替主教往我这里送信的，那我必须问问你，我是还麻烦你把我的回信带回去呢，还是我通过邮局寄去?”瑟姆布尔先生思考片刻，拿定主意他还是等一等，把这封信带回去交差为好。这天是星期五，那封信通过邮局要在星期六早上才能送过去。普劳迪太太要是发现是他贻误了时间的话准会生他的气的。但是，眼见克劳利先生虽然话语客气但只是拿他当一个不足挂齿的信差看待，他实在是从心里不愿意等待下去了。

“我想，”他说，“我带回去你亲自给主教写的信，也许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大家都面临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名正言顺地主持霍格尔斯托克教堂的星期天祈祷仪式一事。”

“这事由我负责，用不着麻烦别人，”克劳利先生高声嚷道。然后，在往他的写字台前坐下之前，他背朝这位来访者站着默想一会儿。“我要请你原谅了，先生，”他说着环视几眼。“因为，由于这屋子太寒酸了，我妻子不能好好招待你，尤其缺少一位牧师对另一位牧师应有的礼遇。”

“啾，别提这个了，”瑟姆布尔先生说。

“如果你容许，先生，我倒认为应该提一提。”然后他坐在自己的

写字台前，开始写他的信。

瑟姆布尔先生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如果这屋里没有第三个人，他便能坐在克劳利先生的扶手椅上，耐心地等待那封信写成。但克劳利太太在场，他理所当然应该跟她说几句话。他能用什么口气开口讲话呢？即使他，尽管几乎没有怎么深动感情，也还是被这个人为他自己的贫困发出的呼吁所动，因此他觉得克劳利太太也一定被她丈夫对主教的命令所抱的态度深深感动了。毫无疑问，他不应该讲这个，因为他十分清楚克劳利先生会马上反驳他的。最后他想到一个话题，并有意用轻快的声音说道："我刚才来这里时路过的那是校舍吧？"克劳利太太告诉他说那是校舍。"啊，是的，我想准是。你们这里有领到文凭的教师吗？"克劳利太太解释说政府的帮助从来没有到过霍格尔斯托克。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只有一个他们自己教出来的年轻女人。"啊，这可太遗憾了。"瑟姆布尔先生说。

"我——我就是持有证明的教师，"克劳利先生从他的椅子上扭过身来，说。

"欧，啊，是的，"瑟姆布尔先生说；此后瑟姆布尔再没有问起霍格尔斯托克学校的问题。不一会儿克劳利太太离开屋子，因为她看出来瑟姆布尔先生正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并且感觉到她在场眼下无疑显得多余了。克劳利先生的信写得很快，尽管不时地他要把笔举在空中坐一会儿，从记忆里寻找词儿。但是那些词儿很容易就回到他的脑子里，一个小时不到他就把信交给瑟姆布尔先生了。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一六八一——，十二月

"尊敬的主教阁下，——我收到昨天的来信，是您阁下垂恩于我，通过瑟姆布尔先生之手送到寒舍的；我顺便利用那位先生的仁慈，以同样的方法回答您，所以这样决定让他久等，主要考虑到以此方法我对您阁下的命令的回复可以比平常的邮寄办法更早到达您手中。

"深感遗憾，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告知您阁下，我不能首肯您关于本教区教堂之礼拜仪式所下的命令。我不能允许瑟姆布尔先生，或任何您阁下派来的使者，篡取我在布道坛上的位置。我

不愿意让您认为，如果我可能驱散您头脑中这样的思想的话，认为我漠视您那崇高职务，或者我在毕敬毕恭服从置于我头上的主教这方面有什么怠慢行为，因为它是王权作为这些领域的首脑所应有的权威；然而在这点上，如同在所有服从命令的问题上一样，被要求听命的人一定要审察一下要求听命的人所行使的权威之限度。您阁下可能使用您作为这主教管区的主教之声音，号召我彻底放弃我在这终身牧师身份上所拥有的各种权利。巡回审判的法官，就是我将在他面前接受审判的人，可以不经陪审团作出裁决便命令我回到大牢去。那些就在昨天才把我提交审判的治安官同样可以滥用他们的权威，而您阁下就是根据他们在这方面的决定才采取了如此之快的行动。然而在这个国土上，一个臣民决不应该服从法律容许的权威和需要的服从以外的东西。就是王权本身也没有权力通过像您阁下送给我的这样信件，禁止我履行我在这个教区的日常职责。如果您阁下认为阻止我作为您主教管区里的一名牧师的嘴说话是正确的，那么您一定会根据法律在基督教会的法庭上这样干，并将在达到您的目标方面大获成功，或者按照那些对于奉命而做之合适与否的证据归于失败；这些关于我的证据可以在那个专设的法庭面前出示。

“我认为，一个牧师对其主教向他提出的公开建议，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在这方面，我必须向您阁下首先表达我的充分理解：您的信用意不是转达建议，而是命令；——是禁令，一如您的信使，瑟姆布尔牧师表达的。尽管我拒绝服从命令，可如果我收到的是劝告，那这一情形则另当别论。然而我收到的恰不是劝告，——只是我以正当的精神接待了您的使者，但愿我做到了这点。我收到的也不是别的建议，因此我想象的那样的情形现在则不可另当别论了。但在这件事上，老爷，我不能接受活人的建议了，不，尽管那些使徒他们自己的双手已经把他培养成为能正式向我提出建议的主教，并且已经把他安置我头上做我的向导，但我还是不能接受呀。我走进了一条可怕的直线之中。烦恼，忧愁和危险压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一如您阁下说的，目前

这一时刻的苦水很可能漫过我的头顶，把我毁掉。我感谢您阁下告诉我从何处去寻找援助。实际上我真不知道为我准备的援助到底还有没有。然而，我的烦恼愈深重，我的忧愁愈沉闷，我的危险愈逼人，我就愈是需要在这些日子里挺直腰板，尊重自己，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谁爱谴责我谁就谴责好了，我却没有谴责我自己。如若我放弃我的布道台，除非通过合法的手段逼着我这样做，那我在这样做时还要根据诉状对我自己的罪名提出抗辩。而这个，阁下，我不会听从的。——我荣幸成为，老爷您阁下最顺从的仆人，

"乔赛亚·克劳利。"

他写完他的信后，不慌不忙地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然后交给了瑟姆布尔先生。写信这一行动，他脑子里的思维活动，还有他在每个词里同主教针锋相对的感情，——这一切和一种同权威交战的雄赳赳的喜悦结合起来，使这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光彩，使他的两眼有了很久以来所没有的表情。他妻子这时走进了屋子，他便用一种胜利的姿态看着她，一边把信交给了瑟姆布尔先生。"如果你把这个交给他阁下，保证我在所有事情上对主教阁下尽到责任，我将十分感谢你，请原谅让你等了这么久。"

"等这会儿，不必在意。"瑟姆布尔先生说。

"怎敢不在意；不过你也是个牧师，会感觉到充分表述我的想法是我义不容辞的呀。"

"瞰，是的；当然当然。"克劳利先生站起来时，克劳利太太也站起来了。这在瑟姆布尔先生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俩都期望他启程上路了。但是他已受命要表现得坚定不移，他这时很怀疑他表现得是不是算得上坚定不移的份儿。就这个早上的工作进展情况来看，他似乎觉得克劳利先生自己在演这出戏；觉得他，瑟姆布尔先生，根本没有显示身手的机会。他，从主教府邸而来，好像在这个被迫为自己的穷困申辩的人面前吓破了胆。在他离去之前，说几句话，不仅是为主教，也是为他自己，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克劳利先生，"他说。"到目前为止我是在耐着性子听你说话的。"

"不，"克劳利先生说着，莞尔一笑。"你的确表现得很有耐性，我

对此表示感谢；可是我的话是写出来的，还不是说出来的。”

“你跟我说过你无意服从主教的禁令。”

“我当然这样告诉主教了。”

“我现在可以要求你听我说一会儿话吗？”

克劳利先生仍面带微笑，两只眼睛仍然表达出那让它们生辉的不寻常的胜利，这时踌躇少许，然后回答他说：“牧师先生，要是我说不行，你可要原谅我啊，——在这个话题上，怕是不行的。”

“你难道不让我说话吗？”

“不，在这件事上不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如果我闯进你的住宅，对那些对你来说尤其亲爱的事情刨根问底，那你会怎么想呢？”

“但是，是主教派我来的呀。”

“但不止十个主教已经派我来了，——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一次大主教的宗教会议派我来的！”瑟姆布尔先生吃了一惊，被冲他使用的这些词儿的力量镇住了。“一个人要是一身轻；——他心里没有忧愁，他家里没有顾虑，他脑子里没和他密切相关的事要思考，那么如果他碰巧当上了一个牧师，这位主教就可以用他的大拇指来触动吗？”

“我不是主教的大拇指，”瑟姆布尔先生鼓起勇气，说。

“我的意思不是就事论事，专指我自己的事情。我将会把你当作教会的一名天使看待的。”瑟姆布尔先生听到这句话，开始确信克劳利先生是神经出了毛病；他知道天使是不会骑上灰色的矮脚马在巴赛特郡的小巷里到处转悠的。“作为天使我会尊敬你的；但我不能跟你讨论主教的信件这一问题。”

“啾，好的好的。我会跟主教阁下如实交待的。”

“我巴不得你这样做。”

“主教阁下，如果他这样决定了，将会在我下次来时以这样的力量武装我，以使我能够执行主教阁下的种种心愿。”

“他阁下会遵守法律的，你也会的。”在讲最后这几个词儿时他用手打开门站在门口，而瑟姆布尔先生正不知如何加强或甚至坚持他的坚定不移，心想还是走为上计，于是出门骑上他的灰色矮马儿一溜烟儿跑了。

“这个可怜的人听见你叫他教会的天使还以为你是在拿他寻开心呢。”克劳利太太走到他跟前，冲他微笑着说。

“如果我告诉他不过是个信差而已，那他会往坏处想的；——可怜的傻瓜！他们真的摆脱我时，准会把他安插在这里，我的教堂之中；但目前没门儿，——目前休想。简哪里去了？告诉她我准备跟她一起开始念底比斯[①] 的七个守护神那节。”接着，简马上被派人从学校叫来了，底比斯的七个守护神这节，爷儿俩念得格外起劲。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克劳利太太从厨房经常听见克劳利先生出声地念着，或者说硬是全文背诵，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某些合唱台词大段大段地念了出来；她禁不住打心眼里感谢那位主教给他们送来了信和信使，这对她丈夫竟产生了如此有益的效果。“地地道道的教会的天使哩，”她一边为肉汤切着大葱，一边跟自己嘀咕说；从此以后，她一直把瑟姆布尔先生当作“天使”看待了。

---

① 底比斯，希腊一古城。

第十四章　格兰特利少校与朋友商量

格雷丝·克劳利是星期一路经西尔弗布里奇到阿林顿去的，到了星期二早上，格兰特利少校收到普雷蒂曼小姐发来的短信，告诉他格雷丝已经走了。"亲爱的先生，——我想你会高兴地得知我们的朋友克劳利小姐昨天离开我们去找她的朋友，阿林顿的戴尔小姐了。——您忠实的，安娜贝拉·普雷蒂曼。"这封短短的便条就讲了这些。格兰特利少校得到这张短信的确很高兴，从中得到了一个男子被人推测和他恋爱的那个女子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时惯有的那种满足。他对普雷蒂曼小姐十分赏识，认为她是个办事谨慎，注重友谊的女人。然而，他并不完全称心如意。普雷蒂曼小姐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给他写信这一事实，使他感觉到他和格雷丝·克劳利已经拴在了一起。他很了解自己，相信他不能放弃她而不使自己陷入痛苦。可是格雷丝的父亲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现在谁都说克劳利先生面前的证据强大有力，简直没人怀疑他的罪过了。甚至西尔弗布里奇的太太们都开始停止为他寻找理由，承认那笔钱不可能正大光明地落进他手里，借口他部分神经出了问题而原谅他。"他捡到它放在一边搁了几个月，后来就以为它是他自己的。"西尔弗布里奇的夫人太太们为他往好处说也就是这些话了；当小沃克先生说这样的小错误正是人们蹲牢的通常的理由时，西尔弗布里奇的太太们便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了。她们一致认为克劳利先生患有部分精神错乱症，一个世界如此残忍对待的人患了这种病，是应该得到原谅的；可是小沃克先生努力向她们解释说，一个人要么是神经完全正常，要么彻底发疯；还说克劳利先生如果脑子健全就会当小偷锁起来，如果疯了则被当疯子关起来，她们听了这话连声长叹，深信这个世界在被一种新的浪漫气氛浸泡，和被一种更强大的诗的正义感改造以前，约翰·沃克先生的话无疑是正确的。

这一普遍的看法的结果，成功地影响了格兰特利少校，也成功地影响了普卢姆斯特德的那位副主教。关于这位少校，对他说句公道话，我们只能解释说他越是确切地了解这位父亲的罪名，便越是确切地看到了那位女儿的优点。这真是太令人难受了。这整个事情都是残酷得令人难受啊。让他感到残酷地难受的是，他竟被卷进了这一麻烦中，被迫用侠客的盔甲武装自己，去矫正那个女子方面所遭受的冤枉。但是，当他一个人待在屋里，或跟他的孩子在一起时，他跟自己宣称说他会这样做的。他娶了克劳利先生的女儿以后很可能会在巴赛特郡住不下去。他过去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东西足使周围的人眼馋，这使他觉得如果他像那些人一样处于那样的环境便会感到痛苦。但是使他感到更痛苦的是他心里清楚，他将会十分恶劣地对待他热恋的那个姑娘；巴赛特郡的上流社会朝他敞开着。他却会带上她去加拿大，去新西兰，或者去某个遥远的国度，在那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如果他的父亲愿意因为这样做而取消他的继承权以示惩罚，那么他们将会变得相当穷困；但是，照他目前的心境，这位少校是能够把这样的贫穷当做荣耀和光彩看待的。

他在查尔迪科特斯的野外已经打了整整一天猎，同行的有索恩医生和一组正在那所住宅待着的人；他一直在谈克劳利先生的事，开始交谈的是一个人，后来又换了一位。勒夫顿勋爵在那里，格雷沙姆斯伯里来的小格雷沙姆也在场，还有那个牧师罗巴茨先生；主教企图阻挠克劳利先生布道的消息已经在他们中间传开。罗巴茨先生认为克劳利先生应该让位；勒夫顿勋爵深受他母亲对那主教府邸的一草一木深恶痛绝之影响，认为克劳利先生奋起反抗是对的。整个这一行人的同情心是站在克劳利先生一边的；但他们一致认为他把那笔钱偷了。

“我担心他最终将不得不向那位主教服输，”勒夫顿勋爵当时说。

“可他的那些孩子将会怎么样呢？”那位大夫说。“想想那个标致的姑娘的命运吧；她可真是非常漂亮的姑娘啊。这个会毁了她的。当她父亲被人们发现犯了二十镑钱的偷盗罪时，就没有哪个男人会让自己跟她发生恋爱啰。”

“我们一定要为这一家子做些什么，”勒夫顿勋爵说。“我说，索

恩，你这里开始这运动一半都不到，可怜的老索沃比那时玩这玩意儿可是常事。”

“是吗?”那位医生说。“你看索沃比过去把他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从来不干别的营生。我只是在生命的晚期才开始的。”

这位少校本来打算待在查尔迪科特斯用餐，但当他听到关于格雷丝的这些话时，他的心情黯淡下来，于是借口他的孩子有什么事，返回了家中。索恩大夫已经宣布没有人愿意跟她发生爱情。但是如果一个男子事先已经跟她发生了爱情，那又该怎么样呢？如果一个男子不仅和她发生了爱情，而且把他的爱情讲出来过，那又该怎么样呢？如果他单独和那位医生在一起，他没准会，我想，把他的烦恼和盘端出的；因为在全郡还没有一个人是他愿意把这种秘密放心告诉的。这位索恩医生；方圆谁都知道他心眼好，花钱大方，对世人关于许多社会问题横加干涉的各种看法漠然处之，我行我素；因此，他说过的那些话对格兰特利少校比它们要是出自别人之口显得更有分量。在他驱车回家的一路上，他几乎决定他要找索恩医生商谈这件事了。跟他十分要好的更年轻的人有的是，——例如，弗兰克·格雷沙姆，还有勒夫顿勋爵本人；但是这是一件他几乎不知道如何跟年轻人商讨的事情哪。要是跟索恩医生谈，他觉得他能让自己把全部情况讲出来。

到了晚上，从普卢姆斯特德来了一个信差，给他带来一封他父亲的信和送给那孩子的一件礼物。他马上明白过来这件礼物这样派人送来，是为送这封信的一个借口。他父亲当然可以通过邮局写信来嘛；不过那会给他的信赋予某种他不希望有的调子和口气。信文写了一些他母亲的话，问候了伊迪丝几句之后，这位副主教笔锋一转谈到了那桩他更关心的事情。

“我担心霍格尔斯托克那个倒霉的人这下彻底完了，”他说。“从我所听到的摆在那些治安官面前的证据来看，我想关于他的罪名是毫无疑问了。你听说主教第二天就派人去阻止他布道了吗？他派人去了，而且在星期天又派人去了。但是克劳利没有放弃职位，就冲这个我也该尊重这个人了；因为，不言而喻，那位主教多会儿干事都带着极端的低级趣味，兴许对他自己的职责、对他下属的职责只有一知

半解的了解呢。人家告诉我,第一天克劳利把派去的那位跑腿的赶出了家门,——某个普劳迪太太在家中支使的离群的牧师;还听说星期日那天,读经台和布道坛的台阶被一大群制砖工人占领了,在这群工人中间,从巴彻斯特来的那位牧师没敢轻举妄动,虽然他有大教堂来的一个堂守和一个主教府邸的脚夫在场为他壮胆儿。我对那个堂守和脚夫之谈简直难以相信。至于其他情况,我毫不怀疑它完全是真实的。我打心眼儿里可怜克劳利。可怜、倒霉的人啊!一般舆论似乎倾向认为,他对他所做过的事情不应该负真正的责任。至于他对那位主教的胜利,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你母亲特别希望你在本星期内就到我们这里来,并带上伊迪丝。你外公要到这里来,他年高体弱,与日见衰,他恐怕再等一个圣诞节就永远来不了了。当然你会待到过完新年的。"

虽然这封信处处提到克劳利先生和他的事情,却只字未说格雷丝的事。不过,这是自然而然的。格兰特利少校完全明白他父亲用心良苦,说出了他的要点,却似乎撇开那个令人扫兴的话题。"我父亲非常聪明,"他跟自己说。"非常聪明。不过他还没聪明到别人看不出他如何聪明的地步。"

第二天他到西尔弗布里奇去,想拜访普雷蒂曼小姐。他还没有想好他见了普雷蒂曼说些什么;他也没有受邀去当门客,一如他从来去到那位小姐的住宅就到了头一样。正当他在海伊大街行走时,他看见了索恩太太坐在她的马车里,不用说,他停下来跟她说起话来。他了解索恩太太的亲密程度一点不亚于对她丈夫的了解,而且对她也相当喜欢。"格兰特利少校啊,"她高门儿大嗓地跟他嚷道,惊动了大半条街。"我昨天可生你的气了。为什么你不来用晚餐?我们早就为你准备下一间屋子,什么都准备好了。"

"我身体有点不适,索恩太太。"

"说瞎话。别跟我说什么身体不适的话。艾米莉见你不在场都伤心死了。"

"我没以为邓斯特布尔小姐——"

"跟你说实话吧,我想她会恢复过来的。她不是跌倒不起的人。可是告诉我,格兰特利少校,你说我们怎么想这位可怜的克劳利先生

的事呢？你是善心菩萨，当了他的一个保释人。”

“他要是想找保释人，他会在西尔弗布里奇找到二十个。”

“你听说他公然反抗主教的事了吗？冲这个我就格外喜欢他。别看可怜的普劳迪太太是我在这世上最最要好的朋友，我又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跟勒夫顿老夫人打架。可是你知道，一个人有时也喜欢看看他的朋友被人打败的样子啊。”

“我不太明白星期天在霍格尔斯托克发生了什么事。”少校说。

“有人说他当时把那位主教的随身牧师摁到唧筒下面去了。我不相信这个；但毫无疑问的是，当那个可怜的人试图接近布道坛时，他们抓住他，提住他的领口，让他双脚离地被轰出了教堂。可是，告诉我，格兰特利少校，那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天知道？”

“难道这不可悲吗？瞧那位大姑娘多惹人爱哪！人家告诉我她无懈可击呢，——不只长得美丽，而且行为端庄，很有才能。人人都说她讲希腊语和她讲英文一样流利，通晓古今哲学呢。”

“不管说什么，她算得上才貌双全，谁见谁爱，现在还打心眼里可怜她呢。”少校说。

“这么说，你认识她，格兰特利少校？可不是呢，你当然认识的，你和她在弗雷姆利待过嘛。”

“是的，我认识她。”

“她现在怎么样了？我和你同道儿，你还不如上车，我赶车送你回家。要是他被送进监狱，——人们说他肯定会被送进监狱的——那一家人怎么办呢？”然后，格兰特利少校到底上了马车，等他再出马车之前，他已经把他的恋爱情况全部告诉索恩太太了。

她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只是不时地用简短的词儿打断他一下，用意也全是表示她的同意。他，在叙述他的故事时，一直没有抬头看索恩太太的脸，一味把眼睛盯住她的手筒坐着。“现在，”他说着，在他结束他的叙述时几乎是第一次抬头瞅了她一眼。“现在，索恩太太，我要怎么办呢？”

“娶她，这还用问吗？”她答道，一边把她的手高高举起来，连同她嘴里那有力的回答，重重地击在少校的膝盖上。

“嘶——嘘——，”他惊讶着，不胜恐慌地朝背后的仆人们看去。

“歇，他们在那里哪会听见。他们正想着他们喝过的上一壶黑啤酒，或他们就要弄到手的下一壶呢。天哪，我可是太高兴了！当然你要娶过她来。”

“你忘了我父亲了吧。”

“不，我没有。一个父亲对这事有什么奈何呢？你这么大了，完全可以不问你父亲自我当家。再说，上帝保佑，副主教也不是那号心术不正的人。他会暴跳如雷，大话吓人，一两个月内停止供给。接着他便会双倍补上，伸开臂膊拥抱你妻子，吻她，为她祝福，诸如此类的事情都会做出的。我们都明白为父母的在这样的事例上大发雷霆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妹妹——”

“说到你妹妹，别跟我谈论她。我对你妹妹的事从不往心里去。你一定要原谅我，格兰特利少校，可是哈特尔托普夫人的确高不可攀，我的视野可休想达到。”

“还有伊迪丝，——当然，索恩太太，我不能闭目不看多年后这样一桩婚事会对她不利这一事实。谁都不希望跟一个定罪的小偷有联系吧。”

“是的，格兰特利少校；可是一个男人总希望娶一个他热恋的姑娘吧。起码，我是这样想的。还有哪个人现在能像你这样给予更有说服力的仁爱吗？我要是你呀，我明天十二点钟前准会赶到阿林顿；——我的的确确会去的。那张烂支票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人都知道即使他真的拿了它，那这也只是个错误。相信你肯定不会因这去惩罚她的。”

“不，——不；我不认为她会以为这是一种惩罚。”

“那么，你就去问她吧。我跟你说怎么办。如果她没有自己出嫁的住宅，那么她从查尔迪科特斯出嫁好了。我们会举行这样一次早餐的！我会尽力竭力打发她走，就像她是我的老朋友，那位主教本人的女儿一样，——我的的确确会的。”

这便是索恩太太的建议。这场对话还没完，格兰特利少校已经被拉到去查尔迪科特斯的半道上了。当他离开这位爱冲动的朋友

时,他的话说得极有分寸,没有作任何许诺,但他明确表示说,索恩太太所说过的话定会引起他的重视。

“你不会对任何人讲起吧?”少校说。

“当然不会,除非征得你的许可。”索恩太太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最守信誉的人吗?”

第十五章　伦敦城里的事

哪个好心和细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格雷丝·克劳利小姐，在一封写给她朋友莉莉·戴尔小姐的信中，提到一两句关于一个叫约翰的。"哪怕仅仅像约翰所希冀的！"还是这同一读者，如果有这么一位非常好心和非常细心的读者的话，也许还会记得莉莉·戴尔小姐当时回信说"说到你信中提及的另一问题，我宁愿只字不谈，"——她接下来补足说，"一个人要想超越友谊，哪怕是他有此意愿，那也准会是障碍重重，克服不尽的！"从这些话中，这位好心和细心的读者，如果这样的读者在这样的事情上不仅是好心和细心的，而且是高智力的，那他准会对莉莉·戴尔小姐马上有相当多的了解。

我们现在就不妨走访一下这位提到的约翰，他全名为约翰·埃姆斯先生，如同那位高智力的读者将无疑会发现的，住在伦敦城，是格雷丝·克劳利的表兄。约翰·埃姆斯先生在我们的故事的这段时间里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生活在伦敦，他乡下的朋友都认为他要混出个名堂来，从一条与众不同的道上发迹。但是，我可不认为他走的道与众人有多大差别，除了他过去从一个和他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老勋爵那里得到了几千镑钱这一事实；但是那个老勋爵对他十分钟爱，两年前才离开了人世。在这之前，约翰·埃姆斯曾是非常贫穷的人，因为他得到了所得税务局总局长的私人秘书这个舒适的公职，每年可以从他国家的国库里得到三百镑的薪水；但是，除去这笔官方的财源，当人们知道他还是这个大都市最兴旺的合股银行的一百二十八股的合法继承人，而这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可悲的老勋爵遗留给他的财产支配权时，约翰·埃姆斯这下在那些熟知他的人眼里成了一个时来运转的青年人，说他定会从一条与众不同的道上发迹。他母亲住在乡下，对他言听计从，从来不敢贸然跟他摆半点做父

母的权威；而在他妹妹，一直和他母亲生活在一起的玛丽·埃姆斯看来，简直是人世间的一个神。在自己一无所有的妹妹们眼里，——甚至没有某个为她们自己个人崇拜的专有的神，——慷慨的、慈爱的、未婚的哥哥们，只要他们有阔绰的收入，可不就是世间的诸神嘛。

即使在伦敦城，约翰·埃姆斯先生也是个人物。他尤其在他所在的税务局是个人物；一点不假，虽然不少人都记得他初来那里时如何是个微不足道的青年，而这还是几年前的事；如何他们尽情取笑他，捉弄他；如何让大家知道工资日前的最后一星期他身上不名分文，只好打起精神这里借六便士那里借一先令来打发这段日子，而现在那些他借过钱的人见他冲他们微笑却觉得不胜荣幸。他早先那些日子的趣闻轶事经常会被人在他背后讲起；不过他们说归说，并无什么恶意，因为他自己也经常提起那些同样的事情。这税务局里谁都承认，不管是哪个老贵族的友谊，私人秘书职位这一事实，还是他财运亨通成了富人，这些都没有使他在老同伴面前变得目中无人，或把昔日的友谊抛置脑后。对待那些新近就任的小年轻人，他也许表现得有点冷淡；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像约翰·埃姆斯这样一个人现在不能指望他和每一个带进这个税务局的新职员都厮混得亲密无间，视为知己。自从各种竞争的考试成为时尚，谁会被介绍进来是很难掌握的；这个局的上上下下一般都明白，——我却想说主要是那些他的名气在其中更大的文职人员；——都明白埃姆斯先生对这整个竞争理论是非常反对的。这个“魔鬼收尾”的计划，他这样称呼它；接着便会继续解释那些“尾”的投考者往往是最好的先生，以此类推，那“魔鬼”就是捡精华的。他因为这一高见更受人尊敬了，谁都知道他在这个论题上和那位总局长曾经进行过一些艰难的战斗。那位总局长是一位竞争理论的忠实信徒，为这一理论写过不少文章，他还把这些文章对文职人员的各种人大声宣讲，——完全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兴致，——还在各处印刷出来，通过邮局在整个王国发行。那位总局长不止一次跟他的私人秘书讲，除非这位私人秘书知趣改变他的看法，或者至少不到处声张他的看法，他们就只有分道扬镳了。但是这位私人秘书不改变看法也不收敛自己；然而，他仍然是那里的私人秘

书。“这是因约翰尼[1] 趁钱啊”，一个年轻的职员在局里跟他的同行讨论这一奇特的事态说。“一个人有了钱，他便可以为所欲为。约翰尼有的是钱啊，你知道。”这里说的这个年轻职员跟埃姆斯先生根本不是亲密的伙计，但是在局里人们在背后慢慢习惯称他“约翰尼”，这没准儿也是他早些年头落魄和贫困时遗留下来的。

眼下，约翰·埃姆斯先生的全部生活被一个了不起的秘密笼罩着；在那些日子里，尽管他和本局的人交谈时从来没有涉及那个问题，但是这一秘密在局里却尽人皆知了。它在过去的四五年间成为历史之谈，现在当然会被人视为常事。约翰·埃姆斯先生在谈恋爱，但他的恋爱谈得令人扫兴。他在谈恋爱，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谈恋爱，只是他恋爱的女子对他并不和气。这段小小艳史早已变得非常令人伤感，非常哀婉动人，毫无疑问还带上了这位所得税务局的绅士的一些虚构的修饰成分。据说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谈恋爱，十六岁上在那个已过世的老勋爵和那个年轻女子的双亲的同意下订了婚，据说订婚的契约已经拟好，各项手续当时都极不寻常地在私人家里履行了，还听说后来正当那位年轻的女子开始考虑她对这桩婚事是不是专心时附近来了一个外乡人，她于是违拗了父母和那个老勋爵，撕毁婚约，把可怜的约翰尼·埃姆斯晾在一边，而且已经——这个故事在这里由不同的人讲出来就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有人说那位女子跟上那个外乡人走掉，私下结了婚，后来却证明根本没有结婚；另有人说，那个外乡人突然自己走掉，那个年轻女子再也没见到他；还有人说他最后承认另有一个妻子，——等等，等等。那个外乡人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一个叫克罗斯比先生的，属于另一个政府机关。他的生活中有许多惹出各种各样流言蜚语的情况，为人知道的却只有一半。然而有一件事情确凿无疑的，有一点是税务局每个职员都深信不疑的，有一个事实对约翰·埃姆斯现在担任的那个在他的同行眼中很崇高的职位产生了不少影响，——那就是他曾经给过那个克罗斯比先生一次沉重的打击，其程度之深以前恐怕没有人遇到过，遇到也很难熬过来。关于这次打击的传说无奇不有，因此人们，甚至包括

---

[1] 约翰的昵称。

那些在这样的事情上无甚热情的人，都相信那个可怜的牺牲品自从那场遭遇战后只能拖着残肢生存下去了。“足有九个星期他从未说一句话，没吃一口饭”。一个年轻的职员跟另一个刚进局的更年轻的职员说。“直到现在他说话都是悄声细语的，不得不全部把食物做成软食吃”。因此，就是以未来的眼光看来，约翰·埃姆斯先生也曾有过许多英雄之举。

他仍然在谈恋爱，并且仍然是和原来那个女子谈恋爱，这点在局里是尽人皆知的。当得知他在表达爱情这方面有生以来没有向另一个女人开过口时，局里知情的人都知道这话有夸张的成分。例如克拉德尔先生吧，他早年和约翰·埃姆斯是莫逆之交，至今仍保持着昔日的友谊，——虽然是个不爱出门儿的人，靠一小笔收入养着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孩子，难得到他的朋友中间走走，——他就能讲出同上述情况截然不同的情况来；因为克拉德尔太太本人在克拉德尔还没有正式向她求婚的那些日子里，曾经被克拉德尔的同事追求过。不过埃姆斯先生目前的恋爱的持久性，只要认识他的人就都一点没有怀疑。这倒不是因为他穿着没有吊袜带的袜子到处走动，或者有任何旧时被认为失恋的迹象。从他的行容举止看，他倒比热恋的样子更快活，似乎过着一种有点奢侈的生活，对他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十分满意。但是他的胸腔仍有这股热情，我都倾向认为他还为自己在恋爱上的恒性有点洋洋得意呢。

没准有人猜想，戴尔小姐写给她的朋友格雷丝·克劳利小姐的信中谈到超越友谊的界限，申辩说面前的“障碍”重重时，她也许看到她的道上已排除了好多。然而这样猜测可就错了；约翰·埃姆斯自己也不相信那些“障碍”将要排除。我不愿意说他以往把这整件事当做一样坏差事放弃过，因为他的生活准则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作不懈的努力。除非戴尔小姐有朝一日成为别人的妻子，他什么时候都认为自己与她订有婚约。他曾经向戴尔小姐本人和戴尔小姐的母亲这样宣布过，也向所有对这件事曾关心过的戴尔家族这样宣布过。戴尔小姐家的附近住着一位老夫人，是遗留给约翰尼·埃姆斯那些银行股份的那位老勋爵的妹妹；她始终为约翰·埃姆斯进行他的战争，并密切注意着动向，很有信心地断言说约翰·埃姆斯最终会得到报偿

的。这位老夫人和戴尔家有亲戚关系，因此也有密切注意的办法。她和约翰·埃姆斯经常通信，当凭她的判断看出有什么障碍正在消除时，她从来没有不写信告诉埃姆斯的。从下面朱莉娅·德·古斯特夫人写给她的年轻朋友的信中，我的读者可能会了解到一些障碍的实质。

古斯特韦克别墅，——一八六一年，十二月。

"我亲爱的约翰，——你去看简斯的家，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寄去两先令四便士钱的邮票，这是我欠你的。这在过去只用两先令两便士，但人家说现在每样东西都变得贵了，我推测药丸也不会例外的。想想吧，普里查德都来找我，说她想涨工资，而这是她跟我生活了二十年做出来的事！我非常生气，狠狠地斥责她一顿；不过见她承认她错了，哭着要我原谅她时，我还是每年给她加了两几尼。

"星期天我看见了亲爱的莉莉一会儿，嗳呀，我看她是一年比一年长得更漂亮了。她身边有个年轻朋友，——一位克劳利小姐，——这个人，我相信我听你说过是你的表妹吧。她父亲，那位牧师的事情是多么可悲！记住来信把关于这个统统告诉我啊。

"我告诉你关于德·库西家的事是一点不假的。老德·库西太太现在伦敦，克罗斯比先生要跟她上法庭解决他妻子的钱的事。自从可怜的亚历山德里娜太太去世，他一直因为钱的事捣乱。我希望她活着就好了，我整个心都这样希望。因为虽然我觉得肯定咱们的莉莉再也不愿意看见他了，可是她去世的消息还是搅乱了她的方寸，搞得她胡想那些正在她脑子里渐渐淡薄的事情。我跟她嚷嚷了一架，不过没有提你的名字；还好，她吻了我，用她那逗人发笑的方式跟我说，我说的话言不由衷。

"一月十日以后，你高兴多时来就多时来。但要是你一月初来，那你一定要先到你妈那里，再来我这里过你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到里金特街的布莱基店一趟，把我定购的染色毛线全带来。我说过你要去的。告诉他们多兰德店的人，最后这副眼镜一点不适合，我不留它了。他们最好让你给我再捎来一两副试

试。你有空到林肯店大街五十七号斯密瑟斯和斯密斯事务所那里走一趟，对啦，你以前去过那里一次，求他们让我知道一下我那可怜的兄弟的事最后怎么解决。在我死那天以前，我总想知道知道我得了一笔什么收入供我花销啊。至于我那个庄园的表亲戚，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他们；至于跟他们谈谈正经事，我连做梦都没想过。她自第一次来访后还没来过，她也许十分清楚她不来我是不会去的。我的确认为，我们身居异地却应该像我们在一起一样彼此相爱。因而让我知道一下你多会儿来，务请别忘了到布莱基店走一趟；也别忘了去多兰德店，这点要比那些毛线重要得多，因为我的眼睛是越来越不济事了。不过我所特别要你记住的是斯密瑟斯和斯密斯事务所那档事。一个女人要是不知她有多少钱花，那她可怎么过日子呢？——相信我是，我亲爱的约翰，你最忠实的朋友，

"朱莉娅·德·古斯特。"

朱莉娅太太总是把她写给她年轻朋友的信寄到他的局里去，眼下他就收到了读者看到的这封信。他一边读信，一边把信中委托他承办的事项记了下来，然后一屁股坐回他的扶手椅里思考他接到的那则消息。信中叙述的所有事实他过去都知道；德·库西太太在伦敦，她的女婿克罗斯比先生因妻子，——亚历山德里娜夫人，——约十二个月前在巴登—巴登去世，眼下正为妻子那笔他认为应该是他的钱打官司。不过朱莉娅太太信里提到的那件事使他深感苦恼。莉莉·戴尔又在想那个她过去爱过的人，那个曾经背信弃义虐待她的人！还好，朱莉娅太太完全相信莉莉·戴尔永远不会再有看见克罗斯比先生的愿望；可是约翰·埃姆斯却绝没有朱莉娅太太的把握，相信情况果真如此。"她去世的消息还是搅乱了她的方寸！"约翰尼反复跟自己念叨着那位老夫人信中的这句话。"我知道这话把我的心搅乱了。我也希望她能永远活着。如果他胆敢在阿林顿方圆十英里以内露露面，那我就会比上次见到他更好地教训他一顿！"这时门边传来敲门声，这位私人秘书见有人在这样的时刻打扰，心中不免有几分烦恼，没有好气地告诉门外的闯入者进来。"呶，是你呀，克拉德尔，对吗？有什么事找我？"克拉德尔先生进来了，如我们前面交待过的，

他是约翰·埃姆斯的一个老伙计，在局里比他的朋友的资格还老几年。在年龄方面他看去显得还要老许多，那种世事如意的人许多年间仍会有的青春的光泽，在他身上已荡然无存。我们的确可以说，克拉德尔先生外表看上去简直有些寒酸，脑门儿上堆满愁云，两只眼睛黯淡无光，忧郁呆滞。

"我想绕进来问个好。"克拉德尔说。

"我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啊？"

"暾，我挺好，——就是说身体可以。你看哪，一个人有了一大家人，作难的事情多的去了。唉，约翰尼，我觉得你省了这一项倒是好事。"

"不管怎么说，我是省了这一项的；不是吗？"

"当然；我过去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多日子，我知道你到今日仍孑然一身的全部情况。"

"别把这个往心里去，克拉德尔；你有什么事吗？"

"我老是抱怨命苦，约翰尼，真不该让你揣摩意图。谁都没你清楚我在妻子身上交到了什么好运。"

"当然你交了好运了；——一位呱呱叫的女人。"

"如果我在那方面战胜你几分，我相信你多会儿也不会觉得我为这事对你太狠心了吧。"

"哪里的话，老伙计。"

"我们各有归宿呀，你知道。"

"你的归宿是有了妻子和家庭。我的归宿是当一个单身汉。"

"你可以说那是个家，"克拉德尔说。"我相信阿米丽亚尽了她的最大努力；可是我们有时真是穷于对付呀，——穷于应付。我从来没有，约翰尼，像现在这么悲观。"

"你上次就这么说来着。"

"说过吗？我记不得了。我过去可不以为我那时悲观。可是，约翰尼，要是你能现在再借给我五镑钱，那我已经跟阿米丽亚安排好怎么每月还给你三十先令——在我会领到薪水时。我都安排好了。不信去问问她。"

"我要去问她还不如死了的好。"

“别这么说话，约翰尼。”

“你叫我约翰尼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不会让约翰尼多变出一个先令来。这事发生得太经常了，这中间也没有什么理由我非做不可。更重要的是我当不起好心大叔，我有自己的人要帮助。”

“可是，啾，约翰尼，我们都知道你是多么随和。我敢说，当你手头有钱时，没有人会像我一样感到欣慰。要像过去我自个生活，我是断然不会再想到这个法子的。凭我郑重的话和人格担保，如果你这次借给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那么也凭我郑重的话和人格担保，我不借了。一切都必须到头了。”

尽管克拉德尔先生被逼急了也许会承认这最后一句话的真实性，但是他似乎想不到他朋友的善行这时就会戛然而止。他当然不会就此停止纠缠。“别这么说话，约翰尼；求你别这么说。”

“可是我就是说了。”

“我昨天晚上告诉阿米丽亚我不愿意再来找你，因为人都有感情呀，可她跟我说提她的名字好了。‘我相信为了我他也会借的。’她说。”

“我不相信她说过什么这种话。”

“我发誓她说了。你问她去。”

“如果她说过，那她是不应该说出这种话的。”

“啾，约翰尼，别用这种话说她呀。她是我妻子，你知道你俩过去有段时间是什么感情。可是你瞧，——我们此时此刻在家的处境是，我必须在什么地方借到钱才能回家。我的确一定要借到。如果你这次借给我三镑钱，那我今后就永远不会向你开口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写个书面保证，一定让自己从下两个月的工资中每次拿出三十先令来还你。我说话算数。”接着，克拉德尔先生开始哭起来了。但是当约翰尼终于掏出他的皮夹子，填写了一张三镑支票时，克拉德尔的两眼便闪耀出愉快的光芒。“嗳呀，我欠你的情太多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儿。阿米丽亚听了这事也会说这种话的。”

“我不相信她会说任何这类话，克拉德尔。如果我还记得关于她的什么事，那她的心比这硬多了。”克拉德尔承认他妻子的心比他自

己的硬多了,然后起身走回这局里他自己待的地方。

这次对埃姆斯先生的思路的干扰,我认为对工作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的朋友刚离去他就开始干事了;如果他没有这样被人打断他关于戴尔小姐的各种回顾,他没准儿会坐在那里想着她的事情打发走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事实上,他还真写了十几封短信,回复那些写给他的上司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私人信件;在这些短信中,他为拉夫尔爵士没有履行写信人提出来的各种要求,用非凡的词句组成了各种假的借口。"他干这营生可是我见过的最高手了。"拉尔夫爵士一天对局里的那位秘书说。"要不然,你放心好了,我早把他弄离这里了。""我承认他是挺聪明的。"那位秘书说。"说不上聪明,我说倒是他挺圆滑。我称这为圆滑。我是干了多年工作才觉得应付裕如了;既然我已经费劲把他调教出来了,那我就不想再费劲另教一个了。不过说真的,他一定要注意一下小节;我说他必须注意一下;你最好跟他这样打个招呼。""事实上,吉辛先生,"这位私人秘书第二天跟那位秘书说,——吉辛先生当时是所得税税务局委员会的秘书——"事实上,吉辛先生,拉尔夫爵士从来没有亲自回一封信的意思。他不知道怎么写信。他总是废话有余,简洁不够。我希望你就这样原话告诉他。他不会相信我的。"从这番话中,埃姆斯先生为自己的特殊才能而沾沾自喜的神情可见一斑,却对主子声称自己对他的栽培之恩无动于衷。眼下这一次,约翰·埃姆斯没有第二次去想莉莉·戴尔的事,把信件全都写了出来,而且中间再没有被人打断,因为那位局长大人这天到财政委员会去了,——也许待在他的俱乐部里。然后,他写完信后,打铃叫了一些雪利酒和苏打水,在炉火前伸展伸展身子骨,——仿佛他在尽公职时已累得精疲力竭,——最后舒舒服服地坐进他的扶手椅里,点上一根雪茄,再次把朱莉娅太太的信掏了出来。

说到吸雪茄,据说拉夫尔爵士和吉辛先生都曾下过命令,规定在所得税税务局的范围内是绝不准吸雪茄的。埃姆斯先生却居然理解为,这样的命令不适用于一位私人秘书,因他十分清楚拉夫尔先生知道他的做派。对于吉辛先生,我十分遗憾地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意见,他只要可能总是站在对立的一方;因此局里的人都说这两个人最

后非走一个不可。“不过约翰尼能把事情做绝，你知道，因为他口袋里有钱。”局里的人通常的舆论总是这样说出来的。

就这样，约翰·埃姆斯坐下来，品尝他的苏打水，抽他的雪茄，看他的来信；或精确点说只是看信中提及戴尔小姐的那一段。“她去世的消息搅乱了她的方寸，搞得她胡想那些正在她脑子里渐渐淡薄的事情。”他完全明白这个。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个像那个男人过去那么对待她的人，她怎么就会不蔑视他，——即使不恨也该蔑视他呀？这位克罗斯比跟戴尔小姐订婚已经四年过去了，当时他毫无心肝地抛弃了她，这事曾经使伦敦城所有听说这则消息的人都感到恶心。他跟一位伯爵的女儿结了婚，婚后几个月，那个女儿却离他而去，而眼下克罗斯比先生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妻子死了。那个妻子死了，并且只是因为那个男人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约翰·埃姆斯便听说戴尔小姐的方寸被“搅乱”了，听说她思想又回到那些已在她记忆中消失的事情上，又回到那些早该从像这样神圣的地盘上完全绝迹的事情上。

如果莉莉·戴尔现在嫁给克罗斯比先生，那么任何如约翰·埃姆斯的命运这般残酷得不近情理的故事，就永远不会带上浪漫色彩讲出来了。在他坐在扶手椅里抽雪茄的当儿，这也是他自己关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我说过他为自己的始终不渝颇感自豪，然而他也稍稍为这点感到羞耻。他承认他在恋爱这一事上，并且相信自己比雅各还雅各①；但是他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十分残酷的是，他在人世中青云直上的同时，却一直在甘当一种被愚蠢的激情所支配的玩物。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就是克罗斯比事件，——戴尔小姐从那时起要接受他的求婚早该接受了。不止十次八次，他都拿定主意要非常严厉地对待戴尔小姐；他也曾写过一些严厉的信，——然而他一看见戴尔小姐就又被征服了。“这下好了，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又冒出头来，一切事情今后又会出毛病的，”他跟自己说。如果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再早冒头，某种为世人耳闻的消息的行动就该发生了。想到

①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他能梦中看见天使上下的天梯。这里说埃姆斯在幻想上比雅各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他点上了另一支雪茄，开始考虑某种行动应该是什么。

正当他接着想下去的当儿，他听见隔壁的屋子传来声响，像一阵劈哩拍啦的刺耳的风刮来；他知道拉夫尔爵士已经从财政委员会回来了。隔壁屋子里先是橐橐的皮靴声，接着是敲击椅子的声音，随着一阵铃声，最后传来气汹汹的嚷叫声，——一种本来就十分刺耳的声音，这次听来又增加了气愤的成分。为什么没有派人把他那些十二点钟的信送到伦敦西区[①] 让他过目？为什么没有？埃姆斯先生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埃姆斯先生为什么会对这一切视有若无呢？埃姆斯先生为什么没有派人送过去？埃姆斯先生哪里去了？让埃姆斯先生前来见他。埃姆斯先生嘴里叼着雪茄，背朝火炉站着，把这些话统统听进耳朵里了。“准是有人讹诈老巴夫尔罗。他今天还真到财政委员会去了。”埃姆斯心下思忖道。但是他沉住气没动窝儿，等着传话的人来告诉他，可听了送信的人说完事，他还是没有马上行动。“好的，拉弗蒂，知道了。”他说。“我现在就去。”然后他扑扑抽着那支雪茄喷了六七口浓烟，把剩下的那截雪茄扔进炉火，打开了那扇隔断他的屋子和拉夫尔爵士屋子的门。

那位了不起的人手里拿着两封没启封的信站着。“埃姆斯，”他说。“这些信——”接着他把话停住，又挑起另一个话题。“我难道没有下过明确的命令，我不允许这局里有谁吸烟吗？”

“我想吉辛先生曾说过这方面的话吧，先生。”

“吉辛先生！根本不是吉辛先生。是我。我亲自下过这道命令。”

“你会查出来这是吉辛先生下达的。”

“这就不是吉辛先生下达的；这自始至终是我下达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先生？”约翰·埃姆斯已经走到铃前，手早已拉住了铃扣。

“我要打铃让送报纸来，先生。”

“谁告诉你打铃要报纸了？我不要报纸。那些报纸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推测我的话没有报纸是可以为人接受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吉辛——”

---

① 伦敦西区是富人的住宅区，书中后面还要提到这种差别。

“我一点也不喜欢吉辛先生。”

“你将不得不回他那里去，让那个唯我之命是听的人到这里来。这里有两封十分重要的信放在这儿整整一天，却不派人送到财政委员会给我看。”

“它们当然一直放在这里了。我原想你在俱乐部里待着的。”

“我告诉过你我要到财政委员会去。我今天一上午都一直跟财政大臣在一起的，”——拉夫尔爵士用官腔讲到财政大臣的口气，让人听起来好像不是指那位财政大臣阁下似的。“我在这里看到这两封信是我特别要求现在摆在我写字台上的。我必须杜绝这类事情。如果你喜欢那外面的办公地方，你最好马上开口，我放你走。”

“我想一想这个意见，拉夫尔爵士。”

“想一想这个意见！你想一想它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现在不能谈这个。我忙得要死，要在这里待到七点钟。我说你能待在这里吗？”

“好的，要是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先生。”

“好吧。眼下就这么解决吧，——我可不能让这些信耽搁二十镑钱。”

“我看这两封信放到下星期不开封，也不会耽搁屁事儿。”不过，这最后一句好听的话，可没有说得声音高点，让拉夫尔爵士听见，而是约翰尼待在自己的屋子里一个人说给自己听的。

他离开后不久，拉夫尔爵士发现上面提到的两封信，有一封要求他马上返回伦敦西区去。“我想一想不能待在这里了。我现在也待不住了。要是这些信早就按时到了我手里，我早把事办完了。”

“那么，我想我能走开吗？”

“你根据你的喜好办吧。”拉夫尔爵士说。

埃姆斯真的按他的喜好干，回了家中或他的俱乐部里；他走在路上，便马上决定了结他生活的目前这一麻烦。莉莉·戴尔会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两种选择取谁舍谁，她都应该听几句他埃姆斯单刀直入的表白。

第十六章　阿林顿的事

说的是圣诞节时间成了阿林顿的忙事；就在圣诞节前夜三点钟光景，早早到来的冬暮便渐渐暗下来，这时莉莉·戴尔和格雷丝·克劳利一上一下坐在阿林顿教堂的布道坛下的台阶上。她们为教堂的装饰整整忙了一天，现在正四下张望着她们的劳动成果。对于在暗地里还不适应的视力，这教堂里已是漆黑一团了；但是她俩能看见常春藤构成的每一个角落，看见那些神圣的藤叶反射的每条光线。这冬季的青枝绿叶没有按老方式插放，而是很随便地派了用场，这里扎紧一根树枝，那里捆了截儿小枝丫；然而每一样点缀都是费了点脑子的，基本上是按这座建筑的本色打扮的。哥特式建筑的线条体现出来了；只要一般梯子就能够着，所有比较低矮的拱都装上了月桂树插枝，像它们原来采用石头修筑一样逼真生动。

"我是多一根树枝也不扎绑了，"那位较大的姑娘说。"我在想已做好的圣诞节布丁了。"

"好在多一根树枝也没有了。"

"我都记不清这个了。我看出来有几处地方装饰得比较草率。这是我第六次布置教堂了，我想我不会再干一次这活儿了。当我们第一次干这活儿时，贝尔和我呀，你知道，——还是在贝尔结婚前，——博伊斯太太，通常是博伊斯全家，经常来帮帮忙。或更确切说我们也常帮她的忙。现在她小姑娘熬成大媳妇了。"

"她岁数稍大一点，我想。"

"她稍大一点，也比较清闲。啾，清闲的人过的什么日子！看看他吧。自从他当上了副牧师，他几乎没怎么在这教区里多活动。他是越来越发福了——嘘——嘘！她还亲自来了，——来对我们的工作品头论足来啰。"然后一个夫人，那位教区牧师的妻子，顺教堂侧道慢腾腾地走过来了。"喂，姑娘们，"她说。"你们干得够卖劲的，我敢

肯定博伊斯先生会对你们大加感谢的。"

"博伊斯先生,没的说!"莉莉·戴尔说。"我们还期待着全体教民从他们的位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致谢呢。简和贝西为什么不来帮我们的忙?"

"他们从煤矿俱乐部回来已经精疲力竭。再说,他们对这种事情从来不上心,——哪像你俩一样。"

"简对无利可图的事从来不干,我知道,"莉莉说。"贝西又不喜欢攀爬梯子。"

"说到梯子嘛,"博伊斯太太为自己的女儿辩解说。"我还不能一口咬定贝西就是不对的。你的意思总不是说,你一个人把这教堂的所有柱头的活儿都干了吧?"

"每一根小枝儿都是我插的,除了霍普金斯扶扶梯子,剪剪枝杈;霍普金斯又是个七老八十的人,我们可不就等于独自把活全干了。"

"我没有这么想哪。"格雷丝说。

"他在干活的时间里一直在抱怨,"莉莉说。"还发誓说他再也不让那些月桂树这般遭劫了。五六年前,他常跟人说下一个圣诞节到来之前,死亡一定会解除他再干这种为俗人享用的活计之苦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个糊涂的念头丢掉了,说话的口气好像他的意思要排除万难保护阿林顿的灌木,直到这个世纪末呢。"

"我敢说我们牧师住宅已经出够份儿了,"博伊斯太太说;她对别人的笑话从来是置若罔闻的。

"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是牧师住宅来的,它们本该是这样的。"莉莉说。"可是霍普金斯不得不把不够的补上啊。当我叔父告诉他给他们取那辆运草车而不是那辆手推车时,他心疼得都快要破碎了。"

"我相信他完全是一片好心,"格雷丝说。

"可他还是心疼嘛;我也是一片好心呀,我心疼得脊梁骨都要断了。明儿上午谁来讲道呀,博伊斯太太?"

"斯旺顿先生早上讲道。"

"告诉他别讲得长了,因为孩子们惦记着布丁。告诉博伊斯先生要是他讲得长了,我们下星期天可就谁都不会来了。"

"我亲爱的,你怎么能说这样不敬的话啊!我不会把这种话告诉

他一个字的。”

“这没有什么不敬的，博伊斯太太。如果我说我午餐吃得过多，晚餐便没有食欲了，那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要是斯旺顿先生讲三刻钟的道——”

“他只有一次能够三刻钟了，莉莉。”

“自从他来到这儿，他每星期都要讲够半个小时多。他讲道的平均时间在四十分钟以上，我说这是一种不光彩的事呢。”

“这根本算不上不光彩的事，莉莉。”博伊斯太太说，神情变得一本正经了。

“看看我伯父好了；他不喜欢打瞌睡，他不得不遭受炼狱的罪过来保持他自己的眼皮儿不打架。”

“要是你叔叔发胖了，那斯旺顿先生能帮得上忙吗？如果戴尔先生的心思用在听讲道上，那他就不会打瞌睡了。”

“得了，博伊斯太太；除了我伯父，教堂里有时还有别人打瞌睡。只要博伊斯先生举起手指触动自己的鼻子，我就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要动它。”

“莉莉·戴尔，你这是没话找话说。你说的是不真实的。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让自己这样瞎说你自己的牧师。要是我告诉你妈妈，她会吓一跳的。”

“你还不至于心眼儿坏到这个地步，博伊斯太太，——我毕竟为教堂干好事了。”

“如果多想想牧师的事，莉莉，少想想这教堂，”博伊斯太太煞有介事地说。“多想想实惠，少想想外表，多想想现实，少想想形式，那我想你会发现你的宗教会同你一起大有长进的。克劳利小姐是牧师的女儿，我相信她会同意我的。”

“要是她跟任何人搭成一气指责我，那我就会跟她吵架的。”

“我可没有指责你的意思，莉莉。”

“你指责我，我也不在乎，博伊斯太太。说真的，我倒是喜欢这事。这好像一种田园的访问；博伊斯先生从来没有指责过我本人，当然我从他那里接受布道是合法的。”接下来出现了一两分钟的沉默，博伊斯太太趁这工夫一直在费劲地捉摸戴尔小姐是不是在笑话她。

由于她一时拿不准这个，最后她觉得她还是让这个疑虑重重的过错悄悄地滑过去得了。“别等我们了，博伊斯太太。”莉莉说。“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等霍普金斯打发格雷戈里来打扫教堂，清理垃圾。我们要亲眼看着教堂的钥匙留给贾尔斯太太呢。”

“谢谢你，亲爱的。那么我就走了。我原想我该进来看看一切准备好了没有。我担保博伊斯先生会非常感激你和克劳利小姐的。再见，亲爱的。”

“晚安，博伊斯太太；没说的，你不会让斯旺顿先生明天多费时间的。”对这句告别的中肯话，博伊斯没有作答；但是就为这句话她加快了步子匆匆走出教堂，把身后的门使了点劲砰地关上了。

在所有的人中间，牧师在管理那些被认为神圣的东西时所持的态度是最最不敬的，牧师的妻子的态度次之，接下来就数那些在教堂短期帮忙的老老少少的夫人太太了。这种现象之所以如此是极自然的；俗话不是说亲近反生不敬吗？当一位牧师在一个周日带着他的世俗朋友到他的教堂去，这位牧师较之这位俗人会表现出多么少的屈从行为和虔诚态度啊！这位牧师把教堂的木制品拖来拖去，对那些石制品指指戳戳，好像它们不过是木头和石头而已；他在甬道里高谈阔论，甚至把读经台当做平常物件对待；而这位来访者却悄声柔气地说话，他的一举一动仿佛在观看一座教堂时，他也必须像参加某种神圣的礼拜仪式那样看待自己。现在莉莉·戴尔和格雷丝·克劳利俩人都和教堂打惯了交道，这两天来又在这座教堂里不住手地干活，这建筑物在她们眼下就失去了其神圣的价值，因而她们的态度十分随便，好像她们是一对儿牧师似的。

“我真高兴她走了，”莉莉说。“我们还不得不在这儿坐等一个小时呢，因为格雷戈里不知道清理掉什么，留下什么。我怕她待在这里看着我离开这所房子。”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我没有不喜欢她呀。我十分喜欢她。”莉莉·戴尔说。“不过你没体会到，有那么一种人，你十分了解她，也称得上真正的朋友，——如果他们要去世了，你会为他们悲从中来，如果他们背时倒运，你会肝胆相照，但你对他们就是没有半点同情心。可是他们的确交往甚

密，彼此熟悉一生中的每件事情，并由于无可非议的友谊而心安理得地谈论除去同情成分的，永远不该提及的各种事情。”

“是的，我理解这个。”

“谁长期以来心情不爽谁都会理解这个的。这个女人有时跟我说的一些事情，总使我希望，——希望他们会让他成为巴塔戈尼亚①的主教。不过她说这些话都是出于友谊，妈妈总说她是非常正确的。”

“我喜欢她卫护丈夫的态度。”

“可是他真的打瞌睡，——然后他挠挠鼻子，表明他醒过来了。要不是她总爱暗指克里斯托弗伯父，我才不会说这个呢。克里斯托弗伯父每逢博伊斯先生布道的确会打起瞌睡来，而一打起瞌睡来也不会搞些科学的小动作，让人家看见他满以为他完全醒着。我有一天提醒了他一下，他还生我的大气呢！”

“我倒觉得他不应该跟你生气的。听你的话音，我似乎看出来你在他跟前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对我好极了。要是你有了全面了解，——要是你能知道他一贯多么善良就好了！我哪天抽空告诉你。使我这么热爱他的不是他所做出来的事，——而是他所完全理解的东西，是他这么理解后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那才称得上真正的同情。如果世上有过一个绅士，克里斯托弗伯父就是。我过去曾有一度一直不那么喜欢他。”

“为什么？”

“这主要是因为每逢我想穿粉色或绿色上衣时，他就会让我穿褐色的。他管了我六个月之久不让我穿它们，直到今天，只要有半寸他看见不入眼的布色，他还老是责备我。”

“我要是你，我就不在乎。”

“我不在乎了，——还不是现在。可是在我是个小姑娘时，这个就常常看得是回事。我们过去都想，贝尔和我，他对妈妈有看法。他和妈妈起先合不来，你知道，现在他们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多少。谁都知道我们刚来这儿时，他很不喜欢妈妈。”

---

① 南美洲阿根廷一地名。

“我真想不到有谁还能有不喜欢戴尔太太的时候。”

“但是他就不喜欢。后来，他想促成贝尔和我表兄伯纳德之间的一桩婚事。但是他们俩彼此根本没有那门心思，然后他就不断地责备他们，——然后，——然后，——然后——啾，他对我可是太好了！瞧，格雷戈里可算来了。格雷戈里，我们都眼巴巴等了你一个半小时了。”

“霍普金斯派我拉上手推车来，到这会儿不过十分钟，小姐。”

“那么霍普金斯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没关系的。你现在最好开始干吧，——到台阶这儿来。再有几分钟就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了。贾尔斯太太带着扫帚来了。来呀，贾尔斯太太。我要不手脚利落点，我们可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你冷吗，格雷丝？”

“不；我一点不冷。我在想他们现在正在霍格尔斯托克教堂干什么呢。”

“霍格尔斯托克教堂不怎么漂亮吧；——像这个一样？”

“啾，不。它是一座极为平常的砖建物，那钟楼有点像鸽棚。教堂的布道坛在读经台的上方，读经台又在教堂执事的位置上方，因此，爸爸，当他讲道时，都快要够着天花板了。整座教堂里分成两排长凳子，那些农场主来教堂时总是躲进那些长凳子里。”

“这样一来，谁都看不见他们打瞌睡了没有。啾，贾尔斯太太，你千万别把那个拽下来呀。那可是我们忙了一天的结果。”

“可是它有些碍事呀，小姐！这样一来，牧师可就连门儿都不能出进了。”

“没关系的。那时他定会待在教堂外或教堂里的。我们辛苦了这几天，要弄毁了可就太过分了！”戴尔小姐然后急匆匆穿过圣坛去救下来一些十分精致地插在拱上的树枝，而这些正是贾尔斯太太认为占据了教堂法衣室门口过多地盘的东西。“好像这就决定他站在教堂外面似的。”她跟格雷丝耳语道。

“我想人们在家没预备什么教堂里用的东西吧。”格雷丝说。

“有人会扎一两个花环，我知道。”

“没人会扎的，在霍格尔斯托克可从来没人扎过花环，或者做什么美好的东西点缀生活，而眼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没人干这种事了。

照妈妈现在的心境，哪有心思顾及冬青树叶？不过她会想到它们的。可怜的妈妈看到的美好东西太少了；可是她并没有忘记美好的东西是多么令人愉快。”

“我要认识你母亲就好了，格雷丝。”

“我想现在谁想认识妈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过去了解她的人都屈指可数。她很久以来连个新相识都没结交过。在她眼里，似乎在这个世上没有她想关心的，只有尽心竭力把爸爸从苦难中拉出来。可她在这方面并没有成功啊。可怜的爸爸！”

“他对这件可恶的起诉案感到很不愉快吗？”

“没错，他很不高兴。可是，莉莉，我吃不准这事是不是用心不良。”

“但你知道这事是不真实的。”

“当然我知道爸爸没有意思去拿任何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可是，你瞧，谁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除了妈妈，简和我，没人知道爸爸是怎么心不在焉。我相信他一点都不清楚他自己是怎么弄到这一步的，他跟妈妈也说不清楚。你知道，莉莉，我觉得我这次躲出来是不对的。”

“别说这种话，亲爱的。记住克劳利太太是多么着急让你来这里的。”

“可是他们在家那么痛苦，我在这里待着有福也享得不安心呀。这似乎是这样一种嘲弄。每逢我发现听了你的话不由得笑起来，我都觉得我定是这世上最没有心肝的人。”

“他们在家的处境是很糟吗，格雷丝？”

“那还会有假的。我知道你很难想象到妈妈不得不经受些什么事。她不得不做全家人要吃的东西，可家里又常常没有购买东西的钱。要是你看见她穿的衣服，光这点就会让你心酸万分了。我这一辈子就算受够了贫穷之苦了，——可即使我，当我在家时，也总会为她所忍耐的事情感到惊讶。”

“我们能帮她什么忙吗，格雷丝？”

“你什么忙也帮不上，莉莉。不过家里的事情是这个样子，你就能理解我待在这里的心情了。”

贾尔斯太太和格雷戈里现在已经干完了他们的差事，或者已经干到了戴尔小姐认为她可以放心地离开教堂的扫尾地步。“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她说。“天黑了，又冷得要死，还有我所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你过去没有想过，也许哪天你会看见一个鬼影吗？”

“我想我永远看不见鬼影的；不过我仍然在嘀咕，怕单独待在这黑地里。”

“我经常独自待在这里，可是我开始想我眼下是永远看不见一个鬼影了。我越来越没有浪漫气质了，渐渐变成了一个老女人。你知道，格雷丝，我为自己成了这样一个老姑娘是那么恨自己啊。”

“可是谁敢说你是个老姑娘，莉莉？”

“我从人们的眼光中，从他们的话音中，能看得见，听得出。他们跟我说话时，好像我老成持重，完全没有了爱玩儿和逗乐的兴头。世人似乎都承认，如果一个姑娘不想谈情说爱，她就应该对世上任何别的有趣的东西都不关心。如果有人把这个地区的老太太开一张名单，那他们准会写上朱莉娅太太、妈妈、博伊斯太太、我，还有老赫恩太太。那些孩子对我十分敬畏，一见我的面就会马上放弃玩耍。喂，妈妈，我们到底干完了，还让博伊斯太太那样说了我们一顿。”

“我看你也该挨顿说了，我亲爱的。”

“不，我凭什么挨说，妈妈。问问格雷丝我该不该。”

“她没有对博伊斯太太耍态度吗，克劳利小姐？”

“她说博伊斯先生在教堂里爱挠鼻子，”格雷丝说。

“他是爱挠鼻子，还爱打瞌睡呢。”

“要是你跟博伊斯太太说这个，莉莉，我觉得她责备你是十分对的。”

和格雷丝·克劳利待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一位莉莉·戴尔小姐；——就是和这位莉莉·戴尔，约翰·埃姆斯，在所得税税务局干事的那位男子，长期以来坚贞不渝地在恋爱，被他的同事认为他有奇迹般的恒性，——就是这位小姐本人，早先的日子在爱情上非常不幸，她在方圆一带的朋友都一直认为她是备受虐待的女子。由于约翰·埃姆斯过去能够舒舒服服地生活，——这话是说，除了他的恋爱，算不上一个十足的倒霉汉，因此戴尔小姐不得不想方设法抬起头来，不

把自己的不幸当回事,像别的年轻女子那样生活。不过话也可以这样说:尽管他知道如何享受世上的好事,但他的恒性是真正的恒性;尽管她一直能承受打击而没有外露委顿神态,那她的不幸就是真正的不幸了。有为数不多的日子,——约有一两周的时间,即她刚刚受到打击时,她被打垮了,和她最亲近的那些朋友都认为她将永远不会挺直身子站起来了。但是她表现得非常坚强,心有主意,胸怀开阔,完全有能力顶住各方压力。甚至她自己的母亲也为之一震,有时简直为此惊叹不已,为她的意志的力量所倾服。她母亲十分清楚她目前的心境如何;但是那些经常看见她的人,那些不像她母亲那样了解她的人,——例如熟悉她的博伊斯太太这类人,——她们在自己人中间悄悄叨咕说,莉莉·戴尔的心并非像人们一贯想的那样柔软。

第二天,圣诞节这天,一如读者将会记住的,格雷丝·克劳利被戴尔小姐带着到那位老绅士的府上进餐去了。戴尔太太的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克罗夫茨先生,都到那里去;参加的还有莉莉的老朋友,尤其可以说是约翰·埃姆斯的老朋友,朱莉娅·德·古斯特太太。赴宴前,格雷丝挖空心思找托词,不想去聚会。但是她所有的托词的大意不过是说,她父亲正在受苦之际,显然她不应该到任何地方乱走。莉莉·戴尔,还有她母亲在旁帮腔,回答这个问题时开导她说,正是为她父亲她才不应该让人看见她有这样的感情;要是那样做,她会让人看出来他对自己父亲的清白是有怀疑的。后来她被说服了,不过仍然跟她朋友说,她知道那天会是个非常难熬的日子。“只要你愿意,它会是个非常单调的日子,”莉莉说。“没有什么能比格雷特庄园的圣诞节更单调了。可是不管怎样你得去。”

从教堂走出来,格雷丝被引见给那位老绅士。他是个瘦瘦的老人,头发已花白,蓄着一撮不能再小的胡须,面色干枯而严肃;从外表看去,他缺少圣诞节惯有的那种欢快的步态。他向格雷丝致礼,跟她讲了几句话,希望在晚餐桌上愉快地见到她。他的话在格雷丝听起来,似乎很冷淡,这一下她就有点怕他了。“我是不想去的,”她又跟莉莉说。“我知道他想我不会出席的。要是你高抬贵手让我待在家,那我太感谢你了。”

“别干蠢事,格雷丝。这完全是你不了解他的缘故,或不熟悉他

的缘故。你怎么会了解他呢？听我的话没错，要是我不知道他希望你去，我能跟你乱说嘛。”

她只好客随主便了。“我的确也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怎么去呢？”她对莉莉说。“我姑息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是多么问心有愧啊。”

“你衣服本来很美，小姑娘。我们去时都不穿晚礼服。请相信我好了，我不会让你做错事的。要是你不相信我，那你还信不过妈妈吗？”

不用说，她去了。当这三位女士走进格雷特庄园的客厅时，她们看见朱莉娅太太早先她们一步来到了。朱莉娅太太马上拉上莉莉，领上她到方便的地方，说几句关于所得税税务局的那位职员的事。我也不敢肯定，出于她耿耿于怀的那个目标，这位热心的老妇人有时所说的几句会是更为有利的。“约翰在二月的第一个星期要来和我们待两天，”她说。“我想在这之前你会见到他的，因为他来我这里之前也许要跟他妈住几日。”

“恐怕到时我们少见不了他，朱莉娅太太。”莉莉说。

“喂，莉莉，可别耍脾气。”

“我可是当今活着的年轻女人中间脾气最好的，朱莉娅太太；至于约翰尼，他在斯摩尔庄园总是像三月的紫罗兰一样受欢迎。他一来，妈妈跟着他打转转，话音都愉快了几倍，净捡好听的话问，好像他少说也是个内阁大臣似的，我也总是羡慕他得到的一些小装饰，像一个新戒指呀，一枚领针呀，或者一个扣子呀。全世界可再没有第二个男人的扣子我睁眼看过。”

“那不是他的扣子，莉莉。”

“啊，这就是了。我就只能注重到他的扣子。不过得了，朱莉娅太太，现在是过圣诞节，而圣诞节可应该是个假日。”

这时戴尔太太正忙着跟她嫁过的女儿和女婿说话，那位乡绅已经跟可怜的格雷丝搭上了话。“你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地方吧，克劳利小姐。”他说。

“没有，先生。”

“刚到这里转转会觉得很新鲜，格斯特韦克庄园就它本身的布局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地方，不过我们这里不像你们的巴赛特郡有那么

多自然美景。查尔迪科特雕镂，我认为，可以和英国的任何东西媲美。”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查尔迪科特雕镂，先生。我们生活的所在地霍格尔斯托克不十分可爱吧。”

“啊，我忘了。不；霍格尔斯托克是不十分漂亮。那倒是个产砖的地方。”

“爸爸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牧师。”

“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你父亲是个大学者。我经常听说他。他因为他们提出的这次控告痛苦万分，这实在令人遗憾。不过这会在巡回审判时弄个水落石出的。他们在那里总会弄清真相的。我过去和巴赛特郡的一个牧师交往甚密，他名叫格兰特利；”——格雷丝觉得自己的耳朵嗡嗡作响，脸颊发烫；——“副主教格兰特利。他父亲曾是那个主教管区的主教。”

“是的，先生。副主教格兰特利住在普卢姆斯特德。”

“我有段时间和我的一位老朋友，乌拉索恩的索恩先生，待在一起；他家离普卢姆斯特德不远，经常看见他们。我记忆中亨利·格兰特利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他后来结婚了。”

“是的，先生；可是他妻子眼下去世了，他膝下有个小女孩，——伊迪丝·格兰特利。”

“没有别的孩子了？”

“没有，先生；只有伊迪丝一个。”

“那么说，你知道他？”

“是的，先生；我知道格兰特利少校，——还有伊迪丝。我从没看见过副主教格兰特利。”

“那么说，我亲爱的，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著名的教堂要人啰。我记得那时人们总在谈论副主教格兰特利；可是当他有机会当上主教时，他却没有跟上新形势，这样他就落选了。照他现在的样子，他的处境倒是更好点，我是这样看的。主教们的工作累死人，我亲爱的。”

“是吗，先生？”

“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那位副主教是个有钱人。这么说亨利·

格兰特利膝下只有一个女孩儿？我希望她是一个好孩子，因为我记得我是很喜欢他的。”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一点不错，戴尔先生。她好得不能再好了。她也是十分可爱的女孩。”然后，戴尔先生抬头看了一眼他这位年轻同伴的脸，因为他被她话语中那种给人强烈印象的生气触动了；他第一次发现她长得非常标致。

此后，格雷丝对她周围人的面孔上的那股陌生感习惯起来，开始比较自然地对付着吃晚餐。晚餐后，那位乡绅向她提议，他们应该为她爸爸和妈妈干一杯，她听了差一点流下泪来，但是她喜欢他这样做。就她所知道的，不管谁提起他们，都一定知道他们的痛苦，于是她惧怕提到他们，——因为她父亲的不幸在这一带遐迩皆知；然而，人们要是闭口不提他们，她就感到更可怕了；因为那时她被迫想到她父亲被当做一个世人不值一提的人看待了。“为爸爸和妈妈，”她只是小声嘟哝了一句，然后把杯子举到了她的嘴边。“格雷丝，亲爱的，”莉莉隔着餐桌说。“为爸爸和妈妈，为马尔博罗那个前程似锦的青年，干一杯。”“对，我们哪能忘掉马尔博罗的那个青年呢。”那位乡绅说。格雷丝觉得这完全出于好心，因为她在马尔博罗的弟弟是她家的一颗耀眼的星点，——她的心情这才舒服起来。

“我们来为我的朋友，约翰·埃姆斯的健康干杯。”朱莉娅太太提议说。

“为约翰·埃姆斯的健康，”乡绅低声地说。

“约翰尼的健康，”戴尔太太说；但是戴尔太太的声音不十分明快。

“约翰的健康，”克罗夫茨夫妇小声附和道。

“为约翰尼·埃姆斯的健康敬一杯，”莉莉说；她的声音是在座的人中间最响亮最大胆的。但是她已拿定主意，如果朱莉娅太太从此以后不能看眼色放过她，那她和朱莉娅就定要吵一架了。“没有人能够理解，”那天晚上她跟她母亲说。“这局面有多么可怕了，——当着一个人的家人和朋友没完没了地提醒人家注意，这个人应该嫁给一个特定的年轻人。”

“她没有说这个，我亲爱的。”

"我倒十分愿意她明说出来,因为那时我能站起来,回答得她哑口无言。当然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她的用意所在,——包括站在餐具柜旁边平心静气独自喝酒的老约翰·贝茨。"

"他在圣诞节日总是要向全家人敬酒的。你伯父喜欢这个。"

"可这不是一次家宴,约翰·贝茨没有权利喝它。"

晚餐完毕,他们都参加玩牌——一种转圈的游戏,——那位乡绅下了赌金。"喂,格雷丝,"莉莉说。"你是客人,你必须赢,要不克里斯托弗伯父可就不高兴了。他多会儿都喜欢一个年轻的女客人赢。"

"可是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玩过牌呢。"

"去坐到他旁边,他会教你玩的。克里斯托弗伯父,难道你不教格雷丝·克劳利玩牌吗?她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波普琼纸牌桌子。"

"过这儿来,我亲爱的,坐到我下手。哟,哟,哟,想想亨利·格兰特利都有个小女孩了。他是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呀。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咧。"如果事实上莉莉已经跟她叔父透露过一半句格雷丝和那位少校的事,那么这位老乡绅可就变得一下子非常狡黠了。假如情况可以这么说,格雷丝·克劳利认为他是个令人愉快的老人;尽管一边跟他谈着小伊迪丝,她固执地不好好学玩波普琼纸牌,这样他就没法做到让她赢牌,但是这位乡绅仍然对她十分慈爱,并告诉她跟莉莉常来,在她待在斯摩尔庄园期间不时地来看看他。这位老乡绅说到他嫂子的别墅,总爱称它为斯摩尔庄园。

"想一想吧,我赢了。"朱莉娅太太说着,把她赢的钱拢在了一起。"哦,我相信我是太需要它了,因为我还一点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得一笔我自己的收入。这全怪约翰·埃姆斯,我亲爱的,因为他不会去让那些人在林肯店田定居。"可怜的莉莉这时正站在炉前地毯上,听了这话动了一下她母亲的胳膊。她知道约翰尼的名字是为她好才硬和朱莉娅太太的钱拉扯在一起的。"我纳闷儿她过去是不是有过一个她自己生养的约翰尼,"她跟她母亲说。"要是真这样,是不是她就喜欢为她的朋友到处散发公告大讲特讲他。"

"她的用意是一片好心,"戴尔太太说。

"当然她是一片好心。可是这样的怜悯,人家不会理解的。"

"我伯父毕竟没有吃掉你吧,格雷丝,"在她们仨夜里回家的路

上，莉莉跟格雷丝说；她们走的是一家花园通向另一家花园的小径。

“我非常喜欢戴尔先生，”格雷丝说。“他待我和蔼极了。”

“有些动物，人常说它们实际要比看上去更好，我一想到我伯父就总是想起这种说法。”

“不害臊，莉莉。”她母亲插话道。“就你伯父的年纪来说，他是我知道的好看的人之一。他看上去总是表里如一，——一个英国绅士。”

“我的话可不是对他那亲切老脸和身架进行挑剔，妈妈；我说的是他的心眼儿，他的脑子，还有平常的脾气，远比他摆在柜台上让男男女女品评的样品要好得多，因为它们是经历和岁月的产物呀。他穿得好，可他洗得勤，——你要是明白我说的意思就好了，格雷丝。”

“是的；我想我明白你的弦外之音。”

“人间的阿波罗[1] 呀，——我不是说外表形象，妈妈，——是说心灵里的阿波罗们，——当然也指女人，——这种人心中充满感情，心地善良，从来不说伤人的话，早上起床从来不会从错误的一边下床[2]，——他们往往让人发生误解。”

这样的话正是莉莉·戴尔小姐的经验之谈。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据说他是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医药、畜牧等的神；又作太阳、年轻的美男子解。

② 意思是说不发脾气。

第十七章　克劳利先生被传到巴彻斯特

继瑟姆布尔先生第一次来访霍格尔斯托克教区后，霍格尔斯托克教堂在那个星期天发生的那场戏，不论那位副主教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或通过索恩太太之口，都没有十分准确地描述出来。主教府邸没有派来男仆为瑟姆布尔先生壮胆儿，也没有和那些制砖工人发生冲突；瑟姆布尔先生更没有被人按到唧筒下边。但是瑟姆布尔先生在那个星期天早上，确实带着长袍和白色法衣来了，并和克劳利先生说明他打算主持礼拜仪式。克劳利先生回答瑟姆布尔先生的话时，向他保证说，他不会被允许在霍格尔斯托克的教堂里开口说话的；瑟姆布尔先生看到丝毫没有进一步采取成功的行动，便只好穿着法衣出席礼拜式，以此进行无声的抗议：是他，而不是克劳利先生，应该占据读经台和布道坛。

当瑟姆布尔先生到那主教府邸交差并报告他的失败时，他绞尽脑汁想回避普劳迪太太，但没有成功地做到这点。他知道主教府邸的一些习惯，等到那个星期天晚上去见主教一个人，想通过这个案子的那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和他最近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向他主教阁下为这样一次会见替自己辩护。普劳迪太太每到星期天晚上总是上教堂，决心让她生命中的每个星期天都坚持做三次礼拜，听三次布道。平时的周日，她则很少听什么东西，认为周日的礼拜仪式是高教派的敌人的一种标新立异，因此他们应该遭到激烈的打击。圣徒纪念日的礼拜她认为是卑鄙的教皇统治，并且因为一位牧师的妻子在一封信上署过圣约翰[①] 前夜，她便当着这位可怜的太太的面责备她搞盲目崇拜。瑟姆布尔先生在这个星期天晚上一帆风顺地在主教家找到了主教，而且是他一个人，但是他福气不深，没有走脱普劳迪太太就

---

① 《圣经》故事人物，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回来了。这位主教，也许，认为这次失败的情况还是由瑟姆布尔先生之口说出比他自己说出来为好。

"哦，瑟姆布尔先生吗?"普劳迪太太说着，走进了书房；她身着全套星期天晚上的冬季礼服，——她穿着这套礼服刚刚从马车上下来。普劳迪太太晚上前往的那教堂离这主教府邸大约半英里路，因此车夫和马夫从来别想在星期天晚上得到休息。她穿一件深棕色绸外衣，质地硬挺，尺寸阔绰，显得她雍容华贵；她肩部套着一件天鹅绒和皮料制作的短上衣，样式漂亮，但它从各个角度看上去都比实际比例显得过肥过大，使任何平常人一眼看去都必然会产生一种敬畏而不是敬仰的印象。她的帽子是一顶硕大的头盔，盔下半部护面具向上翻起，衬托出一盘威风凛凛的武士面孔，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并且完全不把别人的袭击放在心上。她戴着的那朵歪扭的蝴蝶结，像顶轻盈的鸡冠盘卧在她的头盔上，美丽，动人，但威严，逼人。她手里托着她的全副武装，一本祈祷书，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集。这些东西是那位男仆帮她带到这书房门口的，但她认为在走进丈夫的屋子时还是她亲手拿着更为合适。

"哦，瑟姆布尔先生！"她说。

瑟姆布尔先生以为这位主教可能愿意主动解释一下情况，因而没有马上作答。然而，这位主教偏偏没说话。

"哦，瑟姆布尔先生吗?"她又说了一遍；这时，她正站着察看这位大败而归的人。

"我已经跟主教说明情况了。"他说。"克劳利先生拒不服从，——拒不服从，十分坚定。"

"不过你在霍格尔斯托克讲道了吗?"

"没有，根本不行，普劳迪太太。根本没办法做到讲道，除非我去请警察帮我的忙。"

"那么你就应该去叫警察嘛。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事情像这般无法办理，——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她把手里的书放在书房的桌子上后，从瑟姆布尔跟前扭向那位主教。"如果事情像这样发展下去，老爷，"她说。"你在这主教管区的权威可就很快变得无足轻重啰。"普劳迪太太平常很少称呼自己的丈夫"老爷"，但每当她

这样称呼时，这可就是可怕的时刻到来前的征兆了；——那时刻之可怕，使这位主教知道他只有两条路：要么战斗到底，要么逃之夭夭。他宁愿忍受罪过，都不愿意走进这竞技场，和他的妻子大战一场，但是当逃之夭夭这一选择都不允许他有的话，那他也只好经常奋起还击了。

“可是，我亲爱的，——”主教开口道。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人胆大妄为，完全不把主教的禁令放在眼里吗？”普劳迪太太打断了她丈夫的话，转身问瑟姆布尔先生。

“一点没错。他似乎认为主教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合法的权力。”瑟姆布尔先生说。

“你听见这个了吗，老爷？”普劳迪太太说。

“实际上我也没有啊，”主教说这话时真有点哭声哭气的。

“在你的主教管区没有权力！”

“没有任何权力仅凭我自己的判断压制一个人的意见。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只是为了这位先生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教会的好处，某种措施才应该被采取来代替他的职责，还只是在他目前这，——目前这些——困难当头的时期。”

“好个困难当头！谁都知道这个人是个贼了。”

“不对，我亲爱的；我还不知道这点。”

“你从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主教。”

“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从官方得知这点。当然我听说过这个可悲的故事；而且尽管我希望这不会是——”

“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全世界都知道它了。他偷了二十镑钱，可他还居然被容忍玷污教会，被允许危害教民的灵魂！”这时主教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这书房里迈着急促的碎步或向前或向后地踱步。“再有五天时间就是圣诞节了，”普劳迪接着说。“某些措施一定要马上采取。对他被保释出来是不是合适，我没多余话可说，因为这不是咱们的事情。当我听说他是被这主教管区的一个牧师保出来时，我当然明白到哪里寻找这位行动如此欠妥的人啰。我得知那个人是属于弗雷姆利时，我当然丝毫不感到意外了。可是，如我过去说过的，这一点不关咱们的事。我希望，瑟姆布尔先生，主教永远不会

让人看见他在干涉这国土上的基本法律。我敢担保他永远不会根据我的建议这样做。可是,当问题是对一个犯了如那个牧师的不幸的作为的牧师下禁令,那么我说这个牧师是应该被禁止的。"主教听着这番长篇大论,一直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动,但渐渐地,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快,他来回转身的间隔也越来越频繁了。"眼下面临着圣诞节,那下步怎么办?"用这几个词儿,普劳迪太太把话终于讲完了。

"瑟姆布尔先生,"主教说。"也许现在最好退下去吧。非常遗憾,你接受了这样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讨厌差事。"

"瑟姆布尔先生为什么要退下?"普劳迪太太问道。

"我认为这样更好。"主教回答道。"瑟姆布尔先生,晚安。"然后,瑟姆布尔先生真的退下去了,普劳迪太太则身披她的全副盔甲直愣愣站在那里,默然无语,咄咄逼人,连她的头盔都竖得笔直,对瑟姆布尔先生向她道别的话,不管是好是坏,都没有给予理睬。"我亲爱的,实际情况是,你并不理解这件事的实质。"主教见门关上时马上说。"你不知道我的权力多么有限。"

"主教,我比别的什么人总该更知道一些吧;我还懂得,当着本主教管区那位下属牧师的面你应该以什么方式对待我本人。但是,我不会待在这里,当着什么人的面或不当什么人的面,甘受侮辱啰。"这位被打败的巾帼英雄收起她刚才放在桌子上的那些武器,迈着威风凛凛的步子离去了,连她的胳膊都甩出了响声。这位主教,当屋里只剩他一人时,一时间禁不住为他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欣喜。

但是只剩他一个人又太过分了吧!当他在妻子走后环视他周围的孤独气氛并记起只有她占了上风他才能再见她时,他为自己的胜利深感后悔,真想跟上她去道歉认错。他孤零零一个人不能干任何事情。如果一反惯例下命令只给他一个人送一样东西,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叫他的茶,因为那些仆人总是会提出一些问题的。他们会告诉他普劳迪太太正在楼上她的小起居室用茶,要么会说茶点已经摆到客厅去了。他于是起身溜达到客厅,希望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妻子;但是客厅一片漆黑,没有人影,这样他又溜达回来。战胜他的妻子固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想到他在瑟姆布尔先生面前维护了自己的面

子，他心里不免产生几分安慰；但是这一胜利带来的一般结果却是不太舒服的，据以往经验他不知道他的胜利是多么短命。

尽管他整个晚上感到快快不快，不过他仍打起精神找事干。思索了好一阵后，他决定再给克劳利先生写一封信，传他到这主教府邸来。只要做了这件事，那他不管说什么是在干事了。做事总比不做事强。就他所想，尽管克劳利先生会拒绝服从这道命令，但是这种抗拒命令的行为还是会带来某些东西的。这样，他动手写他的命令，——在这大星期天晚上十分不舒服地、孤零零地坐在桌前，——但是把他的信注上了第二天的时间：——

"主教府邸，一八六一——十二月二十日，

"牧师先生，——我刚刚听瑟姆布尔说，你拒绝接受我认为作为在教会管理你的主教是我的责任向你提出的那个建议，还听说你昨天坚持履行你所相信的权利，主持了霍格尔斯托克教区教堂的礼拜式。这事使我深感遗憾。我认为，我要是再写信向你声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这是毫无用处了，因为我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所写的话是不会受到你的尊重的。因此，我现在是别无选择，只好邀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这样做，仅希望我可以劝导你从我只得推测承认我担任的公职所授予的那种权威。

"我很高兴在明天，星期二的两点钟左右见到你，这个时间对你到这里来是很方便的，而且我还会专门命令为你本人和你的马备下恢复精力的食物。——我是，牧师先生，等等，等等，等等。

索斯·巴纳姆"

"我亲爱的，"当他那天晚上再次碰上他妻子时，他说。"我给克劳利先生写过信了，我当时就想我应该把信稿带来的。"

"我对这件事洗手不干了，"普劳迪太太说——"整件事不沾边儿了！"

"不过你会看看那封信吧？"

"当然不看。为什么我要看那封信呢？我的话不管什么用。我

过去尽力而为,但到头来反落不是。也好啊,咱不妨看看你自己将怎么处理这件事吧。"

主教整整一夜没有感到舒服;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妻子还是把他的信看了,这以后他的日子才过得舒心一些。她高高兴兴地说,经过全面考虑,她不能不看到,这件事已经处理得一塌糊涂,最大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看到这些失误已经犯了,那么也许除了这信中提出的办法,别的步骤都不行了。

"我想他会来的,"主教说。

"我想他会的,"普劳迪太太说。"我相信我们能够让他明白,服从命令是他最好的道路。他到这里来,总会比在霍格尔斯托克规矩得多。"这位太太说这种话,表明了她对牧师的一般本质和大多数世人的本质还算有些见地。她明白一只公鸡在它自己的场院里要比在别的地方打鸣的嗓音高亢;她知道主教的权威有这主教府邸的赫赫威势作后盾,其作用总比它叠在一封平平常常的信中派人送去更奏效。然后,尽管她理解一般的人性,但也许她恰恰就对克劳利先生的性格一无所知。

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认为克劳利先生会马上回信这点是对的。这主教府邸的马夫骑马到霍格尔斯托克,回来时就把回信即时带来了。

> "阁下"——克劳利先生说。"我将服从您阁下的命令,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明天将在您规定的时间恭候您阁下。我不敢劳驾您对我款待。对于我,除了在自己家,我很少掰开面包;说到马匹,我不配有。——我荣幸成为,阁下,等等,等。
>
> 乔赛亚·克劳利。"

"我当然要去的,"他抽空看完那封信,马上跟他妻子讲,并且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妻子。"要是我能到达那里,我就会去的。我想主教只提了这点希望,我是有义务照做的。"

"可是你将怎么到达那里呢,乔赛亚?"

"我将走着去,——有上帝帮忙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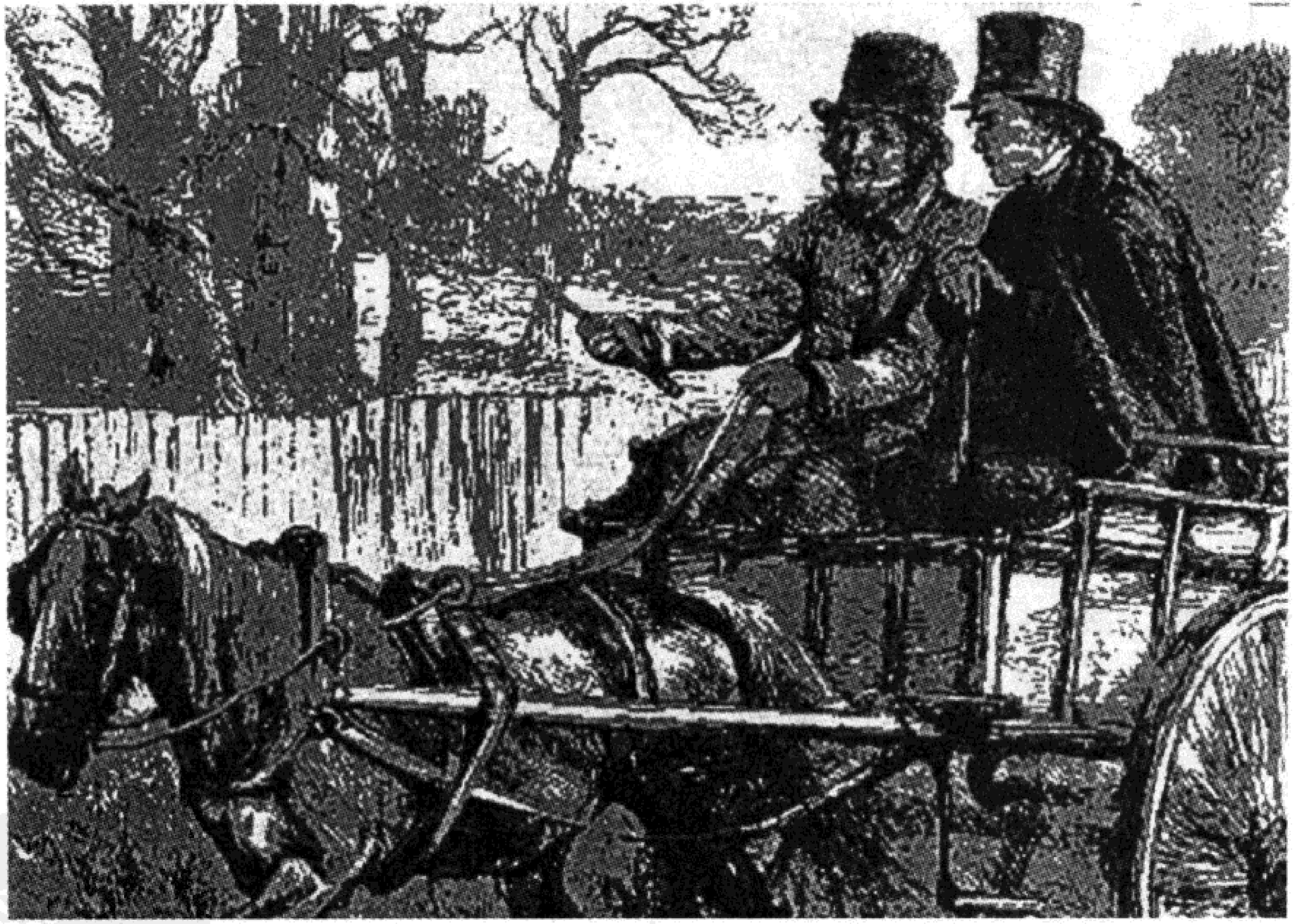
霍格尔斯托克离巴彻斯特十五英里,克劳利先生,如他妻子心里

非常清楚的，绝不能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下疲劳过度。但是听他回答妻子的口气，他妻子十分明白此时此刻劝说他是白费力气。自从他们在霍格尔斯托克居住下来，他曾经一天走过三十多英里路，她也不怀疑他有可能再走这么远的路。任何她能够想到省去他在这大冬天进行长途跋涉的计划，都必须经过不动声色的深思，然后才能不经商量强加于他，如果不是巧妙地那么至少也是圆滑地做到这点。因此当他硬说转天他将步行往返巴彻斯特时——在上帝的帮助下，她没有立即回话；她也没有看，或开口要求看那封他捎给主教的信。当那位信差走后，克劳利先生一下变得活跃起来，以显而易见的愉快神情盼望他和主教的见面，——像一匹赛马打着响鼻期待着即将来临的斗争的胜利。那天下午他和简一起念了多时希腊文，他简直有几分欣喜若狂，滔滔不绝地往简的耳朵里灌东西，津津有味地欣赏作品中的同情成分和人道的壮丽之处，欣赏那种动人心弦的悲剧色彩，欣赏俄底浦斯[①] 的经历。他的灵魂充满激情，一直想着用手把那位软弱主教紧攥住，一把捏下去让他变成稀泥。

午后，克劳利太太悄没声儿地出门去找附近一家农场主的妻子，过了一小时带回家一点情况，但她却没有喜形于色地着急往外讲。她过去已经学会耍点必要的手腕，以便对付像她目前所面临的一类问题。曼格尔先生，那位农场主，碰巧转天要赶上他那辆农用两轮车到弗雷姆利磨坊去，如果克劳利先生愿意搭车，他将高兴捎上他。他必须在弗雷姆利停留大半下午，因此希望克劳利先生可以再搭车回来。弗雷姆利离通往巴彻斯特的那条直道，只有半英里远，几乎是霍格尔斯托克到巴彻斯特城的一半路程。这样至少可以使步行走去的距离缩短得比较实际点。克劳利先生听了这个情况马上警觉起来，宛如一头动物看见诱饵怀疑是个圈套。如果他听说那位农场主曼格尔先生要直接到巴彻斯特，那用什么话也不能说服他坐进那辆车里去了。他会完全相信那位农场主曼格尔是经人说服对他的贫穷和困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系底比斯王子，曾解怪物斯芬克斯的谜；后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



农夫曼格尔和克劳利先生

境给予怜悯，他对此宁愿全程走到伦敦也不愿意接近那辆车一步。但是这样搭半程路他似乎觉得这仿佛真的是不期而遇，纯属偶然。他妻子还不至这么会要手腕，能说服那个农场主到弗雷姆利，因为她会意识到如果那诱饵准备得太显眼，那圈套就会引起怀疑。但是，我看呀，——我看这位可敬的贤惠女人恐怕就是这般会要手腕，——她早已明白那圈套如何可以构成诱饵，引人上当，这样她便可以成功捕捉她的牺牲品。

第二天早上，他同意搭上农场主曼格尔的马车，坐到弗雷姆利磨坊就下车。“我现在觉得，您牧师，把您送到巴彻斯特也未尝不可，——我想没什么不可以的。这马儿好使唤得邪虎。”农场主曼格尔出于好心，傻乎乎地说。

“你在那里要办的事怎么样啊？”克劳利先生说。这位农场主抓几把他的头，记起来克劳利太太的吩咐，笨口拙舌地应承说，他自己和那里磨坊主的生意当然是非常紧迫的。然后，克劳利先生下了车，疑虑重重地继续上路。

“不过，您牧师愿意让我回来等等吗？”农场主曼格尔说。但是克劳利没有把话说死。他告诉这位农场主别等他了。如果他们在路上不期而遇，那他会再搭车的。如果这个人真的在弗雷姆利有事要办，那他怎么能提出继续往巴彻斯特走呢？他们在欺骗他吗？他心爱的妻子在这样的事情上以前欺瞒过他。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烦恼很快被他预料之中对主教的胜利的骄傲驱散了。他堂而皇之地想到，他将穿着邋邋遢遢的靴子，——靴子邋遢得合乎情理，——穿着褪色的马裤站在主教面前；到时他还会走得浑身发热，浑身是泥，饥肠辘辘，并会因为那些已经拙劣地压在他头上的不幸，成为所有碰见他的人纳闷的目标；而那位主教将会是一副阔气，干净和保养有方的样子，——完全具备一位主教应有的丰采和体面。他，克劳利先生，将会是低三下四，而那位主教却会是傲气十足。那位主教会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俨然一只在自己场院里的公鸡，而他，克劳利先生，则会在老远的地方就座，坐在那屋子最冷寂的角落，周围没有任何东西为他壮胆，——俨然一个被传到这里来受训的人儿。然而他会把那位主教抓在手里，捏成稀泥，——挫败他，——挫败他！他一边想着

这个，一边飞快地在泥里走着，将他的长臂和大手远远地伸在他前面的空气中，就在那里和那时，他的想象中把主教置于死地。是的，一点没错！他深深地怀疑此后这位主教还会不会再让人去叫他去。就在这一切从他的脑海里闪过时，他忘记了他妻子要过的手腕，忘记了农场主曼格尔的过失，一时高兴起来。

就在他拐过勒夫顿勋爵家花园围栏的角时，弗雷姆利的那位牧师，他的老朋友罗巴茨先生意外地撞上了他，——正是那位因保释他而犯了罪的牧师，——按照普劳迪太太的观点保释就是罪过。他仍然向前伸着一只手走，——仍在捏弄那位主教，这时罗巴茨先生走到了他跟前。

"哦，克劳利！天哪，见到你可是太高兴了；你当然要到我家的吧？"

"谢谢你，罗巴茨先生；今天不行。主教传唤我去见他，我这是正在往巴彻斯特的路上。"

"你怎么去呀？"

"走着。"

"走到巴彻斯特。不行！"

"我看没有什么不行的，罗巴茨先生。我心里有底，两点钟准会到那里；可是要准时到达，那我可就必须得赶路了。"接着，他做出要继续上路而不想再说话的样子。

"可是，克劳利，还是让我送你去吧。马和车都闲着没事干。"

"谢谢你，罗巴茨先生；不用了，我今天倒是喜欢走走。"

"那你是从霍格尔斯托克走来的？"

"不，——不是这么回事。一位邻居赶巧到你们的磨坊办事，——他的车把我捎到这里来了。走走不碍事的，——不碍事。我喜欢多走走。早安，罗巴茨先生。"

但是罗巴茨先生想到那泥泞的路，想到那位主教的出场，还想到他自己对一个牧师会面临什么局面的种种顾虑，——于是坚持说："你得在那些泥泞的小道上找路走；我们的主教，你知道，对这样的事情是很注意的。别固执了。"

"注意什么事情？"克劳利先生有点生气地问道。

“他，或许很可能是她，会在你走进主教府邸时数落你的靴子多么脏的。”

“如果他，或者她，除了我靴子再找不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那就让他们往最坏处说吧。我根本不会在乎的。我老早就，罗巴茨先生，不在乎什么男人或者女人议论我的靴子了。早安。”然后他上路了，一边把主教、主教的妻子、这整个主教管区，——以及所有的英国教会紧紧抓在手里，在手心里搓来搓去。肮脏的靴子，一点没错！在教堂有那么多双脚被不应该的贫穷弄脏了，也有那么多双手被不应得的财富弄脏了，这应是谁的过错呢？如果那位主教不喜欢他的靴子，那就让主教来告诉他好了！这样，他在泥泞里跋涉着，一点不选择脚下的路面。

他走得很快，比主教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但是在两点钟之前他是绝不会拉响这主教府邸的门铃的。因此，他在那座大教堂的钟楼里走上来又走下去，使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并且打量他的朋友教长的住宅窗户上的那些赏心悦目的厚玻璃，不禁跟自己感慨说，他和这位教长当年在大学的日月里是如何平等，——相当的平等啊，唯一不同的是大学的权威学士都承认他，克劳利先生，是更为成熟的学者。现在呢，当年的阿拉宾先生当上了巴彻斯特的教长，——此时此刻正春风得意舒舒服服地在国外旅行，而他克劳利不过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牧师，这时按主教的命令来到了巴彻斯特，因为他被世人怀疑偷了二十镑钱！当他脑子塞满了所有这类不平的东西时，他赴约的时间到了；他理直气壮地走到主教的大门前，并理直气壮地拉响了门铃。

第十八章　巴彻斯特的主教受挫

有谁会问，一个男仆的头发里抹上点儿脂粉，——仅仅是东抹一下西擦一撮，——这就会给东家带来这样一种生活奢侈的高调呢？眼见这种事情这么容易办到，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试一试呢？发乳税一年不过十三个先令嘛。也许既成事实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轻轻地抹一撮发乳便证明这位抹发乳的人每日三餐要求大肉伺候，每逢星期天不管如何都喝几杯酒。但是，我想那位主教的妻子却可免除这样伴随而来的昂贵费用而享受这种优惠；否则，为克劳利先生开门的这位男仆就很难如此装饰一番。

这位男仆要名片。“我叫克劳利。”我们的朋友说。“主教要我在这个时间来找他的。劳驾你去告诉他我来了。”这位男仆又要名片。“我没有义务非把我的名字印在一张纸片上。”克劳利先生说。“要是你记不住我的名字，那给我笔和纸，我写下它来。”这位男仆被这不速之客的行动镇住了，去取来一根笔和一张纸，克劳利先生把他的名字写了下来：——

“牧师乔赛亚·克劳利，文学硕士，
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牧师。”

然后他被领进了等候室，但是令他失望的是等候的时间并不长。时隔三分钟，他就被带到了主教的书房，来到本主教管区的两位大名人跟前。他最初看见普劳迪太太在书房里不免有几分仓皇失措。在他一路上准备的那场想象的谈话中，他曾设想主教是由一名随身牧师陪着出场的，他的词儿是针对主教和随身牧师的双双败阵而挑选的；——但是眼下他的战斗路线必须改变改变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误场，但他相信自己的勇气和应变能力能排除这一干扰。他已经把他的帽子留在了等候室，但他上身仍穿着那件旧短外套；当他走进

主教的书房时，他的双手都藏在这外衣的下边。这一很有分寸的步态中包含着某些精神低落的成分。它至少表明，他不想要他将见到的高贵人物要求握手。他的头些微点了一下，虽然他那歇顶、宽阔的大前额格外引人注目，以致无论主教还是普劳迪太太在整个会见期间都无法避而不见它。他是个让人见后很难忘掉的人。那双充满愤怒和抗议的深陷的眼睛，那两条又粗又浓的眉毛，向外倾诉着频繁的愤怒的话语，——频繁而一般情况下沉默无语的话语，——那愤慨的备受压抑的习惯蹙眉，那挺直的鼻子和厚大有力的嘴唇，那面颊上的条条深沟，以及他那惯有的思索和苦难兼而有之的表情，全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外貌，使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真正性格。只要见上克劳利先生一面，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个幸福的人，或是个怯懦的人，或是个愚昧的人，或是个明智的人。

"你来得很准时，克劳利先生，"主教说。克劳利先生只是点了点他的头，仍旧把他的手藏在他的外衣下面。"你不会在离火近一点的地方找把椅子坐下吗？"克劳利先生这时还没有坐下来，却站在这屋子最远的角落的一把椅子前面，——他已下定决心只有他受到理应的要求才会坐上去。

"谢谢你，老爷，"他说。"我一路走得很暖和，要是你高兴，我还是躲开点火炉为好。"

"你不是走着来的吧，克劳利先生？"

"是的，老爷。我一直走着来的。"

"不是从霍格尔斯托克吧！"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克劳利先生打算跟主教讨论的。主教要求他到这主教府邸来，这也许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打听他怎么来到这里的，却不是主教分内的事。"这个，老爷，是件不足挂齿的事情。"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我已经服从您阁下的命令，今天上午出发来到这里了。"

事到如今，普劳迪太太还没有说话。她站在这书房火炉附近稍稍靠后的地方，——比起牧师平常拜访时她习惯的位置却靠后了一大截子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总会走上前去同他们客气地握握手，——如果够不上傲气，那就算客气了；但是她早已觉得眼下她肯

定不能有这类行动；一定不能跟一个曾经偷了一张二十镑支票的人握手！和克劳利先生保持距离，这也许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她留在后场一直没动。但是克劳利先生似乎也有意让自己待在后场，因此她就只好搭话了。“我想你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好吧，克劳利先生。”她说。

“谢谢，夫人，我的孩子们都很好，克劳利太太目前也没什么小病。”

“谢天谢地，那就比什么都好，克劳利先生。”他是否会对这样的怜悯谢天谢地，这与主教或主教的妻子没有关系。这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因此他对这一友好的行为连点头都没有，只是挺直头端坐在椅子上，阴沉的额头皱得更紧了。

然后主教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说话，打算在炉前的地毯上占个位置。但是就在他这样行动时，克劳利先生原来坐在主教暗示他坐下的那把椅子上，这时也站起来，主教发现他这样会失去他预料的优势。“你不坐下吗？克劳利先生？”主教问道。克劳利先生微微一笑，但他没有让步。然后主教又坐回他的扶手椅里，克劳利先生也再次坐下来。“克劳利先生，”主教开始说道。“前些日子在西尔弗布里奇那些治安官审查的那件事，实在是最大的不幸。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使我感到了最诚实的关注。”

克劳利先生早已料定这位主教会绕个大弯子才开始指责他。他曾跟自己说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主教应该暗示一下治安官的那次审判会和所谓的偷盗罪，因此这样的暗示应该低三下四地耐心忍受下来。再说，你向主教放的绳子越长，主教就越可能会把他自己缠住。克劳利先生当然希望这位主教把他自己缠起来。因此，他很谦卑地回答道：“它是最大的不幸，老爷。”

“我为克劳利太太深感难受。”普劳迪太太说。克劳利先生眼下已经拿定主意，只要可能他就完全忽视普劳迪太太的存在；因此，他听到这后边一句话没做出任何表示。

“它是最大的不幸呀，”主教接着说。“我过去从来没有让我教区的一个牧师落到这么令人苦恼的境地。”

“这是个看法问题，老爷，”克劳利先生说。他这时想起了一场发

生在巴彻斯特主教管区另一名牧师的生活中的危机，他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的。

“一点没错，”主教说道。“我在表达我的看法。”深谙斗争策略的克劳利先生认为目前还不是出击的时刻，因此他只是再次点了一下头。“最不幸的境地呀，克劳利先生，”主教继续说道。“我决不想对那件事发表看法，因为它将会由你的同胞组成的一个陪审团作出判决。我只用听说那些治安官在西尔弗布里奇集会，——这些绅士因为多数都住在你的附近，毫无疑问你是熟知他们的，——听取了关于那个问题的证据——”

“最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普劳迪太太打断丈夫的话说。听到这句话克劳利那乌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但他仍然不理会这个女人。他不仅没有说话，而且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他们听取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主教接着说。“他们认为关于你的清白或罪过的裁决提交你同胞组成的陪审团是合适的。”

“他们是对的，” 克劳利先生说。

“很有可能。我不否认这点。很可能。”主教说，不过他的讲话被克劳利先生马上做出的承认有点打乱了。

“当然他们是对的。”普劳迪太太说。

“至少情况如此吧。”主教说。“你现在所处的境地，是一个服从这国土上的刑法的人的位置。”

“这不和刑法有关，老爷，” 克劳利先生说：“这和我们大家，——您阁下和我之类，——服从的那些法律有关。”

“不过你的处境更为特殊一些。我不希望提醒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下，只是干预一下私人朋友的事情。”

“我的处境应该和一个在法律面前没有罪过的人一样；——就法律的范围而言，是没有罪的，——这个人应该监禁起来，不过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如果不监禁他在巡回审判出庭时会由于警察的懈怠而无法保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名誉可以暂时由某些朋友或邻居的信用来保证。我并不是说这种考验是一种光彩的考验。”

“你也许会被关进大牢的，克劳利先生，因为那些治安官认为你

偷了索姆斯先生的支票。”普劳迪太太说。这一次，他看了她一眼。他从自己的眉毛下向她瞅了一眼，但他并没有说话。

“对这一切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主教说。

“一点没有，老爷。”克劳利先生说。

“但是，主教，我认为你有的可做。”普劳迪太太说。“那些治安官对你的一个牧师的行为做出了判决，你在这件事上就有绝对必要的行动。”

“是的，我亲爱的，是的；我就要说这个的。普劳迪太太所说的话是十分正确的。我被迫违反初衷，在这件事上采取行动。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你必须在下次巡回审判时出席那边的那座法院，因这次触犯法律接受审判。”

“这点没错。如果我活着，老爷，还有足够的力量，我会到那里去的。”

“你必须到那里去，”普劳迪太太说。“警察将会保证这点的，克劳利先生。”她对这个人竟然不回她的话变得十分气愤了。这一次，他又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是的；你将会到那里去的，”主教说。“这可是，说得轻一点，对一个领薪水的牧师来说很不合礼节的处境。”

“你先头说过，老爷，它是不幸的处境，我认为，这几个词是用得恰当的。”

“它是非常不合体统的，的确非常不合体统，”普劳迪太太说。“再没有什么会比这更不合体统了。主教倒应该恰如其分地使用这样更有力的字眼。”

“在这些情况下，”主教接下去说。“为了你教区的福利，为了本主教管区的福利，我还要说的是，克劳利先生，也为了你自己的福利——”

“尤其为了教民的灵魂，”普劳迪太太说。

主教摇了摇头。当一个人的话讲到最要紧的关口往往被人打断，即使是被一种支持的声音打断，那么他的话也是很难讲得雄辩有力，动人心弦的。“是的；——当然为了你的教民的宗教利益，克劳利先生，我最终认为，你暂时中断一下你的教堂服务，这将会是很有裨

益的。"主教说到这里停下来，克劳利先生点了点头。"因此，我向你那里派去一个我很熟悉的先生，瑟姆布尔先生，并让他带了我的一封信，在信中我没有使用任何过分的语言来让你明白我的意见是什么。"

"过分的话往往是最好的怜悯。"普劳迪太太说。克劳利先生已经举起他的手，伸出一根手指，准备回答主教。但是由于普劳迪太太插了话，他便放下手指，沉默起来。

"瑟姆布尔给我带来你的书面信，"主教接着说。"看信后我伤心地发现你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接受我的建议。"

"我极不愿意，老爷。服从权威有时是一种责任；——有时反对权威也是一种责任。"

"反对公正的权威不能是一种责任，克劳利先生。"

"反对盗用的权威是一种绝对必要的责任。"克劳利先生说。

"那谁将会是这中间的法官呢？"普劳迪太太追问道。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不过克劳利没有回答，这位太太只好再重复提出她的问题。"你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吗，先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将是法官呢？"但是克劳利先生不乐意回答她的问题。"这个人够固执的。"普劳迪太太说。

"我还是接着说为好。"主教说。"瑟姆布尔先生带来了你的回答，这回答使我感到十分难受。"

"这完全是拒不服从，不顾体面。"普劳迪太太说。

主教又摇了摇头，看上去痛苦不堪，克劳利先生见状不禁为之一笑。不管怎么说，除了他自己，别人也有各自的麻烦和苦恼。普劳迪太太看在眼里，明白这微笑的含义，气生得更大了。她把自己的椅子拉到那张桌子跟前，手指在桌子上的纸中间扭动着，开始烦躁起来。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碰上过一个牧师这般犯上作乱，这般不顾体面，这般目中无人——这般使人心烦意乱。她过去不得不跟难对付的人打交道；——例如那位副主教；但是那位副主教从来没有像这个人这样对她傲慢无礼。她有一次曾经公开和她丈夫的一个随身牧师吵了一架，而这个牧师还是她本人介绍给丈夫的，却对待她十分糟糕；——但是远没有这么糟糕，远没有这么肆无忌惮，像她现在碰上

的这个穿戴得像乞丐的人，这个穿着又脏又破的靴子的终身牧师，这个已经定了一半罪的贼！在她不断触摸那些纸的当儿，这些就是她对克劳利先生的行为的看法，——而这仅仅是因为克劳利先生不屑跟她讲话。

“我忘了我说到哪儿了，”主教说。“啾，瑟姆布尔先生回来了，我收到了你的信；——当然我收到它了。我备感惊讶地看到，尽管西尔弗布里奇发生了那件事，你却仍然着急继续主持你教堂里星期天惯有的宗教仪式。”

“我决心履行我在霍格尔斯托克的职责，只要我还留在那里。”克劳利先生说。

“职责！”普劳迪太太说。

“稍稍等一等，我亲爱的，”主教说。“星期天到了，我没别的办法，只好再次派瑟姆布尔先生到霍格尔斯托克。我们想到，——我和普劳迪太太想到——”

“我会告诉克劳利先生我就在这工夫想到了什么的。”普劳迪太太说。

“是的，——正是这样。我完全相信他会听明白许多的。我想到，克劳利先生，你的第一封信也许是匆匆忙忙写成的吧。”

“它是匆匆忙忙写成的，老爷；你的信差一直在等待。”

“是的，正是这样。哦；这样我便又派他去了，希望他会当作和平的信使受到接待。这对任何绅士来说都是一个极为讨厌的使命呢，克劳利先生。”

“极为讨厌，老爷。”

“但是你拒绝让他服从我已下达给他的指令！你不让他在你的读经台上读经，不让他在你的布道坛上布道。”

“我要是瑟姆布尔先生，”普劳迪太太说。“我就会在那读经台上读经，我就会在那布道坛上讲道。”

克劳利先生等待了少许，以为主教也许还要接住讲下去；但是他没有说话，而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好像他已经把他的演说完成了，眼下在等待回答；克劳利先生于是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那张桌子比较近的地方。“老爷，”他开始说话了。“事情正如您刚才说的，

我的第一封信是在匆忙中写出来的。”

“你更丢脸，”普劳迪太太说。

“因此，我写给您的信也许需要一些言辞上的歉意。”

“当然需要道歉。”普劳迪太太说。

“但是就这件事来说，老爷，又没有什么歉意可言，也用不着表示歉意。我是拒绝让您的信差主持我教堂的礼拜，而且如果您再派去二十个，我还将拒绝二十个，——直到根据教会的法律，——又得到这国土上的法律的证明和支持，您那时才有责任在我被迫缺席期间为霍格尔斯托克那些可怜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需求。”

“可怜的人们，一点没错，”普劳迪太太说。“可怜的虫子！”

“老爷，合乎情理的是，用不了多久，您阁下就有责任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剥夺我在霍格尔斯托克的教职；——不，很可能彻底迫使我不干我那神圣的职业。”

“当然会的，先生。你的法衣会被从你身上扯下来的。”普劳迪太太说。主教这时正大睁着两眼看这个人那大额头和大眉毛，被这个人的力量加在他身上的作用搞得出神忘情，几乎没有去注意他的妻子。

“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克劳利先生说。“这些情况逼我就范哪；尽管您阁下已经完全误解了那些治安官把我的案子提交审判的责任之实质，——尽管，如我所感觉的，您在这件事上所得的结论完全忽略了我们的法律之理论，——”

“先生！”普劳迪太太叫道。

“然而你却能预见到陪审团会发现我犯了偷盗罪的可能性。”

“当然陪审团会这样做的，”普劳迪太太说。

“如果这样的判决形成了，那么，老爷，你的干预才会是合法的，合适的，必要的。你还将会看到，即使我有力量反对您阁下的权威设置的障碍，可我肯定不会反对这样的障碍。我相信，在刑事案例中是不准上诉的。”

“根本没有。”普劳迪太太说。“对你的主教就没有上诉那一说。你过去总该听说过这个的。”

“但是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老爷，我将坚守在霍格尔斯托克，一

如您坚守在这里的巴彻斯特。仅凭您的声音，您还没有更大的权力把我赶下我们布道坛，如同我没有能力赶您走下您的宝座一样。如果您怀疑我，老爷，那么您阁下的基督教会法庭随时向您敞开着。到那里过过堂好了。”

“那么，你向我们挑战啰？”普劳迪太太说。

“老爷，我承认您作为主教的权威是了不起的，但是即使一位主教也只能在法律允许他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吧。”

“上帝不许我超越一步。”主教说。

“先生，你将会发现你的这些用心不良的威胁会落在你自己头上的。”普劳迪太太说。

“静些，女人。”克劳利先生最后冲她说话了。这位主教听见他心爱的妻子被称作一个女人，一下从他的椅子里跳起来了。但是他跳起来是因为佩服而不是因为生气。他已经开始看出来，至少在这次审讯以前，克劳利先生是一个最好留在霍格尔斯托克照管那些灵魂的人选。

“女人！”普劳迪太太说着站起来，仿佛她真的打算进行某种人身的遭遇战似的。

“太太，”克劳利先生说。“你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你只能使你丈夫的高位往下跌价。那些妇道事务更适合你做。老爷，早安。”他们两个人都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便走出屋子，穿过大厅，越过大门，站在了那大教堂的钟楼下面了。是的，他已经不折不扣地挫败了主教，他心想道。他把主教抓在手心里，很成功地捏弄了这个主教一阵儿。

他怀着一种精神胜利踏上了回霍格尔斯托克的路途。他走上旅途的第一个小时里压根儿没想到他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取得了胜利，一想起这点，他的神经就感到振奋，浑身的肌肉感到有使不完的劲；他在路上迈着大步，匆匆赶路，边走边跟自己嘟哝着关于普劳迪太太的某个词和她的“妇道事务”。瑟姆布尔先生，他想，不会再来找他了，——无论如何不会了，直到巡回大审迫在眼前时。他已经想好那时他将怎么办。当他受审的日子迫在眼前时，他会亲自给主教写信，请求倘使判决于他不利时为他的教堂作好准备。他的朋友

阿拉宾先生在这之前就回到家了，他已想到打算请那位教长管起这摊事来；不过眼下如果另有打算，那将会是更不受约束和更可取的办法。有一件事情是他对那位教长不完全满意的，尽管他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许多怪癖，知道他很难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会向主教提出申请，——向那位被他征服并刚刚留在他的府邸的主教，——不过那是在他的审判迫在眉睫时。

脑子里塞满了像这样的思想，他简直是快乐地沿路走着，从巴彻斯特走出来五英里路他还没有感觉到旅途的疲劳。天色将近四点钟，天际傍晚那浓厚的暮色随处可见。接着，他开始觉得身体疲劳了。自从他早上离开家，他至今还没有吃东西，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块干面包，倚在一家大门上啃嚼起来。他面前还有十英里路，他知道这样的路途和他已经走完的路程加在一起，他走完后会相当累的。农场主曼格尔跟他说过他到五点钟才要离开弗雷姆利磨坊，他还有时间在那个时间赶到弗雷姆利磨坊。但是他已经说过他不会返回弗雷姆利磨坊去，他记起来他曾怀疑他妻子和农场主曼格尔之间有欺骗他的行为。不，他要坚持下去，走，——走，哪怕他倒在路上。他眼下四十多小五十岁了，艰难的岁月和年岁一样影响了他的身体。他知道他的力气尽管跟开始一天艰苦的工作没多大关系，但是年岁不饶人，他已非当初的他了。他知道在黑魆魆的夜色中走完这最后的四英里，这对他来说将是非常艰苦的。但是他仍然坚持下去，一边走，一边力图回顾他的胜利，以此安抚自己。

他信心百倍地走向通往弗雷姆利的那个拐弯处，但是当他走到那个曼格尔的马车应该从弗雷姆利到霍格尔斯托克的较远的拐弯处，他忍不住满怀希望地在那条路上寻找农场主曼格尔的人影。但是农场主曼格尔眼下仍在那个磨坊等待，期望克劳利先生也许会找他去。但是这位可怜的旅客在这里仅仅犹豫了一分钟，然后继续前行，在泥泞中磕磕绊绊地跋涉，两只脚穿着破旧的靴子摸黑踏在那些粗糙的石块上，身体虚弱得直发虚汗，有时简直是蹒跚而行，心里不断盘算着他所剩的力气还能不能支撑着他回到家中。当他终于抓住通向他自己家门口的那个小边门时，他差不多已经把主教和他的妻子忘掉了。

“暾，妈妈，爸爸回来了。”

“可是那马车在哪儿呢？我没有听见车轱辘响啊。”克劳利太太说。

“暾，妈妈，我想爸爸是病了。”接着，这位妻子用两臂扶着她那疲惫不堪的丈夫，使劲看他的面孔。“他一路全走着来的，他病了。”简说。

“不是，我亲爱的，我累坏了，不是病了。让我坐一会儿，给点面包和茶，我自己会恢复过来的。”然后克劳利太太从一个秘密藏东西的地方给他拿出来少量的酒，又给备上肉和茶；他表现得十分驯顺；妻子说什么他听什么，最后还让妻子伺候上了床。

“我想主教不会再派人来找我的事了。”妻子在他身边收拾衣服时，他说道。

第十九章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圣诞节早晨到了，那位主教没有派使者来霍格尔斯托克干涉这一天惯有的礼拜仪式的主持。“我想我们用不着再害怕有人干扰了。”克劳利先生跟他的妻子说，——实际上也没人再来打扰。

自打从弗雷姆利走到巴彻斯特，又从巴彻斯特走回霍格尔斯托克那天以后，克劳利先生并没有因为过度劳累而身体恶化，而且一步步地把所发生的事情全讲给了他的妻子听。“一个可怜的怯懦的人哪，”他讲起那位主教时，说。“一个可怜的胆小鬼，都不值人家可怜他。”

“我总是听说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非常厉害，也非常无知；而且特别爱打断别人说话。”

“你当时没有回答她一句话？”

“最后我实在容忍不了她了，我就告诉她还是多想想她的妇道事务去吧。”

“什么，——真的？你真把这些话告诉她了？”

“不是的，我记不起到底是不是这些词。我当时回答主教的语词，我都一直在多想些合适的。但是我的确告诉她最好多想想她的妇道事务去。”

“那么她有什么反应呢？”

“我没等着观看。主教已经说过话，我也已经答复过了；我为什么要等着看那个女人大发雷霆呢？我已经告诉他，他对法律不了解，我至少不能服从盗用的权威。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多等下去，因此连道别的话都没说就离去了。在一开始他们那方面几乎没什么问候的话，那我这方面告别的话就更少了。他们认为我是小偷——”

“不是，乔赛亚，——保证不会是这个意思吧？他们没有直接使用那个词吧？”

"我说他们用了;——他们就是使用那个词了。但是停停。我弄错了。我冤枉主教了,请原谅我这个错误。如果我的记忆还管事的话,这样刻薄的话还不曾从主教的嘴里说出来。不过他的确不止一次让我明白,那些治安官已采取的行动相等于一种判决,而且因为他们已决定有足够的证据交付审判,那我就一定是有罪的。不过这一切完全是因为我的这位老爷对他国家的法律的执行情况一窍不通。他十分无知,——你还可以说他思想混乱,——完全由他妻子牵着鼻子走;他像水一样软弱,谨小慎微又优柔寡断。但是他,我认为,也不想表现得盛气凌人。但是普劳迪太太当着我的面告诉我,我是一个——贼。"

"她恶语伤人,不得好报,"克劳利太太说。"她关于这恶语的记忆哪天会沉重地撞击她的心扉的!"

"'复仇是我的。我将会偿还的,'上帝说道。"克劳利先生回答说。"如果可能,那我们还是安全地把这一切放在一边,让我的脑子里摆脱这些祝愿。我认为可行的是,一些激烈的冒犯行为出现时,我们应该立即给予反驳。把另一边脸颊向打击者马上凑过去,这一套礼仪在当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伸手打人的人太多了。不过在刺痛久久消失不下去时,还击之拳就应该及时打出去。她当时伤害了我了;既然她当时敢当着我的面叫我小偷,那么我现在处境如何呢?我能不知道,这一带的男男女女都在我背后用同样的罪名称呼我吗?"

"不,乔赛亚,你不知道这个。人们说这件事非常奇怪,——奇怪得罕见,因此它需要一次审讯;可是没有人认为你拿了什么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我认为我拿了。我自己认为我拿了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这可怜的头脑受损害太多;——许许多多悲伤的思想分了我的心,我像个心不在焉的孩子,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这样说话的当儿,把两只手捂在他的头上,向前探着身子,仿佛沉入焦急的思考中,——仿佛他正努力让他的脑子对过去一些事情作出精确的回顾。"它看来不会是我的,可是——"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没有再努力接着讲下去。

"可是什么?"——他妻子说,鼓励他接着讲下去。只要她能了解

到这件事的真相,她觉得她也许还能在他们的朋友帮助下救他一把。

"当我说我当时是从那个人手里得到它时,我肯定脑子出了毛病。"

"从哪个人手里,亲爱的?"

"从那个索姆斯手里,——正是他控告我的。可是,如同上帝谛听我的一样,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实际情况是,我有些时间里脑子不——健全哪。我不是个小偷,——在上帝面前不是啊;可是我有时真的——发疯。"最后这几个字他说得慢吞吞的,悄声细语——没有任何激动的情绪,——的确平静得让目击者见了心惊胆寒。但是,他所说的话更加令人心惊胆寒的是,她完全知道他话中的真实性。他当然不是小偷。她想没有人会跟她说这个的。正如他本人已经所说,他在上帝面前不是小偷,不管那笔钱会怎么落进他手中。有些时间里,当他的理智一旦十分健全和清晰却不能活动,不能受托来正确引导他时,她早就渐渐地养成了担惊受怕、浑身发抖的习惯。但是他自己过去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他自己意识到这种灾难的迹象。他过去的确极不愿意讲起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心境,这样她就甚至不能对那笔钱的事向他提出问题,——深怕他会怀疑她对他也起了疑心。现在他讲起来了,——但是讲得这般令人断肠,不堪忍受,她又很难督促他讲下去了。

"你有时身体生病,乔赛亚,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她说。"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这里有不同种类的病呀。这里有肉体的病,有心上的病,有精神上的病;——还有脑子里的病,这病中最糟糕的病。"

"你生的,乔赛亚,主要是第一种病。"

"我生的,玛丽,是它们所有的病,——每种病都有!我精神垮掉了,我脑子在垮掉的废墟中甚至不能自拔。但是我要斗争。我要斗争。我就是要斗争。如果上帝帮我,我一定会取胜的。"然后他拿起他的帽子和外衣,消失在那些小巷子里;这一次,他妻子看见他一个人离去感到放心了。

这事发生在圣诞节的前一两天,在这些日子克劳利太太对她丈夫极不希望讨论的那个问题没有再说什么。她对那笔钱没有向他提

出问题，或者问他有没有可能花掉他的钱；她也没建议他上诉，说他为占有那张支票所提出的那些假设的理由，是他那些日子被钱的问题折腾得头昏脑涨，一时疏忽造成的。但是这个问题总是萦绕在她的心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这件事情做点什么，难道不是她至高无上的责任吗？难道他宣判无罪或宣判有罪不是取决于她现在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什么吗？她十分清楚，自从他和普劳迪夫妇较量之后，他的精神状态比当初对他提出控告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她还十分清楚，他目前的心情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会重新变得抑郁寡欢，沉默不语，到那时，从他口里了解任何情况的机会便会失去，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他主持了圣诞节的礼拜仪式，他的语气和举止没有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沮丧情绪，他妻子则认为他过去从来没有给予圣礼比这次更令人难忘的庄严。礼拜完毕，他在教堂院子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和那些一直留在这里吃圣餐的农场主的家庭互相说了一些关于过节的问候话。

"我在弗雷姆利等您牧师一直等到六点钟以后，——我是这样等来的，"农场主曼格尔说。

"我走在路上的，并走完了全部路程，"克劳利先生说。"我想我跟你说过我不返回磨坊去了。不过我对你这片好意更为感激。"

"别说这种话。"这位农场主说。"我本来在磨坊有事要办嘛，——好多要在磨坊办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到他正说的这种小谎话和他刚刚参加过的那圣餐是一点不相容的。

这所牧师住宅的圣诞节晚餐并不因为过节有很大改善，但比起这住宅的居民平常所看到的餐桌上的晚餐要好许多。餐上有烤猪肉和碎肉馅饼，还有一瓶酒。克劳利太太用手把肉摆到餐桌上，然后按这个家庭的习惯接着把肉切开，这时她看了看她丈夫的脸，看看他是不是正用痛苦的眼光审视着食物。在回答问话时，她马上说出来真相，总比逼着她交底儿要好得多。这餐桌上的每样食物，除了面包和土豆，都是弗雷姆利大院用一只篮子送过来的。这次送的有猪肉没有牛肉，因为乡下人宰猪时互相送些猪肉，——他们杀牛时却不交换带骨的牛肉。所有这一切克劳利太太是很了解的，但是她却十分希

望送来的是牛肉，因为牛肉不会引起很大的注意。但是，他对食物没有说什么话；不过当他妻子建议他吃一个碎肉馅饼时，他生气了。“粗茶淡饭，”他说。“就很好，只要是应得的；可那玩意儿会把我噎死的。”她没有强求，只是自己吃了一个，要不然她的姑娘也会几经催逼都拒绝吃这食物的。

这天晚上，一等简上床睡觉，她就决意再进一步问他一些问题。“你还是应该请一个律师，乔赛亚，——你说呢？”她说。

“我为什么要请律师呢？”

“因为他那时知道问些什么问题，知道另一方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没有问题要问，回答问题的方式也只有一种。我没有钱付律师的工资。”

“可是，乔赛亚，像目前这个案子，你的荣誉，还有我们家的生活，都决定于——”

“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你宣判无罪呀。”

“我不会被他们宣判无罪的。我们还是面对现实为好吧。律师不律师的，他们反正会说我把那笔钱拿了。要是我是陪审团的人，自己审判这个案子，知道得如我现在所全部知道的，”——他说这些话时，两手向前伸着——“我想我都应该跟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在这儿呢。它在这儿呢。”他再次把他的两手捂在他的头上。

到这一步，她的目的都成功地达到了。此时此刻正是她诱导他说说他自己的钱的事，而不是交谈律师会给予什么帮助的问题。提出请律师的话题本来也是为了绕到这个问题上的。

“可是，乔赛亚——”

“什么事？”

这话可真让她难以启齿呀。她提起丈夫自己的过失来折磨他，真让她受不了。她忍受不了让他发生误解，以为她怀疑他在理智或思想方面有了什么缺陷。作为妻子，她渴望崇拜他，渴望他知道她崇拜他。可是要是一句话可以拯救他多好啊！“乔赛亚，它到底是从哪

里来的?"

"是啊,"他说;"是啊,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猛然朝她扭过身体,全神贯注地看着她。"讲不清啊,哪怕因为我回答不了你它到底从哪里来而应该,——当做疯子进了精神病院,或者作为贼进了郡里的大牢。"这些话对她来说太吓人了,她此刻多说一个字都做不到了。"一个人能胜任一个人的工作却回答不了他妻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又会怎么看待他自己呢?"然后他又停了一会儿。"他倒是应该把我送进精神病院,马上就送,——马上就送,——马上就送。这样对孩子们总会比送进大牢光彩点吧。"

克劳利太太这天晚上没法再提任何问题了。

第二十章　沃克先生怎么想它

罗巴茨先生，弗雷姆利的牧师，曾接受建议，说他应该努力去劝说他的老相识，克劳利先生，聘请一名律师在他受审时替他辩护；罗巴茨先生没有忘记这项他已承担的使命。不过这件事，困难重重，他十分清楚这点。首先，克劳利先生是个在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上任何时候都听不得建议的人。其次，这是一件对受牵连的人很难启齿的事情，轮到谁头上都一样。罗巴茨先生已经改变看法，同意了一般公认的那种意见，即克劳利先生当时非法占有了那张支票，——仅仅因为想到克劳利先生得到那张支票时正处于漫不经心的状态，他才在自己心里宣判自己的朋友没有犯过偷窃罪。但是跟克劳利先生讲话时，他则必须，——他这样想，——装出深信克劳利先生在事实和意图上都是清白的样子。

当他碰见克劳利先生路过弗雷姆利到巴彻斯特时，他差一点下决心当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他抑制住没讲，这主要是因为克劳利先生来去匆匆，没等把话说完就走了。此后，他看清楚除非他找到一个随时愿意承担这个差事的律师，他接下去办什么事是等于白干；由于他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律师，他拿定主意到西尔弗布里奇，请教一下那里的那位代理人沃克先生。沃克先生在这一带是这类事情的权威，肯定知道在这个案子里采取什么手段是可行的。这样罗巴茨先生钻进他的马车，坐车到西尔弗布里奇，几乎是从克劳利先生的家门口过去的。他马上来到沃克先生的事务所，下车一看这位代理这时不在这里。不过温思罗普先生在事务所里。罗巴茨先生会请教温思罗普先生吗？哦，尽管这两位先生是伙伴，但是请教温思罗普先生和请教沃克先生可是两码事。但是罗巴茨先生还是说，他要见见温思罗普先生。也许在他待在这里的工夫，沃克先生就回来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罗巴茨先生？”温思罗普先生问道。罗巴茨

先生说他原来想请教沃克先生关于那个可怜人克劳利的事。"啊,是呀;非常可悲的案子!作为一个牧师,这案子就更可悲了,罗巴茨先生。我们的确为他深感遗憾;——我们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那我们自己是不会染指这个案子的。我们的确不会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接受所有的生意。不管如何,他在我们这里会得到公平待遇的。"

"我对这点是放心的。你不知道他目前为止雇到为他辩护的律师了吗?"

"我说不清。我们不知道,你看这事。我说他可能雇上了,——可能是巴彻斯特的律师。巴彻斯特的博利斯和邦斯托克都是很正派的人,——的确是非常正派的人;——我是说这类事务上,罗巴茨先生。我想他们手里没有很多郡里的财产。"

罗巴茨先生知道温思罗普先生不怎么精明,他从他这里不会得到切实可行的建议。因此他提议说他去把他的马车存放到旅店去,一会儿再来拜访。"你将会发现沃克对这事比我知道得不会更多。"温思罗普先生说。"不过要是他正巧在这里的话,他是高兴见到你的。"这样罗巴茨先生来到那个旅店,把他的马寄养起来,然后就在他在大街上溜达着往回走时,碰见沃克先生正从自家的便门往外走。

"我一上午都在家待着的。"他说。"不过我手头有件费劲的工作,因此告诉事务所的人说我不在家。你见到温思罗普了吗?我捉摸他未必知道我在这儿吧。职员往往要比伙伴知道得多。关于克劳利先生的事吧?进我的餐厅来坐吧,罗巴茨先生,我们在那里清静一点。是啊;——它是一桩可悲的案子。值得同情的是,谁对这案子都能说三道四。老天保佑,我要是索姆斯,我送他这二十镑钱算了。勒夫顿勋爵永远不会让索姆斯赔他的。"

"可是索姆斯想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呀。"

"是呀;——问题就在这儿。索姆斯不能觉得他落了个不明不白的名声,这可受不了;于是乎,当那个可怜的人说索姆斯在办理事务时给他那张支票时,索姆斯这下不干了,这并不奇怪,对吗?但是,罗巴茨先生,我把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因这次控告提交到治安官跟前时,我还应该多想想才是。"

“不过当着你和我的面，沃克先生，你说他偷了那笔钱了吗？”

“哦，罗巴茨先生，你知道我处于何种位置。”

“克劳利先生是我的朋友，当然我想帮他的忙。我曾经受过克劳利先生的大恩大德，我希望能以礼相报，不管他拿了那笔钱没有。但是我要是把情况摸准了，那我办事就更有底儿了。”

“要是你问我嘛，我则认为他拿了它了。”

“什么！——偷走它了？”

“我认为他拿到它时完全知道它不是他自己的。你明白，我不认为他得到它时就有意思花掉它。他也许当时产生了某种很怪的念头，觉得索姆斯，或者他家老爷，过去对他过分严厉了点，觉得那笔钱是他公平的应得物。然后他把那张支票保存起来，直到他被这街上的那个屠夫搅得他的日子不得安宁。这就是这件事的大概情况，罗巴茨先生。”

“我也这样推测。眼下他走哪步棋更好呢？”

“哦，你要是问我嘛，——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对不？”

“不，我应该说不是的。他前些日子还从家走到巴彻斯特又走回来了呢。”

“他是吗？不过他这人很怪，对不？”

“的确和常人很不一样。”

“说话办事都和别人不一样吗？”

“我想你准知道那次接见后，主教说过的话。”

“哦，如果它有什么帮助的话，你可以找主教细细了解一下。”

“了解它干什么，沃克先生？”

“如果你能证明，你知道，克劳利神经有点失常；证明，长话短说吧，证明那儿精神不健全；我想你可以设法让这场审讯延长期限。”

“不过那时得有人照顾一下他的教俸。”

“你们牧师能在你们中间协商一下；——你，教长和副主教。副主教总让六七个副牧师到什么地方参加社会活动。然后，——巡回审判之后，克劳利先生也许会清醒过来；我认为，——请注意这只是一个主意，——不过我认为关押的判决会取消。这可能是暂时的神经失常，而且，尽管我对这点不便许下诺言，可是我认为他还可以继

续保住他的教俸。我是这样想的，罗巴茨先生。”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步。”

“不，——恐怕是想不到。你瞧难办的就是这点。他这个人过分倔强，——依他本人他会什么事都不做。嗯，这点正好是神经临时失常的证明。事实上，罗巴茨先生，他真的发狂了。”

“哎呀，我经常这样想。”

“你不反对作证时这样说吧，——对吗？嗯，你瞧，对付这样一个人软不行硬不行。他甚至不愿意聘请一个律师为他出庭辩护。”

“这正是我来找你请教的问题。”

“我听说他不愿意聘请。一个人需要律师却不愿意聘请，这个人准是脑子出了毛病。你瞧，我们应该获得的论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像上边所说那样有些生硬地对付他，——不管我们为他做什么事，那我们都是违反他自己的意志做的。他反对得我们愈激烈，那么我们的案子就愈有利。他会发誓说他根本不疯，我们则应该说这正是他神经不健全的最大的迹象。但是我所说的‘我们’，当然是指你。我肯定不会在这事上出面的。”

“我希望你能出面就好了，沃克先生。”

“当然我不能出面；不过这没多大区别。”

“我想他必须有一个律师？”

“是的，他必须有一个律师；——或者确切地讲，他的朋友必须请一个。”

“表面上看，谁应该给他请律师呢？”

“啊；——这事挺难办。他妻子不会做这事吗，我推测？她不会劝他往好处转化吧。”

“我永远不会原谅她。她从来不会同意违反他的意志办事。”

“你不能干预一下吗？”

“如果不得已，我会的；——不过我简直摸不透这个人的脾气。”

“他没有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叔叔婶子什么吗？他一定有人和他是自己人吧。”沃克先生说。

这时，罗巴茨先生想起阿拉宾教长倒是干预这事的合适人选。阿拉宾教长和克劳利先生早年就是莫逆之交，阿拉宾教长比别的任

何人更了解他，至少在这一带是这样。罗巴茨先生把这一切解释给沃克先生，沃克先生同意了他的想法。即如果可能的话，阿拉宾教长的帮助应该争取到。罗巴茨先生将马上动手给阿拉宾教长写信，把这个案子的情况详细地解释清楚。"最坏的情况是，他很难及时回到家中。"沃克先生说。"如果你写信催促一下，也许他会较快地赶回来吗？"

"不过，我想，他缺席时我们能以他的名义行动吗？——当然要得到他的许可？"

"我希望他能赶在这次巡回审判前一个月回来，罗巴茨先生。那样事情更好办。"

"与此同时，我本人可以跟克劳利先生谈谈关于聘请律师的事吗？"

"我想要是我，我会的。要是他攻击你，如同十之有九他做得出来的，并且辱骂你，这倒在某一方面对我们有利。要是他答应了，这种可能也不排除，那这在另一方面也会帮我们的忙。我听说他在主教府邸把那位总指导完全制服了。"

"我不认为主教能在他身上得到过多的东西。"这位牧师说。

"我并不因为克劳利在主教跟前畅所欲言而减少对他的喜爱。"这位代理人哈哈大笑着，说。"他在你面前也会畅所欲言的，罗巴茨先生。"

"他不会敲碎我的骨头的。告诉我，沃克先生，我跟他提哪个律师的名字好呢？"

"你找不到比梅森先生更好的人选了，他就住在这条街的上边。"

"温思罗普建议找巴彻斯特的博利斯。"

"不，不，不。博利斯和邦斯托克帮助丢马的起诉或者帮助一个丢小钱的人上告，那他们是呱呱叫的好手；但是他们要对付像克劳利先生这样的案子可就差远了。梅森是个更合适的人；再说，梅森和我彼此都了解。"说这句话时沃克先生挤了挤眼睛。

接着，他俩又讨论了一下罗巴茨先生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找梅森；但是他们最后决定，罗巴茨先生找梅森先生之前，应该先去见见克劳利先生，并且先给那位教长写信去。那位教长也许愿意起用他自己

的律师，如果那样，双倍的费用就会避免了。“永远记住，罗巴茨先生，只要你走进律师的事务所，那你迟迟早早得出钱的。在这里，那张失去光泽的旧餐桌尽管其貌不扬，它却不会让你出血。要不然它就是餐桌上的盐碟，它可不会让自己被六先令八便士[①] 的报酬亵渎了。不过这里还有另一种税得交出来。你必须上楼去见沃克太太，否则你在这件事上就得不到她的帮助啰。”

沃克先生回去工作，也许就在这所住宅的某个密室，也许到他的事务所去了，罗巴茨先生被人领着到楼上的客厅去。在那里他看到了沃克太太和她的女儿，还有安妮·普雷蒂曼小姐；普雷蒂曼小姐刚进来串门儿，满肚子都是关于克劳利先生走到巴彻斯特的故事。瑟姆布尔先生见到了坦佩斯特博士的一个副牧师，并且把整个故事都讲了出来——他，瑟姆布尔先生，已经听普劳迪太太描述过所发生的事情，当然从普劳迪太太所说的话中抽去了他自己的损失。听话音，克劳利先生路过巴彻斯特的街道时还有人看见了。一个大教堂的低一级教委看见了他，并声称说他走得像列队一样快，两只胳膊高高地甩着。嘴里还大声讲着话，——不过正如那位教委很遗憾地说，——那些话很难听得清楚。但是对见到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克劳利先生那顶旧帽子，那件褪色的短外衣，那双沾满污泥的靴子，都被那个下级教委一一看在眼里，记述下来；瑟姆布尔先生还没有本领把发生过的那个不连贯假画面组合成连贯的画面。罗巴茨先生和在场的女士们刚刚问候完。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就接着讲述起来；她刚才把这个故事讲到罗巴茨先生进来那里中断了。“人家说普劳迪太太放出风来了，说她将会把他发配到博坦尼海湾[②] 去！”

“普劳迪太太在这件事上不会有多少事可做了。”沃克小姐说；这位小姐在教会问题上把她自己排列在彻底反对那些普劳迪太太一手遮天的事情的队伍里。

---

① 英国以前付给律师的一般手续费是六先令八便士；这两位先生是在餐厅谈话，沃克先生是律师，此时在无偿地跟罗巴茨先生谈话，因此就有这番慷慨而又傲气的诙谐话。

② 澳洲一地名，以产细羊毛出名。

“她不会对这件事再插手了，我亲爱的。”沃克太太说；“我说普劳迪太太不是傻子，会把这种事情张扬出来。”

“妈妈，她就是个傻瓜，有话就往外说。她不是吗，罗巴茨先生？”

“你忘了，沃克小姐，普劳迪太太是我头上的权威哪。”

“在这种问题上，她是这样的。”这位年轻的小姐说；“可是我心里很清楚你们大家在弗雷姆利都怎么看待她，怎么议论她。你的朋友，勒夫顿夫人，是太喜欢她啰。但愿我能藏在那主教府邸的帷幕后面，听听克劳利先生跟她说了些什么。”

“斯迈利先生说，”安妮·普雷蒂曼小姐说。“打那以后，那位主教病倒了。斯迈利先生圣诞节到巴彻斯特看望他母亲，参加了那里大教堂的事务，我们原来就有斯普纳先生在那里做事。因此，斯迈利先生当然就把这事全听来了。想一想吧，克劳利先生走着从霍格尔斯托克到巴彻斯特打了个来回；——我还听说他脚上几乎跟没穿靴子一样！这事不丢人现眼吗，罗巴茨先生？”

“我可不像你说的把这事看得那么糟糕，普雷蒂曼小姐，不过，从整件事情说来，我的确认为这是丢人现眼的。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想霍格尔斯托克那里有什一税吧。它们为什么不像它们应该的那样让给那里的教堂呢？”

“我亲爱的普雷蒂曼小姐，这可是个大议题，我恐怕这事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帮助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摆脱痛苦。”然后，罗巴茨先生似乎觉得沃克先生府上这几位女士就要触及危险的禁地了，便借故离开她们，回到了乔治旅店的大院里来乘坐他的马车——确切的名字应该是乔治和维尔彻旅店；就在这所房子里，那些治安官坐在这里决定把克劳利先生提交审判。

“每英寸路都是走着来的，要是他没有走，我就不是人。”旅店的马夫对一位绅士的马夫说；罗巴茨先生认出来这个马夫是他的朋友，格兰特利少校的仆人；罗巴茨先生还知道他们也在谈论克劳利先生。这个郡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克劳利先生。在弗雷姆利的家，没有别的话题可说，勒夫顿夫人，那位老孀妇，张口闭口都是这件事，坚信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这只是因为据说那位主教是认为克劳利先生犯了

罪。弗雷姆利庄园曾经举行过一次家庭会议,对已经送给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欢度圣诞节的那篮子食物各抒己见,那三位女士,两位勒夫顿夫人和罗巴茨太太,还真的各持一端。勒夫顿老夫人如何把那份牛肉换成了精肉,小勒夫顿夫人如何认为牛肉毕竟少担风险,罗巴茨太太如何贸然提出来送只火鸡,那些克劳利太太永远不敢让她丈夫看见的小玩意如何塞到了那只篮子的底上,这里就用不着详细交待了。但是罗巴茨先生听见那两个马夫谈论克劳利先生,开始觉得克劳利先生到底成了大名人了。

罗巴茨先生走过来时,那个马夫行了礼。"少校现在回家了吗?"罗巴茨先生问道。那个马夫说他家主人还待在普卢姆斯特德,他在两天之内就要去普卢姆斯特德接少校和伊迪丝小姐。然后,罗巴茨先生钻进了他的马车;当他驾车从院子里往外走时,他听那两个马夫又回到这同样话题时说的话。"一路全走着来的,"一个马夫说。"可他还是个绅士呢,"另一个马夫说。罗巴茨先生一路驾车走一边想着这话,想好就在这天回家路上去拜访霍格尔斯托克。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克劳利先生被那些知道他的人当做一个绅士看待,不管这些人是上层人还是下层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还有那些认为他身体好的人和认为他身体有病的人。那两个马夫一直交谈着这位将要作为小偷接受审判的牧师,说他曾经不得已靠着两条腿从霍格尔斯托克到巴彻斯特打了个来回,这是因为他没力量用别的方式旅行,还说他的靴子裂了缝,他的衣服很不整洁,但是,这两位马夫仍然认为他是一个绅士!谁都不怀疑这点;即使那些认为他偷了那笔钱的人也丝毫不怀疑这点。罗巴茨先生自己当然肯定这点,并跟自己说他是通过他自己的教育让他看清楚的各种根据知道这点的。然而那些马夫是怎么知道这点的?要我说,我则认为没有什么成文的判断力会比那些马夫的更好了。

一路想着他听到的这一切,罗巴茨先生驱车走进了霍格尔斯托克·克劳利先生的大门。

第二十一章　罗巴茨先生出使

罗巴茨先生到达克劳利先生的住宅时，他的脑子里并不完全感到坦然自若。他清楚摆在他面前的这个使命非常难对付，他对他自己没有充分的信心，——就是说他完全不是这样一种使命的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有点害怕克劳利先生，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跟自己承认说，这个人有一种他几乎不能顺利地对付得了的优势的力量。在过去的岁月里，克劳利先生曾有一次责备过他，并且他被这次责备吓了一跳；尽管在他心里并没有因这个原因留下丝毫积怨，留下一丁点恶意，——而恰恰增进了尊敬和友谊，——但是他一直不能够抹去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位终生牧师无疑已经控制了他的那一记忆。这倒在情理中；两只狗打架，一只被打败了，这只被打败的狗以后便在那只取胜的狗的面前，总是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屈从。

他知道他在这所牧师住宅找不到一个为他牵马的，便在路上招呼了一个男孩，这样一来他就能够不耽误时间，马上穿过花园去敲门。“爸爸不在家呀。”简说。“爸爸在学校里。不过爸爸当然可以打发人去叫回来。要是罗巴茨先生进屋等一等，她自己也不妨去学校跑一趟。”这样罗巴茨先生进了屋，见克劳利太太在客厅里。“克劳利先生马上就来，”她说。然后，为了赶在她丈夫回来之前说几句话，她慌乱地把话题扯到那个问题上，对圣诞节给她家送来的那篮子食物表达了她和丈夫的谢意。

“那是勒夫顿老夫人的杰作，”罗巴茨先生说，试图对那桩事一笑了之。

“我知道它是弗雷姆送的，罗巴茨先生，我知道你们那里所有的人多么好。我一直没有写信谢谢勒夫顿夫人。我原想还是不写信为好。你妹妹会理解的，要是别人不明白的话。不过你回去帮我跟她们打个招呼，说如同她们的本来用意那样，它对我们无疑是很舒心

的。你妹妹对我们的底摸透了，我想我们家这赤贫如洗的样子对她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就我个人的意思，谁知道这点我也不在乎。”

“家境不富裕，这算不上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罗巴茨先生说。

“不，像我们家这样穷，这中间生出来的那种耻辱都变得麻木了，因为这样的穷困带来的痛苦就够人受的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非常感激你们在弗雷姆利为我家所做过的一切好事，我说这话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跟他讲起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不会的，克劳利太太。”

“他的精神境界比我的高，我想，因而他对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所有帮助都更觉得不能忍受，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你这是要跟他谈谈那件支票的事吗，罗巴茨先生？”

“我要请他把他的案子交给某个律师来办。”

“啾！但愿他会接受！”

“他不愿意吗？”

“你来问他，这是你的一片好心，可是——”

“他反对得这么厉害吗？”

“他会跟你说他没有钱付给律师。”

“可是，如果他深信为他的清白进行辩护是绝对必要的，他谅必会让他自己花一笔必要的费用，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他的家庭吧？”

“他会说这是多此一举。你知道，罗巴茨先生，他在某些方面跟别人不一样。你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就对他不尽心竭力吧？”

“哪儿的话。不会的。”

“你要试一试，这总是你的好心好意。他即刻就来，他来时我可就躲出去，留你俩一块儿说。”

她说这番话的工夫，外面的路上传来了他的脚步声，听得出他走的步子很快，在往屋里赶。“我要请你包涵了，罗巴茨先生，”他说。“我让你久等了。”不过罗巴茨先生总共待了十分钟的样子，任何深表歉意的话都显得多余。即使在他自己的家里，克劳利先生也老是爱做出谦卑的样子，仿佛通过他自己的谦卑，或者因为抬高别的牧师的优越地位，他就不配让自己和他的客人享有同等位置似的。如果不是这种行动逼迫着他，他没准都不会同罗巴茨先生握手——其用意

不外乎暗示在目前这个控告案悬在他头上的时刻，他认为是不该那样做的。然后他的态度流露出某种表示不满的东西，仿佛向一种对他不适合的事情进行示威似的。罗巴茨先生没有深入理会它，内心十分有数，知道这种谦卑的背后有一颗逼人的自尊心，———一种很可能产生出来赶在他自己再次从这屋子走出去之前便把他压垮的自尊。说到底，这也许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是否被他所陷入的种种绝境虐待了。他身上有一些过分激烈的东西是错误的，这种东西使他产生了与整个世界对抗的情绪，产生了那些经久不息的不平情绪。这个国家有许多牧师的薪水和克劳利先生命中得到的那份一样少得可怜，但是人家就能对付着过日子，不像克劳利先生让世人看见他那样捉襟见肘。人家不穿褪色的旧外衣，不像克劳利先生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一样，把这衣服上那种穷气显耀得淋漓尽致。这些，在片刻之间，就是罗巴茨先生的思想活动，他几乎后悔他肩负了眼前这个使命。但是他接着想到克劳利太太，记起他的万般痛苦无论如何都是代人受过，于是决意坚持到底。

克劳利太太见丈夫进来便马上离去了；罗巴茨先生这下就站在他的朋友面前，只见他的朋友两眼凝视着屋里的场景，两手交叠着，脖子微微前倾；这也是谦卑的表现。“十分抱歉，”他说。“你的马就留在那里，遭受这恶劣气候的袭击；不过——”

“那马哪在乎这个，”罗巴茨先生说。“牧师的马像光棍汉，知道在大冷天等候主人完全是家常便饭。”

“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养过马呀，”克劳利先生说。罗马茨先生过去不止养过一匹马，这在有些人眼里则认为马儿在他的马厩里生活得舒适，费用更大。这话题，因此，是个酸溜溜的话题，他不免为之感到着急。“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克劳利，”他说。“要是我不会占用你过多的时间——”

“我的时间就是你的时间。你不坐下来说吗?”

然后，罗巴茨先生坐下来，手拿帽子在他的两腿之间摇晃着，思考着怎么开始他的工作。“前不久我们请副主教来弗雷姆利一趟，”他说。“你当然知道副主教吧?”

“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一下格兰特利博士。当然我对大名是很

熟悉的，对这个人也不生疏，——这就是说，在看得见的范围内。”

“人品呢？”

“不，说到这上面我可不敢随便开口。不过我清楚他的名字和他的身份是无可指责的。”

“不错，我就有同感。你知道他在牧师的许多问题上的判断力，人们都说他比本郡任何别的牧师都好得多。”

“被某一派别吧，罗巴茨先生。”

“哦，是的。他们主教府邸的人，我想，是不会多想到他的。不过这不会降低你对他的估价吧。”

“格兰特利身为副主教这一高位，我决无意贬低，——对这种高位，如你看得见的，我并不爱慕，——也决无意在任何方面批评他的行为。这对我来说是不适合这样的。但是根据一个牧师的眼光，他跟他的主教势不两立，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

这话让罗巴茨先生可真够难办的。他毕竟已经听说过克劳利先生拜访那主教府邸了，——听说过普劳迪太太那次暴露的险恶用心，还听说过克劳利先生本人被认为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完全蔑视主教权威的精神，——罗巴茨先生很难相信他的朋友副主教因为不把那位主教放在眼而竟然受到这般冷落！“我原以为，克劳利，”他说。“你本人都倾向于抵制那个主教府邸下达给你的命令。至少世人对你是这样议论的。”

“世人对我说些什么，我完全置若罔闻了，罗巴茨先生。不过我希望我将会永远服从那种使用得又适合又合法的教会权威。”

“我衷心希望你永远服从；我亦如此。副主教对一个主教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非常精通的；我倒要说，他在这方面是英国决不会有僭越行为的人。”

“很可能。我在这点上和你没有根本分歧。请明白，罗巴茨先生，我没有谴责副主教的意思。我为什么要谴责呢？”

“我本来没有议论他的意思。”

“我也一样，罗巴茨先生。”

“我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因为，如我说过的，前些日子他到弗雷姆利来和我们聚了聚，我们大伙儿都谈起关于你的事情。”

“我的事情!”克劳利先生说。接着他的眉头皱起来了,眼里闪现出火一样的亮光,这下他先头作出来的那副极端谦卑的样子一扫而光。“我不禁要问副主教为什么议论——我的事情呢?”

“完全出于他对你怀有的善意。”

“作为一个理应接受善意的人,我对副主教的一片好意表示感激,不管这种好意表示得聪明还是不聪明。但是在我看来,我的事情,如你叫它的,罗巴茨先生,其性质是这样的:那些一心为我好的人们要增进他们的好意,最好通过沉默而不是议论。”

“那我不敢苟同。”克劳利先生耸了耸两肩,把两手伸开一点,接着又合上了,并点了点头。他用语言不能比这更明白地宣称说,他和罗巴茨先生的看法截然不同,暗示这个问题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有权认为他自己的看法观点应该远比任何别人的看法都高明得多。“既然你落到了这一步,你知道,你怎么能捆住别人的舌头呢?”

“我很清楚众人的舌头是捆不住的。我也不指望众人的舌头会被捆住。我不是在说人们会干什么,而是说人们应该谈论些什么善良的愿望。”

“哦,也许一会儿你就听出我的意思来了。”克劳利先生又点了点他的头。“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我们反正当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

“我偷没偷索姆斯先生的钱吗?”

“不,谁都没有想到过你偷了它了。”

“我不能明白人们如何会想到别的什么,他们知道那些治安官已经因偷盗罪把我提交审判了。这事发生在弗雷姆利,你说,很可能勒夫顿勋爵也在场吧。”

“没错。”

“可勒夫顿勋爵在那次治安官们把我提交审判的会上曾是会长。他现在另有想法怎么会呢?”

“我敢担保他并没有认为你犯了罪。索恩医生也如此,他当时也是治安官之一。我推测他们那时没一个人这样想。”

“那么他们的行动,至少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这完全是因为你当时没有人为你安排安排。我完全相信,如果

你把这件事交给一个称职的律师办理，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再听到有关这件事的议论了。我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似乎是所有人的看法。”

“那么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受惩罚还是不受惩罚，这全看他能不能出钱雇一个律师了！”

“我没有谈论量刑定罪问题。”

“我们这样说好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有能力而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他就将受到惩罚，将彻底毁掉，自己和家庭，性格和财力，统统毁掉，这仅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清白无辜，他便不愿意依靠一个人的贪财手段来解决，而这个人的职业他深恶痛绝，因为这种职业只不过是把像中午的太阳那么明朗的事情再肯定一遍！你说我是清白的，可是你告诉我说，我被谴责为一个有罪的人，把我的法衣剥掉，把我从妻子和孩子的身边拖走，在所有人的眼前抬不起头来，被当做笑柄和提起来就害怕的玩意儿看待，这是因为我到时不掏钱请一名律师，这个人好再用钱买通另一个人来替我说瞎话，吹胡子瞪眼睛地为我作证，为我进行虚假的上诉，也许用流泪为我辩护。要是我明白你的来意，你这是不得不来要求我做这点，告诉我副主教也会这样建议我的吧。”

“这正是我的来意。”克劳利先生刚才说话时已经激动得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时罗巴茨先生也往起站。

“那么告诉副主教，”克劳利先生说。“我不要他的建议。我不要任何向我提出来挡住正义的事业或欺骗陪审团的建议。我在许多法院待过，知道那些受聘的先生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不要这种建议，并感谢你这样转告副主教，我尊敬他的照顾和体恤，我领他的情了。我对我自己的清白，或我自己的罪过，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一个清白的人，被投进大牢，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这只是因为我没有钱买通一个律师为我说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配不上我们习惯对它抱有的尊敬。如果我是有罪的——”

“没有人认为你是有罪的。”

“如果我是有罪的，”克劳利先生接着说，完全没有理会罗巴茨先生的插话，只是重复了他的话，把声音提高了一点。“那么我将不

会罪上加罪，让任何人做假证明或反驳真理。”

“遗憾你说了这番话，克劳利先生。”

“我是按我所持的见解说话的，罗巴茨先生；如果我对你过分激烈了，——我意识到我在这方面犯了错误，——那我只有请你记住我简直有点把握不住自己。我的忧愁和烦恼又多又重，把我团团围住，干扰我，逼着我向前走——不管我能不能经得起催逼。”

“可是，我的朋友，不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你才应该把这件事委托给某个能比你自己更冷静的人吗？”

“我不能委托给任何人，——从良心上讲。像你会为我做的事恰恰在我眼里是错的。就因为我不幸，我就应该做错事吗？”

“你信得过的人建议你这样做，你就不会一直认为它是错误的了。”

“我不能委托人，我自己的良心不容许；——即使副主教也不行，虽然他那么非凡。”

“副主教的意思只是把话告诉你。”

“我将这样看。我将这样信。我也是这样想的。把我的谢意转告副主教，我非常感谢他；——告诉他在教会问题上，我也许服从他的判断力；尽管如我知道的，他认为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是内行，但他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权威。也告诉他，尽管我不愿意让这件不幸的事情成为邻居们舌头上的负担，——至少直到我站在法官面前接受陪审团的裁决，并且，如果需要接受他主教阁下的判决之时，——但是我深信他所说过的话和他所做过的事中，他还没有对那种闲言碎语不辨是非，而是以一片成人之美的善意支配自己的判断力。”

“他当然想成全你，为你做点什么；鉴于这点没有深谈，这就不可能办到了。”

“至于你本人，罗巴茨先生，自从因种种环境我成为你的邻居以来，我过去始终把你当做一个朋友看待，——因为你，我还曾经亲切地疼爱过你的妹妹，昔日的友情记忆犹新，虽然她现在远走高飞，非我辈可攀附，连称她是我的朋友都显得很不相当——”

“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至于你本人，如我正在絮叨的，请相信我，尽管由于眼下不便参

加社交活动我举止粗俗，看上去令人生厌，令人害怕，但心里对你是感激的，难忘的，并且在我的心扉上把你作为我信得过的人记下来，——如果我还有权信任男男女女的话。”然后他把脸扭向墙那边，背朝着他的客人，这样一直待到罗巴茨先生离开他。“无论如何我希望你顺利通过这个难关。”罗巴茨说；他说这些话时喉咙不觉一阵发紧，差点儿被这些话噎得哽咽起来。

他别的话没说便走了，出门上车也没去和克劳利太太道别。在整个会见期间，他非常生这个人的气，——气得他跟自己说他再也不替受苦人担忧了。然后他开始认识到沃克先生的高见，承认克劳利的确发疯了。他彻底疯了，完全丧失了健全的理性，任何陪审团都不能说他犯了罪，说他应该因罪受到惩罚。他想到这里，他不禁向自己这样问道：那个教区的管理权还应该留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吗？但是最后，就在他上路之前，这些情绪和看法转化成了怜悯，心中念念不忘的是那些似乎已经堆在这个不幸的牺牲品头上的麻烦。当他驱车回到家时，他决定给那位教长写信，觉得他自己是一筹莫展了。熟悉他们两个的人都知道教长和克劳利先生在大学时住在一起，关系密切，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如今；——虽然由于克劳利先生性格个别，这两位晚年待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很多。看到事情现在的进展情况，再听说克劳利先生所处的景况如何可怜，教长毫无疑问会意识到尽早赶回伦敦来将是他的责任。听说他这时在耶路撒冷，他收到一封信需要不少时间；不过眼下还有三个月才是巡回大审，最迟二月底他也许可以返回来。

“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样难受过，”马克·罗巴茨跟他妻子说。

“你认为你去这趟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只有这点，那就是我确信这个可怜的人对他所做的事情一点不负责，对她和对他本人都不负责任，有谁应该能够出面保护他。”接着，他告诉罗巴茨太太沃克先生说过的话；还告诉罗巴茨太太克劳利先生捎给副主教的口信。但是他们夫妇都一致认为这个口信用不着再传出去了。

第二十二章　格兰特利少校在家

索恩太太在那个她给格兰特利少校的建议中，把话说得非常明白："我要是你，我会在明天十二点前就赶到阿林顿去。"这就是索恩太太当时建议的话；尽管格兰特利少校无意按这位太太所建议的时间那么迅速起程，但是他认为自己还是尽快去一趟，从内容上按照那个建议行动，如果不严格按字面意思行动的话。索恩太太曾经问他，那个姑娘因为她父亲的过错受到惩罚是不是公平；他想到这样的惩罚是苦还是不苦全掌握在他手里，心里一直觉得非常甜美。"你去向她求婚，"索恩太太当时说。哦；——他会去向她求婚的。如果最后的结局是他娶了一个小偷的女儿，并因为他娶了她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不得不告诫自己这一结局很可能发生，——他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对格雷丝的爱，或者因他已经做出来的事情而有丝毫的悔恨。当他想着这一切的当儿，他渐渐有点爱上了，并且跟自己想象本郡的那索恩太太们得知他为爱情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会为他加上什么荣誉。是的；——他们会到波城[1] 去居住。他认为波城是个可以生活下去的地方。他到那时可以挣到足够的收入；——伊迪丝可以受到低学费的教育，还能学会流利的法语。他毫无疑问会干这件事的。他会出发到阿林顿去，请求格雷丝做他的妻子；他会让她明白，如果她爱他，那么她不应该毫无道理地以她父亲所处的位置的各种情况为理由拒绝他。

但是在他去阿林顿之前他必须先去普卢姆斯特德一趟。他已定好去那里过圣诞节，必须马上就去。在按时去普卢姆斯特德之前是没有时间到阿林顿去的。再者，尽管他一心不愿意告诉他父亲他要去干什么事；——"那样好像他在跟他父亲请假！"他跟自己说；——

① 法国的一地名。

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向他母亲把事情和盘托出。这使他十分不快地想到，他竟然要割断那根把他自己这叶小舟和普卢姆斯特德家港里其他船只系在一起的绳索；想到他竟要单独启航到陌生的水域去，——似乎可以说，离开这支格兰特利舰队彻底去漂泊流浪。如果他哪怕只能从他母亲那里为格雷丝争到同情，那这也算是点什么东西了。他很清楚，——没人比他更清楚，——他全家人的意向是向这个世界的高处看齐，这一意向几乎和他的母亲和父亲身上的精神一样强烈。就是他本人过去也决不是没有这同样抱负的人，虽然他的抱负一直是时起时落，不是始终如一的。他有一个哥哥是个牧师，是个忙碌、活跃、善辩的伦敦传道者，促使一座座教堂建立起来，混得远近都有了名气，听说他前途无量；他已经和一个叫安妮的小姐结了婚，成了一位伯爵的女婿，已经作为一些高级位置的候选人为人提起。他妹妹如何成为侯爵的妻子，成为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位副主教本人是个阔佬儿，权势显赫，竟敢不把主教放在眼里；格兰特利太太，尽管她身上还留着一些往昔的随和性格，还有一点在过上富贵日子之前她早年生活的气息，然而她合法地得到了财富和名望，决非一个逐字逐句解释给我们骆驼和针眼那段经文的人。我们的亨利·格兰特利，我们的少校，知道自己是她母亲的宠儿，——知道自从她和她那高贵的女儿之间产生了某种冷淡情感以来，他本人就得宠了。那女儿的尊严太让人受不了，使这位母亲的心上那种我前边说过的昔日的新鲜感复苏，尤其使她喜欢这个她所有孩子中最后弥补家庭缺陷的儿子。那个牧师，查尔斯·格兰特利，——他已经娶了安妮小姐，在这些日子里是他父亲的宠儿。那位老副主教常到伦敦去，在他儿子的府上过几天相当舒心的日子。他在那里会见那些他喜欢会见的人，听听他喜欢听的谈话。有哈特尔托普的侯爵做乘龙快婿，这当然很光彩，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去哈特尔托普夫人的府上住几天。的确，副主教对去那些他周围的人被认为比他本人更显赫的府上作客，是不往心里去。就是这样一支小家庭舰队，亨利·格兰特利眼下准备离队而去，在他自己的小舟里单独扬帆航行，——用小舟带上格雷丝·克劳利。"我父亲正是船上那个人，"他跟自己说。"也许他不会原谅我，但他不会惩罚到伊迪丝头上去吧。"

不过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人,——的确不是姓格兰特利的,但是和这家人十分亲近,差不多等于把他的船停在这同一个港里,——这个人,如同这位少校非常了解的,总是不折不扣地同情他的。这人就是老哈丁先生,他的外祖父,——他母亲和他姨母阿拉宾太太的父亲,——他的家现在安在教长的住宅。这个圣诞节他也要到普卢姆斯特德去过,他不管怎样都会随时赞成少校跟自己提出的这样一桩婚事的。不过当初可怜的老哈丁先生就对那个已为他女儿所嫁的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抱负不以为然。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生广结密友,——本主教管区的已故主教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却从来没有在他的行当里飞黄腾达,反倒从他已获得那个适中的高度降了下来。但他是一个谁认识他谁都会热爱他的人;他女婿副主教引以为光荣的是,虽然他喜爱一颗颗冉冉升起的太阳,却始终对哈丁先生一心不二。

格兰特利少校带着他女儿同去,到达普卢姆斯特德后伊迪丝自然成了第一个引人注意的目标。格兰特利太太说她长得飞快。副主教则恭维了半天她的红脸颊,说科斯比洛奇是这个郡最益于健康的地方;就在说这话期间,伊迪丝的曾外公正从他的口袋里慢吞吞地往外掏各种他早已为讨这女孩高兴准备下的宝贝儿。查尔斯·格兰特利和安妮小姐还没有孩子,哈特尔托普的嗣子又生得金贵,让这位曾外公抱在怀里令人不放心。因此,伊迪丝便成了他在这一辈人中间唯一的宠儿,他打算像当年娇纵格兰特利家的和阿拉宾家的孙男孙女那样宠爱伊迪丝,对伊迪丝的爱要胜过当时对他自己的亲生女儿的爱。"她更像埃莉诺,"这个老人用哀怨的口气说。埃莉诺就是阿拉宾太太,教长的妻子,这时有,——如果我要说四十岁出头,那我并不认为我的话不近人情。埃莉诺三岁时什么样子,除了哈丁先生心中清楚,没有第二个人见过这种特别的相像之处,也没有别人能记起来了。

"内利姨姥姥在法国呢。"这小女孩儿说。

"是的,我的小宝贝儿,内利姨姥姥在法国,她要是在家就好了。内利姨姥姥出门可时间不短了。"

"我想她要待到教长回家的路上顺道去接她吧?"格兰特利太

太说。

“她在信中是这样说的。我昨天又收到她的信了,我想你喜欢看,就带来了。”格兰特利太太接过信看起来,她父亲则仍在一边跟那个孩子玩耍。副主教和少校站在炉边的地毯上谈论查尔迪科斯特的那次狩猎;对狩猎副主教的看法一向很激烈。“我完全相信,一个人有了这样一块地方,禁猎远比拿它闹着玩儿会有好处。一般说来,他有娱乐的更好头脑,这个郡的居民便会更富有。保护野鸡和饲养羊和牛一个道理。一只野鸡比起家门口的一只家禽,值不得这样折腾。此外,一个禁猎的人总是会受到偷猎的人的尊敬,反之就是另一种情形。”

“这话不无道理,老爷,当然是这样的。”少校说。

“也许道理比你想到的还要深。看看可怜的索沃比吧,他在那里没有一个先令住了许多年头。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尊重哪,这是因为他没有辜负自己周围的人民的期望,完全像一个绅士生活的一样生活下来了。如果索恩试图改变事情,他会有自食其果的时候。”

“不可思议,”格兰特利太太大声嚷道。“埃莉诺写信说她还没有听说可怜的克劳利先生这档事呢。”

“她提到有关他的什么事了吗?”少校问。

“我来念念她写什么了。‘我在加利格南利[①] 了解到,巴彻斯特的一个牧师因偷窃罪被提交审判。请务必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希望,为了主教管区的声誉,不会是主教吧?’”

“是他就好了。”副主教说。

“多丢脸,我亲爱的,”他妻子说。

“一点说不上丢脸。如果我们中间出了小偷,我宁愿在坏人身上而不是好人身上去发现。此外,我们应该让主教府邸变变样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可是埃莉诺硬是没听说这件事,这不是有点怪吗?”格兰特利太太说。

“你自己过去一直没在信里讲,这才叫怪呢。”

① 法国一地名。

“我当然没有讲了;我想你也没有讲吧,爸爸?”

哈丁先生承认说他过去不曾提到这事,然后他们推测自从这个消息传到她丈夫那里,她没准儿还没有收到他的信。“再说,他为什么会提起这事呢?”少校说。“他只知道调查那张支票的事,治安官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他还什么都不知呢。”

“我们上周别的事没说,就在谈论这件事,埃莉诺却什么都不知道,这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格兰特利太太说。

两天过去了,少校还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句关于格雷丝·克劳利的事。他父亲对待他比全家任何人对他更加客气和殷勤。伊迪丝应有尽有,用不着他操心。至于他本人,他还没遇上不该有的麻烦。他的打猎,他的射猎,还有他的垂钓,似乎都成了他父亲首先考虑的事情。然后,副主教开始推心置腹地谈论钱的事情,——不是表示送给他儿子,因为如他十分清楚的,这种做法会被完全看做是露骨的行贿和收买,——只是跟他讲这个小计划,讲那个小打算,讲这笔投资,讲那笔股份;——他如何打算在这里买一小笔财产,如何打算在那里的建筑上花几千镑钱。“当然这都是为了你和你哥哥,”副主教带着父亲们在这样的场合惯有的那种慈爱的严肃神情,说。“我愿意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上次去伦敦把伦敦的财产跟查尔斯交了底儿。”副主教接着说。“如果一帆风顺,他和你之间以后不会有什么分别的。”这在副主教方面是非常温厚的,而且由于查尔斯是长子,严格说来这话也是多余的;但是少校却十分理解这话中的含义。“只要你不干上次你在这里说的那件可怕的事情,天堂是向你敞开着的。”副主教总算没有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来,甚至也没有提到格雷丝·克劳利;但是那些话讲得再好不过了,如果它们是像上面的话那样露骨地讲出来,这位少校倒是不能理解得更透彻了。他不是不知道天堂向他敞开的可爱之处。他曾经一度着急过,弄不准他父亲会不会把他哥哥查尔斯立为长子。这整个事情现在一清二白地摆在他跟前了。放弃格雷丝·克劳利,那你将和哥哥二一添作五平分财产。娶了她辱没你自己,你哥哥将独得财产。这就是选择,两条道摆在你眼前,你爱走哪条走哪条。如果从此以后永远不再接近格雷丝·克劳利,那么没有人会责怪他的,除非是普雷蒂曼小姐或者索恩太太。“斟满你的杯子,亨利,”

副主教说。“听我说，你还是斟满为好，这酒所剩不多了。”然后，少校添满他的酒杯，呷了几口，跟自己发誓说他恨不得马上启程到阿林顿去。什么！他父亲想让他多喝些二十年代的陈酒就把他贿赂了吗？他一定要到阿林顿去，并且在明天早上，或者肯定在明天一天内，告诉他母亲他要去干什么去。“遗憾这酒全喝光了；是不是，老爷？”副主教跟他的岳父说。“这酒我一生一直喝的，”哈丁先生说。“我非常感激它。天呀，天呀；你父亲定购它的事我记得多么清楚！一下子买了两大桶，有人说这酒人喝了容易醉的。‘要是受俸牧师和教区长不能喝它，’你父亲那时候说。‘那么副牧师是可以喝的。’”

“副牧师没说的！”副主教说。“这酒对一个主教好得不能蘸口，除非这位主教是个正直的人。”

“你爸爸过去爱说那些事情，但是跟他在一起的客人越穷他酒兴就越高。他有几个牧师在跟前时，他是多么喜欢让他们高兴一番啊！”

“从来不跟他们谈跟职业有关的事，——他是吗？”副主教说。

“至少不到晚宴结束不谈。老天爷，想想它吧！你记得我们过去如何玩牌吗？”

“基本上每天夜里玩；——得分是三便士，赢一局是六便士。”副主教说。

“天呀，天呀！变化多大啊！我记得牧师在巴彻斯特跳舞时真多，比那城里别的青年男子加起来还要多。”

“他们是一伙好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是绅士。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现在很可能不跳了；——这就是说，是为了姑娘的缘故。”

“我有时坐着直纳闷儿，”哈丁先生说。“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不知还能不能回到那座古老的住宅，看看那些变化，——要是能的话他是不是赞同它们。”

“赞同它们！”副主教说。

“哦，是的。我想他会的，大体上会的。我敢肯定这点：他不会不赞同的，因为新的生活方式毕竟和他那时不同了。他从来没有认为他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你知道，我亲爱的，我不敢肯定今天的事就一无是处。我有时想，我们年轻时有的人是非常清闲的。我就不忙，我

知道。"

"我工作挺卖力。"副主教说。

"啊，是的；你挺卖力。可是我们多数人的日子是非常清闲的。天呀，天呀！我想到这点，看见他们现在工作得多么卖劲，想想我们以往度过多么惬意的时光，——我有时就觉得没多大把握了。"

"我相信工作过去比现在做得要强许多许多，"副主教说。"那时没有这么多表现上的好听话，却更讲究实际效果。那时俗人就是俗人，牧师则是绅士。"

"没错；他们过去都是绅士。"

"像主教府邸的那个老妇人这样一类人，在我们中间是抬不起头来的。这就是法案① 带来的变化哪。一个经过改革的下议院弄了个布罗克勋爵来当首相，然后你这首相便让普劳迪博士做了主教！哦，——我这辈子恐怕就是这样了了，我想。"

"我一生已经是这样子了，——像那种酒一样。"哈丁先生说。

"这里还有一杯，你来把它喝完吧，老爷。"哈丁先生把这一八二〇年的葡萄酒的最后一杯喝下去，他们一起走进了客厅。

第二天早上早餐完毕，少校出门去单独散步。他父亲建议他说，他应该到弗雷姆利去打猎，并让他使用副主教打猎时使用的马匹、猎狗、猎枪和马车等所有物件。但是少校用不上这些东西。他要出门自己走走。"他不是在想她，是吗？"副主教小声跟自己的妻子说。"我不知道。我想他是的。"格兰特利太太说。"要是他真那样的话，那可就大大便宜了查尔斯啰。"副主教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话的工夫，他脸上的表情绝不是轻松愉快的。"你不会做任何不公道的事情，副主教。"他妻子说。"我自己的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然后他也出门独自散步去了。

那天晚上晚餐完毕，没有一八二〇年的陈酿老酒喝了，因而也没有人追忆往昔的岁月。这三个人坐在一起，觉得非常乏味，——乏味往往比悲哀更让人难以忍受。老哈丁先生睡过去了，副主教觉得非常扫兴。"亨利，"他说。"你的话不是扔给狗吃了吧。""我今晚头疼

① 指一八三二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

得厉害，老爷。"少校说。副主教喝了两杯酒，一杯接一杯，喝得很快。然后他轻轻摇醒他的岳父，径自离去了。"有什么事吗？"老人问道。"没有什么大事。我父亲看样子有点儿扫兴。""哎！我睡过去，这怎么应该呢。都怪我。我们进去安抚安抚他吧。"但是副主教这次可没给安抚下去。他就是要让他儿子看看一个做父亲的高兴时和扫兴时差别何在，——或更确切地讲是令人高兴和令人扫兴之间的差别。"他还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事，是吗？"副主教那天夜里问他妻子说。"只字未提；——目前为止是这样的。""如果他于这事没有勇气告诉我们，那我将认为他是个胆小鬼。"副主教说。"可他跟你说过了，"格兰特利太太说，护着他宠爱的儿子。"干这种事情，他的胆量大着呢。如果把事办成了，那我将一辈子认为是你的威胁逼他干出来的。"

"纯粹胡说八道。"副主教说。

"一点不是胡说八道，"格兰特利太太说。

"那么我想我应该把舌头拴起来不说话吗？"副主教说；他说着话，砰然一声关上了他的化妆室和格兰特利太太的寝室之间的那道门。

新年的第一天，格兰特利少校就把他的思想告诉了他的母亲。副主教已经到巴彻斯特去了，还白费了些口舌劝他的儿子一起跟他去。哈丁先生在藏书室读一小阵儿书，睡一小会儿觉，梦中看看往昔的岁月，会会老朋友，没准儿有时还品尝陈酒也未可知。格兰特利太太单独待在一间小起居室里，这通常是在楼上，这时她儿子突然闯进了屋子。"妈，"他说。"我想最好告诉你，我要到阿林顿去。"

"去阿林顿，亨利？"她很清楚谁在阿林顿待着，他去那里有什么事。

"是的，妈。克劳利小姐在那里，有些情况摆在我面前，我刻不容缓地去见她是势在必行了。"

"什么情况，亨利？"

"我已拿定主意请求她做我妻子，因此我想最好现在就去求婚。要是她认为我被她父亲的处境吓得退缩了，这对得起她和我自己吗？"

"可是要是你被她父亲的处境吓住了，这难道不在情理之中吗？"

“不，我认为不在情理中。我认为要是那样的话，这种行为不仅不老实，也不宽大为怀。我不能再按兵不动了。我当然看到了降落在她身上的这一不幸，——要是她真能成为我的妻子，这一不幸就落在了她和我身上。可是，这是一种一个男子汉应该用宽阔的肩膀担负起来的担子。”

“完全是这个理儿，如果她是你妻子，或者哪怕你过去跟她订了婚。那时名誉就要求你这样做，更别说感情了。事实上，你的名誉没有要求这点，我认为你应该三思而行，为了我们大家，尤其为了伊迪丝。”

“这对伊迪丝没有坏处；妈，要是光涉及你，我想你会觉得这对你也没有坏处。”

“我没有想到过我自己，亨利。”

“至于我爸爸，他惯使的那些威胁倒使我意识到，我不过不得不权衡权衡这事的代价而已。他跟我说过，他将停止我的津贴。”

“不过这也许不是最坏的事情。想想你处于什么地位才是。你是一个父亲的小儿子，要是他认为合适，他要是拿你当大儿子看待，这在世人眼里是名正言顺的。”

“我只希望他会公平地对待伊迪丝。要是你把我这话告诉他，这就算我没有白跟你说这些话。”

“不过你自己不会见见他吗？”

“不，妈；我去到阿林顿再说吧。那时，我见他还是不见他，这全看他的态度了。我将在格斯特韦克歇脚，我在那里给你来信。要是我父亲决定采取什么措施，马上告诉我，因为这对我解除我的房子租约是很必要的。”

“欸，亨利？”

“我对这点考虑了许多，妈，我相信我是对的。不管我是对是错，我要这样做了。我现在不会要你应允或保证；但是如果克劳利小姐成为我的妻子，我希望你至少不会不作为你的女儿见见她。”说这番话的当儿，他吻过他母亲，准备离开屋子；但是她拉住了他的胳膊，他看见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亲爱的妈妈，要是我伤了你的心，我的确太于心不安了。”



莉莉·戴尔和格雷丝·克劳利在做针线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呀。"她说。

"为爸爸,我这是没办法的事。要是他没有威胁过我,我也会告诉他的。既然他威胁我了,就只好你来告诉他了。不过请把我对他深切的爱带给他。"

"啾,亨利;你会给毁掉的。你肯定会的。你不能等一等吗?记住你父亲是多么固执,可是又多么善良;——记住他多么爱你啊!想一想他为你做过的一切。他过去有拒绝过你的时候吗?"

"他一向对我很好,但是在这点上我不能听他的。他也不应该要求我听他的。"

"你错了。你真的错了。他有权指望你不给这家带来什么有辱门庭的事。"

"我不会的;——除了伴随贫穷而来的那样有辱门庭的事。再见,妈妈。我希望你能对我说句温存的话。"

"我还没说过一句温存的话吗?"

"目前为止还没有,妈。"

"我总没有跟你说过不温存的话吧。如果要不是为了你爸爸,那我会告诉你带来你喜欢的女子作妻子;我会给她当母亲。如果这个姑娘会成为你的妻子——"

"要是她成不了,那不是我的错。"

"我将努力来爱她——有那么一天。"

然后,少校就离去了,按他母亲的要求把伊迪丝留在了副主教的住宅。他自己的单匹马车和仆人都在普卢姆斯特德,他坐车回科斯比洛奇去了。

副主教返回家时,这事马上就转达给他了。"亨利已经去阿林顿向克劳利小姐求婚去了。"格兰特利太太说。

"去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他让我向你转达他的爱了,还说他知道他只会冒犯你,留在这里是多余的。"

"他给自己备下床了,他就必须躺在上面,"副主教说。接下来,在这个场合里就再没有说一句有关格雷丝·克劳利的话。

第二十三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决定

阿林顿斯摩尔庄园的夫人小姐总是在九点钟用早餐，——这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九点钟；负责往这个村子送信件的那个邮递员八点半钟来，不过他也是个时间观念极不强的人，因此总是准时在这顿早餐的正中间来，这样一来戴尔太太和莉莉正好在用她们的第二杯茶时等待各自的来信，仿佛那些来信组成了这顿早餐的一部分。简，那个女仆，总是把信拿进来，把它们交给戴尔太太，——因为莉莉这些日子在早餐桌上作主人；然后，在信拆封前，信的外表总要检查一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通信情况，这封信和那封信会有什么内容，大概能猜出来；此后，总会有人大声念几段信文，不过很少有念完全文的时候。但是眼下，就在我说话的工夫，格雷丝·克劳利还在斯摩尔庄园作客，因此以往那种习惯做法就暂时中止了。

新年最初那些日子的一天，简一如往常，把信拿进来，交给戴尔太太。莉莉这时忙着斟茶，但还是看到那些信了，并且手里的活儿也不是太忙活，连表示她对来信的那急切的心情也不成。"妈妈，我相信来信中有我一封。"她说。"只有一封是你的，莉莉，"戴尔太太说。莉莉马上从这话音中听出来其中有一封来信，她母亲看见笔迹心里不安起来。"有你一封，我亲爱的。"戴尔太太说，把一封信隔着餐桌扔给了格雷丝。"还有你的一封，莉莉，贝尔来的。其余的就都是我的了。""你的信都是谁写来的，妈妈？"莉莉问道。"一封是琼斯来的；另一封嘛，我想，是问什么事写来的。"莉莉接着便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她察觉她母亲在早餐桌上只拆了一封信。莉莉是很有耐心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我想，而是锻炼和实践的结果。在她的生命河流中，她曾经是火辣辣的急性子；自从那时被这火暴性格伤心地烧灼过自己之后，她眼下惧怕这种大火了。因此，她早餐过后没有跟着她母亲去，而是静静地跟格雷丝一起坐在炉火旁边，为一件准备送

给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用的布衣缝边。这两个姑娘正在为克劳利先生缝几件衬衣。“不过我知道他准会问起它们的来历。”格雷丝说。“然后妈妈就会受一顿责备。”“可我希望他肯穿它们就行。”莉莉说。“迟早他会穿的。”格雷丝说；“因为妈妈最后一般说来总有她的办法说服他。”她们接着做了一个多小时针钱活儿，谈论着霍格尔斯托克的家事。但是在这整个时间里，莉莉心中一直惦记着她母亲的那封信。

在午餐间，关于那封信仍没人提起什么话，午餐完毕出外散步时还没有说什么，因为莉莉确实有了耐心了。但是进行散步时戴尔太太看出来她的女儿心情不安。这母女俩不知不觉地观察对方，全凭借朝夕相处的生活，一种眼光、一种语气，都很难逃过去不被察觉到。对戴尔太太来说，即使她女儿心中不快，那么至少表面上平静，这世界上就算什么都有了；而在莉莉眼里，她知道自己的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心中只有她一个人，她母亲便是当今值得顶礼膜拜的唯一的人类之神。然而，散步时还是只字未提那封信。

她们回到家天色已近黄昏，这时她们习惯不点蜡烛坐着说一会儿话，直到傍晚真正来临，没有烛光干坐着的那种无聊而强制的悠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这段时间，莉莉命令自己再耐心等一会儿，想着对那封信她将做些什么事，或者确切地讲将会说些什么话。格雷丝·克劳利在场，不用说是不能有什么行动或讲什么话的，也不能用什么事或什么话把格雷丝支开。她只得再耐一会儿性子；但是最后她会问起她母亲那封信的事。

不久，幸好格雷丝·克劳利起身离开了屋子。莉莉又等待了几分钟，为了彻底锤炼一下她的耐性，她还说了几句关于她姐姐贝尔的事；那个大孩子的哮喘咳嗽如何快好了，那个婴儿如何用它的奶牙做些妙不可言的事情，等等。但是由于戴尔太太已经看过贝尔的信，所有这些话都不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终于，莉莉的话回到了正题，提出了她的问题。

“妈妈，今天早上你收到的另一封信是谁来的？”

我们的故事也许最好把这封信的内容让读者先睹为快，然后再交待莉莉谈起它的结果。信文如下：——

"总委员会署，——一八六二——，一月

我应该说明一下的是，戴尔太太是在她单独待在她自己的寝室才拆开这封信的；在这之前，她用焦灼的目光仔细辨认了半天信封的手迹才启封。她一开始收到它，她觉得自己知道它是谁写来的，但尚且不敢肯定。然后，她瞅了几眼信口上的邮戳，马上肯定这信是谁写来的。它是克罗斯比先生写来的，就是这个人，他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曾经任意抛弃了她的女儿；这个人是她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她自己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不共戴天之敌。她拆封的当儿，她对这点一点儿没有怀疑；然而，当信的抬头完全肯定了她的看法时，一种新的情感颤动着袭上她的心头，她扪心自问她是不是最好不看信文就把它寄回去。但是她到底看了。

"太太，"信文开始道，——"你看到我的信会非常吃惊的，我充分意识到，如果你把我的信不屑一理地扔到一边，我是无权要求得到你的最起码的礼貌的。但是我还不能克制住不写这封信给你，至于你是否复信，这全在你的尊意。

"我提起我生命中那件你熟知的事情，只是为了承认我的不可宽恕的过错，让你确知我到底受到惩罚。企图向你解释各种导致我陷入最终铸成大错那一困难的情况，这对我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请你相信，我之愚蠢远比我之罪过大得多。

"不过我会马上说到中心内容上的，毫无疑问，你知道我娶了德·库西的一位女儿，知道我在我们那桩不幸的婚事的几个星期后，我就和我的妻子分居了。大约十二个月前，她在巴登—巴登她母亲的住宅去世了。自从我们最初分手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她。我的错误在于我娶了一个我不爱而且永远爱不起来的女人。当我娶亚历山德里娜小姐时，我爱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儿。

"我相信，我敢对你说你的女儿曾经爱过我。从我最后写给你那封告诉你我的命运的可怕信件那天起，我从来没有在别人的耳边提起过莉莉·戴尔的名字。它太神圣了，我的嘴不配说，——它对我享有的任何友谊的交往也太神圣了。我现在第

一次对你使用它，为的是我可以问问她昔日的爱情是不是还有可能复活。我的爱情是一直活着的，——从来没有消逝过一小时，自从我看见她后这么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但是如果我得到允许再见到她，我便会时时刻刻沉浸在幸福之中。

“你现在明白我的目的，我用不着没完没了地写了。我脑子里没有作出任何打算再见你的女儿。我明知道成功的机会对我来说十分渺茫，我岂敢再作打算？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这中间尚有一线希望，那么无论你用你指出来的什么方式传达命令，我都一律从命。我又自由了，——而她本来就自由。我用全部心思爱恋她，似乎很久以来不指望这世界的什么，就盼望她会成为我的妻子。她心中是否还有昔日的爱，你是知道的。如果这种爱还存在，它也许还可以促使她原谅一个行为虚假而内心一直忠诚于她的人——我荣幸当你的，太太，恭顺的仆人，

阿道弗斯·克罗斯比。”

这就是戴尔太太收到的那封信，她对它目前为止还没有跟莉莉说过一句话，甚至还没有拿定主意她是否要说一两句话。尽管这母女俩彼此深深地爱着，彼此之间心心相印，然而阿道弗斯·克罗斯比的名字却不经常提起，也许，自从那个打击发生后，至多不过提起来五六次。戴尔太太知道她们对这个人的感情有根本不同。她本人，不仅谴责他所做过的事情，相信对他的冒犯不可能有丝毫的原谅，并认为这个人的错误表明他下流无耻，无法赎回，——但是她实际上十分憎恨他。在某种意义上他谋杀了她的女儿，她相信她永远不会原谅他。然而莉莉，——如她母亲深深知道的，已经彻底原谅了这个人，已经为他做出各种辩护，清洗了她自己眼里那个人的罪过留下的黑尘，如今还为这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着急。戴尔太太害怕莉莉真的还在爱他。要是那样的话，她难道还非要让她看这封信吗？莉莉年龄不小了，自己有能力明辨是非，——年龄不小，脑子也挺够用。戴尔太太那天早上好多次跟自己说，她要是不让女儿看那封信，恐怕是情理之外的。

但是她多么希望那封信压根没有写过，多么希望她能够把它擅自处理而不伤害莉莉啊。在她看来，莉莉嫁给这样一个人要得到幸

福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桩婚事，如戴尔太太想的，将会降低她女儿的身价。一种可怕的伤害已经折磨过她了；而像这样的会有的赔偿，在戴尔太太的眼里，只能使过去那次伤害加重。可是莉莉就是爱那个人；而爱他，她怎么能抵抗住他这种建议的诱惑呢？“妈妈，今天早上你收到的那封信是谁来的？”莉莉问道。有那么几分钟，戴尔太太一直没吭气儿。“妈，”莉莉接着问道。“我想我知道它是谁写来的。如果你告诉我别再问什么话，当然我不会问下去的。”

“不，莉莉；我不能跟你说这种话。”

“那么，妈妈，马上把它拿出来吧。在崖沿儿上打战有什么用处？”

“是克罗斯比先生写来的。”

“我知道它是的。我跟你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可我就是知道。嗽，妈妈；——我这就去看它吗？”

“随你的高兴吧，莉莉。”

“那我高兴看它。”

“先听我说几句。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这信压根没人写来。按我对它的看法，它正好说明这个人多么糟糕。我不能理解任何男人怎么能让自己给你或我写信，因为他已经有过那种行动。”

“可是，妈妈，我们对这点有很大的不同看法，你知道。”

“可他就是写出这种信来了，信在这里，——要是你愿意看它的话。”

莉莉把信拿到手里，但是她仍旧坐着没有动弹，没有拆开看它。“你认为，妈，我应该看它吗？”

“你定要自己拿出主意来，亲爱的。”

“要是我不看它，你将怎么办呢，妈妈？”

“我们不怎么办；——或者，也许我也这样写封信告知他信收到了，不过没更多的话可说。”

“这样做有些绝情吧。”

“他干过的事情使绝情成了必需的手段。”

接下来，莉莉又沉默起来，仍旧坐在那里手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妈妈，”她最后开始道。“如果你将告诉我别看它，我会原封不

动交给你的。如果你让我行使我自己的判断力，我这就拿上它上楼去看它。”

“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判断力，”戴尔太太说。然后莉莉从她的椅子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屋子，到她母亲的卧室去了。戴尔太太在女儿看那封信的当儿，那些在她脑子里闪过的思想是十分悲哀的。她实在无处寻找任何安慰。莉莉，她跟自己说，无疑会对这个人重新表示的爱情让步的，而她，戴尔太太自己，会被要求给她的女儿应下一个她既不喜欢又不尊敬的男人；——这个人，也许她永远不能停止恨他。她怎么也不能相信莉莉跟这样一个人在一起生活会幸福。至于她自己的生活，虽说会凄凉的，——不过她没有多想这个。做母亲的都知道女大当嫁，会离开她们。即使守寡的母亲，膝下只剩下一个孩子的母亲——就像这位母亲，——也知道女儿会剩下她孤零零生活，而她们对此作出牺牲却心甘情愿。戴尔太太和莉莉，一点不假，近来尤其发展到了相依为命的份儿上，因此这位母亲完全有理由认为她们母女之间共有那根链子，要比多数女儿和她们母亲应有的链子结实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不会有什么遗憾。即使现在，在这些日子里，她也一直希望莉莉最终倾心于约翰·埃姆斯。但是，想过来想回去，她一想到莉莉会倾心于阿道弗斯·克罗斯比，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儿。

戴尔太太在晚餐前上楼到了她自己的屋子时，莉莉不在那里了；那天晚上，除了戴尔太太卸装时莉莉一如往常到她母亲屋里露了一面，母女俩便再没有在一起久待。但是那时她没有说一句关于那封信的话。在晚餐期间和整个晚上，莉莉举止大方，谈笑风生，没有流露任何异常的情绪，全在自己心里思忖着向她提出来的那个建议。接下来，她继续飞针走线地缝制克劳利先生的衬衣，仿佛她口袋里没有装着这样一封信。然而她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封信。准备上床睡觉前，她才跟格雷丝说了几句话。“我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地位，不管去干什么事，就没有做对的时候；——你做也罢不做也罢，它就只会是错的？”

“我希望你可别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格雷丝说。

“差不多了，”莉莉说。“不过也许我要望穿两眼才能看见一线

光亮。”

“我希望它最后是一线幸福的光亮。”格雷丝满以为莉莉言外之意是说约翰·埃姆斯的事，说。

第二天中午，莉莉还没有跟她母亲说那封信的事；然后她所说的话也是轻描淡写的。“你到底什么时候回答克罗斯比先生的信，妈妈？”

“什么时候，我亲爱的？”

“我是说你要多久才写信？今天不会写的吧？”

“不；——当然不是今天。”

“那么我明天跟你谈这信的事。这事需要多少想一想；——不是吗，妈妈？”

“要我就用不着多想，莉莉。”

“那么，妈妈，你就不用多想好了。就我所相信的，就我所感觉的，它还是需要想一想为好。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但愿我能帮上你的忙，我亲爱的。”

“你会帮上我的忙的，——就在明天。”明天转眼到了，莉莉仍旧按兵不动；但是她早已在作准备，捕捉时机，以便在黄昏的那一个小时里单独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妈妈，坐那儿去。”她说。“我要坐在这儿，好就近倚住你，舒服舒服。你不怕我把你靠倒吧，妈妈？”然后戴尔太太把自己的手臂搭在莉莉的肩上，紧紧搂住她的女儿。“现在，妈妈，我们来说说这封奇妙的信吧。”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没有什么话说它。”

“可是你肯定有话要说，妈妈。你一定要让自己说几句话，——要多多地说。”

“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得就仿佛我已经把这事说了一个星期似的。”

“那不成，妈妈。哦，你一定别对我太狠心了。”

“狠心，莉莉！”

“我不是说你会伤害我，或者不给我饭吃，——或者说你在这世上会不以十倍的心情关心我；——”莉莉一边说话，一边把她母亲搭在她脖子上的胳膊拉得紧紧的。“我不怕你那样对我狠心。可是你

一定要软下心来，能听到提他的名字，听到谈论他的话，然后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你一定要用我的眼光去看，用我的耳朵去听，用我的心去感受；——那时，我知道你是这样做了，我就一定按你的判断进行判断。”

“我希望你使用你自己的判断力。”

“不错；——那是因为你没有用的我眼光，我的耳朵去看去听。这就是我所谓的狠心。尽管你还会以你的一腔心血抚养我，可我还是要叫你狠心的鹈鹕，除非你给我那种我要求你的同情。你明白，妈妈，我们一直不让自己谈到这个人。”

“有什么必要谈呢，我最亲爱的？”

“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她。嘴上说的是心里憋的；——这就是说，嘴上说出来，憋在心里的话才能有它自己的舒坦劲儿。”

“有些事情是应忘记的。”

“忘记，妈妈！”

“应该忘记的事情的记忆，不应该用过多的谈话让它成长。”

“我从来没有责怪你，妈妈；从来没有，哪怕在心里。我知道你一直是多么善良，多么宽大，多么温柔。可是经常责骂自己胆小，因为我没有让他的名字对你或者对贝尔在我嘴边滑出来。嘴说忘记这样一件事，这是自欺欺人。至于促进这件事的记忆——！你以为从那时至今，我有一天晚上是不想他度过去的吗？你觉得我走过咱家的草坪，或者穿过那里的花园小径，不曾想到他和我一起散步的时刻吗？像这样的种种记忆是用不着促进的。它们是长在岸边的野草，生命力强壮得很，用不着做什么事来促进它们。地上有土，天上下雨，这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即使你想扼杀它们，无奈你做不到，它们当然不会因为你不屑松土和整地就自行灭亡。”

“莉莉，你忘了目前为止那段时间是多么短暂。”

“我以为它是很长的；但事实是，妈妈，这种无须促进的记忆，如你称呼的，并不是我们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谈克罗斯比先生，这是因为我们关于他没有想到一块儿去。要是你说起他，你准怒气冲冲地讲下去，可我听见他受到指责总忍受不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部分是这样的，莉莉。”

“现在你必须谈论他，而且你一定不要指责他。我们必须谈论他，是因为关于他的信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即使它不用复信，那它也不能什么话也不说就扔在一边了事。可是你一定不要恶狠狠地说起他。”

“要我认为他行为规矩吗？”

“不，妈妈；你用不着那样想；不过你要把他的过错当做已被宽恕的过错看待。”

“我忘不了，亲爱的。”

“可是，妈妈，当你进了天国——”

“我亲爱的！”

“可是你是要到天国去的，妈妈，我说说有什么妨碍？你终究要到天国去的，可是我想你在世是非常坏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坏。不过你用不着在那里让人讲出你的坏来。你在那里不会被人憎恨，这则是因为你在这里就仁至义尽了。”

“我希望不被人恨，莉莉；可是你的争辩不是有些过于世俗了吗？”

“不，我认为不是的。要求我们宽恕的，不过是我们会宽恕的，因此，这就是我们应该宽恕的道路。当你夜里做祷告时，你问过你自己是否已经宽恕他了吗？”

“只要人类能宽恕，我就宽恕他了。我不做伤害他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和我只是被人按这种方式宽恕，我们就永远别想进天堂。”莉莉话说到这里停了停，等待她母亲作为回答，可是由于戴尔太太没有说话，她就把这个话题的这部分作为一段落放过去了。“现在，妈妈，你认为我们应该给这封信什么样子的回答呢？”

“我亲爱的，这让我怎么说呢？你知道我已经说过了，要是我能按自己的判断办事，那我什么回话都没有。”

“可是这话说得有胆汁的苦味儿。”

“哦，莉莉，你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吧。你说下去吧，我会表现得好一点的。你认为你还希望见到他吗？”

“我不知道，妈妈。总的说来，我不想。”

“那么上帝在上，让我写信把这话告诉他吧。”

“先别急，妈妈。这中间有两个人需要考虑到，——或更确切地讲，有三个。”

“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不要你考虑我。”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可是先别介意，让我接着说下去。不管怎么说，这事与我们三个人有关系；你，他，和我。我现在就正想着他。我们都在受折磨，可是我完全相信他向来受的折磨最惨重。”

“谁应该自作自受？”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说好了，这事应该当做时过境迁的东西看待。他过去一直十分不幸，现在我们看到他为了他的痛苦提出了什么补救办法。我要是这样看问题，我是在自我吹嘘吗？”

“兴许他认为他在为你的痛苦提供补救办法呢。”

这话说过，莉莉慢慢扭过身子看她母亲的脸。“妈妈，”她说。“这话是非常残忍的。我过去没想到你会这么残酷。你既然认为他那么自私，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男人们的动机是很难琢磨得透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心黑，他干过的坏事都不愿意赎回去。”

“要是我想到过这点，回答当然只能有一个。”

“谁能看穿一个男人的心，弄清楚他行动的出发点？毫无疑问，这中间有各种复杂的感情。为他所做过的事悔恨；为他所失去的懊丧；——兴许，还有几分纯真的爱情。”

“是的，几分，——但愿有几分，——哪怕为了他。”

“但是，当一匹马踢人咬人时，你知道它的本性，不去接近它。当一个人欺骗过你一次，你就要想到他会欺骗你第二次，那你就别跟他打交道。你看到眼前是些带刺的藤，你就别指望从它们身上摘葡萄吃。”

“我摘玫瑰花时总爱扎刺，可我们仍然想得到它们。”

“可是你不会去捡那些在风中变得浑身溃疡的玫瑰吧。”

“因为他犯过一次错误，他就会总让人认为他一身溃疡吗？”

“我是不会信任他的。”

“现在，妈妈，看看我们是多么不同吧；或者确切点，一个人为他自己或为了另一个人做出判断时，是多么不一样。如果事情只是我个人的，只是我生活中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我会二话不说，把明天全交给他。我会像一个赌徒进赌场一样跟他走，反正知道如果我丧失了一切，那我不会比过去的我再穷到哪儿去。可是我的愿望比那个赌徒最后证明他所怀有的要好得多。但是，那不是我的困难。当我想到他时，我能看到那个赌徒成功的前景。我很清楚我自己，如同我会爱他那样在爱他；——是的，妈妈，别难过；——如同我会爱他那样在爱他，我相信我对于他是一种安慰。我认为他有我会比没有要好过得多。这就是说，如果他能像我一样回首往事接受教训，像我分析他那样来判断我，那么他会好过得多。”

“至少，他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谴责你的事。”

“但是他会有的，要是我现在嫁给他的话。他会因为我宽恕了他而谴责我。他会谴责我，因为我承受了他过去对我做过的事情，因为我仍旧在爱他——在疼痛中爱他。他会感觉和知道那种软弱；——软弱的毛病还是有的。我的软弱在于不能彻底跟他一刀两段。他不久便会认识到这点，并为这点看不起我。但是，我回到他身边时所能够承受的世人的嘲笑，你的嘲笑，还有我自己的嘲笑，这中间需要对他有什么样的献身精神，他是不会看得出来的。我还不得不承受他的嘲笑，——不是大声讲出来的嘲笑，而是在他脸上看得见，在他话声中所得出的嘲笑，是我不能忍受的嘲笑。如果他看不起我，而且他到时真会看不起我，那么这则会使我们两个都不幸福。因此，妈妈，告诉他别来；告诉他千万别来；不过，如果可能，跟他讲这点时口吻要温柔点。”然后她站起来离开座位，仿佛她要走出这屋子去；但是她母亲在她开门前把她叫住了。

“莉莉，”她说。“要是你认为你跟他在一起生活能幸福，那他会来的。”

“不，妈妈，不。自从我看了他的信，我就一直在寻找这束光，我现在认为我看到了。现在，妈妈，我要把它坦白出来了。从我听到那个可怜的女人死那一时刻，我一直处于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一直是个软弱、愚蠢和可鄙的角色。但是我把握不住自己。我一直在

问自己，他现在是不是还能想到我。哦，他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不仅回答了还逼着我非做出一种决定。我已经做了决定了，而且我相信因为这一决定我会过得更好点。”

戴尔太太写给克罗斯比的那封信是这样的：——

“戴尔太太向克罗斯比先生致意，并请他相信，他要恢复三年前他和戴尔太太家中断的关系，现在是不可能了。”信写得无疑是十分简短的，它一点不使戴尔太太感到满意。但是她不知道如何用简短的话说出更多的内容。她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解除他无谓久等之苦，是要免除她们母女受害的烦恼；她希望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提她女儿的名字。她决定不让她笔下的字里行间有任何严厉的语气和谴责的意思。既然莉莉准备放弃了，那她就要说话算数，对得起莉莉。“这是我写成的短信。”她最后把信拿给她女儿看时，说。“我原来也不打算看它，”莉莉说。“妈妈，我现在也不会看它。寄出去吧。我知道你一向善良，没有责备他。”“我当然不会责备他。”戴尔太太说。然后这封信就寄出去了。

第二十四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宴会

约翰·埃姆斯在所得税税务局混事，这些日子在世人眼里鸿运高照，平步青云，伦敦西区的人，还有非常体面的人，——住在距离贝尔格莱维亚区不远的南肯辛顿的人和住在贝斯沃特[①]一带豪华住所的人，——都很乐意邀请他来进晚餐。一位伯爵留给他一笔钱，流言当然只会以讹传讹，把数目无限夸大。他是一个私人秘书，这差事本身远远胜过一个小小职员。他过去和一个近一两年来交了红运的画家交往甚密，成为莫逆之交，——一位名字叫康韦·达尔林普尔的画家，富有的英国上流社会正开始宠爱他，用金灿灿的甜言蜜语[②]往他身上抛洒，而他似乎也开始非常欣喜地接受宠爱和那些金灿灿的甜言蜜语。我说不清康韦·达尔林普尔的友谊是不是像私人秘书的差事和那位伯爵的钱一样，对于保证约翰·埃姆斯在贝斯沃特餐桌旁的位置没有起过多的作用；然而当他们俩三年前刚刚认识时，康韦·达尔林普尔还是两个中间较穷的一个。他们是偶然碰在一块儿，在同一寓所里住了将近两年。这种安排后来停止了，这时这位康韦·达尔林普尔在肯辛顿宫附近有他自己的一间画室，他就在这里给年轻的伯爵夫人们画肖像，还为一个年轻的公爵夫人在这里画过肖像。他的肖像画的独到之处在于，——至少爱好艺术的人是这样说的，——尽管肖像画得总是惟妙惟肖，但是当代肖像画的那种呆板效果是从来没有的。除了上述有关他的肖像画法的情况，人们还议论着达尔林普尔绘画的一些故事。这位伯爵夫人画成了长着双翼的仙女，那个伯爵夫人画成了一个戴头盔的女神。这一成就开始了一段时间，康韦·达尔林普尔便以相当快的速度捡他的金灿灿的甜言

① 伦敦西区、贝尔格莱维亚区和贝斯沃特区，都是伦敦城富人住的地方。

② 这是拿英镑戏称，后文还要提到。

蜜语。

有一天,他和约翰·埃姆斯在贝斯沃特区某一住宅一起用餐。它是一座很大的公馆,如果不是全用石头建成,那么至少看上去到处是石块,少说有三十面大窗户,全部用了精雕细琢的石头窗框,我看至少可以维持四千年之久。这所住宅的主人,多布斯·布劳顿,无论在城里还是北安普敦的牧场,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据说一年有四千镑之多的收入。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说足了不过三十五岁,不管她的不共戴天之敌嚼什么舌头,早已让康韦·达尔林普尔把她画成了一位女神。当然,这幅肖像画上是三个女神,不过每一个女神都是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重复。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女神[①] 有时的站姿:两个女神看上去一个姿态,一个女神是另一种姿态。在这张画上,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是冲着你的脸直视的中央女神。同时这位太太从你脸上转移目光,作为一侧的女神展示她的左肩部,并作为另一侧的女神展示她的右肩部。为了这幅别具一格的装饰小品,康韦·达尔林普尔先生捡到了高达六百英镑的金灿灿的甜言蜜语,更要紧的是赢得了多布斯·布劳顿夫妇的欢心。"天呀,约翰尼,"达尔林普尔跟他的朋友说。"他可真是个呱呱叫的人,真正趁得起一杯叫呱呱的红葡萄酒,——这酒每天都比前一天变得稀有啰,——哪里还会在哈博罗市场上扶你上马,那时全看你的高兴了。来跟他们聚次餐吧。"约翰尼竟答应下来,去和多布斯·布劳顿先生用餐了。我不知道当康韦·达尔林普尔谈论那种叫呱呱的红葡萄酒如何稀少时,他是不是还记得他们像三年前有时习惯的,这位年轻的画家在他们一起到外省时能够灌进肚里多少升啤酒;是不是还记得这位画家常常抱怨苦巴巴的啤酒不卖两便士一杯,而卖三便士一杯,因为那时这种饮料通常的价格就是两便士一杯。在那些日子里,那些甜言蜜语还不是金灿灿的,而且相当少见。

约翰尼·埃姆斯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多布斯·布劳顿先生的府上去。由于达尔林普尔住得离布劳顿家近,埃姆斯坐出租马车顺路把他捎上了。"这些出租马车尽是些肮脏的货色。"达尔林普尔上马车

---

①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亦称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

时说。

“我对这个不在行，”约翰尼说。“我倒认为，它们是相当不错的。”

“污秽不堪的玩意儿呀，”康韦说。“你还感觉不到那里那块玻璃破了有股什么样的过堂风吗？要不是我永远不知道使用马车都可以干些什么，我非自己置一辆不可。”

“要我说，那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事。”约翰尼说。

“如果你要它是为了随叫随到，”这位画家说，“那它将会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有一辆车就得养五六匹马，和两三个仆人。”

“我想那些停车处就是最好的东西。”约翰尼说。

他们迟到了一点，——如果他们考虑到埃姆斯需要介绍给他的新相识的话，那他们来得是稍稍晚了点。但是他在上流社会已经厮混得时间不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应付裕如，因而他面带他那最讨人喜欢的微笑，走进了布劳顿太太的客厅。但是就在他往里走的当儿，他看到一幕景色，使他的兴致化为泡影，变出了一脸的严肃表情。阿道弗斯·克罗斯比先生，总委员会署委员局的秘书，正站在炉边那块地毯上。

“谁将到那里去？”他的朋友当时提议他到多布斯·布劳顿住宅用餐，他问道。

“难说。”康韦当时回答说。“一个名叫马塞尔波罗的可怕的家伙，差不多准在那里。只要他们举行第一流的宴会，他总是到会。他是布劳顿在这城里的一种类型伙伴。他身上戴的链条可真够可以的，蓄着讲究的胡子，穿一件讲究的马甲，不过这马甲是比较糟糕的；他洗手的次数总是不像他应该洗的那样多。”

“那么说，是一种相当令人不愉快的宴会啰。”埃姆斯说。

“噢，是的；马塞尔波罗是令人不愉快的。他脾气很好，你知道，在某些方面长得也挺好看，爱到处走动；就是说在这类人中间爱走动。他和德比勋爵肯定不亲密；我只希望能用什么办法让他洗手就好了。他们没有任何别的每日例菜，你可以和任何人相遇。他们还总有一位议会会员出席；他们一般情况下设法找一个从男爵凑热闹；我就在那里遇见过一名贵族。在那个庄严的场合，马塞尔波罗没有

出席。”

由于埃姆斯是听达尔林普尔这样讲的，因而一进这屋子就立即找马塞尔波罗先生。“如果我看不见那种胡须和链子，”他当时曾说。“那我会知道在场的有一名伯爵啰。”马塞尔波罗先生在这屋里，但是埃姆斯是在看见克罗斯比先生好一会儿才见到了马塞尔波罗先生。

在他这方面，见到克罗斯比没有理由感到慌乱。他们过去都爱上了莉莉·戴尔。克罗斯比要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也许会成功的。埃姆斯过去只在一个场合和他短兵相接过，并且就是在那一次和他吵起架来并动手揍了他，狠狠教训了他一顿，并以这一手段控制了他几分。他没有任何理由因见到克罗斯比而感到羞耻；然而，当真的见到他时，埃姆斯的血刷地涌到了脸上，一时间忘了进一步去寻找马塞尔波罗先生。

“我非常感激达尔林普尔把你带来。”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十分亲切地说。“他要是早来一步就更好了。顽皮的家伙！我知道是他的错。你去压压迪莫拉恩斯小姐的气焰吗？迪莫拉恩斯小姐呀，——埃姆斯先生。”

多布斯·布劳顿先生有点不高兴，没有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的主人公。他开始认为康韦·达尔林普尔在摆架子，却不十分明白，一个在哈波罗市场养着马匹并趁有四一年拉菲蒂红葡萄酒的主儿，无论如何和一个为伯爵夫人画像挣到金灿灿的甜言蜜语的画家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不过他是个生气从不会生大的人，不一会儿便仿佛他十分喜欢约翰尼·埃姆斯一样劝他饮酒。

但是眼下还有一会儿他们才去就餐，约翰尼·埃姆斯只好尽力和迪莫拉恩斯小姐找些话说，——由于他一点摸不准迪莫拉恩斯小姐谈话的脉络，这还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差事，——这时他意识到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关于克罗斯比的思绪弄得乱了套。这个人看上去比他最后一次看到他老多了，——埃姆斯不禁为他老了这么多感到惊愕。他歇顶了，或者说正在歇顶；他的胡须成了灰白色，或者说正在变成灰白色，而且那么肥胖。约翰尼·埃姆斯一直在思念莉莉·戴尔，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阿道弗斯·克罗斯比。他一眼瞅见这个人戴着孝，虽然这只能从他的衬衫前胸饰钮上看出来；埃姆斯知道他在给他

的妻子戴孝。“她要是长生不老就好了。”约翰尼跟自己说。

他还没见仆人明确招呼他挽上迪莫拉恩斯小姐的胳膊入席，这时克罗斯比从炉前的地毯上朝他走过来跟他说话。

“埃姆斯先生，”他说道。“我们有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向约翰尼伸出手来。

“不错，有时间没见了。”约翰尼说着，伸出手来跟他握了握手。“我说不清到底有多久了，反正是时间不短了。”

“有机会和你握手，我非常高兴。”克罗斯比说；然后他走开了，因为等着随时向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伸出手臂已成为他分内的事。既然娶了一位伯爵的女儿，这种荣誉就落在了他头上。这屋子里有一个高级律师，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应该更知道这个。由于她自称在这样的事情上要遵守那些认可的权威立下的规矩，那她应该清楚到一个人从他妻子那里是得不到名分的。但是她有资格，我认为，让人宽厚地体谅她的过错。一个像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所处地位的女人，不能彻底忽视这些繁礼缛节。她不能让她的客人抽签决定上下座。她必挑选一个客人荣幸地来挽她自己的胳膊。在错综复杂的等级分类上，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掌握并记住各个细节呢？如果天公会派给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一位贵族光临每次宴会，那么事情便会比较容易地进行；可是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女人对什么人应该第一个走出屋子将会告诉我什么呢？一个第三级巴斯勋位获得者？一个英国近卫骑兵的上将？巴彻斯特的教长？还是阿切斯的教长？谁知道谁是各位的长者？我怎么能记起来年轻的汤姆普斯的祖先在他是伦敦市长时，是从男爵出身而不是骑士出身呢？也许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应该了解到克罗斯比先生没有因他妻子的地位得到任何东西，而且那位高级律师也许被认为，当他事后说她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无知、最愚昧的老女人时，他不会表现得过分苛刻。埃姆斯挽着可爱的达莫拉恩斯小姐最后一个在女主人面前走过。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和老迪莫拉恩斯夫人精神十足地在前面开路。关于迪莫拉恩斯夫人没有什么是非之争，——如他妻子已经告诉他的，因为她的尊称在她身上明摆着呢。她的丈夫在巴黎曾经是一个医生，由于被认为为法国某皇室子孙做过好事而封为爵士，——那时这样的皇室子孙在法国

还属王室而不属帝国。迪莫拉恩斯夫人的名分当然不算很高；但是它让她有了尊称，而且有利可图。

埃姆斯下楼的当儿还在想他和克罗斯比相遇的事，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跟他的邻席的人说一句话，他的邻席也没有跟他说什么话。约翰尼对宴会了如指掌，知道在一个有十二个人，其中有六位是女子，参加的宴会，一切取决于你的邻席，而且一般说来取决于那个尤其属于你的那位邻席；当他入席时，他不免为他接下去的两个小时的前景有点吃惊。他的另一只手那边坐着庞森比太太，那位律师的妻子，他不大喜欢庞森比太太的长相。她又胖又重，却也中看；她的两眼之间太宽，头发弄得油光水滑；——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的英国主妇，任何一位律师和这样的主妇带着孩子组成一个小家庭，都会引以自豪。说到迪莫拉恩斯小姐，尽管她很难让人说她长得美丽，但从哪方面说也是惹人注目的。她长就一双又大又黑又动人的眼睛，漆黑的头发，独具匠心地盘结起来，衬托出一张富于表情的脸，——一张极能体现其所有者的意志的脸。这样丰富的表现力常常是努力的结果，——虽然它永远达不到对任何东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地步。作为一个美人儿来衡量，她有足够的理由被人认为是相当漂亮的。

但是，达莫拉恩斯小姐尽管目前为止没有开口说话，而心里却对她的猎物了如指掌。一个女士在客厅里坐着面对一个站着的男子，不管出于什么良好愿望都是不能交谈的；——她那时也不能知道那张餐桌最后会如何安排。力量也许可以被浪费掉，并且经常被浪费，那心灵在同开始第二项计划的必要性作斗争。然而迪莫拉恩斯小姐这时稳坐餐桌边，看到她的另一边是庞森比先生，一个已婚男子，便马上开始了她的计划，我们的朋友约翰·埃姆斯则立即感觉到他对谈话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不喜欢冬季的宴会？"迪莫拉恩斯小姐开始问道。说这话时约翰尼正在就座，他不急不忙地宣称说，如果宴会很好，主人跟前的人又会嘀咕些让人听起来文雅的话儿，那么他对一年四季任何时候的宴会都不反感。"不过我的意思是尤其指冬季的。"迪莫拉恩斯小姐接着说。"我认为一次宴会不应该允许有白天的光；虽说你可以把白天的光关在门外，可是你却不能把热量关在门外呀。在五月、六月

和七月，还总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国会法案应该阻止人们在那三个月举行宴会。因为我们总是在八月初逃走，我也不大关心事后人们在干什么。"

"那是你的一片好心。"

"我肯定我所说的话会对社会有好处；——但在一年的这个时间，一次宴会可是又暖和又舒服。"

"不是一般的舒服，我认为。"

"人们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说这话时，迪莫拉恩斯小姐非常令人动心地看着约翰尼的脸。

"这中间的内容太丰富了，"他说。"我不知道你和我会不会增进彼此的了解？"

"我们当然会的；——这话是说，如果我这个人值得了解的话。"

"哪里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时间本身能说明这点的。可是，埃姆斯先生，我看见克罗斯比先生是你的朋友呀。"

"说不上朋友不朋友。"

"我很清楚，男人们走过去互相握手准是朋友。这就和女人们亲吻是一个理儿。"

"可我看见女人们亲吻，总是想到那亲吻的背后有一种铭骨的恨。"

"我要举一反三说，那你和克罗斯比先生之间有一种铭骨的恨啰。"迪莫拉恩斯小姐说。

"不共戴天。"约翰尼说，假装出一副严重的表情。

"啊，那么我则认为他是你的知心朋友，你会把我说的话统统告诉他。他的婚事是多么奇怪的艳史哪！"

"我也听人这么讲；——不过他这知心朋友可没有知心到把细端末节告诉我的份儿上。我只知道他妻子去世了。"

"去世了；瞅，没错儿；我说她都死了两年了吧。"

"我想还没有这么久吧。"

"哦，——也许没有。不过这事时间够长的；——他要是再结婚也足可以了。你过去认识她吗？"

"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知道她,——当然也不太深;不过我和她妹妹,阿米莉娅·盖兹比夫人,是要好朋友,我就是在那里碰上她的。那家的婚事你可不能说是好的。哦,埃姆斯先生,请看菜单,告诉我吃点什么。从这份大菜单上为我安排一顿我自己用的小餐。我总是指望哪个绅士为我做这件事。克罗斯比先生,你知道,只和他妻子在一块儿过了一个月呀。"

"我也听人这么说。"

"他们在一起过了一个可怕的月份。我过去常听说。他看上去不像那号人,他是吗?"

"噢;——不。我想他不像。不过你指的是哪号人呢?"

"唉,那号常见的乱娶妻妾的男子呀!你当然知道他娶亚历山德里娜夫人前是如何对待另一个姑娘的。她死于这个,——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去了;彻底死了,死了个干净;可他就在那里,好像没事人一样;——如果我让他的话,他明天就能以同样的办法对待我。"

约翰尼·埃姆斯知道不可能跟迪莫拉恩斯小姐谈论莉莉·戴尔,便拿起宴席上的菜单认真地挑选,推荐他的邻席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不过你漏掉馅饼了吧,"她兴致勃勃地说。

"请允许我要求你为我挑选挑选吧。你更合适做这件事。"她果真为他挑选出来了。

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子坐着,为了女士和绅士们可以适当地轮换一下,马塞尔波罗先生和主人相对而坐。坐在他右边的是老范·西弗太太,一个荷兰商人的遗孀,十分富有。她是个看上去十分刺目的女人,连她戴的那头假发的量和质都给人这种印象。她不仅有副装腔作势的模样,而且还有长长的假卷发,对于这点,你不能设想她会猜想到有谁对这些发卷的虚假视而不见。她身体非常单薄,非常瘦小,要是把那头假发放在一边,你便会认为她是非常留神的。她看上去是一个十分吓人的老妇人,她说话的样子一点不让人感到愉快。她似乎知道马塞尔波罗先生很深,因为她不用什么尊称直呼他的名字。他,的确,是在她丈夫的办公所以一个职员身份开始生活的。

"为什么此公没有纯银叉子呢?"她跟马塞尔波罗先生说。这时

"此公"太太,——我们在后面称她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正坐在马塞尔波罗先生的另一边,位于他和克罗斯比先生中间;处于这样的位置,马塞尔波罗先生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尤其他还很可能意识到别的问题接连提出来。

"有什么用呢?"马塞尔波罗先生说。"现在大家伙儿都有这种镀银匙。有资格让它死在那里有什么用?"

"大家伙儿都还没有。我就没有。你知道得和我一样,马塞尔波罗,事情的表面被认为是件大事。只要人家知道你有资格,它是不会死在那儿的。"

马塞尔波罗不得不思忖一番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也许会听见他的回答,再作答复。"你将不会发现,伦敦的商业区对布劳顿在这方面有过什么怀疑。"他说道。

"我不会去伦敦的商业区打听的,要是我去打听,我也不会相信人家跟我说的话。我认为伦敦商业区比哪儿的人都更愚蠢。他为那个小青年画的那张画儿出了些什么?"

"什么,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肖像吗?"

"你不能称那个是肖像,是吗?我是指画着三个光身子的女人的那玩意儿!"马塞尔波罗先生用一只眼瞟了一圈儿,知道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无疑已经听见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位老妇人下决心要听到一个回答。"她为它出了多少,马塞尔波罗?"

"六百镑吧,我相信。"马塞尔波罗先生说,两眼直视着前面,把回答的口气说得轻描淡写,作出一副对这个问题十分淡漠的样子。

"她真出了这个数吗?六百镑!可他还没有银匙。事情变化多大!告诉我,马塞尔波罗,跟那个画家一起进来的那年轻人是谁呀?"

马塞尔波罗扭过身来问布劳顿太太。"一个叫约翰尼·埃姆斯的先生,范·西弗太太。"布劳顿太太从马塞尔波罗前面小声说。"他是勋爵——勋爵——勋爵——我记不得是谁的私人秘书。我知道那是个部长什么的。前些日子他得到了一大笔财产,是勋爵——勋爵——勋爵什么留给他的。"

"掉进勋爵窝儿里去了,我看。"范·西弗太太说。然后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缩回身子去,因为她记起来她本人过去跟那个真正的勋爵

用餐时，范·西弗太太就不冷不热地攻击过。

在座的还有范·西弗小姐，坐在克罗斯比和康韦·达尔林普尔中间。康韦·达尔林普尔被特别安排在范·西弗小姐身边。“谁都不知道她有多少钱，”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表达了她忠诚友谊的一片热心。“可是这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个母亲富得可怕。”

“可是她别的方面也够可怕的。”达尔林普尔说。

“一点不错，康韦。”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已经习惯叫她的年轻朋友教名了。“全世界都叫他康韦。”她丈夫有一次发现她这样叫时，她向丈夫解释说。“她是可怕的。她丈夫在伦敦商业区做生意，那时事情和他们现在的处境完全两样，我不能不了解她。她和多布斯有笔交易。不过关于钱的事是不会有错的。”

“她不需要把它留给她女儿吗，我想？”

“为什么她不应该呢？她没有别的人了。你可以提议为她画像，你知道。她会成为一幅杰出的画儿的。挺有性格。你会看出她来的。”

康韦·达尔林普尔当时听了这番话表示愿意见见范·西弗小姐，不过，由于对婚姻方面不抱任何投机心理，还对他目前的身份说了些话。接着，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当时就告诉他，说话的表情还相当严肃，说他完全弄错了，说如果他忘乎所以，或勇于献身，或干了傻事，那他们的令人愉快的亲密关系就一定会到头的。在回答这番话时，达尔林普尔先生曾经说，他的礼貌是所有礼貌中最有礼貌的。现在他已经遇上了范·西弗小姐，而且就坐在这餐桌前她的身边。

范·西弗小姐眼下也许到了二十五岁，的确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她长得清秀匀称，亭亭玉立，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她母亲。她五官端庄，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看你时尽管很少和颜悦色，却总是坚定而大胆的。她那张嘴如果不是对女性美太有点显得强壮有力，那它就是无懈可击的了。她的牙齿完美无缺，——太完美无缺了，——看上去像两排缩小的精雕细琢的象牙墙。她知道这种完美无缺的缺陷，因而尽可能少地启唇让人看见。她的鼻子和下巴颏儿线条清晰，轮廓优美，她的头和她的肩部长得十分和谐。但是她身上有某种使你不能近身的东西。达尔林普尔看见她连连退却，不过不

是外表的退却，而是内心的退却。是的，她确实长得漂亮，也许可以和骏马或猛虎相提并论；但是她身上没有一点女性的温柔。他不敢让自己想到，让克莱拉·范·西弗坐在他眼前，为他生命的其余部分做模特儿。他当然可以照她画一幅画儿，如同他的朋友，布劳顿太太已经提议的，但是这个模特儿必须作为长着那颗分裂的头的朱迪思①人画，或者作为使用其铁锤猛击西西拉鬓角的雅意② 画进画里。是的，——他认为她能扮演雅意的角色！而且如果范·西弗太太会掷给他甜言蜜语，——因为他看到任何别的结果都不可能会有，那总会想到甜言蜜语的酬报的，——那么这事是可以一做的。这就是康韦·迪尔林普尔先生关于范·西弗小姐想到的主意，——在他领着她入席之前。

一开始，他发现跟她很难交谈起来。她有问必答，并且不是单音节词的回答。但是她回答他时没有情绪，或者对谈话的明显兴趣。且说这位年轻的画家养成了听夫人太太捧场的习惯，总指望他的小小谈话让他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喜欢让自己举止洒脱点儿，一般说来愿意卖力，博得人家的好感。

“你过去让人给你画过吗?”他们坐下来沉默了两三分钟时，他问道。

“我过去——过去让人画过没有？指什么方式呢?”

“我不是指抹胭脂搽粉画眉毛，或者由雷恰尔太太打扮打扮；而是说你过去让人画过你的肖像吗?”

“我照过相，——当然。”

“这就是我为什么问你过去是否让人画过的缘故，——这样可以把这两者区分开一点。我是一个画家，这是我的职业，专画肖像的。”

“布劳顿太太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可不是通过询问来找事干，你知道。”

“我完全相信这个。”

---

① 《旧约·经外书》中主要人物，是一犹太人的寡妇，杀了霍拉弗尼斯而救其人民。

② 《旧约·士师记》第四章。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说雅意到西西拉家做客，趁西西拉熟睡时用大钉子把她钉死了。这个故事在后文反复提到，不再一一加注。

"不过我倒认为你早该摆好姿态让哪个人画张像的。"

"我从来没有做过。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做。一个人是在他的至亲好友,——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姨娘婶母之类,——鼓励下做这些事情的。"

"或者丈夫,也许——或者情人儿?"

"哦,是的;我的至亲好友是我母亲,她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她不喜欢画儿。"

"不喜欢画儿!"

"尤其是肖像。恐怕,达尔林普尔,她也不喜欢画家。"

"老天爷,多么不近人情!我推测这中间定有什么故事。莫不是她早年有过什么东西——有过什么酷似的画像,——什么惟妙惟肖的画儿吧?"

"没有这类东西,达尔林普尔先生。事实上仅仅因为她的那些同情都和丑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那些漂亮的东西。我想在这屋子里她就喜欢那张桃花心木餐桌;她喜欢什么东西都是黑色的,都是平淡的,都是结实的。"

"好心好意吗?"

"当然对这类东西是好心好意的。"

"要是人人都像你母亲,那些艺术家可怎么生活呢?"

"那时就没有了。"

"那么,你认为,这个世界会没有更穷的人吗?"

"我可不是说我自己。我认为这世界会有很多更穷的人。我十分喜欢古时的大师,虽然我并不认为我理解他们。"

"他们比当代的大师容易理解,我可以跟你说。也许你对当代的画不感兴趣吧?"

"比较起来兴趣不大,当然。如果这样是不礼貌的,那可是你自己招惹来的。不过我事实上没有要贬低当今的画家的意思。等到他们的画作有了年头,——这话是说它们中间那些好的,——它们也会成为杰作的。"

"画作像酒,越陈越好,你认为?"

"是的,雕塑也是这样,建筑物尤其是这样的。新的油画的色泽

太鲜亮耀眼，人物脸上的颜色太鲜明，太失真，我去看展览时总觉得它们像孩子的新图画书里的彩色印刷品。建筑物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看得一览无余，没有一点想象的余地。”

“我这下碰上真正的批评家了。”

“至少我希望我不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范·西弗小姐说这话看起来有些粗野时，这样说了一句。

“我在哪方面都不敢把你当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人。”

“啊，这话对我来说可大有讲究。谁敢说他自己在哪方面也不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

她说这话的当儿，席上的女士们都往起站。这样范·西弗小姐也站了起来，扔下康韦·达尔林普尔想一想，是不是可以说或可以认为自己在哪方面都不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至于克莱拉·范·西弗小姐，他开始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给她画张像，尽管这事也许得不到甜言蜜语。他无疑会把她画成雅意;如果他敢试一试，那他会把背景模糊地勾勒上那个母亲的脸谱，半隐半现，作为那个牺牲品的幽灵入画，就在他构思他的画儿的同时，多布斯·布劳顿先生正在忙着摆弄酒瓶。

“马塞尔波罗，”他说。“我到你和克罗斯比中间来。埃姆斯先生，尽管我从身边走开了，不过那红葡萄酒还留在那里;要不然，它忽前忽后转眼就不知去向了。”

“我来负责它不停地传递吧。”约翰尼说。

“好的，这是个好样儿的。它是杯很不错的酒，是吧?老拉姆斯比，那个在伦敦城存酒数得上的酒商，三四年前提示我，说他有许多地地道道的波尔多葡萄酒①。它是四一年的陈酿，你们知道。他有九十打，我就统统买下来了。”

“什么价格，布劳顿?”克罗斯比说，问的正是他知道主人想让提出来的问题。

“哦，我当时只出了一百镑外加四镑;它现在值一百二十镑。我不会为几个钱卖出一瓶子。来呀，达尔林普尔，把它递过来;不过先

① 波尔多是法国一城，以产葡萄酒闻名。

把你的杯子添满。”

“谢谢，不了，我不喜欢它。我喝雪莉酒。”

“不喜欢它！”多布斯·布劳顿说。

“有些个别吧，对不？可我就是不喜欢呀。”

“我记得你特别告诉我去喝他的红葡萄酒的呀？”约翰尼事后跟他的朋友说。

“我是这样说过。”康韦说。“它确是呱呱叫的好酒。可是我已立下个规矩，每逢在一个人家里听主人对酒夸夸其谈，告诉我酒价时，我就再也不吃不喝它了。”

“我的规矩是永远不在肝火头上做危害自己的事。”

他们走之前，约翰尼·埃姆斯特别接到邀请，去拜访迪莫拉恩斯夫人，他答应说他会去的。“我们住在波彻斯特花园，”迪莫拉恩斯小姐说。“哎呀，我相信伦敦城朝那个方向延伸得有多远，妈妈就会住多远。她认为那里的空气要好得多。我知道走起来够远的。”

“远近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约翰尼说。“我可以天不亮就动身。”

康韦·达尔林普尔没有应邀去访问范·西弗太太，但是在离开这所住宅前他跟自己的朋友布劳顿太太说了几句有关克莱拉·范·西弗的话。“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他说。“她的确很漂亮。”

“你看得出来，是吗？”

“是的，我看出来了。我毫不怀疑，哪天她会害死她的丈夫或者她的母亲，或者通过某种别出心裁的罪过让世人吃惊；不过这只会使她成为更令人关注的人物。”

“当你把这个和那个老妇人的钱统统算在一起时，”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你认为她可以吗？”

“画一张像当然可以。我说的就是让她做个模特儿。我们不能安排一下吗？让她到这里来，不能让她母亲知道，也不能让布劳顿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拟好主题了，——雅意和西西拉，你知道。我想让马塞尔波罗来做西西拉，吃吃大钉子的苦头。”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声明说这个计划太邪恶，她不能参与，不过最后她还是答应再考虑考虑。

“你干吗不来抽根雪茄呀，”达尔林普尔和他的朋友离开布劳顿先生的住宅时说。约翰尼说他是要去抽一两根雪茄的。“现在跟我说说你对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及其一伙，有什么想法吧。”康韦说。

“哦，我这就跟你说说我对他们的想法。我认为他们钱多得有了霉味儿，如同人们常说的；不过我不敢保证他们什么都有了。”

“我推测他有笔很大的收入。”

“非常可能，也许花销比挣得还多。我看有相当的成分是做给人看的。那红葡萄酒没的可说，不过那香槟酒就坏透了。一个人拿这样的饮料供给他的宾客喝，这是罪过。那住宅里没有足赤的戒指。”

“我不喜欢金戒指，一如你称呼的。”画家说。

“我也一样，——像不喜欢毒药一样不喜欢它；不过如果有一枚的话，那我就喜欢足赤的。眼下有一类人，——你在一天生活中随处都能遇上他们，——他们闻着摸着看着都是一身假珠宝，我们遇上他们的最初一瞬间就认出来他们是这样的人。我那尊贵的老爷加主子，拉夫尔爵士就是这样一个人。这话一点不冤枉他。在柜台上轻轻拍他两巴掌，他马上会发出沉闷而虚假的声音。要是我说你尊贵的朋友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如出一辙时，亲爱的康韦，恕我直言。”

“我认为你的话有点过分，不过我不否认它。你的话不过是说，他不是一个绅士。”

“我的话远不止这个意思。天哪，你在大谈绅士，可谁给这个词儿下定义叫？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绅士哪。我在伯登月牙街住时，我那时难说是个绅士，——同罗珀太太和卢佩克斯一家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你还记得他们，还有那个可爱的阿米莉娅吗？”

“我认为你那时就是个绅士，和现在一样。”

“你，如果你那时一直在画公爵太太，在肯辛顿花园有个画室，和我碰在了一起，是不会这样说的。我就是在自己的心目中，也没法给绅士下定义；——但是我能给我认为和他生活一起令人愉快的人下定义。”

“可怜的多布斯不在这之列吗？”

“是——的，还差点什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完全相信，而且我非常感激你把我带到那里去。”

“我以后再也不带你到任何住所去了。你认为他的妻子怎么样?”

“这是另一码事。一位有她那样形象的标致女人,有权利享有她所喜欢的一切。我看你特别得宠嘛。”

“不,我不得宠;——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我喜欢她。她想让我和范·西弗小姐配成一对儿。范小姐有金子,有珠宝,有些银行股票,还在康沃尔有一整座矿山,这都是她的财产。”

“此外还非常漂亮呢。”

“是的,她长得很漂亮。”

“她母亲也够漂亮的嘛。”约翰尼说。“如果你得到了那个女儿,那我将把那个母亲弄到手,看看我能不能为你谋得一两座矿山。晚安,老伙计。我拿老多布斯开了半天玩笑。我明天还将到那里赴宴,如果你喜欢的话。”

第二十五章　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小姐

“我不认为你对她有半点儿关心，”康韦·达尔林普尔在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家的宴会举行两天后，跟他的朋友约翰·埃姆斯说。这位画家在他的画室工作，这位所得税税务局的私人秘书坐在画室的一张躺椅上，抽着雪茄；他毫无疑问是到伦敦西区为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办理什么特别事务的。

“是因为我没有背上十字吊袜带四处走动，做那类交易吗？”

“哦，是的；因为你没有做那类事情，或多或少都没有。”

“那不是我的擅长呀，亲爱的伙计。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好吧好吧。也许，人为地说来，——”

“别卖傻，约翰尼。”

“嗯，那么，富有诗意或浪漫情调地说吧，要是你更喜欢这个，——我说我在诗意和浪漫方面特别差劲。我在宴会上吃得挺好，可我认为我不应该做那件事；如果你相信我，我这人有时就是爱寻开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寻开心的人。你总是笑个没完。”

“你认为，这是一种坏毛病？”

“我不相信你心里真的有她。我知道你明白你眼下在谈恋爱，知道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你要坚持下去，因而你对这事一直是锲而不舍的。不过在这事上用心不是很多。也许曾几何时用过苦心。”

“这是你的看法吗？”

“你正好比一个多年来一直打算就某个新主题写一本书的人。这个念头一开始是真诚的，而且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但是这位自称自诩的作家，尽管仍然在谈论他的作品，却知道它将永远不会付实践，虽感失望却很有耐心。关于这件事的热情全部没有了，但是他还被当做那个哪天将会做这事的人为人所知。你就是那个打算在五

年、十年，或二十年内和戴尔小姐结婚的人。"

"噢，康韦，所有这番话都是完全不公平的。那个自称自诩的作家逢人就讲他那本光说不写的书。可我除了跟你讲过戴尔小姐，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再有就只一两个亲戚上的老朋友知道。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我一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赢得她。我不认为我以后会取得成功，但是我一如开始那样信心百倍，——或者比开始还要有信心。如果我娶不了莉莉，那么我今后就永远不结婚了；如果有哪位明天告诉我她已决定接受我，那我准会欣喜若狂。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全部生命花在谈情说爱上。一点不错，我越是为爱情用心少些，我将越会把自己看得重些。现在我要去拜访老迪莫拉恩斯夫人。"

"和她女儿调调情。"

"是的，跟她的女儿调调情，要是我有机会的话。为什么我不应该跟她的女儿调调情呢？"

"要是你喜欢，有什么不成？"

"我不喜欢这个，——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那个年轻小姐不十分标致，不十分优雅，也不十分聪明。"

"从一个角度上衡量还是挺标致的。"画家说。"如果说不上聪明，那她至少还是挺机灵的。"

"不管怎样，我是不喜欢她。"约翰·埃姆斯说。

"那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

"一个人不能因为人家既不标致又不聪明就对人家不礼貌嘛。我没有意思说迪莫拉恩斯小姐特别不怎么样，或者她连一般的年轻女子都不如。我只是因为你的话中带了刺儿，揶揄我背着戴尔小姐去跟迪莫拉恩斯小姐寻求欢乐，才说她的不是之处。咱丁是丁、卯是卯。我将跟迪莫拉恩斯小姐说的话，一点不会妨碍我对莉莉的忠诚。"

"好啊，老伙计；——我没有意思让你表白一番。我想让你看这幅速写。你看得出来我的用意是谁吗？"约翰尼接过来一块纸，细细地看了一两分钟，说他一点看不出来谁要被画在上面。"你知道这画的主题，——这个打算告诉人们的故事吗？"达尔林普尔说。

“天哪，我没这个本事。这上面有个老家伙似乎在头顶上挨了一家伙；可是这整个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太准确。这个女人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

“你念过《圣经》吗？”

“啊，天哪！不像我应该念的那样经常。啊，我明白了，这是西西拉。我从来不大相信那个故事。雅意也许趁酋长西西拉睡熟时杀害了他，——为这事，顺便说说，她应该给吊死，她也许可能用一把锤子和一枚钉子做到这点。可是她不能把钉子钉透，把他钉在地上。”

“我只要足够的凭据把它画进画里就行了，别的不管它。我画上的雅意就是范·西弗小姐。”

“范·西弗小姐！噢，像她，像她。她已经为这画做过模特儿了？”

“啾，没有，目前还没有。我打算让她来做的。她身上有一股力量，可以使她当之无愧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想象她是喜欢往一个人的脑袋里打钉子的。我想我将请马塞尔波罗来做西西拉。”

“你这话不是当真吧？”

“我这就开始动起手来。不过当然我不会请他来做模特儿的，因为我的雅意不会喜欢这事的。她不会同意参加这么卑鄙的一个主题。这么说你真的要到格斯特韦克去吗？”

“是的，明天就动身。再见，老伙计。要是你让我，我来做西西拉的模特儿；——只是范·雅意小姐到时要拿一枚秃头的钉子，如果你乐意的话。”

然后约翰尼离开这位画家的屋子，从肯辛顿向迪莫拉恩斯的住宅走去。他走着，为他对莉莉·戴尔的爱这件事一半谴责自己，一半原谅自己。在他生活中的一些时刻，他觉得他愿意为她去死，——觉得生活没有她就没什么价值了，——在这些时刻里他在内心责备命运待他如此冷酷。为什么她不应该是他的呢？他有五成相信她是爱他的。她差不多已经这样跟他讲过了。她难道还一心不二地爱着那个那样虚情假意地对待过她的人吗？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打保票，那个对手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了；——然而他就是有这样的恐惧，几乎像以往一样憎恨克罗斯比。毫无疑问，不胜遗憾的是，这个人的妻子一死他就又自由了。但是他

要再去追求莉莉是几乎不可能的,或者如果莉莉被他这么追求,她也不应该听他那一套。但是他人还在,又自由自在了,——一个不祥存在物,约翰尼决心为了自己的报仇让这个人作出牺牲,如果这样的牺牲品的原因会存在的话。这样想着他的爱情的真实程度,他尽量对他的朋友康韦·达尔林普尔向他提出来那含糊其辞的揭发为自己开脱责任,寻找借口。接着他又为这同一罪行谴责自己。如果他过去绝对地认真对待,持有彻底的男子汉的认真态度,那么他至于让这件事,如同这近两三年一样,以一种软弱的不稳定的生活拖延下去吗?莉莉·戴尔对他来说是他童年的一个梦;当他成为成年男子时,他马上把他的梦变成了现实。但是在他作为一个成年男子能够把他的爱告诉这个他儿时一直爱恋的姑娘之前,另一个男人横插进来,他的心上人儿被夺去了。后来那个倒霉的胜利者把他的珍宝扔掉了,而他,约翰·埃姆斯,当时甘愿弯腰把这珍宝捡起来,——现在他还甘愿这样做。但是他感觉得出来这样长久弯腰的形象是缺乏男子汉精神的。达尔林普尔跟他说了,他像一个总在写却总也写不出来书的人。他要再作打算,把他的书写出来,——一种他将把全部力量和心血投进去的打算。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莉莉据为己有。但是如果他现在失败了,那他就忍受它了。他觉得,总在觊觎一种他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这实在有失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尊严。

约翰尼听给他打开迪莫拉恩斯夫人府上大门的侍役说,夫人小姐都在家,他在侍役的带领下走进了客厅。在这里,他等了足足十分钟观赏桌子上的那些小摆设,翻看了一本相册,审视了一番屋里的家具,这时迪莫拉恩斯小姐才露了面。当她最终进来时,她的头发盘结得甚至比他在那次宴会上看见的还出色,她的眼睛也比那时更黑亮,脸颊也更中看。"恐怕妈下不来了,"迪莫拉恩斯小姐说。"她为这个很过意不去;可是她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她说今天刮东风,只要她一说刮东风,她总会有点病的。"

"那么我来告诉她天在刮西风好了。"

"可它就是刮东风呀。"

"啊,那我就爱莫能助了,迪莫拉恩斯小姐。我从来没弄清楚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如果我知道,那我就不会知道风从哪边刮来了。"

“不管怎么说，妈妈是下不了楼了，你只好原谅她了。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是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哪。”约翰尼承认说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挺有魅力。“布劳顿先生也是那么好脾气！”约翰尼又表示同意。“我从哪方面都喜欢他，”迪莫拉恩斯小姐说。“我也一样，”约翰尼说；——“我一生还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任何人呢。我琢磨一个人必定会说这种事情。”“啾，你这坏心眼儿的男人。”迪莫拉恩斯小姐说。“我推测你认为可怜的布劳顿先生是个陪衬——陪衬而已，——你知道我指的什么。”

“把握不大。”约翰尼说。

“是的，你知道；你很清楚我指什么。当然他是陪衬。他有什么办法呢？”

“可怜的人儿，——没有。我想他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不会有什么办法；——不是吗？”

“布劳顿先生当然没有出身的优越，或者许多早年教育的优越。她嫁给他时，她完全意识到他的缺陷所在，她拿定主意忍受这点。”

“她挺贤惠，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在马丽亚·克拉特巴克结婚前和她有过多年的交往。当然她比我大出许多，可是，这不妨碍我们做朋友。我认为我最初和马丽亚通信时，我还不足十二岁呢。她那时已过二十岁。因此你看，埃姆斯先生，我对自己的岁数是不怕泄密的。”

“为什么你要怕呢？”

“不过别在意这个了。人人都知道马丽亚·克拉特巴克为许多人倾服。当然我不是要告诉你或任何别的先生她的全部历史。”

“我很希望你说出来。”

“那么你的种种希望只好破灭了，埃姆斯先生。不过毫无疑问，当她告诉我们她就要嫁给多布斯·布劳顿时，我们有点失望。马丽亚·克拉特巴克过去一直过着一种更好的生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埃姆斯先生？”

“啾，完全理解；——不过现在也不是一种坏生活呀。”

“不，不；这话一点不假。它有吸引人的地方。她有她的四轮马车，能看望许多同伴，有一所漂亮的住宅，每年到国外逛六个星期。

可是你知道,埃姆斯先生,这中间也许有点儿靠不住的东西。”

“生活总是靠不住的,迪莫拉恩斯小姐。”

“你在挖苦人,我知道。可是你现在不觉得,说真的,伦敦商业区的钱向来都是瞬息万变吗?它来得快,走得也快。”

“说到它的‘走’嘛,我认为所有的钱都是一个道理。”约翰尼说。

“土地就不是这样,财源也不是这样。妈妈把每个先令都以百分之四的利息投资在一流抵押土地上了。这会使人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感觉!土地是不能跑走的吧?”

“不过你认为可怜的布劳顿的钱会跑走吗?”

“他的钱全部是投机买卖,你知道。你不相信她在意这点;我的确也不相信。她既然过着这种高度兴奋的生活,那她就喜欢刺激。当然我们都知道多布斯·布劳顿先生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受过教育的绅士。他的生活方式妨碍了他,他是非常愚昧的。即使亲爱的马丽亚也会承认这个的。”

“一个人会放过这点,而根本不去问她的看法。”

“她跟我承认过这点,不下二十次了。可他是个心眼儿挺好的,放纵她做她喜欢做的几乎所有的事情。我只希望她别滥用他的一片好心。我确实希望这样。”

“你是说花钱太多了吗?”

“不,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当然她应该有所节制,我希望她这样。对于那种高度兴奋的生活方式,挥金如土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在想一些别的事。我担心她有点轻佻。”

“天哪!我认为她太——太——太——”

“你是说她都这么大了,不会有这种行为吧。马丽亚·布劳顿怎么也足足到三十三岁了。”

“她要是这个岁数,那么你正好是二十五岁啰。”约翰尼说这话,心中完全肯定和他正在交谈的这个女人至少有三十出头了!

“就别管我的岁数了,埃姆斯先生;我是二十五岁还是一百零五岁,这和可怜的马丽亚·克拉特巴克没有关系。不过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和你提起这些事情。你一定看出来她对你的朋友达尔林普尔是多么傻了吧?”

"老天在上，我没看出来。"

"说瞎话，埃姆斯先生，你看出来了。要是她是你妻子，你会喜欢她叫一个男人康韦吗？当然你不会喜欢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中间有什么瓜葛。我知道马丽亚的德行无可非议，不会让人怀疑到这个。这只是因为她行为轻浮，情绪兴奋。"

"那种高度兴奋的生活可以说明一切。"约翰尼说。

"无疑它可以说明一切。"迪莫拉恩斯小姐说，点了点头，这个动作是要表明她愿意让她的朋友从任何向她提出的借口下台。"不过你不认为你能做点什么吗，埃姆斯先生？"

"我做点什么？"

"是的，你做点什么。你和达尔林普尔先生是那样好的朋友！如果你去向他指出你知道——"

"指出什么来？告诉他不应该让她叫他康韦？因为我想毕竟那是最糟糕的事情。如果你的意思是说达尔林普尔和布劳顿太太发生了爱情，那么你这一生还从来没有犯过比这更大的错误呢。"

"啾，不，没有发生爱情。那可是太可怕了，你知道。"迪莫拉恩斯小姐悲哀地摇了摇头。"不过没这种东西的恶作剧玩得也太多了！欠考虑呀，你知道，埃姆斯先生，——太欠考虑了！想想我说过的话，要是你能和你的朋友说上话，那一定说说。现在我想问你点别的事。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因为种种情况似乎让你和我相互了解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如果我们的脑子往一起用，我们也许能管点大用呢。"约翰尼听到这话颔首称是，但是没有立即作答。"你听说关于某张正在计划的画儿的什么消息了吗？"约翰尼没意思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迪莫拉恩斯小姐久久等着，十分真挚地看着他的脸，他觉得不得不说点什么。

"什么画儿？"

"某张画儿是——，或者，也许，不是达尔林普尔先生画吧？"

"我听说有关达尔林普尔的画儿多了去了！你不是说格伦康拉·帕利泽夫人那张肖像吧？那快完成了，今年就要送进展览会去。"

"我根本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一幅目前还没有开始动笔的画儿。"

"一幅肖像画吗,我猜?"

"这个我可说不太清。它至少是画成一幅肖像的。我相信你已经听说它了。得了,埃姆斯先生,我们俩还是彼此开诚布公为好吧。你当然记得范·西弗小姐吧?"

"我记得她在布劳顿府上吃过饭。"

"你听说过雅意,你想,听说过西西拉?"

"是的,泛泛而听,——在《圣经》里。"

"现在你愿意告诉我,你听说过有没有雅意和范·西弗这两个名字合二而一的事?我看你全知道这些。"

"我听说这事了,当然。"

"当然你听说过。我也听说了,如你察觉到的。嗯,埃姆斯先生,"——迪莫拉恩斯小姐和他说话的当儿,她的声音变成急不可待的调子,——"注意千万别让这幅画儿画出来,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份内事。"

"可是为什么不让它画成呢?"

"你还不了解范·西弗小姐。"

"一点也不了解。"

"也不了解范·西弗太太。"

"我从来没有跟她搭过话。"

"我说过,我了解她们母女俩,——非常了解。"迪莫拉恩斯小姐这样说话时,她的嗓音里几乎带上了崇高的悲剧色彩。"是的,埃姆斯先生,我非常了解她们。如果那个计划接着干下去,它会酿成一出可怕的恶作剧的。你和我必须阻止它。"

"可是我看不出来它会带来什么害处。"

"想想康韦·达尔林普尔在马丽亚楼上的起居室里度过许许多多个小时哪!那张画儿就要在那里画,你知道。"

"可是范·西弗小姐要去那里的。这不会让它正常进行吗?范·西弗小姐有什么毛病?"

"我不否认克莱拉·范·西弗有她自己的某种美。在我眼里,她的确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吸引力的女人。她简直令人反感!"说到这里,迪莫拉恩斯小姐举起她的手,仿佛她要把范·西弗小姐永远从她

的视力里赶走似的。"男人认为她漂亮，她是漂亮。但是她虚假，贪婪，恶毒，冷酷，而且不诚实。"

"好一个穿裙子的撒旦！"

"你可以这样说，埃姆斯先生。还有她妈妈！她母亲不是太坏。她母亲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这位母亲也是一个可憎的女人。马丽亚·克拉特巴克第一次看见这母女俩准是个不祥之日。我跟你说这话可是私下说说。"

"可我能做什么呢？"约翰尼说；他这时开始对这个女人那种急不可待的样子感到意外，几乎发生了兴趣。

"我来告诉你做什么。别让你的朋友到布劳顿先生家去画那张画儿。如果他去画，这样会惹出一出恶作剧的。当然你是能够阻止他的。"

"我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我是不会同意去努力阻止他的。"

"她是一个令人作呕的高傲的轻佻女人，这样一来便会把她抬得高高的，——想想她让达尔林普尔先生画像的样子吧！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原因。马丽亚会为这事陷进泥坑里的，会导致一出没完没了的恶作剧。我现在可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要是你真相信我，那我能有办法。没说的，埃姆斯先生，我的话可以当回事做起来吗？我求你在这事上帮个忙，我希望你别拒绝我。"这时，迪莫拉恩斯小姐坐得离他不远，已经不止一次在她滔滔不绝说话时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当他记起来他只是在前几天才和迪莫拉恩斯小姐有了一面之交，包括范·西弗小姐，甚至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时，他心里不觉一阵好笑。然而他没有反对迪莫拉恩斯小姐把手搭在他的臂上。

"我从来就不喜欢对不是我自己的事进行干涉呀。"约翰尼说。

"你朋友的事不该是你自己的事吗？如果这话不成立，那友谊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事，完全是我的事，那这和你毫不相干吗？我原想我可以依靠你的，埃姆斯先生；我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她又把她的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他这时朝她的眼睛看去，才发现她在某些方面倒也长得不算难看。不管怎样，她那双眼睛挺漂亮，她那盘结的头发也有点画意。"这事你再想想去，然后回来跟我谈谈。"迪莫拉恩斯小姐说。

“可是我明天要出城去。”

“走多长时间？”

“十天。”

“这段时间不会有什么行动的。克莱拉·范·西弗一天后也要离去，不过三星期回不来。我凑巧了解到这个了；因此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她要是永远听不到这事才称心如意呢；可是这办不到，因为马丽亚长就了那样一条舌头！今天晚上你见不到达尔林普尔吗？”

“哦，不行；我想是不行了。”

“那至少记住，你返回来就立即来找我。”

道别是极为做作的，之后，在他走出这所住宅前，约翰尼觉得只好答应在他返城后，马上来找迪莫拉恩斯小姐；当他身后的门被那个侍役关上后，他拿定主意返回伦敦后一定马上来造访一次。“像演一出戏一样好玩，”他跟他自己说。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迪莫拉恩斯小姐有丝毫兴趣，或者因为他打算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画那张画儿。迪莫拉恩斯小姐要进行某种战斗，他将会让她用她自己的武器去混打。如果他的朋友愿意画一幅雅意① 像，并且拿范·西弗小姐作模特儿，那是他的事情。然而，他当然还要去见迪莫拉恩斯小姐，因为，如他所说，她如一出戏一样好看。

---

① 指范·西弗小姐。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克拉拉和康韦·达尔林普尔

第二十六章　那幅画儿

就在那同一天下午，康韦·达尔林普尔卷起那张有关雅意和西西拉的草稿图，装进他的口袋里，颇费苦心地穿戴起来；他穿了一件丝绒外衣，这是件被认为十分合身的衣服，习惯上是他不准备在肯辛顿花园或者周围一带溜达时出门才穿的；戴了副黄色的手套，一顶他非常喜欢的西班牙帽子，慢条斯理游荡着向他的朋友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家走去。门打开时，他也没问一声那位太太在不在家，只是向开门的仆人咕哝了几句，径直穿过大厅，上到楼上，走向一间向北的小起居室，这家的女主人常使用这间屋子。十分清楚，康韦·达尔林普尔事先已经安排好这次拜访了，他来是在预料之中的。他没有敲门就打开屋门，而且尽管那个仆人一直跟着他，却没有通报就让他走了进去。"怕是来迟了吧，"他说，一边把手递给了布劳顿太太。"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早来不了哪。"

"你来得很准时，"这位太太说。"这对你可能做的事情是大有裨益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是说，我的朋友，你还是放弃这个主意为好。我为这事想了整整一天，我不同意它。"

"纯属胡说八道！"

"当然你会这样做的，康韦。我近来才发现，我跟你说什么话都被称作'胡说八道'。这没准儿是绅士们表达自己的新时髦话，可我不敢十分相信我是喜欢它的。"

"你知道我话中的意思。我非常关心这幅画儿，如果它现在不能画，那我不定有多么失望呢。最初还是你让我想到它的。"

"我让你相信，我为它感到十分懊悔；不过你这样跟我算旧账，你真不够大度。"

"可是为什么它不应该成功呢?"

"理由太多了,——有些还和我个人有关系。"

"我不知道它们能是些什么。你过去说的有些事,我只是认为说着玩儿的。"

"如果你是说关于范·西弗小姐和你自己,那我是相当认真的,康韦。我不认为你会做得更好些,我倒喜欢把它看成是一切事情。没有什么事能比把范·西弗小姐和你捏合在一块儿更让我高兴了。"

"可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让我扫兴了。"

"为什么这样说话?"

"因为,——因为——。我只有跟你交了底儿,我才能干事;因为我的心不愿意呈献在范·西弗小姐的脚前。"

"它应该愿意,康韦,你必须让它自由自在起来。你结婚是好事,对除你之外别的人也是好事。作为你的朋友,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你没有更忠实的朋友了。要是你高兴,你原地坐下吧。要是不在这屋子迈四方步,你就说不出来你不得不说的话吧。"

"我没有,——像你叫的,没有迈四方步嘛。"

"你坐着时,你将会更安全,更平静。我听见有人敲门,无疑是克莱拉来了。她说她会到这里的。"

"你跟她说过这张画的事了?"

"不错,我告诉她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还说她母亲不会同意的。她来了。"然后,范·西弗小姐被领进这屋子来,达尔林普尔马上看出来她脸上的特点在日光下要比在烛光下更鲜明。她的脸色似乎宣布说,她能承受任何一种光线,它照在她脸上一点不会让她退缩。她那顶平平常常的帽子,那身素雅的棕色晨礼服,跟她十分般配。她自身的容貌,用不着半点讲究的服装来衬托。别的女人看上去最糟糕的,她看上去却是最中看的。达尔林普尔通过一个画家的眼光,一眼就看出来这点,马上跟自己坦白说,她身上是有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他不能否认她的美。但是他最初见到她时,他曾想他受不了那种咄咄逼人的长相。他不禁联想到,尽管她有时可以让人开开心,容许她外衣的皮毛让人好心好意地抚摸抚摸,——她终归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玩物,一旦那份"好心好意"失去新鲜劲儿,便会令人不快地使

出她的爪子来。不过这并不会让她的美逊色，——对他的目的来说，这倒是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她本身就有画意。

“克莱拉，”布劳顿太太说。“这位发疯的画家在这儿，他说他要把你搬上他的帆布上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即使他能做到这点，但我敢保证他不会的。”范·西弗小姐说。

“为了证明一下我能做到这点，我想我只用让你看看这张草图吧。”达尔林普尔说着，把画好的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来。“至于这张脸嘛，我早已把它默记在心里了。我有把握在没有原型的情况下也能画出肖像来。你认为它怎么样，布劳顿太太？”

“它很巧妙，”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能够从她们的眼睛里袒露出的一腔热情，这位太太正把它用在看那张画上。“非常巧妙。”这个主题太适合她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

“埃姆斯说它乱糟糟的。”这位画家说。

“我一点看不出来乱在哪儿。”布劳顿太太说。

“当然，一张草图哪有不粗糙的。这一张还是已经返工修改过呢，——不过这画儿上有点内容吧。”

“多得去了。”布劳顿太太说。“你不这样认为吗，克莱拉？”

“我不是鉴赏家。”

“但是能看出来这个女人的既定目的；也能看出来她的秘密行动；——那个男人睡得像根圆木。这模糊的轮廓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达尔林普尔说。“但是那模糊的轮廓原意是把范·西弗小姐画上去。”

“非常好，——无可非议的好啊，”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我毫不怀疑你会画出一幅了不起的肖像画儿。你就适合画这样的主题，康韦，想象非常的丰富，但却是以画肖像为主。它整个画面在动，而又是那样和谐恬静。光线和投影又定会是你最拿手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会如何处理那帐篷里的光线，正好用在表现那枚钉子上。还有，那个女人的姿势会十分虔诚，十分有力，然而又是那么优雅！为了把这整个故事讲出来，你应该有那个他喝牛奶用的碗。没有哪个活着的画家能像你一样表现出一个这么好的故事来，康韦。”康韦·达尔林普尔知道这个女人在跟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但是他喜欢它，

喜欢她演说下去。

“可是达尔林普尔能画出他的西西拉，却不能使我成为一个雅意，”范·西弗小姐说。

“他当然能，”布劳顿太太说。

“可是我永远做不到。”画家说。“我构思这个主题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我永远不会把这两种想法拆散。”

“我让你相信好了，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范·西弗小姐说。

“不敢奢望。不过你可以注意到历代的艺术家画烈性或犯罪女人时总爱寻找更高尚的类型做模特儿，而不是赋予她们的肖像以温柔和道德来丰满她们。看看所有朱迪思、卢克丽霞① 和夏洛特·科戴② 的画像吧；比起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雕像和圣西西莉亚③ 的画像，前者是多么优美的女人形象啊。”

“这么说来，克莱拉，你就用不着为充当一个雅意的角色怕这怕那了。”布劳顿太太说。

“可我就是怕这怕那呀，——顾虑重重；这种顾虑太强烈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首先我就不明白达尔林普尔先生为什么想到这事。”

“想到这事！”康韦说。“我想画一幅令人震惊的画儿。”

“可是你不把我画进画里照样可以画呀。”

“不，不是这幅画儿。那为什么你要反对呢？女士像这样坐在艺术家面前做模特儿，这是世界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人家会知道的。”

“没人会知道，你用不着顾虑。即使世人都知道了，那又如何呢？我们又没有建议什么不妥当的事；——是吗，布劳顿太太？”

“她要是不愿意，你就别强求她了，”布劳顿太太说。“你知道克

---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被人强奸后自杀身亡。

② 夏洛特·科戴(1768—1793)，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成员，用刺杀支持雅各宾派的让·保尔·马雷特而闻名于世。

③ 西西莉亚(？—230)，古罗马女殉道者之一。

莱拉来前我就跟你讲过了，我担心这事干不成嘛。”

“我不喜欢这事，”范·西弗说，声音里有几分犹豫。

“我看不出来这中间有什么不妥当，如果你的话是这个意思的话，”布劳顿太太说。

“可是，有妈妈呀！”

“哦，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个麻烦事。现在的唯一问题是，你母亲是不是独断专行惯了，你要在每件事上和她取得一致意见都是不可能的。”

“恐怕我和她总有一致的地方。”范·西弗小姐极为轻声地说。

“啾，克莱拉！”

“你逼着我说这种话的，要不然我就该是个伪君子了。当然我不该当着达尔林普尔说这种话。”

“也许，这幅画儿画成以前，你和达尔林普尔先生会消除所有这些隔阂的。”布劳顿太太说。

康韦·达尔林普尔方面没有再多费口舌，说服这位比较年轻的女士同意让他画，也没有费劲劝服这位年长的太太答应这次画像活动在她屋里进行。当画架和别的用具这个问题得以考虑时，布劳顿太太又变得沉不住气了，并且再次强烈地声称，这整件事情非失败不可；但是这位画家说了几句话就把她堵回去，最后各种安排还是做出来了。如同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亲爱的朋友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前面说过的，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像一种高度兴奋的存在物。“多布斯会说什么呢？”她多次大声说道。最后他们定下来，只要事情能躲过多布斯的耳目，那多布斯还是不知道为好。“当然最后他会知道的，”他妻子说。“我什么事情也没有不让这亲爱的人知道的。但是，要是他一开始就知道了，那这事肯定会通过马塞尔波罗之口告诉你母亲的。”

“要是马塞尔波罗先生打听，我当然会请求布劳顿先生别净讲实话。”克莱拉说。“必须明白的是，不管出现什么不方便的情况，妈妈要是跟我提起这事，那我一定立即停止坐在这里当模特儿。”

这点达成协议后，范·西弗小姐便离去了，留下了画家和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两人在屋里。“现在，要是你高兴，康韦，那你也走了为

好。"等范·西弗小姐下了楼走出大厅的门，这位太太马上说。

"当然你要急忙把我赶走的。"

"是的，我是的。"

"刚才我有点不顾场合，说你的某个建议是胡说八道，你责备我说孟浪无礼。我现在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责备你吗？"

"你愿意你就责备吧；——但是离开我。我跟你说，康韦，在这些事情上，要么你必须听我的，要么你和我一刀两断，互不见面。你和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决不可超过一般上午来访的时间。克莱拉来了又走了，那你也必须走了。原谅我打扰了你，因为你似乎坐在那把椅子上太舒服了。"

"我是挺舒服的，——我还能看着你。嗷，我说这话没有什么坏处，要是我不说别的什么。哦；——好啊，我这就走。"这时他从他的扶手椅里站起来了。

"可是你站在那儿是走不了的。"

"你真希望我娶了那个姑娘吗？"

"我希望，——如果你能爱恋她的话。"

"她的爱情又如何呢？"

"你必须赢得爱情，当然。她和别的女人一样，是可以赢得的。果子不会因为你张大嘴就掉进你的嘴里。你必须爬到树上去。"

"在金苹果园里还要爬树。"康韦说。"爱情就有这种作用，你知道；可是没有爱情，爬起树来就很难了。我似乎觉得，我已经爬过树了，——爬得如我所知道的那么高，可那些树枝折断了，我很可能要掉下来了。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宁愿理解不了你的话。"

"这不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此时此刻，我正从树上往下掉，这会让我粉身碎骨，使凡和我有关的爬树活动成为过去，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吗？"

"不，我不明白，"布劳顿太太声音颤抖地答道。

"那么我这就走，马上去跟克莱拉·范·西弗谈情说爱去。我身上还有足够的勇气请求她嫁给我，而我推测，要是她接受了我，我能设法通过那套礼节。"

"但是我想让你爱她。"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说。

"也许我过不久会十二分地爱她;——就是说,要是她不会打破我的脑袋,拔掉我的头发的话。我想,你不会反对我说是你让我去向她求婚的吧?"

"康韦,你当然不能向她提起我的名字。我只是向你提出一桩我想会使你高兴的婚姻,帮你建立一种你想要的稳定生活。也许我马上采取果断行为更好一点。作为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我不能继续了解你了。你近来说的那些话逼着我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对这事想过许多了,——也许想得过多了,我知道我是对的。范·西弗小姐貌美,财足,聪明能干,我认为她会赏识像你这样一个人的爱情。现在,走吧。"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笔直地站着,指着屋门。康韦·达尔林普尔慢吞吞地从那大理石板上拿起他刚才放在那里的西班牙帽,一句话没说便离开了这屋子。这次会见的时间够长的了,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别的有效的话。

槌球游戏在室外是一种很好的游戏,象棋在客厅里是大受欢迎的。打板羽球和藏拖鞋也有其吸引人的力量。格言是好听的,所问非所答的游戏也许能使人乐趣无穷。但是所有这些游戏没一样能和谈情说爱的魅力相提并论,——只是谈情说爱的人能有相当把握,不让这中间发生什么实质性问题。任何实质性问题不仅会使游戏大煞风景,而且常使做游戏的人处境微妙,左右为难,剥夺他做游戏的本领。许多人不能做游戏,道理就在这里。一种需要内在体力的缺陷,总是阻止那些感情的所有者丧失控制其阀门的能力,这样感情便乘虚而入,脉搏加速,感受伴随产生。对于这样一个人,打算进行一场谈情说爱的游戏,这仿佛你那患有痛风的朋友非要玩槌球游戏一样。如果别的什么算不上,那么不论发生哪一种情况,一种荒谬的感觉便会使那个受折磨的人放弃这种打算。我们的朋友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和康韦·达尔林普尔都没有这种荒谬的行为。他们的阀门和脉搏十分正常。他能玩谈情说爱的游戏而不会有丝毫不方便的结果的危险;——这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感情上不会有丝毫不方便的结果。盲人看不见东西,蠢人理解不了事物,——不过在这些事情上又瞎又蠢的多布斯·布劳顿先生也许看出来玩这种游戏的一些名堂,却不知道

这只是一种游戏的技巧问题。

关于这两个情人，他们之间还没有爱情可言，因此目前为止还是清白的，我说这话时我不会被人理解为是说这些人胸脯里没有心的存在。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以一种明智的、单调的方式爱着她的丈夫，感觉到他是个惹人厌烦的人，知道他人格卑贱，清楚他经常饮酒过度，几乎像一头猪一样缺乏教育。然而她爱他，并通过关心他在餐桌上爱吃的东西表示她的爱情。但是就仅仅在这方面，也看不到半点过度兴奋的存在的吸引力，因此多布斯·布劳顿太太便和康韦·达尔林普尔进行这种游戏，以求得这些可爱的东西安慰自己。至于那位画家自己，读者可别因为他跟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吊膀子便以为他一直是无情的。毫无疑问他哪天会结婚的，会有一个他为之卖命工作的大家庭，会给某个实心实意照料他的日常生活的壮实女士做个好丈夫。但是在目前这次机会里，尽管他的游戏是清白的，但是他还是遇上了一点麻烦。在他撤离他朋友的屋子的工夫，他听见大厅的门重重地砰然关上了；然后他听见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在第一节楼梯的平台上他碰上了这所住宅的主人；他不免感到几分仓皇，看上去不大自然，他的人身和气色都有几分窘态。“天哪，他喝过酒了！”康韦看过第一眼后跟自己嘀咕道。毫无疑问的情况是，可怜的多布斯·布劳顿有时在不适合的时间里总爱贪杯。

“你究竟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多布斯·布劳顿跟他的朋友画家说。“你总是待在这里。你在这里的时间够多了，我不爱看见这个。”丈夫灌下一肚子酒时，非常容易对这种游戏的含义发生误解。

“哎，多布斯，”画家说。“你身上有些不对劲的东西。”

“不，没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要是有的话，你对劲不对劲呢？我估计我不会要求你为我付出任何东西吧。”

“唔；——但愿如此。”

“我以后不要你来这里，让这事告一段落吧。我愿意邀请几位朋友来吃饭，这是可以的，可是我妻子没有你在这里整天介做点缀，日子蛮可以过得很好。你要是高兴，肯记住这个吗？”

康韦知道跟一个醉汉辨别是非没有好处，便离开了这所住宅，想到他那亲爱的玩游戏伙伴眼下会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不由得耸了耸肩。

第二十七章　英雄在家

拜访迪莫拉恩斯小姐以后的转天早上，约翰·埃姆斯来到帕丁顿火车站买去格斯特韦克的车票，就在他拿起他的零钱时，另一个绅士也在要求买去格斯特韦克去的车票。如果格斯特韦克是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那埃姆斯就不会对这事动什么脑子。人们从伦敦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在所难免，不足为奇；但是两个男人在同一时刻都买到格斯特韦克这样一个小地方，这在他看来就有点蹊跷了。后来，列车员把他和那另一个旅客安排在了同一车厢，他这时不禁感到十分好奇。这个人看样子比约翰尼大四五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有一张令人愉快的脸，外表的装束全像一个绅士。哪个聪明的读者无疑会知道这位陌生人就是格兰特利少校；但是这个聪明的读者在这点上比约翰·埃姆斯占有明显的优越条件；埃姆斯到目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表妹格雷丝·克劳利的情人。"我想你是买到格斯特韦克去的车票吧。"约翰尼说；——对此少校回答说是这么回事。"我在格斯特韦克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一部分，"约翰尼说。"它是全英国最乏味却也是最亲切的小镇。""我过去从来没有到过那儿。"少校说。"可我确实也很难说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我肯定会路过它。"然后他拿出他的报纸，约翰尼掏出来自己的，一时间这两个人中断了交谈。约翰尼记起来他这次出城的使命是多么神圣，便集中思想，决定在思考这样一件重大事情时不再想别的事，一句话不多说。他要到阿林顿最后一次问清楚莉莉·戴尔会不会做他的妻子；弄准确实现他生活中这最大的希望时他是要成功还是要失败；由于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处境；——他手里攥的是这么攸关重要的事情，因此这位萍水相逢的旅伴是个有趣的还是没趣的，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本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和任何他愿意交往的人攀谈起来的。他能跟一个老太太一起旅行十二个小时，用不了半个小时的交谈他便能听懂她

的话，或者让她听他的话。但是这次旅行非同一般，他的责任是念念不忘莉莉。因此，最初的那种必需的客套话说过，他便陷入郁郁不乐的沉默之中。他要使尽浑身解数去赢得莉莉·戴尔，而使尽浑身解数是需要他的全部思想和全部精力的。

格兰特利少校的脑子也许用在这同一方向去了。他面前也摆着这样的差事，还不能把他的差事当做一件完全愉快的事情看待。他也许想得到他一心追求的东西。他知道，——他差不多知道，——他过去已经赢得了那个他正在寻求的姑娘的心。他有理由相信他在她眼里是亲切的，尽管钟情的话儿过去还没有从她嘴里说出来，传到他的耳朵里。在这个问题上，男人们可以知道他渴望知道的一切，而不听任何说得清楚明白的话。格雷丝·克劳利过去没有说过什么，然而他已经知道，——至少没有怀疑，他能在她心里做他渴望的主人。在他摸清她一心不二爱恋他的脉络前，他是永远不会放任自己的。但是她曾经默默地听他说话，没有斥责他的意思，他也跟他自己讲过他要担些风险，不怕那种对一些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头脑敏感而另一些人甚至理解不了的斥责。不过因为所有这一切，格兰特利少校对他的使命一点也不乐观。他是要请求格雷丝·克劳利做他的妻子；但他却会由于他自己的成功而被毁坏。想到他会因为他正在做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全家割断关系，心中感到非常痛苦。从宽宏大量方面说，他对此可以跟格雷丝避而不谈，可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那个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闭口不谈，谁能忍受得了呢？还有，对他来说，对这事没有半点解释也是不可能的。他现在跟着她到阿林顿去，而这一点要是那种不幸没有落在她父亲的头上，他当然是不会采取的，他必须向她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一定要跟她说，——如果不说许多话，但简明扼要的话还是要说出来的，——我现在到这里来要求你做我的妻子，因为你面临你父亲的事情这种种情况，特别需要那个爱你的人的保护和支持。他知道他做得正确；——兴许还有某种他做得高尚的想法；但正是这种对他自己良好品德的赏识，使他面前这个使命更困难了。

格兰特利少校拿着《泰晤士报》，约翰·埃姆斯手里有《每日新闻》，他们交换了报纸。一个人有最近一期的《星期六》，另一个有最

近一期的《观察家》,他们也交换了这些。两个人都有《蓓尔美尔报》,他们对这一有进取精神的期刊渐渐地讨论其优点和缺点,最后这样谈起话来,一时把他们各自承担的重量搁在了一边。然后,当他们经过半小时旅行到达终点时,格兰特利少校问他的旅伴格斯特韦克最好的旅店。他最初原想马上到阿林顿去,——去阿林顿把他的事情办完,然后返家或留住那里,或者找最近的一家旅店要个像样的床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安排。但是经过前思后想,离他即将行动的场所越来越近时,他觉得那个夜晚他住在格斯特韦克也许对他更适合些。他不大清楚阿林顿离格斯特韦克究竟有多远,不过他很清楚时值仲冬之季,天气仍然短得很。"喜鹊店"是最好的一家,约翰尼说。在格斯特韦克住了大半辈子,眼下还有个母亲在那里住,他虽从来没有在"喜鹊店"寄过宿,但是他相信那是个像样的乡村旅店。他们那里备有马匹,他知道。他没有告诉这位生人他那已故的老朋友,德·古斯特勋爵,和他在世的老朋友,朱莉娅夫人,总是到"喜鹊店"去租马使,他根据这些情况马上作出了回答。"我想今天晚上就住那儿了,"少校说。"你会在那儿住得相当舒服的,我敢肯定这点。"约翰尼说。"的确,虽然我老是觉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旅店里,难免有一种非常不快的时光。看看书什么的总的说来还可以,可是一个人不能一直阅读,总有累的时候。我还不喜欢马鬃椅子。""时间是非常不好打发的,"少校说。"不过要饭的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出现了一阵间隔,之后,少校又说。"你不会知道阿林顿怎么走吗?"

"阿林顿!"约翰尼说。

"是的,阿林顿。没有一个村子叫阿林顿吗?"

"当然有个村子叫阿林顿。它就在那边。"约翰尼用手指隔着车窗指着说。"你不熟悉这一带,不会看见的,但我这时就看见阿林顿的树木了。"

"阿林顿没有旅店吗?"

"有一家小酒店,店里有间非常整洁舒适的寝室。它叫'红狮'。福拉德太太经营的。要是我,与其住'喜鹊店',不如住'红狮酒店'。只是如果他们不知道你去,晚餐不会有丰富的食物。"

"那么你知道阿林顿这村子吗?"

“不错，我非常了解阿林顿这村子。我有朋友住在那里。不是吹，我敢说我知道阿林顿的每个人。”

“你知道戴尔太太吗？”

“戴尔太太？”约翰尼说。“是的，我知道戴尔太太。我几乎很早就对戴尔太太了如指掌了。”这个要去见戴尔太太的人会是谁呢？——先见戴尔太太，再见莉莉·戴尔吗？他认为他知道戴尔太太的底细，她不会有个他一点没有机会听说过的客人。但是格兰特利少校这时对戴尔太太没更多的话要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戴尔太太，现在到她府上去，不是去见她，而是看她的一个朋友。他知道他不能非常圆满地把这事解释给一个生客听，因此这时便没有进一步说什么。但是约翰尼不能轻易放过这个问题。“你早就认识戴尔太太吗？”他问道。

“很不幸，我过去根本不熟悉她。”少校说。

“我想，也许，你问起她是因——”

“我打算去拜访她，没别的。我推测他们这里有‘喜鹊店’来的公共马车吧？”埃姆斯说无疑“喜鹊店”会有一辆公共马车来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他们旅途的终点。

目前我们将跟着约翰·埃姆斯马上到他母亲家去。他原来计划在那里住两至三天，然后到那边府上去，或者更多的是到他的知心朋友朱莉娅夫人的那个别墅去，它就在格斯特韦克庄园那边不远的地方，离阿林顿倒比格斯特韦克更近些。他已经决定好，先到格斯特韦克别墅，如它被人称呼的，接下来到阿林顿去，因为他觉得，在某些麻烦的情况下，如果麻烦的情况出现的话，——朱莉娅夫人的同情倒比他母亲的同情更容易让人受得了。但是他没法让阿林顿的人知道他就在邻近住着。他知道得自己的战役的战略相当清楚，估计他能把莉莉吓得只好默许下来。

在他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眼里，约翰·埃姆斯在这些日子里是个英雄。他现在在她们跟前就是个英雄，因为在他儿时很少有人在他身上看出英雄的影子。后来，又有人怀疑过他能不能日后挣来他每天的面包；他过去在穿衣用度上一直是个沉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家里财力有限。我们的约翰尼在家人眼里一向没有过大的值得骄傲的东

西，尽管对他的爱是暖融融的。但是渐渐地，事情发生了变化，约翰·埃姆斯在他母亲眼里有了英雄的影子。偶然的机遇使他受到德·古斯特勋爵的宠爱，从此后他的事情一帆风顺起来。那位爵爷早在他身上下了工夫，留给他一份遗产，接着拉尔夫·巴夫尔爵士要他做了私人秘书。在早些年代里，约翰尼对莉莉·戴尔的爱最初在他母亲和妹妹中间商讨过，那时她们认为莉莉要看着这样不起眼的一个求婚者的爱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戴尔家过去在这世上一贯把头仰得高高的。但是现在，埃姆斯太太和她女儿在这方面的谈论用不着担心害怕了。令她们不解的是，莉莉·戴尔傻透了，竟然会对这样一个人的爱情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约翰尼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受到尊敬，当然还有那种对儿子的爱恋；——我这话的意思是说，埃姆斯太太不仅为餐桌上准备了鱼，还备了一条羊腿。

“来时和我一个同车厢的人说，他要到阿林顿去。”约翰尼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现在住到‘喜鹊店’去了。”

“兴许是戴尔少校的朋友吧，”玛丽说。戴尔少校是那个乡绅的大侄儿和继承人。

“可是那个人不是到乡绅那里去的。他要到斯摩尔庄园去。”

“他到那里去住？”

“没准儿不会的，因为他打听那个旅店的事了。”然后，约翰尼思忖那个人或许是克罗斯比的朋友，继而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克罗斯比也许认为在他自己再次登场前，先派一个使者来为他准备场地，这会方便一些吧。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他，约翰·埃姆斯，尽可能早地到莉莉身边去，别等到和朱莉娅夫人待在一起，这不是更妥当点吗？

因为他受托办的那些事，无论如何第二天早上去拜访朱莉娅夫人也是义不容辞的。那些细毛线可以存在他的旅行箱里，等他应该去那所别墅时一起带去；但是他能马上拿到那副眼镜，他必须向朱莉娅夫人说说那些律师关于那笔收入跟他讲了些什么话。因此他从“喜鹊店”雇了一匹骑的马，在他回来后的那个早上早饭后出发了。在他是无名小卒的那些日子里，他会走着去的，——一如他过去有过的，从格斯特韦克到阿林顿的全程路，走过无数次。但是眼下在这些飞黄腾达的日子里，他想到了他的靴子和泥泞，想到了事情的合乎规

格的外表。“啊，老天爷，”他的马儿慢悠悠走出镇子时，他跟自己说。“在过去的那些日子，日子对我来说通常过得还算不错。我简直不敢希望她会接受我，但是最后她倒也从来没有拒绝我。那时那个畜生还没有把蹄子伸到阿林顿！”

他走得不急不忙。出了镇他骑着马小跑了一英里多的路。但是当他来到格斯特韦克庄园的围栏前，他又让马儿慢悠悠走起来，他的心又回到了他生活中和这个地方有关系的那些事情上。他记起来莉莉拒绝他以后他在那片树林里进行过的某次很长的游荡。那是克罗斯比事件在他生活中产生的后果，约翰尼曾在某些朋友，——尤其在德·古斯特和他妹妹的引导下，希望他当时取得成功。但是他就是失败了，在这片树林里东游西荡，打发走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打那会儿起，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失败的痛苦在他身上都没有那第一次那么令人不堪忍受。他现在又要试一次了，如果他失败了，那他将会是最后一次的失败。他正想着这一切的时候，一辆马车超到他前面的路上去了，他仔细看去，见马车上坐的正是前一天跟他一同在火车上旅行的那个人。格兰特利少校单独坐在马车里，当他认出来约翰·埃姆斯时便把马停下来。“你也到阿林顿去吗？”他问道。约翰·埃姆斯声音里带着一些嘲弄的调调，回答说他那天还没有心思去阿林顿。他仍然以为这个人可能是在为克罗斯比的事情跑腿，因此决意冷淡冷淡他。“我现在就到那里去，”格兰特利说。“我要去你朋友的家。我可以告诉她我昨天和你同车来的吗？”

“行啊，先生。”约翰尼说。“你可以告诉她你是跟约翰·埃姆斯来的。”

“你就是约翰·埃姆斯吗？”少校问道。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约翰尼说。“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你过去会听说这个名字哪？”

“对我来说可不陌生，因为我有幸认识你的一位表妹，格雷丝·克劳利小姐。”

“我的表妹现在和戴尔太太住在阿林顿。”约翰尼说。

“一点没错。”少校说；他现在开始想到他这样提出格雷丝·克劳利的名字，有点不够谨慎。毫无疑问每个和那个家庭有关系的人，克

劳利全家，戴尔全家，还有埃姆斯全家，都会很快知道这件把他引到阿林顿来的事情；但是他用不着再自寻烦恼讲起那段故事了。约翰·埃姆斯事实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格兰特利少校的名字，一点不知道等待着他表妹的这一命运。甚至在他听说了眼下这番介绍后，他仍旧怀疑这个生客是为他的情敌跑腿的；不过这位少校，对他的消息闭塞一点不相信，因此深为说了这么多有关自己的历史恼恨自己。“我会告诉那里的夫人小姐，我有幸遇上了你。”他说，“也就是说，如果我吉星高照见到她们的话。”然后，他驱车走了。

“我知道要是再在什么地方碰上他，我会不喜欢那个家伙的，”约翰尼骑马前行时跟自己说。“我要是第一眼对一个人发生反感，我一辈子都难改变看法。我想，这是直觉吧。”他来到朱莉娅夫人的别墅时，他仍在赞赏他那些直觉的力量。他马上骑马走进马厩的院子，在一位管马的熟朋友的招呼下，把马交过去，从后门走进了别墅。“夫人在家吗，杰米玛？”他问女仆。

“在，约翰先生；她在客厅里，你的朋友和她待着。”然后女仆通报了他的姓名，带他来到朱莉娅夫人，莉莉·戴尔和格雷丝·克劳利跟前。

他受到非常热烈的招待。朱莉娅夫人打心眼里喜欢他，总是在极力撮合他和莉莉的婚姻。格雷丝是他的表妹，虽然过去和他见面不多，但作为莉莉的情人，她是满心喜欢他的。莉莉嘛，——莉莉也是十分喜欢他的，——要是她能像他希望的那样主动爱他多好啊！在所有她们的眼里，约翰尼·埃姆斯还有个英雄的样子。在她们每个人眼中，他至少具有那些似乎向她们表明他看重自己的道德。

“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这是说，要是你带来我的眼镜的话。”朱莉娅夫人说。

“我的口袋塞满了眼镜。”约翰尼说。

“你多会儿到我这儿来住？”

“我想星期二吧。”

“不，星期三来吧。不过我的意思是星期一。不，星期——不成。星期二来吧，——早点来，驾车带我出去走走。现在为我们讲点新闻吧。”

约翰尼发誓说没有什么新闻可讲。他在莉莉面前试图放开胆子表现得兴致勃勃，谈笑自如；但是他失败了，他知道他失败了，——他知道她看出来他失败了。“妈妈会十分高兴见到你的。”莉莉说。“我猜想你还没有看见贝尔吧？”

“我昨天下午才到格斯特韦克。”他说。

“我们斯摩尔庄园有了格雷丝，生活丰富了许多；——不是吗？克里斯托弗叔叔很喜欢格雷丝，——因此我现在在这阿林顿世界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人了。”

“再见，”约翰尼说。“我和你的一位朋友一块到这里来的，格雷丝。”

“我的一个朋友？”格雷丝说。

“他这样说的，他这时在阿林顿。他在路上坐一辆马车超过我去的。”

“他叫什么名字？”莉莉问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约翰尼说。“他是个和我的岁数不差上下的男子，眉清目秀，显然是个很会收拾自己装束的人。他是近视眼，从马车窗往外看时总在一只眼上罩只镜片。我就知道他这些。”

格雷丝·克劳利刚听到那个朋友和马车，她的脸就变得红喷喷的；不过格雷丝脸虽红了，举止却很自然。莉莉马上知道了这一切；——马上推测到坐马车的那个朋友是谁，简直欣喜若狂。朱莉娅夫人虽然对这位少校知道得一点不比约翰尼多，但她极会察言观色，看出来那个朋友定是个特殊的朋友，——因为她已经注意到克劳利小姐的一盘红喷喷的脸了。格雷丝自己心里十分明白这个人是谁。她的情人的长相，从车窗往外看时用的那罩眼睛的镜片可以打消一切怀疑。在忧伤中她伸出手来紧紧揪住莉莉的衣服。

“你是说他现在在阿林顿吗？”莉莉问。

“我一点不怀疑他此时此刻就在斯摩尔庄园。”约翰尼说。

第二十八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怎么散步

格兰特利少校把马车赶进了阿林顿"红狮"的院子里，马上从那里出发到戴尔太太的家去。他到这地方时，简直拿不定主意用什么方式开始他的袭击；但现在，在他顺街走着的当儿，他决定先去打听一下戴尔太太。很有可能一走进门槛，他就会碰上戴尔太太和她的女儿，还有格雷丝；如果那样，那他的处境可就会是相当尴尬了。他眼下十分后悔他事先没有写信给戴尔太太，要求会一次面。如果他碰上她们几个女士待在一起，他的事情将会十分难办。但是他很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他把来意讲明时，戴尔太太无论如何不会有任何反对的意思；于是他毫无顾忌地接着走下去，因为他早已听邻居说戴尔太太的住所叫斯摩尔庄园，便毫不犹豫地敲开了斯摩尔庄园的门。仆人说屋里谁也不在；接下来，这位来客又打听她们的去处时，女仆解释说两位年轻小姐散步到格斯特韦克别墅去了，戴尔太太这时在格雷特庄园和那位乡绅待着。那两位小姐走后不久她就离去了。但是，女仆还没有把全部情况向少校解释清楚，她的话就被打断了，她的女主人就站在她身后的过道里。戴尔太太已经返回来，从草坪走进住宅了。

"在这儿呢，简。"戴尔太太说。"要是这位先生希望见我的话。"

然后少校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我是格兰特利少校，"他说；他正在语无伦次地解释他闯入这里时，戴尔太太请他跟她到客厅去。他刚刚嘟哝了一些戴尔太太无法弄清他是谁的话；但是戴尔太太完全知道他的来历，早就听莉莉讲过关于格雷丝的全部情况。她和莉莉过去经常谈起这个问题，不知在各种现有的情况下，格兰特利少校应该不应该觉得自己有义务向格雷丝伸出手来，为此母女俩对这事还有些不同的看法。戴尔太太一直认为他不会感到这样的责任，极力

解释说克劳利先生眼下所处的这种万般不幸的地位,这对所有和他有联系的人来说都是大灾大难,任何没有绝对订婚的男子要是对这样一桩婚事放弃思想,这种行为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戴尔太太还讲到格兰特利少校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认为他们都有权利让人考虑利害得失。但是莉莉却十分坚定地反对这种看法,硬说在爱情问题上,一个男人不应该考虑什么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如果他算得个什么,”莉莉曾经说。“那他现在会来到她身边,——就在她处在困难之时;来告诉她起码还有一个对她一心不二的朋友。如果他做到这点,那么我会认为爱情上还有些诗意和神圣的东西。”戴尔太太对这番话回答说,女人没有权利期望从男人身上看到这样自我牺牲的高贵行为。“我没有指望这个,妈妈,”莉莉说。“可我担保格雷丝应该指望这个。当然我完全相信格雷丝甚至没有指望再见到他。她从来没有这样说,但是我知道她对此已下定了决心。可是我仍然认为他应该来一趟。”“一个男人很难下决心干这样一件事,如何供认不讳的,这种做法几乎超出了高尚的范围。”戴尔太太说。她们母女就是这样讨论这件事的。但是现在,戴尔太太似乎看得出来,这个男子真来做这种高尚的事情了。至少他就坐在她的客厅里,两个人都还没有坐下,他已经在琢磨着提起格雷丝。“你没准儿没听说过我的名字,”他说。“不过我认识你的朋友,克劳利小姐。”

“我很熟悉你的名字,格兰特利少校。我的住在那边的小叔子,戴尔先生,很熟悉你的父亲,——他是多年前熟悉的。我听他说过,他还记得你。”

“我想想。他那时常在乌拉索恩住。不过这事可有些年头了。他现在在家吗?”

“戴尔先生经常在家。他极少外出,我相信他见到你会很高兴的。”

然后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他们已经谦让着坐了下来,戴尔太太也说了许多客套话,让她的客人自然起来。如果他有什么话要专门跟她讲,那他一定要说出来,——任何有关格雷丝·克劳利的要求和建议,他必须提出来。他立即不失时机打开了话题。“我来阿林顿的事情,”他说。“是要见见克劳利小姐。”

“她和我女儿走老远的路去拜访一个朋友,恐怕她们要待在那里吃午饭;不过她们三四点钟肯定要回家来的,要是你在阿林顿不至于待这么短时间的话。”

“啵,天哪,不。”他说。“我等等不碍事的。”

“当然不碍你的事,格兰特利少校。也许你会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是这样的,戴尔太太;要是你允许我,我不妨跟你说说我来这里的原因。的确,我拿定主意这样做到底,我只是要请你替我守住秘密,要是这事毕竟需要暂时不往外传的话。”

“你要求我保守的秘密,我当然不会传出去。”戴尔太太说着,把帽子摘了下来。

“但愿一件事没有这种需要才好。”格兰特利少校说。“实际情况是,戴尔太太,我认识克劳利小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至今差不多两年了,——我还是马上把话说明白些吧,——我已决定求她做我的妻子。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考虑到这番话的性质,定会引起些窘态,我想它说得够流利和简练的了。”

“当然,格兰特利少校,你知道我做不了我们的年轻朋友的什么主。”戴尔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说她和我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她有父亲,有母亲,如我相信的,和你本人住在同一个郡里。”

“我知道这个,戴尔太太。”

“你兴许明白,克劳利小姐眼下正和我待在一起,我有幸以她的朋友身份,问问你他们家知道不知道你的意图。”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点。”

“我知道在目前这时间,他们面临着很大的麻烦。”

戴尔太太要接着说下去,但是她被格兰特利少校打断了。“问题就在这里。”他说。“目前有许多情况,使我简直不可能去见克劳利先生,得到他的允许给他女儿写信。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那件事情的根底?”

“我相信,格雷丝说的我都知道了。”

“我相信,他在这样一种精神忧伤的状态中,很难能够回我一个经过考虑的答复。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讲,或怎么不和他讲这件十

分不幸的事。但是，戴尔太太，你会，我想，看出来这同样的情况使我有责任对克劳利小姐态度明朗。我想我这个人最不配一个女人尊重了，但是老早就认为我对格雷丝不是漠不关心的。如果情况就是这样，我要是现在躲开她，那她必定会怎么看待我呢？”

“她十分理解降落在她父亲肩上的那一不幸的重量，不会认为任何和她没有关系的人应该非得承担它。”

“这话极是。她会认为我正是为此保持沉默的。我已下定决心不让这点使我保持沉默，因此我就来这里了。也许我能够在她悲伤时给她带来安慰。至于我世俗的地位，——尽管它的确不十分好，——因为她的也不好，你将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因为这点不让我见她吧。”

“当然不会。我不用说，我是不太理解，在钱的事情上，你贡献出来的正是你一无所得的。”

“你理解我的感情吗？”

“我完全理解，——十分赞赏你对格雷丝的爱情所表现出来的了不起的高尚品德。你想见你就会在这里见她，——就在今天，要是你愿意等等的话。”格兰特利少校说他将等到下午见见格雷丝。戴尔太太再次建议他和她共用午餐，但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然后她建议他不妨过去拜访一下那位乡绅，这样打发掉他的时间。但是对这个意见他又反对掉了。他说，他在目前的时间里没有太大兴致重见这么远久如此疏远的一个熟人。戴尔先生也许早把他忘了，肯定会问起什么事把他带到阿林顿来的。他将出去走走，他说，到三点半准时再来。戴尔太太再次肯定说，两位年轻的女士那时准会回来的，然后格兰特利少校离开了这所住宅。

戴尔太太等到只剩自己时，不禁把等待着格雷丝的这个好的命运，和已经落在她自己孩子身上的那个邪恶的命运，作了一番比较。这儿有个在各方面都称得上绅士的人。至少，这样的品性是戴尔太太马上赋予他的。格雷丝过去碰巧碰上了这个人，得到他的赏识，合了他的胃口，被他爱上了。这次碰巧的结果是，格雷丝将会得到这个世界不得不赐与她的一切东西。她将会有个她相信、仰慕、爱恋和她无限为他骄傲的终生伴侣。戴尔太太一点不知道格兰特利每年有没

有五百或五千，或这两人之间任何起调解作用的款项供花销，——她这时也没有多想想这件事的那个方面。她知道不用想它，——或想象她知道，供舒适生活的财力是足够的。她脑子里只有这个人的本质和品性，只有他们中间有足够的东西让一位妻子幸福的念头。但是她的女儿，她的莉莉，却碰上了一个无赖人物，仅仅因为那次相遇的后果，便给她一生投下阴影啊！要是能对格雷丝的成功表示相信，或者对莉莉的失败表示责怪，这当然不会是后者！她的女儿怎么能保护自己不遭爱情的这么不幸，或者避开她的船只在上面已经触礁的那块岩石呢？这时，许多痛苦的思想穿过戴尔太太的脑海，她简直有点儿妒嫉格雷丝·克劳利的情人了。莉莉满意像她眼下这样生活，可莉莉的母亲却不满意她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种比别的姑娘低一等的位置。这是她的一贯想法，——一种也许从来没有明明白白跟她自己表白过的想法，但却是个实际上每每冒上心头的想法，——她认为女人的营生就是结婚。她的莉莉应该赢而不应该输的念头，过去一直是，今后将会是，她永远不可排解的烦恼。

格兰特利少校返回旅店，见他的马已经喂上；他抽了支雪茄，然后一看时间才一点钟，也只好去散个步去了。他十分留神别顺着他来时走的那条路走出阿林顿去，因为他不希望在格雷丝和她的朋友返回这村子时碰上她们；因此，他跨过一条小溪，小溪一直流到阿林顿的主要建筑在上面的那座小山脚下；他转身走上一条他向左走很快就来到那些住宅那边的田间小路。由于对这个地方的地理不熟悉，他不知道走这条田间小径时他正在返回那个乡绅的住宅；可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溜达着走了大约一英里路，又跨回了那条小河，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却看到自己面前是一个门，门过去是一个围场，围场的另一边则是一位绅士的花园的大高墙。为了避开这里，他又向前走了一段，竟走上了一条去农场的路；他还来不及退步避人眼目，他便碰上了一个他认为是这住宅主人的绅士。这人就是那位乡绅，他正在察看他的家用农场，这是他每日的习惯；但是格兰特利少校还没有看出来这所住宅定会是阿林顿庄园，因为他从另一条路进的这个村子，满以为他已经路过到这个地方来的村口。“恐怕我是擅自闯入了，”他说，一边举起帽子行礼。“我走那边的小路过来的，竟

不知它会把我带进一个绅士住宅的范围里来。”

“通过田地到格斯特韦克的路，这就是正道呢。”乡绅说。“因此从什么意义上说你都没有擅自闯入的行为；不过在这里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特别在意，要是这里没有正道走，你是会欢迎这样走的。如果你是外乡人，兴许你会喜欢看这老住宅的外观呢。人们认为它有画意。”

这时格兰特利少校知道这人是那乡绅无疑了，深为这样闯进这住宅出现的尴尬局面懊恨自己。如果可能，他希望隐避自己不露面，——尤其不让这位老先生看见，现在碰上他了，他完全应该自我介绍一下。但是他决不想这样做，决意不动声色。即使这位乡绅事后听说他来过这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在此时此刻通报自己，这对他是件不愉快的事。然而他让这位乡绅领着他来到住宅的前边，不一会儿就站在斜地上听有关这所寓所的建筑的介绍。

“从那些烟囱群中间的一个烟囱的砖上，你能看见日期，——这就是说你的眼力很好，便会看见的，——一六一七。它就是那年完工的，打那以后，很少再动过它。我们认为那些烟囱很漂亮。”

“它们是挺漂亮的。”少校说。“一点没错，这房子总的说来是很有样子的。”

“那些树也有年头了。”乡绅说着，手指向长在这住宅一旁的两棵雪松说。“人家说它们比这房子还有年头呢，不过我对这点把握不大。过去这儿就有座宅邸，虽然不在这同一地基上，但离得很近很近。”

“我猜，你自己的祖上以前就住在这儿吧？”格兰特利为了表示友好，问道。

“唔，没错儿；那是两三百年前的事了，我捉摸。要是你不反对到那院子里走走，那么你会看到这住宅的一个很精彩的画面；——那里看去是最好的角度。我说哪，你肯进去喝一杯酒吗？”

“十分感谢。”少校说。“但是我还是不进去好吧。”然后他跟着乡绅走下院子，乡绅把那座教堂和这所住宅的景致讲给他听，还指给他看这里的教区牧师住宅和那所住宅大门那边阿林顿林子上空的一片风光，这位老乡绅显然非常喜欢这片风光；就这样，他把他又领回这

村子的格斯特韦克那侧，以致来到他曾经从那里走进来的那条路上，但少校一点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他看了看表，见时间已是两点多了。“十分感谢你，先生，”他说着又取下帽子向乡绅行礼。“要是我没有擅自闯入，那我会走回那个村子的。”

“什么村子？”乡绅问道。

“走回阿林顿呀。”格兰特利说。

“这就是阿林顿，”乡绅说；就在他说话的当儿，莉莉·戴尔和格雷丝·克劳利从格斯特韦克那条路上拐过弯来，和他们正好碰上了。“噢，姑娘们，我没料到会碰上你们，”乡绅说道。“你妈告诉我你们在天黑前才回来的，莉莉。”

“我们回来得比我们原来打算的早了些。”莉莉说。她无疑早已看见她叔父身边的那个生人了，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这位老乡绅的习惯，一心指望把她们俩介绍给这位生客。但是读者定会知道任何介绍都是不可能的。莉莉怎么也不曾想到这个人会是她和格雷丝在回家的路上整整谈论了一路的格兰特利少校。但是格雷丝和她情人儿当然马上已经认出了对方，格兰特利虽然感到窘迫，为这种相遇感到惊讶，但他当然还是走上前去，把手伸给他的朋友。格雷丝接他的手时没有说一句话。

“兴许我应该告诉你我本人是格兰特利少校吧？”他说着，向那位乡绅转过身来。

“格兰特利少校！天哪！我没有料到你会来这个地方。”

“我来这里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非常欢迎你，没说的。你父亲可好吗？我多年前就跟他是熟人了，兴许他还没有忘掉我吧。”接着，姑娘们静静地站在一旁，格兰特利正想着法儿脱身的当儿，这位老乡绅却十分热情地邀请他把行李包存放到那边住宅里去。“我将让下边那所住宅的女士们都过来，尽可能不让你觉得乏味。”但是这个建议不合格兰特利的心思，——至少在他弄清楚他将得到什么回答前是不适合的。他因此为自己找了借口，说他当晚无论如何必须回到格斯特韦克去；然后，他又解释说他已经见过戴尔太太了，表示他想陪着两位女士回斯摩尔庄园，要是两位女士不反对的话。这位乡绅，这时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一点不

了解，便和格兰特利告别，莉莉于是从那个院子的墙后，穿过格雷特庄园花园的那头，领路往家走去。她现在当然知道这位生客是什么人，想方设法安抚格雷丝摆脱窘境。直到这时，格雷丝见到了她的情人还没有说一句话，在他们仨一行往那住宅走时也没有开口。事实上，格兰特利比格雷丝也没有多说几句。莉莉一路上话语不断，仗着女性那不同凡响的本事找话茬儿说，一直对付到他们仨走进戴尔太太的客厅。"我捉住了一个少校，妈妈，把他送到这里。"莉莉哈哈笑道。"但是恐怕，就我已听说的，是你首先把他捉住的。"

第二十九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逻辑

朱莉娅·德·古斯特夫人总是在一点钟准时开饭，约翰·埃姆斯在别墅露面时十二点刚过。他当然应邀留下，也当然说他会留下的。他本来打算和朱莉娅夫人共用午餐；但是那时他没有料到会在别墅撞上莉莉·戴尔。莉莉要不是格雷丝也在场，她自己会处置泰然，有朱莉娅夫人作掩护，她自己的力量的栅栏也是点遮挡。然而，格雷丝·克劳利，自从听了关于那位从车窗口用镜片往外探望的先生的描绘那时刻起，就再也坐立不安起来。莉莉马上看出来她无心加入谈话，约翰和朱莉娅夫人对眼前这件事又双双的一无所知，越发把事情搅得乱套了。

"这么说那就是格兰特利少校吗？"约翰说。"我过去听说过他，我想。他是那位老副主教的儿子，对不？"

"我不知道什么老副主教。"朱莉娅夫人说。"这位副主教是那位老主教的儿子，老主教我记得十分清楚。那位主教去世的时间不算怎么长。"

"也不知他来阿林顿有何贵干？"约翰尼说。

"我想他认识我叔父吧。"莉莉说。

"可是他要去拜访你母亲呢。"他说。然后约翰尼记起来那位少校曾说过什么关于克劳利小姐的话，一时间沉默下来。

"我记得人们当时谈论说，要让这个儿子也成为主教。"朱莉娅夫人说。

"什么；——就是眼下是少校的同一个人吗？"约翰尼说。

"不，你这傻瓜。他不是那个儿子，他是孙子。人们要让那位副主教做主教，我记得曾听说他当时大失所望。他现在也成了个老者了吧，我捉摸；可是，天哪，我对他父亲可是记忆犹新呢。"

"他看上去倒不像个主教的儿子，"约翰尼说。

“主教的儿子看上去该是什么样子?”莉莉问道。

“我捉摸他身上应该有某种牧师的气息;但是这个小伙子没有一点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小伙子,如你叫他的,”莉莉说,“不过一个副主教的儿子嘛。”

“原因就在这里,我想。”约翰尼说。

但是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格雷丝一句话没说,莉莉发现了这点。接着她想到自己该怎么做才更好。格雷丝,她知道,处在现有的环境里是不会舒服的。话说回来,格雷丝返回家也不一定就十分舒服。只有在她和格兰特利少校见上一面之后,格雷丝才会自在一些。但是,格雷丝要是马上回阿林顿,这样会更好些吧,而且对格兰特利少校,这样做也许会理解妥当些。“朱莉娅夫人,”她说。“我想我们今天不必非在这里等饭吃了。”

“胡说八道,我亲爱的,你已经答应过了。”

“我想我们还是收回原话吧;我就说定了啊。你千万别生我的气。”莉莉看着朱莉娅夫人,仿佛这中间有某些朱莉娅太太应该明白的事由,而她,莉莉,又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我担心莉莉是虚张声势,想让她的老朋友相信她逃脱是因为约翰·埃姆斯来到了这里。

“可是人会挨饿的,”朱莉娅夫人说。

“我们会挺过去的。”莉莉说。

“我让你从阿林顿走到这里,什么也没吃就又走回去,这可不成。”

“要是我现在就动身,那我们赶回家正好吃午饭。”莉莉说。“这样不是最合适吗,格雷丝?”

格雷丝简直不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她只知道格兰特利少校在阿林顿,知道他来这里是要见她。马上急不可待地追着他去,这个念头对格雷丝来说是不大称心如意的,然而莉莉从这别墅把她带走,她则心情激动,不能不感谢莉莉。这件事最后协商妥了。她们再待半个小时,吃点点心,做样子喝杯酒,然后起身回去。约翰·埃姆斯却完全以为莉莉·戴尔是要从他身边逃脱,心里扫兴极了,因而等两位姑娘离去,便表现得一反常态,对他的老朋友也不客气了。“我来这里

才真是大傻瓜一个哟，"前门刚刚关上，他便瘫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叹息道。

"这对我可真够礼貌的了，约翰！"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朱莉娅夫人。我来到她跟前来卖傻呀，多会儿我能这样做，想到的是这郡里别的姑娘而不是她就好啰。"

"我觉得你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朱莉娅夫人说；她在某种程度上看出来莉莉离去是因为格雷丝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她自己的什么。"我看样子，莉莉是非常高兴见到你的，我前不久告诉她你要来这里住，会跟她们常见面时，她听了似乎特别高兴；——她的确是挺高兴的。"

"那么为什么我进来的工夫她就要逃脱呢？"约翰尼说。

"我认为这与你说那个来阿林顿的人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对她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作践自己啰；——我的确作践自己，朱莉娅夫人。只管想想我前几天在一次宴会上碰上克罗斯比，他竟傲慢地过来跟我握手的德行吧。"

"我捉摸他没有说起帕丁顿火车站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他没有说起这个。但愿我知道她是不是还念念不忘他就好了。如果我想到她还想他，我会永远不跟她多说一句话的，——我的话是说我自己。当然我不会去跟她们吵架去。我还不至于傻到这个份儿上。"然后，朱莉娅夫人尽力安慰他，结果总还算没有白费劲，他被说服吃了那些为已经跑掉的两位小姐吃着舒服和顶用的碎牛肉。

"你认为是他吗？"她们俩往回走了不远时，格雷丝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我看除了他没别人。别人专门来阿林顿来看你，那这算哪回事呢？"

"他不可能来的。他要来了，我就不大理解了。他让我离开西尔弗布里奇而不见我，——我一直认为他是对的。"

"我认为他来这里更对。他来这里我很高兴。这说明他心里真的有点东西。要是在审讯到来之前不来这里，或寄什么来，或写什么来，或采取什么步骤，让你知道他在想着你，那我认为他够心硬的

了，——像我碰上过的任何别的男人一样心硬。男人们可是太心硬了！但是，我现在不认为他是心硬的。我开始把他看做一个 Sans peuret sans reproche[①] 的骑士了；我在想象你应该在他跟前双膝跪下，亲吻他那高贵的鞋扣去。判断男人时，你的心在那种对虚假的人应有的责备和那种对忠实的人应有的崇拜二者之间摇摆得那么快。"然后她沉默了少许，但是格雷丝一言未发，莉莉又接着说道。"我直和你说吧，格雷丝，我现在对你期望着很多东西。"

"哪方面的很多东西，莉莉？"

"崇拜的这方面。你要是仅仅在爱他，我对这点是不满意的。如果他像他必须做的这样来到这里，说世人纷纷责怪之时正是他求你做他的妻子之日，那我认为你欠他的远不止爱情。"

"我欠他的确是远不止爱情，我偿还他的也将会远不止爱情。"格雷丝说。她讲这句话时她的语气里有些异常的东西，这使得莉莉拦住她，看着她的面孔。她脸上有一种莉莉从来没看见过的东西，使得她生出一种莉莉看去格外动人的美。毫无疑问，格雷丝的这个情人儿一定看见过她的这般微笑，因此便爱上了她，目前正以非凡的行动表达他的爱情。"是的，"格雷丝站在那里打量了她的朋友一眼，接着说。"你可以盯着我，莉莉，但是你也可以放宽心，我会给予格兰特利少校我能够做到的所有好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格雷丝？"

"别在意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处理你自己的爱情一意孤行，那你就必须让我有同样的做法。"

"可是我跟你把什么事都说过了。"

"你以为，如果——如果——如果千真万确可能的是，格兰特利少校来这里向我伸出他的手来，我们家这时面临着灭顶之灾，如同我们实际的情形一样，那么你竟会认为我将让他自我牺牲吗？你真这样想吗？"

"一点没错。为什么不呢？这中间没有牺牲的问题。他会要求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你肯定会把这个给他的。"

---

① 法文：无惧而坦然之意。

“如果他要这个，那么他的高尚品质哪儿去了？如果情形像你说的一样，那他的高尚品质只会是这样的：他一直愿意获得他不想要的东西，目的不过是他可以援助一个他爱恋的人。我也将援助一个我爱的人，按我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去援助他。”然后，她快步在她朋友的前面走，莉莉却站着思忖了片刻才追她去了。她们走在一条田间小路上，这样她们省了一大段走回阿林顿的路程；格雷丝已经走到一个阶梯前，正在往上走，这时莉莉跟上她了。

“你一定不能只管自己走掉。”莉莉说。

“我没有打算只管自己走掉。”

“我想让你停下听我说几句。我相信你在这点上是错的，——对你们俩来说都是错的。你认为他爱你吗？”

“我过去认为他曾经爱过；要是他已来这里来看我，我推测他仍在爱我。”

“如果实际情况如此，如果你也爱他——”

“我爱他。我对这点不跟你保密。我整个心都在爱他。既然我相信他在这里，相信我今天下午就见到他，我今天还爱他。当我想过我将永远再见不到他时，我昨天爱他。我真的爱他。我爱他。我太爱他了，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危害他的事情。”

“是那样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那你应当接受下来。我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有选择，而且我要使用这种选择。为什么你不接受我的表兄约翰的请求？”

“因为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有更正当的理由，那我将不再跟你多说一句话。”

“为什么你不接受另外那个人？”

“因为我不能相信他的爱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竭力医治你的创伤，你却在那边揭开我的伤疤，你这样是十分不友好的。”

“啾，莉莉，我对你，对一直对我非常慷慨的你，态度不友好吗？”

“要是你好好听我说，试图接受我的建议，那我将会原谅你这一切和更多的不友好态度。因为你的这位少校做了一件宽大为怀的事情，一件对你们俩都有好处的事，——对你俩有无限好处的事

情，——你定要竭力仿效他的宽大为怀态度，做一件将对你们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事情就是这个理儿。不错，是这个理儿，格雷丝。你不能怀疑他有这个意思已有些时间了；当然，如果他把你当做他自己的，——我敢说，如果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讲出来，那他做——"

"可我不是他自己的。"

"是的，你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的；你刚才满含激情这样讲过了。如果它真是这样，——让我看看，我处于何地呢？"

"啾，莉莉，你用不着在意你处于何地。"

"但是我就在乎，而且在我说话时我不喜欢被人打断。是的，正是这样。如果他看见他的母牛病了，那他准会试图治好那病中的母牛。他看见你病了，当然他来这里解除你的痛苦。"

"我不是格兰特利少校的母牛。"

"是的，你是的。"

"不是他的狗儿，不是他的牛儿，不是他的驴儿，不是他的任何东西，除了——除了，莉莉，是他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的最亲切的朋友。他不能有一个比我会对他更一往情深的朋友了。他永远不会知道我会如何一往情深地为他着想。你不认识他家的人。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侯爵。"

"那和这事有什么关系？"莉莉苛刻地说。"要是她嫁给一个大公爵，那又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都是些傲气的人——他们全都是——全都是富人；他们和很有身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他们就是和皇室的人一起生活，我也不在乎，哪怕威尔士亲王是他们的至好朋友。这只会表明他比他们是多么的好。"

"但是想想我的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处境。我父亲贫穷这点，我倒不在乎，因为他的出身和教育都是一个绅士。但是现在他蒙受了耻辱。是的，莉莉，他是的。我只得这样说，至少对我本人是这样，我不能不想到格兰特利少校；我不愿意把这种耻辱带给一个对这点定会十分敏感的家庭。"但是，莉莉继续她的争辩，直到拐过那条小巷的角，碰上莉莉的叔父和少校本人，她们还在不停地争论。

第三十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散步后做什么

从那座教堂往斯摩尔庄园走的一路上，莉莉·戴尔全在跟她自己谈话。在这段路的一部分，路面只够两个人并排走，在这里格兰特利少校走在莉莉身边，格雷丝跟在他们后面。不一会儿，他们就径直走进那座住宅，莉莉对她母亲讲了几句关于逮住少校的事。“是的，我亲爱的，我刚才见过格兰特利少校。”戴尔太太说。“我估计他在路上碰到你们俩的吧。可是我可没料到你们会这么快就返回来。”接下来对那位乡绅和格兰特利的散步解释了几句，此后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让这两个恋人单独待着。“你当然要在这里用餐，格兰特利少校。”戴尔太太说。但是他谢绝了这个建议。他已经听说，他说道，这里有一列上伦敦去的夜间火车，他认为他当晚将要返回城里。他离开伦敦时，已经打算尽快返回去的。戴尔太太然后犹豫了两三秒钟，站起来离开了屋子，莉莉随后也走了。“看样子非常奇怪，也很突然。”戴尔太太跟她的女儿说。“不过我看这样倒是最好的一步。”“当然这是最好的一步，妈妈。善有善报，——这是唯一的规则。她这下个熬到头了，这对她是再好不过了。”

格雷丝坐在一张沙发上，格兰特利少校这时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站到格雷丝的对面。“格雷丝”，他说。“希望你别因为我来这里看你生我的气。”

“不，我没有生气，”她说。

“我对这事想过很多，你的朋友，普雷蒂曼小姐知道我会来。她很赞成我来这里。”

“她已经给我写来信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这点。”格雷丝说，心里却不知道别的该说些什么话。

“不，——她不能那样做。她没有那个权力。我提起她的名字，

只是因为她对你来说是有分量的，并且因为我没有做那种在别的情况下也许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见到你的父亲。”

“可怜的爸爸。”格雷丝说。

“我已感觉到，在目前这时刻，我这样做准不会成功。这样对他或者对你，都会是缺乏尊重的。毫无问题，格雷丝，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他停了停，接着记起来他没有理由对这样的问题期待回答，便接着说下去。“我到这里来，亲爱的格雷丝，请求你做我的妻子，做伊迪丝的母亲。我知道你爱伊迪丝。”

“我确实爱她。”

“我有时希望，——尽管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有时希望和几乎想过，你也是一直愿意——爱我的。实话实说为好，不是吗？”

“我觉得是的。”格雷丝说。

“因此，因为我本人非常爱你，我就来请求你做我的妻子了。”说着，他伸出他的手，向她伸过去。但是她没有接住它。“这是我的手，格雷丝。如果你的心和我的一样，那么你就把你的手给我，我将不想得到任何别的东西让我幸福。”但是，她仍然没有伸出手来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如果我来得太突然，”他说。“那么你定要原谅我这点。我的行动是突然的，粗鲁的，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给我某种回答吗，格雷丝？”他的手现在早已落回了他的身侧，但是他仍然站在她跟前。

目前为止她没有跟他说过话，除了她承认她对那个孩子的爱那句话，在她的脸上甚至对这个建议没有流露惊讶之色。然而，想到他竟会做这样一件事，自从她明确想到他确实会这样做，她心头惊愕得不知所措。没有哪位姑娘有几分姿色，却会像格雷丝·克劳利那样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这般无知。她对自己的学识也没有半点骄傲。她在许多方面都比别的姑娘学得多，这点是因为她贫困，因为她的家离群索居。她过去学习念希腊语和意大利语，这是因为在那个可悲的住宅里，她找不到别的事可做。因此，知识的准确度对于挣她的面包是用得着的。我认为格雷丝过去总是怯生生的，连对别的姑娘享受的清闲和无知，都不敢羡慕和看不起。她的身材长得苗条，长得十分匀

称，各方面都十分优雅；但是她过去没有想到过她有这么一个身段，只记着她穿戴得十分穷气，但也还勇敢地下决心记着她永远不会为这点感到羞耻。随着她和格兰特利少校认识的程度不断加深，她早已无形中感觉到有他在身边，她的心情比她所认识的任何人在身边都更为愉快，但她仍然跟自己说，任何像爱情一样的东西都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接着话语讲出来了，他的眼光里已经有了情意，他的声音里有了口气，他的手指上有了动作，她对这一切的含意不能统统拒绝。而且，别人也开始和她讲这事，那两位普雷蒂曼小姐和她的朋友莉莉就讲过。然而她不会跟自己承认事情果真会如此，她不容许自己跟自己坦白她爱上了他。接着，最近她父亲遭受的这一致命的苦难发生了。他被控告偷了钱，因偷窃罪被交付审判。从那一时刻起，不管说什么，任何希望，如果曾经有过什么希望的话，这下无疑被粉碎了。但是她向自己勇敢地赌咒发誓说，这中间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希望存在过。她还让自己相信，除去她的确没有少想过的这个男子带来的平常的友谊，她有权得到的东西是没有的。即使那些动作、那些口气和那些情意曾经有过什么含义，那么所有这样的含义也一定会被降到她头上的这种耻辱统统消灭净尽。她可以认为她父亲是清白的；她可以至少保证他的意图没有任何邪念；然而，世人可不这么认为，她，她的弟弟和妹妹，她的母亲和她那可怜的父亲，必须屈从世人的看法。如果那些岌岌可危的喜悦曾经意味着任何东西，那么它们现在却不再意味着任何东西了。

就这样，她过去一直跟自己争辩，被这样的自我教导折磨得好苦，她于是来到了阿林顿。自从她跟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她脑子里日复一日产生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她过去的争辩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这是一种不管她有多大勇气都会让她心灰意懒的信念。她早已不指望什么，不希望什么，但当什么东西也没有时，她又万般心酸。她尤其想到那半个小时，他在那半个小时里曾经把他可以说出口的话差不多全说出来了，——超出了他应该说的范围。在那段时间里，她的手一直放在他的手里；他用某种有压力的动作把她的披肩披在了她的肩头。哪怕他只是写给她一句话，告诉她他相信她父亲是清白的也好啊！但是没有；她没有任何权利期待他的任何东西。

后来莉莉也不再谈论他了，她这下就更不指望什么了。现在他却站在她跟前，请求她到他身边去，去做他的妻子。是的，她愿意去吻他的鞋扣带，只是他的鞋扣带接受这种吻后便会给他带来那种他从来不应该在她手中得到的危害啊！他过去一直是宽大为怀的，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但是她另外的自尊被触动了，她也应该表现得宽宏大度呀。“你能给我某种回答吗？”他已经跟她这样讲了。当然她应该给他一个回答，但是她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非常仁慈。”她说。

“我会比仁慈更仁慈。”

“你是这样的。仁慈在这样的时刻用在这样一个朋友身上是一个冰冷的词儿。”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能做到的，我对你都会全部做到。”

“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你，如果我知道怎么感谢的话。我心里塞满了谢意；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

“那里就没有爱情的地方吗？”

“在我们的家没有爱情的地方，格兰特利少校。你没有见到爸爸。”

“没有；但是要是你希望，我会马上去见他的。”

“那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一点好处没有。我所以问你，只是因为你很难知道我们的家境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看不出来那会阻止你，如果你能爱我的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看见他，看见那个家，看见我母亲，那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圣经》里说过，有些季节是没有结婚或订婚的时间的。我们家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我今天不逼你做决定。我只是请求你答应我愿意跟我订婚，——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我家的人，让这件事公开化。”

“这些我全明白。我知道你是多么好。可是，格兰特利少校，当我让你相信这事是不成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理解我。”

“你是说你彻底拒绝我吗？”

“是的，彻底拒绝。”

“可为什么呢？”

“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吗？我应该让人逼着回答它吗？但是我会别的事情一点不涉及，清清楚楚地告诉你，那就是我觉得我们全家蒙受了耻辱，我不会把这种耻辱带到另一个家庭去。”

“格雷丝，你爱我吗？”

“我现在没爱过一个人，——就是说，如你的话中的意思那样。我不能爱任何人。我除了把我父亲和母亲，除了把我们全家放在心上，我心中没有别的感情的位置。要不是我会为母亲省出我在家会吃的那份面包，我是不应该到这里来的。”

“情况竟坏到这一步吗？”

“不错，坏到了这一步。要是你知道底细，情形只会比这步更坏。你想不到我们跌到了多么深的境地。现在人们告诉我，我父亲会被发现罪行的，会被送去坐牢的。我们自家就不在话下了，可你怎会想到一个姑娘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跟任何男人订下终身大事呢？在这样一种位置上，一个女孩子竟要谈情说爱，你会怎么看待她呢？如果我早十倍时间跟你订了婚，那我也会毁掉它的。”接着她站起来要从他身边走开。

但是他拦住了她，抓住她的臂不放。“你所说的话只会使我说出我没听到它时无疑永远不该说的话。我宣布我们订婚了。”

“不，我们没有订婚。”格雷丝说。

“你告诉我你爱过我。”

“我从来没跟你这样说。”

“除声音外还有别的许多说话方式；我虽不敢对别人夸口，但敢跟你自称，你跟我这样说过了。我相信你爱我。我将认为我自己已经和你订婚了，如果我听说你听另一个人的话，我将认为你是虚伪的。现在，再见吧，格雷丝；——我自己的格雷丝。”

“不，我不是你自己的。”她流着泪说。

“你是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上帝祝福你，亲爱的，亲爱的，最亲爱的格雷丝。你一两天后会听到我的音信，一等这次可怕的审讯过去，就会见到我的。”然后他不等她能摆脱他之前便把她抱在怀里，她在他怀里挣扎的工夫，他亲吻了她的额头，亲吻了她的嘴唇。这之后他尽快离开了这屋子和这住宅，戴尔家的人这次也没有再见到他。

第三十一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如何返回格斯特韦克

格雷丝，当只剩她一个人时，一下子坐进那张沙发里，把脸埋进她的双手中。她差不多是在歇斯底里地恸哭，完全被她情人的孟浪行为吓了一跳，心里直害怕。事情发生的方式，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无疑，要是她愿意，她是有力量拒绝这个人的。然而在她趴在那里流泪的当儿她觉得她真的成了他的一部分财产，觉得她的宽宏大度成了泡影。她早已特别下决心不向他表白一点爱情。她实际上也没有做出这样的表白。她使尽了她所知道如何使用的所有谨慎，把握住自己不那样做。但是她空想出了这一事实，她不能够否认它。她能跟他撒谎，表明她不爱他吗？她能这样作假宣誓，甚至保住她的宽宏大量吗？是的，她本当这样做，——她跟自己这样讲过，——要是她有片刻工夫思考思考的话。她应该这样做，她责怪自己这次准备得这么不足。的确，她不该有讲出它来的机会；因为她当然不会回答，——甚至不会看他的信。虽然他也许知道她爱他，但是她却不会成为他的妻子。他已经把她的隐秘逼出来了，但是他却不能逼她嫁给他。她确实爱他，但他永远不应该由于她的爱而蒙受耻辱。

过了一会儿，她能够想到他的行为了，她相信她应该十分生他的气。他当时竟然无比粗鲁地把她搂在怀里，欺侮她。他靠力量逼着她吻了一口。她感觉到他的怀抱暖融融的，紧紧地、有力地搂着她，她当时竟不知道她是进了天堂还是入了地狱。她非常生他的气。她会接到他的来信不看就给他寄回去，——如果可能的话连封都不拆。他对她所做的事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但是——但是——但是她是多么热烈地爱他啊！他难道不是男人中间的王子吗？当然，他是太不规矩了；但是可有哪个男子以这样神圣的方式表现得这般不规矩吗？对一个这样丰富地理当得到能够给他的一切的情人，要是她被迫一

口拒绝任何要求，这难道不是成千上万种遗憾吗？他放开她之前吻了她的手，而现在正不知道干什么好，她便亲吻她感觉到他的嘴唇接触过的地方。他的手臂曾经勾住过她的腰肢，她穿着的这件旧上衣应该让她好好地永远保存起来，因为它受到了如此的宠爱。

她现在要向莉莉和莉莉的母亲说点什么呢？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她永远不会告诉她们关于她情人的可气的放肆行为。那可是个对任何人永远说不出口的隐秘。她会把自己的怨恨积压在自己心中，不必借助任何人的气愤求得保护。他反正再也不会这样造罪了，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她会把这次罪过的所有过程和记忆留给自己回味。这样一个人，这般造罪又这般仁慈，这般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又这般高尚无比，竟来到她这样一个姑娘身边求爱，这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她又想到她父亲的贫困和她自身情况的痛苦，跟自己宣称说，这事非常令人不可思议。

莉莉第一个走进屋子，不过在这之前，她从仆人那里得知格兰特利少校已经离开了这所住宅。“我听见门响了，小姐，然后我从那个餐具室的窗户看见了他的帽子顶。”有这一确凿的消息武装，莉莉走进了客厅，正见格雷丝要从沙发上往起站。

“我打扰你了吗？”莉莉说。

“不，一点没有。我高兴你进来。亲亲我，好好儿地对待我。”她随即用臂把莉莉抱住，搂在怀里。

“我难道不总是好好儿待你吗，你这傻瓜？他表现得好吗？”

“我不知道你指什么？”

“那你对待他好吗？”

“如我所知道的那样待他好，莉莉。”

“他去哪儿了？”

“他已经走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了，莉莉。”

然后她把脸藏在她朋友的肩上，又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哭泣起来。

“可是告诉我，格雷丝，他说了些什么；——这是说，如果你有意思跟我讲的话！”

“我会跟你说明一切的；——就是说，我能说的每件事。”格雷丝想到那件她无疑不会说出来的秘密，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他做，——他做了我说过的他会做的事情吗？来来，痛痛快快讲出来。他请求你做他的妻子吗？"

"问过了。"格雷丝简直是小声嘟哝出来的。

"你接受他的建议了吗？"

"没有，莉莉，我没有接受。我当时不知道如何说话，因为我感到十分意外；——他，当然，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我尽我的本事告诉他，我不会嫁给他。"

"为什么；——你告诉他为什么了吗？"

"是的，因为爸爸！"

"那么，如果他是我认定的那种男子，这个回答等于没有说。他来这里之前当然知道这一切了。他没有认为你是一个四万镑的继承人。如果他是真诚的，这事算不了什么。我认为他是诚心诚意的。"

"因此我也是诚心诚意的。"

"嗯，格雷丝，我们走着瞧吧。"

"我想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意志，莉莉。"

"在这点上别把话说死。女人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容许有意志的。某个男子出现在一个姑娘的道上，她喜欢上他了，仅仅是因为他正好出现在她的道上。唔，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时，如果他愿意要她，那她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让他带走；或者如果他愿意丢下她，那她就让他丢下得了。"

"莉莉，别说这个。"

"可是我就是说了。一个男人可以向自己打保票，他将给自己找个有才华、有姿色，或者他要是希望的话，找个六英尺高的妻子；或者找个红色的头发，或红色的眼睛，或红色的面颊的妻子，——只是他喜欢的就成；他可以到处走动，直到他发现称心如意的，一如你可以到处走动配齐你的毛线一样。你要是买了一种你不想要的颜色，那你就是个傻瓜。但是我们从来不能为另外一件活儿配齐我们的毛线，却只得接受来到跟前的任何颜色，——因此这正是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妈妈来了。我们在她面前可不能理论。妈妈。格兰特利少校已经——溜了。"

"啾，莉莉，用的什么词儿啊！"

“可是,瞰,妈,这叫什么事吧!想想他只顾走了,竟没有跟任何人打个招呼!”

“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跟格雷丝讲,我捉摸他说出来了吧。”

“他当然请求她嫁给他了。我们谁都对这点没有任何怀疑。他向她发誓说,舍弃她谁也成不了他的妻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吧。但是他似乎做这事做得毫无什么诗意;——眼下他又没有跟我们道别就走了。我是永远不再理他了,——除非格雷丝求我。”

“格雷丝,我亲爱的,我可以祝贺你吗?”戴尔太太说。

格雷丝因莉莉抢在她头里说话,没有作答。“瞰,她当然拒绝人家了。但是格兰特利少校是个十分有理智的,没有指望会马到成功。让我算算,这是十四号了。这些钟表再走十四天,因此,你可以在二十八号期待他的信息。至于我个人,我认为你正在给他惹下一大堆毫无必要的麻烦,如果他在你危难时舍弃不顾,那你才叫活该呢;不过我听说了,你会享有这个世界的。一个姑娘家在讲实话前,她总要向男人说几句瞎话的!”

“我没有向他说瞎话,莉莉。我告诉他我不会跟他结婚,我就是不会嫁给他。”

“可是为什么不呢,亲爱的格雷丝?”戴尔太太说。

“因为世人说爸爸是个贼!”格雷丝说完,慢慢走出了屋子,戴尔太太和莉莉都没有试图跟她出去。

“她好得像金子。”莉莉等门关上后,说。

“还有他;——他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也很好;可是她没有告诉我他跟她讲了些什么话。他一定很好,要不他是不会跟着她来这里的。不过他来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她是那样美丽啊!今天我们往回走时,我一次又一次认为她的脸蛋儿是我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她刚才讲起她父亲时,你看见她了吗?”

“瞰,是的,我看见了。”

“想想她两三年后变成一个女人时会是什么样子吧。她讲法语,讲意大利语,讲我所知道的什么希伯来语;她美得无可挑剔。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比她更可爱的形象;——她完全有做女神的气质。我

认为格兰特利少校毕竟不会是这样一个傻瓜。”

“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个傻子。”

“我一点不怀疑他全家人这样认为;——或者在他们听说这事时会这样认为。但是,妈妈,她会变得惹人注目,把英国所有的哈特尔托普夫人踩在脚下。事情最终会顺利解决的。”

“你认为它会吗?”

“噉,是的。为什么它不应该呢?如果他值得享有,它会的;——我认为他值得享有。他必须等这次吓人的审讯过去。我看得很清楚,格雷丝认为她父亲会被判罪的。”

“但是他不会拿了那笔钱吧。”

“我认为他拿了,而且我认为它不是他的钱。但是我不认为他偷走它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种区别。”

“恐怕一个陪审团不会理解这种区别。”

“男人组成的陪审团不会理解的。但愿他们能把你和我列上陪审团名单。为了格雷丝,为格兰特利少校,我愿意忍痛割爱,肝脑涂地。他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男子啊!”

“是的,他是漂亮。”

“那么像一个绅士!我跟你说怎么办,妈妈;我们目前什么也别跟格雷丝讲他的事。她的心里装得满满的,别逼着她说话,这样是安慰她的更好办法。”母女俩一致同意按这些策略办事,当天晚上便没有再对格雷丝说起她情人的事。

格兰特利少校从戴尔太太府上走回那个旅店,命令备好马车,坐车走出阿林顿,几乎记不起来他身在哪里,要往哪里去。他独自想着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在他这方面,这次相遇的结果应该接着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半高尚的行动是仿效别人做出来的,而不是出自演员的先天的高贵品质。一个年轻人率先干一种冒险事业,是因为另一个青年已经提出来要这样做。琼斯在猎场里骑马跑一道行不通的篱笆,这是因为他听人说史密斯三年前干过。沃克听说汤姆普森叫了五几尼,便在一顿慈善的宴会上以自己的名义拿出来十个几尼。在这种事例里,格雷丝表现出来的那种宽宏大度和自我克制,把她情人胸中同样的美德暖热了,加温了。几个星期以前,格兰特利

少校关于他对格雷丝·克劳利应有的责任是什么还疑虑重重;但他现在是什么疑虑也没有了。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在这种热烈的仰慕之中直接找到那位副主教,告诉他说自己已经干了些什么,他还打算干什么。现在什么也拦挡不住他了;——绝对没有了,就是说,无论金钱还是地位。他已经庄重地宣过誓,他现在为当时的宣誓感到非常高兴。他会给格雷丝写信,告诉她说,他对她父亲的荣誉和清白完全相信,这方面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他或者她。如果她能不管她父亲怎么想来到他身边做他的妻子,那么她现在就应该这样做,她父亲的处境会怎么样随它去吧。就这样,他赶着马车回到格斯特韦克时,他把写给他热恋的那个女士的一封漂亮的信,已经打好了腹稿。

他驾车拐过那条通向格斯特韦克别墅的小巷弯时,又碰上了约翰·埃姆斯也往格斯特韦克返。朱莉娅夫人和约翰尼等两位姑娘离开别墅时已经交谈了几句格兰特利少校此人,因而约翰尼已经消除了别扭,得知那个去阿林顿的不速之客和他的不共戴天之敌没有什么联系。“那为什么他到阿林顿去呢?”约翰总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盘问他的女主人。

“嗯,要让我说嘛,我认为他到那里去找你的表妹妹,格雷丝·克劳利了。”

“他跟我说过他认识格雷丝。”约翰说,看样子仿佛意识到他自己非常巧妙地在根据事实推断时的机灵劲儿。

“你表妹格雷丝是个非常标致的姑娘。”朱莉娅夫人说。

“我见她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约翰尼说。

“唉,你刚刚不是看到她了吗。”朱莉娅夫人说。

“我没有端详她。”约翰尼说。因此当他又一次碰上格兰特利少校时,继续使用那了不起的独创性,根据事实推断情况,觉得肯定这个人和他的头号敌人没有关系,并且决心表现得通情达理点儿。“你在阿林顿的家里找到她们了吗?”他举起帽子,问道。

“你好啊?”少校答道。“是的,我在家找到你的朋友戴尔太太了。”

“没有见她的女儿,或者我的表妹吗? 她们刚刚在那边的;——我也是从那里来的。不过,也许她们回去你正好离开了。”

“我看见她们两个了。她们在路上碰上我和戴尔先生了。”

“什么,——那位乡绅吗?那么说你看见所有的人了?”

“每位我希望在阿林顿见到的人。”

“不过你不要在‘红狮’旅店住几天吗?”

“啾,不了。我记得我想到要回伦敦去;因为我已见到我的朋友了,我就想还是赶快走吧。”

“那么说,你过去认识戴尔太太?”

“不,我不认识。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她。不过在我是个小孩时我认识那个老乡绅。但是,我应该说是朋友。我去看一个朋友,见到了她。”

约翰·埃姆斯觉出来他的旅伴在“她”这个词儿上着重强调了一下,仿佛他要坚决地宣布,他到阿林顿是专门去看格雷丝·克劳利的。他丝毫没有反对承认格兰特利少校是他表妹的一位好配偶。他只能想到,如果这样一件事成为真的,格雷丝定会是个多么非同寻常的幸运的姑娘呀。关于可怜的克劳利这家人,他过去只是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他们的苦难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数不胜数,对任何固定的长久的安排麻木不仁。但是,对于格雷丝,这下有了一种非常长久的安排了。他早就听说过,格雷丝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她长得很美。实际情况也许是,格兰特利少校喜欢希腊语吧。他提醒自己说,人是各有所好的。但是由于这样一种联姻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尊敬的,因而他觉得,他这时应该变得对这位少校极尽礼貌。

“我想你看她生活得很不错吧。我刚才没有多少时间跟她说话。”

“是的,她过得挺好。她父亲的事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非常可悲。”约翰尼说。也许少校今天是第一次听说那个罪名吧,现在正为这个理由要脱身走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这可就用不着特别表示礼貌了。

“我相信克劳利先生是你家的一位远房姨父吧?”少校问道。

“他妻子是我母亲的大表姐。她们的母亲是亲姊妹。”

“她是个杰出的女人。”

“我相信是这样的。我自己不很熟悉他们家,——就是说,个人

之间的接触。当然我已经听说对他提出来那个控告案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丢脸的事。”

“哦,我倒不十分认为这是件丢脸的事。我认为这中间不是什么迫害或虐待的认识问题。这是件非常神秘的事,要是可能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我不认为他能做出什么犯罪的活动。”约翰尼说。

“按常情说,这的确是不可能的。我听过控告他的所有证词了。”

“啾,你是吗?”

“是的。”少校说。“我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巴赛特郡,我还是他的保释人之一。”

“那么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我猜?”

“算不上吧;但是各种情况使我对他们有了特别的关注。我想哪,那张支票是碰巧丢在他的府上,他也弄不清怎么就转到他手里了;等他用它时,他满以为是他本人的呢。”

“这就怪了。”约翰尼说。

“他脾气很个别,你知道。”

“可是这是一种他们在巡回审判时不喜欢的‘个别’呀。”

“最残酷的是,”少校说。“不管这事的结果是什么,他妻子和女儿受到惩罚都是非常惨重的。我觉得这整个郡都应该站出来帮他们一把。唔。再见。我得赶会儿路,走了。”

“再见。”约翰尼说。“有幸碰上你,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还真是个好样儿的。”等少校的马车走过去,他跟自己说。“如果他早有意思打退堂鼓,那他是不会用这种方式谈话的。”

第三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

克劳利先生曾经向罗巴茨先生宣布，他在即将到来的审判期间是不会寻求法律手段帮助他的。读者也许还记得，他当时一气之下拒绝的那个建议，是罗巴茨先生打着副主教格兰特利的旗号以权威的口吻谈起来的。“告诉副主教，”他当时说。“我不会接受他的建议。”接下来，罗巴茨先生离开他走了，完全相信他这方面要是进一步干涉下去，这只会是白费力气。尽管这样，那些已经讲出来的话也并非一点效果没有。这即将到来的审判总是浮现在克劳利先生的脑海里，尽管被迫提起那件事时他会神情激昂地讲话，一如他在主教面前和罗巴茨面前说起的那样，然而在他私下打发走的一个个漫长的小时里，或者当他单独跟他妻子待在一起时，他的情绪更会一落千丈，郁郁不乐。“它会把我坑害了的。”他会跟妻子说。“那么我就会得到拯救了。死亡使我安慰，我从此再也不会被传到那些冷酷的焦灼的一双双眼睛前面了。”接下来她便会试图说几句安慰的话，有时还像安抚孩子那样抚摸他；在另外一些时间，索性提醒他拿出点男子汉气魄，记住作为一个男子汉，他应该具有足够的忍耐性，承受那些也许会聚在一起打量他的目光。

“我想我将上伦敦走一趟。”他一天晚上跟妻子说；那是罗巴茨先生来访那天不久之后的事。

“上伦敦走一趟，乔赛亚！”克劳利先生自从他们家定居在霍格尔斯托克，还没到伦敦去过，他个人突然做出这一决定，着实把他妻子吓了一大跳。“上伦敦一趟，亲爱的！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的。他们说我应该找个我可以把这即将来临的审讯委托出去的法律界人士。可我在这一带谁也信不过。你要听明白，这不是说我攻击人家不值得信托。上帝不允许我这样讲话，甚至不允许我这样想到那些我不了解的人。但是这件事在巴彻斯特

和西尔弗布里奇妇孺皆知，为人口传，我要是去他们中间谈这件事，真是忍受不了啊。我要上伦敦一趟，我要去见见你的表弟，就是格雷法学协会的约翰·图古德先生。”这个计划仍有克劳利太太每日操不完的心事，想到这次旅行如果付诸实践，她丈夫会碰上的那些没完没了的困难，她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首先，她丈夫从来没有见过约翰·图古德先生；在早年那些日子里，他和她在康沃尔郡他们的副牧师位置上进行他们最初的英勇的斗争时，——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斗争一直是英勇的，——他曾经拒绝图古德家的某些礼仪，——职业上的礼仪，——这些礼仪也许是按亲戚关系这方面直截了当暗示出来的，因而这一职业上的工作应该无偿地做出来。当时的图古德先生是克劳利太太的姨父，是埃姆斯太太的父亲，我们的朋友约翰尼·埃姆斯的祖父；他由于和克劳利先生某些通信被激得气越来越大，打那时起这两家的往来就完全中断了。早在那些日子里，那位图古德就见老祖宗去了，这个家的儿子在雷蒙德建筑区支撑这个家族的门面。因此追根溯源，目前这个图古德是克劳利太太的大表弟。但是他们之间一直没有什么亲密交往。克劳利太太自从自己婚后便没有见到过这位表弟，——因为实际上由于她丈夫为人处事与众不同，她早已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了。她知道她表弟在他那个行业里地位很高，有个图古德和克伦普事务所，——这些日子里确切地称为克伦普和图古德事务所，——在处理那些棘手的案子方面颇有声誉；她觉得她丈夫听人建议不会比这更有利的地方了。但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想方设法把他的情况告诉一个生人呢？不行啊，他怎么会单独走进那个律师的屋子，把他的全部情况讲出来，——这对他来说是太陌生了吧？还有盘缠问题！“如果你不希望我去求你表弟，那就这样说出来，这也算了却一宗事哪。”克劳利先生有些生气地说。

“我当然希望你去的。我相信他是个了不得的人，是个好律师。”

“那为什么我就不该到他办公厅去呢？In forma pauperis[①] 我也必须去找他，必须这样说给他听。我为他费心提出的意见出不起钱，为我将占用他的时间也出不起钱。”

---

① 拉丁文，赤贫如洗之意。

“啾，乔赛亚，你也用不着这样讲话呀。”

“但是我必须讲出来。一个职业专门家，可以说经营着自己的商店，是为那些适合到他那里购买东西的人敞开门的；我到这样一个人那里去，拿了人家的物品，等物品用过后，我才告诉人家说我手里没钱，这成吗？可是我就要这样干了，玛丽。你以为我疯了，以为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是的，——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你有时是部分正确的。可是我还没有疯到连什么是真诚都不知道的地步。我要告诉你的表弟我经济拮据，陷入困境，不幸的尘埃把我埋住了。可我要恳求他看在他兴许对你怀有的旧家族关系的情分上，听我说几句话。我会把话说得很短很短，而且如果需要，等待他的空闲时间，也许他会跟我说一句有用的话呢。”

这番话可真让克劳利太太受不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知道她的表弟会当仁不让，欣然接受对这件事负责到底而不讲报酬，——而是因为她不能完全相信她丈夫的谦逊是真心实意的谦逊。她努力相信这点，却很清楚她做不到。不过这毕竟是她单方面的感觉。她内心没有对这点前思后想。一种苦涩的滋味在她脑子的味觉上泛起来，就像有时候嘴里的味觉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股味道。唔，她把这种味道含在嘴里，吞进肚里，有苦不往外说。来自你花园的色拉凉菜有时不知怎么就有一片苦涩的树叶，进了你盛色拉凉菜的碗里。天哪，进到她碗里的苦叶子确实太多了！“我的意思，乔赛亚，无非是说这么多的解释是用不着的。根据我对他的记忆，我认为他能做到的都会为我尽力而为的。”

“那么，我就要去找这个人，在他面前低三下四求他。尽管这对我来说够难为情的，但这仍是我应尽的一种责任。”克劳利先生说这番话时，一直没有忘记他是英国教会的一个牧师，没有忘记他在这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地位，凭这一身份，他过去出门参加宴会，便会给他带来某种优越性；由此说来，这位他正说着的律师，在世人的眼里还算不上什么人物。

“这中间用不着低三下四，乔赛亚，这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不过别在意，我们不谈这些了。如果你觉得合适，那就去找图古德先生吧。我认为这是很适合的。我可以写信告诉他说你要去

吗?"

"我自己来写吧,这样更合适。"

然后这位妻子在提出下一个问题前停顿了一会儿,——停顿了一两分钟,接着疑虑重重地问道,——"我可以跟你一块去吗,乔赛亚?"

"一个人能做的事干什么要两个人去?"他十分刻薄地答道。"我们的钱多得没处用吗?"

"当然不是。"

"要不是我怕在世人眼里落个受妻子摆布的名声,那么你去办妥这件事好了,因为你在这些事情上比我能干。"

"不,我亲爱的!"

"可它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件男人干的事情;不是女人出面的事情,除非他们成了绝望和无助的男子。我知道我怯懦的地方你强壮,我糊涂的地方你清楚。"

"我没有这个意思,乔赛亚。我想到的是你的身体健康。"

"不过还和我说的是一回事;可是,说什么你也不应该做我的工作。那些死盯着我的人会说,'看啊! 他承认他自己丧失能力了'。然后一些人便会嘁嘁喳喳说起疯人院的事。玛丽,我对那地方比对牢房还害怕啊。"

"但愿上帝垂恩,禁止这样的残忍!"

"可是我必须正视这个,我亲爱的。你认为那个女人,坐在巴彻斯特的高位上,给她本人和那个是她丈夫的弱小的基督教大人丢人现眼,——你认为她要是能把人关进大牢她不会干出来吗? 她是一只雌狼,——当她怒气冲冲邪念滋生地磨尖牙齿时,比不会说话的畜牲还缺乏理智,而且在饥饿时无事生非,像森林的野狼一样肆意践踏。我跟你说,玛丽,要是她有什么貌似有理的背景采取行动,那她会明天就发誓说我疯了。"

"你要一个人到伦敦去。"

"是的,我要一个人去。他们以后就不会说我不能像一个男人应该的那样干我自己的事情。我毫不畏惧地面对他,那个称为主教的弱小的人,也毫不畏惧地面对过贬低丈夫而使自己高大的她,并把他

们俩驳得丢尽面子。虽然我那时穿的鞋全都破旧了,连我自己站在那里也忍不住看几眼,然而我战胜了穿得花红柳绿的他们。"

"可是,乔赛亚,我表弟不会跟你刻薄的。"

"哦,——要是他不刻薄呢?"

"虐待你受得了,过分的虐待,一如普劳迪太太施加于人的那种行径,你能奋起反击;但是仁慈对你来说却似乎是种难以承受的担子。"

"我会斗争。我会努力。我会少说话,而且如果可能,我会多听少说。好了,我亲爱的,我会给这个人写信,你告诉我给他写信的合适地址好了。"然后他写了这封信,没有逐字逐句按他妻子的意思写,而是"渴望得到大恩大惠,草草一见,为这事他冒昧成为一个恳求者,并得到他妻子的保证,说一个有亲戚关系的人准会为保护这个家族的荣誉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图古德先生回复这封短信时写道:"亲爱的克劳利先生,我星期四上午十点至两点将在我办公室静候,保证不会让你等我十分钟以上。你们牧师从来不喜欢等待。不过你要是九点钟来同我和玛丽亚用早餐不更好吗?那样我们往办公室走时还可以谈一路。你始终如一的,托马斯·图古德。"这封信是从这位律师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私人宅邸发出来的。

"我相信他是一片真情。"克劳利太太说。

"毫无疑问他是一片真情。但是他的真情有些让人受不了;我不是说举止方面,是说语词有些够呛。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称为玛丽亚的那位太太。"

"她是他的妻子!"

"我也是这么大胆猜测的;可她对我来说是一无所知的。我还要写一信,谢谢他,说我将在十点钟准时去找他。"

在上路前,有许多事情还有待解决。按克劳利先生的最初计划,他说他要坐夜晚的邮政火车的三等车厢旅行,走到西尔弗布里奇去赶火车;说他然后可以利用上午五点到十点的时间在伦敦走走,事后乘一列也有三等车厢的下午的火车赶回来。但是,他妻子最后说服他,说这样一趟差事,在这隆冬季节跑下来,会把任何人折腾垮的;要是他硬要试一试,那他会把命搭上的;他临了答应在城里睡一

夜,——他所以被说服,是发现按照妻子的这一计划,他能在一个比西尔弗布里奇近得多的火车站上下火车,还可以买到一张三等车厢车费的返程车票。他计算出来,这全程旅行有一个英镑就对付下来了,他在伦敦过夜预算了七个先令;从家里的财力中取出来两个英镑,这样要是遇上什么意外事件,他也不至于因为钱的问题完全成为流浪之人。

就这样,他早早用过晚饭启程上路了,差不多完全沉浸在这趟出差伦敦的兴奋之中;他的妻子几乎快把他送到了火车站。"别拒绝我表弟的一片真情啊。"她最后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要是对我表示他职业上的真情,我会好好感谢的。"他答道。她没有再敢多说话,在这之前也没敢背地里给她表弟写信去,请表弟特别照顾一下,深怕这样做她好像在怀疑她丈夫的判断力有什么欠缺和不周。他夜里晚些时候到达城里,和一个搬运工打听一下,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店里订下一个床位。在这里,他喝了一杯茶,吃了点黄油面包,第二天早上,他又花了同样的钱吃早饭。"不,我没有行李箱,"客店的那个姑娘问起他的旅行用具时,他答道。"如果行李箱还算是一种体面的证件,那我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他说。这位姑娘打量着向他担保说,她没有怀疑他的体面。"我是英国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可是我的种种条件限制我寻找开支更大的住处。"他们费了许多口舌让他感到舒服,而我认为,因为没有进一步给他造成许多不幸,他也许还感到大失所望呢。

他九点半来到雷蒙德建筑区,在那条树木成阴的道上,——它过去一直是树木成阴的,不过现在那些树怕是已经没有了,——来回走动着,直等到各个会议厅开门。他听见了格雷法学协会传来的铃声;铃声响过他正要转身往里走,这时在过道里碰上了一样准时到来的图古德先生。图古德先生家早已听说了关于克劳利先生的怪癖,因此玛丽亚,这个因在信中提到她的教名而使这位牧师大感不快的妻子,请求丈夫千万别迟到半分钟。可怜的图古德先生,没准照平时的习惯还要稍停几分钟,经这么一催逼,简直是早饭搁在喉咙里就急匆匆出了门,而且,如我看到的,一分不错地赶到了。"也许,先生,你就是克劳利先生吧?"他用和蔼而兴奋的声音问道。他看上去就是个和

蔼、爽快的人，五十岁的样子，灰白色的头发，日晒的脸膛儿，蓄着大胡子。没有人会把他当成一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那些有名的事务所的伙伴，——这一行业留名青史的夸克、甘蒙和史纳普斯事务所和多德森和福戈斯事务所。

“这就是我的名字，先生。”克劳利先生说着，脱下帽子鞠了一个躬。“我按约到这里来见图古德先生，就是这里的律师，我在门柱上已看到他的名字了。”

“我就是这里的律师图古德先生，希望我看到你身体健康，克劳利先生。”然后这位律师和这位牧师握过手，领着他上到一楼的那间前厅。“我们就在这儿说，克劳利先生，请坐下。我希望你能趁便到家里去看看我们。我的家是一溜长阵，如我妻子说的，——家里是一溜长阵，她的意思是说，因此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富裕到有空闲床位——”

“啾，先生。”

“我有十二个要吃要喝的小家伙，克劳利先生，——从十八岁开始。老大，一个姑娘，到十八个月止，最小的，是个男孩儿，他们一个接一个，男孩和女孩，男孩和女孩，像一个齿轮。他们和你自己的小家伙还是不算很远的表兄表弟呢——只是，我们这才第一次这样提叙起来。”

“我知道这中间有层亲戚关系，要不然，我还不便贸然来麻烦你。”

“血比水浓①，对不？我经常这样说。我只是昨天才听说了你的一个姑娘的名字。她现在待在乡下什么地方，离我姐姐生活的地方不远——我姐姐就是埃姆斯太太，可怜的约翰·埃姆斯的遗孀，那位姐丈在这个世上可没有干过什么好事。大概你已经听说过她的事了吧？”

“这名字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图古德先生。”

“当然它是熟悉的。我有个外甥眼下刚去那里，他几天前刚刚看见你的姑娘；——他十分赞许地讲到她。让我想；——你膝下有几个孩子？”

---

① 指有亲戚关系总比外人更亲之意。

"三个活着的,图古德先生。"

"我正好有三个的四倍;——区别就在这里。可是你知道,我用《圣经》关于多子多女的经文安慰自己;我告诉他们说,他们吃完所有的黄油,他们可就不得不啃干面包了。"

"我相信你的孩子是合乎传统的精神接受你的教导的吧。"

"我对精神不十分精通。精神之说够多的了。我的二姑娘露西跟我说,我今天要是不带上哑剧票回家,我就别想吃晚饭。这就是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不过我们在家里互相很理解。我们在那里都是很好的朋友,感谢上帝。在这闹哄哄的生活中倒也没有生病的小雏。"

"你得到的怜悯太多,你的确应该为此表示感谢。"克劳利先生神情严肃地说。

"是的,是的,是的;这话是真的。我有时想到这点,尽管也许没有我应该想到的那么多。不过表示感谢的最好办法是使用诸神赐给你的商品。'可爱的泰伊丝[①] 站在你身边。接受诸神赐给你的商品。'我经常跟我的妻子说这话,直到孩子习惯叫她泰伊丝。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很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克劳利先生。"

到了这工夫,克劳利先生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一点不知道如何把话题转移到他希望说出来的那件事上。他原来预料会见到一个人,手头有这种忙得团团转的伦敦生意,也许拨给他五分钟的时间就了事,——这个人会在他们俩说话的工夫就马上推测这件事的实质,会跟他讲六七句富于理智的干巴巴的话,会接下去打发他走,马上转身去对付别的重要事情;——但是眼前却是个又随和又一见如故的人,看他这样子好像手头没有什么事要做,却一见面就轻而易举地利用远房亲戚的关系,把他自己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而且他讲的那些家务事是多么特别啊!对于一个教导自己的孩子叫他们的母亲泰伊丝的人,克劳利先生该说些什么呢?关于泰伊丝·克劳利先生倒是知道一二,他竟忘了记住也许图古德先生知道得更少点。

---

① 四世纪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美女。她在别人帮助下由放荡生活转换成一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生活。法国著名作家弗朗士根据这一题材写了一部闻名世界的中篇小说。这里的引文是引自神话还是他的小说,不得而知。

但是，他觉得对一位用这样的口气谈论他自己的妻室家小的先生，将会是很难把他的案子的细端末节说出来的。

然而总不能什么事情也不干啊。克劳利先生照他目前脑子的架子，还不能整日坐下来谈论泰伊丝。“先生，”他说。“你家里的画面是很令人愉快的，我推断那里有丰富的内容吧。”

“哦，你知道，还可以吧。养着十二个儿女，克劳利先生，用不着跟你多说，他们除非全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会随心所欲，要什么有什么的。但是我要为最大的三个男孩子每一个一年出一百镑的学费，而且我一直为姑娘们上学每年出八十镑的钱。这一项，那一项，加在一起就够人瞧的了。教育，教育，教育；这是我的口头禅。”

“这个词儿作为口头禅倒也没比的，先生。”

“我认为在塔维斯托克广场没有哪个姑娘能比过波利，——她是大女儿，叫她母亲的名字，你知道；——能比过她弹钢琴。露西通读过拜伦勋爵[1] 和托马斯·莫尔[2]，一字不落地读过。天哪，我相信她差不多能把托马斯·莫尔全背下来。那些小家伙不久就要接上来啰。”

“也许，先生，毫无疑问，由于你的时间很宝贵——”

“赶到一天的这个时间，我们用不着多理会时间，克劳利先生；一个人不是每天都能逮住一个新的表姐夫，你知道。”

“不管怎样，要是你允许我，——”

“我们着手工作吗？好啊好啊，说谈就谈。现在，克劳利先生，让我听听我能帮你的什么忙。”图古德先生讲这最后几个词儿的工夫，他说话的口吻突然全变了样，他身体的姿势也甚至改变得难以辨认，像换个人似的。“你只管按你自己的想法谈你的情况，你讲完前我不会打扰你的。这样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我首先一定要让你注意一个不幸的开头。”克劳利先生说。

“这话怎么讲？”

“我是 in forma pauperis[3] 来找你的。”克劳利先生说到这里停

---

①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伟大的浪漫诗人，名篇有《堂璜》等。

② 托马斯·莫尔(1779—1852)，爱尔兰著名诗人，代表作为《爱尔兰的旋律》。

③ 见第 300 页注①。

顿下来，站在这位律师的跟前，两手交叠着，打躬弯腰，仿佛在引起对他穿戴的穷气的注意。“我知道我对我的品行找不到正当理由。为什么我应该滥用你的时间，我实在是提不出任何托辞。我是一个穷人，我对你的服务出不起钱。”

“嗷，兄弟！”图古德先生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不知道你的宽厚是不是会允许我问一问——”

“我们别再谈这个了。”律师说。“我们都不喜欢这种事情，一点不喜欢。要是我能帮上你的忙，那你像五月的花儿一样受人欢迎；至于给我的大表姐，就是你妻子，开账单，我自然想到记到我私人的名下就好了。”

“可是，图古德先生——”

“你现在快接下去讲你的情况吧；我会把其余的一切安置周全的。”

“那我就只好直截了当讲了，图古德先生。”

“好啊好啊，现在你一直是不折不扣地直言的，你还可以开足马力。咱来听听这段故事，要是我能帮忙，在所不辞。一言既出，你放心好了，驷马难追。我以前听说过这事的一点情况，可是我还是听你从头说起吧。”

接着，克劳利先生开始讲述这段故事。图古德先生信守诺言，让这位叙述者不停地讲下去，没有打断。克劳利先生讲到他自己曾声明说，那张支票是索姆斯先生给他的，并继续说这一声明一直是错误的，——“我跟他说过这话，可是我告诉他的情况全错了。”然后他停下来，以为这位律师要提些问题，而图古德先生却只是说：“说下去，说下去。你说完我会从头想一遍的。”克劳利先生讲到他的第二个声明，说那笔钱是教长给的，这时图古德先生只点了点头。“我们的交往由来已久，关系一直很密切。”克劳利先生说。“在早年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地位一模一样。但是他眼下蒸蒸日上，我却失败了。当债主上门逼债时，我只得同意接受他过去三番五次提供的金钱上的接济。我必须承认，图古德先生，我说这话的当儿，我不会忘记，——十分懊恼地想到，——在以往的时间，我妻子已经接受过我的朋友阿拉宾先生的接济，躲躲闪闪地不让我知道，我对这种做法拒

绝了。是吃施舍的面包更好，——还是根本不吃面包更好，我本人是一点不怀疑。"他说道；"但是当贫穷威胁到一个人的妻室儿女头上，而施舍只涉及到他本人时，这中间就发生疑问了。"他说到这里，图古德先生站了起来，两手插进他的马甲口袋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大声嚷嚷说。"天哪，天哪，天哪！"但是他仍旧让这个人讲下去他的情况，最后把这一情况听到底。

"他们已经把你提交下次在巴彻斯特开庭的巡回审判了吗？"律师问道。

"不错。"

"你当时在那些治安官面前没有请一位律师？"

"没有；——我当时拒绝请任何律师帮忙。"

"你在这点上犯错误了，克劳利先生。我不得不说你在这点上犯了错误。"

"我也许可能同意你的看法，图古德先生，可是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

"现在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无疑你应该请一个律师为你辩护，——请一个会把你的案子提交审议的代理人。"

"可是我不能请，图古德先生。"

"你必须请。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朋友也应该为你这样做。如果你不请，人人都会说你发疯了。这时候在你身边随便叫一个律师来，他只会向你提出同样的建议，——一个人肩上只要扛一颗脑袋，他就不能不值一个青萝卜。"

克劳利先生听说要是他不这样就会被指控患了神经失常病，他的脸变得阴沉沉的，脸色出现了某些他站在那位主教和普劳迪太太面前时所有的那种决心不屈服的神情。"事情也许是这样。"他说。"事情也许如你说的，图古德先生。可是你的这些同行，你蛮有把握地说到他们的收集而成的智慧，恐怕很难劝告我沉溺于一种我没有财力买到手的奢侈享受。"

"遇上像这样的情况，谁还想出钱的事吗？"

"我想，图古德先生。"

"最悲惨的小贩遇上倒霉的事，还要雇一名头戴假发身着长袍的

律师为他寻求脱身的机会呢。”

“可我不是个小贩，图古德先生，——虽然也许比生活中的任何小贩处境更悲惨。我的命运就是忍受贫穷带来的痛苦，而且与此同时没有免除那些贫穷很少有的荣誉上的感受。我不能求助我出不起钱的法律帮助，——我今后也不会这样做。”

“我来把这个案子为你负责到底吧。这当然不是我的老本行，——但我想办法让这个案子得到彻底解决。”

“花你自己口袋的钱？”

“没什么要紧的；我说我要做哪件事，非做不可。”

“不，图古德先生；这件事你不能做。不过别猜测我不知好歹。”

“那么我能做的是什么事呢？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那你干吗来找我？”

打这以后，这场谈话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没任何涉及到读者需要过目的东西。这位代理人继续恳求这位牧师让他的案子按通常的办法解决，甚至直接告诉他要是固执下去准会牵连他的妻子和家庭。但是这位牧师就是不为所动，固执到底，并且最后还能问图古德先生他比较可取的做法是什么，——他怎么才能更好地努力为自己辩护，——前提是不使用任何法律上的帮助。当这个问题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要求答复时，图古德先生默默地坐了一两分钟。他觉得这不仅仅是在要求一种答复，而是逼着回答，然而，要作出答复这中间的困难也许太大了点。

“图古德先生，”克劳利先生说，看出来这位代理人面有难色。“我在上帝面前向你宣布，我的唯一目标是要能够让陪审团对这一可悲的事情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啊。如果我能在他们面前把我的胸腔打开，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那时一个囚犯是不能说什么话的；他说出来的话只会算作狡辩。”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求助法律帮助的原因。”

“如我想过的，在那件事上我们早已有了结论了。”克劳利先生说。

图古德先生又停顿了一两分钟，然后激烈地琢磨着他的回答；或者更确切点讲琢磨着一个反诘的问题。“克劳利先生，你当时在哪儿

得到那张支票的？你只有原谅我一次了，你知道；要不，要是你希望这样，那我将不会非提这个问题。可是这点是至关重要的，你知道。”

“这点是决定一切的，——要是过去知道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你忘了？”

“全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但愿，图古德先生，我能向你说清楚这个我绞尽我这可怜的脑汁思考的破事，我一直在脑子里努力搜寻哪怕一点点对我有用的记忆。”

“你能在那住宅捡到它吗？”

“不，不，这我是没有过的。虽说我这般迟钝，但我还不至于弄不清楚这个。不管从什么地方得到它，那它照法律就是我的了。不管圣人的箴言是什么，我对自己的了解还是别人望尘莫及的。要是我在自己的住宅捡到一张支票，或者在路上捡到它，那我除非想办法归还给那位可能破财的主人，我是睡不着觉的。我这话就算说到头了。不过另一方面，我在这样的事情上太有点稀里糊涂，我又不能绝对相信自己。我想过；——我的确想过——”

“你想过什么？”

“我想过它是我的朋友教长早就送给我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在巴彻斯特他的书房里，我为此还生了点闲气。书房的地上摊着成百本书，全都闪闪发光，活页封面散发出清新的皮草味儿。他要我观赏他的心爱之物。我哪有这份闲心？这中间有段时间，不过也就只是几天前，他曾经欢天喜地地跟我借过我所有的这样的宝贝。我似乎觉出来，他是漫不经心地让我看这些物件的。哦，我用不着拿这些破事给你添麻烦。”

“说呀；——说呀。让我听个够，我会听出个道道来的。”

“我知道我这是多么无用，多么下流。我事后总是知道这种精神是多么卑躬屈节，多么低下。我曾经去求他，这是因为我已经决心低三下四地做人了，为了我妻子起见，去向我的朋友——借钱。话说得吞吞吐吐，——不用说是丢人现眼的，——我跟他提了出来，他然后吩咐我跟着从大厅走到他的书房。在那里，他离开我去了一会儿，返回来时微笑着告诉我说，他已经打发人取钱去了，——要是我还有点记性，他当时说出来的数目是五十镑。”

“可是现已证明，如你说的，你用他的钱还了五十镑的账吧，——不算那张支票。”

“这是真的；——一点不错。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的。不过正如我说的，——然后他开始谈起那些书的事，我就生气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自从那些乞讨的话说出门那会儿起，我就开始后悔了。他哈哈地笑过，乐呵呵地答应了。我扭过身去，告诉他关于钱我改变了主意。我很感激，可是我不会要他的钱。因此，我就准备走了。但是他和我争辩开没完，不肯让我走，——告诉我关于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就在他争论的工夫，门上传来敲门声，接着门边递进些什么东西来，我知道那是他妻子的手。”

“我捉摸那是钱吧？”

“是的，图古德先生，那是钱。这使我变得更加不自在了，因为她自己是个富人。它似乎是来自她的手，因而我就更不喜欢它了。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它。他提醒我除非把那几笔账还清我连我的教区都待不住了，我听了这话还能怎么办呢？他给了我一个带封的小纸包，我只好接住它，——十分悲伤地离开了他。他过去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尽管，一点不假，这种事过去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这些帮助是送到我的手中不是我妻子的手中，这中间有什么根本差别呢？”

“你太计较这个了，克劳利先生。”

“当然我要计较。你去试一试，看看你会不会计较。你在你这一行工作得很苦吧，我敢说。”

“噢，是的，还算可以。说句老实话，我是工作得挺苦。天老爷，是的！不过眼下不像以往那么糟糕了。”

“可是你总是能把面包挣到手啊；为你自己挣到面包，为你妻子和你的小儿小女挣到面包。你还能买得起哑剧票。”

“别忘了，我可不是总能买得起哑剧票。”

“我工作得一样苦，然而我挣不够面包吃。我比你岁数大，可我连面包都挣不上。看看我这身穿戴吧。如果你不得不去向克伦普先生乞讨，你会不计较吗？”

“凑巧的是，克伦普并不比我富裕呀。”

“没关系。但是我还是拿了它，回到了家，整整两天我没有看一

眼它。后来我病倒了，不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两个始终跟我过不去的人在我外出时来到我家，我妻子因此弄得心神不安；我把那钱给了她，她到西尔弗布里奇还了他们的账。”

“那这张支票你也一起给了她吗？”

“不，我给她的钱是钞票，——正好是五十镑。当我给她钱时，我以为全给她了；可是事后我以为我记起来病中发现教长的钱里有那张支票。但是它就不是这样。”

“你对这点有把握吗？”

“他说过他装进纸封里五张十镑一张的钞票，这样的钞票我肯定给了我妻子了。”

“那么你是在哪里得到那张支票的？”克劳利先生回话前又停顿一下。“无疑，要是你搜刮一下你的脑子，你会记起来的。”这位律师说。“你在哪里得到那张支票呢？”

“我不知道。”

图古德先生仰靠在他的椅子上，把他的膝盖抱在手里抚摸着，开始琢磨这段话。他坐着一声不吭地对这番话想了几分钟，——也许想了五分钟，虽然这段时间对克劳利先生似乎要长得多；不过克劳利先生下决心不干扰他。图古德先生的思维对图古德先生以前说的那些话进行着一系列争辩。也许，最后看来，克劳利先生的计划，——或者确切地说他早已决心没有任何计划所采取的辩护方式，——没准儿是这个案子允许的最好办法吧。他不要任何律师出庭也许是可取的。“他已经使我相信他是清白的，”图古德先生跟自己说。“那为什么他不该使一个陪审团相信他呢？他使我信服，这不是因为我这人特别心软，或者因为我深爱这个人，——要是这么说我倒宁愿不喜欢他；——而是因为他的话语中全是真实的，否则就这中间有以假乱真的表现，任何陪审团都说不出其中的不同之处。反正我认为这话是真实的。哎呀，我认为他真得到了那二十镑钱，却这时说不清他是在什么地方得到它的。他也许蒙住了我的眼睛；但是，如果那样，那为什么不会蒙住一个陪审团的眼睛呢？”然后他松开了他的膝盖，高声地嚷嚷着他的一些想法。“这是个可悲的故事，”他说；“一个非常可悲的故事呀。”

“哦，是的，够可悲的了。要是你能看看我的住宅，那你才会这样说。”

“我根本上不怀疑你和我一样清白。”图古德说；不过说这话时他良心上感到火辣辣地扎了一下。他真的相信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但是他心里并不像他嘴上似乎暗示的那样有把握。但是他还是又重复了这些话；——“像我一样清白无辜。”

“我说不清。”克劳利先生说。“我说不清呀。我认为我是清白的；可是我说不清。”

“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但是你看这案子却是个非常令人伤心的案子呀。一个陪审团有权力说那个占有二十镑支票的人只能是他占有了它。要是我把这个情况理解对了，那索姆斯先生就将能够证明他确实把那支票带到了你家，而且就他所知道，他就再也没有掏出来过。”

“我猜测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如果他把它带进来，那么他也真的又拿出来过。”

“我在说他将证明一下，——或者，用另外的话说，他要宣誓他所说的话。你不能否认他。你不能走到陪审席上这样做，——哪怕这将会是行之有效的；我高兴你不能做，因为这样将会是毫无用处的。你不能把别的能这样做的人安置到陪审席上去。”

“不，不能。”

“那就是说，我们认为你不能这样做。人们能做许多他认为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不能做许多他们认为他们能的事情！那位教长多会儿回家？”

“我不知道。”

“这次审判之前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

“要是在那里，他是做更有害的事还是有利的事，这差不多是件押宝的事。”

“要是他有什么话说，我希望他在那里，不管这样是有害还是有益。”

“阿拉宾太太呢；——她跟他在一起？”

“他们跟我说她跟他在一起。她在欧洲。他现在在巴勒斯坦。”

“在巴勒斯坦，他是吗？”

“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一个教长是能够到处转悠的。在他种种愿望的道儿上，他没有灵魂上的牧师职责挡道。”

“他没有，——对不？我要是个教长就好了；就是说，要是我不是个律师的话。我可以给那位教长写几句话，——给教长太太，如果这样似乎合适的话？你不会在意这点吧？由于你终于来看望你的表弟，——我非常高兴你来看望，——你一定要留给他一点点小权利吧。不该说的话，我不会说的。”克劳利先生对这一步骤反对了好一阵，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建议了。“我跟你说具体情况，克劳利先生，我非常喜欢那些大教堂，我确实喜欢；我早就想去看看巴彻斯特。听说那里某某非常不错；对不对？哦，我到巡回审判时将去一趟。法官们下了乡，我们在伦敦城也没什么事干，——当然是的。”图古德先生说这话时一直看着克劳利先生的眼睛，观察他的背后用意是不是被识破了，但是这位终身牧师在这些事情上一向十分单纯。“是的；我到那里去吸几口新鲜空气。当然，我不会在法庭上开口的。但是我也许跟教长说几句话，要是他在那里的话；——跟索姆斯先生说句话。谁在指导这次起诉？”克劳利先生说沃克先生在指导这次起诉。“沃克，沃克，沃克吗？啾，是的；沃克和温思罗普，对不？体面人物吧，我推测？”

“我还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失信于人的事，图古德先生。”

“一个律师有了这句话比有什么都强。哦，克劳利先生，如果没有节外生枝的事，——什么也没有，就是说，你对那张倒霉的小纸条没有什么别的记忆，你到时一定要像跟我讲的情况一样向陪审团讲出来啊。我不认为英国有哪十二个人[1] 会定你的罪；——我真的不认为。”

“你认为他们不会吗？”

“当然我只是听了一面之辞，克劳利先生。”

“不，——不，不，这话一点不假。”

---

① 指陪审团；陪审团一般为十二个人。

“但是就根据一面之辞能作出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陪审团能定你的罪。不管怎样，我到时会在巴彻斯特见到你的，在审判之前，我将写几行信，把能发现的东西尽量找出来。你真的决意不来跟我们在那个广场的家吃点羊排吗？那些姑娘们见到你会非常高兴的，玛丽亚更是如此。”克劳利先生说他的确决意不这样做，然后虽说是板着脸一本正经地道谢，但对他的这位新朋友的谢意还是溢于言表的，之后他道别离去，又走回了他在帕丁顿火车站的那个客栈。

他当天下午返回家，晚上九点钟到了霍格尔斯托克。离开雷蒙德建筑区后，这天的其余时间他都在想这位律师，都在想这位律师说过的话。尽管他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想和图古德先生争吵一顿，尽管他不止一次由于这位律师的粗俗行为而感到恶心，由于他的世俗道德观而感到震惊，由于他那见面熟的劲头简直让他受到了侮辱，但是，当这次会见结束时，他还是喜爱这位代理人了。图古德先生最初开始说话时，他十分懊悔他竟找了这样一个夸夸其谈的人讨论他自己的私事，搞得自己十分被动；但是，他离开那间办公室时却完全信任图古德先生了，并且十分高兴他到底找到了帮助。他到家时已经疲惫不堪，精力衰竭，因为他自从早饭用过那点饼干后再也没吃东西；但是他妻子给备好了食物和茶，然后问起他的成功。“我表弟待你好吗？”

“很好，——好得过分，——也许他的好意都有几分逼人了。可是我挑不出毛病来。上帝不允许我挑剔啊。我看，他是个好人，当然对我不会坏。”

“想了些什么办法？”

“他将给教长写信去。”

“这真让人高兴。”

“他还将到巴彻斯特来。”

“谢天谢地。”

“不过不是来当我的律师。”

“不管怎样吧，我得感谢上帝，总算有个知道如何给你帮助和建议的人要到那里去了。”

第三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的狐狸

一天早上，信件已经被送进了普卢姆斯特德的副主教住宅的早餐厅里，副主教把所有信件翻看一遍，然后把他妻子的那份扔给了她，——这是这所住宅的老习惯了。对于格兰特利太太的大多数信件，他从来没有刨根问底过。对于她妹妹，就是教长的妻子的来信，他全然漠不关心，对于那些他不熟悉的直接写给妻子的信，他也很少过问。但是对别的一些信件，如同格兰特利太太知道的，他要见妻子不让他过目是肯定要问她一些问题的。哈特尔托普夫人的来信，他是见妻子收到就一封不漏地要过问的，但是哈特尔托普夫人的来信却极少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眼下，就在这个早晨，这里有一封信，格兰特利太太理所当然在早餐间看过了，不过格兰特利太太知道，这封信不经询问是不允许迷失的。说实在的，她也不希望把这封信搁起来不让她丈夫看。它是太要紧了，她不能那样对待它。但是她要是争取时间，想想她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讨论这封信的内容，那是再可心不过了，——哪怕这样的时间是留给她的也好。但是副主教没有留给她时间。"亨利说什么了，我亲爱的？"他不等早餐的东西撤走，便问道。

"他说什么了？哦；他说——我等会儿给你他的信看看吧。"

"为什么不现在给呢？"

"我原想我自己再先读一遍。"

"可是如果你已经看过它了，我捉摸你该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吧。"

"目前看来，还不十分清楚。不过，你拿去看吧。"她知道得很清楚，她一旦被丈夫问起它来，他不看过它，她是不得安宁的。而且，哎呀！就是等他看过它后，这所住宅还极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不得安宁哟。

副主教静静地看了头三四行字，——然后他就憋不住了。“他求过婚了，是吗？那么，老天在上——”

“别嚷嚷，亲爱的；别嚷嚷。”他妻子说着，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他这边来。“别说那些你最终会后悔的话。”

“我要说那些应该使他后悔的话。他永远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子儿的份子了。”

“别在生气时威胁人。别这样！你知道那是不对的。如果他冒犯了你，那也要等到你冷静时，再对这事说那些威胁人的惩罚的事，——对你自己说话也应该这样。”

“我冷静着呢。”副主教说。

“不，我亲爱的；不，你在生气。你甚至还没有把他的信看完呢。”

“我会看完他的信的。”

“你看到这桩婚事还不是火烧眉毛的事。兴许它永远成不了也未可知呢。那个年轻小姐拒绝他了。”

“哼！”

“你会看见她是这样做了。他自己这么讲的。她的举动是十分妥当的。”

“她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理由是明摆着的。她觉得，这桩控告案在她父亲头上悬着，她的处境不适合做任何绅士的妻子。对这点，你不得不尊敬。”

然后，副主教看完了他儿子的信，边看边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喊声和叹气声。

“当然，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完全理解这个。”他最后说。“我和那个姑娘不相干。我不管她是好还是坏。”

“啾，我亲爱的！”

“我完全管不着，——从我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说。当然，我倒是希望一个邻居的牧师的女儿，——任何邻居的女儿，——不管什么人的女儿，是好的而不是坏的。但是说到亨利和我，说到我们互相的关系，她的好是无关大局的。她就是格里赛尔① 再生，这样一桩婚事

---

① 亨利·格兰特利少校的已故妻子。

也一定会疏远他和我的关系，疏远我和他的关系。”

“但是她已经拒绝他了。”

“是的；他说什么呢？——他告诉她说，他将不承认她的拒绝。当然我们明白这中间的全部意思。这个姑娘我不妄加评论。我今后也不会对她品头论足。但是我自己的儿子，对他我一贯以一个父亲的深爱尽一个父亲的职责，——我将要管一管他。我已经告诫过他，他现在却公开声明他本人不把我的告诫放在心上。我对这封信不多去注意。我也不会为它给他写信，或者为它跟他谈一次。但是我责成你给他写信，告诉他如果他干这件事，那他将从我这里得不到一个做儿子的产业。这还不只是说我将缩小他本该得的那份产业；而是他将得不到——任何东西！”然后，他严肃的神色迫使他妻子一时间张不开口，这些话讲完后，便站起来离开了屋子。他离开屋子，关上门，但是，在穿过大厅走向他自己的书房前，又返回来跟他妻子说。“希望你明白我的指示了吧？”

“什么指示？”

“就是你给亨利写信，告诉他我所说的话。”

“我过不久再跟你谈这事。”

“我以后再也不谈它了，——一句话不多说。别指望还有更多的话说，但劳驾你按我说的办。”

然后他又要离开这屋子，但是她叫住了他。“等一会儿，我亲爱的。”

“为什么我要等一会儿？”

“为了你可以听我说几句。我间你了，那你准会答应这点。既然你吩咐我了，我当然会写信给亨利的。我会把你的话传到，不管这些话是什么性质；但是今天不行，我亲爱的。”

“为什么今天不行？”

“因为在我成为这话的传递人之前，太阳会把你的怒气扑灭的。如果你今天自己要写信，那我管不了。我阻拦不了你。如果代表你给他写信，那我明天早上再领你的指示吧。明天早上到来时，你就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生我的气了。”

副主教绝不满意这样办；然而他对妻子太了解了，对他自己太了

解，对这个世界也太了解了，没有坚持及时满足他自己的情绪。对于他朝夕相处的这位主妇，他倒真的掌握几分丈夫的威势，——这点非同小可，例如说吧，这点足可以使他以十分藐视的眼光看待像主教普劳迪那样的人；但是他不是个暴君，可以对别人为所欲为，专横跋扈。他妻子不愿意当天为他写这封信，他知道得十分清楚，她是说到做到的。他也知道她是正确的；——然而他遗憾他权力不够。他目前的气生得火爆爆的，——火爆得连他自己也希望冷却它几分。他知道不到明天它就冷却下来了；——毫无疑问，他从理论上还知道，它要冷却下来，那情形才会是极为正常的。但是，一件后悔事情对他来说不会更少的是，善意的火爆气愤不应该白白浪费，只要这种气愤延续下去，他那不听管教的儿子就得听他摆布。毫无疑问，他自己可以动手写一封信，但是这样做对他是不适合的。即使他生气之时，他也不能不使用那些平常的表示爱的词句，而他生气时偏偏做不到这点。"你明天还将发现我还是这样子，——丝毫不差。"他跟他的妻子说。"我早八辈子就下了这个决心了；我不可能在一日间就改变主意。"然后他走出门去，到他的教区走动，为的是接着思考他儿子的罪过，这样他好一直让他的气生得火爆爆的，——红彤彤的火爆。然后他记起来晚上即将到来，他还得念他的祈祷词去；他懊恼地摇了摇头，——这一懊恼虽然十分强烈，但他并没十分意识到，他对它也不想去分析，——只要他想着这点，他的怒气就很难能够幸免于那种苦难。魔鬼在我们的头上并不像他应有的那样强壮，我们为此抱怨过多少回呀。

这位副主教是富豪，过去在普卢姆斯特德置办了产业，和那份牧师应得的土地连成了片，因而在这教区里一直身兼二职，是教区长，也是乡绅。巴赛特郡的这份地产，已经扩展出普卢姆斯特德的界限，进入毗邻的艾德唐教区，还包括一个偏远的农场，却在斯托格平古依姆教区里，——要不是爱省略的撒克逊语言把它的应有部分裁掉，斯托格平古依姆才是应有的名字，——他以往总是打算要他的儿子查尔斯来享受这份遗产。至于他的长子，他还另有产业，包括土地和金钱，而还有维持他妻子的那部分产业，——因为这位副主教的父亲曾是巴彻斯特的主教，当了许多年，而像巴彻斯特这样的主教要职在那



格兰特利博士和守林人

些日子里是颇值几个钱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打算，他从来没有用语言直截了当地讲给他的两个儿子听；但是这位少校儿子近一两年来一直在巴赛特郡的这些地产上打猎，对这一娱乐可以随便发号施令；这位做父亲的过去也鼓励他手头上掌握一些像管理财产这类事情。这里总共大约有十五英亩的地盘，副主教曾经跟他妻子为它感到欣慰，说这郡里的许多乡绅的长子都永远不会看到自己有他自己的小儿子这般安置得舒适。这里有一条窄窄的森林带，叫作普卢姆斯特德矮林，从教堂不远的地方起一直跨越了这个教区，把副主教的土地和乌拉索恩的地产隔开，不过这些矮林，或者森林地带，是属于这位副主教的。在我们正说着的这个早晨，这位副主教骑在他的矮脚马上，仍然在想他儿子的犯上行为，在想他自己坚定不移的决心，像他已经说过他会惩罚他那样治治他；他用手里的鞭子推开一扇森林的门，一条绿色的泥泞的狭路从这里通到他的猎场看守人的住房。猎场看守人的妻子病了，按他平时的为人处事习惯，副主教是要登门拜访，问问她的身体状况。在小屋的门边，他看到了这屋子的男主人；他是樵夫，也是猎场看守人，既负责栅栏和柴火，又负责狐狸和野鸡蛋。

"马撒好些了吗，弗卢利?"副主教问道。

"谢谢您夫人，自从女主人来过这里，她好多了，——女主人是上星期四来的吧，我想。"

"这样就让我放心了。只是风湿病吧，我推测?"

"还有点发烧，您大人，医生是这样说的。"

"告诉她我来看望过她。我没有打算今天来，我忙得要死。她想从那边住宅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吗?"

"女主人在这些方面想得十分周到。她老是这样，上帝保佑她!"

"再见，弗卢利。我将请西姆斯今天下午来为她念点经文，或者明天上午也成。"副主教使着两个副牧师，西姆斯先生是其中一个。

"她将诚恳地接受它，您阁下。趁你在这儿，大人，有句话我正好说说。亨利先生前几天来这里时，我不巧没有碰上他。"

"不用担心亨利先生；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认为，我的确认为，大人，索恩先生的仆人对待那些狐狸很不

公平[1]。只是亨利先生太有些个别，要不我就不说这事了。”

“那些狐狸怎么样了？他正在怎么样对待那些狐狸？”

“哦，大人，他在诱捕它们。他的确是在设陷阱捉它们。我要是没有足够的把握，是不会说起的。”

副主教从来算不上一个猎手，虽然在他年轻时许多牧师有狩猎的习惯，却并没有因此失去牧师的身份；但是他生长在一个狩猎的郡，周围尽是绅士，对设陷阱捕捉狐狸有着他自己的激烈的看法。狐狸是第三产业一，野鸡其次，这如同他自己以往管理任何土地一样，是他一贯提倡的规矩。对于保护狐狸这种事情，他比谁都更清楚如何和看守人打交道，或者更知道看守人对他们雇主真正服从的是他们的同情心，而不是他们的话。“希望他们守住狐狸，发他们工钱，他们将会守住它们。”查尔迪科特斯的索沃比先生过去常说，而他在他兴旺时被认为是巴赛特郡最好的保护狐狸的人。“告诉他们守住它们，心里不希望这样，给他工钱再丰厚，你在打猎时也不会碰上一只狐狸。我不管一个人跟我说什么，我只要看见他的掩护物，我就能像看书一样把他的话看穿。”这就是查尔迪科特斯的索沃比先生所爱说的话，副主教十次八次地听他说这种话，把这经验之谈牢牢记在心里了。但是眼下他的心没有在那些狐狸身上，——尤其没有用在和他儿子亨利有关的这只狐狸身上。“我管不着索恩先生的事，”他说，“我不能管，也不愿意管。”

“可是我猜测那不是索恩先生的命令，您大人；亨利先生是太个别了。”

“当然那不是索恩先生的命令。索恩先生一生都是个猎手。”

“但是他眼下已经放弃了，您大人。他这两年可没有打过猎。”

“我敢担保他不会设网捕捉狐狸的。”

“他要是知道这事，是不会的，他不会的，您大人。一个像他这样身份的绅士，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个猎手，是不会干这样的事的；但是那些狐狸就是被用网捕捉住了，要是我不说出来，亨利先生以后还会

---

[1] 为了保护王家园林和私人猎园，英国狩猎法对所谓偷猎者规定的刑罚很重，如挖眼睛、重罚款、监禁、流放等，尤其对猎兔、狐狸等，限制更严。

把这归罪到我的头上。它们也是普卢姆斯特德的狐子；就在这田地的那边，一只雌狐被诱捕了，在戈萨尔泉那边，时间迟不过昨天早上。"弗卢利眼下完全是认真的；一点不假，在二月里设陷阱捕捉一只雌狐，确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戈萨尔泉不属于我的呀，"副主教说。

"不，您大人；戈萨尔泉在乌拉索恩的地产上。但是有您大人一句话就办成了。亨利先生多爱要弄那些狐狸。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要是看见那矮树林什么都没了，那会让他心碎的。"

"那么他的心必碎无疑了。"这些话说出了口，但是副主教很能把握住自己，话音是不容易让这个看守人听见它们的。但是他又必须说些这个人能听清楚的话呀。"我不会过问这件事的，弗卢利。这里有狐狸还是没狐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我不愿意为说一句话惹得索恩先生不高兴。"然后他骑马走了，穿回那片森林，上到大道上，那马儿驮着他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走到哪里了这位副主教也不知道，——因为还在想啊，想啊，想。"哎；——这要不是不曾有过的最混账的事情才怪呢。"弗卢利说；"不过我将告诉那乡绅关于索恩的仆人，——我不告诉就不是人。"这里所说的"那乡绅"是格雷厄姆乡绅，是东巴赛特郡猎狐狗郡的主人。

但是这位副主教却还在想啊，想啊，想。他听说他儿子这么喜欢狐狸，这投了他的心思，没有什么能让他比听到这个更激动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副主教把狐狸看得比积极的施舍行为还重，或者比一种舒畅的心情还重，或者比一种温顺的精神还重，或者比自我否定的克制修养还重。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道德仍在他的脑海里占有它们的合适位置，完全在狐狸散发的臭味的上边。但是他曾经因想到他儿子会成为乡下绅士而扬扬得意，并且，也许对于那位少校的积极的施舍行为以及别的道德没有发生过怀疑，他见到他过去一心希望助长他儿子的性格的那些兴趣有了结果，才感到喜从中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讲，这样的结果是别的什么而不是目前的场合都会使他感到高兴的。现在这个结果却完全是给他杯子里多添了胆汁儿。"他没有精神享受这样的事情时，他干什么硬要关心它们呢。"副主教跟自己说道。"他是个傻子，——一个傻子。一个一度结过婚的人，却去疯

狂地追求一个小女孩子，一个几乎穿不上衣服的女孩子，一个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进过客厅的女孩儿！查尔斯是老大，那他今后还是老大。这地产不分开更好嘛。乡下人倒是渐渐喜欢这样处置地产了。”他出来快一整天了，一直到晚餐时间才见到了他的妻子。她父亲，哈丁先生，仍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不过早餐是在他自己的屋里用的。因而，在那天晚上，为父为母的没有谈起关于亨利·格兰特利的事。

格兰特利太太已经下了决心，除非迫不得已，她在第二天早上以前不跟他说话。只要她不跟他提起这件事，他是能把火气存在肚里的。他也不会再提那个问题。如果她允许，第二天早上将会放过去，不提半句话。但是这将对她不合适。她是听他的命令写信的，她已经答应听从这些命令，——条件是推迟一天。如果她根本不写信，——或者写信时没有把这位父亲的话传到，那这将会成为进一步生气的原因。然而，我认为，这正中副主教的下怀。

“副主教，”她说。“我今天给亨利写信。”

“好啊。”

“我为你写些什么话?”

“我昨天就告诉你我的意见了。”

“我现在问的不是这个。我们希望年月不断到来，你在这中间也许会改变那些意见，按你的意愿改造它们。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跟他说吗?”

“我没有话跟他说，——什么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他知道他只会从我这得到什么话，因为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在睁着两眼行动，我也在睁着两眼行动。如果他娶了克劳利小姐，他就只得依靠自己的财力生活。我亲自把这话明明白白跟他讲过，他用不着更多的暗示了。”然后格兰特利太太知道她被免除了昨天的那个苦差使，不禁为她办事的细心之处深感庆幸。同在这一个早晨，副主教写下了下面这一便条：——

> “亲爱的索恩，——我手下的仆人告诉我，狐狸在达维尔农场，那片矮树林外面不远的地方，被人用陷阱捕捉了。对此我本人一无所知，不过我相信你会关照一下的。——你始终如一的，
>
> T.格兰特利”

第三十四章　普劳迪太太派人请她的律师

那个令人生畏的牧师犯上者，克劳利先生，拜访主教和普劳迪太太之后，在巴彻斯特主教府邸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人们也许很容易记起来，他当时如何用说出来的话语公然反抗主教，以及他如何不理睬主教的妻子以示蔑视。毫无疑问，克劳利先生彼时彼刻完全站在胜利的一边。普劳迪太太跟自己承认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是她从来不是一个向敌人屈服的女人，她从来没有，——如果在这样一种场合我可以被允许使用一句学生爱说的俚语，——在任何人手下惨败过，因此克劳利先生是不能长期被允许平静地享有他的胜利的。如果主教府邸的赫赫威势不能制服一个已经因偷窃罪被提交审判的终身牧师，这可是怪事一桩啰；——普劳迪太太下定决心，这主教府邸的赫赫威势应该全部发挥出来。至于主教，尽管他不像他妻子那般生气，但他一样地十分不高兴，因而对克劳利先生怀有一样的敌意；他充分意识到，只有克劳利先生遭到挫败，他才能得到和平。要是巡回审判马上到来，并在法庭上证明他有罪，那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但是不幸的是，巡回审判还有三个月才会到来，在这三个月中克劳利先生会逍遥自在，只受主教团的权威的约束。在这段时间里，他是不会被民事法律压服的。他妻子在克劳利先生离开主教府邸不久就曾经说出了她的看法。“你一定要到阿切斯法庭上对他提出起诉，——并且马上就去。”普劳迪太太说。“你能这样办吧？当然，我知道这将要花费许多钱。当然这将是费钱的事。我估计这会花去我们几百镑；但是责任就是责任，老爷，在这样一个案子里，你身为主教的责任是最最重要的。”

可怜的主教知道，他妻子对他的权限和他可以使用的起诉程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误解，他是无法向她解释清楚

的。要是他跟她解释，她准会跟他大吵大闹，说他对自己的职责半心半意，精神不振，害怕严厉地处置他手下的人员。在目前这件事上，他只说了一句话，她甚至不能把这一句话听完。“别跟我说乡区牧师的事，仿佛我就不知道似的。乡区牧师对这样一个案子压根儿插不上手。那个人已经提交审判了。派人马上去把查德韦克先生叫来，让你眼看着就把措施想出来了。”

“可是，亲爱的，查德韦克先生什么也不能做。”

“那么我要见见查德韦克先生。”就在这气头上，她一屁股坐下来，给查德韦克写了张便条，请他来这主教府邸见她一趟。

查德韦克先生是一个律师，住在巴彻斯特，主要靠办理教会的事务养家糊口。他父亲，他伯父，他祖父以及祖父的兄弟们，都曾经和巴彻斯特主教管区的事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伯父过去是主教地产的地主代理人，在格兰特利主教在位时人家索性叫他管事，眼下也仍为现任主教的财产管理某个区域，领取他的收入。这位侄儿过去也为垂垂暮年的格兰特利主教做过法律助手，并接下来又为普劳迪主教效劳，不过这种效劳不是出于热爱，而是一种权宜之计。约翰·查德韦克先生是一个用一两句话很难交待清楚身份的绅士，——他们这类人似乎是些混杂物——半世俗，半教会。他们穿戴得和牧师一样，总爱做出教会的一本正经的神情，又总也脱不掉在大教堂做事的属员和唱诗班副牧师身上常有那种教会的滑稽样儿。他们的生活，或者至少他们的职务，一半属于大教堂的里边，一半属于大教堂的外边，——仿佛处于各种圣职的边界沿儿上。他们总是围着白色的颈巾，戴着黑色的手套；如果不是他们的外貌总有承办人所固有的各种特征，他们便会和牧师的貌相毫无区别了。他们身上有教堂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教堂外面的气味。任何生人一旦和他们接触，就会本能地开始谈论基督教会的事情，而不涉及神学方面或宗教上的事情。他们一贯是最值得尊敬的，在大教堂的圈子里尤其大受尊敬，我从来没有听说他们中间有谁的妻子感到日子不舒心，或者有谁的儿女缺了吃喝穿戴。

约翰·查德韦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出席主教的就任圣职仪式和圣职授任仪式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因而他对普劳迪太太其

人了如指掌。他似乎是在格兰特利主教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他竟然还对格兰特利的接班人一心不二，这是有些不近情理。老主教和新主教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人，很难有人能喜爱，或者尊重他们二位。但是查德韦克是个言行谨慎的人，十分清楚他挣得的面包来源何处，因此他从来没有跟普劳迪主教闹僵过。他熟知普劳迪太太，——这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说他因为这个原因过去一直避免和她发生冲突时，我认为这只是说他是个言行谨慎、眼光远大的人。

但是他以往有时也遇到过很难对付的事情，当他收到普劳迪太太的便条时，他觉得他这次又要面临一件非常棘手的苦差了。他嘟哝了一些可以被认为是宣誓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外貌没有迹象说明这样一个人能够进行什么宣誓的话。然后他写了一个短便条，对普劳迪太太说些赞美的话，并说他将在转天上午十一点钟拜访主教府邸。

但是，与此同时，普劳迪太太不甘心在这个问题上有半分钟的沉默，于是从她丈夫那里了解到一些真实的东西。这些知识不是以指示的方法告诉她的，而是这位不幸的人被妻子硬缠磨出来的。“我知道你能到阿切斯法庭对他提出起诉嘛，依据就是‘教学戒律法令’。”她说。

“不行，我亲爱的；不行；”主教说着，痛苦地摇晃着脑袋。

“或者到宗教法庭上。这是一回事。”

“第一步必须进行调查，——由他的兄弟牧师负责。这一步必不可少。这是起诉的唯一办法。”

“但是调查已经进行过了，他已被提交审判了。”

“那管不了什么用，我亲爱的。那是民事法律。”

“如果民事法律定了他的罪，把他锁在了大牢里；——这还有什么难办的？”

“但是它目前还不是这样，我亲爱的。我真的认为，就是它已经发展到那一步，那最好还是保持现状，等他接受了审判再说。”

“什么？这个早上在这主教邸宅发生了那档事后，还让他逍遥自在吗？”这主教府邸在普劳迪太太眼里总是一所主教府邸，从来不是一处住所。“不；不；无论如何不行。你难道不明白他侮辱了你，粗暴

地、极其粗暴地侮辱了你吗？我过去从来没有被哪个牧师以这样傲慢无礼的态度对待过，自从我来到这主教府邸，这还是第一次；——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会是个贼；——我们绝对知道这个。想一想，老爷，想一想他的教民的灵魂吧！”

“啾，哎哟哟；啾，哎哟哟；啾，哎哟哟。”主教连连叹道。

“你干吗这样一筹莫展呀？”

“因为你会把我推进麻烦之中。我告诉你唯一可做的事情是召集一个由那个乡区教长为首的委员会。”

“那就召集一个委员会嘛。”

“他们要用三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他们要用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为什么不用三天时间，——或者用三个小时呢。这是一帆风顺的事情。”

“这些事情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亲爱的。一个主教不得已解除他的任何一个牧师，困难要多大有多大。”

“谁规定这些玩意儿都够丢人的。”

“但情况就是这样子。如果我准备对他提出法律起诉，那么费用，——啾，亲爱的，——一千镑都打不住，我应该说。”

“如果这事要花两千镑，那你也必须干。”普劳迪太太的怒气还在火头上，否则她是不会用这样的话说出一笔毫无效益的开支的。

就是在这样一种方式里，她在查德韦克先生到来之前，渐渐弄明白，她丈夫要想采取法律措施制服克劳利先生，还必须召集一个牧师委员会先调查那件事；弄明白那个委员会应该由那个其乡区管辖范围仅限于霍格尔斯托克的乡区教长作领导，或者由附近一带有声誉的某个领取教俸的牧师打头阵。那个乡区教长就是西尔弗布里奇的坦佩斯特博士，——他早在普劳迪博士来本主教管区之前就担任这一职务了；普劳迪太太的胸腔里早已强烈地感觉到，西尔弗布里奇的那帮治安官当时对克劳利先生表示了不应该的怜悯之情，而坦佩斯特博士就是那些治安官中的一个。“这些治安官那时没有立即把他送到监狱里关押起来，却为他出庭巡回审判保释出来了，——一个牧师犯了这样一种罪，他们根本就应该把他关起来。但是，不行；——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个牧师，他们也一点想不到可怜的教民的灵魂！”

普劳迪太太过去是用这样的话说起西尔弗布里奇那件事情，并且一旦在她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她当然想到坦佩斯特博士会赴汤蹈火，——会十分珍惜他可以行使的那点司法权，——会赴汤蹈火地反对他的主教，维持那个罪犯的职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不能自己指定一个代理乡区教长吗？坦佩斯特博士，你知道，年岁太大了。”“不行，我亲爱的；不行；我不能。”“你能至少问一问查德韦克先生，然后你指名要瑟姆布尔嘛。”“可是瑟姆布尔先生在本主教管区连教俸都没有呢。瞅，哎呀；瞅，哎呀；瞅，哎呀！”这样，这件事只好等到查德韦克先生来后解决了。

普劳迪太太毫无疑问已经把自己的想法都寄托在查德韦克先生身上了，——至少最初一瞬间想他是这样打算的。但是最后相信那位乡区教长的调查确实是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并也把那个开支问题留待处理，她才下达指令说，那个律师来了要带到主教的书房来，她留心在他刚刚到来那一会儿离开一下。当然，她并不是打算好，查德韦克先生会听不到她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溜走，而是她想到，这个律师要是弄明白虽然那便条是她写的，但它确实是主教那方面的意思，这样也许更适合些。“查德韦克先生十一点钟来见你，主教。”她从早餐桌边站起来时，说道；她离开时，餐桌旁有主教和他的两个女儿，一个过门儿的女婿，还有一个正待在这住宅里的一个牧师。“好啊，我亲爱的。”主教带着微笑答道，——因为他十分害怕在他的女儿或者蒂克勒牧师面前流露出他妻子横加干涉给他带来的苦恼。但是他很明白事情的根底。查德韦克先生叫到这里来和克劳利先生有关，他这下被逼，——被死死地逼着向他的律师提议召集那个调查委员会的事。

查德韦克先生十一点钟准时来了，他走进主教府邸的门时耷拉着一张大长脸，——因为他觉得他这次很有可能被迫跟普劳迪太太闹翻了。他能够忍耐许多，但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她过去严格地说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虽然她没有少干扰他的事。“我将不得不告诉她我的一点点思想了。”当他跨进主教府邸的大院子时，他说；他一如往常穿着他最好的黑衣服，围着最纯正的白色围巾，但是看上去并不十分像一个牧师，——他的神态仍不失一些承办人的样子。当他

发现他被领进主教的书房，看见主教一个人在那里坐着，——而且只有主教一个人，——他的脑子放松下来。主教自己写信才是比较合乎礼仪的，要不他手下的牧师应该以他主教的名义代写；这个，不管怎么说，总还是小事。

但是主教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如果他打算好指示出那个乡区教长组织一次调查，那这事根本用不着他找来查德韦克先生商量这样做。他要是通过查德韦克先生向坦佩斯特提出那个建议，这也许可能，要不如果不可能，那至少说是不适合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则必须马上发出命令，可他如果可能，还希望避免这样做。自从他住进这主教府邸，还没有像这样的情形硬性强加在他头上。他妻子一再干预他过去按通常的办法使用那个乡区教长，——这是他以往被迫使用过的。一个教区牧师在一个教区里缺席的时间过长了点，在另一个牧师身上引起了一些关于白兰地酒掺水的风言风语。有一次，因为普劳迪太太格外憎恨某个身为鳏夫的年轻教区长雇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家庭教师教他的孩子，主教为这件事差一点坏了大事；还有一件就是当时在本主教管区轰动一时的怪事，我们那位杰出的朋友弗雷姆利的罗巴茨先生，因为他不能付清他的债务，——或者确切地讲付清他签过名的他朋友的账单，那个地主管家堵住了他的住宅门口。但是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好运气从中帮了忙，他得救了，免除了任何进一步起诉的可怕的必要性。但是，现在，——现在正被逼得身不由己，六神无主。如果普劳迪太太能够等待三个月，那民事法律就会为他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屋子里来了查德韦克先生，他知道要是想和查德韦克先生谈论别的什么事情，那是毫无用处的，他不能那样把他打发走。如果那样他亲爱的妻子便会在查德韦克先生走出这屋子之前从楼上下来拦住他们的。

"嚅——呣——哈。你好啊，查德韦克先生——你不坐下吗？"查德韦克先生谢过主教，坐了下来。"天气够冷的吧，查德韦克先生？"

"寒气袭人，老爷，不过天气倒是很美。"

"你不往火跟前坐坐吗？"主教知道普劳迪太太正在路上，眼下想安排下一个对他有利的战略位置。普劳迪太太无疑要选择一把椅子坐下，好借助合适的光线一览无余地扫视她的丈夫。她可以从这种

扫视上得到什么好处，他是不能阻止的；——但是他可以把查德韦克先生这样安置下来，这位律师就会离他视力范围更近，离他妻子的就远些了。因此主教指着一把他自己的对面离火炉不远的椅子，查德韦克先生按指定的坐下来。

"克劳利先生这事可真够可悲的。"主教说。

"的确是十分可悲，"律师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对一个这么样的人感到难受过，老爷。"

这根本不是主教希望谈话的路线。"当然他是为人同情的；——当然他是的。但是就我所听到的，查德韦克先生，恐怕，——我恐怕我们不应该开释他的罪名。"

"至于这个，老爷。他不得不忍受对他的审讯，当然。"

"可是，你瞧，查德韦克先生，因为他是个领教俸的牧师，——肩负治愈灵魂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对他不闻不问，坐等对他的审讯到来，我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您阁下当然对这个最清楚，不过——"

"我知道困难是有的。我知道这个。但是我倾向认为，出于对那个教区的种种利益考虑，我有责任召集一个调查委员会。"

"我相信您阁下早想制服他，他拒绝同意。"

"我原来想的是为大家好，——尤其为他自己的利益，他应该暂时放弃他的职责；但是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一个非常固执的人。我作出的企图完全出于对他的心情的考虑。"

"他是不那么容易就范的，老爷。我知道这个人，知道他的自尊心。教长不止一次向我谈起过他，没有人会比教长更了解他。如果我可以冒昧说说看法——"

"早上好，查德韦克先生。"普劳迪太太说着，走进屋来，在她常用的座位上就坐。"不，谢谢你，不；我还是坐得离火远一点吧，如果你高兴的话。老爷无疑已经跟你讲过这个不幸、倒霉的人了吧？"

"我们现在正在谈他，我亲爱的。"

"当然应该采取些措施，阻止这样一个人在本主教区的一个布道坛上继续布道造成的那种极坏的影响。我想到那个可怜的村子里的人的灵魂，我的头发就倒竖起来了。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服管教分子！"



普劳迪夫人(太太)

“这才是最不可饶恕的。”主教说。“要是他允许我在那次审讯结束以前派人去主持那些礼拜式，那这对他要有利得多。”

“我跟你说过，老爷，他不会同意这个的，我了解他这点。”查德韦克先生说。

“但是他必须这样做。”普劳迪太太说。“他必须被逼着这样做。”

“阁下会遇到困难的，”查德韦克先生说。

“我能召集一个委员会，你知道，由那位乡区教长主持。”主教温和地说。

“是的，你能这样做。坦佩斯特博士两个月之内会指定他的成员——”

“坦佩斯特博士一定不能指定他们；这一定由主教指定他们。”普劳迪太太说。

“把这个权力交给乡区教长，这是成规。”查德韦克先生说。“主教无疑可以反对被提名的人。”

“尤其能从副主教管区挑选他喜欢的任何牧师。”主教说。“我知道这是有过的。”

“乡区牧师在这样一个案子里没准是个老者，而且不大主动吧。”律师说。

“坦佩斯特博士年纪可够老的。”普劳迪太太说。“在这样一件事上根本不令人放心。他还是作保的治安官之一呢。”

“阁下恐怕难以撇开他吧。”律师说。“不管怎样我不敢推荐他试试。我认为你可提议一个五人委员会，你自己提出两个成员。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坦佩斯特博士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

这事最后就这样决定下来了。查德韦克先生将准备一封写给坦佩斯特博士的信，由主教签名，该信要求那位博士以直接领导克劳利先生的乡区教长身份，主持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克劳利先生的品行。这封信要向坦佩斯特博士说明，主教出于对霍格尔斯托克教民的灵魂的焦虑，过去已经“通过友好的方式”尽力劝导克劳利先生停止他主持宗教仪式；但是由于克劳利先生的固执使这种努力流产后，他别无他法只得采取这个办法。“他最好说，阁下作为本主教管区的主教，对即将来临的这次审讯不能置若罔闻。”普劳迪太太说。

“我认为阁下还是对这次审讯只字不提的好。”查德韦克先生说。“我认为这样最好。”主教说。

“但是如果他们的报告对他不利，”查德韦克先生说。“那你只能在宗教法庭上进行起诉，——用你们自己的钱。”

“他不会固执到这种地步的。”主教说。

“恐怕你不了解他，老爷。”律师说。主教想到在这间屋里发生的那件事情不过是昨天，觉得他是了解克劳利先生的，却也感觉到他刚刚表达的那个希望，他自己并无多大把握。然而也许有所收获吧；他最热切希望的是，坦佩斯特博士会把他的调查拖得长长的。这次巡回审判也许等这事刚告一段落就开庭，或者再稍后一些；那时，一切事情或许会迎刃而解吧。“你将会看到坦佩斯特博士对这事不大积极。”查德韦克先生说。这些话正中主教的下怀。“但是他一定要被逼着积极履行他的职责嘛。”普劳迪太太蛮横地说。查德韦克先生耸耸肩，然后站起来，说了几句道别话，离开了主教府邸。

第三十五章　莉莉·戴尔在她的书里写下两个字

约翰·埃姆斯在打好旅行箱离开他母亲的住宅，去和他的老朋友朱莉娅夫人待几天以前，一直没有再见到莉莉·戴尔；而且他在格斯特韦克住了一个星期多才见到了戴尔小姐。戴尔太太反复念叨，约翰尼没有来看望他们令人纳闷儿；格雷丝跟莉莉谈起他，问他为什么没有来。莉莉嘻嘻哈哈地宣布说，他说来就来了。但是甚至在她开玩笑的当儿，她的话语中也有些半掩半露的意识，——仿佛她感觉到，当着对她的事情了如指掌的人，她说起他的到来一如她说到别的任何年轻人到来的口吻，这未免有些傻里傻气。"他说来就来了。他知道，我也知道，他的到来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当然高兴看见他。我为什么不应该高高兴兴地看见他呢？我早已认识他了，一辈子都喜欢他。他过去身上似乎没有多少值得喜欢的东西时我都喜欢他，而现在他聪明，讨人高兴，一表人才，——他再不是个孩子了，我为什么不该继续喜欢他呢？他在我来说更像一个兄弟，而不是我的别的什么人。詹姆斯，"——詹姆斯是她的姐夫，克罗夫茨博士，——"心里只有他的病人和他的婴儿，我的堂兄伯纳德是个高不可攀的人，我不能自由自在地爱他。我将非常高兴见到约翰尼·埃姆斯。"从这一大堆话里，戴尔太太听出来约翰尼的这档事还没有什么希望！可怎么才能有点希望呢？就在一两个星期前，莉莉不是坦白地说她还爱恋阿道弗斯·克罗斯比吗？

埃姆斯太太，还有玛丽，也非常纳罕约翰没有过阿林顿那边去。"你还没看见戴尔太太吧，或者那位乡绅？"他母亲说。

"我住在这别墅时不去见他们。"

"是的；——这还用说。不过你在这里住这么久没有去见他们，

这似乎让人觉得新鲜。”

“时间还宽裕。”他说。“我在别墅待着没有别的事可做。”然后，当玛丽私下再次跟他说话时，说她希望这中间没有什么“不顺当的事，”他为这话很是生他妹妹的气。“你说‘不顺当’是什么意思？你们姑娘们都搬弄些什么废话！你从来没有任何细腻的感情，会使你一会儿不说话。”

“噢，约翰，别用这样刺耳的声音说起我！”

“可我就这样说了。你哪天会逼得我起誓给你们听，我再也不见莉莉·戴尔了。事实上，我希望我再也看不见她，——只是因为我给逼得走投无路。”所有这些话我认为约翰尼都是在说气话。当他心绪好时，他非常喜欢谈论莉莉·戴尔。如果他过去没有教她这样做过，我怀疑他妹妹会不会跟他提起莉莉的名字自讨没趣。“我没有催逼你的意思，约翰。”玛丽温顺地说。

但是他最后去到朱莉娅夫人那里，还没有坐热屁股就准备起身到阿林顿去了。当朱莉娅夫人跟他谈起莉莉时，他倒没敢冷落她。毫无疑问，在所有他的朋友中，朱莉娅夫人是他自己可以最放心的态度跟她谈论这件事的人。他是一天恰好晚餐前过来的，并且马上宣布说他要在第二天早上早餐后立即过阿林顿去。“这是最后一次了，朱莉娅夫人。”他说。

“你这样说说行，约翰尼。”

“我就是这个意思！一个男人一直消耗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总希望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有何益处？”

“雅各一心想娶拉结[①]时可不这么着急。”

“对于一位有七八百年时间活头的老先人，这样做当然是做得的。”

“我亲爱的，你把你的《圣经》都忘光了。雅各连这么一半的时间都没活够。”

“反正他活得够长的，也够慢的，等得起十四年；——而且就在他

① 雅各和拉结都是《圣经》故事人物。

等待的同时也有使他安慰的东西。毕竟,朱莉娅夫人,自从我想到莉莉是我见过的最标致的姑娘,已经熬走七个多年头了。"

"你现在多大了?"

"二十七岁了,——她二十四岁了。"

"你还有足够的时间,要是你耐住性子的话。"

"我还能耐住性子等到明天,朱莉娅夫人,不过再也不多等了。这话不是说我要跟她闹翻。我还不至于傻到跟一个因为不喜欢我的姑娘闹翻脸的份儿上。我知道这事怎么回事。如果那个流氓当时没有横亘在我的道上,——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她和我之间恐怕什么麻烦也不会有。我以前不能向她提出求婚,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收入给她买面包和黄油呢。后来,正当我时来运转时,他插了一杠子!我说不清我以后还有没有指望原谅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还没有理由生他的气。"

"可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也这样,——但是不是因为'插了一杠子',像你称呼的那样。"

"你和我还是不一样的。朱莉娅夫人。我气就气在他插了一杠子;但是我不能表白这点,后来他抽走了杠子,我就想方设法表白了这点。现在,我还不敢保证,他没有再次插进杠来。到底他为什么应该有这样大的威力?这只是那个恰到好处的时刻使他有机可乘。"约翰·埃姆斯在这一补偿中找到了某种安慰,这也应该是我们大家都诚恳希望的。

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期间再没有谈起莉莉·戴尔。朱莉娅夫人察觉到约翰比平日穿戴得更为整洁;——尽管这种变化还不至于引起她的特别注意,如果她不知道他专心致志的那码事的话。

"你没有什么东西要捎给戴尔家吗?"他从早餐桌边站起来时,说。

"只有我的爱,约翰尼。"

"没有毛线或刺绣活计,——或者一罐送乡绅的果酱吗?"

"不,先生,什么也没有;尽管我倒很想让你带上一对背篓去,要是我能找到的话。"

"那它们倒是和我挺般配。"约翰尼说。"因为我这是一趟驴子[1]差使。"然后，没有等这位老妇人嘴里再冒出一句慈爱的话，他便走出了屋子，开始他的旅行了。

路程不过三英里，天气又干燥又寒冷，他拐上去那座教堂和那位乡绅住宅的路上后，这才记起来他很快就到了阿林顿了。他在这里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如果他接着他的道从"红狮"旅店旁走下去，穿过阿林顿街，那他必须敲开戴尔太太的门，请求那个仆人让他进去，——如同任何一般客人来访会受到的接待一样。但是他能越过教堂院子的墙，穿过那位乡绅的花园，从那片草坪走过去。他很熟那条小道，——非常熟悉；他认为他这样走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对于那位乡绅和戴尔太太双方都行得通，尽管他现在造访阿林顿不像早先他还是个孩子时的作客一样。他不希望那个仆人接待他，因而他便从那些花园穿插过去了。好在他没有看见那位乡绅，否则乡绅会拦住他的，接着他又躲开了霍普金斯，那个老园林工，只说了几句话。"我去看看那边的夫人小姐，霍普金斯；我估计能找到她们吧？"然后，就在霍普金斯安置他的铁锹以便倚住铁锹说话的当儿，约翰尼已经走掉，进了另一个花园。他原来想他或许可能在莉莉自己在这些行人道上散步时碰上她，这样的相遇比别的机会更于他有利。在他走过那座隔开这两座花园的小桥时，他想到了过去不止一次这样的相遇，——尤其那次他用直截了当的语言第一次冒险告诉她他爱她的相遇。但是在这天之前，克罗斯比已经来过这里，他表白他的爱情的时刻，莉莉还把克罗斯比看做是人世间带着光轮的天使。那时对他来说能有什么希望呢？那时他表白这样的爱情有什么用？当他讲他的爱时，他知道克罗斯比已经抢在他的前边。他知道克罗斯比在那个时刻是带光的天使。但是由于他过去从来没有能够表白他的爱情，因此他当时竟没有能够讲好。他是说出来了，但当然他当即被拒绝了。自从那天起，克罗斯比就不再是个带光环的天使，而且他，约翰·埃姆斯，经常这样说。但是他等于白说，眼下他又要去说了。

他穿过花园，走过属于斯摩尔庄园的那块草坪，还没有看见任何

[1] 英语驴子(ass)也当傻瓜讲，约翰在这里用作一语双关的谑语。

人。他忘记了，我想，小姐夫人们在这地冻结冰之时是不会出门来剪玫瑰花的，忘记了草上挂满霜花是没法进行槌球游戏的。因此，他走到了客厅前面的那片小台地，往里张望，看见戴尔太太、莉莉和格雷丝都在做早上的活儿。莉莉在画画，戴尔太太在写，格雷丝手里拿着一根针。巧得很，最初竟没人发现他，他正好有时间感觉到，如果他被人像平常一样通报了，那他总还能设法表现得更好些。但是，因为眼下他只得自己通报自己，他便敲了敲窗子，她们于是马上往起看，见到了他。"是我表兄约翰来了。"格雷丝说。"欧，约翰尼，你到底来了？"戴尔太太说。但是，莉莉没有说话，却给他打开窗户，第一个把手递给他，把他扶进这屋子来。

"这样进来够可恶的吧。"约翰说。"把冷气都给你们带进来了。"

"我们正好尝尝它。"戴尔太太说。"我想你是从我大伯子那边来的吧？"

"不；我还没有见到乡绅呢。我走之前当然会去见他的。可是在这村子转转似乎太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不管你从哪里进来，我们都非常高兴看见你；——是不是，妈妈？"莉莉说道。

"我说不十分准。我们昨天还说，你在乡下都待了两个星期没有来看看我们，我们想你真来时，我们没准儿都不在家呢。"

"可是我把你们都堵在家里了，你瞧。"约翰尼说。

他们就这样说着话，扯起往昔的时光和互相的朋友，痛痛快快地就打发走了足足一个小时。他们十分严肃地谈到格雷丝的父亲和他的那件事，约翰说他认为克劳利先生应该去找他的舅舅，托玛斯·图古德一趟，一点不知道这时克劳利先生本人已经产生了这同一种想法。约翰给他们煞费苦心地描绘了一番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头戴帽子背冲着炉火站着，话说得又粗哑又高声，让她领略一下他说那位绅士接见他的下级时的样子；然后，又点头哈腰，嘶嘶搓着双手，脸面上挂着假惺惺的和蔼的傻笑，——说这就是拉夫尔爵士谒见他的上司的德行。她们都觉得非常开心，——这样一来在场的没一个人会想到约翰尼是一个沮丧的情人儿，现在决心孤注一掷，押最后一次宝；或者会想到莉莉意识到她身置一位情人面前，她很有可能脚踩两个

凳子掉在地上，——虽有两个情人，却没一个成她之美。

“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你怎甘心给他当差使？”莉莉问道，话指的是拉夫尔爵士。

“我没有给他当差。我为女王服务，——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为公众服务。我不在乎他的工钱，他也没有跟我耍大架子。他知道他不能。他试过，但失败了。他在那里留用我，这是因为我趁几个钱。他觉得身边有个趁家产的私人秘书脸上光彩。我知道他跟人们对这点变着样儿说瞎话，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夸大了五倍。可爱的老哈夫尔·斯纳夫尔[①] 哟。他是那样一个蠢驴子；可是他的脑子削得尖着呢，能爬到树顶上，稳稳地待在那里。他是不名分文起家的。他现在已经混得成了阿猫阿狗，以后一辈子可以优哉游哉，养尊处优啰。不可思议，是不是，戴尔太太？”

“我捉摸他干他的工作吧？”

“人混到这个份儿上，鬼知道他们工作不工作。就我所看到的，他们没多少事可做。他们不得不作出道貌岸然的美样儿，吓唬那些年轻人。”

“拉夫尔爵士样子美吗？”莉莉问道。

“马马虎虎地说，他有点模样。在你习惯之前，这样一个人还颇有几分唬人的玩意儿，可是很快你就看穿它了。当然它全是空架子。毫无疑问，踏踏实实干工作的还是有的。但是在那些要人、主教和内阁部长们中间，我想道貌岸然的美样子是占主要部分的。天哪，你们不是说晚餐时间到了吧？”

但是晚餐时间到了，可他不仅还没有说一句他来这里要说的话，而且还没有朝这方向迈出半步。他怎么才能想方设法让莉莉单独跟他待在一起呢？朱莉娅夫人早已说过，她到晚餐时间才盼望他回去，而他没精打采地回答说：“我估计我在那里待不到十分钟就够了。我用十分钟就会把我要说的话说完，要做的事做完，然后我便在那些桥上刻上名字，——哼，朱莉娅夫人？”朱莉娅夫人明白他的话；因为有

① 即拉夫尔·巴夫尔，这个英语谐音有胡吹胡咧之意。约翰在这里取笑他的顶头上司。

一次，还是早先的时候，她曾经发现他在她兄弟地产上的一座木桥栏杆上刻莉莉的名字。但是他现在已经在斯摩尔庄园待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说一句他到这里要说的话。

“你午饭后跟我们一起散步去吗？”莉莉问道。

“他将会走个够的。”戴尔太太说。

“我们将护送他到半道上。”莉莉说。

“我还不走呢。”约翰尼说。“除非你们赶我走。”

“可是你一定在天黑前参加我们的散步吧。”莉莉说。

“你可以跟他一起到你伯父那边去。”戴尔太太说。“是的，我答应我自己过去的，你也过去，格雷丝，去看那台显微镜。我听说戴尔先生下命令说，为了你们饱饱眼福，到时要捕捉一只长腿爬虫供观赏。”

戴尔太太为了把这两个情人放在一起的小小打算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了那个原因是不够聪明的。各种打算经常是成功的，尽管它们如此显而易见。无伤大雅的小诡计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不是为征服不情愿的人，而是征服那些心甘情愿的人，征服那些除了在一种诡计的种种策划下不会放弃的人。

“我想我今天不会反对看看那条长腿爬虫的。”约翰尼说。

“我一定去，当然。”格雷丝说。

莉莉这时对那条长腿爬虫和散步的事都没说什么话。必须发生的事情，只得听其自然。她十分清楚约翰·埃姆斯为什么到这里来。她知道那些对他母亲和朱莉娅夫人的看望会永远中断，他都会继续这次会见。不管怎么样，他有权利要求这样的东西。必须发生的事情，只得听其自然。因此，当戴尔太太和格雷丝两个人坚决坚持她们到那位乡绅那里去的目的时，莉莉没有试图说服约翰陪她们去，也没有说她自己会这样做。

“我自己来护送你回家吧，”她说。“格雷丝看完那只爬虫，来跟我会面来。行不行你，格雷丝？”

“当然可以。”

“在这一带地方，我们不是孤立无助的年轻女子，也不怕这怕那。”莉莉接着说。“我们能随便散步，用不着害怕鬼怪，强盗，野牛，

年轻男子，或者流窜分子。走那条田径，格雷丝。我跟他走到那棵老橡树跟前就行了，然后我就返回来，从教堂门对过的那个阶梯[①]进来，穿过那个花园。这样你就不会碰不上我了。”

“我说他将跟你一起回来吧。”格雷丝说。

“不，他不会的。他才不会干这种事呢。他将接着向前走，打开朱莉娅夫人的葡萄酒瓶，自个儿喝个够。”

这样安排对莉莉这方面十分得当，对戴尔太太那方面也非常适合；约翰当然非常感激她们。但是这中间没有什么浪漫色彩，对他来说这似乎不能说明他的成功。他没有多想这点，但他觉得莉莉如果打算屈从他的恳求，是不应该这般乐意安排他们的散步的。毫无疑问，在最近这些日子里，她性格中明显地表露出坦率的达观态度，——也许，如约翰尼想的，有点过分强烈地表露出来了；但是即使算上所有她的达观态度和省掉她生命的爱情方面的那些浪漫的可笑色彩的决心，她也不会仅仅为了她可以有一个接受他的手的机会，自愿做他的伴儿在那些田地上散步。他没有跟自己嘀咕这一切，但他感觉到情况只会是这样的。他还感觉到，安排散步应该是他的责任，或者他有责任安排那个将会发生的场景的合适机会。她已经主动这样做了，——她和她母亲之间的行为由此逼着他苦不堪言地相信，他自己刚才一直没有胜任这次会面。“我老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当姑娘们去拿她们的帽子时，他跟自己说。

他们一起穿过那座花园，然后在一条通向格雷特庄园和另一条通向教堂的岔路口分了手。“我肯定在回伦敦前要去拜访乡绅的。”约翰尼说。

“我们将把话捎给他，”戴尔太太说。“即使我一句话不说，他肯定也听说你来跟我们待过。”

“他当然会听说的。”莉莉说。“霍普金斯已经看见他了。”然后他们分手了，莉莉和约翰·埃姆斯走在一块儿。

直到他们横过那条路，走进教堂对面的那块田地里以前，他们简直没有说话，也许一个字也没说。在这块田地，阡陌不止一条，村里

---

① 一种木梯，分别架在栅栏的两边，供行人过来过去。

的孩子常来这里，它带上了某种公共场所的性质。约翰·埃姆斯觉得它决不是他说出他不得不说的话的合适场所。因此，在穿过它时，他只是逢场作戏，说这天气非常适合散步。然后，他又找补了一句特别的话："这天气也很适合你，莉莉，跟我一起走走。"

"我很高兴跟你一起走走。我倒愿意做些比散步还好的事，约翰，让你看看我多么高兴见到你。"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第二道小门，门那边的田地才是真正的田地，这里由阶梯代替了边门，这天的正事必须开始了。

"莉莉，我多会儿来你都说你很高兴看见我吗?"

"我是这样的，——非常高兴。要是你认为这话没有包含其真正的含意，那我愿意告诉你，在所有远离我日常生活圈子的朋友中，你的到来是令我最愉快的。"

"啾，莉莉!"

"我想，只是在昨天我还告诉格雷丝你对我来说倒更像个兄弟。我希望这会是真的。我愿意我们发誓成为兄弟和妹妹。我愿意做比陪你走过这些田地到格斯特韦克别墅更多的事情。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功成名就是我最关心的。如果你结婚——"

"这永远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关系。"约翰尼说。

"不会吗？我想会的。也许不是今年，或下一年；也许不是以后的五年。但是我想到有朝一日它会成为这种关系就感到欣慰。我将耐心等待它的到来，非常耐心地等待，哪怕你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我，——就像你现在已经做过的。"

"我没有拒绝你。"

"没有恶意地，或者伤害地，或者冒犯地拒绝我。我将非常耐心等待下去，毫无怨言地接受一些小小的拒绝。这是所有阶梯中最糟糕的一道。当格雷丝和我一起在这里时，我们总是对付不了它，让它把我们的衣服都挂破了。有你帮我的忙，这下可好多了。"

"让我永远帮助你吧。"他说，用手握住莉莉的手一直到他帮助她从那个阶梯跳到地上还没有松开。

"是的，做我的兄弟。"

"这是胡说八道，莉莉。"



莉莉希望他们保证以姐弟相称

“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可是个严厉的词儿。”

“你说给我听，它就是胡说八道。莉莉，我有时想，我在缠磨你，给你写信，跟在你身后，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讲述着同样一个哀声哀气的故事，——要求，要求，要求你说你将永远不给我的东西。然后我为自己感到害臊，发誓我将再也不干它了。”

“别为你自己害臊；但是还是不再做它的好。”

“然后，”他接着说，没有在乎她的话。“在别的时间里，我又觉得这事一定是我的过错；觉得如果我过去精神百倍地锲而不舍，那我定会成功的。在这样的时候，我发誓我将永远不放弃它。”

“啾，约翰，你要是知道这样的追求是多么不值得就好了。”

“这就由我来作判断吧，亲爱的。当一个男子用了一个月，或者也许只一个星期，或者也许不到两个小时就拿定了主意，这可能说明他不知道他要干些什么。我进了那个税务局现在已经七年出头了，而第一天我就往一本书里写下一个誓言；一等我攒足了生活的来源，我就回来娶你做我的妻子。”

“是吗你，约翰？”

“没错。我可以让你看看它。在我去伦敦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过来，到那个住宅去游荡，我那时傻得出奇，碰上你却不敢跟你说。我说话的时间早的去了，——远比那个人到这里来在先。”

“别说起他，约翰尼。”

“我必须说说他。一个人眼见他所有的一切都在悬崖边上，他不能捆住他的舌头不吭声。我不否认他曾经多多少少爱过你。”

“求求你，求求你别说他的坏话。”

“我不是要谴责他。你能根据他的行动判断他嘛。我不会说半句比人家说他的更坏的话。我猜测他爱过你；但是他肯定没有我爱得你深。我至少对你是忠诚的。是的，莉莉，我对你是一贯忠诚的。我总是忠诚你的。他当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知道。我有理由说我知道。我想要你做我的妻子。你说话的意思好像我只是半心半意，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一个男子不是没有得到任何报答吗？当然，如果你跟他成婚

了，那这事也就了了。他曾经来到了我和我的幸福中间，我就必须忍受这个，就像别的男人忍受这样的悲愁一样。可是你并没有跟他成婚；理所当然，我只能认为我还有机会。莉莉，回答我这个。你相信我爱你吗？"但是她没有回答他。"你至少能告诉我这点吧。你认为我是实心实意的吗？"

"是的，我认为你是诚心诚意的。"

"你相信我是用我全部的心、全部的力量和我全部的灵魂在爱你吗？"

"啾，约翰！"

"可你相信吗？"

"我认为你爱我。"

"认为！我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让你明白，我唯一的幸福观就是认为迟迟早早我要娶你为妻呢？莉莉，你会说它将会是这样的吗？说呀，莉莉。谁都将为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你叔叔会同意的，——他已经同意了。你母亲早有这个愿望。贝尔希望这样。我母亲盼的就是这个。朱莉娅夫人一心希望这样。你会做出关心你的每个人都想让你做的事啊。为什么你就不这样做呢？这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你不该说什么做我妹妹的话，如果你心里还算有我的话。"

"我心里有你。"

"那么为什么你不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呢？啾，莉莉，说出那个词儿来吧，就在这里，马上就说。说出那个词儿来，你就会使我成为全英国最最幸福的人啊。"他说这话的当儿，他抓住她的两臂，紧紧地握着。她没有挣扎着挣脱他，只是静静地站着，端端看着他的脸，每只眼里冒出来最初一颗咸咸的泪花儿。"莉莉，一个短短的词儿就成了，——半个词儿，点一下头，笑一笑，都成啊。只用把你的手动一动我的臂，我就将认为它是个'是的'。"我认为莉莉几乎要动一动他了；我认为那个词就在她的喉咙里，她几乎要努力把它说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说一句话，她的手指也没有放松，落在他的袖子上。"莉莉，莉莉，我能跟你说什么好呢？"

"但愿我能够啊。"她小声嘟哝道；——但是这嘟哝声沙哑得他差

一点听不见话音。

“为什么你不能呢？什么东西阻碍着你？什么东西也没有阻碍你，莉莉。”

“是的，约翰；就是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我。”

“那它是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的。你是这样好，这样忠诚，这样不同一般——是这样亲爱、亲爱、亲爱的朋友，我会告诉你一切，这样你就会看到我的心扉。我将像跟妈妈说的那样告诉你——告诉你和她，其余再没有第三个；——因为你是我心中筛选出来的朋友。我不能成为你的妻子，因为那种爱我寄在另一个人身上了。”

“这个人就是他，——到这里来过的他吗？”

“当然是他。我想，约翰尼，你和我在这点上是一类人，只要我们爱过，我们就不能让我们自己变变样儿。你以后不会变样的，尽管你要是变变样那会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不，我将永远不变样儿。”

“我也是这样。我睡觉时总梦见他。我单独待着时，我不能把他从我的思绪中赶走。我说不清我对他怀着什么样的爱。我对他别无他求，——别无他求，别无他求啊。但是我在我那小小的世界里走动着，想着他，而且我会这样想到底。我过去常为我的爱引以自豪，尽管它使我自讨苦吃，我认为它差一点把我给治死。我现在不再为它感到自豪了。它是一种痴呆的、怯弱的缺点，——仿佛我的心在成形时只成了半个。你该更强壮些，约翰。一个男人应该比一个女人更强大。”

“我就是没有这种力量。”

“我也没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互相可怜，起誓我们今后是朋友，——莫逆之交。这棵老橡树到了，我不得不返回去了。我们能说的都说出来了，——只差你告诉我你会做我的哥哥。”

“不；我不会跟你说这个。”

“再见，那么，约翰尼。”

他停下来，握住她的手，想着那另一个问题，这是他早想跟她提出来的。他几乎弄不清他有没有权利提问它；——问出口来会不会

是小肚鸡肠的表现。她说过她会跟他吐露一切,——一如她已经跟她母亲说过的一切。“当然,”他说。“我没有权利期望知道一下你将来的打算吗?”

“你可以全都了解到,——就像我所了解我自己一样。我说过你应该看见我的心扉嘛。”

“如果那个人,那个我不愿意说起他的名字的人,要是再来的话——”

“如果他再来了,那他怎么来怎么回去,约翰。”她没有说他早已写来过信了。她能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却不能说出另一个人的来。

“既然他无拘无束了,你也不肯跟他结婚吗?”

她站着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说:“不,我现在不会跟他结婚了。我认为不会的。”然后她又停顿一会儿。“不,我保证我不会的。过去的事情发生后,我不相信自己还会结婚。有我的手为这事作证。我今后不会的。”

“不,莉莉,我不要这个。”

“但是我说话算数。我将不会跟克罗斯比先生结婚。不过你一定别误解了我的意思。好了好了;——所有这一切现在对我来说都完了。所有那些关于爱情、婚姻、我自己的家、孩子,——一个脾气专横的丈夫和结婚戒指的梦,随着我越来越胖,越长越老,都会变得越来越严厉。我像别的姑娘一样做过这样的梦,——也许比别的姑娘做的梦还多,比我应该做的还多。现在我把这件事当做过眼烟云接受下来。你在你的书里写过一些东西,我亲爱的约翰,——一些求之不得的东西。亲爱的约翰,我希望为了你它会是另一种样子。我回到家将在我的书里,就在今天,写下:莉莉·戴尔,老处女。如果哪天我自食其言,那你来和我要那页纸好了。”

“让它留在那里,直到我有权利把它撕掉。”

“我将写出来它,它将永远不让人撕掉。你和我不能结婚。他,我不会嫁给。你相信我好了,约翰尼,我说第三个也永远不会有了。”

“这就是这件事的结局吗?”

“是的;——这就是它的结局。我们的友谊还要继续下去。老处女们是有朋友的。”

“这不会是它的结局。它在我这方面是不会了结的。”

“但是，约翰——”

“别以为我将再次麻烦你，——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不会的。大概在五年之内——”

“瞧，约翰尼，你在取笑我了。当然它是最好的方式了。要是格雷丝不等我就好了，她不等我返回去就迎住我了。再见，亲爱的，亲爱的约翰。上帝保佑你。我认为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这样认为，妈妈也这样认为。永远记住，阿林顿有一座庙，庙中对你的崇拜是永远忘不了的。”然后她按了按他的手，扭身去迎接格雷丝·克劳利去了。约翰没有停下来跟他的表妹说话，而是独自继续走他的路。

“我的这位表兄，”莉莉说。“男人身上所有的那种最亲切、最热心、最优良的品质，他都具备呀。”

“你告诉他你是这样认为他的吗？”格雷丝说。

“一点不错，我跟他说了。”莉莉说。

“可是，你告诉这个最优秀、最热情、最可亲的人，他将会得到他热烈追求的奖赏吗？”

“没有，格雷丝。我没有跟他说这种事。我想他现在什么都明白了。要是他没有明白，那不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交待清楚。我猜测没有哪个女士会比我跟他说话那样开诚布公了。”

“为什么你让他失望地离去呢？你知道你爱他。”

“你瞧瞧，我亲爱的，”莉莉说。“你让自己，为了你的论点，把一个词儿按双重意思使用，你企图通过这样做来谴责我。但是我对你来说是过分狡猾一些，对这事考虑得过多一些，你说什么我接受什么好了。我确实爱你的表兄约翰；我也这般热爱博伊斯先生，那位教区牧师。”

“你爱约翰尼要比爱博伊斯先生深得多。”

“不错；要深得多；但这种爱是一个类型。但是，它是太有些深刻了，怕是你理解不了。你太年轻了，我解释也没有用。可是它长也好，短也罢，——我是不会跟你表兄结婚的。”

“我希望你会的。”格雷丝说。“我全心全意希望这样。”

约翰·埃姆斯返回那所别墅的路上，决没有能让思路后退到那些

有关他未来生活的决定上；那些决定是他早已形成的，并全都告诉了他的朋友达尔林普尔；他已经打算好，只要他再次被莉莉·戴尔拒绝，就把那些决定付诸实施。“我将彻底打消我的念头。”他曾经说过。“虽然我不会忘记她，但我将仿佛她被忘掉那样生活。如果她再次拒绝我的求婚，我将把她的话当做最后的答复接受下来。我将不再像一个挨打的小鹿在人世间乱窜，——被其余的群鹿可怜或要么欺侮。”在去格斯特韦克的路上，他曾经二三十次起誓这事应该这样解决。他不愿再作努力了，然后他就放弃它。但是现在，和莉莉会面后，他简直很难像过去那样愿意放弃它了。

他在一个栅栏门上坐下来，过了这道门就是朱莉娅夫人的花园的后门；他坐在那里成千次起誓他永远不会放弃她。他总算心里有了底儿，知道她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别人的妻子。他心里同样有底儿的是，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别的妻子的丈夫。他信得过她。是的；他对这个是有把握了。但是他信得过自己吗？跟自己内心交谈时，他跟自己说他终归不过是个可怜人儿。他所处的各种环境过去一直不错，但是他过去为自己却什么也没做出来。他自视过高，愚蠢透顶，朝三暮四。他坐在栅栏门上的当儿，他跟自己这样讲。但是不管怎样吧，他过去对莉莉还是锲而不舍，而且他还将继续锲而不舍下去。

他永远不再跟任何人提起她的名字了，——除了今天晚上跟朱莉娅夫人提起来。对达尔林普尔，他是不会开口提起她，却会直截了当地请他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如果她的名字在他跟前提起的话。但是在早晚他会为她祈祷，在他的祈祷词里他会总是想到她是他的妻子。他跟另一个姑娘说话时会永远记住他和莉莉有不同一般的关系。他无论参加什么社交活动都要牢牢记住他已被一种庄重的婚约的链子拴住了。如果他了解自己，那他会对莉莉锲而不舍的。

然后，他考虑他要是仍然坚持不懈地重复他的求婚，什么是最好和最适合的方式。他想他将每年都给她写信，每年的同一天写，年复一年地写，也许写上它二三十年。他的信应该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坐在这栅栏门上，他选择着他信中的词句；——选择他第一封信，他第二封信，和他第三封信的词句。它们应该彼此十分相像，——应该

差不多是在重复同样的词句。"如果现在你乐意接受我，那么，莉莉，我，一如既往，仍旧情愿接受你。"然后又是"如果现在，"还是"如果现在"；——仍是"如果现在。"当他的头发变得灰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哦，尽管她的容貌也有了这样的东西，但他仍然要继续告诉她，一年又一年地告诉她，他随时愿意接受她。毫无疑问，有朝一日"如果现在"会取得胜利。如果它永远处于败势，那锲而不舍的功绩是应该得到报偿的。

这样的信件她定会保存起来。然后他向前展望，俯视即将到来的年头的深欲，想象她兴许会在某个漫长的傍晚的暮色中坐着阅读它们，——一些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信件。他想他能带着几分满足展望他自己生涯的结束，终于成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吧，如果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伴随它产生的忧郁情绪不应该来自他自己的过错。他仍旧会催逼她做他的妻子。然后，当他记起来他只有二十七岁，她是二十四岁时，他开始诧异已经在他身上产生的那种垂垂暮年的感情，试图使自己相信他会在她还是朵鲜花时把她摘到手。

他走进那所别墅，马上走到朱莉娅夫人正坐在那里的那间屋子里。她最初的一刹那没有说话，只是十分着急地看着他的脸。他也没有讲话，却转身走到窗户边的一张桌子前，拿起一本书，——尽管屋子里黑得他看不见字。"约翰"，朱莉娅太太最后说。

"噢，夫人？"

"你没有话跟我说吗，约翰？"

"没有啊，——只有那老生常谈的情况，这点现在成为不言而喻的玩意儿了。"

"可是，约翰，你不会告诉我她说什么了吗？"

"朱莉娅夫人，她说的是'不'；简简单单，'不'。它是个非常容易说的词儿，她说这个词儿说得太多了，它从她嘴里往外说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然后他拿了一根蜡烛，带着一本小说在炉火边坐下来。这时还没有过五点，朱莉娅夫人六点钟才上楼去穿戴，因此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们是待在一起的。约翰一开始对他的老朋友的态度相当庄重，而且非常不爱说话。但是在穿戴的铃摇响之前，他终于被朱

莉娅夫人哄得用一种交心的口吻交谈了，并且把一切情况交待出来了。"我推测它是错误和自私的。"他说。"我猜测我是一只癞皮狗儿。但是我承认，她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无赖的妻子，这个定心丸对我来说也算一种安慰了。"

"如果她要现在嫁给他，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原谅她了。"朱莉娅夫人说。

"我也永远不能原谅他。但是她说过了她不会的，我知道她不会自食其言的。我要等下去了，朱莉娅夫人。我已拿定主意这样做了。我能像别的男人一样做个老光棍。至少我会坚持做到这点。"然后这位好心的傻老妇人安慰他一番，仿佛他是男人中间的英雄那样赞美他，并且真如莉莉预言过的，打开一瓶她从她兄弟地窖里得到的现在又稀少又绝妙的葡萄酒，慰劳了他。

约翰·埃姆斯在这座别墅待到了他的假期结束，并且又去了阿林顿几次，去拜访那位老乡绅，有一次还同老乡绅一起用餐，又碰见了斯摩尔庄园的那三位女士；他和两位姑娘一起散了步，完全作出一副如同任何一般男人的样子。但是他没有再次单独和莉莉·戴尔待过，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她的书里写了那几个字了没有。但是读者可以知道她就在她许愿的当天晚上，就把它们写在那里了。"莉莉·戴尔，——老处女。"

当约翰的假期结束时，他便返回到拉夫尔·巴夫尔身边去尽职了。

第三十六章　格雷丝·克劳利返家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格雷丝·克劳利收到了两封信，第一封是约翰·埃姆斯还在别墅住着时到达她手里的，另一封是他返回伦敦不久来到的。它们对我们讲故事是有利的，我们的读者因此如果极有兴致，不妨看看它们，——或者确切些说，他应该把第一封看完，第二封捡他最需要看的看一看。格雷丝对第一封信的答复读者也将会看到。她对第二封信的回复也将交待三言两语。第一封信是格兰特利少校写来的，回复这封信的差事对格雷丝来说可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科斯比洛奇，——一八六　——，二月。

"最最亲爱的格雷丝，——和你分手时我告诉过你，我定要给你写信的，我想最好是马上就写，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理解我了。嘴说出来的话是转眼会忘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话的。"格雷丝读着这句话跟自己说；——"而且它们总是淡如清水。亲爱的格雷丝，我想我是不该这样说的，但是我认为我在阿林顿跟你分手时，我已经很成功地使我自己在你面前表现得十分可爱。我相信你精神上是太忠实了，你没有能够向我吐露你爱我这一事实。我将相信事实如此，除非你自己慎重而严肃地向我保证事实并非如此；——除非事实绝对如此，在你允许自己想到作出这样的保证之前，我恳求你想想对你自己和对我自己什么是理所应该的。

"我已经告诉我自己的朋友们，我请求过你做我的妻子。我告诉你这个，是要让你知道，你劝我放弃你的努力是多么无济于事。你所说的关于你父亲和你家庭的话对我没有任何分量，对你也绝对不应该有什么意义。你父亲的那件事是十分不幸的，——它太不幸了，也许如果在它发生前我们彼此不熟悉，那它极可能阻止我们相遇时成为知交。然而我们在它发生之前就


早餐场景

相遇了，在这事发生时我早已决心请求你成为我的妻子。如果我因为这样的原因改变初衷，那我应该怎么看待我自己呢？

“我还要进一步强调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比任何人都更爱你，我最好的愿望便是你将会成为我的妻子。在你父亲的这事解决前我将不会给你施加压力；但是这事一解决我将不顾其结果如何盼望你的回报。如果英国还有公道可言，那我对其结果是一点没有怀疑的；但你所欠我的情，如果你欠我的话，是完全毋庸置疑的。如果你在阿林顿再待些日子，如我推测的，我在这次审讯结束后才去见你。一等这事结束，你在哪儿我追到你哪儿。在这期间，我将盼望对此的答复；如果你是真心爱我，亲爱的，亲爱的格雷丝，恳求你鼓起勇气这样告诉我。——你自己最最多情的，

“亨利·格兰特利。”

当这封信在早餐桌上交给格雷丝时，戴尔太太和莉莉两个都怀疑它是格兰特利少校写来的，但是谁都没有对这封信说一句话。格雷丝用犹豫的手把信封拆开时，她的两个朋友都没有看她。莉莉有她自己的信，戴尔太太则打开报纸看。但是她们还是不可能不看到格雷丝的脸涨红了，然后她们便知道这封信定是格兰特利少校写来的。格雷丝自己尽管浏览了这两页信文，东一下西一下看真了一两个词儿，但是她没有把它看懂。她一眼就看清楚了那个名字，看见了他签名的笔体。“你自己最最多情的！”她将怎么跟他说呢？她坐在早餐桌边的工夫，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翻转这封信的页子，每翻一次她都看看那个签名。她看到信的称呼：“最最亲爱的格雷丝。”她就看了信中的这些内容，直等她带着信单独走进她自己的屋子，才踏踏实实把它看了下去。

吃早饭期间没有对这封信说什么话。可怜的格雷丝继续吃着，或者做样儿吃着早餐，但她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戴尔太太和莉莉找了许多话题，山南海北地扯；但是即使山南海北地聊，这种谈话进行得还是非常别扭，格雷丝觉得它是硬挤出来的，并且意识到她们正在思考她的情人。她能借口走脱时便马上离开了餐厅，急匆匆地走到楼上从口袋里掏出信，十分认真地看起来。

“那是格兰特利少校写来的，妈妈。”莉莉说。

“我看十之有九是的，我亲爱的。”

“我们怎么办更好呢；或者我们说些什么更好呢？”

“不说话，——我看这样就好。让她自己单独作战吧。如果我们插手，那我们可能只会使她更固执地坚持她的老主意。”

“我想她会坚持她的老主意的。”

“在一段时间内她会的，我说。她这样做倒是最好的。他不久就会尊重她的做法的。”就这样，娘俩一致同意不跟格雷丝说什么关于这封信的话，除非格雷丝跟她们说起它。

格雷丝一遍一遍地念这封信。这是她收到过的第一封情书；——第一封除了她父亲和弟弟之外出自男人之手的信，——差不多也是除了她自己的特殊的老朋友之外第一封出自任何他人之手的信。信中的词句在她听来非常陌生。他离开她时已经说好他会给她写信的，因此她早已盼望着这眼下终于到来的事件；但是她过去一直强迫她自己相信，为它到来时，它将会和她现在拿着的这封信不大相同。“他将会告诉她，他变了主意。他应该改变主意啊。我们家处于这样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境况中，他仍然想到我是不适合的。”但是现在这封信来了，她承认他所写出来的话在表达上远比那些只用嘴说的话更清楚，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我怎么也不会忘记他说过的每句话。”然而，当她手里拿着这封信时，她觉得它是一种占有。它是一种在他和她各据一方时在以后的岁月中她可以细细观赏的东西，——一种她记起他已经认为她配享有它时便骄傲地玩味的东西。

接下去的当天和第二天中，她都没想到她的复信，第三天或第四天也没有多想。她知道一封复信是应该写出来的，她感觉到它越早动手写越写起来容易；但是她也感觉到它还不能写得太及时了。一周的时间是起码应该拖够的，她心想，因此，她就等着拖了一个星期，然后她写复信的日子来到了。她过去不曾跟戴尔太太和莉莉谈到它。她渴望跟她们说说，但是又怕得要命。即使她跟莉莉说，那她也不能按莉莉的建议行事。不管她的信会写成什么样子，它也必须是她自己的信。她不能人家说什么便写什么。她一定要说她自己的话，不管她的话说得多么糟糕。至于说话的方法，莉莉的帮助会是十

分有用的；但是她怕不折中她自己行动的力量，这种帮助是不会得到的；——她自己的个人自由；因此她就没有跟莉莉或莉莉的母亲谈论这封信。

在一个预定好的早上，她端坐在她的写字台前，写她的信了。她早已知道这个差使是很难对付的，但是她还不怎么知道它会难到何种程度。在她最初试图写信的那天，她居然没有把它写出来。她怎么开始下笔呢？他已经叫她“最最亲爱的格雷丝”了；这种开头的方式似乎如同它十分甜美一般容易。“它对一个绅士来说易如反掌啊，”她跟自己说。“因为他可以信口说出来，写下来。”她写下了“最最亲爱的亨利”字样，写在了一片小纸上，但马上把它撕得粉碎，仿佛她为写出它们来感到害臊似的。她知道她不敢发出去一封开头用这样的词的信。她甚至没有勇气让她亲手写的这样的词儿，留在她自己的小写字台的那些幽静的地方。“亲爱的格兰特利少校，”她最后开始写道。这个开头她似乎觉得十分不体面，但经过深思熟虑，她相信它是正确的。第二天，这封信如下文一样写出来了：——

阿林顿，星期四

“亲爱的格兰特利少校，——对你友好的来信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回复；不过我一定要告诉你，由于你对我的伟大的垂恩，我感到不胜荣幸。我真不能明白为什么你该这么多地想到我，不过我猜测是你深为我们的所有不幸深表同情之故吧。我将只字不提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为爸爸的忧愁和耻辱着眼的话；只要我能把握住，我将不会想到它；但是我敢肯定，正值我们家遇上这样的麻烦的时候，我不应该想到去爱任何人。我不应该有脸去见你的那些了不起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除了耻辱不会带去别的。我应该感觉到我正在做危害亲爱的伊迪丝的事，这对我来说是比任何事情都更糟糕的。

“请相信我是相当认真地对待这点的。我知道一个绅士不应该娶任何因此会损害他本人或他家庭的姑娘；我还知道如果我要去成全这样一桩婚事，我事后会异常难受，郁郁寡欢，尽管我过去那么热烈地爱过那个人，用全部身心在爱那个人。”这最后的话语，她一开始在下面画了强调线，但这样做正是她自己的

爱的无意识的表露，并且是在她这方面毫无要求向他转达这层意思时划出来的。但是在念这些话时她发觉了它们的潜在含义，又全部写了它一遍。

“因此，我知道我向你道别是最好的办法，我这样做时，仍在一遍又一遍感谢你给我的恩爱。——相信我是，你的非常忠诚的，

格雷丝·克劳利。”

这封信写成时十分让她反感；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再写它，却发现她不能写出比这更好的了。他信中有许多她压根不打算回答的东西。他恳求她告诉他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爱他。当然她是爱他的。他对这个太清楚了。她为什么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对她有用，——或者确切地讲，对他有用的回复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有的，她对这点想到的不仅仅是她自己。她可以说她不爱他。这是假话，他准会知道这话是假话。但是这种话仍然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她不喜欢在信中写这样一种假话的主意，但是她还是考虑到了这件事。那样做会是非常恶劣的行为；然而，如果那样做管用，那她写出这样的假话也未尝不可。可是她最后又前思后想一番，觉得这件事的主动权毕竟在她自己手里。她可以断然拒绝嫁给这个人，用什么假话搪塞过去都不会给良心上带来负担。这只要她行事果断就行。因此，她没有使用假话的办法，而是对他情人的问题避而不答。这样她把信装进信封，写好寄信地址，亲自拿着它到村里的邮局去投寄。

办完这件事的当天，她收到了第二封信，并且立即拿上它去找戴尔太太。它是她母亲写来的，信中告诉她，她的父亲病情严重。“他到伦敦去看一个律师，打听那件令人烦恼的审讯的事情。”克劳利太太说。“这下把他折腾坏了，第二天他虚弱不堪，连床都起不来了。一贯十分和蔼的特纳大夫说我们用不着担惊受怕，不过他认为他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才能到室外去活动。他发低烧，需要护理调养。他的脑子错乱了一两次，呼唤你的名字，于是我想最好你回家来吧，亲爱的。我知道我说我认为他喜欢你在他身边，你是不会见怪的。特纳大夫说这病主要是因为他吃的食物不合适。”

当然她应该回家。“亲爱的戴尔太太，”她说。“我一定得回家。

你能送我到火车站去吧?”然后戴尔太太把来信看过。当然他们会送走她的,她该当天走呢,还是转天再走?先写一封信说她就要回去,这也许更好点?但是格雷丝定要马上就起身。“我知道这将给妈妈带去安慰;我也知道他病得比妈妈说得要重得多。”不用问,再说什么话就显得多余了,她让仆人用车送她到了车站。她起身前,戴尔太太问她身上钱的情况。“如果在钱的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你的旅行费,或者因为任何事情,你在我这个老朋友跟前可别不好意思开口啊。”但是格雷丝保证说钱方面没有什么麻烦——旅行够用的。接着莉莉把她带到一边,掏出两张崭新的五镑钞票。“格雷丝,亲爱的,你可别有什么坏念头啊。你知道我有自己的一份小财产。你知道我能随便送人。”格雷丝扑在她朋友的怀里,哭泣起来,但是不肯接受这笔钱。“代我为你母亲买一件礼物,——我虽然没见过她却深爱着她。”“我会把你的爱捎给她的,”格雷丝说。“但别的东西一概不要。”然后,她走了。



莉莉和格雷丝·克劳利告别

第三十七章　胡克院

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和马塞尔波罗先生在一天早上，双双坐在伦敦商业区他们的办公室，讨论他们的合股生意。同多布斯先生在伦敦西区使用的那所漂亮的住宅相比，这商业区的办公室可是显得太寒碜了；但是那时商业区的办公室就是一些寒碜的地方，而且这里有某些城市职业，似乎在图谋那些以更穷的人为物质条件的更巨大的信用往来；它们被这些物质条件包围着。从隆巴德街出来走出一条胡同，这里有一条僻静、孤寂、黑魆魆的小巷，叫胡克院。通向这个小巷的出入口，是那条胡同里一所楼房二层楼下的通道，穿过这条被遮盖的通道时，来找这个地方的客人会走进一个小小的铺着石块的方形院子，院子更远处的两个角落有两扇开着的门；因为在胡克院里就只有两所住房。这里有胡克院一号和胡克院二号。一号胡克院包括的所有的房屋，全由一家色酒和烈酒酒商的商号占着，这个院子的一侧和两个角总是堆放着一些和这行有联系的板条箱、大篮子和木箱。距离院子中央不远的地方，虽然多少偏向酒商那侧而不是另一侧，这里总是有一扇半开着的活动天窗，通向下面的地下室，在那扇天窗上有块很大的木板，上面有用大字写成的十分显眼的广告：——

伯顿和班戈尔斯

希玛拉亚酒

每打二十二先令六便士

这个广告过分引人注目，块头过大，那个活动天窗也十分醒目，即使到二号胡克院子去的客人，事后也决不会忘掉那些名字：伯顿和班戈尔斯、希玛拉亚酒。因此，我们可以说，伯顿和班戈尔斯挂出这块广告显然达到目的了。二号胡克院看上去要小一些，位于一个角落的窗侧壁，由不同的占用者分别占用着；这些占用者的名字用小字

写在门口前的那些非常肮脏的立柱上。伯顿和班戈尔斯和这些商业区先生所采用的向到这院子里来的客人通报姓名的办法，是十分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拟。多布斯·布劳顿和奥·马塞尔波罗，——马塞尔波罗先生的教名为奥古斯塔斯，——的名字就写在那些肮脏的柱子上，不过连接这两个名字的"和"字是怎么也看不清的，似乎不敢理直气壮地宣布他们是一对伙伴；但是两个名字挨得很近，——表明起码这两位绅士要是细追究便会发现彼此是非常接近的伙伴关系。在这所住房的二楼，多布斯·布劳顿和他的朋友占用了三间屋子——或更确切地讲两间屋子和一间议事室——夹在它们中间。那间比较宽大的前屋由一个老职员租用着，他就坐在用围栏隔出来的一个角落里。从那堵墙伸出一个宽而短的柜台，伸到这屋子的中间，是为那些前来同多布斯·布劳顿或奥古斯塔斯·马塞尔波罗办理各种各样的生意的主顾而设立的。但是任何习惯办公室布局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来简直没有什么生意是在那个柜台上办理的。在这间大屋子后面是一间比较窄小的屋子，归多布斯·布劳顿使用，在修饰和布局上还算有几分舒服感。这间屋子铺了地毯，还有一张沙发，虽然是一张十分陈旧的沙发；两把扶手椅，一张红木办公桌和一个酒柜，一般情况下酒柜里备有充足的酒，不过不是多布斯·布劳顿从他的邻居伯顿和班戈尔斯的酒窖里弄来的。这间屋子再往后，从过道的另一个进出口进去，是那个议事室；这间议事室多归马塞尔波罗先生使用。作为议事室，——或者近乎称为壁橱的房间，——它可以摆下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它有它自己的一面小窗户，开在一堵离这小房间不足四英尺远的没有窗户的墙上。由于这堵墙所属的那所住房有四层楼高，马塞尔波罗先生的议事室有时难免显得相当暗。不过这些日子马塞尔波罗先生极少使用，这个缺点也就无关紧要了。马塞尔波罗先生十分稳定地守着这个地方的生意，——远比他的朋友多布斯·布劳顿要稳定，一般情况下却被人发现待在他朋友的屋子里。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这位先生才真的坐在那间黑糊糊的议事室里，而这样的场合准是有必要让商业界明白奥古斯特斯·马塞尔波罗先生有他自己个人的存在。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如果有人问他是干哪一行的，常会说他是个证券经纪人；他的回答倒也不假，因为

他本来就是个证券经纪人。一个人虽然从来没有经营过证券却可以成为一个证券经纪人；如同他虽然没有在法律界开过业却可以成为一个出席高等法院的律师一样。我没有说布劳顿先生从来没有做过证券买卖；但是为别人买卖证券确实不是他的主要生意。如果人家问起马塞尔波罗先生是吃哪一行的，他很可能会含糊其词，搪塞过去。至少在商业区，和在那些熟知商业区事务的人中间，他不会说他是个证券经纪人。布劳顿先生和马塞尔波罗先生两个人都买进和卖出过大批证券，但是这种买卖主要是账面上的。那些股票买进来卖出去，总的说来不是手倒手的；但股票价格的差额是手倒手的。另外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小生意。他们放高利贷。在这个生意中还有第三个伙伴，这个人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那根肮脏的门柱上。这第三个伙伴便是范·西弗太太，即康韦·达尔林普尔先生打算画雅意往西西拉脑袋里钉钉子那幅画儿的模特儿，克莱拉·范·西弗的母亲。

在某一天早上，布劳顿先生和马塞尔波罗先生正坐在上面描述过的那间办公室里。他们都在布劳顿先生的屋子里，各人占了一把扶手椅分别坐在炉火的两侧。马塞尔波罗先生坐得离那张办公桌近一些，桌子上有本分类账在他面前摊开，他面前还有一支钢笔和墨水，看样子像是在干工作。多布斯·布劳顿手里拿着一本小镀金账簿，坐在椅子上，脚蹬着炉壁的一侧。两个人都戴着他们的帽子，这屋子的气氛不像是做生意的地方应有的气氛。他们静坐了几分钟，这时布劳顿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来雪茄烟盒，小心啃掉一支雪茄的头，准备点上。

"你今天早上还是别吸烟为好，多布斯。"马塞尔波罗说。

"为什么我不能在我自己的屋里吸烟呢？"

"因为她现在就要到这里来了。"

"我在乎什么？如果你认为我害怕范妈妈，那你弄错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在她的指使下生活。"这样他点着了他的雪茄。

"好吧好吧，"马塞尔波罗说，然后他拿起他的钢笔，开始在账簿上工作。

"她今天早上来这里干什么？"布劳顿问道。

"来关心一下她的钱。她还能来干什么？"

"她得到了她的利息。我不认为在这商业区还有比这更好的付钱方式了。"

"她还没有得到圣诞节她应得到的东西。"

"这是二月了。她还要什么？她已经把她的臭钱变成百分之三的利息了，如果她怕再等一两个星期的话。"

"她今天能拿到它吗？"

"什么，它的全部吗？当然她不能拿到。你像我一样明白这个。要是她想拿起四百镑，那她是办得到的。不过考虑到她在这事上的全部收入，她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催逼这笔钱。她可是——我有生以来遇上的老牌儿高利贷者。"

"当然她爱惜她的钱。"

"爱惜她的钱！天哪，她爱惜；爱惜她自己的，爱惜她能抓到手的任何别人的钱。当一个女人对这方面着了迷时，她比任何一个男人都厉害十倍。"然后布劳顿翻看着他那本账簿的小页子，马塞尔波罗则在他的账簿的大页子上费心思，屋里出现了大约一刻钟的宁静。

"账上大约有九百一十五镑是她的。"马塞尔波罗说。

"大概是这个数。"

"如果你手头现成，让她拿走，这倒是大好事情。我的意思是，今天上午就全部给清。"

"如果！是啊，如果！"布劳顿说。

"我知道在银行里还不止这个数吧。"

"要我去把那里的每个先令都提出来啊！我将见见范妈妈——第一个见她。如果她喜欢她能得到五百镑，——其余的两星期后付清。要么她能在十四天头上拿我的期票全部抵清这笔钱。"

"她根本不会同意这样办。"马塞尔波罗说。

"那她只好将就一下了。我不要跟她纠缠。我在这档事上和她付出的钱一样多，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要是她来这里纠缠，那你就这样告诉她好了。"

"你自己见她吗？"

"除非她能在以后的十分钟进来。我必须去交易所一趟。我说好十二点钟到那儿的。我约好要见个人。"

"我要是你,我会留下来的。"

"我为什么要为她留下来?要是她认为我在为她充当职员,那她可打错主意了。这对你来说也许行得通,马塞①,可这对我不灵。我没有依靠她活着,我也不想娶她的女儿。"

"只要她把她的钱收回,这事就完了。"

"她将如何得到它呢?"多布斯·布劳顿说。"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如果她伸手要,她明天就能得到哪。接着,一转眼,当她开始发现她不喜欢百分之四时,她就又要抽回去。可没有人能按这样的方式做生意。在过去的三年里,她从不到一万八千镑中得到了差不多一年两千镑的利。一个女人想干这种事时,她总不能每个星期一早上都往她口袋里装钱吧。"

"不过你自己做这事更好,多布斯。"

"当然我来做。可谁牵的线呢?谁开的头呢?我捉摸她并不认为我把汗出尽她把利都收净了吧。"

"如果你谈工作,多布斯,可是我把大部分工作都做了。"这位马塞尔波罗先生用十分严肃的声音说道,还带出了无限责怪的神色。

"你是按劳取酬的。得了,马塞,你还不如跟我作对的好。你将永远不会从这点上得到你的好处的。即使你娶她的女儿,那也不会让你得到做母亲的钱的。她活着时会把每个铜子看得紧紧的;如果她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她会带它走的。"说完这话,他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把那个小账簿装进他的口袋里,走出了办公室。他在院子里费劲地走着,伯顿和班戈尔斯这行用的工具堆得比平时格外多;正当他走过那条遮盖着的通道时,他在进出口撞上了一位老妇人正从出租马车里往外钻。这个老妇人,毫无疑问,正是范妈妈,作为她的伙伴,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叫她时不讲多大礼节。"范·西弗太太,日子过得好吗?让我扶你一把吧。从南肯辛顿来的车费吗?我总是付给这些伙计三个先令。"

"你不是告诉我这有六英里吧!"她付给赶车的一个弗罗林②。

---

① 马塞尔波罗先生的简称。

② 约等于两先令。

“不能只给这个数，夫人。”赶车的说。

“不能只给这个！可你爱要不要。布劳顿，去叫一个警察来，去吧？”多布斯·布劳顿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满足了车夫的要求，出租马车这才离去了。“你给他什么了？”范·西弗太太问道。

“只多给了六便士。这点事是从来惊动不了警察的。”

“那么，这钱就由你自己掏了。”范太太说。“不过你是要离去吗？”

“我必须到卡佩尔交易所走一趟；——的确一定得去。如果不是正经事，我会留下的。”

“我告诉过马塞尔波罗我要来这儿的。”

“他在那里，他完全和我一样知道这本生意的情况。我知道我等不得你，我便和他把账目过了一遍，把问题都解决了。早安。我一两天内就到西区去找你。”然后他脱身走进了隆巴德街，范·西弗太太踩着碎步穿过院子，上了楼梯，走进了马塞尔波罗正坐在那里的屋子。

“有人吸过烟，古斯①。”她刚走进屋子就说。

“这在这里不足为奇。”他答道，从他的椅子里往起站。

“男人坐着吸烟干工作是没有好处的。是你，还是他，或者是你俩都吸了？”

“唔；——是布劳顿刚才在这里吸烟的。我自己上午是不吸烟的。”

“我来了，他为什么要起来溜走呢？”

“我怎么会知道，范·西弗太太，”马塞尔波罗哈哈笑道。“如果真是你来了，他就溜了，那我估计这是因为他原本不想见你的。”

“为什么他不想见我？古斯呀，我可指望你说实话。这里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呢？”对这个问题马塞尔波罗没有马上回答；但他在椅子里朝后仰了仰背，把帽子摘掉，把他的拇指插进他的马甲的拇指袋里，仔细端详着他的保护人的脸。“古斯啊，”她又说道。“我真指望你说实话的。这里的事情进行得如何？”

“这中间本该有个好生意，——如果他只要能够把事情做圆满的

① 马塞尔波罗先生教名奥古斯塔斯的简称。

话。”

“可是他游手好闲。他不是游手好闲吗？”

“游手好闲得难受。”马塞尔波罗说。

“他喝酒了；——他那天没有喝酒吗？”

“像在恶作剧，——有些日子是这样。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吧。”

“那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呢？”

“新市场；——这才是他要粉身碎骨的暗礁。”

“你不是说他拿做生意的钱去为新市场服务吧？”范·西弗太太问这个问题时，脸上有了悲剧恐惧的表情。“如果我想到这点，那我才不会对他有丝毫同情之心呢。”

“一个男人打赌时，他根本不清楚他使用的是什么钱。我不能说他使用的钱不是他自己的。像我眼下所处的位置，我不知道什么是他自己的，什么不是他自己的。如果你的钱是在我的名下，那我就能关照一下；——但是由于不是这样，我也就爱莫能助了。我明白所作出的努力还算没有白费劲；每逢我想到这个，范·西弗太太，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损失得太少啰。事情几乎发展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地步。那就是我的营生；——那就是我力所能及的营生哟。”

“你肯定知道他使用我的钱是为他自己的种种目的，还是不是。”

“要是你问我，那我认为他是的。”马塞尔波罗先生说。

“那么我就要深究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如果它果真是这样，那只要我名字叫范·西弗，我将把他给解决了。”口里说着这种可怕的威胁，这位老妇人把一把椅子拉到桌前，端端正正地坐下来，仿佛要把这办公室的账本全部核对一遍才要离开这间屋子。范·西弗太太穿着目前这身礼服，比起她前不久戴一头假发出席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宴请时的模样，还不那么吓人。她卷发全散在外边，只是在她的紧头帽下戴着额前假发，——还是非常旧的额前假发，因为它看上去真相毕露，倒也不十分扎眼。她的眼睛还像以往一样炯炯有神，她那枯槁的小脸还像以往一样冷酷无情，但是这枯槁的小脸和闪亮的眼睛，和她眼下穿的深棕色的旧绸礼服配在一起，不像在那头假发和俗丽的夜礼服的衬托下，那么不伦不类，极不谐调。即使现在，穿着她的早礼服，穿着她的平日做生意的服装，如同我们可以称呼的，她看上

去也是一副老态龙钟相，——衰老得没有人能够猜出她的年纪。试图猜测的人们总会说她至少必在八十岁以上。然而她坚强，结实，敏捷。她被人认为年纪苍老，不是因为她虚弱不堪。那些说她衰老的人所以有他们的看法，是由于她的脸极端枯瘦，是由于她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却深深陷进眼窝里，眼球周围布满红红的血丝网。范·西弗太太不到这么大岁数这倒确是事实，因为她还要活几年才够八十岁，但是她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妇人，这么瘦小，这样可怕，这样丑陋！“我将会解决他的，如果他一直在劫掠我的话。”她说。“我会的，一点不含糊。”她伸出手一把抓住马塞尔波罗一直使用的分类账。

“你从这上面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他说，把账簿推给了她。

“你能讲给我听吗。”

“这都是些直来直往的数字。”

“那他把那些曲里拐弯的数字藏在哪儿了？我要看看那本账。”

“这里没有这样一本账。”

“是这样，古斯，——如果我发现你在欺骗我，我将把你彻底抛弃掉，不做到这个我就不算个活女人。我准会说到做到的。我会狠心的。我过去把你当心腹，使你混成个人物，我可指望你把我当知心的。”

“还算不上个人物呢。”马塞尔波罗说，声音里带出了几分埋怨情绪。

“你除了我给你的，你可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先令。”

“没的事；我有的。我出力就会挣钱，——而且是辛辛苦苦地出力。”

“是这样，马塞尔波罗；如果你要把我甩掉，只管跟我直说好了，让咱们公平地开始。”

“我不要甩掉你。我总是和你诚实公平地办事。为什么你不彻底地信任我，然后我更好地为你效力呢。你现在跟我询问你的钱。可我并不知道你的钱的情况，范·西弗太太。我怎么会知道你的钱的任何情况呢，范·西弗太太？你并没有给我权力插手多布斯·布劳顿的事。我猜测你得到了多布斯·布劳顿的保证了，可我又不知道你得到的保证是什么样，范·西弗太太。他去年在账面上就欠你九百一十五镑十六先令二便士！”

“为什么他不给我开一张这笔钱的支票？”

“他说他手头没这么多钱。你可以得到五百镑，其余的部分他有了再还给你。要不他将在十四天中给你他的期票据全部还清。”

“去他的期票吧。为什么我要拿他的票据呢？”

“悉听尊便，范·西弗太太。”

“那是我的钱生的利息。为什么他不给我呢？我捉摸他使用了吧。”

“你只能问他这个，范·西弗太太。你跟他是伙伴关系，他能告诉你。别人不知道它的内情。如果你跟我是伙伴关系，那我当然能告诉你。但是你和我不是这种关系。你从来信不过我，范·西弗太太。”

这位太太留在那里和马塞尔波罗密谈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想她到底了解到她的伙伴的生意的更多细节，让她忠实的仆人马塞尔波罗先生一开始能够告诉她的要多得多。临了，他们交谈得十分友好和投机，在此期间，我恐怕，把多布斯·布劳顿先生的个人利益差不多忘记了。马塞尔波罗先生倒也没有赤裸裸直截了当把他的朋友抛弃了。他为他的朋友说好话，——为他寻找了许多借口，为一些事实作了辩护。“当然，你知道，一个像这样的人是喜欢寻欢作乐的，范·西弗太太。他有生以来或多或少地一直在享乐。我捉摸他过去没误过一次德比或奥克斯的赛马会，没有错过到阿斯科特或古德伍德去喝酒。”“他用不了多久就会误过错过它们啰，我正在想这个。”范·西弗太太说。“至于兑现的事，你一定要记住，范·西弗太太，百分之十还不如有把握的百分之四或之五的利息合算。你要追求高利息时，这中间定会有这样和那样的故障的。一定会有的，一点不假，范·西弗太太。”“我完全知道这个。”范·西弗太太说。“如果他一等他自己手头有钱了就把它还给我，那我就不抱怨了。没关系。他只用把那生意的钱全给清我，那他和我以后还将会诚实公平地交往。你今天晚上来看看克莱拉吧，古斯。”

接着，马塞尔波罗先生把范·西弗太太送进另一辆出租马车，他自己来到了交易所，——在一家银行前闲荡，站在思莱德尼德尔街跟另一个和他自己十分相像的人交谈。他见到多布斯·布劳顿时，告诉这位先生范·西弗太太动了脾气，不过他已经想办法稳住她才让她离开了胡克大院。“我今天晚上给她带去那五百镑的支票。”他说。

第三十八章 雅意

三月一日，康韦·达尔林普尔的画架支在了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楼上的卧室里，画布张在画架上，画布上已经勾勒出了雅意和西西拉的轮廓，布劳顿太太、克莱拉·范·西弗和康韦·达尔林普尔都为扎扎实实的艺术工作集合在一起了。但是在我们看他们如何一起开始他们的工作之前，我们将回头说说约翰·埃姆斯返回他的伦敦寓所的情况。每个人外出一段时间回到家，首要的事情就是看他的信件，约翰·埃姆斯当然也不例外。来信不算很多，其中有一个标明急件的便条，是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写的，拉夫尔爵士在这张便条上草草写下四行信文，说如果埃姆斯第二天上午九点半不在班上，他就会被逼得简直要一筹莫展了。“我想我到那个钟点会在班上的吧。”约翰说。这里有一个在他的俱乐部举行的家宴通知，请他前去参加；有一个在格伦康拉·帕利泽夫人家举行一次晚会的明信片，——是他的朋友康韦为他争取到的，——；还有一张到他舅舅，图古德先生家用晚餐的邀请；最后是一个洒过香水的短信，笔迹是一位女士的，他却认不出是谁的。“我最新近和最亲切的朋友，M.D.M.①”他打开短信看上面的称呼和签名时，念道。然后他看起迪莫拉恩斯小姐的来信。

> “我亲爱的埃姆斯先生，——请立即来见我。我知道你明天回来。如果你能抽出身来，别往后推迟。我五点半准在家。我担心你知道已经开始什么事了。但是它确实不该继续下去了。不管用什么办法，它必须得加以阻止。见到你之前我不多说一句话了，但务请马上来一次。——你始终如一的，
>
> M.D.M.

① M.D.M.是迪莫拉恩斯小姐英语名字的字头。

“星期四。

“可怜的妈妈身体不大好，因此你最好在门上问我的名字。”

“妙极了！”约翰尼读着这短信，叫道。“我喜欢的就是把鸡毛蒜皮说成是个秘密，——尤其它所涉及的还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纳闷儿为什么她这么费尽心机怕那张画儿画出来。我真该去问问达尔林普尔，只是我这样做就把这一秘密糟蹋了。”然后他坐下来，开始想起莉莉来。他拿迪莫拉恩斯小姐这样一个女人的任性举止开开心，这对莉莉算不上背弃行为吧。

在三月一日早上十一点钟，——即迪莫拉恩斯小姐写她那封短信的第二天，——那个画架和画布在布劳顿太太房间里支起来了。布劳顿太太和克莱拉都在场，当她们看过画布上已经画出来的轮廓的情况时，她们着手为她们以后的事务做准备。这项周期工作总是在十一点开始，在他们相聚的日子里接着进行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我担心这一安排对两位女士有责任服从的两个人，是有点不够妥当的。多布斯·布劳顿先生早晨十点钟准时离开他的住宅。在有些时候，尽管不十分经常，他偶尔早一些，——大概四点钟，甚至比这早一点，返回家中；正当画像在进行时他碰巧这样赶回家，如果这个工作一直延迟到午饭后他便会碰上他们。再有就是，范·西弗太太早上经常外出，而每当她这时出门，总会把她的女儿留在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准是到伦敦商业区，或者到做生意的去处，以她女儿难以理解的某种方式去照看她的钱。但是当早上不外出时，她到下午准要出门，这时她便会要求她的女儿作陪。星期五早上她总会出门去某个地方，在那里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因此，星期五就成了在布劳顿太太家开始这项工作的合适日子。所有这一切在他们三个同谋人中间进行过商讨。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宣布说如果她有一点点想法，认为她丈夫会反对在她的房间里画这幅画，那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诱使她赞许这个工作的；然而这事一开始最好还是不告诉他为好，也许直到坐着供人画像的过程全部结束再说；因为，要不然，这幅画儿的消息也许会传进那些不该听说的人的耳朵里。“可怜的亲爱的多

布斯对守密不当回事。"范·西弗小姐却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解释她的动机。"我知道妈妈要是知道这事准会阻拦我的;因此我将不告诉她。""我亲爱的克莱拉,"布劳顿太太说着,微微一笑。"你可是直言不讳呀!""为什么要闪烁其词呢?"范·西弗小姐说。"我不是小孩子了,自己有判断能力。如果妈妈不想受骗,那她就不应该把我当孩子对待。当然她迟迟早早会知道它的;可我并不在乎这个。"康韦·达尔林普尔对两位女士为各自这样开脱,没有说什么话。"无师自通定会是件快事啊。"布劳顿太太对他说道。"可是一个人不得不为他自己挣面包而工作。"他说。"我猜测从长远观点看它是一回事。"

这一天几乎没有做什么描画的工作。首先服装问题应该解决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布劳顿太太和这位艺术家都有许多话谈这个问题。经过考虑,雅意穿戴上像个犹太人是很适合的,一时难以确定的问题是,在那些远古的时代,犹太人是如何穿戴的。布劳顿太太已经准备好她的珠宝和各色服装,但是画家说凯尼特的希伯的妻子还不会有什么珠宝。但是当布劳顿太太在她的《圣经》里找出来希伯和摩西早有亲戚关系时,她比以往更加相信希伯的妻子在她的帐篷里准会有许多埃及人的掠夺物。当克莱拉·范·西弗建议说,不管怎样她不会在士兵们胡作非为,在那个国家乱窜的混乱之际佩戴珠宝时,布劳顿太太完全相信,在她邀请敌人首领的主人进她的帐篷时,她应该把它们戴起来。这位艺术家最后对这件事行使裁决权,说范·西弗小姐在这个主题上坐着供他画像,最好还是不戴珠宝的好,因此布劳顿太太的所有华而不实的小玩意都又放回它们各自的匣子里。然后,这两位女士先后四次不得不退进布劳顿太太的卧室,以便这位雅意的替身更换各种服装,——每换一次服装她都不得不跪在地上,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那根削尖的木棍,代替那枚钉子,对着那个西西拉的虚设物。最后,他们决定她的服装应该全是白色的,还决定她使用一条各种颜色拼成的罗马绸围巾,缩在她的头上并披散在她的肩上。"雅意能从哪里弄到这个我可不知道。"克莱拉说。"你放心好了,埃及人中间有的是这样的东西。"布劳顿太太说。"摩西把所有最好的东西

都为他自己家藏在一边了。"①

"谁来充当西西拉呢?"布劳顿太太在他们的工作一次间歇时,问道。

"我正想请我的朋友约翰·埃姆斯来坐下供我画像。"

"当然我们不能坐在一起供你画。"范·西弗小姐说。

"没有什么理由你们可以坐在一起画。"达尔林普尔说。"这第二个画面人物我能在我自己的屋子里画嘛。"然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先不让那个西西拉入画的协议。"那事可永远做不得。"布劳顿太太非常严肃地摇了摇头,说。

尽管这天在那张画儿上确实没有画几笔,但这项工作毕竟开始了;布劳顿太太当初虽然强烈反对过这个主意,不止二十次肯定说这事在她的住宅里完成是行不通的,但这时却变得兴致勃勃,比谁都盼望它。直到它展出前,任何别人都不应该知道这幅画儿的消息。这样做是最稳妥的。它应该是当年的最好画儿!达尔林普尔向她保证说它不可能画完参加五月的画展时,她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但是当他宣布说他打算全力以赴画它时,她又来了精神。"眼前还有五六个月的时间画它,"他说。"对吗?'希腊三女神'画了多久?""希腊三女神",如同我们也许会记起来的,就是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本人的那幅三位一体的肖像。这个问题这位艺术家并没有绝对准确地回答出来,而是愿意申明一下,有布劳顿太太这样一个模特儿,那幅画画得相对说来比较容易。

布劳顿太太对她过去不断跟她的朋友康韦说起的那个最终目的是心中有数的,眼下在这照模特儿画肖像的工作结束后撤离这屋子之前趁机提一提,无非是要这位艺术家可以有机会跟他的模特儿私下说几句话,——如果他有任何这样的话可讲的话。布劳顿太太这样做的同时,觉得她是在尽一个妻子,一个朋友,和一个基督教徒的责任。她在尽一个妻子的责任,这是因为她在向世人显示最最清楚的证明,——至少向她自己显示最最清楚的证明,——她本人和她朋

---

① 这一大段描写是把现实中的人和那个古老的《圣经》里的故事糅在一起交待的。这对精通《圣经》的西欧人不成问题,对中国人一般未免生疏点。

友康韦之间的亲密关系，其中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东西。她在尽一位朋友的责任，是因为克莱拉·范·西弗，有她的良好愿望，会成为一个合法的妻子。她在尽一个基督教徒的责任，是因为这整件事情的用意是道德的。迪莫拉恩斯小姐曾经宣布过她的朋友玛丽亚·克拉特巴克，——如迪莫拉恩斯小姐追忆那些亲切的、清白的往昔岁月时喜欢称呼布劳顿太太的，——是循规蹈矩的；读者也会看见她的声明不无道理。“这样将会是更好的，”布劳顿太太坐在她的床上抹去她眼角的一滴泪时，说。“是的；这样做将会是最好的。一阵极度悲伤是有的。当然一阵极度悲伤是存在的。可是这样做会是更好的。”按照这种高度的原则，她硬是让康韦·达尔林普尔用五分钟说说他不得不跟克莱拉·范·西弗讲些什么。然后她又允许自己对她的丈夫宣泄了一些非常粗鲁的感情，——谴责她丈夫在她心目中的极端残酷，——不，极端野蛮的行为，因为他过去关于康韦·达尔林普尔说过某些刻薄的话。“不过当然他说话是不知轻重的。”布劳顿太太跟自己说。“怎么能指望他会明白这个呢?”

但是这次她只容许她朋友说了五分钟话，也许认为这样多的时间就足够了。一个女人，当她妒火中烧时，是容易把她妒嫉的另一个女人想得软弱无能，胆小怕事的，把她妒嫉的那个男人则看得胆大妄为，浑身是劲。一个她本人也许用十二个月取胜的女人，将会认为另一个女人在五分钟内就会被人家赢得她。我们不可猜测说，多布斯·布劳顿太太过去除了多布斯·布劳顿先生还被任何人赢得过。至少，让我们别假定她曾经承认过她对康韦·达尔林普尔有过爱情的火花。但是她目前的心绪中确有足够的醋意，使她想到范·西弗小姐征服这位艺术家的善辩的能力。否则，既然是以她跟自己承认的那个目的把他们俩留在一起的，那她就不大应该在离去短短的五分钟内就又返回到他们面前。

“我希望你不会讨厌所有这一切麻烦吧?”达尔林普尔跟他的模特儿说，布劳顿太太这时刚刚离去。

“我还真不能说我就非常喜欢它。”范·西弗小姐说。

“恐怕它将是件令人讨厌的事；——可是我希望你能从头干到尾。”

"要是没人阻拦,我会的。"范·西弗小姐说。"我只要说过我将做一件事,那我是喜欢做完的。"

这场谈话出现了停顿,把这仅有的五分钟占去了相当的部分。范·西弗小姐在这些分分秒秒里没有拿她那枚大钉子,而是随随便便坐在她的椅子里,达尔林普尔则在一旁刮他的调色板。"我还弄不清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诱你坐在这儿供人画像?"他说。

"嗽,我也说不清。我喜欢这事。"

"我很高兴你真心喜欢。你会做个卓越的模特儿的。要是你不在乎再摆好架势熬几分钟就好了——我今天不会让你受累的。你的右臂再往前稍微伸伸。"

"可是我那样会栽倒的。"

"要是你恰如其分地倚住点那个大钉子,不会栽倒的。"

"可是那样不等她当时猛击下去,西西拉就会被惊动醒了。"

"别考虑这个。让我们试试吧。"接着布劳顿太太返回屋子里来了,为她尽了一个妻子,一位朋友,和一个基督教徒的责任,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布劳顿太太,"画家继续说道。"用你的手多少扶扶范·西弗小姐的肩膀;现在再把她的臂和肘子往前扶一扶。"

"可是雅意当时并没有一个朋友这样帮助她呀。"范·西弗小姐说。

一个半小时过去后,两位女士退回卧室,雅意自己脱掉衣服,范·西弗小姐穿上了她平时的服装。他们仨都说他们的工作也算开市大吉,他们下星期一将再次聚面。画家恳求再给他一个小时在布劳顿的卧室里继续他的工作,这一个小时应该同意给他。谁都明白他不能把这画布来来回回随身带到他自己的住宅去,他明确表示,除非他时不时得到这样的恩典,这项工作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进展的。布劳顿太太有些怀疑,一时拿不定主意,提出了许多难处,绝望地把手摊开了。"你说来容易,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我非常清楚这是不行的。"但是最后她让了步。"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① 她说。"这话定会是我的护身符。"这样她跟着范·西弗小姐下楼去了,留下达尔林普

① 拉丁文:以其为恶,招祸之意。

尔使用她的闺房。“我只能给你一个小时啊。”她说。“然后我就会来轰你出去的。”说完她下了楼,因为范·西弗小姐不会留下和她一起吃午饭,她便独自吃她的午餐,并打发仆人给那位正在工作的可怜的画家送去一杯雪利酒和一些点心。

一个小时到点不多一分不少一秒,她回到了他身边。“现在,康韦,你必须走了。”她说。

“可为什么这样催人呢?”

“因为我说必须这样做。我这样说了,那请让这话算点数好了。”但是达尔林普尔还在忙着工作。“康韦,”她说。“你怎么能这样把我的话不当话听呢?”

“不当话听,布劳顿太太!”

“是的,不当话听。我难道没有请求你明白,我不能允许你待在这里,可你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愿望吗?”

“我现在就注意。”他开始把他的画笔和颜料放在一块儿。“我猜测所有这些东西可以留在这儿吧?”

“是的;它们可以留下。它们也只有这样,当然。放在那里;如果你把画架放在那个角里,把画布放在它后面,那它们在他一旦偶尔进这屋子时就不会被看见了。”

“他不会生气吧,我估摸,要是他看见它们的话?”

“说不准。男人总是不讲道理的。所有男人全一个样,我看。所有那些我过去有幸了解的男人。女人一般都说男人是自私的。我没有过多抱怨说,他们像他们没有思想那样自私。他们生性粗莽,做事不顾后果。现在你,——我想你不会愿意对我做伤害的事吧?”

“我想我不会的。”

“我肯定你不会的;——可是会忘记从一种损害中拯救我的。”

“什么样的损害?”

“啾,没什么要紧的。我没有特别想到任何事情。从我自己的损害中,例如说。但是不讨论这个了。这样说话是些发疯的行为。告诉我,康韦;——你认为克莱拉·范·西弗怎么样?”

“她长得非常漂亮,当然。”

“还聪明吧?”

"绝对聪明。我还认为她有她自己的脾气。"

"一个女人没有脾气还算什么人？如果克莱拉·范·西弗受到虐待,那她准会后悔的。我对这点是深信不疑的。我可不愿意充当会虐待她的人呀。"

"我也一样,不愿意对她不公平。"康韦说。

"不过如果她得到的是爱和温暖,那这种脾气中有的是女性的温柔。康韦,如果你会接受我的建议,那你去请求克莱拉·范·西弗做你的妻子吧。不过兴许你已经请求过了吧。"

"谁;我吗?"

"是的;你呀。"

"我没有干这种事,真的,布劳顿太太。"

"为什么你不应该试试呢?"

"原因有二;——不过也许没一个事关紧要的。你不知道是什么吧,布劳顿太太?"

"不知道。"布劳顿太太非常严肃地说,——语调几乎带上了悲剧的色彩;——"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我自己的利益来说,没有什么会让我更高兴的了。"

"你心眼太好了!"

"我想当好心人。我确实想做,康韦。我知道你的生活有了定准对你是好事,——好得多的多。那对我将是好事。我不在乎承认这个;——虽然我说这话时,我完全相信你的宽宏为大的胸怀会准确地理解我的话。"

"如果你是这个意思,我不会自我陶醉的。"

"这中间没有什么陶醉的问题,康韦。问题全在于真实和谨慎。你难道不知道你应该结婚更好吗?"

"除非某个先生首先死去,我是不知道的。"当把最后一批画具放到布劳顿太太指定给它们的僻静处时,康韦·达尔林普尔说。

"康韦,你怎么能用这种邪恶,非常邪恶的方式说话!"

"我相信你不希望说到的这位先生受到丝毫损害的。如果他的利益就全看我了。那他还是会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安然无恙的。"

"那你不接受我的建议吗?"

"什么建议?"

"关于克莱拉吧?"

"布劳顿太太,婚姻可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呀。"

"当然,它是的;——瞰,谁能说得清楚有多么重要哪! 曾几何时,康韦,我还以为你已经把你的心交给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了。"

"苍天不容!"

"我愁坏了,因为我认为她配不上你。"

"压根没有的事,布劳顿太太。"

"她可认为是有的事。至少她这样说过。我的确知道这点。她自己就跟我说过。不过咱不提这个了。克莱拉·范·西弗和马达利娜是截然不同的。克莱拉,我认为,和你是般配的。康韦哪,——当然我不能当你的家;不过我必须告诉你这——"然后她把话停住不说了,仿佛她不知道如何把她的句子说完似的。

"你必须告诉我什么?"

"我将不和你多说半句话了。如果你不理解我说了些什么,那你的理解力远比我相信你的要差得多。现在走吧。半个小时又过去了你干什么还没走啊?"

"你一直在向我提这么难得的好建议,我怎么能走呢?"

"我可没有请你待着不走哪。不管怎么,现在走吧。记住,康韦,如果这幅画儿画下去,那我将不会让活儿干完时还留在这里。你记住这个了吗?"她握住他的手等他宣布他将记住这点。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和康韦·达尔林普尔没发生爱情纠葛的程度,和她没有和查宁十字马背上的查尔王陷入情网的情形不差上下。她生命的这一特殊阶段,——而且的确我可以说她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按常规正是没有激情的情感期,这本身就是一种防护,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站在她的立场上承认,她确实受到了我们所谓的道德准则产生的那种保护,——尽管这种准则也许本质上算不上什么崇高的东西。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说到她的朋友玛丽亚的各种准则时,她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多布斯·布劳顿吉星高照,在他给自己找妻子这一步算得上瞎猫逮了个活老鼠,他碰上的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或者具有强烈感情的女人。如果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命

中碰巧每天要十六个小时的活儿，那我认为这工作将会做得一塌糊涂，但它却会防止她发生一切危险。现在的情况是她无事可做。她没有生儿育女。她得不到多少阅读材料。她不能手拿一根针整天坐着做针线活儿。她对五月的聚会没有兴趣，对乐善好施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激情。生活在她说来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她不能轻松自如地找到比假装陷入情网更有趣的娱乐。如果所做的一切和所说的一切，在不同的有关人眼里，不过是它自身的价值，此外什么都不是，那么抬高达尔林普尔或给布劳顿先生带来苦难的起因，这都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她也许对他们都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她是那种天生对任何人都不十分关心的女人。但是，在这两个人中间，她无疑最关心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因为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属于她的。至于离开多布斯·布劳顿先生的住宅，把她自己交到另一个男人的手里，——一个为妻的爱摩琴[①] 是不大可能对所有有关的参与者采取这样邪恶，这样危险和这样一般说来令人不愉快的一步的。

但是康韦·达尔林普尔，——尽管不时地用真切眼光瞥见过她的真正性格，——还真喜欢让她奉承，受她的欺骗。他知道她愚蠢无知，知道她经常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谬论。他还知道她不断在自相矛盾，——一如她会使劲地求他离开她，而另一方面又会继续用一种阻止他不可能离去的口吻跟他聊天。然而，不管怎么他还是接受奉承，真相信她爱着他。至于他对她的爱，——他十分清楚它什么都算不上。有时，或许每星期两次，如果他看见她多了点，他便会说些暗示恩爱泄露的话。他觉得出来这样正是她期望他干的事，他不应该希望占更大的便宜。既然这套小把戏要到范·西弗小姐头上了，他就真以为多布斯·布劳顿太太正在尽她最大的努力来克服一种不幸的依恋关系。假设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对自己怀有一种不幸的依恋关系，这是一个青年男子的感情可以得到的最大的满足！康韦·达尔林普尔不应该让这样一个女人逗弄得发傻，但是我担心他还就是让她给逗弄傻了。

---

① 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中的女主角，为贞妇之典型。

在他从布劳顿太太家今天返回他自己的住宅的路上，他绕弯溜达进了肯辛顿花园，十分认真地考虑起他的处境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应该娶她。”他跟自己说，自然心里想到的是范·西弗小姐。“如果玛丽亚不是一片真心，那这就是我的过错了。就我的愿望看她应该是认真的。如果我这样来假定她，拿她的话当真，那她没有理由跟我吵翻。可怜的玛丽亚！至少这对她是比较妥当的，因为这种事情不会引起什么好结果。天哪，和这样一个女人，具有强烈的感情，你永远不知道到头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又想到他或许会面临的情形，如果他有朝一日在他自己的屋子里见到她，如果她要告诉他不能再回家，打算和他待在一起的话！

与此同时，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已经下楼走进她自己的起居室，蜷身躺在沙发上，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三十九章　一次新鲜的调情

约翰·埃姆斯返回伦敦的那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回复他在前一天晚上在他的寓所里看到等他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信。给迪莫拉恩斯小姐的信，他在自己的俱乐部已经写过了，——只一行字，他认为这一行字对这次机会的各种秘密的必要性是很适合的。“我明天差一刻六点钟去见你。——J.E.[①]刚刚返回来”多一个字都没有了；他在俱乐部的一张桌子上草写这封短信时身边正有两三个人在跟他交谈，他为他的通信感到相当得意。“它是顶好的消遣。”他说。“一切过后，”——这话中的“一切”这次包括莉莉·戴尔，和他在阿林顿大失所望产生的悲哀，——“一切过后，不管一个人多么垂头丧气，一种小小的娱乐还是会对他有好处的。”他还进一步考虑到，一个人越是“垂头丧气”，娱乐给他的好处就越多。因此，他寄走了他的短信，内心还有几分喜悦，——一两句话也可以说出些喜悦来。“女人有时是多么有趣吧，”他跟他的一位朋友说，——一位和他非常亲近的朋友，总是喊他弗雷德，拍肩问候，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在他的俱乐部外面看见过他。

“怎么啦，约翰尼？交了好运不成？”

“交好运？不。我从来没有交过这种好运。可是我抓到了一个年轻女人，或者确切地讲，一个年轻女人抓住了我，坚持和我保守一种秘密。不过这秘密本身可实在没有一点光沾。但是秘密总有它迷惑人的地方。我刚刚给她写了三四个字，定好明天相会的时间。我们都不签我们的名字，怕邮政部长查出它来。”

“她漂亮吗？”

“哦；——她不算丑。她的长相好得恰好够让那种事令人愉快地

---

① 约翰·埃姆斯的英文拼写的前面两个字母。

发生。和一个完全丑陋的年轻女人保守一种秘密,那会倒胃口的。”

就按这种方式,迪莫拉恩斯小姐的短信当时收到后,马上作了答复,但是别的信件还装在他的口袋里,直到他第二天上午来到他的办公室。拉夫尔爵士要他九点半到达那里。他曾经发誓说他办不到;但是他倒是欠十分十点钟坐在他的房间里,当然发现在那个很早的钟点,——那个非尘世的钟点,一如约翰尼自己称呼它的,——这整座大楼是无人占用的。“他要是真的今天早上在这里我倒也不觉奇怪,”约翰尼走进这大楼时,说。“大不了他有一次跟我跳脚的机会。”但是拉夫尔爵士不在那里,这下约翰尼开始骂起拉夫尔爵士来。“如果因为他打算自己到这里来,我再早些儿来这里见他,那我希望我会——去他的吧。”在这个特殊的早上,拉夫尔爵士直到十二点钟才露了面,约翰尼于是为他自己雪耻,——很遗憾我不得不这样说,——不惜撒了个小谎。拉夫尔爵士撒谎在先,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埃姆斯的正当借口吧。

“我六点钟就已经对付它了。”拉夫尔爵士说。

“对付什么?”约翰尼说。

“工作,这不用说;——而且工作得好累。我相信财政大臣认为他只要自己喜欢,多会儿叫我都行;——而且正好是他喜欢的那会儿。他不相信我有哪怕一个小时的要求。”

“要是你病倒,或者累垮,拉夫尔爵士,那他可怎么办呢?”

“他知道我不是那种会累垮的人。你昨天晚上看见我的便条了吗?”

“不错;我收到了你的短信。”

“原谅我打搅了你;但是我没法子呀。我在昨天晚上十一点看见信箱装满了信件,真让人受不了。”

“你没有打搅我,拉夫尔爵士;我凑巧有我自己的事要做,不可能早到这里来。”

这就是约翰·埃姆斯为他自己雪耻的方法。拉夫尔爵士朝他的私人秘书扭过脸去,脸色立时变得阴沉沉的。约翰尼面对这种直视,连眼皮也没有往下耷拉。“我不吃他那一套,他也许马上明白这点了。”约翰尼事后跟局里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他真的想让什么事做

出来，那我将会做它的；——尽管它会一口气占我十二个小时。但是我不要装作相信，他告诉我关于财政大臣的一系列谎话。如果相信他的谎话就是做私人秘书的事情，那他还是另请高明为好。”但是现在拉夫尔气憋得鼓鼓的，一脸怒气，狠狠地俯视着他的下属。“如果我来到这里，埃姆斯先生哪，却发现你不在场，那我会非常非常恼火的，的确会非常非常恼火的，因为我事先已经写过条子了。”

“你是会发现我在你指定的时间不在场。因为我当时不在这里，我认为只有这样说话才公平。”

“我恐怕你对尽公职的时间掐得太死了吧，埃姆斯先生。”

“我在尽职范围的以外，是要掐紧时间的。”

“在你这年纪，埃姆斯先生，你还把握不住这点。如果我年轻时像这样做事，那我一辈子也别想得到我现在占据的位置。我在那些日子里总是记着，我是打下手的，不是头儿，我死死把握着自己，什么工作要做，什么工作不要做，心里像明镜似的。”

“如果我现在被当做下手使，拉夫尔爵士，我随时尊命。”

“这话当然非常好啊；——可是为什么你在我指定的时间没有到这里来呢？”

“哦，拉夫尔爵士，我不能说财政大臣把我留住了；——可是我有正事要做。因为过去的两个小时我已经在这里了，我高兴地想到，在这段时间里这份公职不会因为我违命受到损失吧。”

拉夫尔爵士这时还戴着帽子站着，背向着炉火，脸上充满了愤怒。他真想马上告诉约翰尼，他还是到外面的办公室去干他过去的工作吧。他太想让一个私人秘书相信他这个人——或者至少假装相信他，让他心里舒舒坦坦的。世上有些人，尽管他们十分无意诚实做人，但是他们却很愿意指望那些近在身边了解他们的人相信，他们真的是诚实做人的。拉夫尔·巴夫尔爵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高兴看到尽公职的某个人会十分含蓄地相信他——某个年轻人，真会相信他说他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有关财政大臣的每句话；但是他聪明过人，发现没有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弄到手边来；或任何这样的年轻人，——如果碰上这样一个青年的话，——会在工作的任何用意上绝对地驯服。他知道自己是个没有人相信的说谎的人。他知道他自己

还是个霸王，——尽管他还没有把自己看得太低能，会是个没有人害怕的霸王。一个私人秘书至少有义务装出相信他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中有一种体面，可约翰·埃姆斯就是看不出这种体面来。他想到过他必须打发走约翰·埃姆斯，尽管约翰尼的相貌和一般举止、社会地位和有名的财富，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因为一个人没有信守他本人也没有遵守的小事惩罚他，这未免有些不够明智，因此他决意坐等另一个时机。“你现在还是回你自己的房间为好。”他说。“我要处理和财政部有关的一件事，到时我会要你协助的。”他知道埃姆斯不会相信他关于财政部所说的半句话，——哪怕是有那么一点根据的话也不会相信；但是刚才夸了口的谎言要求他利用一个机会，把这次接见按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然后约翰·埃姆斯走回他自己的房间，回复他口袋里的那些信。

俱乐部的晚餐他不愿意去了。“花上两个几尼，去和那些你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家伙们吃一顿，这有什么劲呢？”他说。到格伦康拉夫人府上他是愿意去的，于是他给他的朋友达尔林普尔写了几句话，建议他俩一块儿去。他将到塔维斯托广场他舅舅图古德家用餐。“一个人在那里能见上世上最古怪的人。”他说；“可是汤米·图古德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大好人！”这事完后他吃他的午餐。然后他看文件，在他离开之前，又写了十几封短信，代表拉夫尔爵士对这祝贺对那称好，不过没有一封信有一句话会对任何人有半点用处。就这样干到四点半就算挣到了他的薪水，然后他钻进一辆轻便马车，乘车直奔波彻斯特花园而去。迪莫拉恩斯小姐在家，当然的，而他不一会儿就跟这个让人发生兴趣的年轻女人，谈得投机起来。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来呢。”这就是她一开口说的话。

“我亲爱的迪莫拉恩斯小姐，你一定别忘了，我还要为自己挣面包吃呢。”

“信口开河——面包！好像我不知道你可以随便离开你的办公室似的。”

“可是，真的，我就是不能。”

“那里有什么事阻拦你，埃姆斯先生？”

“当然，我没有像一只狗儿那样拴着；但是要是我自己不做工作，

你说谁来替我做它呢？尽管世人不会相信，可事实上吃公家饭的人，总还是非做点事不可。”

“你现在在取笑我，我知道；可是要是喜欢这样，你是受欢迎的。目前世界就是这样子，女士应该屈从先生们的这种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迪莫拉恩斯小姐？”

“打趣呗，——如你称呼它的。殷勤已经过时了，豪侠也和它过去的含意截然不同。”

“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那一套一去不复返啰。这就是你话中的意思，我猜？如果我们试图回头玩这一套，那你难道不认为我们马上会腻烦它吗？”

“我没有意思要你做一个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埃姆斯先生。不过眼下一点用不着在意这个。你知道那个姑娘真的已经第一次为那幅画儿做模特儿了吗？”

“真的，她是吗？”

“她做过一次了。你听我说没错儿。我知道这是事实。那个年轻人多么傻吧！”

“哪个年轻人？”

“哪个年轻人！除了康韦·达尔林普尔还有谁。艺术家多会儿都是没有主心骨。在世上的所有男人中间，他们最容易受女人的奉承；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康韦·达尔林普尔非常爱虚荣。”

“哎嗳，我可不知道这个。”约翰尼说。

“是的，你应该知道。你必须知道这个。一个男人穿上一件大紫天鹅绒外衣乱跑乱颠，不用说他也是爱好虚荣的。”

“我当然不能为一件大紫天鹅绒外衣辩护了。”

“今儿上午那个姑娘坐在他跟前供他画像时，他就穿的这件衣服。”

“今儿早上就是穿它吗？”

“没错；这个早上。他们竟想不到，他们干什么事情也别想躲过我的耳目。他在那里待了将近四个小时，她则穿着一身素装充当雅意的角色，她头上还戴一顶无檐帽。雅意呀，一点错没有！我说这事非常不妥当，我真惊奇玛丽亚·克拉特巴克竟让这样一种事情发生。

那个玛丽亚呀，从来不怎么聪明，我们大伙儿全知道；可是我原来以为她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不会让自己接近这种事呢。"

"这正是她要求刺激的生活方式。"约翰尼说。

"没错儿，正是这话。她必须有刺激。这好比浅斟慢饮喝酒。还有，你知道，他们总是在火山口上过日子哟。"

"谁在火山口上过日子？"

"多布斯·布劳顿夫妇呀。当然他们是在火山口上过日子。说不准哪天就会来次大爆发的。商业区那些人这样过惯了，他们对这种日子很欣赏。冒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他们在这种冒险背后当然还喜欢着点东西吧，我猜想。"

"恐怕多布斯·布劳顿是真喜欢一丁点什么。不过咱还是说说这张画儿吧，埃姆斯先生。我在这事上还等待你的帮助呢。这事一定要给拦下来。对这点我是下定决心了。它一定要——给——拦下来。"迪莫拉恩斯小姐使劲强调重复这最后一句话时，她把两只胳膊肘倚在那张摆在她和她的客人中间的小桌子上，两眼咄咄逼人地看着他的脸。"我很希望你在这事上跟我保持一致。"她说。

"好家伙，我可看不出那幅画儿有什么害处。"他说。

"你看不出来吗？"

"一点不错，看不出来。为什么达尔林普尔不可以像给任何别的女士画像一样画画范·西弗小姐呢？为女士们画像，就是他的特殊生意嘛。"

"是这样，埃姆斯先生——"眼下迪莫拉恩斯小姐说话的当儿，把她自己的座子更拉近她的陪伴，把那张小桌子推到了一旁。"你认为康韦·达尔林普尔按他平时干事的习惯为年轻女士们画像，她们的母亲会一无所知这种事吗？你认为他在她们的屋子里给她们画像，她们的丈夫可以不知道吗？按他通常做生意的方式，他有过画像不要钱的时候吗？"

"不过这一切对你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迪莫拉恩斯小姐？"

"你朋友的切身利益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吗？你愿意眼睁睁看着他成为像克莱拉·范·西弗这样一个姑娘耍小花招的牺牲品吗？"

"哎呀，我认为他完全有能力照看好他自己。"

“那你是希望看见那个可怜人儿的家庭毁掉，四分五裂吧？”

“哪个可怜的人儿？”

“多布斯·布劳顿，还有谁。”

“我不能装模作样，说我十分关心多布斯·布劳顿。”约翰·埃姆斯说。“你也明白，我对他的家庭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

“啾，埃姆斯先生！”

“此外，她的各种道德准则将会彻底帮她的忙的。你亲口告诉我说布劳顿太太很有德性。”

“上帝不容我说一句对玛丽亚·克拉特巴克不利的话呀。”迪莫拉恩斯小姐激烈地说。“玛丽亚·克拉特巴克是我早年的朋友，尽管永远不该说的话已经说出了口，尽管永远连梦也梦不见的事情已经做了出来，可我在她需要之时是不会扔下玛丽亚·克拉特巴克不管的。不，永远不会的！”

“我完全相信，你对你的朋友是人们所说的热心人吧，迪莫拉恩斯小姐。”

“我过去总是这么尽力而为的，今后也总会坚持下去的。你就走着瞧吧；——这就是说，如果你和我一旦成为知心朋友，能感觉到这种友谊的话。”

“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让我喜欢的事了。”约翰尼说。不过这话一出口，他就为自己感到羞耻了。他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渴望得到迪莫拉恩斯小姐的友谊，知道和这样一个女人产生的任何友谊，都会是些和友谊有所不同的东西，——是些将会对莉莉·戴尔产生一种危害的东西。自从他向莉莉·戴尔发誓说要过一种始终如一的生活，至今还没有过去一个星期，——他发誓过这种生活是跟自己说的，并没有只跟她讲；而眼下他正放任自己跟这个女人调情，不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这样，而是因为他太软弱，抵挡不住它。

“如果这话当真——”迪莫拉恩斯小姐说。

“啾，是的；这话当然是真的。”约翰尼说。

“那么你必须按我请求的做，才能赢得我的友谊。那幅肖像画儿一定不能让它画下去。你一定要以朋友的身份告诉康韦·达尔林普尔，他必须停止在另一个人家里干这样一种勾当。”

“你很难把画一幅肖像画儿称为一种勾当吧，对吗？”

“当这事由妻子背着丈夫做出来，——由女儿背着母亲做出来时，我确实认为它是一种勾当。如果这事用别的什么办法阻止不了，那我定要告诉范·西弗太太的；——我说话算数，一定要告诉的。我对那个老妇人讨厌透了，我不屑让自己亲口跟她讲，——但是我要给她写信。这正是我所要做的。”

“可是有什么理由呢？你总可以告诉我说那真正的理由吧。”如果迪莫拉恩斯小姐的教名是玛丽，或者范妮，或者简，我认为约翰·埃姆斯现在准会用这些名字称呼她的；但是马达利娜是这样一个绕口的名字，他不情愿马上就叫出口来。他过去听她的知心朋友说，她叫马迪。他觉得他曾听达尔林普尔在过去谈论她时叫她马迪·马林斯，只是在这一时刻，这个想法不大对他的胃口；不管怎么说，他总不能现在就叫她马迪吧。“我怎么帮助你呢，”他说。“我总得知道个来龙去脉吧？”

“我像见了毒药一样恨那个姑娘！”迪莫拉恩斯小姐说着，把身子探得离约翰尼近在咫尺。

“可她做过什么事呢？”

“她做过什么事？我不能告诉你她干过什么。我要叙述一遍会把我自己玷污的。当然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她想要得到什么。她想抓住康韦·达尔林普尔。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我也不在乎这个。”

“当然不在乎。”约翰尼说。

“一点都不在乎。这对我来说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我早就认识达尔林普尔先生了，熟悉了一两年吧，我很遗憾看见一个有自己许多特长的年轻人以这种方式牺牲掉呀。可是达尔林普尔和我只是熟人而已，当然我不能横加干涉。”

“她将会得许多钱的，你知道。”

“他是这样想的吧；他是吗？我捉摸这正是玛丽亚告诉他的吧。啾，埃姆斯先生，你是不知道女人的可鄙之处哪；你真的不知道。男人要高贵得多。”

“是吗他们，你认为？”

“比起有些女人是的。我看见女人尽做些真正让我恶心的事情；

我的确常看见;——一些我本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并为了那样的目的! 我在这点上是不相信玛丽亚·克拉特巴克的。我的确不相信。但是,我永远不会说一句对她不利的话,因为她做过我的朋友。什么事也不会引诱我那样做的。”

约翰·埃姆斯离开波彻斯特花园之前,他终于叫他的女性朋友马达利娜了,而且答应下来他将想方设法让那位艺术家睁大眼睛,看清楚未得到布劳顿的同意在他府上画他的画儿是愚蠢行为。

第四十章　图古德先生对社会的看法

上一章描写的那次会见一两天之后，约翰·埃姆斯到塔维斯托克广场和他舅舅，托马斯·图古德先生一起用餐。他一个月中大约有一次这个惯例，和他的表兄表妹们混得烂熟，在他们的母亲眼里也深得宠爱。图古德先生不招待晚宴；一贯请求那些他邀来作客的人吃家常便饭，告诉那些他可以随便对待的年轻人，——例如他的外甥，——说如果他们想被请到一家俄国人的小馆子里盛情招待一顿，那他们一定别到塔维斯托克广场七十五号来。“一条羊腿和花色配菜；这就算出格儿的招待啰。”他总是这样说；但是他还会小声找补一句，——“还有一杯你生活中平时喝不到的葡萄酒。”波利·图古德和露西·图古德是两个标致的姑娘，而且爱热闹，一些年轻人便十分乐意接受这位代理人的邀请，——是因为许诺下的羊腿或者葡萄酒吸引住了，还是被那两位姑娘吸引住了，我就不好说出来了。但是事有凑巧，一个年轻人，是约翰·埃姆斯局里的职员，过去迷上了这种家常便饭和葡萄酒，成了图古德先生家的常客，结果波利·图古德以她的妩媚把他征服了，他现在成了一个奴隶，等待适宜的时间为婚姻作出牺牲。这个青年名字叫威廉·萨默金；由于谁都知道萨默金先生将要继承他未婚的姑妈五千镑财产，因而人们认为波利·图古德没有选错目标。“我将给你三百镑，我的孩子，仅为往新婚床上添置几条床单吧。”图古德这位做父亲的说。“等到老鸟儿双双死去她将会从鸟窝里得到数千镑钱。这就是波利的陪嫁的老底儿；——因此现在你就算摸到底儿了。”然而萨默金十分满意用他自己的钱安置他亲爱的波利，因此图古德家的亲朋好友都用喜悦和赞许的眼光看待这整个事情。

约翰·埃姆斯走进客厅时，萨默金和波利早已在那里了。萨默金当然羞红了脸，但是波利却温文尔雅地坐着，仿佛她早已习惯和情人

待在一起似的。“妈妈一会儿就下楼来,约翰。”波利等最初的寒暄一过去,便说。“爸爸在家,我知道。”

“萨默金,”约翰尼说。“我看你是四点钟不到就跑出办公室了吧。”

“不,我哪会呢。”萨默金说。“我可不承认这个。”

“波利,”她表兄说。“你应该让他守纪律哪。他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到头来他准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我捉摸你没有他在身边,半个小时都受不了吧。”

“我才不要他在身边呢,我向你保证这个。”波利说。

“我到这儿总共才五分钟。”萨默金说。“我来是因为图古德太太要我来做一件事情的。”

“这话对你礼貌吗,波利。”约翰说。

“够礼貌的,我就要他这个样子。”波利说。“说到你,约翰,人人都知道你是个傻瓜,你过去一贯也不怎么精明。他在局里难道不是总在办傻事吗,威廉?”但是因为约翰·埃姆斯在所得税税务局相当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萨默金还不便完全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的情人放开胆子逗乐,发现在波利的针线筐里拈开是里面的针线倒是更容易和更安全些。接着图古德先生和图古德太太一起走进了客厅,这对恋人在图古德夫妇对约翰尼进行通常的欢迎问候后,又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你不知道西尔弗布里奇的人吧,——是吗?”图古德先生问道。埃姆斯说他不认识。他去过西尔弗布里奇不止一次,但是对西尔弗布里奇的人却很不了解。“因为沃克要到这里来用餐。沃克在西尔弗布里奇是头面人物。”

“除了在西尔弗布里奇是头面人物,沃克主要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律师。沃克和温恩罗普事务所。巴赛特郡内谁都知道沃克。自从我见过你,我去巴彻斯特待了几天。”

“真的你去了?”约翰尼说。

“我告诉你我去是为什么事的。你知道克劳利先生吧;对不?”

“遭到不幸的那个霍格斯托克的牧师吗?我和他个人没有见过。他在亲戚关系上还是个表姨夫什么的,你知道。”

“他当然是的。”图古德先生说。“他妻子是我的大表姐，也是你妈的大表姐。前些日子他到这里来找我；——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来求助的。我以前一直没有见过这个人，他还真是个少见的怪人。他是为他那件麻烦事来找我的，当然我为他要极尽绵薄之力。我主动去跟沃克接了头，他是负责这起控诉案的，我请他今天来这里用餐。”

“你觉得克劳利是个什么类型的人，汤姆舅舅？”

“那样一个古怪的人；——和这世上的任何人都没有共同之处！”

“不过我猜测他真的拿了那笔钱了吧？”约翰尼说。

“我对这点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的确不知道。如果他拿了它，那他也没有意思要偷它。我完全保证这个人没意思偷二十镑钱，对这点像我对任何事情一样有把握。也许晚餐后我从沃克口里能得到些什么东西。”这时沃克先生走进了屋子。“你太好了，沃克先生；真的是太好了。你就这样到来，我完全觉得是一种捧场。只是点家常便饭，你知道，没别的。”沃克先生当然向他的主人说他就喜欢这样。“只是吃点羊腿，喝杯陈酿葡萄酒，沃克先生。”图古德接着说。“我们请人吃晚餐从来就是这个；是吧，玛丽亚？”

但是玛丽亚这时正跟他的外甥谈论这个家庭的好运气，——正谈论不久前刚发生的一种特别的好运气。萨默金先生的未婚的姑妈已经宣布她准备马上就把那笔财产交给这个年轻人。她有的是生活来源，她说，因此很愿意让两个恋人高兴高兴。“他们准备到五月一日就结婚。”露西说；——这个露西就是她父亲曾经向克劳利先生夸口说，她把拜伦全记在心里的那个，——“这不显得有些好笑吗？妈妈明天就出去为他们找房子。想想波利有她自己的住宅会是什么样子吧！这事可真够漂亮的吧？我希望你也结婚吧，约翰尼。”

“别卖傻，露西。”

“当然我知道你在谈恋爱。我希望你别早早结束恋爱，约翰尼，因为它是这么有意思。”

“等着吧，你会让人家抓住你的，我的姑娘。”

“没有某个大人物这样来到跟前，我才不会让人抓住的。因为大人物从来也不到塔维斯托克广场来，我不会有机会的。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吧；我喜欢要个海盗，——或者找个异教徒；——我认为异

教徒也许是最好的。只有异教徒在这事上才不会是一个异教徒,你知道。遥想一个情人儿'骑着漆黑的坐骑风驰电掣般来到,松开嚼子让马儿疾蹄飞跑'吧。但愿这些不是世人过的那种日子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你知道,年轻人都在沃本普莱斯找住房,而不是一根绳上吊死人,寻愁觅恨,跟一个戴着面纱的丑八怪结婚。我倒认为出于某些原因这种生活事实上更好一点。"

"我想照你说的样子,它必定更令人愉快吧,露西。"

"我不敢把话说得太死。我知道我宁愿回头去做米德拉,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妈妈总是告诉波利说,她一定要关照好威廉的晚餐。但是康拉德过去就是不在乎他的晚餐。'别累着!挑选并做好你的俭朴的伙食!看哪,我已经采摘到那最有指望的果实。'"

"你认为康拉德喝醉过多少次?"

"我认为他压根没有醉过酒。比起威廉来,他无论怎么都没有理由喝醉。来吧,带我下楼用餐去。爸爸的羊腿毕竟比米德拉的苹果强得多,尤其当一个人饿得像我这样。"

这次的羊腿还包括汤、鱼和一点烤面包,还有两只炖鸡。"如果我不是有十二个孩子,而是两个孩子,沃克先生,"在座的主人说。"我会请你到俄国人的馆子里吃一顿的。"

"我真想不到图古德太太在这方面还有几手。"沃克先生说。

"人们正在没边没缘地享乐,你简直没法跟他们平起平坐。"图古德太太说。"上个星期我们刚刚和这广场的几位新来的人在外面吃了一顿。我过去曾经请过他们,他们完全是悄没声来的,——正像这个一样;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他们在餐后一下子要了四种冰激凌!"

"餐桌上没有一样食物可口。"图古德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罪。至于汤,——它正像是隔门那糕饼师傅壶里又稀又淡的饮料。"

"一个人怎么能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呢,沃克先生?"图古德太太接过话碴儿说。"当然我们不能再回请他们了。我们可不能给他们备四样冰激凌。"

"不过那有必要吗?也许他们跟前没有十二个孩子吧。"

"他们一个都没有呢。"图古德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一个小孩是

属于他们的。”可是你瞧，一个人必须在哪个山头唱哪支歌哟。我不喜欢凡事都摆阔。我对我自己是不会要比这更阔气的东西的，哪怕是手中的钞票多得像卷发纸一样。”

“眼下没人有卷发纸，爸爸。”露西说。

“可是我受不了这种过火行为。”图古德先生说。“我认为它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人们以那样的方式生活。告诉我不必那样生活是大好事；——我当然不会的。我没本事让糖果店的四个人，穿戴的样子比我自己还要神气，来每个人给他破费十个先令。我没这个本事，也没心情干这个。但是它更糟糕的是我总因为别人做这个而痛苦不堪。照这样推断下去，我要么必须适应环境，随波逐流，要么被抛弃在后面。哦，我对这两种可能都不喜欢。它的尽头是什么呢？唉，我是随波逐流到半道就搁浅了。”

“我敢说，爸爸，我并不认为你丧失了一点自制力。”露西说。

“是的，我丧失了；我为自己感到害臊。沃克先生，我不在乎请你在我自己家喝杯酒，——这是我所不在乎的，——因为它对你是人之常情，是人家主动让你的，而后你才自个儿喝掉它的。我这样会不会冒犯你，这可就不大清楚了。”图古德先生说这话的当儿便拿起他肘边的细颈盛酒瓶。沃克先生也抓起他肘边的另一个盛酒瓶，两位代理人共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这位表姐夫克劳利的案子真是天下少见哪。”图古德跟沃克说；这时女士们已经离开了客厅。

“一个最令人难受的案子。我还从来没有听见我们那一带的人这么多地谈论这事。”

“他算不上一个人所共知的人吧，要我说？”

“不；算不上人所周知，——按平常的说法算不上；——和这不沾边。在这事发生之前，没谁知道他这个人。”

“不过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牧师吧？因为他妻子是我的大表姐，我当然对这个案子很关心。但是，你很快会明白，我对他一点不了解。我父亲过去试图对他以礼相待，可是克劳利一点不领这份情。我们当时都认为他神经有毛病。我推测他在他的教区是尽职的吧？”

“他已经跟主教闹翻了，你知道，——彻底闹翻了。”

"他是吗,真的?但是我不敢肯定我对主教们动过太多的脑子,沃克先生。"

"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于那个特别的主教了。有人说我们的主教一点没有一个主教应有的样子,虽然另有人也非常喜欢他。"

"克劳利先生属于前边那一类吧;毫无疑问?"图古德先生说。

"不,图古德先生;事情还不完全是这样。你姐夫他最要命的是,他像是要和每个人发生争吵。他是那种总是认为自己受到虐待的人。就说我们的教长,阿拉宾博士,已是他的深交朋友了,——就我所了解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看样子克劳利先生也和他吵得不可开交。"

"他跟我说起这位教长时是极为尊敬的。"

"他可以做到这点,——可是和他吵架是常有的。如果他没有别人陪着吵架,他没准儿会跟他自己的右手过不去呢。这就是麻烦事了,你看看。他将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意见。他总认为我们都在跟他作对。"

"我猜测这世道压得他很沉吧,沃克先生?"

"这世道是压得他很沉重。"约翰·埃姆斯说;他现在没有人在跟前,可以随便加入这次谈话了,萨默金先生已经离开去找他的情人去了。"你一定不能像你判断别人那样判断他。"

"正是这话。"沃克先生说。"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就需要我们破例作出对他有利的让步吧。"图古德说。

"可是为什么呢?"西尔弗布里奇的这位代理人问道。"当我们说一个人不像另一个人那样为人信任时,我们这话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完全是在说,他的态度不是我们所谓的认真负责的。"

"我不认为克劳利先生是负责任的。"约翰尼说。

"那么他怎么能适合负责一个教区呢?"沃克先生说。"你们看到这困难的所在。看到它如何会使一个人横竖感到为难了吧。关于那张支票的证明的分量,我认为,在一般案例中足够判罪的要求了,我们的刑法别无他择,只好这样对待它。然后他的朋友出面,——出于对他的各种痛苦的同情,我都要求被列入这个行列之数,——并且说:'啊,可你们应该对这个人手下留情,因为他是不够认真负责的。'

如果他不是一个占据要求特别恪尽职守的位置，那这话倒也十分可行。他的朋友可以承担照顾他的事情，这场起诉或许可以平息下来。但是克劳利领着一份教俸，如果他躲过这关，那他将大获全胜，——尤其对主教大获全胜。如果他真的拿了那笔钱，如果他的借口只是说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的，他是偷的呢还是不是偷的，——那为了公证起见这点是通不过的。”沃克先生这样说道。

“你认为他确实偷了那笔钱吗?”约翰尼说。

“你已听说那些证据了吧，无疑?”沃克问道。

“不过你对它还不觉得有十分把握吧。”图古德先生说。

“对什么没有太大把握?”沃克先生问道。

“就是那张支票掉在他家里这点。”

“它不管如何是按线索追查到他手里的。”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怀疑。”图古德说。

“他为它再找不出原因来了。”沃克说。

“一个人没有责任非说清楚他从哪儿弄到他的钱的。”约翰尼说。“假如说一枚英镑做了记号，”约翰尼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来。“而我却不知道这记号是什么样；假如它被证明曾经属于某个丢失它的主人，后来追查到我手里来了，——那我怎么说得清楚我是在哪里得到它的呢? 如果我被人问起来，那我只有拒绝回答了。”

“但是一张支票可不是一枚英镑，埃姆斯先生。”沃克说。“一般说来一个人能说出来一张支票是怎么得到的。一个人也许手里拿着一张支票，就是说不上来它的来路，但这下就会引起重大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中，一个陪审团就不得不作出判决了。这个事实是这样的：克劳利先生有这张支票，在它被开出来以后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一补充事实是，开这张支票的人已经丢掉它了，如他想到的，掉在了克劳利先生的家里，并在它被开出来不久，和它远远还没兑现之前，就已经到那里去寻找过。一个陪审团必须作出判决；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我应该说反驳的责任就落在了克劳利身上啰。”

“关于那天给索姆斯先生赶车的那个人，沃克先生，”图古德说。“你过去没发现什么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辆轻便马车是从巴彻斯特的‘龙’店来的吧，我想？”

“是的，——从‘万塔利龙’旅馆来的。”

“一家体面的客店吗？”

“这方面挺好吧，我相信。我听说那店的人不富裕。”沃克先生说。

“有人告诉我，他们那店里过去有一伙古怪的人，不久前其中有三四个人走了。我想我听说两三个人离开那地方一起到新西兰去了。这是我在那客店的院子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出来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点消息。”沃克先生说。

“我不是说这对我们有大用处。”

“我看不出来它有大用。”沃克先生说。

接着，谈话停了下来，图古德先生把那瓶陈酿葡萄酒挪来挪去，对嗜好喝有年代的葡萄酒，说了一些非常新鲜的评论。“格拉德斯通红葡萄酒是这类酒中最好的，我认为。”图古德先生说。“我发现我父亲二十五年前用那只特号大木桶买进来的葡萄酒，对我来说足矣。”沃克先生说它对他也够满意，简直太满意了，并且说他觉得他已经喝得不少了。主人拿起另一瓶酒，说话间就要打开瓶盖，——多半是为了满足约翰·埃姆斯的胃口，他很喜欢他舅舅的葡萄酒，——但是沃克先生拦住了他。“我是多一口也不能喝了。”他说。“你说的可是实话？”“实话。”沃克先生往门边挪了挪身子。

“太遗憾了，沃克先生。”图古德说，又把那个老话题谈了起来。“这位教长和他妻子竟远在他乡。”

“我推断在这次审判前他们都会在家的。”沃克先生说。

“是的，——可是你知道，事前要是能完全弄清楚你们的证据所能证明的和他们夫妇所能证明的差异，这是多么攸关重要。还有，虽然无论教长还是他妻子自己也许都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情况，但是他们可以帮助我找到正确的线索。我想我准备派一个人去追踪他们。我想我准备派个人去。”

“这可是一笔昂贵的开支，图古德先生。”

“是的。”图古德说，想到跟前那十二个孩子，一脸苦相；“这会是一笔开支。但是我对该做的事情从来不喜欢瞻前顾后。我想我准备

派一个人去追踪他们。”

“我去吧。”约翰尼说。

“你怎么能去呢?”

“我将让老斯纳夫尔① 准我的假。”

“不过这样会减少那笔开支吗?”沃克先生说。

“哦,是的,我想它会的吧。”约翰谦逊地说道。

“我外甥是个有钱人,沃克先生。”图古德说。

“这下会改变情况的。”沃克先生说。这样,在他们离开这客厅前,事情便决定下来约翰·埃姆斯听他舅舅把具体情况交待后,马上动身去寻找旅行中的阿拉宾太太和阿拉宾博士。

① 指拉夫尔爵士。

第四十一章　格雷丝·克劳利在家

克劳利先生从伦敦回家的第二天早上便暴露出疲劳过度的各种症状，因此他妻子三番五次请求他待在床上别动。但是他不肯这样做。他要起床，出门到那些砖场上去。他说他过去一直负责不让这教区的各种职责在他手中蒙受损失。主教已经在想着法儿把这些职责交到别人手里，但是他坚持不放弃它们。他既然这样做了，那他就不能让他自己的疲劳干扰它们，——尤其不能容许为他自己的事奔波而造成的疲劳干扰它们。他每星期惯常去走访那些制砖工人的这天又到来了，他应该去访问他们。因此，他拖着身体下了床，出门钻进了又湿又冷的三月早晨的寒风中。他的妻子听他早上说出的第一个字，便十分清楚那种吓人的心情已经压在他身上，这使她怀疑她应该不应该让他独自到任何地方走动。近个时期，他脑子的健康状况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自从他同主教和普劳迪太太短兵相接以来，虽然他仍像以往一样固执，但他显得不那么一目了然地郁郁寡欢，精神低落了。伦敦之行对他大有裨益。见他能够像别的人一样考虑他的事情；看到他重新活动起来，如果这点不是出于希望，那至少也是出于勇气；看到这种行动已经给他带来他认识到的安慰；他妻子因而深感庆幸。他同图古德先生见面虽然没有使他完全按常情行事，但他当时把话说得比以往更近情理，对他那件事交待得也更清楚，这是几周前人们远远不敢指望他能做到的。但是现在这趟苦差跑下来了，而苦差一趟的结果却降落在他身上；他说了那番关于他的教区的责任的话，再没有跟他妻子多说一句话便走出了家门。

我认为，这一次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脑子在想什么，——甚至他的妻子也无可奈何，虽然她非常密切地研究他的脑子，让他相信所有他的高尚的品质，并逐步跟她自己承认，她一定不能在许多事情上相

信他的判断力了。她知道他性善，但软弱；知道他被假的自尊折磨，被真的自尊支持着；知道他的智力仍然非常敏捷，但在许多方面又完全是一塌糊涂，几乎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神经出了毛病。她知道他近乎是一个圣徒，但在那些他上头的人的虚荣而憎恨的眼光中，他又近乎是个遗弃者。但是她并不知道他自己也完全知道这点。她没有想到他竟会无时无刻告诫他自己，世人说他疯了，而且是非常认真地这样说他的。她怎么也没想到他能看出来她在琢磨他的内心活动。她弄不清楚他当时是怎么弄到那张支票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设想他会存心偷盗那张支票；——想到他的脑子总是全然心不在焉，便稀里糊涂地承认他捡到了它并问心无愧地用了它，——还想到，天哪，一个人竟干出这种事来，他是很难肩负起委托给他的那些职责的。但是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也正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份和他自己的处境的看法；——她做梦也没想到他无时无刻不在扪心自问，他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如果出了毛病，他是不是有责任提出辞职；她做梦也没想到他始终在指责自己对主教使用了不合适的敌意，——始终没有忘记他对主教和主教妻子的愤怒，仍然因他大胜主教和主教的妻子而深感快慰——然而，在这一切之外，他谴责自己犯下了重罪，并跟自己建议到主教府邸去，在那里低声下气地交出他的牧师职权。他跟自己建议这样一种行动路线，但是却一点没有想到他应该马上就这样做起来。他是一个沿着河边走道，心里想着自杀的人，不断盘算着如何是他可以自杀的最好方式，——盘算着这河能不能提供一个好得不让人察觉的机会；他在跟自己讲这河水定是凉凉爽爽，使人愉快的，而他的耳朵转眼便会对这人世的噪音置之不理，——但是他知道，或者想到他明白他是永远不会去寻短见的。克劳利先生就是这样一种心境。尽管他的想象力为他自己描绘出这整幅画面，——如何在他承认对圣职不能胜任时他会把自己完全放在一种低三下四的境地；如何他会忍受那个瘦小的主教细声细语中流露出来的得意之情；如何从他那副自己的谦卑的可怜相中，甚至从他将会跪在上面的那块地上，他会斥责主教妻子那粗喉大嗓的得意忘形劲头；尽管他这样勾勒出来的这幅画儿缺少格调，——但他没有真

的跟自己建议做出这种职业性的自杀。他妻子也曾经考虑到他放弃他的那些牧师职责，是不是会成为真的现实，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现实；但是她却从来不曾想到这种想法也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

图古德先生已经告诉他说，人们会说他神经出了毛病；图古德先生听他第二次声明他弄不清楚那支票到底从哪里到了他手里时，他察看他的样子仿佛把他的话当做某个病孩儿说出来的。“疯啊！”他那天夜里从火车站往家走时跟他自己说。“哦；是的；我要是疯了又会是什么情形呢？当我想到我所忍受过的一切时，我所不解的是我竟没有更早一点变疯。”然后他祈祷，——是的，祈祷在他发疯时撒旦也许对他不会过分强烈；祈祷他也许会受到保护，不至于做出什么谋杀或暴行的可怕罪过。如果在他发疯时他产生了念头，认为杀妻害子的行为对他也许是可行的，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那样只会使他成为所有男人中间最不幸的人吧。

他第二天早上去到了那些制砖工人中间，离家前差不多是一口食物也没有吃，并且就在这天的大半时间里一直待在霍格尔恩德。那里有病人，他同他们一起祈祷，然后他坐下来跟那些正在用餐的粗鲁汉子交谈，并且到那些正在洗刷她们丈夫的衣服的妇女身边，给她们念《圣经》里的段落。还有一小段时间，他把一个小女孩抱在他的膝上教这女孩学字母。只要情况允许他就要恪尽职守。他在哪方面都不会宽恕自己，哪怕他累得痛苦不堪，晕倒在地。这一次他累得痛苦不堪，——几乎就要晕倒在地了，因为在下午返家的一路上他被迫一次又一次倚在路边的堤岸上歇息，冷冰冰的盗汗淌满脸颊，接着才可以恢复向前走几码的力量。但是他应该坚持下去。如果上帝仅仅留给他足够考虑他的工作的脑力，那他就要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人身的痛苦应该阻止住他。他跟他自己说这世界上曾经有许多人，他们的苦难远比他自己的要深重得多。那个曾经站在一根石柱顶上过了多年的人，他的日子是一种什么类型呢？但是那时在石柱顶上度日的那个人曾经为他周围所有的人所尊重过。这样，尽管他过去想到柱子顶上的那个人，牢牢记住这个人的痛苦是多么可悲，以此鼓

励自己，但是他却开始思忖他自己的种种痛苦也许终究会比石柱上的那个人的那些痛苦，还要深重得多。

他到达家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那时他的病是毫无疑问了。他摇摇晃晃坐进他的扶手椅里，一开始先凝视他的妻子，接着用一种十分可怕的微笑冲他妻子发笑。他浑身颤抖发冷，食物端到他跟前他却不能吃它。第二天早上天气尚早时分，大夫已经来到了他的床边，而在那天晚上到来之前，他已经在说胡话了。他处于这种状态断断续续延续了两天，这时克劳利太太给格雷丝写了一封信，尽管克劳利太太克制自己不吐露全部情况，但她还是以足够的力量把格雷丝马上召到了她父亲的病榻边。

等格雷丝回来时他的病情有所缓和，他知道她回来了，而且似乎因她的到来得到了几分安慰。格雷丝回到家还不够一个小时，她就给他念起来希腊文，而且他脑子里对那些受到伤害的女主人公的悲叹所应给予的强调语气，一点也不混乱，就是那些迭句的准确含义也心领神会，由于他枕着枕头，把头埋进去很深，因而他按乐谱大声朗诵着悲剧剧本中大段落和长句子，一时间他似乎完全享受到了一种在他所及的范围里新安置下的亲切而古老的快乐。但是他不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然后环视一下发现他妻子不在屋里时，他开始谈论他自己了。

"这么说你一直待在阿林顿吧，我亲爱的？"

"是的，爸爸。"

"它是个好地方？"

"是的，爸爸；——很好的地方。"

"他们都待你好吗？"

"是的，爸爸；——非常好。"

"他们听说有关——我的什么了吗？听说这次就要来到的审判了吗？"

"是的，爸爸；他们早就听说了。"

"那他们说什么了？你用不着担心说给我听你会把我吓一跳。他们不会说出比这儿的人们已经说出来的话更坏，——或者想得更坏。"

“在阿林顿他们一点没有认为你坏，爸爸。”

“不过，要是那些治安官是对的，那他们就一定认为我坏了吧？”

“他们猜测这中间发生了误会；——正像我们大家都想的一样。”

“他们不会在巡回审判期间因为各种误会审判人的。”

“我是说，你在这事上弄错了；——那些治安官在这事上也弄错了。”

“双方不会都弄错的，格雷丝。”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我的意思，爸爸；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事非常可悲，还完全相信你从来没有存心做任何分明是错误的事情。”

“可是人们当他们是，——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格雷丝；当他们不能自已时，——常会做些没有意思要做错的事情。”然后他停下话来，格雷丝则仍旧站在他身边，把她的手搭在他的手背上。她看着他的脸；他的脸是他们父女俩一起念希腊文时朝她扭过来的，但是这张脸这时已经挪开了老远，她知道他的眼睛不能全神贯注地望着她。“当然要是主教对它下命令，那它将会如此。”他说。“他是主教这点对我来说足够了。”

“主教下达过什么命令，爸爸？”

“什么也没有。发号施令的是她呀。他对它没有发表看法。当然没有。他没有命令可下达。就是那个女人干涉。你去把我的话告诉她，在这样一件事上我不会听从任何在人世的女人的话。马上就去，我把话说给你听了。”

这时她知道她父亲的脑子陷入混乱，便跪在病床边，仍然握着他的手。

“格雷丝，”他说。

“是的，爸爸，我在这里。”

“为什么你不按告诉你的去做呢？”他直愣愣坐在了他的床上。“我估计你是害那个女人怕吧？”

“我应该怕她呀，亲爱的爸爸。”

“我可不怕她。当她跟我说话时，我就是没话跟她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啊。”他说这话时来回摇

着他的手。"但是至于他，——那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知道我不适合做它了。当然我不适合。是谁呢？可是他既然是个教长，他做过些什么呢？我在各方面都比他强；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比得过他。他得到了纽德盖特那地方，这是一切的关键。我没错，关键就在这里。"

"可是阿拉宾博士真的喜爱你，亲爱的爸爸。"

"喜爱我！呸！他还像昔日一样来这里喝过茶吗？不！我记得跪在火炉前为他往面包上涂黄油，这是因为他爱吃它，——全给他抹黄油上的乳脂。要是他想要我心里的血，那他也准会得到的。可是现在，——看看他的书吧，格雷丝。他关心的只是它们的外表。它们全都烫了金，可我怀疑他究竟看过没有。至于她，——我将不会容许任何女人告诉我的职责。不；——我向我的上帝发誓；即使你妈也不行，虽然她是最好的女人。可至于她，仗着有她那矮小的丈夫在她的围裙带边走动，把他当做一只她任意吹响的哨子，——她就敢指教我的职责！不！坐在陪审席的那些人可以按他们的意愿判决它。如果他们能相信一个简单的故事，那就让他们听听吧！如果不相信，——他们爱做什么都成。我准备全都承受下来。"

"亲爱的爸爸，你累了。你不试着睡睡吗？"

"告诉普劳迪太太我所说的话；至于阿拉宾的钱，我拿了。我知道我拿了。你指望我会做什么呢？我应该——眼看着他们——都——挨饿吗？"然后他躺回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的病情好多了，坚持要下床来，坐在炉火边他那扶手椅里。那些希腊文书又拿了出来；格雷丝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考验。"如果你不小心，我亲爱的，"他说。"简很快就超过你了。她对那些动词的力量，领会得比你还好。"

"我很高兴她有这么大的进步，爸爸。我敢保证我不会嫉妒她的进步。"

"噢，可是你应该妒嫉她的进步！"简这时也坐在旁边，这姊妹俩互相拉着手。"多会儿也要做最好的；——多会儿也要比别人强。这应该成为你的座右铭。"

"可是我们总不能都是第一呀，爸爸。"简说。

"你们能都努力做第一名。不过格雷丝的发音要好一些。我记

得我曾经全文背下来过《安提戈涅》[1]。你们姊妹俩应该看哪一个能最先把它记下来。"

"它会用去那样长的时间哟。"简说。

"你这点年纪,你闲暇的时间怎么使用更好呢?亏你说得出口,简!我可不想听你说这种话。我当初学它时,我还教着八九个小学生,一天陪他们每人念一小时。不过我想现在没有人像他们当时那样卖劲学啰。你们妈妈在哪儿呢?告诉她我觉得我能出门走到考克斯太太家那样远了,要是她肯帮我穿戴好的话。"此后不久,他又躺在了床上,他的头又陷入混乱状态;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知道他比前几天好多了。

"你比我给你爸爸的安慰多。"这天夜里克劳利太太和她的长女坐在一起时,说;这时家里别的人都上床睡觉了。

"别说这种话,妈妈。爸爸可没有这样想。"

"我不能像你那样给他念希腊文剧本。我只在他病中护理他,尽力做我该做的事。你知道,格雷丝,我正在怀疑他对我半信半疑了?"

"啾,妈妈!"

"他一半怀疑我,一半害怕我。他不像过去那样认为我完全,全心全意,站在他那边。当他观察我时,我从他眼神里能看出这点来。他认为我烦他了,——不耐烦他的各种苦难,不耐烦他的贫穷,不耐烦人们说他的那种罪行。我唯一没有把握的是他对我所怀疑的事怎么想。"

"关于什么,妈妈?"

"关于一般不能胜任他不得不做的那项工作这点。这种感情目前为止还不算强烈,但是我担心他将会让他自己想到,在他的家庭他有一个敌人,——不是一个朋友。它将成为他所犯过的错误中最可悲的一个。"

"他今天还告诉我说你是最好的女人。这话可是他的原话。"

---

①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是奥狄浦斯之女,曾不顾敌人禁令为战死的哥哥迎葬。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根据这一题材写了一剧本,名为《安提戈涅》。克劳利先生在这里说的是这个剧本。

“是这话吗，我亲爱的？我至少应该高兴他跟你这样说了。自从你来了，他好多了；——真是大有好转。有一天可把我吓坏了；但是我现在有点抱歉把你叫回来了。”

“我非常高兴，妈妈；非常高兴。”

“你在那里过得很愉快，——很舒服的。如果他们很高兴留你住，我为什么要把你叫回来呢？”

“可是我在那里并不高兴；——尽管他们对待我非常好。我不断想到家这边你、爸爸和简时，我怎么能感到高兴呢？不管这里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而不愿到别的地方去躲着，——何况这件麻烦事还老拖着。”

“我的儿呀！——再次见到你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家少一个人吃饭，这对你是一种补偿，要不我是不应该离去的；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应该待在一起；不应该吗他们，妈妈？”她们母女坐得相距很近，是在楼上一间小屋子里的一张旧沙发上；这小屋的一个门通着克劳利先生睡觉的那间大屋子。他们事先已经安排好，这天晚上克劳利太太和她丈夫住在一起，格雷丝回她的床上睡觉。眼下时间已经过了一点钟，但是她仍然待在那里，依偎在她母亲的身边，让她母亲的臂搂住她。“妈妈，”当她们无言相对打发走近十分钟时，她说道。“我有些事想告诉你。”

“今天夜里吗？”

“是的，妈妈；今天夜里，如果你允许我的话。”

“可是你已经答应你要上床去了。你昨天夜里就没有睡好。”

“我没有睡意，妈妈。”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你高兴说的事，亲爱的。它是个秘密吗？它是某种我不可外传的事情吗？”

“你一定要说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妈妈。我不会再跟第二个人讲的。”

“哦，亲爱的？”

“坐舒服点，妈妈；——坐那里；像这样，让我拉住你的手。这故事很怕，不容易说出来呢。”

“可怕的故事，格雷丝？”

“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不要从我身边走开。我想感觉到你紧紧和我倚在一起。妈妈,我在阿林顿期间,格兰特利少校去那里了。”

“是吗他,我亲爱的?”

“是的,妈妈。”

“他过去认识那里的人?”

“不,妈妈;在斯摩尔庄园他没有认识的人。可是他到那里——去看我。他请求我——做他的妻子。别动啊,妈妈。”

“我亲爱的孩子啊!我不会动的。我最亲爱的。哦;那你跟他说什么了?上帝无论如何保佑他吧。上帝准会保佑他的,因为他是用真诚的眼光看待事情的,是用高贵的天性对待人世的。有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时刻前来求婚,格雷丝,这总是点安慰。”

“妈妈,它已使我感到自豪了;它真让我自豪。”

“你过去就非常了解他,——毫无疑问?我知道你和他是朋友,格雷丝。”

“是的,我们是朋友。我多会儿都喜欢他。我过去常常不知道对他该想些什么。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告诉我说,事情准会如此的;过去有一次我自己也这么想过。”

“那你拿定主意你要跟他说什么了吗?”

“是的,我当时就拿定了主意。但是我没有说出它来。”

“没有说出来你已经拿定主意说的事吗?”

“那还是早在所有这一切没有降临在爸爸身上时。”

“我明白你的意思,亲爱的。”

“那是在安妮·普雷蒂曼小姐告诉我应该把回话准备现成的时候;我看见普雷蒂曼小姐本人经常让他进那所住宅,而且似乎希望他来时我应该看见他;他有一次——表现得格外温柔和仁慈,并且当他说他想让我热爱伊迪丝,这时,——啾,妈妈!”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当然你是爱他的吧。”

“是的,妈妈。我确实爱他。一个人怎么能不爱他呢?”

“我喜爱他,——因为爱你。”

“可是,妈妈,一个人一定不能做有害于他所热爱的人的事情。因此当他到阿林顿时,我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

"你说了，亲爱的？"

"是的；我说了。我做得对吗？仅仅因为他心地善良，他来求婚，我就应该到他身边去，给那个家庭所有的人带去耻辱吗？因为他想为我好，我就去损害他吗？"

"如果他爱你，格雷丝，他将来要求为你做好事的精神，反倒会成为你的爱情的。"

"正是这样，妈妈，——书上也这么说；可是我在现实中并不相信。谈情说爱是非常愉快的；在诗歌中，人们把它说得无所不在。但是我不认为我要是嫁给他，他自己的父母都不愿见他时，我能使格兰特利少校高兴起来。我知道到时候我会痛苦不堪，我本人会痛苦不堪呀，还有能力活下去。"

"不过它至于那样吗？"

"是的；——我想它至于的。那个副主教很富有，要是他高兴，他可以随意把他的钱留给格兰特利少校。想一想如果因为我伊迪丝失去了财产，那我会有什么感受吧！"

"可是为什么你要捉摸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我有理由这样捉摸它们。这只好成为一个秘密了。安妮·普雷蒂曼小姐给我写信了。"

"但愿安妮·普雷蒂曼小姐的手当时是受激动情绪支配的。"

"不，妈妈；不；她是对的。你知道，在我答复他之前，难道我不希望了解到有关这件事的全部真情吗？再说，她写什么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只要爸爸在这样一种禁令之下，我是不会作出另外的回答的。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谈情说爱的事。我们不得不彼此相爱。不是这样吗，妈妈？"做母亲的没有作答，而是从座位上滑下来跪在她女儿的跟前，用她的两臂紧紧地把女儿的身子抱在怀里。"亲爱的妈妈；最亲爱的妈妈；这正是我想要的；——你应该爱我！"

"我爱你，我的天使！"

"还要信任我；——我们应该互相理解，同舟共济。我们可以给对方带来许多安慰；——但是我们不能给别人带去安慰。"

"他对这点一定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还和你说了些什么呢？"

“我想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吧。”

“他当时就这样离开你了吗？”

“他只多说了一件事。”

“说什么来着？”

“他说，——可是他没有权利说它。”

“它是什么，亲爱的？”

“说他知道我爱他，还说因此——可是，妈妈，别想这个了。我永远不会做他的妻子的，——永远不会的，不去跟他家闹对立。”

“但是他没有接受你的回答吧？”

“他一定得接受，妈妈。他将来会接受的。如果他固执到底，那我也固执到底。如果他知道如何想我比想得他自己更多，那我能想得他和伊迪丝比想得我自己更多。这事还没有彻底断了，妈妈。后来他给我写信了。这就是他的信。”

克劳利太太把信看了一遍。“我猜测你回复了吧？”

“是的，我回复了。我的信写得太糟糕了。我以为这封信让他再也没有什么话跟我说了。我试着写了两天，但是我就是写不出一封像样的信来。”

“不过你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它现在没有一点意义了，可是它的确是那么糟糕的一封信。”

“我看它是封蛮不错的信。”

“它写得生硬极了，全是关于一个绅士的话。”

“全是关于绅士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亲爱的。”

“绅士二字要说给一个绅士听，竟是那么一个可怕的词儿；可是我当时就不知道说些什么别的话。妈妈，要是你高兴，我们不谈这个了；——不谈那封信了，我是说。至于他，要是你喜欢，我能不停气儿地谈下去。我的意思可没有丝毫伤心之意。”

“我听这意思，他是个绅士吧。”

“是的，妈妈，他是个绅上；正是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自豪。当我想到这点，我简直不能自已。不过现在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了，我要离去，上床睡觉去了。”



图古德先生出门办事

第四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的职业性旅行

图古德先生再次走访巴赛特郡，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握一些材料，他认为这在打发他外甥追踪阿拉宾教长和他妻子之前是大有必要的一步。他等工作完毕搭夜班火车到了巴彻斯特，在“万塔利龙”旅店下榻，为的是利用第二天一整天来进行工作。沃克先生曾经请他来，在西尔弗布里奇和沃克太太用一顿回请的家常便饭；他对这一邀约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在巴彻斯特城“仔细地查访些消息”后，如他称呼的，他将坐火车到西尔弗布里奇，第三天再及时地返回城里办事。“一天还不大够用，你知道。”他对他的伙伴说；这话是在他为自己因缺席从哪方面看都没有多大必要的事务找借口时说的。“这种事在有人愿意不要报酬白干的情况下是再好不过的，”克伦普说。“没错儿。”图古德说；“费用也不会使它变得更坏。”他已经拿定主意了，克伦普先生说什么话是不会拦住他的行动的。

他出发前看见了约翰·埃姆斯。“你这周就准备现成了吧，是吗？”约翰·埃姆斯答应说他会的。“我估摸，这下会花去你差不多四十个英镑吧。天哪，——如果你不得不到耶路撒冷去，它还要多花你的钱。”对这番话，约翰尼争辩说它对他来说将会是和别的旅行一样的，他将会见识见识这大千世界。“你听我说，”图古德说。“我来出一半钱。只是一定不要告诉克伦普。不跟玛丽亚说它也是好事。”但是约翰尼对这个打算颇不以为然。他应该为自己的旅行付出全部费用。他手边有的是钱，他说，不会喜欢更好的东西了。“那么我这就要下去了，”图古德说。“下去细细地搜集些我所能得到的消息。至于给教长写信，你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写信有什么用？生意信件总是在旅馆里搁两个月，然后又糊一张邮票退了回去。从我能听到的情况看，你先碰上她后没准儿才能看见他。如果我们只能把他叫回来，那在法庭上有这样一个朋友支持可就非同小可了。巴彻斯特的

陪审团不愿意看到一个和教长唇齿相邻的人会有什么罪过。”

图古德先生大约十一点钟到了“龙”旅馆，把靴子换成拖鞋，又要一个烛台。但是这时候他还不想马上上床睡觉。他要首先去咖啡间一趟，喝一杯热的白兰地掺水饮料。因此，热的白兰地掺水饮料给他端上来了；他点了一根雪茄，一边抽烟和呷酒，一边和侍者交谈起来。这是一个崇尚旧做派的侍者，一个头发灰白的侍者，身上的衣服极不整洁，腋下挟着一条很脏的毛巾；而不是一个衣冠讲究的侍者，把头理得又黑又亮，穿戴得像宴席上的客人。旅馆一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侍者，而就我所能发觉的，正说着的侍者的特殊身份，可以通过观察他所属的侍者级别分出类来。在巴彻斯特这样一个城里，你可以看见那旧派的侍者在第一流的旅店里总有一条很脏的毛巾，第二流旅店也是这样；你也可以看见衣着整齐的侍者。或者你可以同时看到这两类，并且弄不清哪一个是老手，哪一个是生手。但是从讲究实用这点衡量，我多会儿都喜欢老派侍者，腋下挟一块毛巾；我发现在和这旅店告别时更容易花几个六便士小钱就让他心满意足。

“你在这里生活得时间长吗，约翰？”图古德先生说。

“有几个年头了，先生。”

“看你的样子，我也这么想。人们可以看得出你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个地方了。我想，在一年这个时间里你在这里有许多事要干吧？”

“哦，先生，还好还好。这旅店和过去可不一样了，先生。”

“巴彻斯特的时势很糟糕吧，——是吗？”

“我对时势知道得不多。我看倒是人比时势更糟糕。他们过去常不时到旅店里吃一顿什么的；——吃过之后还喝几口酒。”

“他们现在不喜欢了吗？”

“我看他们喜欢还喜欢，但是他们不干了。我捉摸这是他们的老婆不让他们出来寻欢作乐哩。这里过去常组织那个‘呱呱歌咏团；’——一个月演一次。他们这下也一去不复返了，——说的是那个歌咏团。海伊大街有个老邦普特，——他是最后一个老呱呱歌咏团队员。他们都死了，你瞧，比德尔先生死后他们就再也选不出一个会长来。一个歌咏团要有饭吃，先生，没有个好会长就只好饿肚了。”

"我想是的。"

"还有那个共济会。你知道,他们因为责任在身当然还必须开碰头会。不过要是你信我的话,你们做得可不如他吹得那么响。他们的确是这样。他们过去总要吃一顿晚餐,一个月一次。现在他要为使用房间出房租!谁离开这个能维持生计,先生?——不和一个侍者那样,这是说。"

"如果事情像这样子,我猜测仆人们经常放弃他们的行当吧?"

"我对这个也不大清楚,先生。一个人混得不会比'万塔利龙'旅店好到哪儿去。他们离去改善他们自己处境的人,经常把他们自己搞得更坏,我就这样说。我在这点上见得可多了。"

"你是和这老旅店摽在一起了吧?"

"不错,先生;我在这里干了十五年了,我想有这些年头了。有许多人离去,并不是他们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你知道,先生。"

"他们被开除了,你是说?"

"他们和主人之间有摩擦,——或者多半是和女主人之间的摩擦。问题就在这里。仆人们真是愚蠢。我经常告诉他们,人们说软话不顶事,坏话不坏事,这话是多么荒唐吧。"

"我想,去年以来你们这里又失去了一些老手吧,约翰?"

"那么说,你知道这旅店的事,先生?"

"哦;——我以前来过这里。"

"我想那是十二个月前吧,先生,这里有四个人走了。"

"院子里有个我过去认识的仆人,上一次来这里我发现他不在了。"

"院里的仆人走了一个,店里走了两个。主人和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摩擦。这中间有可怜的斯卡特尔,他来这里以前曾是'康珀斯'店的赶驿车送信的。"

"他离开到新西兰去,对不?"

"相信他去了,先生;要么到外国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安妮,在这里本来也是低等侍女;她傻得很,跟他一起走了。他们结了婚走掉了,他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不过看样子他积攒了一小笔钱,这和任何女孩都能出远门儿。"

"那张支票丢失那天，是谁给索姆斯先生赶车的。"图古德先生提这个问题也许太突然了。不管怎样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个侍者说对索姆斯或者那张支票什么也不知道，而这位律师却怀疑侍者对他有了戒心，便喝完白兰地掺水饮料回屋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发现他被一个长相十分寒酸的人特别注意着；这人穿着一身黑衣服，不过这身黑衣服已经很旧了；他长着一个酒糟鼻子，前一天图古德先生在这家旅店看见过他；他听说这个人是店老板的表弟，——一个名叫丹·斯特林格的，——在那旅店的酒吧以一个职员的身份干事。他也找了个机会跟店老板斯特林格先生说了几句话，——他发现店老板在酒吧后面的一小间客店，坐在许多软垫上，身上患有痛风，一眼看去颇有几分孤独凄凉。早餐后，他走出旅店，在那大教堂周围转了两圈，把这殿堂的正面端详了一番，又抬头看看那些受俸牧师们的住房的窗户，这才去敲教长宅邸的门。教长和阿拉宾太太到欧洲大陆去了，他听仆人说。然后他又说出来哈丁先生的名字，因为他已经听说哈丁先生是阿拉宾太太的父亲，一直住在这教长宅邸。哈丁先生在家，可是身体不怎么好，仆人说。但是，图古德先生坚持要见，并把他的名片送上，说他希望跟哈丁先生交谈几句，事情非常特别。他在名片上写了几个字才交给了仆人，——"有关克劳利先生的事"。几分钟以后，他被领进了那个藏书室；看到这里的书架，他刚刚记起来克劳利先生曾经十分生气地说到过那些书的精美的装帧，这时一位老人，十分清癯和十分苍白，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屋子。他因年老而弯腰屈背，黑色的服装穿在枯萎的肢体上显得格外松大。他还不是一副衰老不堪的样子，看上去也不是那种暮年垂垂、日薄西山的相貌，但是他与其说走，不如说拖着脚挪步，因他的脚几乎离不开地面。图古德先生上前迎住他时，心想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比他的脸更温和的脸庞。他脸上布满阴郁之情，布满岁月留下的那种温和的悲哀，还有几分为生命之油枯竭而遗憾的表情；但是这样的脸庞上看出来的那种遗憾，没有丝毫的忧愁痛苦；这脸上没有为人生终点的到来而怨恨的表情，只有几丝为舍弃人世那么多亲切的东西而犯愁的表情。哈丁先生跟他的客人握过手，请客人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下来，两只手交叠着放在他的膝盖上，用

很低沉的声音说了几句他女儿和教长不在家的话。

“冒昧打扰你,您可要见谅啊。”图古德先生说。

“谈不上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只要我还有点用就好。我不知道问问合适不合适,可我还是要问你这次来访,是作为,——作为克劳利先生的朋友吗?”

“总的说来是作为朋友来的,哈丁先生。”

“我高兴是这样;尽管我当然明白忙于这次起诉的先生们必须履行他们的职责。尽管这样,——我不知道,——我还是有点不愿意在这次审判前听他们说起那位可怜的先生。”

“那么说,您认识克劳利先生吗?”

“认识得很浅,——的确是很浅。他这个绅士,不怎么喜欢社会交往,来这里的次数屈指可数。不过他是我女婿非常喜欢的一个老朋友。”

“很高兴听您说到这点,哈丁先生。也许在我深入说任何事情之前,我应该告诉您,克劳利太太和我是最近的表姐表弟。”

“歐,是这样。那么你是位朋友了。”

“直到几天前,我还从未和他见过面呢。他很怪,你知道,——真的非常怪呀。我是个律师,哈丁先生,在伦敦开业;——就是说,一个代理人。”图古德先生每说一句,哈丁先生就点一下头;当图古德先生说出他的特别职业时,哈丁先生的头比以前点得更深了些,仿佛要表明他对代理人一向有崇高的尊敬。“哪怕只是出于尊敬那个家庭,我当然也会十分关切我妻子的表亲戚应该尽可能渡过这一小小关口。”

“也为那个可怜的人自己,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还为了衣食住行啊。”

“是这话;从哪方面看来它都是件十分遗憾的事,你知道。我想,哈丁先生,他很难说是存心偷那笔钱的吧。”

“我相信他不是有意的。”

“对任何人要完全相信都是很难很难的,哈丁先生;——很难很难。”

“我完全相信他不是存心的。他一贯是个最虔诚、最努力的牧

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犯了罪。那个拉丁成语是怎么说的？‘最可鄙的不是突然变成的’。”

“可是诱惑也太强烈了，哈丁先生。他被他的债务死死地缠住了。西尔弗布里奇那个屠夫当时在跟他恶作剧。”

“巴赛特郡的所有屠夫都不会逼着一个老实人去偷钱，我认为克劳利先生是个老实人。你应该原谅我为我自己的同行说得过头了些。”

“唉；他是我的表姐夫，——更确切地讲，也是我妻子的。但是事实是，哈丁先生，我们必须尽可能早地把教长找回来；我要派一个先生去追他去。”

“派一个先生追他去？”哈丁先生重复道，简直有点吃惊。

“是的；我认为这样将是最好的法子。”

“恐怕他将不得不走一段很长的路程吧，图古德先生。”

“我听说，教长现在在耶路撒冷。”

“恐怕他在的，——或者在那里旅行。他要在复活节那周赶到那里，礼拜日周就是复活节的星期日。可是为什么那位先生想到耶路撒冷去找教长呢？”

然后图古德先生也同样解释他相信教长在那个问题上会说出些对克劳利先生的辩护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把每一步都走到，”图古德先生说。“就我所能判断的。克劳利仍然认为，——或者有一半认为，——他是从你的女婿手里得到那张支票的。”哈丁先生忧心忡忡地摇了摇他的头。“我不是在说他就那样拿到支票的，你知道。”图古德先生接着说。“我自己也看不出来这怎么可能发生；——但是，我应该把每一步都走到。阿拉宾太太，——你能告诉我究竟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她吗？”

“她跟这事有什么瓜葛吗，图古德先生？”

“我不能说死她有任何瓜葛，但又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如同我已经说过的，哈丁先生，我一定要把每一步走到。他们不到四月底不会到这里吧？”

“大概在二十五或二十六，我想。”

“这次巡回审判二十八日开庭。法官们那天到这城里来。要坐

等到那时可是太迟了。我必须事先准备好我们的辩护词，你知道。你能说说我们在哪儿能找到阿拉宾太太吗?"

哈丁先生开始抚摸他的膝盖，轻轻拍打它，而且非常轻柔地叩击它，同时他却坐在那里一边倒地沉思起来，——对他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质想得不那么多。一位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使者被派去追踪他的女儿，这有必要吗？他不喜欢想到他的埃莉诺被有关一个小偷的各种问题所扰忧。尽管她已经结过两次婚，身边现在都有一个快长成大人的儿子，但是她仍然是他的埃莉诺。但是如果她对克劳利先生那边是必要的，当然这事一定要做。"她最后一次的地址在巴黎，先生；不过我想她已经起身到佛罗伦萨去了。她在那里有一些朋友，她计划好到威尼斯会见返程的教长。"哈丁先生然后挪到写字台前，把他女儿的地址写在了一个卡片上。

"我估摸阿拉宾太太一定听说了那件事吧?"图古德先生说。

"她最近一次写信还没有听说。前些日子我向她提到了它，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巴黎。如果我的信和她姐姐的信已经送到她手里，那她现在一定知道了。"

然后，图古德先生站起来告辞。"你会原谅我打扰您吧，我希望，哈丁先生。"

"啾，先生，请别提这话。没有什么麻烦，如果一个人只有一点用处的话。"

"一个人总可以努力做些有用的事。在这些事情上，仔细盘查，如我称呼的，是大有好处的。世上有许多剧院经理，你知道，哈丁先生，他们通常是根据他们衣柜里的服装编排他们的节目的。"

"真有这事，现在？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

"我们总是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

"不是根据你们的衣服吧，图古德先生?"

"不真是按我们的衣服；——而是按我们的材料。"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图古德先生。"

"为了准备辩护，我们不得不仔细盘查，获得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找不到任何完全适合我们需要的东西，那我们被迫使用我们得到的东西。我记得，我还是个年轻人时，一个喂马的因为偷

了一些燕麦将在巴勒接受审判；他确实偷了那些燕麦，经常到一家废品店去卖。证据像一柄长矛一样对着他。我所能找到的是，在某一天他曾被一匹马踩过脚。因此我们把这点材料说给陪审团听，质问这个人全然是个瘸子，他还能不能背上一袋燕麦，走很长的路程到那个废品商店去卖；——这下我们救了他。”

“你们救了他吗？”哈丁先生问道。

“是的，我们救了他。”

“那他犯罪了吗？”

“他犯了几个月的罪。”

“哟，哟，天哪！还不如为他的过错让他受到惩罚的好，——少判点刑；这样一来不是鼓励他多犯这样的罪吗？”

“我们的事务是让他逃脱处分，——我们做到了这点。我现在的职责是让我表姐的丈夫逃脱审判，如果我能办到的话；因此我必须想方设法办到这点。这是一件很难办的差事，因为他到时不让我们聘请律师。但是，我将请一个律师出庭，对这一点不让他知道好了。再见，哈丁先生。正如您说的，一个牧师要是被判了偷窃罪，那将会是最最遗憾的事；——何况对一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来说。”

哈丁先生，当只剩他一个人时，开始在他的脑子里反复掂量这件事，并且思索图古德先生关于那罪犯的定罪，或者犯罪的行为所说的那些“最最遗憾”。“如果他真的偷了那笔钱，我看他应该受到惩罚，管他是什么牧师不牧师的。”哈丁先生跟自己说。然而，——它将会是多么可怕吧！他过去倒是经常听说牧师在伦敦被判了欺骗罪；但是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损害这个他所属的主教管区的事情；他和这主教管区的关系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希望如克劳利先生犯了罪就应该宣判无罪；——但是他可以让他自己相信克劳利先生是清白的。他和这位律师交谈时，他脑子里渐渐生出来一些怀疑的东西。图古德先生，虽然克劳利是他的表姐夫，似乎也相信那笔钱是被偷走的；图古德先生作为一个律师，应该比巴彻斯特的一名隐退的老牧师更明白这样的事情。但是，图古德先生也许是错误的；哈丁先生最后让他自己心满意足地想到，心中认为图古德先生是错误的，他是不会伤害谁的。当他对这件事理出个头绪时，他坐下写出

来下面这封信，这是他往佛罗伦萨邮局写给他女儿的：——

"教长宅邸，三月，一八六 ——

"最亲爱的内利，——我星期二写信时跟你说到过关于可怜的克劳利先生的事，说他就是你在《加利格南利使者》报上看到的那个巴赛特郡十分倒霉的牧师，——我想苏姗一定也把它写信告诉你了，因为这里的每个人正在谈论这件事，而且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教长对克劳利先生怀有多么强烈的尊重。但这之后，又有些事发生了，促使我再给你写信，——刻不容缓。一位绅士刚刚来过这里，的确是刚刚离开我走的；他告诉我说，他是伦敦的律师，他跟克劳利太太还有挺近的亲戚关系。他似乎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而且我敢说，他懂得他身为律师的职责。他名叫图古德，如他所说，他到这里来帮助那个可怜的先生接受审判。我不明白这样会有多大必要，因为在我看来那证据完全是一边倒的。我完全不相信一个牧师或者一个绅士，像克劳利先生这样的人，竟会去偷钱；如果他是清白的，那我就不理解这件麻烦事为什么还有必要阻止一个陪审团判定他的罪。

"图古德先生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想见见教长，——你也知道。就我所能记起来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想见见你；但是他说这步是有必要的，还说他就要打发一个人先去找到你，然后再找教长。这和去年给克劳利先生的那笔钱有些关系，而这钱，如果我记得清楚，是你送的吧。当然，图古德先生对这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我给他写下了地址，——待领邮件科，佛罗伦萨，——我还要说，有人不久就会找到你跟前去，如果你仍旧在佛罗伦萨的话。我不愿意不让你知道就让他找你去，因为我认为一个律师打发人去找你，会把你吓一跳的。

"孩子们很好，我在我的另一封信里已经告诉你了；琼斯小姐说小埃利好得像金子一样。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和我在一起，规矩得像可亲可爱的天使一样。波西总是我自己的小宝石一块，你放宽心吧，我不会随便宠他们的。——上帝保佑你，最亲爱的内利，——你最最慈爱的父亲，

"塞普蒂默斯·哈丁。"

这之后，他又给他的另一个女儿——格兰特利太太，写了另一封信，也告诉了她图古德先生的来访；然后，这天的剩余时间他全都用来反复思考这件事的严重性。这主教管区的一个受俸牧师如果被这城里的陪审团发现了偷盗罪，这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吧！可是过去他总是听他的女婿说，这个人有着那么高尚的人格。不，——要相信克劳利先生真的偷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这是不可能的！

图古德先生在巴彻斯特得不到别的材料，便在下午早些时候就起身到西尔弗布里奇去了。他有心从霍格尔斯托克绕道去，看望一下他的表姐和表姐的丈夫；他过去一直没有看见过这位表姐，眼下却在为表姐夫的事奔忙；但是经过权衡，他担心他也许好事做不成还会惹出更多坏处来。他早已意识到克劳利先生不同于别人这一事实。"这个人并非无可救药，"他曾经跟他的妻子这样说，——这话的意思是说这位可怜的牧师头脑不是完全清楚的。说实话，图古德先生他有几分怵他的这门亲戚。尽管他宣称家境贫寒，尽管他表现得极为谦卑，但是克劳利先生的做派里仍有某些东西，似乎在告诉别人，当他以权威口吻讲起任何观点时，他是期望别人服从的。图古德先生没有忘记克劳利先生当时跟他说话的口气："先生，这事你不能做。"他总的倾向是他这次最好还是不到霍格尔斯托克去了。

到了西尔弗布里奇，他马上开始"细细盘查"。他主要的查访是和沃克先生在餐桌上进行的；但是晚餐前他还有时间拜访一下那个地方法官的秘书，询问几个有关那次把克劳利先生提交审判的碰头会的程序。他见到的是一个非常寡言的老人，在他盘查时这个老人简直像一只豪猪一样难以对付。然而，最后他还是打开了一种不是绝对敌对状态的谈话。图古德先生恳求说，他是那可怜人的表弟，——恳求说作为亲戚上的律师，他在像目前这样的时刻自然就成了这个可怜的人的保护者，——还恳求说这个可怜的人身无分文，家徒四壁，没有别人会站出来为他奔忙，——就这样，他才算软化了那只老豪猪身上那些尖刺的硬度。但是除此之外，他从那只老豪猪身上得到的东西微乎其微。"出庭的地方法官，"他说。"谁都没怀疑那些证据对于把这一案子提交巡回审判，还有什么不够充足的理由。他都感到十分遗憾，"——这只豪猪在他的硬度最软化时说，——"这

位先生当时出庭没有请一个法律顾问来。”“啊，事情全都坏在这上面了！”图古德说着，用手猛击了一下这只老豪猪的红木桌子。“可是那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图古德先生！”“没有人要抹杀它们，你知道。”图古德先生说，不停地摇着头。比这再多一点的情况没有从这只老豪猪那里套出来；然后，图古德先生起身离去，准备参加沃克先生的晚宴。

沃克先生已经把坦佩斯特博士、安妮·普雷蒂曼和格兰特利少校邀请来和图古德先生见面，并且用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态度解释说，虽然图古德先生像他本人一样，是个代理人，此时此刻正高尚地为他表姐的丈夫奔波，连他很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份报酬都没要；然后他不能真正，——不能真正，你知道，——“像我一样不能真正算是一个绅士。”——如果沃克先生可以畅所欲言地讲话，他会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来的。但是他宁愿把话中的强调的分量停留在“不能真正”上，这样已经完全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了。沃克先生对图古德先生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对于这两位代理人，我不敢冒昧说他们中的哪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真正的绅士是一种我不能下定义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沃克先生是个在形式上比图古德先生更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习惯上也完全和巴赛特郡的上层人物平起平坐，这是图古德先生在伦敦得不到的东西。

在座的人似乎都明白，克劳利先生将会是谈话中被议论最多的人，因此没有一个人想谈起别的什么。的确，在这个时候，这郡的人也没什么可谈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座的人的兴趣自然而然会集中在一个被人家怀疑犯罪的教区牧师身上，还因为克劳利先生的性格这个时期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少，也还因为他和主教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克劳利先生当时把那张不属于他自己的支票捡起来用掉了；——普遍认为他事实上把那支票偷去了；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普遍的，人们却又普遍希望他到时会被无罪释放，仍然领取他的教俸。当克劳利先生在主教府邸大胜主教的消息传播开时，普遍的同情仍在克劳利先生一边。那一偷窃行为仿佛得到了宽恕，人们找到了许多借口；这些借口虽然不总是出于理性，但是它们却是建立在真正的人性的那些本能上。

现在，主教跟克劳利先生进行的这场战斗的另一阶段的消息，早已在这个郡传播开，人们听说一位乡区教长受命进行各种在宗教法庭上对克劳利先生进行最初起诉所必需的调查。就要在沃克先生家会见图古德先生的坦佩斯特博士，正是在这样的调查中克劳利先生将屈服于他的那位乡区教长；但是坦佩斯特博士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接到主教的正式命令。

“我们想到你管起你表亲戚的案子，别提多高兴了。”沃克太太几乎是在跟图古德先生耳语。

“他本人还不直接是我的表亲。”图古德先生说。“不过这当然也是一回事。至于受理这案子的事儿，你明白，我亲爱的太太，他将不会让我办理它的。”

“我原想你已接受下来了呢。这么说，你到这里来不是为这事吗？”

“只是悄悄来的，沃克太太。他的怪想法很多，他竟不允许一个律师名正言顺地被人雇用；这你就不能明白这事是多么难办了。你熟悉他吗，沃克太太？”

“我们跟他的女儿格雷丝认识。”接着，沃克太太又悄声说了些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些话是暗示坐在对面的那位先生，——格兰特利少校——被一些人猜想对格雷丝·克劳利小姐很有情意。

“还是个孩子吧，对不她？”图古德问道；他自己不久就要结婚的女儿，比格雷丝大三四岁。

“我看呀，她可不算是个孩子了。当然她年龄还小。”

“不过我想这件事将会左右那种关系吧。”这位律师说。

“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是这样；不过人们说他对她的情意很深呢。这位少校出身名门望族，如果克劳利先生被证明有罪，这事当然会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非常令人难堪，的确；可是，天哪，沃克太太，我真不知道对这说什么才好。”

“你认为这件事将会对克劳利先生不利吗，图古德先生？”图古德先生摇了摇头，沃克太太见图古德先生摇头，由不得长叹一声。

“我只能说，我还没有听见主教有什么指令。”坦佩斯特博士说

道;这时女士们已经离开了这屋子。"当然,如果他认为对这事下命令有必要,那这次调查是势在必行的。"

"可是这需要多长时间呢?"沃克先生问道。

"三个月,要我看,——或许更多点。当然克劳利可以利用一切因素拖住我们,而且我不敢保证我们自己会特别着急。"

"你话中的'我们'是指谁呢,博士?"沃克先生问道。

"我个人是不能进行这样一种调查的,你知道。我估计主教会要求我选用两名或四名别的牧师和我一起行动。这是做这种调查的一般办法。不过你对这点可以完全放心,沃克;这次巡回审判到时一结束,陪审团在我们把最初的各种手续解决下来之前就已经把他们的裁决公布了。"

"在这之后对你们的调查会有什么好处?"

"只有这点好处:如果这个不幸的人会被判刑——"

"他不会判罪的。"图古德先生说;他觉得这时正是他对这件事向乡区教长说大话的好机会;他要是嘀嘀咕咕跟沃克太太说这种话是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效果的。

"但愿如此,我真心这样想。"博士说。"不过,也许,为了辩护起见,假定还是容许使用使用的吧。"

"当然当然,先生。"图古德先生说。"为了辩护起见,它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他被判了罪,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刑期至少,要我说,不会少于十二个月;在这之后——"

"他怎么进狱怎么出狱,还和以往一样是霍格尔斯托克的好牧师。"沃克先生说。"民事法庭的判罪和裁判不会影响他的教会职务。"

"一定不会。"图古德先生说。

"当然不会。"这位博士说。"我们都明白这个;等到克劳利先生返回他的教区,主教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对他是否适合履行他的各种职责提出问题啰。"

"他为什么不应该像任何别人一样适合做事呢?"图古德先生说。

“仅仅是因为他会被证明是个小偷。”博士说道。“你只好原谅我一下了，图古德先生，不过这话只是为了辩护起见。”

“我看不出来这中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图古德先生说。“他会经受他的惩罚的。”

“更可取的是，在布道坛上布道的人不应该忍受这样一种惩罚的。”博士说。“但是在实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这样的情况都无法预料，图古德先生，——这份教俸毫无疑问会被撤销的。克劳利先生没准儿都不希望返回来了。陪审团在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作之前就会把他们的工作了结的。——他们干这事依靠的根据也远比我们的充分；当他们把它了结时，整个事情就应该到头了。如果陪审团宣判他无罪，那主教就不能再起诉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我则认为这份教俸的辞退是必须伴随而来的。”

“那么，在主教方面，这不是居心不良吗？”少校这时插话说。

“完全说不上。”博士说。“那个可怜的人性软弱；这就是关键。他被迫迫害别人是因为他自己躲不过别人的迫害。但是他目前的起诉正确与否，这倒真是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主教，那我要等待这次审判过去再看；这是关键。”

从一晚上对这同一问题的东拉西扯中，图古德先生渐渐了解到克劳利先生面临的处境，了解到这个郡对克劳利先生犯罪这一问题所持的真正看法；他返回城里，下决心继续把这个案子负责到底。

“我将请一个可以出庭的律师出面，而且我要用他自己的嘴为他辩护。”他回家后跟自己妻子说。“我敢说，法庭上会有一场当众争吵，而那个人将会要求他自己的律师住口，停止他的辩护；就我所能看到的，律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没有别的选择的。但是这其中的原因是会得到解释的，——克劳利如何光明磊落，却雇不起一个理应为他辩护的律师，这个就会出现传奇一样的气氛，然后这种气氛又会影响到陪审团。在这样一个案子里，一个人要的是同情心，而不是证据。”

“这下它会花费多少钱，汤姆？”玛丽亚问道，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微不足道。我们现在还用不着想这个。约翰·埃姆斯到耶路撒

冷走这么长的路，路费全是他自己掏。”

“可是约翰尼没有十个孩子要养活呀，汤姆。”

“一个人也不是每天都有一个表姐夫会遇上麻烦嘛。”图古德说。“再说你看这案子里有些很有文章的东西，办理起来是很有点意思的。”

第四十三章　克罗斯比先生走进伦敦商业区

“我熟悉伦敦商业区眼下已经十多年，克罗斯比先生，我却从来没有感到钱像此时此刻这么棘手。流通的最好商业汇票能起到九成的作用就不错了，任何别的种类证券都是徒有其表，禁看不禁用。”这是马塞尔波罗先生讲的一番话。他坐在胡克院多布斯·布劳顿的办公室多布斯·布劳顿的扶手椅里；他把身体重心放在扶手椅的后腿上舒舒服服地平衡着；他正在把他在商业区的各种事情上取得的经验讲给我们的老朋友，阿道弗斯·克罗斯比听，——对于他，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事情在他来说能对付下去，他在这个时刻是不会到那里，胡克院去的。这是上午十一点多钟的样子，他应该待在伦敦西区的办公室里。他在他办公室的地位毫无疑问是颇有点名分的，像这样的缺席肯定不至于会被人们特别问起的；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感觉到，当伦敦西区的克罗斯比们大中午到伦敦商业区造访时，他们的日子一定是过得不顺当了。到这商业区来打钱的主意的人，一般说来他是在需要钱时不知道到哪里去挪借的主儿。在这个场合，马塞尔波罗先生一直把他的帽子戴在头上，而且他在扶手椅里四平八稳图舒服的样子本身，对克罗斯比先生的人身尊严就是一种冒犯。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就在这间屋子里向他担保说对于他的票据不用着一点急，这话说过至今还不到两个月吧。当然它可以准予展期，——佣金是如期偿还了。如同多布斯·布劳顿先生当时解释说，那是他的生意。事实上他一点不喜欢为克罗斯比先生这样的顾客展期票据；他在那次聚会上态度是公正的，解释了一番他如何办理他的生意这一分支，按他自己的判断以百分之八之九的利息贷款。克罗斯比先生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应该为他被要求以大约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偿还贷款而大声嚷嚷，只是完全体会到的只是那种十分中听的舒服

和恩惠的味道；但是他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反复掂量过它了，考虑百分之十二的利息，是不是不会超过因为他想要的这笔贷款而应该罚他的金额。现在，在这个时刻，只要不再多费什么口舌，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从马塞尔波罗先生的手中得到它，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阿道弗斯·克罗斯比被迫在上午拜访像马塞尔波罗先生这样一个人，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一张票据的二百五十镑钱展期，他的境况变化之大可见一斑。在他早年的生活中，他在金钱问题上总有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的优点。在某些别的方面，他已经十分愚蠢地步入歧途，——正如我们在前面一些章节里已经部分交待过的；但是直到他和亚历山德里娜·德·库西夫人成婚的日期，他还从来没有和胡克院或者任何这样的地方打过交道。金钱的麻烦当时已经缠住了他。亚历山德里娜夫人，身为一位女伯爵的女儿，心高意大；婚后不久，他便不得不和他那高贵的妻子过一种分居日子时，他这才发觉他自己和他的收入全部一筹莫展地掌握在一个名叫莫蒂默·盖扎比先生的手中；这个人是个律师，已经和他妻子的姐姐结婚。盖扎比先生倒不是不诚实；克罗斯比先生也没有怀疑他为人不诚实；但是这位律师对那个和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高贵家族一心不二，决心维护其利益，像一只下等的蜘蛛织网那样为他们效劳；这只蜘蛛虽然本性虚弱，却在其种种本能的驱使下坚持不懈地为那些上等的蜘蛛们捕捉苍蝇。莫蒂默·盖扎比先生已经用这样的手段把克罗斯比先生死死粘在他的网子上，供那些高贵的蜘蛛们，德·库西家族享用；而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在他通过这张网子竭尽全力进行挣扎时，早已落进了范·西弗太太、多布斯·布劳顿和马塞尔波罗合伙经营的胡克院商号的手中。

"布劳顿先生在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时告诉我说，"克罗斯比说。"关于这点是不会有任何困难的。"

"它当时就准予展期了吧；对不？"

"当然它得到了延长，——延长了两个月。可是他当时说到继续延长的问题。"

"恐怕我们不能这样办了，克罗斯比先生。恐怕我们不能啰，真的。钱的问题现在太棘手，简直吓人。"

"当然我必须偿还你所愿意要求我支付的利息。"

“问题不在这个，克罗斯比先生。票据是为了收款放出去的，那它就一定要收进来。在像这样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控制住我们自己一点，你知道。你会说，二百五十镑不是大宗款项；但是积少成多，你知道；另外，当然我们办事要有个谱儿。公事公办嘛，一定不能拿正事当儿戏。我倒是很愿意和你轻松愉快地打交道，可是做生意的方式可不容许这样办。”

“布劳顿什么时候到这里来？”

“他随时会到这里来；——我说不准。我猜他现在到交易所去了。”

“什么交易所？”

“卡佩尔交易所。”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见不到他？”克罗斯比说。

“当然，要是碰巧碰上他，那你是能看见他的。可是这能给你什么好处呢，克罗斯比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不能给你延长它了。如果布劳顿这时在这里，那也丝毫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这时克罗斯比先生有一种想法，觉得尽管马塞尔波罗坐在多布斯·布劳顿的位子上，一直戴着帽子没脱，而且把身体重心平衡在他椅子的两条后腿上，但实际上他还不过是个职员而已。他不大理解这个公司的种种事务是以什么方式在运转，虽然他曾听说过范·西弗太太是其中一个伙伴。他深信多布斯·布劳顿是主管人，是真正掌实权的；因而他不愿意和马塞尔波罗这样一个小把式那种目中无人的腔调多搭碴儿。“我还是希望见一见布劳顿先生。”他说。

“你可以再来一次，——或者如果你愿意，不妨到那交易所走一趟。不过你可以把我的话当做一种答复，那票据我们是不会准予展期的。”正在这时，屋子的门开了，多布斯·布劳顿本人走了进来。他的脸没有半点愉快的颜色，任何人瞅上半眼就会明白金融市场比他预料得要糟糕得多。“克罗斯比先生在这里，——商量那份票据的事。”马塞尔波罗说。

“克罗斯比先生必须承兑他的票据；没的可说。”多布斯·布劳顿说。

“可是我眼下还不太适合承兑它。”克罗斯比说。

“那么你就委屈一下自己一定承兑了它。”多布斯·布劳顿说。

我说过，你瞅半眼就可以看出来布劳顿先生不喜欢金融市场的局势；你再瞅上半眼还可以看出来他由于酒力已经把他不喜欢的火气缓和了许多。马塞尔波罗马上察觉到他的保护人和伙伴已经喝得半醉半醒；而克罗斯比则意识到他刚喝过酒。但是再说些话仍是很有必要的。那票据明天就到期，——在克罗斯比的银行家那里予以理服人支付；不过如同克罗斯比再清楚不过的，为这一用项存款在他的银行家手里是没有的。别的一些用项还在等着，而且非常紧急，克罗斯比的存款在目前这时刻不幸根本对付不过来。他站了几分钟想着他可以做些什么；——是不是离开这个醉汉和他的办公室，让那张票据碰运气去，或者是不是他再努力一下争辩一次。他这时还不相信布劳顿本人碰上了任何金钱困难。布劳顿住在一所宽敞的宅邸里，像有钱人一样生活，在商业上的成功也名声在外。克罗斯比从来没有想到，对多布斯·布劳顿本人来说，这张票据应该承兑是个不容商量的时刻。克罗斯比仍然认为马塞尔波罗是他的特别敌人，而布劳顿能和马塞尔波罗在敌对状态中共事，只不过是因为他喝酒过量，没有更清醒的了解罢了。“你无论怎样总可以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吧，布劳顿先生。”他说。

“事情像它们目前这样，我哪里顾得上什么彬彬有礼。”布劳顿说。“彬彬有礼去他——！你欠人家的钱，再彬彬有礼也得还债。马塞尔波罗，给我拿来那个盛水瓶和几个杯子。也许克罗斯比先生要润润他的嗓子。”

“他不想喝酒，——你也不要喝，”马塞尔波罗说。

“怎么了？”布劳顿说着，摇摇晃晃地穿过屋子向酒柜走过去，酒柜里放着像他目前这种时刻需要安慰的那种惯用的供给品。“我想，要是我乐意，我可以向我屋里的一个人送杯酒喝吧。”

“我不喝酒，谢谢。”克罗斯比说。

“那么你能干别的事情嘛。我请一个绅士喝杯酒，没有半点强迫的意思。但是关于那票据的事，这中间可非强迫不可。你明白这个吗？你可以喝一杯，或者不要管它；但是你必须还债。喂，马西，你说呢？——这里还有卡特，里基茨和卡特；——算我的造化，卡特总算

眼下没有来请求延长两个月,仿佛两个月对他来说就是整个世界一样;没有来请求为五百镑钱延期。我从来没有见过钱像现在这样子,从来没有啊。”对这番言辞,马塞尔波罗没有作答,没有反响,也许在目前这个时刻来证明一下他的伙伴的话。他仍然在他的椅子里保持他自己的平衡,仍然没有摘掉他头上的帽子。甚至克罗斯比先生也开始看出来马塞尔波罗先生的阴影在胡克院里占据了优势。

“我很难相信,”克罗斯比说。“事情竟会坏到这种地步,在我甘心情愿偿还贷款的条件下,我还不能为一张二百五十镑的票据延长些时间。我在使用票据方面经得不多,不过我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失信的时候。”

“可别让这个有过第一次啊。”多布斯·布劳顿说。

“只要我能防止它,这事是不会有的。”克罗斯比说。“可是,跟你说实话,布劳顿先生,除非我能把这票据延长,它会还不上来的。如果你不适合这样办,那我想你总能把我推荐给哪位办起来方便的人吧。”

“为什么你不找你的银行家去?”马塞尔波罗说。

“我从来还没有要求过我的银行家做这类事情呢。”

“那么你应该试试你跟他们的信用嘛。”布劳顿说。“它在这里是不大灵的,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哈,哈,哈!”

克罗斯比听见这个,变得十分生气了;马塞尔波罗看出来这点,便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以便看见什么激烈的行动时立即加以阻止,如果有谁想使用武力的话。“你待在这里真的不会得到好处的。”他说。“你看见布劳顿已经喝多了。谁也拿不准他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没门儿,”布劳顿说;他一等马塞尔波罗离开那把扶手椅,便一屁股坐了进去。

“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做生意的方式。”马塞尔波罗接着说。“我告诉你这确实不适合我们展期那张票据。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我就必须催逼别人。”

“可谁会帮我这个忙呢?”克罗斯比简直在绝望地讲话。

“这院子那边就有伯顿和班戈尔斯,他们是酒商;兴许他可以为你提供贷款。他们也干这个营生;不过我听说他要价够高的。”

“我不认识伯顿和班戈尔斯两位先生。”克罗斯比说。

“这不会阻碍你的。你告诉他们你从哪里来,他们会调查清楚的。如果他们认为合适,他们会借给你钱的;如果他们觉得不合适,他们就作罢。”

克罗斯比然后没有再跟多布斯·布劳顿搭话便离开了这个办公室,走向胡克院那边。在他下那些台阶时,他反复考虑着为了摆脱他目前的困难去找伯顿和班戈尔斯两位先生是不是妥当。他知道这步棋是灾难性的。他认为多布斯·布劳顿和马塞尔波罗的贪婪比起伯顿和班戈尔斯要逊色一些,但即使跟他们打交道眼下看来都完全是向毁灭的路途上迈出了不止一步呀。可是他可怎么办呢?如果他的票据偿还不了,这一事实当然会在他的局里成为众所周知的新闻,他甚至会最后被关押起来。在这些台阶底下的过道里站了几分钟,观看了伯顿和班戈尔斯的商号,这公司的外貌竟让他感到十分不快。在那个办公室的里面,他能看见一个人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站在那里,非常神气地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一顶因为向上大翻帽檐儿褶子而格外醒目的帽子;这个人还把他的马甲丰富地打扮起来,一条链子和一些图章堂而皇之地挂在上面。他背靠柜台站着,正和柜台另一边的某个人交谈。这个人的长相和举止有某种让克罗斯比极为反感的东西。他看上去甚至比马塞尔波罗更下流龌龊;他的话音,克罗斯比站在这另一个门道里正好听得见,差不多跟多布斯·布劳顿醉醺醺时说的话那样让人恶心。克罗斯比一点不怀疑这人不是伯顿就是班戈尔斯,而站在里面的那个人不是班戈尔斯就是伯顿。他不愿意走上前去跟这些人搭话,把他的困难讲给他们听,并向他们提出搭救他的要求。尽管马塞尔波罗刚才跟他讲了那些话,但他仍不相信他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他不作一番介绍便开口借钱的话。因此,他离开了胡克院,出来进了那条小巷,一路走着还能听见那个戴着翻檐儿帽和那条链子的人那粗喉大嗓门儿的话音。

但是,他下步怎么办呢?在他的钱财困难刚露端倪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初看出来必须为某个问题同德·库西那家人打官司,并在莫蒂默·盖扎比不辞千辛万苦织下的那张网子进行垂死挣扎时,他自己的代理人曾经把他引见给多布斯·布劳顿,这下他所需要的帮助不管怎

么说，总算没费多大周折就来到他跟前了。他对布劳顿先生没有什么特别好感；当布劳顿先生第一次邀请他来用了一点晚餐时，他曾跟自己痛心地懊悔道，他早年也习惯跟不同类型的人吃点小晚餐。但是在这方面他还不能说什么真正的痛苦。自从他跟德·库西家族的一位千金结为夫妻，——他本来想通过这桩婚事爬到那个讲究吃喝的社会之巅，——他一步步眼瞅着他自己降落到这样一些事情的尺度，竟毫无任何剧烈痛苦地情愿同一个多布斯·布劳顿用餐。但是现在他早已落得如此之低，多布斯·布劳顿对他进行了侮辱，而他又陷入这样的困境中，连到何处弄十个英镑都不知道了。盖扎比先生在打官司时已经把他击败，他自己的律师又建议他说，要是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下去，只会是一种愚蠢行为。在和德·库西这位高贵的女儿结成的这桩婚事中，他早已让德·库西家族的制订者以这样一种方法把自己捆绑起来，以至当机遇为他提供那么多的方便让他和他妻子一刀两断时，他却仍然和德·库西派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钱早就花出去了，——为了他本人，如同盖扎比先生宣称的，——像流水一样哗哗往外抛；家具钱，房屋租期钱，他和妻子分居花的钱，还有她在国外生活费用的钱。他似乎觉得，他一直掏钱养活着德·库西家族的女性这一分支；在他妻子加入这一分支的那天，在某些方面还在那天之前，这个家族便在巴登—巴登安营扎寨了。他同这些开支拼尽吃奶的劲儿进行斗争，但是每进行这样一次斗争却只会花去他更多的钱。盖扎比先生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最有礼貌的短信；但是每封短信都似乎花了他的大钱，——每封短信的每个词儿都似乎在向某张票据寻找通路。他妻子死了，她的尸体发送回来，伴随而来的是一个伯爵的女儿之尸发送时应有尽有的盛况，还有可以和那个老德·库西遗骸葬在一起的盛况，——费用统统是他的。往她那昂贵的遗体上涂药物防尸腐剂这一项就花了一大笔钱，对他真是一种可怕的打击。所有这些开支项目都是盖扎比先生用最最客气的言辞向他讲明白，要求他一有方便就尽快解决的。后来，当他提出要求说，亚历山德里娜夫人的那笔小小遗产应该转让给他时，——根据某特定条约规定，如果他妻子比他活得久长，那他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转让给她，——盖扎比先生却表达了一个温和的看法，说他犯有法律上的错误，并且温和

地建议一起不伤和气的诉讼。这起不伤和气的诉讼还在进行中。他自己的律师似乎卖了他。盖扎比先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他分文没有得到。他必须旧账新账一起清算——他从自己的损失之中得到的所有安慰,其一是一枚缠着他妻子的头发的悼念戒指,——为这枚戒指,还有各种其它悼念戒指,他还不得不掏钱偿付,——其二便是把他引见给多布斯·布劳顿先生。他欠下多布斯·布劳顿先生五百镑钱;由于一张二百五十镑的票据明天就到期,多布斯·布劳顿先生竟然拒绝准予他一个月的展期!

在我所熟悉的走路姿势中,没有哪一种会比到伦敦商业区借钱而不得的人们的步伐,看上去更让人难受了。在所有人们踏出的迷途的步子中,无疑数踏着上面提到的那种样式的迷途的步子最抑郁沉闷。这不仅仅是他们感到极度空虚,而且是他们的步子还伴随着极度的羞耻感!在那些肮脏的屋子里坐等,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墙壁,穿过某个胡克院子;或者在一家低等咖啡馆践约,而那个高利贷者不高兴还不一定愿意来;对一个借用者十分厌恶的鬼无赖彬彬有礼,甚至差不多是低三下四恳求;被人家三次拒绝,然后又自欺欺人地睁着眼睛作第四次尝试;让自己做出那种最下流的粗俗相,还不得不装作喜欢它的样子;被人打扰,挨人责骂,最终还会被那号最大的人类骗子骂你缺乏忠实;与此同时你又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毁灭行将来到,——啊,这就是你到伦敦商业区去借钱而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的命运!

克罗斯比顺着这条胡同走进隆巴德街,然后又站住想了一会儿。尽管他是一个经多见广的人,这时他却不知道如果他的票据不能如期兑现,他将会碰上什么事情。他觉得他完全肯定知道的是,有人会把它拿到他跟前让他过目,接着马上要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把票据上的金额,还有这个数目的某些费用,一起掏出来偿还清楚。他知道如果他是个生意人,他这下会完全破产的;他非常明白这样一件事情会让他名誉扫地。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债权人马上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干出什么事情来。这张票据得不到偿还的这一事实会传到他所在的部门,——由此及彼,他过去竟然求助于这样的票据交易这一事实也会成为新闻,——仅仅这一点就够他胆寒的了。想当年,他总是把他

的头仰得高高的，远远超出了一个政府小职员的身份，现在一想到那即将降临的耻辱，他简直觉得彻底完了。他要是把自己结束了，以此逃避责任，这难道不可取吗？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值得他活下去的东西吗？莉莉，他曾经征服过她，并由于这一征服他把自己摆到了想入非非的高位，——他后来又把她从身边抛弃并再次似乎又要差不多获得她，——莉莉这下却一口拒绝了他，他完全不知道如何接近她，进一步恳求她。如果她没有拒绝他，那么他怎么能告诉她自己负了债呢？当他站在这条巷子通往隆巴德街的角落里，他有那么一小会儿想到的更多的是莉莉而不是他那张遭到拒绝的票据。然后，当他一块儿想到他的这两桩不幸时，他扪心自问用一支手枪把它们统统结束掉是不是方便一些。

正在这当儿，一个响亮而刺耳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喂，克罗斯比，哪阵风把你吹到这么远的东区来了？难得在这伦敦商业区看见你呀。”这是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声音，这声音在早先的岁月里对克罗斯比的耳朵就是非常难听的；——因为拉夫尔·巴夫尔爵士曾经一度是克罗斯比仍旧所属的那个局的头头。

“是的，的确，难得看见。”克罗斯比说着，微微一笑。硬挤出这样一些微笑的痛苦，没有感觉到它的人，谁能把它描述出来呢？但是拉夫尔爵士可惜不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一点没有看出来它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我捉摸，你在做点小生意？”拉夫尔爵士问道。“要是谁手里有几个钱，这无疑是周转它的好时光。你对这样的事情一贯头脑十分敏感。”

“不，哪里的话。”克罗斯比说。如果他能下定决心把自己用枪打死，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对这个可憎的人耍弄某种应得的惩罚，这难道不是件乐事吗？但是克罗斯比知道他不会用枪打自己，并且他还知道他没有对拉夫尔·巴夫尔爵士耍弄应得的惩罚的力量。他只能对这个人咬牙切齿，在心里咒骂他。

“啊，哈！”拉夫尔爵士说。“除非你知道哪里能捡到便宜的事，你是不会到这儿来的。可是我必须离去了。我在洛杉矶运河公司有事要办理。我还不能不在乎一天那两个几尼。再见，老朋友。代我问

老奥普蒂米斯特好。”这样拉夫尔爵士继续向前走去，留下克罗斯比仍然在那条小巷的角落里。

他干什么去？这一干扰至少似乎把莉莉从他的脑子里赶走了，思绪又回过来考虑他的那些钱的问题。他想到了他自己的银行，那是西区的一家机构，有几个职员知道他这个人，因此他过去在那里备受重视。但是近来他的收付差额降得非常低，不止一次他被人家提醒要撤销他的户头。他很清楚那有名的邦斯—邦斯·邦斯公司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为他兑一张票据，或者借给他钱的。他甚至没有胆量去要求他们这样做。

猛然间，他跳进一辆出租马车，乘车回他的办公室去。一种想法在他脑子里闪现了。他要在那里求助于一个朋友的仁慈。到目前为止，他总是打起精神把他的头在那些他下面的职员面前抬得高高的，在那些他上面的委员们面前抬得更高，还没有人怀疑他会是一个陷入困境的人。屡见不鲜的是，一个人的品质看上去过分高尚，以致把他的利害关系都遮掩住了，——高尚得难以维持，高尚得任何跌落都将成为灾难。克罗斯比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品质在总委员会署也是这样。他现在正想着作为他的朋友前去求助的人，是个名叫巴特韦尔先生的；这人曾是秘书那个位置上他的前任，现在占据一个委员的位置，威风是更大些，事却不多干。克罗斯比先生过去有点看不起巴特韦尔先生，而且近些年一点不忌讳表示他就是看不起他。他冷落过巴特韦尔先生，而巴特韦尔先生出于无奈，跟他较过几次劲。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克罗斯比总占上风，巴特韦尔只得甘拜下风。然而，出于公职的体面，出于官场上和睦相处的各种明智的考虑，巴特韦尔先生过去和这位秘书总是维持一种表面的友谊。他们平时见面笑脸相迎，彬彬有礼，互相称呼对方巴特韦尔和克罗斯比，尽量避免一切不足挂齿的荒谬行径。但是，本署的每个职员都经常说，巴特韦尔先生憎恨克罗斯比先生，像厌恶毒药一样。正是这个人，克罗斯比忽然决定他要向他求援去。

当他坐车回到他的署时，他决定他立即就去解决这一困难。他知道巴特韦尔相当富有，他也知道他是个脾气好的人，——生就一副随和的好脾气，这种脾气对各种慈善的目的不热心，却不喜欢惹起拒

绝别人的痛苦。再说，巴特韦尔先生生性怯懦，如果事情处理得当，他没准在这位先生有时间拿出勇气加以拒绝之前就骗得了他的同意。但是克罗斯比也怀疑他自己的勇气，——担心如果他在踌躇不前的功夫，他会真的踌躇起来，而且担心一旦犯了踌躇的毛病，他便会感觉到那种可怕的耻辱，做不出那种事来。这样，他没有回自己的写字台前，也没来得及脱帽，便马上走向巴特韦尔的房间。他打开门时，发现屋里就巴特韦尔一个人正在看《泰晤士报》。“巴特韦尔，”他连门都没有关上就开口道。“我是陷入绝境才来找你的。我说不准你是不是肯帮助我；我想让你借给我五百镑钱行吗？借期至少得三个月。”

巴特韦尔手里的那份报纸掉在了地上，从他的眼镜上面凝视着这位秘书。

